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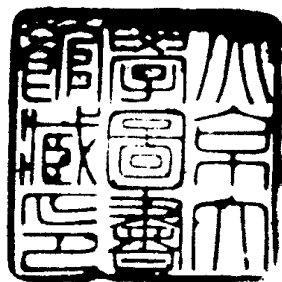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二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6/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二〇冊目次

經部·易類

易窺不分卷(二)

〔明〕程玉潤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一

易學管見四卷

〔明〕洪啓初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八一

周易揆十二卷(一)

〔明〕錢士升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賜餘堂刻本

.....五七九

易窺不分卷(二)

〔明〕程玉潤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窺無卷

數》提要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真不涉妄，乾元之純德也。去妄完真，震亨之妙用也。先天之體，後天之用，總一剛健之中正，所利者在堅守其正，則四德俱全。若非正則妄矣，有害无利矣。正者，天命之正，所當順受，不可以妄心拂之者也。肯者，心體之耿，為全瑜之玷，所當以无妄之心滌之者也。守其正以却其肯，則内无妄心，外无妄行，无往不利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者，天命之本體也。妄為人心，易滋難拔，必以天德之剋之，使一真内主，如天體之清明，衆妄外消，如雷霆之掃蕩，以動作不休，健行不息，使剋中協於柔中，逢道歸於正道，則天德渾

全、天命在我矣、不然而人欲橫流、天真泯沒、則正氣衰而邪氣熾、柔情係而亨途塞、舍正路而不由、俵俵何之、違天命而不祐、恢恢曷避哉、乾上、為人心未發之中、震下、為人心已發之和、合為天命之性、而誠光明善用、必擇中、方能盡性至命、渾然无妄、若尾生之信、子莫之中、所謂青而天不祐也、

外卦純乾、此天命本來真體也、來作初爻、以為震主、此心體具乾健全體也、夫乾本三才渾合之主、而具於心、遂為萬化渾涵之主、此心惟此一元為真主、餘念皆妄也、外之百感皆為客、而與主作敵者、內之百體皆為後、而為主效用者、惟憑此一真為主、以震動體乾健、此天命會我心也、乾以五之中、應初之動、是我心合天命也、以此暢元德之亨、還乾體之正、後天之性、一如先天之命、此內外一如、更无妄念、以混我真主、

者也、如此、方可消匪正之青、遵天命之祐也、不然、遂妄者、妄境立窮、棄天者、天殃踵至矣、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氣下降、而春運開、震氣旁行、而春和暢、所云方春時和、萬物皆有以自樂者、此一時也、生者天之德、春者天之仁、氣此正一元資始、賦予品物、使各止性命者、非與以无妄而何、聖人者、合天德而盡物性者也、體好生之心、擴大生之功、以應發生之令、非先王其誰哉、故於時、不以慘刻傷太和、而時以茂對、不以剝削離元氣、而物以樂育、茂者、欣暢敷榮、偕天下共快其樂生之意、觸目皆嬉游之景、時為主而我為對、若與分曹而共職也、育者、栽培滋息、率天下共鼓於育生之脉、觸境皆恬養之方、物以萬育、而育以一、悉令合和而飲醇也、豫象天敷、而禽鳥亦諧吟詠、解澤雷布、而草木盡發光華、巽風能鼓太和、

艮山能興寶藏、先王推无妄之用如此、至誠贊
化育、參天地、信矣、

天下者、天澤之下布、雷行者、雷霆之行令也、澤
以時布、今以時行、信莫有信於此者、而物得此
以生焉、天之生理、物之生機、總一无妄、然物必
稟天之所與、而澤布雷行、正天與物之時也、是
无妄太極之理、雖流行不息、而當此一時、特為
振發宣敷、若將此理、辨萬物而各給之、合萬物
而均賦之者、天與之以及時而行令、物得之以
應時而順令也、故先王以此對時、喜以春溫、怒
以秋肅、以此育物、生者咸若、成者曲全、乾健以
雲行雨施、雷厲以發號施令、孰非體天道而代
天工、亦以无妄與之者乎、天以不貳為不測、聖
以純一同不已此矣、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純任天性之真、未涉人欲之妄、陽未雜於

陰也、率此以往、何所不得、直行其志、自與吉會
矣、初乃天機乍動之萌、九乃天德純陽之體、率
性而行、不思而得、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震之初爻、宛具乾之全體、就此初心、未生轉念
是不待損其妄以還元、乃自不益其无以成妄、
此无妄最初之真光景也、率真任性、何往不吉、
往以一陽、徙上三陽、乾君安位、震帝司權、以已
發之和、暢未發之中、則位天地、育萬物、孚豚魚
格蠻貊、安所不快心而滿志乎、往者循本來之
路而无岐途、得志者滿本然之量而愜初願、此
无妄之真作用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菑
也、

遏絕妄念、一毫不起、如不耕、亦不望獲、不菑、亦
不望畲、蓋人心凡有所為而為者、即謂之妄、如
耕則有待獲之心、菑則有成畲之望、雖屬本分

然稍涉希冀亦妄心也必并此心而亦无之斯
妄盡真純无往弗利矣往就於五以剛德實其
虚心則未富者合成富有豈不利乎凡利心最
難消盡故特舉以例之此六二乃順命而不妄
求利者也田一歲曰蓄三歲曰富皆坤象也坤
道順徒无為故不蓄富代終无成故不耕獲虛
中以應陽倡故未富

富人之所欲妄心之難化者厚利不為動心无
妄想可知矣坤為地以資生萬物震為雷以甲
折百果而坤方順以承天雷亦豫以順動故安
貞靜聽如此或云不於耕時而遽望獲不於蓄
時而遽望富亦可蓋地生方待天之施雷動亦
候雨之潤也柔德居中冲虛无着不求富之
俗想淨我空洞之虛襟也

六二則陽既變而為陰一旦岐而為二此真心
乍動妄念欲來之頃也於是當守无以却有過

妄以存真不開一念馳逐之端不啟一毫牽引
之竇雖分內應得之功目前捷收之效亦且渾
忘而靜聽焉此雖抑情不如任性之逸而正心
豈无得志之利乎蓋此時妄念萌生稍一蔓延
必積累盈溢而能防之於早禦之於初不使貨
利之溜入我清虛之府此无妄之真境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坤為牛邑人坤象也行者震足之動行於大塗
坤以靜失一震以動得之也繫者艮以止之災
者風以散之也利屬分內固不必求禍出意外
尤不必避如九三之災豈意料所及可以豫避
者乎此避害之心與求利之心皆妄之當无者
也此六三乃順命而不妄避害者也

曰或既无定主曰繫又无專責无心之得難以
追求不意之災原非自取此純乎天而无與於

人者故曰无妄夫冒无妄之災尚免匪正之責以柔居剛位柔能致災剛能守正也

凡人情見利猶勉而却之易耳若意外之變卒臨鮮不驚疑而憤懣者妄之卒入此最危矣六三初陽漸遠重陰交蔽故有此象而內省之不疚者外患之所莫清也蓋心體中但當內消妄念預絕其致災之源不必外却妄緣別起一避災之意莫為之天莫致之命惟順受其正耳故他人以无因至前倍生愧愕君子以有恃无恐恬付渾忘此无妄之真操持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利可營无害可避則惟可順受其正修身俟之而已既不涉妄乃可守貞貞者妄之反也守其固有之真心去其本无之妄念又何咎焉九四剛德本全體乾健而柔位可永守坤貞元德調而咎端泯此不貳俟命還其本性所謂誠之

者人之道也

乾初爻即震初爻渾具先天之體者在初率其元德則妄乃其所本无在四合於初體则无妄乃其所固有至此无真可增无妄可減第可守貞以綿此元初之脉而已勿滿未發之中勿傷已發之和即所固有守為常然不必有加修之功但令无添入之咎此无妄之真究竟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不求利不避害此九五之中德也若不免於疾則非干人事實出天命當順以聽之勿藥以治之不假人力自獲天祐不拘成法自奏神功出奇創見可喜何如如君蹈无心之失立即悔悟不待苦口藥石之攻以成君德之粹美世有不虞之患坐致寢息不假扶傷累瘡之戰以還世運之平康此豈非誠心鼓動德意感孚聖人所獨擅天下所共喜者乎五純剛為疾二純柔為

藥而互交為喜、藥乃陰力之攻擊、喜則陽氣之發舒、乾中爻坎為心病、合震二、未厲為疾、勿藥者、艮止之而風散之也、

无妄者、當安常處順之時、絕无新奇可喜之蹟、惟至變故卒臨、疲躬切體、此時能不勞鍼砭、不煩瞑眩、而立致挽回、生收消弭、然後知聖人作用、迥出尋常、至誠如神、冥通天地、天下見以為可喜矣、疾乃痼瘕在身、饑溺由已、勿藥乃垂水之治、焉恭之平、有喜乃明良喜起、室家胥慶、如苗民逆命、不動兵戈、格以于羽、此唐虞徒欲之治、為千古喜起之風、文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亦以致天下之樂歸者、故以立无妄之極焉、此乃樂天知命、旁行不流者、无妄之真變化也、心无妄思、而時有惕栗之疾、身无妄動、而時有點躬之疵、此時惟內省反求、增修靜聽、不用藥石、霍然自起、乃見修德可以動天、守正所以俟

命、而喜可知已、夫藥乃嘗試而冀其一中、疾非自取而急於求脫、此亦无妄中一妄動也、惟勿以此傷无妄之體、而自能消无妄之災、不可喜乎、蓋良藥利病、此人生恒事、殊不足喜、惟於此外、別有四天之力、造命之方、此聖人无妄之德、妙不測之神、迥出尋常、創聞乍見、乃奇特之可喜也、盡象而民不犯誦戈、而世自寧、皆此作用、凡用刑用兵、皆聖人所不嘗試也、

夫此卦天雷合休者也、乾乃純陽元德、保合太和、豈患疾疾、震乃初陽正氣、助宣元化、豈藉藥石哉、然天道雖不言而成化、亦惟氣機偶沴、時有兩風露雷之用、以消戾回和、始見天行之健、聖人雖无為而成治、亦惟世運稍乖時、有焦勞肝胝之力、以撥亂反正、始見聖德之神、故无妄之聖、豈徒凝淡合漠、耽玄守寂已哉、以乾中合震厲、飛天之龍、奮地之蟄、弭愆融亢、別有造化

之玄功、過化存神、不用彌縫之小補、時雍風動、常有雲霓時雨之大悅、此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斯至誠无息之明徵、茂對時育之實用矣、九五卦主故特於此發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肯、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上九正戒其妄、違天命而不祐者、无妄行、禁止其震足之妄動也、妄則有害、无利、所以當禁也、上九剛德已極、亢而有悔、君更以震動不休、滋其妄動、必取窮困而逢災害也、故乾以亢龍有悔、為窮之災、此即是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此窮也、天命不祐、行矣哉、此災也、合之為匪、正有肯、不利攸往也、蓋君子行事、不惟有心之惡、在所當戒、即无心之失、亦所當防、君率意而任真、不省心而察理、則雖秉心之正、能无行事之偏、方且蹈乾亢之有悔、豈能保震行之无肯乎、此无妄之行、亦必拂人情而

取窮、違天和而致災也、必并此而防之、則乾健皆因時之惕、震驚皆先時之懼、匪正之肯永消、无妄之體始完矣、

聖人處亢、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故能免悔、若率意冥行、則匪正矣、有肯无利、不為災乎、災即无妄之災、蓋災自外遇之偶及者、不必介意、其內行之偶偏者、則當預防、苟自恃无妄、而徑情直行、不加檢飭、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失、存心雖无虛偽、措躬不无乖僻、能勿滯窮途而逢災害乎、君子固當內除妄念、以完天命之初、尤當外閑妄動、以徵天命之祐、此嚴於外護、正以惺其內主耳、凡六為外爻、以前皆容有无妄之心、此嚴戒无妄之行、内外交修之功也、此无妄之真工夫也、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地間、生物之府、山川為大、是山者、蘊蓄天大生之機、而並大者、四陽畜二陰、陽生而陰長、象君子之德、積厚而流光、大即乾元之大、艮以止而畜之、大學止於至善也。

君子既有大蘊蓄、當展大經綸、故宜守正俟時、挾資應世、佐朝廷而享祿、作舟楫以濟川、利貞者、端之以不易之準、綿之以不息之神、畜德之實功也、互象為震、山雷順、為不家食、又互為兌、澤、雷以動之、為涉大川、有道則見、用之則行、是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以乾惕用剛健之力、以艮止培篤實之養、合之以積厚發光輝之驗、以日新之盛德、豫富有之

大業、而蓄乃大矣、大者陽也、即大哉之元也、德

者、乾元之純德也、乾剛居上位、此成德之賢、可以立畜德之標者、尊信之、而能以艮止調乾健、此所以畜大德而歸之正也、此賢者在一人、可為身法、固當尚之、以奉為畜德之資、在一國、可為君法、尤當養之、以預為儲材之計、養以畜之、此君心所以今天為大德也、然則君子日新於止健、以畜已德、既可以超凡流而登道岸、就養於國庠、以畜君德、尤可以濟時艱而作舟楫、始以山凝之力、善用天行之健、繼以山輝之韞、弘施天造之功、德與天相應、而所畜者不與天並大矣乎。

艮之止、得乾之三、此以日乾夕惕、最精於用健者也、故在本卦、則以一陽止二陰、能調其德於剛柔之中、在此卦、則以凝靜馭變動、尤能致其德於純全之極、蓋乾德不患不能健、患其一於

健而太剛則折、不免半途之廢、末路之窮耳、惟能以艮止之、則其時行時止以酌之中、乃其日新又新以軌之止者也、所云利貞者、此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心以艮止為體、而萬物皆備、是天體全在心體中也、前言、典謨訓誥、往行、經制禮樂、兼收並蓄、博聞廣記、以博而開約之端、以古而印今之變、以兌口為誦習、以震足為步趨、所積日富、而所造日崇矣、大者、以一掬而括兩儀、畜者、由一簣以成九仞也、

上天大生之德、全包容於山中、此實理也、吾心日新之德、必取資於天下、此實益也、故君子虛其衷、如天之空洞、實其學、如山之包藏、以一心兼收並蓄、如一山之渾涵天體、凡百代制作、千古典章、皆收羅採集、精研詳究、於以極萬殊之

變、於以會一貫之源、融多反約、默識心通、則一息通千古之秘、一念契千聖之真、无涯德化、无限德業、皆在蘊蓄中矣、前言、兌口之貽謀、往行、震足之垂範、多者乾度之并包、識者艮心之敦止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厲者、惕以乾健、所以擴而大之、已者、疑以艮止、所以聚而畜也、畜德必須剛健、但奮發之初、恐有凌蹶之病、故利以四之陰止之、令需徐漸進、深造以道、斯自得居安、不犯進退速之災、乃得成深沉遠大之蓄也、乾初爻、即震體、且合於互震、故以震來厲言之、

凡畜德者、必須有激發振勵之功、尤忌有浮躁淺露之習、故雖有乾之夕惕若厲、尤利用艮之時行知止、蓋果行育德、所以圖大、而寧靜致遠、所以善蓄、迅以天行之健、遂以山藪之藏、不犯

半途之廢、末路之窮、而畜乃大矣、

九二、與說輟、衆曰、與說輟、中无尤也、

輿以畜其承載之具、六五為坤大輿、本遠行之具、而以止九二之健、為說輟未行之象、蓋鈞深致遠、必以漸進、雖有肩弘任鉅之材、宜馭以韜鋒蓄銳之法、以柔中合剛中、无助長之害矣、

輿能承載大畜之器也、大器不小試、故不馳逐、以獎之、嘗脫輟以貯之、養其全力、藏其利器、乃得收其大用耳、君子乾惕之志、豈不一蹴千里、而二以中德調之、不涉躁進、不驚狂趨、然後无中蹶之虞、无末衰之悔、亦以艮止濟乾健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利有攸往、衆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馬以畜其致遠之力、乾為良馬、健能馳逐、不善馭之、恐成泛駕、惟艱以守之、正以軌之、控禦有方、調習有素、方便於取途、以人馭馬、合於馬志、

以三合上、合於上志、畜成剛德、不敢輕用、乃善用其剛者也、

士雖有通微致遠之才、若輕易發洩、必成淺露、必須用刻苦工夫、堅久力量、日閑與、範我馳驅、使身與事相習、日閑與、調我僕輔、使手與器相調、然後深造可以自得、下學可以上達、合聖合天、以竟大有為之志也、蓋圖大者不小試、致遠者不驟發、以大才伸大志、所蘊蓄者素矣、

陽居陽位、乾德已全、良馬逐於康莊、將大展其剛健矣、而未可輕試也、利用艱而防危慮敗、利用貞而謹始慎終、利閑與衛、而日習馳驅之範、日工禦備之方、率此以往、方得以上達之功、合其遠到之志、而不息之途、惟所馳騁、无不利耳、不然、銜轡債轅、恐非所以盡良馬之用也、是當以艮之時、行時止酌之者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衆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以畜其任重之材、艮初爻以止靜、閑良心於未逸也、坤為子母牛、此下爻為童象也、

九三處重剗之位、故象良馬、利於馳逐、六四居稚陰之地、故象童牛、利於伏藏、括在圈中、未堪伏軾、順天若性、樂得其所、喜而吉也、

牛能任重致遠、最有大用、所患獨抵觸耳、於頭角未露之先、早為防閑、嚴為制縛、安常度以絕橫行、去小疵以全大美、此畜德之方也、迨未來

之凶、以保元初之吉、此誠意之懷、反身之樂也、六五猶承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承以畜其神武之威、以柔處剗、如馴頑而伏暴也、坤為牛、本馴良之物、坎為承、有陰惡之性、括之為培養善良之方、猶之為制禦兇頑之法、善者引其機、則此心默領自得之趣、故曰喜、惡者殺其勢、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故曰慶、承乃陰象、牙者互、兌上爻為輔頰也、猶、幼承五、如坎下

爻也、

四以柔居柔、惡念潛滋、如萌而未長之角、五以柔居剗、躁心勃動、如含而欲露之牙、有喜者、牛有養養之樂、中心自慊、有慶者、承无放突之虞、人心共快、此皆艮止以培養賢才、使勿輕發、勿躁動、以寧靜大其涵蓄者也、

括牛以保良心於未汨之時、猶承以遏妄心於將萌之頃、此畜德之本、日新之要、其多識則助之以備法戒、興觀之益者也、蓄者、儲以待用也、故為善去惡之功、審幾於先、用力於豫、方為大成之遠器矣、

承本園牢无用之物、乃有狠暴難馴之性、柔居剗位、此惡將橫行、所當力制者也、以鉗勒遏其鋒而消其毒、則心境清寧、神情暢快、如易暴而室家胥慶、除兇而朝野共慶矣、

前三爻、乾德本純粹、而剗健中、恐犯躁率之忌、

故以艮止遏之、使曲為調劑之方、此以成其所固有之美也、此二爻、坤德亦安貞而陰柔中、恐滋隱伏之愆、故以乾健策之、使嚴加制禦之法、此以去其所未有之惡也、合之皆日新其德、以畜之大者也、馬牛豕皆取畜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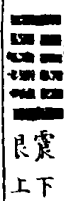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前皆畜德之功、至此內外合德、為畜極大通之象、天者大生之府、衢者四達之途、以畜之大出為行之大也、乾之剛健、既能任重、艮之寧靜、尤能致遠、故能荷達道而大行之也、

山勢逼天、如以肩承之、其上達之路、旁通遠到、何所往而不得乎、此象君子道高德厚、以多識成其日新、內剛外健、以篤實發為光輝、曠觀无礙、翱翔自如、高步達天之階、大遂樂行之願矣、此時共天位而食天祿、固已享不家食之吉也、從飛龍而施雲雨、非所謂利涉大川、以應乎天

者乎、艮為山、為徑路、震為足、為大塗、居乾之上爻、故象天衢、

心之中原、渾具一天體如山之中、亦各涵一天機、而大畜之後、則已直躋於山之顛、全拓其天之量矣、以艮本得乾九之上、而此又居純乾之上也、故存之則為大德之畜、出之則為大道之行、畜之則與天冥會於一元之府、行之則與天並運於八達之衢、其剛健則雷厲風行、其篤實則雲蒸雨沛、其光輝則日照月臨、山以上、人所不能到之地位、君子游行自如、天以下、天所不及親之事業、君子擔當獨任、蓋御天言其機、揅荷天言其力量、總之大人之德、大畜之應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養賢國之盛典、養於君士之奇遇、然必上无濫施、下无濫受、始不虛其典、不負其遇、君與士當交勉焉、觀即自求、頤即口實、謂內觀於心、反求諸已、以精察其所養、及自養者、務得其貞、使協於吉也、卦兩互皆坤腹、且中虛似口、故以為頤養之象、又取離目、以寓觀之義焉、萬物出乎震

而艮以成始成終、皆以一陽二陰交為養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養正者、所養皆真才、而不濫及非類、所以養皆真心、而非暫獵虛名也、觀其所養者、君反觀其所養之人、成何品格、如上三爻是也、觀其自養者、君又觀賢人、所以求養於君之道、出何志念、

如下三爻是也、合之斯養正而吉也、

天主養物、君職養民、天非風雷雨露、无以養物、君非股肱輔相、无以養民、賢者承君之澤、以致之民、養賢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代天理物、其道无急於養賢者、其大可知、與天之養物、同一大也、雷以動之、以發其春生之機、艮以止之、以收其秋成之實、坤以藏之、以弘其資生之德、此天之養物也、

全卦俱主養賢說、下三爻、就士說、故戒多取而、以凶警之、上三爻、就君說、故尚博施、而以吉贊之、觀其自養所養、皆欲得其正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身之震動、慎之節之、則心之艮止也、慎則虛心克已、有下賢之心、節則約已裕民、有尊賢之具、皆所以為養也、頤有口之象、君子法之為防口之功、言語口之所出、飲食口之所入、

也。慎則樞機密而亂階窒，節則調養適而衛生。周一以養德，一以養身，然戒浮誇，所以嚴保身之哲；忍嗜慾，所以助進德之勤。尤互相成也。山下之雷，靜中之動，口亦時靜而動者，言語君子所以副考言之典。飲食君子所以報推食之恩。故計謀遠畧，必擇主而投；毋以非時取辱，執爵授餐，必量已而受；毋以非分傷廉，皆於動時而以靜觀灼其幾，以靜定嚴其介也。

初九，含雨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士之方隱者，故以隱藏之物例之。靈龜曳尾塗中，原可无求於世，今乃自捨其良貴而垂涎於膏粱，此士之自賤者也。朵頤，唇吻浮動而就食也。龜者離象，觀者亦離目也。全卦似離，此不成離而反就坤也。棄其離中之文明，以逐於震初之決躁，以垂於艮止之寧靜，以急於坤腹

之吞啖，遠於靈貴，淪於污賤，以純剛之妄動也。陽貴陰賤，以陽求養於陰，自失其貴，非尊賢之主，所賤貨而貴之者也。龜飲天之和，如士待君祿，虎食地之產，如君享民賦。且龜卜可以定國，是虎變所以萃人文，故一以例賢，一以象君。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乃士在隱見之交者，士本匹夫，宜出力以養君，而反受養於君，故云顛頤，以君養士，士尊而君卑。若戾於上下之經者，故云拂經，此正以待高尚之士，禮卓越之賢也。于丘者，終南之捷徑，北岳之濫巾，坤土莫艮山，其象也。高自標舉，托迹山林，賣聲名以希祿位，假粉飾以博世資，此不待用而行，亦无所挾以行者，托於清流而淪於濁類，失其故步，負於盛典者也。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古者取士、必由此升、征者、拔茅之彙、征也、失類者、貧人敗類、匪人不列於善類、鄙夫不齒於士類、以素行之卑污也、

士人用行、當不失其所含藏也、樂行當不失其所憂違也、若身在丘園之中、志希朝廷之養、趣汚而品賤矣、此輩若出征而行世、必有深貽士林之羞、重為賢路之辱者、以平日詭附於抱道俟時、而後乃盡喪生平、大夫民望、雲龍風虎、各從其類、而彼已失之、拂經之養、又何取於此輩乎、

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則士已應賓興之典、居鼎養之列者、深誅其失止也、蓋此拂經之養、王家之異典也、士必當度德而處之、揆義而受之、乃執以為常、視為固然、而當之不愧、凶之道也、虛糜十年之祿、勿效

一毫之用、舖啜素餐、又何利於邦家、不大玷於名節乎、士以嚴一介、眇萬鍾為守身之道、而此其大悖之者也、以陰柔之質、居進退之交、故象如此、士可不堅剗毅之操、酌行藏之義乎、

十者坤地之成數、十年者天干之一周也、虞廷三載考績、周制三年大比、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而十年則已踰三考、此時尚无可利用之功、則无利而大悖明矣、二言顛順拂經、此承上言拂順、蓋省文耳、四言顛順、五言拂經、則互見之詞也、

六四、顛順、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順之吉、上施光也、

俯躬執爵、肅志承筐、用上敬下、屈已尊賢、此居之顛順也、拊髀側席以思之、如虎之注視於山林、旁招遠引以求之、如虎之驅逐於岩谷、既揀擇之甚精、又收羅之最廣、於是高賢雲集、嘉謀

響應野鹿皆呦呦之鳴、朝陽多噦噦之集、彼受之者无愧色、斯我施之者有餘光矣、求之甚切、不嫌過勞、養之太豐、不嫌妄費、故云无咎、君以享天下之養、而反以養天下之賢、曰顛順、

君本雲從之龍、而此以陰居陰、故但言風從之、虎居養賢以開泰、如虎嘯風冽、士皆聞風而來、嚮風而附、承上之施、以觀國之光也、

君能養賢、已為邦家之光矣、然必求之甚專、好

之甚篤、所養者真得可養之賢、經綸魏煥、謨烈光華、以生几筵之色、以揚俎豆之輝、則其厚施隆遇、匪藥虛文、屈已卑躬、匪微浮譽、凡彪天炳地之業、皆施恩之顯報矣、故曰上施光、此顛順所以吉也、虎艮象、視以離日之明、欲以離中之虛、耽耽者、目光凝注而不移、逐逐者、心神馳騁而不捨、以艮之堅凝、合於震之振動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君與賢共天位、食天祿、用上敬下、若反於尊、君之常、此拂經也、居貞者、安處此道、終无變志、愈久愈專、惟推赤以任賢、不敢冒險以自用、預儲作楫之材、未遽責以濟川之功也、士際此隆遇、諒此虛心、有不順之如腹心、從之如手足、蒸徒楫之以共成利濟者乎、居者安、艮止之常、貞者順坤德之用、不利涉者、艮東北、乃坤喪朋、先迷之地也、君方養賢、不可遽勞之以跋涉、不可過責之以艱鉅、厚施而薄望、勿任淺而求深也、

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者、君方養賢時、居此非常之節守、為貞常、俯躬而就、虛已而聽、雖以大有為之志、不敢自用、急於圖功、如舟楫雖具、不敢輕試於深淵也、必待衆賢、合心協力、和衷共濟、以順承德意、從上之令、用汝作楫、自然相與有成耳、蓋居貞、則居易以俟命、而涉川、則行險以

微幸也。如此貞心安志、以專信任、真能用賢、乃真能養賢矣。此言君之養賢、不可有急功求報之心。上九言賢之養於君、必當有功效、矢報之績、合此而後、自養所養、各得養止之吉也。

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養賢以及民、則士感推食之惠、而展共濟之能。民激投醪之恩、而切同舟之誼、報德慕義、何處不勉。持危禦險、何功不濟。故利涉大川、由者、從上及下、施恩之有序、厲者、協下助上、奮發以有為也。士心感恩、民心競勸、人力既齊、舟楫已具、奮勇而前、何所不濟乎。君不敢自用、故不可涉。君得賢以為用、則利涉矣。震來厲、木已作、濟川之楫、艮得止、路已脫、阻水之險、坤從陽、又以享得朋之助也。

由君之養賢、故群力畢集。由君之養、能得賢、故民生又安。是此口實之養、由君以施之賢、由賢

以溉之民、天下共得其養、皆由此也。此時士心鼓舞、以報恩施、民情激勸、以酬恩造、師濟盈朝、謳歌遍野、无非奮惕厲之精神、以助君勵精之志。向者、於是君向者所不敢輕試之事、所未能獨運之功、需於沙而躍於淵者、皆見其同舟而濟、烝楫而前、風徙而虎渡矣。此不亦君臣喜起、上下協和、為普天之同慶、為坤終之有慶乎。

由者、坤之順、養賢因以養民、施仁之有序也。厲者、震之激、士奮而民亦奮、感恩之圖報也。利涉者、艮之止、去水而得依山、治安之共濟也。君必由士以及民、士必率民以從上、有君之貞、斯有厲之吉、有不涉之虛心、斯有利涉之實用。共天位、治天職、斯善於養賢、與養物之天並大者乎。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凡古之臨大節、定大難者、盤根錯節、始必有可畏之形、故以棟撓危之、勇往直前、究乃成定、傾之畧、故以利往策之、棟乃巽木已成之材、巽為繩直、為高、而兌為毀折、為附決、又此卦以陰包陽如坎、故其象如此、兩互象皆純乾、故利攸往、此棟撓原以陰不勝陽、而九三以純陽當之、何也、陽之太盛、適成陰之太衰、一過即為兩敗也、五亦純陽、然居正位、則所謂剝過而中者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剝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為陽過者、四陽過二陰也、本末弱、上初二爻皆陰也、凡世道安危、名義得失、大有關係之交、則擔當不得、不過勇謀慮、不得不過深、故曰大者過也、大過時、非有大識、大力、大涵養、大挾持、

豈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倘培植者淺、本質不堅、擔荷者疎、末力不振、以朽木資大廈、必立敗矣、此非剝德不勝、非善用其剝、亦不勝、以冒險履艱、用剝不嫌於太過、而投機赴窾、調剝仍協於大中、內以巽為心、主以從容觀變之精詳、外以說為行、佐以婉轉達權之諧達、則盡矯其弱之偏、以大伸其剝之用、往而圖功、孰非驚於通塗者乎、大過之時、呼吸判安危、頃刻懸成敗、關係最大、而當大任、固必藉大材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處大過君子、其行事非人所肯共、其心事非人所與知、獨力能支、不求衆助、以隻手荷乾坤、雖風波震蕩之交、堅植孤撐之砥柱、隱來自靖、不與衆謀、以寸心質天地、雖議論混淆之介、曠舒恬適之丰神、剝為主而中為濟、陽能勝而陰莫撓、此肩鴻之巨幹、非折棟之弱植也、

孤身立大難之中、如一木浸洪流之內、雖狂瀾既倒、百折不回、砥柱中流、予立自若、植節冥冥如水底沉木、人所莫知、而立心皎皎、如嶺上孤松、挺然獨秀、何懼何悶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凡處大事、必先巽順而後可勇往、先精詳而後可果斷、先潔已不濫而後可澄濁求清、先立身不敗而後可轉危為安、此初藉白茅之无咎也。

謂以精白為憑藉、不授人以可摘之垢、以冲和為承受、不觸人以互激之鋒也。柔居下位、仰以承剛、有藉之象。純白不濫、冲夷无忤、居下之所宜也。白乃天成之質、茅乃地產之材、澤之所滋、息風之所披拂也。

上有四陽之剛、如丹以剛承之、必受摧折、必柔以先之、委曲承任、調一陰之用、止以成四陽之美也。如純綿禦矢、石軟帛寶金玉、柔以濟剛、理

固然耳。夫曰藉、則上必有大擔當、大承載、曰无咎、則已豫卜將來、熟籌究竟、不必立无過之地、已先培大受之基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君子當力衰勢窘之時、或得小人陰為內助、此枯楊之稊也。象老夫女妻、乃以君子而善用小人、唱之使我隨、感之使我應、雖趨操不同、或偏

曲可採、借為匹偶、共濟艱危、人疑為過、而我實賴其贊襄之力也。與助也。盖老夫則識力已遠、不虞柔曼之牽、女妻則機智未深、尚率貞良之性、以壯陽率推陰、剛柔互調、如唱隨相和、能遠其害而收其利、不受其旁枝、反資其內助也。

二純乾為老陽、而比於初、乃巽女之本位也。生稊者、萌孽漸滋、復榮之兆。生華者、精氣露洩、速槁之期。盖少陽在方長之時、老陽值將衰之候、

故居二以陰陽相與尚能生居五則純陽過亢為无用也巽為木為揚而澤以滋之生故有此象枯揚非梁棟之材皆不免撓敗之虞者而老夫以長凌幼士夫以壯乘衰皆陽之過陰總借以明大過之義也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太剛則折九三之過然君子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不免強撐不忍坐待有不得不然者龍逐比

干於夏商屈原伍胥於吳楚皆是也上不得事明主而為之輔下不得收聚賢而為己輔惟是忠貞獨效以身殉國慷慨激烈捐靡不恤妻子不與共謀朋儕豈能協力雖凶有不避欲輔不可得矣九三純陽本孤高之象而上為二陽所壓下不與二陽為比所以撓而莫輔也

凡棟梁之任既獨任獨肩則駕斐之心惟自靖自獻孤忠矢效我不敢以旁諉求助於人大節

卒臨人不必以胥溺徒徇於我孤臣自行一意獨智不與衆謀此非理不當輔心不欲輔雖有當輔之理欲輔之心而勢固必不可也曰不可輔而忠臣之苦心烈士之勁氣亦可想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內剛外柔蓄養全力神完氣壯昂聳于霄可以任重可以持久豈不吉乎雖有摧顏之他變而鎮定以守靜雖有潰決之他虞而隱忍以就功獨斷足以定衆囂卓識足以排聚訟尹之造攻收宮周之綢繆王室是已持危定傾支天幹地隆隆之勢誰得撓之

烏革葦飛竹苞松茂根基深厚承載不傾材力堅凝擔當不怯則壯麗軒翔享有永安之吉經營緝理預防意外之吝矣如君子養深蓄厚雖肩宏任鉅自有扶持且慮遠謀深凡外患隱憂豈妨擔荷何至借力他人反受其屈撓乎蓋上

有五為之主、則信任特專、既不開下以旁撓之、隙下有二三為之輔、則和衷共濟、又不受下以陰撓之阻、德愈高、望愈崇、心愈危、身愈安矣。澤沛江河、乘長風之便、風行海宇、騁破浪之雄、為邦柱石、為國棟梁、獨為千古之隆、豈受群小之撓乎。初云柔在下、此云不撓乎下、可見資調劑之功、得承藉之力矣。以陽視陰為他、此居陰、又合陰、故虞其吝、而衆陽勢隆、不受孤陰之撓也。

三四居中擔當、俱為棟象、三以剛乘剛、孤高獨立、而又下憑二之卑、履初之柔、故抑而下垂、四以剛居柔、維持共濟、而又上依五之尊、載六之虛、故隆而高聳、三當衝風之末、力有不支、四乘沛澤之初、勢無可遏、剛德同而處境異、一屈一伸、位所使然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小人當潦倒傾危之日、或借君子外示光華、此枯楊之華也。蓋小人僅為粉飾目前之計、君子亦但為偷安旦夕之謀、非可久之道也。此時小人或得幸免、終不能掩其醜聲、君子縱得苟安、亦不免妨其令聞、朝華夕落、陽亢而悔、乘之則不能馭柔、功不足掩過矣。以老婦乃叢污穢穢之宿奸、士夫乃氣浮識淺之弱質、无咎者、一時苟合之粗安、无譽者、百世醜聲之叢詬也。

老婦士夫如君子反為小人所用、其交必不能堅、其勢必不可久、縱可就功業、必且敗名行、縱可避災禍、必難著聲稱矣。始倖小功、終成大過、暫時倖合、積世蒙污、如蔡邕受董卓之聘、楊時應蔡京之徵、以陽從陰、失其正也。曰枯曰老、皆過時之稱、五下交於巽之長女、為老婦、二上交於兌之少女、為女妻、二得乾之初爻、象震、為老夫、五得乾之上爻、象艮、為士夫、皆以互象形之。

也、此卦而互俱純乾、四當乾德之全、且濟以柔、五居重剝之偏、已幾於亢、故四吉而五凶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滅頂、乃勢值其窮、不得不涉、波流、不得不沉、沒於衆誠凶矣、然卒能奮發勇往、涉而過之、此非大力不能、故雖有大不韙之跡、大不情之事、未可訾其失而指其瑕、以偏僻處、正其作用處、又經合道、用權濟變耳、如陳平狄仁傑、失身女、主終定漢唐、乃以大過補過者也、不可咎、非已之无咎、雖有咎而人莫議之、但當原其心之隱、不可摘其事之疵也、九三純剝、故能慷慨以天節、上六純柔、故能婉順以達權、柔而不溺於柔、以衆陽扶之、三陽合之也、中互衆、皆純乾、此出乾首之上、故為頂涉、兌澤值坎險之極、故為滅頂、无咎者、陰合陽而終得濟也、周公處流言之變、破東征之斧、而詩云德音不瑕、協此爻矣、

惟不恤滅頂之凶、以收過涉之效、此正君子不懼无悶、在大過中、能立於无過者、既以終收其功、不必追咎其始、此聖人不諱言過、但言改過遷善、且言視過知仁、乃大過之微旨也、具大識力、建大功業、斯能補大過也、衆言三之凶、六之凶、皆危詞、非貶詞也、蓋三當勢已頽敗之極、力无可效、不得不捐生以殉之、六當勢方潰突之衝、機尚可圖、不得不冒死以赴之、三以守經效忠、而甘受大過之名、六以達權濟變、而忍冒大過之迹者也、夫大過以大力濟之、幸矣、然君子隨時矢節、因事建功、不以成敗論、不以利害言也、若必无慷慨殉難者之愚、則天下皆逃於苟免、倖存之活路、必无委曲排難者之智、則天下皆束於捐軀決脰之窮塗、所以聖人一則云、不可輔、哀其孤也、一則云、不可咎、恤其苦也、開此二門、而君子所以處大過之

時省道始全矣

習坎 上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地有險夷天有災祥聖人有經推三才中如陰陽對代不容偏廢者水雖至險而不測性實有常而可信惟心能通其理而游於川流不息之天則行能濟其險而沛為浩蕩无涯之用蓋坎內外俱得乾中爻此心中一點純剛通天貫地為龍德之中居常固能見田而飛天履險不難躍淵而戲海行孰有尚此者乎習坎者兩坎相襲象原泉疊出盈科後進即所云海至也孔歎如斯孟取有本水之尚久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一生水天之一即乾之元此剛之真體而心

之真源也。天以一清，地以一寧，心以一貞，以不貳為不測，何所不貫通哉？坎中爻正天一，而二五皆中位，中則環轉四應，一可貫萬，以中德為中行，淵泉時出，天下更何有不通之塗？不集之功哉？行者川流之不息，往者逝者之不舍，尚者江海為百谷之王，功者平成永萬世之賴也。五以中男居飛天之位為王，二以長子當互震之初為公，執中以守心，乃能設險以守國，宜乎配

天地矣。流而不盈者，於深沉活潑之中，而不膠執一之私，行險不失信者，於神靈變化之內，而不淆貞一之體，正維心亨之象，而行有尚之本也。

天維高，故能覆為天險，五爻以陽率陰，即乾元也。地維博，故能載為地險，二爻以陰承陽，即坤元也。王公惟善守，故能久效天法地，智崇禮卑，經天緯地，內順外威，會一元以貫三才也。紀綱

設而借踰消，城濠設而窺伺，寢總此一心貫通其間，其險令人不敢犯，其信令人不敢違也。若心亨於險中，則壁立萬仞，令人難犯，汪洋千頃，示人不測。君子所設險以守其身者，與天地合德，亦與覆載同功矣。故在險之時，惟心常亨，惟心亨之用為最大，非剗中孰與調此真心而暢其大用者乎？行有尚者，涉水必登岸，升山必躋顛，勇往必收功，流行必遠到也。

心會一元以成一中，元亨其本體也，但在蹈常履順之時，尚未盡窺其妙，惟當歷險濟艱之頃，乃能益見其神，蓋氣運之窮，天不常通，山川之阻，地不常通，而扶天經，握地紀，維心則潛天澈地，无時不通，如水之浩蕩，无巨不涵，浸漬又无微不決者，非君子孰能以心體天地之心，沃膏澤於溥天，沛恩波於行地乎？故水為天下大利大害，治水者天下莫與爭功，爭能，君子濟險有

剗中大用、卓冠首出、未可以尺土障江河之決、消流測海天之量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蓄德當為原泉、下令當如流水、躬行實踐、綿以純常、於險中坦禦其震撼、率作興事、調以練習、於險中熟嘗其甘苦、以此法水之洊至、漸而不迫、恒而不息、時出之不窮、放海之必達也、

德行即尊德性、教事即道問學、常者水之不失、

信、習者水之能行險也、常以深其淵泉之蘊、而率性之德、无行不純、習以沛其時出之機、而修道之教、无事不達、蓋艱危險難中、正可堅凝心體、歷練心神耳、水以就下為常、而洊至如習、守其常、則波蕩不能驚、慎其習、則汚流不能混、至人所以入水而不濡、聖人所以在川而亟稱也、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爻、繼承一卦、故亦曰習坎、獨居下位、故為入

坎、柔未與剗中合也、宅險運奇、但可偶一試之、而乃習為故常、則機械愈深、品格愈下、同流合汚、入而不出、行險僥倖、溺而不返、難以免矣、夫道者、室其維亨之心、失其有孚之道也、曰失道、凶、若得道、即不凶矣、可見不患身之入險、惟患心之失道、心得中道、行皆亨途矣、

夷狄患難、皆可素位自得、處險如蹈水、豈无道乎、正己不求、居易俟命、是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矣、行險勿失信、其在反身合道、无入不得乎、蓋預立險外、方能脫險、誤入險中、必難濟險、如文免紂囚、孔逃桓難、深厲淺揭、巽以行權、不輕身以犯險、善保身以脫險也、否則失道之凶、自取沉溺、項羽之陷大澤、符堅之敗淝水、是已、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如身在重險之內、現在有險

之形、切已之災、剥膚之患也、此時不求、則將來
手待斃、過求、則恐滅頂、滋凶、惟求其小、勿求其
大、乃為得之、大智、未可深謀、姑小試、以委曲之
笑、大勇、未可輕發、姑小支、以勉強之功、歛其剛
德、歸於柔中、如太阿藏鋒、不輕出匣、芒、必尊嚴
游於有間、所求者得、而所有者消矣、如小人發
難、但小懲、而元過、激、夷狄橫侵、且薄伐、而元窮
追、身未出險、中心、未敢出柔中也、小者、陰也、以

一陽收二陰為助、以調於中、為得也

求小得者、但反求於心、以自得其亨之道、不
求於世、以急去其險之形也、求之小者、以一陽
孤立於中、二陰夾攻其外、不敢拒之為敵、反欲
收之為助、求而得者、以二陽協守其中、群陰合
應於外、所求者甚小、所得者甚大也、此正以柔
中善用其剛中、不輕發以喪功、不躁動以取敗、
姑且修內行、以固中堅、蓄淵謀、以待時出、此濟

陰之善經也

求小得、非見小利、急近功也、以大求小而得其
益、以陽求陰而得其濟也、在險難時、大臣得庶
僚之協謀、大國得小邦之合助、大人得細人之
效力、如燕王藉廝養卒、韓信咨李左車是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坎以天一生水、源源而來、衆事機禍患萌生、不
可頃刻忘戒也、此云來者、召禍啟蒙、自作之孽
也、枕者、安危利災、自稔之禍也、入者、中機蹈網
自驅之筭也、此行險僥倖、冒重險、以博一試者、
以險濟險、不惟始之无效、而愈入愈深、甚且終
於喪功、蓋以柔乘剛、有躁妄求功之念、而適以
深入於險、載胥及溺、較初之誤入者、失尤甚也、
險且枕者、憑恃二陽、自為休息、忘震驚之懼、溺
良止之安、如高枕昏睡、厝火積薪、卧其上也、

前之險、與後之險、相繼而未、險途甚長、險勢方殷也、而且安枕其中、不為輾轉寤寐之求、更重入於窞、愈蹈阻深暗昧之極、此用力而錯用、圖功而喪功者也、蓋枕乃僥倖於苟安、坐失其機會、窞乃錯營於別徑、反迂其塗轍、欲驅險而使之速去、因招險而致其沓來、以人為之謬、蓋天降之災、而入險乃愈深矣、易之所力戒也、故以勿用遏之、而以无功醒之、其不能如剗中之往

有功、以心非維亨之心也、來之坎坎者、以前卦之既往、迎後卦之方來、所云習坎者、此矣、

六四、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食、剛柔際也、

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純素任真、積誠以動之、剗也、不由戶直入、先從牖隙窺、乘間抵隙、迎機巽入、柔也、以此處上下交際之間、雖暴必馴、雖危必安、其始若阨於險、其終必免於咎、

矣、納約者、輸納忠誠、以約結君心、自牖者、啟發聰明、以感通上意、際者、以一中調和兩間、故上下際遇而歡合也、三四俱在重險之介、而一則危之曰終无功、一則慰之曰終无咎、謹始慮終、宜兢兢矣、

純任質直、不為諂曲、故為剗、漸為開導、不觸忌諱、故為柔、斟酌於二者之間、故為際、秉恭心而行交際、聯泰交而成盛際也、終无咎者、有孚永无疑貳之隙、維亨求无室礙之塗、化險為夷、善終如始矣、酒注於樽、肴盛於簋、繩入於牖、皆以柔乘剗也、酒能亂神、水之險者、缶土器、能制水而繩直與水平同用、艮為徑路、山能止水、總皆調剗柔之際者也、

世道險阨之時、未暇修文備采、惟以實心行實事、就簡切處圖之、未敢排闥折檻、惟以苦心調苦口、伺遲捷處投之、蓋剗則取忤、柔則被狎、不

得不於兩相際會間、互調而善用之、則劉以啟其有孚之源、柔以導其維亨之竅、而際以妙其劉中之應、執此以往、必有功而无咎矣、

此文正當文之行賂以脫幽囚、四乃大臣位也、美女善馬、非貢獻常儀、乃求奇物為奇禮、行賄納賂、非靖共大道、乃伺曲徑為便門、以柔順調劉暴、柔貪殘為際會之巧、得專征成際遇之隆、所以入穴出穴、善處坎也、

九五、坎不盈、祇自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水惟流而不盈、故行險不失信、常得其平、如江淮河漢、詎不險乎、以行所无事、治而平之、萬世賴此、免陷溺而居平土矣、故濟險者、不必行險、僥倖求滿望之功、惟求履險如夷、享太平之福可也、如坎中之水、不使盈溢滔天、大貽浩汗之虞、惟使安流行地、常免冲决之患、此以劉守中不敢太過、以中調劉、不敢太激、擇中用中、未敢

以廣心浩大、為盈滿之求、惟自以祇畏小心、處平易之地而已、蓋天下至險无如水、至平无莫如水、不盈正所以夷險而為平、設險運奇、不如宅平无為此謂也、五陽居陽位、似犯盈滿之忌、而上下各以一陽御二陰、適得分數之平也、

當在險之時、為處險之策、必小其心、以審自檢束、必平其氣、以緩為調停、此二之柔中、與五之劉中、一惟小得、一惟自平、一未敢以侈心肆志、

圖大功、一未敢以險謀奇策博高名也、允執厥中、全在兢業小心、臨深履薄、帝王平天下心法、无以尚矣、

水本流而不盈、吾不必強之、使為盈科之進、以希永賴之功、使至盈滿之溢、以矜懷棄之禍、而惟是隄之防之、疏之濬之、水性本自平、順其性而任之平、彼既息其衝湧、我自亨其平安、則不盈者、以虛心廣納、未大者、以細心密檢、行不失

其平而心乃不失其亨、此无咎之道也、蓋世方
危險之時、國勢徬徨、民力凋殘、豈能驟為更張、
快意滿志、若圖大功、必有大咎、若求大治、必至
大亂、故持以平心、養其元氣、以純剛之德、為執
中之用、此未大乃所以為大、不盈乃所以漸盈、
自平即天下皆平也、无取盈之望、乃无致覆之
端、守一時之平、乃造萬世之福、五居剝中、為濟
險之主、此獨妙因時之用者、天道虧盈、地道變

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皆徵也、不為驕盈侈
大而以平易近人、咎端絕矣、莊生曰、平者水停
之盛、可以為法、亦此義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既被繫縛、又遭禁錮、此險極之象、而陰居陰位、
不能振拔、歲運屢新、迷罔未闢、豈不凶乎、徽纆
即桎梏、叢棘即棘寺、皆坎象、三歲者、一成之期、

分別功罪之日、得者得維心之亨、失道者失行
險之信也、二居剝、故小得、此純陰、故不得也、如
文之脫幽囚、得專征、則慶險得道而吉矣、

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上罪三年而舍、正此謂
也、蓋三年、乃天道小成之候、人事更始之會、朝
政考績之期、深為懲創、曾不改圖、既不為先迷
之後得、豈能免入窞之終凶乎、惟振之以剝中、
由九二之小得、就九五之自平、則心得其維亨、
行得其有尚、又凶成吉、濟險收功矣、

曰係曰寘、此明罰勅法、皆王公設險之防、曰得
曰失、凡脫阨陷危、皆水流行險之信、蓋上居高
位、以執法之君子、治行險之小人、以剝中攻柔
惡、使去險而歸平也、威之以刑具、悟之以福堂、
而三年重懲、終不知改、怙惡不悛、法且不赦矣、
夫君子懷刑、所以居易、小人行險、甘於犯刑、然
則王公安得不明罰勅法、以治民、申令肅律、以

治兵如天險地險、令人難犯、以懲奸止暴、弭寇禦夷、為守國之險哉、

初與上所失之道、皆剗中之道也、初抑於中之下、為不及、是昧於避險之方、見險而誤於入者、六駕於中之上、為太過、是逞其行險之智、在險而增之係者、雖淺深稍殊、其為失道之凶、一也、蓋水險性柔、以懦弱而民多玩之、凡陷於險者、皆溺於柔者也、柔非剗克不能濟、險非剗中不能脫、故行有尚、果行也、往有功、勇往也、不行不往、溺而不出矣、故二五調用剗之適、收小得、享太平、三四介剗之中、雖无功、亦无咎、而初之入上之係、為全凶、然則欲免失道之凶、其必以剗中之用、暢維心之亨乎、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上

陰陽相附麗、陽外陰內、附得其正、柔未文剗、美在其中、此經緯成章、輝天炳地、光古耀今、利於守之不變、且推之大通者、日月光華、萬古常新、晝夜運行、一息不滯、是也、牛能引重致遠、具有剗德、而牝則性極柔順、故取象焉、坤為牛、離為坤中女、故為牝類、以資生至德畜之也、

離之卦象、上爻為天、下爻為地、五為日、二為月、而三四、則人位乎中也、天正位乎上、地正位乎下、而日月運行其間、此兩儀不易之正理、一元不雜之正氣、貞觀貞明、周流不息、何不亨乎、侯王得一為天下貞、中心无為、以守至正、乃可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長駕遠馭、如駕輕就熟、總萬幾而荷萬姓、无不勝任之虞矣、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代天光之照臨、百谷草木、發地道之英華、皆離明之象也、日月晝夜運行、草木春夏生長、皆以不息成功、人君日新又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尤以久道成化、柔居二五、皆以中德當正位也、五為天位、四六為日月麗之、二為地位、三與初、為百谷草木麗之也。

凡君德、非剛則不能圖大、非柔則不能致遠、柔以濟剛、无往不達、故調於五為中德、居於二為正位、建中未正、豈非貞明久照、容光必照者乎、重明、即重離也、仰觀天、俯察地、明之以也、普天率土、戴清履寧、奉日月之照臨、以為標本、麗之正也、天以四時為正、地以四維為正、居心正、四時於調、災正、四維於風動、化之成也、取象牝牛、謂當深沉持重、合之英明振作、以行地之无疆。

運麗天之不息也、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考政糾刑、先王有成訓矣。

日月麗天、春溫秋肅、此大化之源也、然必地道代終、以日滋月茂、發其光華、居道立極、以日照月臨、調其氣序、斯文明之化、成於天下、是地配天以成天文、而君尤經天緯地、以成人文者、柔中文其剛中、以煥有本之文、正已以正天下、以濟繼明之照、乃可驚通途、勝重任、馳王驟帝、旋乾轉坤、光耀於飛天、化神於行地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天以日往月來、兩曜推遷、故能作興萬物、成離照之功、君法天、朝乾夕惕、日新不息、始能作新萬民、成文明之治、照四方者、一人建萬邦之極、使作息往來、不迷嚮往、即所云麗正化成也、日明於晝、月明於夜、兩者往來相繼、作而不息、而後天明无遺照、君以心代天心者、非日就月

將以緝熙光明、豈能使四方无隱情乎、倘一念昏渝、即西靡薄蝕、一人場窳、即萬姓履盆、賈聰明、作元后者、不得不始終一敬之兢兢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陽始交陰、而相錯雜、此豫啟文章之府、亦開紛眩之途、初時岐路易迷、擇端宜審、苟任意投足、恐不免將錯就錯、迷途愈遠、惟敬以持之、方可以不昏其明、不悖於中、擇地而蹈、向明而出、可以

免於咎矣、履者、發軔之初、其分途在舉足之頃、錯者、互乘之介、其左右在幾希之判、惟敬之以就其正路、避其邪途、則以經緯成文、不以紛綸稔咎、此以離目之下照、慎於震足之初投者、履戒眇視、離慎履錯、蓋所履所視、交相為用、此初爻若視地而履之也、

離乃照臨之位、而初則履位之始也、始履帝位、則萬幾雜陳、百度班列、其錯綜之條理、不容紊

其錯誤之紛紜、不可畏乎、必以敬持之、兢兢小心、斯向往不岐、精詳審慮、斯率由不悖、雖以剝居剝、易於滋咎、而捧盈馭朽、若與咎端避而不相值焉、履繩蹈矩、惕履冰之戒、慎履虎之防、以敬於履端之始、此離照之方升、離文之始煥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天之中道、是為黃道、日月行于黃道、此大明中天之時、列星拱吉之候也、二居柔中、如日麗天

中、普天荷其照臨、萬物蒙其煦育、陽和遍洽、陰翳全消、明作有功、節屋无隱、此豈不大吉乎、日月行于天有九道、青白赤黑、四方各二道、惟一黃道居中、在天官書、黃為中央之色、故天中為黃道、以行于中道之日、象行于中德之居也、日麗于天、運行得天之中道、乃盡露其光明之全體、臣麗于君、奉行得君之中道、乃共慶於明良之嘉會、君道合於天道、柔中應乎剝中、此中

天之景運、大明之盛世也。此之黃離、為君德之明、坤之黃裳、為臣道之順。君臣以中道合、故同為元吉也。

離照四方、六爻總言君德、非若別卦以二三四當臣位也。此爻以日之中天、象君之執中、而三則危微之儆、四五則精一之功、乃所以得中道而執之者。堯舜痼瘵切身、吁咈交警、正協此象、千古克艱心法、備此矣。

九三、日景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景之離、何可久也。

二為日中、故三為日景。此天道盛衰之介、人心敬肆之交。不歌則嗟、憂樂互倚。君子不可不惕心於盈量之戒也、不可久者、瞬存息養、不可頃刻弛戒、慎恐懼、不可頃刻離也。

鼓缶、奮擊有為之象。大耋、衰暮无成之景。古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唐風云：今者不樂、逝者

其耄、正此之謂。及時有為、則後樂可期。夫時不戒、則後悔何及矣。蓋日中則昃、有頃刻不停之運。時盛則衰、有斯須莫挽之幾。不可久俟、不可暫失。寧為朝不及夕之慮、而鼓舞奮發、毋貽晚不及圖之悔。而咨嗟歎息。此古人彈鋏叩牛角、運甓擊唾壺、皆鼓缶意也。紂耽長夜、舉國失日。文至日昃、不遑暇食。敬肆存亡、幾至危矣。朝氣銳、暮氣怠。治日少、亂日多。故日之方中、畏

其將晏、未雨而綢繆、明星警於昧旦、舜兢一日、禹惜寸陰、是也。不然、老至而耄及之、徒傷悲耳。乾之九三、所以日乾而夕惕也。凜日景之動、乃克保日中之治矣。歌且嗟者、巽風之發響、兌口之出聲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天於長夜中、忽開以昧旦、心於昏淪中、忽振以

精明如突兀然、冲突唐突、來勢倉卒驚皇而下三句、又備形突如之心也、此惜陰之慮、繼晷之動、畏天時保之深念也、

日以晏而往、旋以升而來、改火亦然、後卦續前卦、如今日繼昨日也、重明相繼、惟在惕厲相仍、故三方憮然嗟其既往、四又突然警其方來、為燎原逼體之戒、為廩庾致命之警、為膏野暴尸之慮、皇皇汲汲、无所棲泊、无所逃避、此湯之日

新文之日晏、所以明明德也、棄即詩所云由來无棄、坎三離四、皆曰來、來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水木就下、引之於下、火木炎上、引之於上、不防而反繼之、所以有入竇之凶、焚如之害也、

以象言、則突為火上通之竇、而四以外離、引內而出之、如火從竇逸、其勃發不可禦、其橫侵不可遏、卒至驟來、棟宇被焚、既焚則滅而不復燃、為死矣、熄而无所用為、棄矣、突者、兌口之上、開

來者、巽風之旁扇也、如者、擬諸形容、為履盛忘戒、極盛倚衰之象、无所容者、稟厝薪之虞、悚怡堂之懼、周曲突之防、如焦心燔體、无所容身、不敢一息寧居也、離為火、在天為心星、在人屬心位、故以此象之、阿房成燼、迷棲吐焰、天下之大、不容一身、豈非戒之不早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曰如曰若、皆形容迫切、詞以見警惕求明之至也、五當正位、承上而承、甚其惕、涕泗沱沱、悲戚歎嗟、為君者憂盛、一至此、何患明之不繼乎、其震乎王公、與日之震天、草木之震土、同一悠久、化成必矣、日月以運行不息為久照、聖人以兢惕不弛為久道也、功成不怠、位極不驕、則離明永照、離位不虛、故吉、重明麗正、化成天下而亨矣、

離明以明主蒞明時、宜安享康寧、逸豫而四以

突如五以嗟若慄慄危懼不啻灼肌之切燃眉之迫者蓋警戒无虞怠荒豫懣斯可保大明中天之運也出涕如禹之下車泣罪戚嗟如文之歎息咨商皆帝王實事非虛語也

離為目而五為互坎互兌之上爻水從目出聲從口出故為涕為嗟取象也若此哀戚若此咨嗟豈非殷憂以此求稱其

考國職日夜

蓋離明之位必以光明

之德稱之以

則安以否德亦帝位

則危安危之機才

心敬肆之間焉得不漂漂

卜二為公五為王欲以明良相合一德相宜而

五其主之者痛哭流涕咨嗟告戒念困窮而慮

永終正兢業之心所以擇中用中得中道而允

執者也

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征以正邦也

既已建中五位而有明德因能未正萬邦而有美功君臣合德故能文武並用如日光消魑魅大烈驅禽獸而又分別首從恩威並行此正見離明之用能得中道所以有克敵之功无佳兵之咎也正朝以正邦國王威遐暢萬國歸心繼明之照也故乃乾首而非坤衆也蓋醜者脅從國

英明振作之

好大喜功窮兵嗜殺故

終以正邦也

而之惟神武不殺始善

其聰明睿智之用

蓋兵猶火也大焉為憂官

所掌也大以繼日月之明故上以此終焉然必

嚴不戒自焚之警禦燎原莫禦之防斯无礙於

容光必照之用而阻深暗昧悉耀於光明矣

有嘉者有嘉績也離明之世益以暢休嘉之運

也折首者折乾首之交而二之乾亢化為坤順

也蓋陽變為陰則離變為震震以震隣之警為
守國之經而長子主之也正以離離明之照暢
雷震之斷以滌日月之光者牧野之師侯之不
承之武以昭丕顯之謨協此占矣

上為五之外爻故以出征外侮言之保治之謨
必合之撥亂

東夷之伐也
全也憂啟有危也
別首從調酌寬猛皆離

明之燭照既

龍避咎乃履錯之純敬

也夫得中道

允所容正一也離王

公正一國也

照四方者正萬物而重明

麗正化成天下順治威嚴无所不中矣畜牝

牛之吉乃所以妙飛龍之化者乎

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以少女從少男此陰陽感通之始故咸感和平
之應代乾坤之始事者也

人心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若妄動則窒矣
故止而說者先靜而後動也男求女者以動而

感靜也咸之亨而无不通者必其主於貞以守
靜者也取女吉者以女字男亦以靜待動之象

也故六爻自一身以下而上皆戒妄動而心為

甚止欲主靜以預感通之原也

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動者吉凶悔吝之所生

也故下經以咸居首戒一身之妄動而朋從之

思尤群動之宗聖人主靜必以止心為本乎

咸言心之所感皆言心之感其身非言心之感

於物也蓋心為身主養心在反身不在外求也

故諸爻皆言心之感動其身見心當慎於所感

而惟於四戒朋從之思、夫思、心之官、所以役身者也。泰心者、靜中恐着把持、動後已涉紛擾、惟慎之於思、以清朋從之源、以完光大之體、此一心所由得職、百體所由從令也。四於此卦、為乾中爻、乃以中德、率二陽以倡三陰者、故以當心之正位、蓋六子分乾之一元以效用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二氣之交、陽主感、陰主應、而陽必根陰、故先主靜以待感、蓋天地之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聖人之心、不養未發之中、則不能致已發之和、所感者情也、所以感者性也、寂然不動、能全其性、感而遂通、曲暢其情、聖人位天地育萬物、必以主靜立人極矣、和者不乖不戾、平者无反无側、

三陽合三陰、二氣皆均調也。

咸者、无心之感、所云寂而通也。心體之虛、婉轉能受、柔也。心機之靈、英銳善入、剛也。虛以涵靈、若柔以藉剛、天地以二氣相感、為兩之化、人惟以一心妙應、乃一之神也。止者、虛體之澄疑、說者、靈機之活潑、如男女共事、即以一神成兩化也。少男无妄求、少女无越思、亨貞而吉、皆率其良心之初者也。故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感則萬化昭彰、聖人以天下之心為心、而感則萬心協應、天地萬物、其情皆調於聖人无情之情、其心皆感於聖人无心之心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峙川流、山能涵澤、澤能映山、皆靜在動先也。惟岳峙淵渟、有一物不着之清淨、故藏疾納汙、有萬物并包之靈通、蓋虛受則内无先入之見、如空谷之應聲、外无逆拒之形、如大壑之并納、

與人為善、善與人同、咸之象也、

人身五官皆以虛受而心為甚、必一念不起、乃可作百谷之王、必一毫不著、乃可印萬川之月、聖心感天下於和平、惟其虛耳、虛如未清之水、任甘淡之投、皆可調之太和、虛如未定之衡、任銖兩之入、皆能持之至定、天空海闊、聖心所以遂山藪之藏、沛江河之決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念初動、萬化之權輿也、內省无惡於志、止在此吉凶未判之時、待其外現而圖之、晚矣、志者心之所之、在外預內、以應外也、意甫萌於方寸、量已決乎坎壈、一念動靜之交、開萬慮吉凶之介、如足指之初動、即岐路之發端、良為指也、君子亟當以辨志之功、防其外以養其中矣、

志以帥氣、止心之所以感身者、故六爻三言志、

而志又因思以為所之、是志者所感而思乃其所以感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在下體、有居中之象、无自動之能、如二之柔中、宜守靜以待感者也、感而妄動則凶、居以守靜則吉、所以雖有妄動之凶、猶有守靜之吉者、以其體不自動、以順受而徙心、雖當妄動之時、終不失徙心之職、不干自取之害也、以柔姿難

无堅勁之守、而中位尚无邪僻之累也、

卦辭云、取女吉、此統言陽主感、陰主應也、二居柔中、為卦主、雖合五為中德正應、當靜以俟之、若先萌動念、則如女欲求男、不亦凶乎、惟深居守靜、履順安寧、乃以毓坤德之全、免越禮之害也、蓋此卦三索雖俱合、然惟少女少男為正、故二雖中德、猶恐貽害、甚哉感之宜慎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

拇腓猶動之微也、兩股一動、則一身皆動、離其所居、隨其所向、此動之極也、此時當虛中觀理、以執中之權、御變、乃徇外逐物、以偏執之見、隨人、此心失其官、物交而引、志不自立、甘為人後、下達之小人也、率此以往、其吝可知、股乃互巽之象、下二爻以陰並列其下、又象腓象拇也、與艮內卦大同、

亦不處者、言股本可自處、而亦不處、如九三剝德、可自主靜、而亦不靜也、喪其志向、惟隨人以爲步趨、同人鼻息、任人指麾、若執役而居僕隸、不自立於物先、甘反出於人下、舍高山而入幽谷、慚其剝德、負其剝位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四居內外之交、如心之居中以應外也、心非若

外體可以把持、但守不動之常、養未發之中、吉无悔矣、惟心失其官、則物交外引、得以撼心、體而惑之、如家失其主、則賓朋僕從、皆得侵主、權而亂之、志在隨人、人奪其志、熙往攘來、愈趨愈下矣、豈能通微而作聖乎、二陽夾而逼之、如朋儕三陰環而伺之、如僕從四當心位、而上下引之、最當慎所感矣、以內感外曰往、以外感內曰來、日月寒暑相推之象、人心與天同運、精義入神、思之作聖也、

一身動靜、以心為主、心守正則動皆吉、而悔亡矣、此在未感之初、原無能爲心害也、若馳逐於往來、紛擾於思慮、既前瞻而後顧、又旁譏而下移、則失其寂然之體、而廣大者局促、掩其湛然之用、而光明者蒙蔽、心之失其故、感之失其正者也、

四爲互乾中爻、居龍德正中之位、以文明涵飛

天之神、以離照為光、與乾元並大者也、守正則
慎於未感而免害、妄思則失其心官而自卑、蓋
昏眩則不光、猥瑣則不大、非此心光明正大之
本體也、欲發其心光、從其大體、惟慎思可矣、
思者、心之官也、志為內萌而思則外應矣、思方
未動、心如太虛、安其太虛之體、任浮雲之往來、
則光明何所不照、空洞何所不攝哉、苟役其志、
以逐於思、未有將迎、往有留滯、惺惺者化為憧
憧、是失主而為賓、舍帥而為徒也、如人君離其
本位、與百執事爭馳逐、則普照之光明、反蔽於
隙窺、尊制之大權、自局於偏徇矣、心本光而自
蝕其光、心本大而自捐其大、妄感之害、孰與守
貞之吉、則薰心之厲、可踰艮止之限也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艮其背、靜而止也、咸其脢、動而妄也、脢不宜動
而動、故為妄也、蓋心以朋從擾於當境、則既有

意必引之於前、復有固我牽之於後、寂然者失
其常、憧憧者无時息矣、此為用心於事後、故可
免悔於將來、然不能先正其心、以端其本、乃旁
牽於慮、以逐其末、亦志趣卑下、失其剴中者也、
心官失其職、正天君失其位也、
人身以一心為主、四肢為末、九五居天君之位、
如脢為附心之所、而剴躁之資、逐於朋從之擾、
撼胸而及於背、此不能養未發之中、以立大本、
而志向所之、惟將徇耳目之官、縱口體之欲、是
以本之不端、為末之不正、搖其本以及其末也、
雖未着外境、不見悔端、而感已失正矣、
心以神動、无形可窺、即形之附心而動、以窺心
動之端、則咸脢是也、脢不自動、因心以動、故无
招悔之責、惟是養心者、不慎之思起之初、以端
本澄源、而求之脢動之後、為舍本逐末、志不可
回、而心已不及救矣、此蓋見朋從之思、必杜之

於早方為務本之功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兌為口為頰輔六居上又為外交故言心之所感動以此終焉言者心聲心无定主則言不由衷信口隨聲動其輔鼓其頰掉其舌言為浮物騰湧而不可禦矣吉人詞寡躁人詞多心多妄思口多妄語動之極也極而欲反必先慎詞以為養靜之端乎慎思以清其源慎詞以遏其流而心可无失於所感矣

咸終於咸輔艮亦終於艮輔可見言為浮物最難防禦居室出言應遠千里君子制妄於外主靜於中必以三緘之戒慎樞機之發端榮辱之主矣

夫自咸其拇以至頰舌皆心之所感也咸者心而心所以咸之者思也身以形用心以神用思則神之所通而形之所聽命也心本一神思乃

兩化以不貳為不測此心靈神通變化之妙而二之三之以至朋從乃亂神而窒化者也惟窮於百慮一致之原以還於何思何慮之境斯為精義以入神窮神以達化動容周旋中乎禮豈非盛德之至乎繫辭發之備矣

靜以守中感天下於和平恒以作聖陶天下於化成故咸之四恒之三皆體乾之中德以為主而一初一上各以坤元代終焉此二女二男所以體乾坤之撰代父母之職一以无思虔其始一以有恒厚其終一心貫三才之道也所以居下經之首也卦本三男三女俱合六子共為效功前以繼坎離後以啟既未上經立其體下經悉其用取義精矣

䷟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以長男率長女此陰陽變化之終故恒成久道之化代乾坤之終事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恒德之久從變通得之者也不知變必不能守常故亨則无咎不守常必不能御變故貞則利往經以行權權以守經而德始能恒矣

永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剛應柔不為柔情所牽柔應剛不至太剛取折以雷厲之迅捷調以風行之和緩交克互濟環轉絲聯萬世不易之常道於穆不已之玄機也

日月四時之化天地萬物之情總在聖人一心矣

天道主健地道主順健與順以相承君道法天臣道法地明與良以合德各循其道乃為可久聖德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日往則月來而夜之終則晝之始也暑往則寒來而成之終則生之始也始必有終道之所以恒久而不已終則有始道之所以通變而不窮合之而恒德始全也

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並育而不相害天地所以能久也聖人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敦化川流合成恒德高明博厚會成悠久乃變通之久恒非執一之恒也配天配地覆載萬物皆至誠不息之徵合德於於穆不已之命也道者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也聖人貫三才於一心日照月臨春溫秋肅交施迭運與天地俱不

變焉、豈不久於其立人之道乎、故一日二日、不
施兢業、十世百世、不易紀綱、聖人化成天下、其
心至今在也、惟有恒、豫作聖之基、惟聖人妙有
恒之用、精一執中、博約一貫、統于聖之心法、綿
萬世之化源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易者、恒之體也、天地之常、恒久而不已也、不
息者、恒之用也、風雷之變、神化而不測也、君子
妙恒之用、常轉於不息之途、斯能定恒之體、常
立於不易之方、

先天之體、震東北、巽西南、各繼乾坤之終、以職
生成之始、其方對待不移、且周流不滯者也、君
子法其立天立地者、以立身焉、時當勇往以赴
幾、不易以凝滯、時當鎮靜以觀變、不易以躁率、
時當調於互用、不易以偏執、時當定於專主、不
易以混施、以圓神不倚、為方正不易、如四時迭

運、二曜相推、雷鳴夏、風鳴冬、雷主動、風主散、以
不測之神、調不易之候、君子所以能有恒也、
雷乃振動不常、風亦飄忽无定、而以象恒、何也、
雷行泰令、而物始鼓生、機於不息、風行秋令、而
物始收成、功於不置、變易以從時、正其不易、以
定位、雷起東北、風起西南、是其不易之方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人心惟中和、為可久而過激則失中、過刻則傷
和、疾風迅雷不終日、未有過而能久者也、此卦
以夫婦況君臣、臣事君、雖以匡弼效忠、然進身
伊始、君心未信、而交淺言深、位卑言高、刻責而
厚望之、則君必不堪、身必不安、心非不忠、義非
不正、終為危道、徒為身害、不能為國事民生之
利也、浚如浚井、求之深也、刻核太甚、勢不可久、
銳始怠終、无恒之首戒也、求者、男求女也、長男
求長女、而乾剛隔礙、地勢深沉、用力艱而成功

難也。

天下事雖有志竟成必成章斯達未有躁而不
蹶銳而不挫者也故當始事之初宜循漸進之
序而乍鼓鑄堅之勇遽營澈底之功雖方軌正
途能不敗棘中路乎如乍交之交責善太迫必
至敗交非所以聯久要新進之臣效忠太激必
至賈禍非所以綿泰運始求之深必不能深浚
恒之貞必不可貞此震厲必以異志先之乃可
恒耳進銳退速求深得淺恒之賊也以四交初
陽上陰下欲破純乾之堅以激坤土之潛此浚
之象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凡事必徂於向往之偶偏方致將來之貽悔此
以剛德處於柔位沉潛高明互克以柔中合於
剛中主仁臣直相調既盡融其偏執又孰啟其
悔端乎以執中為恒恒之正也持久而不弛中

立而不倚聖人久於其道君子立不易方獨此
得其全矣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既已偏僻豈堪持久惟調
劑得中永遠無弊此擇中不可无守執中不可
无權必能通變方能守常必能矯偏方能守正
久道化成惟一中之允執也故曰久中者言千
變萬化究竟不出此中惟中能變通久非膠滯
乃真恒无後悔矣

六爻初上知變而不知常四五知常而不知變
九三自放於變而失常之外九二謹守於常而
寡變之中去恒之害始得恒之真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三過於剛力能自用而不以中德守之恃才妄
作躁動紛更故曰不恒其德是喪其固有之恒
心違其本然之恒性者也則所作无一能就之

功所處无一能安之地、多為多敗、動必取辱、雖其所為或出於正、亦終歸於吝而已、天下无可容身之處、州里不能行巫醫、不可作也、

九本剛德、三亦陽位、乾中之元、具有龍德、但以純剛居於偏位、未能用中、不堪持久、故巽以進退而窮震、以往來而索、躁動不常、作輟无定、有德而不能恒、雖貞而不免吝矣、

德本美名、初意欲為美事、而惟不恒、則德之无成、反為羞矣、承者承繼也、承受也、德斷而羞續之、德廢而羞就之也、不恒者、進必无成、退亦无據、或半途之廢、或岐路之淆、或前言之不顧、或晚節之不終、孰非貽羞取辱者乎、既貞固而不通、又吝縮而不利、名教不容、棲皇无倚、盖有恒則作聖之基、而无恒遂无容足之地矣、巽以躁卦、為進退、為不果、以衝風末力、合於震動不常、為不恒之象、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有恒業者、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射隼高牆、獲无不利矣、苟守一隅、不知通變、守株待兔、安所得禽乎、陽剛有馳騁之資本、可動而取利、陰慘非蕃育之地、豈得生而收功、如獵者不入山林、久居場圃、膠守故轍、生失前禽、不通變以為恒、非真恒也、衝風衰於末力、海雷滯於遠泥、不能變化、安得久成乎、

九為剛德、力能持久、四為陰位、勢難久居、故剛无可用之地、用亦无可收之功、雷不應節、不效啟蟄之威、風不當候、亦虛吹萬之力矣、張羅於无禽之處、垂釣於无魚之澤、雖久將安得乎、以位非中正之位、則久非變通之久、如大臣資不遂世、位不配德、何以上得君、下得民耶、四長男職射、震雉、巽雞、蕃鮮為禽、長男不能收外事之功、長女亦无徒效中饋之職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君制命、臣從命、從諫利於轉圜、守官戒於越局、乾道坤道、各有攸宜、各守其常、斯得恒之正耳、五以柔德居剛位、利在通變、不宜局守、守則長女專權、長男失位、反於常而害於恒矣、從一者、栢舟靡他之誓、烏鵲不樂之歌、制義者、因事而酌其宜、隨事而通其變、巽女主順、從震男主剛、斷也、

執一而守故常、膠固而無變計、此在婦人、篤從夫之義、無成代終、適得柔道之常、在丈夫、失專制之權、婦言是用、大悖剛德之正矣、此互象、兌口上爻如長舌之婦、而長男從之、不亦凶乎、剛牽於柔情、陽奪於陰位、恒而失其恒者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風雷皆振動之象、動无節而過乎中、則有害而

无功、若振作有為、固君之常道也、如當積勞久弊之後、復逞好大喜功之心、此泥於常道、不知通變以宜民者、究之國耗民殘、徒勞罔功、喪敗之端、必由此矣、既已无功、豈堪持久、必不能恒者也、蓋上六已在治定功成之後、反以紛更騷擾、毀敗成功、如烈風迅雷、不以時息、豈不悖天地之道、違萬物之情、何以收動撓之功用乎、上已失可為之位、六本非有為之才、安靜守常、

乃其恒耳、紛更无已、躁動不休、急非時之功、冒非力之任、大无功而深有害矣、不亦凶乎、初以深求取敗、上以過動害成、皆不知變化、不能久成者也、泰法已峻、而李斯復阿督責之嚴、宋祚方安、而安石忽滋紛更之擾、豈非无功之大者乎、

恒卦、以思有恒也、而上三爻、皆言恒之凶、何也以恒乃至誠无息、非執一不變也、聖心惟日新

又新、斯為純亦不已、天地日月四時、皆以不息
為不已者也、自強法天行之健、此恒之真體、而
浚恒、深求於躁進、不恒、間斷於中輟、振恒、紛更
於害成、皆恒之所戒也、此聖人明恒之義、以示
人作聖之基、庶乎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而久道之化、得以永成於天下乎
此二卦、三索俱合、六子共效其全功、二氣均調、
兩儀各安其定位、以繼乾坤、以配坎離、以調否
泰、以酌損益、以開既未、其以首下經、取義精矣

䷧ 艮下
䷧ 艮上

避、亨、小利貞、

避以避世、遇值其窮、避以行權、道妙於通、大之
不得以正天下、小之惟利於正一身、君子不能
遂大行之願、且遂其獨行之志也、

避者、處姤之後、君子當有見幾之明、開否之先、
君子當有保身之哲、蓋乾君方秉獨運之權、幼
男未當承乾之責、且自適其樂天之志、自仰其

入山之節也、

彖曰、避、亨、避而亨也、剝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
浸而長也、避之時義大矣哉、

避非亨途、乃君子處困而能亨耳、蓋通神達化、
機圓於千轉萬變之源、見幾知微、識靈於四通
八達之界、雖以居潛之德、嚴履冰之戒、實以文
明之蘊、惺惕躍之神、剝中之妙用也、居五為得
位、合二為得應、與時偕行、則其亨也、至於俯禦

除小則利於以貞持之。蓋君子矜小節而兢兢
堅守正之志。以小人處盛勢而浸浸有上逼之
形。嚴為之防。而預為之避也。待其既長而後避
之。則失我小貞。犯彼大患矣。此避必明於因時
制宜之義。以運我與時偕行之權。其用甚大也。
避乃含藏。非復用行。而曰與時行者。如孔子仕
止久速。无非時中。正其世。莫我知。避而不悔者
也。

避以避世。非君子之幸。乃其不見是而無悶。不
見知而不悔。則亨也。此以純陽在上。盛極倚衰。
二陰在下方。生乍長。故應機立決。隨方順應。鴻
冥鵠舉。鳳隱麟藏。不先時而取嫌。不後時而及
難也。此一時所避者小患。而究之免兇殘之大
害。所矜者小節。而久之植風教之大閑。如陰萌
漸長。人自不覺。知幾其神。守正以俟。蓋潛德隱
行。亦陰象也。惟其德亨。則其義大。下可完素節。

而未清風。上可悟君心。而回國運。此避之為用
大矣。

避非必辭榮避位。埋踪泯跡也。善藏其用。默運
其權。雖賓朋對面。而不測其來。妻孥同室。而莫
窺其底。避世金馬。隱居朝市。乃大聖人作用。如
孔子遭桓魋。遇陽貨。是也。衛有遯法。即取此義。
張良擊秦。始而秦不能索。謝安迎桓溫。而桓不
敢害。亦近之。君微子行遯。其淺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惟不惡。故能嚴。深溝高壘。不與交鋒。敵不敢輕
犯也。惡則我既授以可執之詞。彼必乘以急攻
之勢。雖戒嚴。无及矣。處小人更无別法。惟有避
之而已。避則形迹甚遯。无倖倖取忌之端。而崖
岸甚高。有凜凜難近之勢。鴻飛冥冥。弋者何慕。
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君子擴天容之度。而人自
凜明威。登山疑之望。而人自甘却步矣。

天之下、惟山為最高、如人之中、惟君子為最阜也、此自與小人地位相懸、形勢迥別矣、則不必更標崖異、而萬仞壁立、令望風而屏足、不必峻設城府、而孤峯聳峭、令仰止而傾心、小人退避於山下、君子獨伸於天上矣、計定於幾先、故能遠用、超於跡外、故不惡、戒周於豫備、故最嚴、乾藏於无首、艮行於无人、皆以惡於不形、而天高不可升、山險不可越、皆威嚴於莫犯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猛獸入穴、必倒其身、孔雀欲棲、先布其尾、君子隱身、先尋退步、末後一著、務處萬全、方可完名、保身、謝世、免患、蓋以艮趾之永貞、合乾躍之自試、慎始慎終、非畏首畏尾也、此已知難而退、非復見可而進、若臨深淵、若履危途、宜於飲俸、酬而知還、不宜逐逐塗而愈遠、如不輕措足於

險境、亦何至陷身於疲府矣、

乾龍之潛、不見其首、艮虎之止、不獲其身、皆遯尾者、蓋遯者退避、故尾先之、而初其象也、尾已退藏、身猶未隱、此去志已決、既不諧於世情、潛踪未深、猶易櫻於世網、急之恐挑虎咥之傷、緩之恐染狐濡之垢、此介於兩難之勢、最危而可畏之時、宜靜以觀變、衆足深藏、不宜往以逢災、寒家就溺也、策牛愛尾、急於全身、雄雞斷尾、早

於避患、得此義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陽欲避陰、而陰性堅凝、且逼邇而拘牽之、機械之深、羈縻之密、不勝其解脫之難、此非有堅貞之志、不能超然決躡而去也、固志者、堅心決去、不可援而止也、用黄牛之革者、以名義之正、束縛其身、以職任之公、牽制其跡、食之无肉、相之

有皮陽尊而陰錮之以阻遏其高尚之志此小人繫君子之法也莫勝說而終能說之此九五所以成嘉節耳

黃坤之色也牛坤之象也艮二得坤之中爻陰居正位且合乾之九五陽與合德如官守言責方在其身主憂民患方經其手若心欲脫之而力有不勝者雖懷決去之志當避苟去之嫌也詩云執我仇仇此天陰已侵陽二尤逼三故有

此象惟小人堅為執所以君子微有係耳遯非深藏亦未徑去惟於繫縛牽係之中妙斬絕脫離之手故其用大也此於巽初進退之交斷以艮中時止之義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陽初離陰而猶未遠陰且伺陽而乘其後雖已脫拘執尚微有牽係未得即遯去也此時身在

疲而不安勢瀕危而難免當待小人如臣妾而畜之不遠不近不亢不屈駕馭有權指麾如意徐去我疾漸絕其係可也艮為閹寺互巽長女臣妾之象臣道妻道皆屬坤以一陽御下之二陰也家臣但供奔走侍妾但司巾櫛可小知不可大受使從陽而不敢侵陽也

凡君子御小人不可與作緣尤不可與作敵惟以恩結其歡又以威惕其傲使彼帖耳而穿鼻惟我順指而氣使既惕我威又懷我惠雖中懷疑貳猶外效順從則小人入駕馭之中君子超執係之外矣臣妾皆陰象以陽畜之如養狙飼虎寵其喜怒調其順逆君子撫馭之權劉德運用之妙也

此身去就從心方輕安快意因牽係而未決如病憊而不前蓋陰沴方疑陽和未惕此疾之象而厲之徵也不可大事者懷以小惠勿假重權

誠以小懲、勿積深怨、此中雖有大設施、大作用、時未可耳、若可大事、則為君子大行之日、豈係避之時哉、所云小利貞、此矣、

內三爻、是避而未得避、故多危、外三爻、是避而已得避、故多吉、艮尚止而未決行、乾則健而能獨斷也、

九四、好避、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避、小人否也、避非徒迫於世略之艱、實出於中心之好、衡門

考槃、君子所自得也、若小人惟貪世味、不避禍機、豈能指榮膺甘寂寞哉、君子所當冀、小人常戚戚矣、君子小人、全於所好、辨之一好紛華、一好名節、避曰好者、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无悶、是也、以劍德居柔位、如振清風於濁世、抗高節於汚俗、以樂天之誠、明艮止之義者也、

樂天知命、韜光養晦、逍遙泉石、笑傲烟霞、此乃從其所好、雖鍾鼎不易、公侯非願矣、然君子所

樂、乃小人所憂、君子逍遙之境、正小人跼蹐之場、君子維風植節之時、正小人指廉戚耻之日、吉凶相反、以好尚懸殊也、乾下爻為潛龍、方享優游之安、為躍淵、且任活潑之趣、中心好之、正不悔无悶之真境也、

九居於四、既非素志得行之日、二侵於三、又為亂萌漸長之時、此時君子所慮者在失身、則所好者在潔已矣、君子雖以盛德大業為心、亦以清風高節為尚、用行舍藏、總從我所好也、若小人嗜利貪榮、殺身无悔、豈能指世味而樂清修與君子同好哉、

好避、貞於志也、嘉遯、適於時也、肥遯、超於勢也、具茲三美、乃善遯者也、遯世不悔、非聖弗能、下艮酌於時行、時止之幾、上乾決以自強、健行之志、合之而遯義始全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禍已迫而始避、名已辱而方逃、雖能遠避、非全美矣、知微見幾、完名全節、上不我疑、下不我忌、飄飄輕舉、冥冥高飛、此避之適合於嘉會者、既不先時而過激、亦不後時而貽悔、不以棄賢之名歸朝廷、不以妬賢之迹累時宰、皦然不滓、粹然无疵、此以中正之道、遂其高尚之志者也、此九五之中德也、

九五剛中、有知幾之神、有急流之勇、既保令名、遂成勝事、其避之亨嘉、如潛龍隱鳳、想望丰采、既可以全晚節而求貞、又可以享後樂而迪吉、則以守正不阿之志、有中立不倚之操、不貶庶隅、亦不露圭角、本无戀世之情、亦无憊世之憤、既有高世之節、尤有馭世之權、人我交適、身世兩全、以嘉會而伸嘉尚、以嘉德而成嘉節也、君子避世、豈為美事、然處之盡善、卒為休嘉、則雖无美利、利天下、猶以含章美在中、朝有砥節之

臣、侈為盛事、野有遺榮之老、誇為美談矣、五以正合二之固、蓋以雅好乘嘉會者、以百折不回之勇、決於始、以萬全无失之美、善其終也、

若以九五屬君、則為彙嘉隱避之節、以行摩礪之權、而以揚清獎恬為貞、以維風表俗為吉、則正志為表正天下之志、所嘉者、即六二所固之志也、嘉即嘉之會也、凡君子完名全節、絜志保身、必君能諒之、世能容之、則雖當隱避之時、仍為際亨嘉之會矣、

固志者、君子固一己之志、使毅然脫小人之執也、正志者、君人正天下之志、使翕然從君子之好也、式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表北海之清風、揚西山之高節、聖人廉頑立懦、王者端風範俗、豈非共成嘉會者乎、惟避乘嘉會、此卦辭特贊為亨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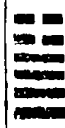
上九純乾之象亢龍之位處盈盛之極宜知止足之義者也但華膾脂膏之潤人情多係戀難割遲疑不決急流勇退高飛遠舉千驢不顧萬鍾不溜脫去輕裘肥馬之好截斷榮身肥家之戀天下尚何物不可却何事不可為乎亢舜之禪夷齊之逃皆在此一念中矣上九乃避之最高者消乾之亢以就艮之敦以澹泊勝肥甘以指一消疑貳貪泉之所不能清膏脂之所不能滯處富貴之極而能避與小臣悻悻一去者大不侔也范蠡泛扁舟張良從赤松郭汾陽之甘廢棄韓魏公之避讒毀恬夷玄曠大異於爰旌目等之枯瘠立槁者矣

高爵厚祿如醪鮮甘膾人所貪戀不忍捨者毅然捐之以行好避之志以乘嘉遯之會以斷係遯之疑此其志潔趣超識高力定芒必立斷於犀革決躡絕係於虎尾尚何所不利哉三公不

易介萬乘不奪守矣上位高亢瀕危純乾盈滿易覆合三牽係多疑无所疑者展脫芥柳毫無顧惜見機明決抗志激烈正見其超凡而邁俗也上九亢龍知進不知退而此難進易退不失其正幾於聖矣

舊以肥為優裕則肥乃子夏戰勝之肥與甘節相似有泮渙優游之色无枯槁憔悴之容也但此凡能遯者皆然不必上九之專有矣且指脂棄膾其優裕又豈有尚焉者乎

遯者天止于山中舍之則藏也大壯雷轟于天上用之則行也遯曰好曰嘉曰肥而壯行則有用罔觸藩之忌可見用世之多艱不如避世之自得也聖人曰果哉末之難矣真棄世之意耶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陽本浮動之氣至大壯大躁進之時故利於堅守其正乃所以善成其大善用其壯蓋仲春當啟蟄之候以正氣而行正令長男代乾父之權以正始而開正終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當天地泰交之後而長子當權此大業恢弘正氣昌揚時也以其大者軌於正以其正者成其大剛中柔中之正乃所以成乾元坤元之大者以乾剛發為震動故旋乾轉坤暢為大行之壯猷以震厲濟其乾惕故兢天凜地固為永維之泰運矣

乾為君位震為長男俱有尊大盛壯之象而合四陽以消二陰尤有愈尊愈盛之形然必以德

宜其位以中矯其偏懋建皇極豫養元良則以大中為參酌以至正為裁成調宇宙於太和暢生成於咸若而前此泰運可常保矣天地以太極主持為命以兩儀對待為性以五行運用為情而君正調燮陰陽以參贊天地者故專以情言之況泰後交誼方深則輔相尤急震初生機乍啟則茂對尤殷皆乘其情之動也

剛合四陽已有盛大之形動在初爻尤有壯往之勢要以利在守正方得妙用之權蓋天地必以正氣用事君子必以中德法天也夫君子原守正以俟時及時之適至或為浮氣所動躁念所驅使千載一時失於一挫如萬鈞強弩敗於一發必堅守生平力持鎮定調剛柔之中以協天地之正乃得完養全鋒展其大力適乘盛際伸其壯志惟以天地之情為情而一念不着始以天地之大為大而萬化咸調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大壯利於守正故君子履繩蹈矩動必以正蓋氣一動志勢必軼禮度克己復禮乃可耗雄心圖大者宜先細行之矜用壯者宜防无禮之勇也

大君以禮而端王度則乾綱常肅元儲以禮而正蒙養則震器永安天有雷以驅沴宣和人有禮以防非消僻故以天叙天秩之典悉協我天則乃可以天命天討之權大暢我天威天下莫大於禮莫壯於秉禮之君子矣

雷轟天至厲而行止疾徐有自然之節即天則之禮也君子當大壯時雖已迅天行之健赫雷厲之威矣然必率其素養安其常度繩趨尺步左規右矩則以小心用大膽而大業成以弱志持壯氣而壯行遂志以帥氣理直氣壯直養无害塞天地懽心无餒配道義也不然措足一錯

立身已敗開天下以哭端授小人以詰柄大器不免遭傷壯鋒亦且被挫矣卦全象肖兌互象亦兌故屢以羊言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為新進浮動之小臣意氣方銳躁妄多蹶者也潜龍妄動為妖冬雷早發為戾矣震為足而

以初合四趾之象也

身聽命於心趾又聽命於身者也勇氣勃發拱

袂而起踴躍超距揭蹶而前如此躁進其凶可知彼雖確有以自信我已豫知其必窮矣蓋居陽位既自信其名義之正秉剛德又自信其力量之優信之彌堅所以發之太驟果敢而窒造事必窮以此信欲收唾手之功即以此信坐招束手之困矣

以大有為之志初試於趾是高志揚非不壯也然即此舉趾之方新已卜其中途之必蹶矣夫

初方始事九其剛德此其大心壯氣必有確然自信者而信之彌堅窮且益甚以發不中窾試不當機也初欲立致千里究乃坐困一隅矣漢之秦固唐之訓注是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為守職安分之良臣不畏事亦不喜事相時而動擇中而用者龍德正中守貞自吉

四陽之壯獨此居於位之止故守正即吉獨此

調於德之中故用中乃其所以吉也蓋以乾健合震動此壯之最大乃剛之易偏而持之以正酌之以中則以中正已既不激而不隨以中正人又不如而不吐內无敗於趾之窮外无屈於角之羸无若此者故與四共為貞吉而无悔可亡无藩可決无為用壯之全美也

二以剛德居柔位以沉潛濟高明而中德獨全以剛中合柔中以直臣事仁主而一德咸有此

其以中存心則居心自格豈別求獻替之方以中持身則邪類自遠豈別假攻擊之力故一中已具全用一貞以守中即履全吉其渾忘於用壯之迹正獨宜於大壯之時者也

九二德非不剛而居不妄動能遏其趾之壯自得免於征之凶矣蓋剛不患不能動惟患不慎動以柔調剛而劑於中以中用剛而軌於正則以勇往赴機又以從容觀變動无不履吉者允執厥中萬世不窮之常道先人正己萬夫莫敵之完策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三為負氣喜事之愚臣沽犯顏之名冒觸諱之忌者以剛居剛故也

用壯者力勝於理以悻悻圖功用罔者氣昏其志以汶汶決事故雄健如羝潰決如觸犀銳如

角折挫如羸、不惕於重剗之厲、自窮於野戰之危矣。三乃互兌之下爻、為羝羊、羊性喜觸、陽介陽中、為觸而不通之象。蓋陽能乘陰之虛、不能破陽之堅也。

剗德居陽位、壯氣之極也。在小人為有勇无義、在君子為有斷无謀。雖由正路、終履危機、踰閑越畔、如觸藩、遭傷被挫、如羸角矣。爻本分言象、乃合言。小人肆用壯之惡、正來君子有用固之隙也。蓋執理不正、彼借名而力攻、伏羲不精彼摘瑕而恣侮。於是藩籬互設、鋒刃交加、聞智角力、兩必俱傷矣。

三純陽為全德、君子六純陰為積惡、小人以三攻六、以陽觸陰、舉事非不正也。但君子輕用力、以觸小人、小人必用壯以敵君子。因君子輕忽舉事、如迷罔就途、故小人乘隙反攻、乃鼓勇角敵。於是名義雖正、形勢則險矣。蓋六以四為外

衛五為中堅、藩籬甚設、如小人結大臣以為援。倚君側以為固、而君子於機會未投之際、欲越局而攻之、冒嫌觸忌、以脆當堅、全鋒卒試利器、必遭傷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乃守正格心之大臣、无抗忤之傷、有輔弼之益者、以柔濟剛故也。

二之貞吉、以中德也。四之貞吉、以全德也。其秉乾德、獨鼓震威、於以合五位、破六陰、以大壯之力、收大有之功。何往不利乎。衆正一心、内无愧悔、衆思集益、外无疑悔。直銳陽鋒、以衝陰壘、如車馳轂驟、壯氣无不伸、壯心无不騁、可以歷險不意、宜於勇往无前矣。惟能以柔用剛、而守於貞、故能以吉化凶、而免於悔。如藩已決、而將於大通、角不羸而伸其銳氣、前此之剗屈於内、今

則達於外矣、方駕而前、无往不利、坤為大輿、壯以初陽、雷從地奮、佐以三陽、飛天且莫禦、行地愈无彊矣、

九四則四陽之力已全、二陰之消已逼、內挾純乾之健、外憑出震之威、此真得大壯之時矣、且居於柔位、調其剄中、達合於天地正大之情、故動與吉會、而前此壯趾之凶、用罔之厲、所貽後悔者、悉能消而亡之、蓋此統三陽以合五陰、如

大臣下聯衆志、上格君心、藉天威以奮雷厲、則君側之奸、窮於无所蔽、迫於不可逃、破藩離以搗其窟、鼓犀銳以折其鋒、以乾剄震厲變坤之初爻、以壯大輿之輶、衝堅奮擊、往必破敵矣、夫以四陽乘二陰、功深力倍、宜如壓卵、然必至此萬全而後得用、大壯之不可輕用、有如此者、所云利貞、此矣、凡陽必濟以陰、故恒九二為悔亡、此九二為貞吉、而九四遂兼之、甚哉剄柔互調

之妙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下四陽皆觸上二陰而迫之消者也、惟五之陰與陽逼近、而樂與之交、且與陽順從而甘受之、消矣、无藩之隔、无觸之忌、相忘於平易之途、而羊失其羊矣、君能有容、臣可无犯、剄柔濟美、永无後悔矣、兌為羊、此以兌之中爻變陽為陰、為喪羊、君以柔剄剄而得其平、故臣之兌口、民於

君之虚心、臣之圭角、消於君之坦度也、

四陽之剄、不當觸於五柔之位、既有轉圜之坦度、不必有折檻之犯顏也、臣不觸忌諱、君亦无悔吝、以平易近人、以樂易親人、不專用壯故也、位不當、不相敵也、以柔遇剄、非以陽當陽、无用罔之忌也、

臣道主柔、必以剄振之、此前四所以銳觸邪之力也、君德主剄、必以柔調之、此六五所以擴容

賢之量也。五柔居剛位，此英主有容德者，故於壯趾能旌其直於用，罔能諒其忠於貞吉。尤能手其一德，平懷抑志，夷度坦衷，於是臣不矜神羊之觸，君永杜亢龍之悔矣。夫亢為羊，其中爻本剛也，今化剛為柔，羊不己喪乎？羊已喪，則藩可无觸，而角亦无羸矣。蓋以陽遇陽，則位均力敵，以相當互觸，今以柔受剛，是樂交而相濟，好合而渾忘无角立之形，无爭勝之勢，故曰位不相當也。此明良喜起，共成大壯之美者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之陰居五之後，五既與陽合，則勢已孤，而消益迫矣。但與陽尚隔一藩，故受觸於陽，不能消，又不能損，消後之无所容身，前之无可遂意，進退两无利焉。蓋謀不精詳，輕犯強敵，相持之迫，既无所避其鋒，獨力之綿，又不敢櫻其銳。

此困於末路之窮，求於兩難之勢也。惟畏此艱難之勢，惕以艱危之心，則磨礪可以滌非，尅責可以補過。如小人知盛世之難容，以苦心而悔罪，知衆正之難犯，以尅責而贖愆，庶乎免咎而得吉矣。

六乃委靡之近臣，以弱質踞尊位者也。與陰相逼，後為弱主所拘牽，與陽相隔，前為正人所攻擊，不能隱其身，不能伸其志，惟不思難慮患，以至此將何往得通利乎？惟苦心瘁志，鞠躬屏跡，勿徇昏君，勿妬直臣，堅持柔道，力避剛鋒，庶乎已前之咎有消，元長甘聽陽明之觸，漸脫陰疑之陷矣。

易者，平易以近人也。艱者，艱危以勵已也。凡壯心猛志，必以平易消之，勿露圭角，以艱危遏之，勿逞犀銳，而後免悔得吉。故聖人戒氣一以動志，肯克己以復禮，以用罔之戒防大壯之窮也。

惟六能自詳、咎不再長、從三俱化、與五合德、則大壯之利貞、永成大有之元亨矣。

凡壯年則血氣方剛、壯行則紛華可悅、此時最宜警戒、不宜放逸、五喪于易、六艱則吉、聖人之垂戒切矣。

坤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君以離明照下、引進而施之、恩臣以坤順承上、登進而受之、賞上有明德、下有大功、明良相得、堂陛交孚、此乃盛時、君臣相與之常、至作威肆虐之世、則有懸想之而不得、快覩之而无從者、馬蕃庶者、地類之无疆、日三接者、離明之下濟、即蓼蕭之龍光、哭語、采芣之路車、乘馬也。

先以錫馬三接、旌治民之康侯、後以用師伐邑、懲梗化之頑國、信賞必罰、懷德畏威、大明之照、无遺大順之風、无外矣、古王制、一日三聽朝、故有三接、凡諸侯入朝、天子稱康侯、謂安國保邦、克遵侯度也。

日方當晝、正離明用事之時、而三陰上交、為三接、天光下濟、地道上行、臣效大功、君頒厚賞、晉之初、而泰之兆也、文之懷保、怙冒、非康侯乎、乃

不畫接而幽囚、不錫馬而獻馬、故當淹抑之中、
懸想明良之合、此天王聖明之極思耳、蓋此卦
乃願為良臣、最初望紂之盛心、明夷則甘作孤
臣、一生事紂之苦心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為言、進者、以離明之君德、由出地而將至
中天、此進盛之進、坤順之臣道、以純忠而上達
明主、此進用之進、然卦義專取柔進上行、為明
良相遇、蓋以進忠之臣、遇進德之君、大明溥於
垂照、大順暢於仰通、晉錫之隆、為太平文物之
盛典、晉接之密、為廢歌喜起之奇逢、而天下亦
且履日升之運、開中天之景、豈非古今所間值
臣民所快覩者乎、此在天地間、原自有此一段
光景、君臣間、原自有此一番際會、文王思遇之
而不得、欲挽之而无從、此正其作易苦心、不得

不為明夷小畜之兢兢矣、

明出地上、有良臣以為用明之地、君之幸也、順
麗大明、有明君以作麗明之天、臣之幸也、君臣
相得、而臣之柔道、始上進而弼君之中德、以大
行於天下、於是臣立功而非倖功、君懋賞而非
僭賞、霽顏笑語、不為私暱、稽首謨謀、不為怙寵、
此離明所以久照、坤順得以永貞者乎、夫坤為
地、坤象純、而臣下之開疆拓土、已完蓋世之勲、
坤為臣、坤象純、而臣下之无成代終、已著格天
之烈、所以受厚賞而不辭、當隆遇而无忝、既以
昭已之大順、益以彰上之大明、以炎炎日長之
勢、成進進无已之象也、

明出地上、此方升之日、乍露之光、然自此進之
有、大明中天之望矣、是以人臣將順不違、勉以
依附末光、進思盡忠、益以助成景運、以大行佐
大明、受成功之賞、以三揖冢三接、聯接膝之歡、

豈非天下之昌期、康侯之幸遇乎、夫專征之賜、亦長夜榮光之一隙、文因此而有遐思焉、願一作盛世之康侯而不可得者、此愛君无已之盛心、朕事有終之至德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君與臣共理天下、然明出於上、地承於下、上為下倡、故惟自昭明德、惟求我之能照、豈患地之不為我照乎、光被四表、惟在峻德克明而已、

君昭德、則大順從風、不患下共之不肅、臣昭德、則精忠貫日、不患上鑒之不精、德雖相成、功惟自懋、進修乃進用之階也、

日之明由出地、以至中天、德之明必由潛養、以至參天、君子必以屋漏內省、發其潛地之輝、以不息自強、振其行天之健、然後此德如日之升、與日俱進、光四表、裕上下矣、此其幾皆心所自剖之緘、其功皆心所默調之候、力无旁借、理无

外益、日惟一氣自旋、德惟一心自造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進身之始、名節攸關、其心如被摧抑、不敢直遂、慎之至也、守此正道、獨斷獨行、不倚不變、吉之兆也、雖下有疑忌、上有睽隔、未能相信、而處之裕如、不急於求知、不憤於見抑、蓋身當委質之初、未受專責之命、職守无拘、功績未課、儘可任獨行之正、何必急旁驚之思、儘可安守貞之吉、何至于越局之咎、以離之敬、處坤之順、其如推者、乃所以常伸、而罔孚者、原可以自信矣、獨行正、故中有履冰之懼、而心无越思、神明禦屋漏之防也、未受命、故未有飲冰之惕、而綽有餘裕、委蛇坦羔羊之度也、坤迷未得朋、故為獨行、離照未當天、故未受命、貞吉、坤順安貞之吉、无咎、離初敬之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此身愈進此心愈惕不敢沾沾自喜又如戚戚多愁此其惕心之密即其居身之正也以此守正用其柔中吉而受福之道也坤之中爻為母正位離五爻為王位王者以德養人有母道焉故云王母上交於五以柔中相合為受福蓋受錫一本於中德之孚一根於正心之格而非有旁入之實此所以為康侯之侯也凡臣得君時見其慈不見其嚴受其恩不受其威故專稱母夫愛子莫如母戀母莫如子形容恭交至矣二秉坤順之中德適對離明之正照故位愈高心愈下德愈盛禮愈恭深思熟慮淵航冰凜雖當晉盛若處窮愁以此永貞自逢全吉蓋善調其中德以適宜於正位獨行者效為靖其罔孚者蒸為感格矣故其見信於君如母信子无投

杆之疑其受蔭於君如子依母飲乳哺之德晉接之惟極矣中正之結深矣見離後坤西南得朋之慶大矣

初變震為決躁故推如二變坎為加憂故愁如各當其位共為貞吉乃坤之本德坤以妻道母儀天下為王母二當柔中尤坤母之正位也愁如視推如其用心愈密蓋不憂人之見阻而自憂職業之不供不患上之見疑而自患報稱之罔效此不止獨行之正凡正已正君以正天下皆其中心之所預惕尤其中德之所默調蓋於臣道之柔獨協於中悉軌於正吉之兆而福之基也王母者王好賢如母愛子王母之福即康侯之錫故曰茲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坤為衆土主信坤德全而離火生之此衆志之允孚也蓋推如愁如以惕其心則靖其匪懈可

以信交而獲上、忠貞自矢、能以至誠而動物、推
者化、鞠躬而伸捷立、愁者轉殷憂而成喜起矣、
四門穆穆、百揆時序、上則諫行言聽、下則響應
風從、豈非得志之時、大行之會乎、蓋坤象已全、
離明已接、大地悉荷大明之照、如日近天、顏傾
東吐沃朝、寧鑒納精誠、海宇想聞丰采、有誰不
信、有何內悔、其素志顯為用行、薄雲天而昭日
月矣、此所謂順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也、

問乎裕、心自信也、受介福、居見信也、衆允則舉
朝過世之皆信、更无中忌而旁撓者、无志不伸、
无行不愾矣、渾全坤順、逼近離明、故大明垂照、
群應睨消、大順仰通、精忠日貫、中心自矢之志、
為天下共信之志、隱居密求之志、為廷獻大行
之志、豈非沐浴照臨之光、揭日月而行者乎、有此
含章之貞臣、宜膺此晉接之隆遇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鼠性貪而善竊、黠而深匿、剝居柔之象也、大明
在上、大順在下、負乘之臣、中无所容、不敢不退
匿、如日之方中、畏人之鼠、不敢不隱伏也、鼫鼠
耗食太倉之粟、頻驚近廁之人、鼠竊為貪、殘鼠
竄為險詐、最可賤惡者、鄙夫以竊祿為常業、以
鑽穴為陰謀、飽啖君資、恣吞民食、驅之不去、塞
之不絕、品賤欲奢、象此貞之厲也、四當互艮上
爻為鼠、居大臣高位、為碩畫伏者、與畫接相及、
穴居露處、亦象坎窞之入艮庭之止也、

以夫中之德、處近君之位、既有貪戀之嫌、又有
退縮之象、雖國社之依、能工固寵之術、而忌器
之投、終召取憎之禍、人與地不相宜、德與位不
相稱也、剝居柔位、其中情怯、其內顧慚、處坤之
上、如穴垣墻、逼離之中、如被薰灼、在暮夜猶局
於五枝之窮、在晝日益懾於西端之竄矣、方且
貽貪吏之譏、何足當康侯之接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亢龍有悔此以柔中文明之德居剛中照臨之位以大明之君馭介福之臣相得益彰必无悔矣臣得衆信既以悔忘君臣相信又何悔乎然惟以柔中馭之勿苛求於小過勿過望以大功專以委任之心一往而推心置腹義不反顧志不旁移斯君為善用其明臣當益效其順无不吉且利矣蓋衆允之臣本可信任故上行之志无可猜疑豈以暫失暫得之形遂萌倏愠倏喜之嫌乎惟以勿恤者往而下交必以无不利者仰而上報此離明正位得其中也勿恤者以虛中之明收不習之利有慶者以黃裳之度成黃離之吉有攸往主利坤德也

英明之主戒於操切柔順之臣宜於寬假故有功罪不消之大明必有失得勿恤之大度蓋欲

引衆允之志以上行必不矜獨運之權為中制也勿恤者惟心置腹任賢不貳有慶者協心奏績庶事惟康君明下鑒臣志上行明良合德喜起成風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矣此卦本衆為西南得朋互衆乃東北喪朋所以終有慶也

六五柔居剛位在庸主必有悔矣此惟當離之中合坤之正則其虛中遠以擴虛己之懷其柔德遠以契柔中之佐豈有否德忝位之悔乎但高明之識近於苛急沉潜之度流為凝滯恐不能赦小過恐不免見小利也惟夫不為愠弘開展布之門得不為喜緩策舒徐之路不以小挫掩大功不以近效妨遠畧則君一往以任臣无不允之心臣一往以報君无不行之志隨履皆吉无求不利上下相與以有成國家之大慶也

非離明不能有此委任非坤順不能有代終也夫聖明之戴文固願終為康侯即紂之昏德假

令用人盡如西伯之教、行事盡如專征之賜、亦豈非能用康侯之聖天子乎、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居乾首之尊、銳離戈之末、故以角言、而征伐則康侯之任、以離戈而加坤邑也、晉角、乃竿頭進步、登壇授鉞之意、蓋內治已修、臣志行、衆心允、君有慶矣、更進求之、維有未遠人、征不服耳、

然師出必以律、故厲精則吉、佳兵為不祥、故久用則吝、以時雨之師、成繼明之照、以遠暢之威、保久安之慶、大明之道、向之未光者、始光矣、離之上九、王用出征、以正邦、此亦同之、蓋以麗天溥四方之照、離兵收坤戰之功也、互象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皆行師之象、而汗馬之勲、尤所以副錫馬之寵也、

阻深未耀、尚為離照之虧、武備不修、亦屬文明

之玷、況已久之人心可用、勿恤之君心可憑、故進而征伐、以暢我威嚴、耀我軍士、則赫聲濯靈、麗天之照、始全經文緯武、華國之章、亦煥離化成而地道光矣、康侯既蒙蕃庶之錫、得專征伐之柄、既承勿恤之寵、當奏有慶之功、奉天討以揚一怒之威、非供王命以報三接之恩者乎、文以服事殷、其伐密伐崇、皆以終紂託、非以剪商翼也、曰吝、曰未光、乃周孔以追尊釋卦義耳、

晉之明在上、故偃武修文、而用兵冒未光之嫌、明夷明在下、故行仁伐暴、而用兵成永清之治、孟文初志、原欲以侯職、奉天討罪、如崇如密、皆奉紂命征之、而主非明聖、勢不可得、是以但以專征之權、小用之於厲邑、姑以剪除惡黨、未忍暴揚君惡、寧冒未光之小嫌、正以待純熙之大介也、翼翼小心、疊疊令聞、此描寫曲盡矣、前五爻、皆文王懸切聖明之思、此上九、則周公

明言服事之節也、蓋文雖未接庶馬之錫而幸得專征之賜、亦晉象也、既以明德據先登之岸、復以斧鉞助赫怒之鋒、此如利齒者進而并與之角、觸邪軼暴、宜无所不逞矣、然惟以之伐私邑、不遂以之征天下、伐密伐崇而未陳牧野之師、此乃履危險以得吉、僅免於觸忤之咎、實乃守服事以為貞、不避夫羞縮之吝者也、釋曰、道未光者、文德雖丕顯西土、文心猶遵養時晦、尚未大行其道、以暢緝熙之光也、雖蹶生離明之耀、尚自安坤順之柔、文所以為至德矣、至泰誓云、我文考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其斯為道之大光乎、

䷋ 離上

明夷利艱貞

治世則明在上、故康侯受其福而守正易、亂世則明在下、故聖哲受其傷而守正難、然惟備歷其難、堅守其正、斯為利耳、蓋艱則苦心、庠志、務積德、以動天、貞則效忠、矢節、惟安分以聽天、明之不免於傷者、未定之天也、傷之无損於明者、常定之天也、此文以明夷順天、天終以明德眷文也、

易當文王與紂之事、而明夷一卦、其直陳之者也、初九乃紂初播惡、文陰行善、二老將歸、兩侯見歎之日也、六二則被囚賄脫日也、三以專征之寄、陰翦其翼、以抑其殘、四以服事之勤、明結其心、以馴其暴、而文所以事君者、至矣盡矣、此以示人君之法、五言紂傷人、六言紂之自傷、此以示人君之戒、文當離位已、具王德、效坤貞、尚

聖臣節於此見坎險之心亨於此啟震恐之致
福於此試乾道之乃車於此兆泰運之將開然
父衆皆周孔追述文王之德若文王演易時猶
未歷此事亦未萌此心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聖賢得時如日之中天其待時如日之方晦晦
以養其明明以用其晦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晦
也亦式亦入烈假不瑕明也內文明離象外柔
順坤象當必傷之時而能免於傷全己身而并
全萬民之命全臣節而直全萬世之經此聖人
无死地惟聖人能用權也

文明故能妙柔順之權柔順乃益深文明之蘊
人見有內外而聖心无二也蒙者寧受羈囚恪
守无逃之義寧被謾諧弘施无告之仁蒙大難

以成至明不但无傷而已後云箕子之貞明不
可息而文王不可疾之貞尤善通箕子之窮以
純於不息者也

艱者不敢直遂問關百折行權以避其傷貞者
不敢依回磨礪益瑩守經以全其明自靖自獻
箕子之志也內難者不能去不能容佯狂自辱
所為極難心自知之不可明言也不能正其君
但能正其志以艱而曲成其貞以晦而善藏其

明也

天下分莫大於君臣而君德昏渝力无可挽順
之不可逆之不可此千古綱常所係故曰大難
天下義莫切於宗黨而宗祧危殆忠无可回去
之不可死之不可此百代世裔所關故曰內難
利艱貞卦辭本統言卦義而彖以屬箕子則因
五爻辭也文王時箕子尚未奴五爻總當一卦
借箕子之事以表文王之心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蒞衆必以明而用晦乃所以明晦非真暗昧也
凝神於玄冥潛靈於幽邃耳目所莫窺鬼神所
莫測而不見不聞之中自妙天聰天明之用此
於穆之緘緝熙之蘊聖心即天心也離明伏於
坤靜之下而離之明又自涵於柔德之中其取
象微矣

明入地中在昏主為顛墜之象去高明而溺下
流也在聖主為惺存之象歛聰明而昭潜伏也
蒞衆者明之用日月之晝見也用晦者明之體
日月之夜隱也大明惟宵入而朝升故光景常
新聖德惟不顯而闇章故容光必照文德之純
所以合天命之於穆也

坤為衆而離則蒞之者也智臨必明而用明者
必不能明以一身御萬姓傾耳而聽張目而視
能乎惟凝淡合漠以澄其太虛之體洗心退藏

以密其至靈之用則外貌若愚若拙而內心至
聖至神掩旒塞纊徹蔀燭盆駕恭淵默雷決電
斷蓋以坤之靜藏精於九地而以離之明炳照
於當天聖帝明王皆用此法也此文之明德知
識兩忘聲色不大以文明得之紂之昏德智足
拒諫辨足飾非以強明失之則所用之異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離雉文明離兵被傷故以飛鳥象之強飛垂翅
避繒繳之及也疾行不食捐祿位之縻也攸往
有言遠譴惡之口也義者通變化之權決果斷
之志也鳳舉鴻冥不貪凡餌深謀速斷不遠危
枝暴君无所施其威譏人无所逞其舌矣在西
伯陰行善日晏不食以服事殷諧且及之此明
夷初象也主人指紂時尚為天下共主而位在
坤中惟婦言是用信崇侯之諧也

見幾而作、接漸而行、不食汚君之祿、不立惡人之朝、效鴻飛之冥冥、避譏口之囂囂、此伯夷太公足以當之初爻、被傷未甚、尚在可避之時、故文亦但以遜避為明、未盡其文明之用也、

鳥驚弋患、負痛疾飛、聖惕譏傷、忍饑速往、以遁逃之主、方甘譏諧之言、故見幾之行、尤甚饑渴之迫也、于行若坎險迫而震足行也、義不食者、明潔身之義、不享汚君之祿、審保身之義、不受

暴君之餌、蓋陰惜方來、宜於遠避、陽剗方銳、利於速決也、三日者、離為日、且於卦數居三也、

鳥當薄暮、低飛垂翅、遠樹依枝、以圖安也、君子當亂世、屏躬跼步、歛跡藏踪、以避患也、鳥有知止之靈、不以飲啄投網、聖有知幾之神、不以利祿遭縻、離為雉、有飛鳥之象、初爻為下垂之翼、似君子遠遁之踪、翔集之智也、于行若震足避驚遠之懼、不食者、坤腹慎驚餌之防、攸往者、君

子有攸往、坤迷之後得、離日視遠、震足赴之、以脫於坎險也、此卦互象震坎、亦以喪朋合得朋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股乃股肱之臣、而左則非所親用、虐焰漸張、傷及及鳥、文之被諧是也、左右近臣、三公一體、既誅右弼、必及左輔、剥膚之患、可坐待乎、此時急

用拯以拯救、遂得爻凶為吉、文之得釋、反得專征是也、非以長君惡、乃以順帝則也、巽為股、文方用巽以行、權也、乾為馬、文將化乾以統天也、拯者拯溺、以震驚而出坎險也、馬壯、善馬之獻得力多也、文具乾德、日長炎炎、此拯之乃扶陽以抑陰、轉弱以為壯、以坤德之柔順、用乾元之天則也、

暴君難以義爭、可以利動、且勢窮當以通變、不

可拘常故闕天亟行賂以免西伯正所云內文明外柔順耳蓋當此之時順之則生逆之必死故順從其欲以曲紓其難盡恭致敬既不失事君之正道因時制宜尤獨得保身之善法也此時離明效順猶象牝牛將耒乾健出潛遂成壯馬蓋此卦以坤當紂以離當文若離變為乾天開泰運則紂不敵文如坤不勝乾坤之牝馬但能行地乾之良馬直可飛天彼用罔而我用壯

商之為周在此一時矣

六二離明正位而文以避傷拯免正文明之妙用也當文為三公紂已殺其二是其傷由近以及遠如自右而移左痛切股肱疲綠心腹至危迫矣若不亟用拯姜里之阨不且為鄂侯之續乎惟拯之而入其坤腹以全我巽股乃伏其坤牛以壯我乾馬凶化為吉而明夷且為泰矣所以吉者以馴強抑暴曲調以恭順之權揆勢度

時違協於天則之正上不違主命而挽回者甚微下不失臣節而保全者甚大文明之用神矣左者陽位股者臣位以紂凌文陰侵陽居虐臣也馬壯者離之中爻一變即成乾之良馬牧野之績實始於免難之時此離明畜乾健正方壯之日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既因行賄之權以拯一身遂因專征之柄以拯天下且剪其翼以殺其凶亦可悟昏主而保危邦也故伐密伐崇誅其首惡緩攻徐戰適於時機此文王大得之志實文王不得已之苦心也崇密近岐俱在紂都之西南正坤方所得之朋而南則離明之照狩則離兵之用得大首即離之有嘉折首也陽為大乾為首指紂言蓋南方歸化獨夫之首早已為太白之懸矣

過家伐崇、戮黎、凡助紂為虐之首、悉已殄矣、此時伐紂何難、而文猶故遲之、以為不可疾者、守為臣之經、望服事之節、與箕子一心、勿疾以遏其震厲之威、守貞以嚴於坎險之防也、然蹶生之勢已成、大統之集已定、雖文无二心、而小子所承之志、實於此時已得其大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四處近君之位、故為腹心之臣、雖左无任用之權、而腹有關通之實、故設間用權、乘機伺便、以入其腹、以獲其心、如納地以除炮烙之刑、納賂以受征伐之賜是也、惟入而獲彼之心、斯出而得我之志、布令于門、行政于庭、暴者不猜、嫌仁者得展布矣、以攻心之策、行剪翼之計、掃門庭之寇、除腹心之孽、柔順之文明也、文非巧伺君心、而紂乃自委其心、文方盡已之心、以事商、天

實奪紂之心、以與周矣、出者帝出乎五震、身出於坎險、門必南向、乃離明之出治、庭必中天、乃坤順之承天也、

左者紂之心、與文相左、聖狂異念也、入者用力而始入、獲者亦用力而始獲、皆難辭也、擾虎馴龍、聖人之權、剝心剖腹、聖德之神也、西伯伐崇、伐崇即在紂門庭之間、而不遭卧榻之忌、非獲其心、能乎、坤為腹、而離明逼其下、是能入而獲之也、入之使彼推心而置腹、出之乃任我進、而快意矣、左者避陽、擊陰、乘虛而入、門庭者、背陰就陽、向明而出、在文為德之明、在紂實計之左也、

以文明窺破其腹、以柔順結納其心、知其心之所存、拒諫飾非、怙惡不悛矣、伺其意之所向、甘說嗜賄、播虐无穷矣、故得脫幽囚、遂行征伐、盡剪羽翼、不避腹心、以君門萬里、雖有事而不聞、

亡國空庭已無人之可慮也。

腹為坤象多所容納紂之貪殘吞噬也入於左者文王聖明之戴不能以道格君乃至以賂免身是大違本心爻出左見不由正路曲從左道也出門庭者脫幽囚而辭陛闕得免於坤迷之失道專征伐而御朝堂大煥其離照之當天此獲心之效得志之符也爻言獲心象并言意心乃平日之所存意則一時之所向也文之明平

日深察其心知不可以義奪但可以利動一時善窺其意知不惟可以釋怨且可以逢歡也此文明之所洞燭柔順之所巧合也心意獲而周德足以制商之命門庭出而周師遂以陳商之却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六五正言箕子之明受傷於紂雖受傷仍能堅守其明所謂艱貞也紂之戮及宗臣其惡愈稔

箕子但能守其正文王无所用其權商不得不周矣此以傷殘之紂當六五非以被傷之箕子當之也蓋論一時不敵之勢箕子不能避紂之傷論萬世不易之理紂不能掩箕子之明也

紂之惡已極文之志亦窮天地晦冥如長夜矣而時有三仁則正氣必不容滅也天下憐三仁而益疾紂則良心必不容泯也商德昏而周德顯則離位必不容虛也文以不可疾為貞箕以不忍去為貞宗臣世臣共立萬世之臣極其植萬古之民彛故曰明不可息也周命維新商命不延矣

凡臣子忠肝義膽非一時激烈而乍起也此一念明白不容瞞昧之良心乃天地之真脉日月之精光自古迄今不容一息斷絕於天下者若斷絕則天地毀而日月泯矣當大亂之時如天方窮冬日方薄蝕此心貞明方在絕續之交須

有人出而表白之以延一綫則三仁是也然去者機權甚微死者論久方定惟箕子明目張膽鏤心鑄骨委曲以身周旋其間乃發揮此一殷貞明使天下曉然知宗臣殉國之大義悟主之苦心忠義一脉如日中天萬世不滅則三仁同功而箕子於當時尤顯著也箕子以貞為明與日月之貞明一體故利坤道之永貞合離明之正位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陰極而无陽如日月既沒不明而全晦紂惡貫盈商統墜地矣初登天後入地指紂先登極而後自焚以傷人者而自傷以用明者而喪明也照臨邦國始禮配天之尊毒痛四海卒稔塗地之敗在商則坤龍戰而離照隱在周則乾馬壯而離明耀矣

晦明雖有代謝之期大人當有繼明之照日升月恒可常明而无晦也惟失明而晦如方登而入八居失照臨之則如日月垂昏度之常矣天地貞明之脉至此受傷已極伐紂者正以扶其傷而繼其明也

初登天自高也照四國自智也自高必墮自智必愚既失天則遂失天位始之人被其傷終之已受其傷紂以強辨剖比干之心卒以謬迷膏武王之鉞有初而罔終矣在君子為用晦之明在獨夫為不明之晦豈非自絕於上天自入於下流者乎帝懷明德以幽囚而旋配天天位殷遠以昏棄而終入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幾可畏也如畏之莫若師文王矣

紂方傷箕子時猶得當君位也過此其惡愈稔其祚愈衰已取亢龍之悔而值野戰之窮此上交坤勢之極正當其惡貫之盈也且此卦直以

明夷指紂此爻正指其實初則明而後則夷也
照四國乃通言君之常道而失則乃專指紂之
失德也文以內文明外柔順此正用晦而明紂
以拒諫飾非隕宗覆國此為用明而晦聖狂之
殊軌興亡之別界也彼方自以為明不知乃不
明之全晦也彼自以有命在天不知乃一敗之
塗地也離明熄坤戰窮商以淫縱失之周以艱
貞得之矣蓋天明必不可滅天位必不可虛箕
子之明固不息周德之明尤丕顯故長夜之飲
方終昧爽之旅已集昏殘之主已殄明昭之后
旋升文明炳離照於中天柔順綏坤衆於率土
初以離承坤受其一時之傷繼以離化乾開為
萬年之泰始艱不為終易而利貞不且元享乎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有家者所統屬之人也利使一家之女令
咸守其正此正身以正家卦中皆以正家責君
子也中女長女皆當稟命於家長恪守於家規
其三男共戴一尊均當任正家之責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位非但正其分位蓋各以反身正己為素位
之自得也男女各正如天尊地卑有不易之位
男先女正如天健地順有各當之宜家道治家
之道即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也

嚴君雖言父母而實專言父慈母有敗子嚴家
无格虜火烈而畏避水懦而狎玩治家以嚴為
正父道居天道一也五位純陽為卦主五衆

以水火調為既濟、見家道之成而重明麗正之化成、天下如一家矣。

家與天下、非二也。積家成國、積國成天下、而王者通天下為一家、嚴以正一家、即以正天下人之家、整綱肅紀、正名定分、以嚴致平、此之謂矣。初之闕三之厲、五之勿恤、上之威如、孰非所以正嚴君之體乎。

上父初子、五象尊卑、五兄三弟、各分長幼、又三五陽居陽位、以夫率婦、二四陰居陰位、以婦從夫、此卦爻為正家之象也。卦以長女居外、中女居內、五象又以中女配中男、故專利女貞。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常理、木能生火、火因風動、此取象、乃云風自火出、蓋能法火之燥烈、以嚴其德、乃能生風之和煦、以化於家、謹言慎行、正身以正家也。風能益火之勢、家人助君子以成化也、火能振風之聲。

君子率家人以從令也、有物者聲中其實、燕居之嘯哭不苛、有恒者終如其始、屋漏之敬畏不弛、以此動天地、何家之不假乎。

火性烈、其力无所不入、火光明、其照无所不徹、健以決之、明以燭之、此所以端風化之原、而言行其樞也、有物者、无虚言、而言皆典謨、有恒者、无怠行、而行皆軌範、人仰之如日、從之如風、修齊而治平矣、風自火出、謂巽風必自離明出也。

蓋必有英敏之燭照、今家无道情、方有鼓舞之微推、令家无梗化、未有昏庸暗沕、能使家人整齊嚴肅者、為明君、斯能為嚴君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乾初爻為長男、為家督、故總發卦義、揭正家之本、正者截然有不踰之矩、閑者斬然有不越之防、閑者所以正也、言有物、行有恒、所以閑也、能閑於趨向未淆之初、乃免乎驕縱難防之悔、乘

其志之未變而豫閑之、正家之道也、立法以治家如設險以守國、此乘坎水未涉之先、行震巽初出之令者也、

閑者、使止於內、勿逸於外也、故當閑志、不當閑事、當閑於志向未渝之始、不當閑於志趣已渝之後、蓋初志一移、良心已斷、家人已一潰而不可收、我閑亦百施而無能救矣、故初者未變之象、九則能閑之力、以離明先幾之見、早防於風氣未渝之始也、志未變者、初陽居本位、未為陰所淆而柔所牽、故英明果斷之志、能早閑而無後悔、正心能正家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次爻、中女正位、故專以女德言、對初為主家夫婦也、言不踰閭、行不越閑、有順從而無專制、案豐盛、湘篴滌竊、備內官而修婦職、六二之貞、正以遵初九之閑也、順故隨而不倡、巽故敬而

不怠、无成代終、有齋尸奠也、此女貞之吉也、遂者、逞其變志、在者、困於防閑、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此矣、

遂者、直遂勢一往而不返、志一決而不回、如火從風、一發不可禦也、婦罵三從之義、豈有專遂之行、若抑心固不容以遂、非滋過、即美事亦不敢以遂、意遂名、六二文明之才、非不能矜奇炫智、而柔中之德、終不敢率意任情、豈有遂事之不諫、遂行之不輟者乎、在者、陰居陰位、中女居中、位身在心、亦在、无踰閭之步、亦无越局之思也、中饋者、火有熟食之功、日中為必食之候也、安其位、盡其職、既守此為貞操、不由此遂吉徵乎、居於坤中、獨全順德、下比於初、上合於五、獨秉離明、共成巽道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嗚嗚、恪守於閑、嘻嘻自貽其悔、婦子乃家人中
最親愛者、猶不可以恩勝、而餘益可知矣、以嚴
治家、乃為中節、守節勵志、乃免踰閑、上无防閑
則下无樽節、失於未變之初、挽於悔吝之後、計
之晚也、三為家督、以陽輔陽、與五均有正家之
責者、二為婦、初為子、皆聽命焉、自失其喜怒哀
樂之節、而一家皆失其尊卑勞逸之節矣、
家規嚴肅、一家救過不給、常見忙迫之狀、此於

人情多拂鬱、於己躬亦勞瘁、究之家道必成、有
得无失、家法縱弛、群小安閑、无事、惟見歎哭之
容、此於人情甚暢美、於己志亦閑適、久之家聲
必敗、中節為和、无節非禮、此閑必於初、嚴居不
可无也、閑者家主設立之規、節者家人遵守之
限、嗚嗚、若屬於乾之夕惕、嘻嘻者、嗟於離之日
晏也、

六四、富家大吉、家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初、肅其閑、二、守其貞、三、防其吝、則家有嚴居、人
无越志、婦子恭其職、臧獲效其司、而勤閑儉節、
多藏善守、此致富之術、效順之道也、人富而禮
義附焉、尊親敬長、上和下睦、悉奉令而承教、循
分而供職矣、位者人有定分、順者家无梗化、既
富方穀、率於閑而安於節、吉孰大於此乎、四以
長女合長男、乃居一家之長、操正家之權者、以
純柔佐純剛、尤調二氣之和、奏成家之績者、故
富則仰事俯育、裕於資、吉則入孝出弟、諧於慶
正位乎內者、與正位乎外者、合德共功、大義得
而家道正矣、

四之位、在國為大臣、在家為家督、及主婦、而以
順宜位、則生殖有經、積貯有漸、故大臣可以富
天下、夫婦可以富一家、富於力、而引養引恬、有
餘資、富於德、而相親相睦、有餘愛、大順也、此順
但非女貞之順、位亦非一人之位、乃正名定分、

遵制守經、一家俱不為驕奢悖逆之事、各適安和、樂易之風、各遵長幼尊卑之序、四之柔德、所以端風化之源、擴離明之用、妻道臣道、所以代終而替君父之成、二男二女、所為互合以收既濟之功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格也、正也、王者以紀綱法度革天下、以規矩準繩格有家、家事與國事俱治、內政與外政具。

修吉孰尚焉、勿恤者、以德相愛、勿為姑息、如戶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家以父為嚴君、國以君為嚴父、不出家而教成矣、交通指一家之人相愛者、以禮節情、以義成恩、以勞為愛、乃真愛也、一家皆愛人以德、承主德也、王者以天下為家、九五以剛中宜位、故以大君之權行嚴君之令、不惟整齊於外、乃直孚格其秉、洗心滌慮、決龍論凱、然威格之本、在戒寬恤。

之私、寧鳴鳴而勿嘻嘻也、上勿恤、本相維以義、而下交愛、乃相結以恩、蓋義肅而尊卑有序、親疎有等、各安其分、互洽其情、上之推恩、无偏脰、下之感恩、无怨望、以義成恩、乃為至愛、比昵狎、脰、非愛也、勿恤者、王之假乎家、以剛德馭柔情、交相愛者、家之假於王、以柔德奉剛斷、上下各以正位相安、剛柔互以中德相契、此天地之大義、天下所由定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有恩信以結之、有威嚴以惕之、非信无以生威、非威无以成信、此修身正家、萬世无弊之道、故云終吉、一正身、可正萬人、一正心、可通萬世也、一卦備言正家、而此總歸之反身、探其本也、本惟在謹言敏行之心而已。

上居尊位、九得剛中、獨聳嚴君之望、端正家之本者也、有孚、正心誠意之功、威如、整綱肅紀之。

度乎其中則人服於恩義之互調威其外則人
惕於寬嚴之各得有終吉而无終吝先正身而
後正家也端本澄源風化行於上離明徹於下
坎險消於中矣言有物行有恒而身正則信義
孚威望肅而家正惟在反求於身耳修齊治平
一以修身為本曰勿恤曰威如所謂威克厥愛
允濟也初乃繼體承先上乃垂統貽後一以闡
禦變於始一以威協吉於終男正而女乃貞

居立而天下定矣

假者移視易聽耳目一新乎者決髓淪肌腹心
相契由華而以華心從外入也由乎心以乎氣
從內出也假者孚之應孚者假之源而一則曰
勿恤一則曰威如戒施煦煦之恩務暨昂昂之
望相愛必調於中節之和反身必根於未發之
中離明之照无隱情巽風之調无戾氣大人正
己之化所以立萬世正家之極者无出此矣

睽 上 下

睽小事吉

火因風動是為家人火與水調是為既濟惟遇
澤則滅息而睽睽者乖違不屬之情孤子无依
之象故喪馬掣牛見承載鬼孤立不能自容多
疑不能自決矣惡人以礪之元夫以協之厥宗
以助之而後婚諧寇退雨渙塗消非睽則不知
求助非合亦何以濟睽乎事小而用則大矣

睽以水火性違且初陽獨无交為孤立之象也
小事吉者君子別嫌明微全在纖忽毫釐之介
幽潜隱匿之間防惟危於惟微致惟精於惟一
嚴於幾而慎於獨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
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陽動陰靜、以陰從陽、故俱動也、一從上陽、一從下陽、如同居之女、各專從一之志、各待六禮而行、睽象也、然、兌說離明、交相附麗、如男女篤於慕說之情、尤明於配偶之義、女以柔順之德、進而從父、從夫、得坤道之中、以應乾道之剛、蓋二陰一陽、皆肖乾坤正位、得剛柔中道者、臣道婦道、小以成小、何不吉乎、此皆以陰從陽、故為小者事也、推之、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一施一生

以成大德、男事乎外、女事乎內、一唱一隨、以供常職、萬物如燥濕之互調、溫涼之交濟、无不各從其類、以共奏其功、則以異歸同、以睽成合、真時中大用也、蓋執一非時、執中无權、亦非時、惟此睽之妙用、為得時、文王適在睽時、以臣節自矢、以小心自惕、故獨信小事之吉、而孔子觀易道時中之大義、則已知為萬世之大用矣、健順共成化工、剛柔共成家道、萬品良楮、共全

民用、皆以睽成合者也、甘苦辛酸、以濟五味之和、清濁高下、以協八音之諧、通執謀斷、以調萬幾之適、皆睽之用矣、睽者、和而不同之謂、權以酌中之法也、二女睽、則志不同、男女睽、則其志通、可見剛柔必調於相濟、得中而應斯吉也、睽乃孤介之象、而聖人言遇主、遇雨、見惡人、遇元夫、可見孤陋索居、不如集思聚眾、遺世特立、不如與世推移、聖人所以疾固而譏果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如日月麗天、光明溥照、而容光必入、又其无微之不朽者也、下澤如江河行地、深沉廣納、而蟻穴即潰、又其无隙之不周者也、故君子豈必以察察之明、涓涓之潔、矜奇駭俗、以其異者為異哉、但即以簡易平常、率其大同、正以素其獨異耳、日照月臨、不改常度、而燭火之明、豈能敵繼明之耀、淵藏海納、不擇細流、而溝渠之量、

豈能測百谷之王、在有、心立異者、无能為異、而君子守天經、遵地義、與天同覆、與地同載、乃所以卓冠兩間、迥超萬類者、則以得睽之時中、善睽之大用也。

君子无意尚同、亦无意求異、但以乾剛坤順、率性之自然、任理之同然、離明燭萬心之隱、允悅調萬情之適、人自於大同中、見其特異、而君子何心焉、此敦化川流、匹兩儀之大、而執中一貫、

契百聖之心者也。

大澤相調、如劉桑並用、謀斷兼資、藏垢納汙、則天空海濶、揚清激濁、則月峻峰孤、如火煥水涼、異性炎上、潤下異宜、然互為調和、合為既濟、自為用而各不移、兩為用而交相適、此聖人一貫萬殊之妙用、君子統同辨異之微權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初以陽居陽位、故四遇之為元夫、四以陽居陰位、故初見之為惡人、惡人以異藉攻王之資、元夫以同結斷金之契也。

悔吝生乎動、初陽无交、則不動、而悔无自生矣。蓋睽之初志、特立獨行、不諧世俗、偏信專決、不藉眾謀、本无求於人、又何悔於己哉、爻喪其馬、失其所依、亦不逐而聽其自復、恬秉任運、孤修極矣、然持己不嫌過峻、絕物戒於太嚴、必須舍己從人、取人益己、雖惡人與我異趣、不妨與之相見、假以禮遇、寬以優容、既消其忌忤、又資其藥石、如水火相濟成功、此免咎之道、孔子見陽貨、見南子、見互鄉、皆不為己甚、以取咎也。

乾為馬、兌則喪純乾之體矣、然勿以陽與四陽角逐互爭、而自安本位、陽能為倡、陰必應之、乃自成一陽之復、復則乾馬原无喪也、初有喪、宜其悔、旋自復、悔已亡、而與四德不相和、位尤相

左故為惡人之見、惟見其惡、故望而退避、以還本位、正以成其復也、或云初陽喪其坎馬、往就四不交而返為自復、四亦互坎之馬也、兩陽相安、非如兩陰相妬、故无咎、四居互坎中爻、故以險為惡人、且以位在陰也、凡惡人不見、必溺於邪黨、不避必犯其兇鋒、惟以離目見之、因以震足避之、則惡不我浼而咎免矣、喪馬勿逐、而任自復、正見而早避之策也、逐與避、正相反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巷者、官中之深路、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是也、心懷獨見、不與衆謀、故不隨同列、獻替於明廷、而獨以孤忠結納於永巷、此立朝孤睽之象也、然出於剗中、不涉邪媚、率其正位、不嫌煩瀆、何咎之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豈非得致主之道者乎、剗居柔位、如以正直之士、充諫諍之官、剗與柔交、如以弼直之謨、獻優游之主、

故不妨選情、不嫌密訐、排闥却座、折檻伏蒲、皆道所當然也、五為卦主、二合之為遇主、而五以陰下交、二以陽上進、各非正位、如在別途、故于巷、火降水非、違其本性、亦睽孤之象、而兩中相合、猶不失剗柔相濟之常道、咎斯免矣、

遇主者、不於明堂、而於深巷、此微權非常道也、蓋且宜柔、而剗則易於觸忤、不得不婉以入之、君宜剗而柔則難於激發、不得不密以導之、始之各失其位、而睽形成、究之互合其德、而泰交洽矣、臣以忤君為咎、此正所以消其咎、臣以引君為道、此正所以協於道也、若徒自恃其剗、以為守正不阿、則以揚君之過者、室其過實、尤以益君之迷者、檢其咎端、守道乃失道矣、

六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與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剗也、

三以陰介陽中、又自居陽位、故前後既无所依、

而自處又非其正舉動掣肘面貌可憎莫為之助莫與之群睽亦甚矣幸合於上陰交於陽故獨行不進者引之得進不全於形者得全於德初以異而阻終以同而濟也陰居陽位雖不當而剛能濟柔故有終也

坤之一陰介於二陽隔於上而親於合故如輿牽曳而不行牛掣縛而不進皆獨當險阨孤睽无助之象人者三為人位也天且剝者孤行一意如奇形異狀違衆駭俗又非人所樂助也柔居剛位如車值險途初甚瀕危然以剛濟柔如以車資輔乃終踰絕險矣故无初有終初雖成睽終能化睽也

卦中互坎為輿為曳離為牛而兌則為毀折天且剝者乾首上缺而不完全艮鼻中陷而不現皆兌象也此皆象始之睽故曰无初及以上九之剛遇之為正應以少男交少女則化睽得合而

有終矣見以離目此為互離上九則正離相合故相見初涉坎險之艱終得離明之合也

九四睽孤遇无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而遇一德之交異而同也孚而申惕厲之志同而異也合之斯善用睽也

兩陰相介志之睽也一陽獨立勢之孤也遇初九以陽合陽如元德丈夫同心合志惕厲就持

一可以當萬矣寡合乃以成多助也同氣相求曰遇同心相契曰孚同力相勉曰厲睽孤特立

之志得交孚而遂行得磨厲而果行志繫行芬人共信之其素所砥礪也方且有功又何咎乎

元夫者乾元坤元合為全德且初為元位陽剛為丈夫也

九四剛德其雅志本在親賢友善而阻於柔位我既不屑苟合人亦不肯樂助跡睽而志益孤

矣、惟有此志、故終合於純陽之君子、與之交相
乎結、又交相摩厲、則既得遂其所欲就之功、又
得免其所欲避之咎、有合志之交、暢大行之願
矣、四與初、一德相契、故乎、而剄相激、故厲、有志
竟成、焉行弗措、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

五以陰居陽位、而合二、又陰與陽交、故剄柔相
濟、既可收前功、而免悔於先、又可期後圖、而无
咎於往、以陽合陰、氣脉相調、若同宗、以中交中
氣分相接、若噬膚、骨肉至親、痛癢關切、可以壯
維城之助、免孤立之危、王者所以先薦親之誼
也、九族既睦、不患二女之睽、一人有慶、溥錫兆
民之福矣、

以同姓宗子之戚、結刎頸鬻臂之交、我往施恩
彼來戴德、環枝附幹、固柢深根、睽時得此、何慶

如之居、則陰陽失位、志雖睽而不同行、往則剄
柔互交、德乃合而可相濟也、

同人于宗、為吝道、而此云有慶、何也、彼乃君心
偏委於親暱、下將以私意結納、非君人所以拓
渾同之量、此乃君思素著於敦睦、下自以忠懷
報效、正君人所以消睽隔之端、蓋王度欲町畦
盡忘、而國勢欲藩籬永固也、

五以君德之柔、當臣道之剄、而失其位、而三四
阻之、宜其睽而悔也、然二之上遇、不於建而於
巷、既曲導於苦心、故五之下交、匪異姓而同宗、
遂深聯於一體、彼剄以投之、如噬之易入、此柔
以迎之、如膚之能受、則前之悔已盡亡、而後之
咎且未免矣、蓋君心乎而臣志行、則巷為通途、
遇為協力、馬馳而勿喪、與驟而不曳、何往之不
利乎、邦之榮懷、一人之慶、上下泰交、溥天同慶、
虛中之主、以柔德暢文明之化、何患睽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孤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陽遇陰為志睽獨居上為勢孤睽則無衆謀可
合孤則惟僻見是憑所以妄見叢生群疑並集
兩者天地交而陰陽和正以化睽而濟孤者也
坎為雨以潤之水火既濟則火氣下降澤氣上
升睽且為渙為解而天地以交男女以和萬物
以成同而異者返異以為同宜其吉矣

睽孤元與時多清惑不定之疑其所據為見者
滯於污下者也其所依為載者涉於恍惚者也
其進退無恒若候張而候施也其離合不常若
以仇敵視姻戚也群疑並集一心幾無主矣然
以陽之往合陰之來相遇為坎雨沾濡則可以
熄兌口之讒煽可以洗離目之清明二氣互調
一心相契群起之疑有不渙釋消亡者乎
豕負塗為將雨之徵陰晴之未卜也鬼一車為

空幻之形顯晦之無憑也先張後說候變候遷
操縱之無準也若寇若婚可驚可喜去就之無
依也惟孤而寡助所以疑而多惑也遇雨則陰
與陽和陽得陰助群疑渙而獨行決矣

兩者陰陽和合天地相交之象水火既濟之功
也互象坎離為陰陽和而雨降故可以泮疑可
以合睽如君臣孚契猜疑渙釋上无孤立之嫌
下免孤忠之慨矣蓋火澤相岐則為睽相合則
為雨大旱之霖雨豈不在明良之合德乎
以坎承互在澤中是負塗也兌為巫以祀鬼坎
為輿以載之亦為弓以射之又坎盜為寇而少
女待少男之合中女互中男之交則婚媾也見
則離目之見也離明窮於上矣離目眩於遠視
而兌口清之兌妄惑之故見以為淄垢之易沾
易染見以為隱現之若有若无見以為親仇之
乍離乍合凡此睽之益孤以亢之多悔也往而

以陽就陰、火氣薰蒸、川雲翕翕、消坎險而成霖
雨、借中男少男之合、以濟中女少女之偏、合其
不同之志、以異見相參、乃使群起之疑、以的見
盡泯、男女睽而其志通、此小事之吉、陰陽和而
萬物遂、則大用之時矣、

凡睽之成、必緣意見之偏、睽之化、必待遇合之
偶、故見與見鬼、見冠以及惡人之見、偏執之所
由睽也、離目之偶眩、兌口之多淆也、遇巷遇剗
遇雨、以至元夫之遇、交濟之所以吉也、離照之
繼明、兌情之胥悅也、然則君子不必尚同、不必
立異、惟去先入之見、以修不孤之德、則千里皆
比肩之立、千載皆旦暮之遇矣、

䷥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以矢臣節也、故利於法坤順以代終、不利於
用艮止以避難、而尤利於見大人以成名、士窮
見節世、亂識忠、貞之所以吉也、九五飛龍大人
以朋來濟蹇、乾健收坤貞之利也、

水阻其前、山絕其後、故蹇乃蹇、蹇強行、艱苦不
勝之象也、然此時正當奮力圖功、勵志砥節、寧
履危、无懷安、寧蹈險、无耽逸、故利用坤之順、法
行地之无疆、不利用艮之止、戒思位之不出也、
六爻除二五中位、俱以往來言、其旨明矣、往者
陽往、率陰來者、陰來、從陽、小往大來、則為泰、往
來不窮、謂之通通而泰、又何蹇之不濟乎、蓋二
陽陷於四陰、山川阻隔、往來不通、困頓窮途、故
謂之蹇、惟我竭力以圖往、斯彼協力以偕來、往
來相應、陰陽互交、則山不能隔、水不能阻、而乾

坤且憑我幹旋、此以變而得通、尤以動而能變、
往得中、往有功、孰非一往之為利乎、大人者、五
居飛天正位、以匪躬貞節之臣、率同群以見之、
則可以傾否、可以開泰、而又何難於濟蹇、故往
得來碩、奚不利且吉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見險能止、避坎還艮、艮者、時止時行者也、既能
決現在情形而時止則止、必能審將來機會而
時行則行、惟凝定以俟時、從容觀變、斯寧靜以
致遠、奮迅无前、此神閑能應卒、計定能決幾、真
克濟蹇者、故歎美之、若畏而却步、則蹇也不謂
之止矣、窘而掣肘、則愚也、豈謂之智乎、

險難當前、何難於見、何難於止、乃稱智哉、此見
非睂睫之見、有直洞乎險中之情態者、故曰見

險、此止非退縮之止、有豫燭乎止後之機宜者、
故曰能止、有真見、有真能、故其見足以決利不
利之幾、其能足以操往不往之斷、見西南之利、
智足以擇中而用也、見東北之不利、智足以變
窮而通也、見大人、智足以定廟謨而襄國計、位
正邦、智足以却禍亂而保治安、以見險之真智、
成濟蹇之大功、蹇之時用、斯為大矣、夫時即時
行、時止之時、用即能見能止之用、而見險之止、

豈徒倖免一身已乎、此一卦濟蹇之權、全在王
臣一身、王臣濟蹇之本、全在匪躬一念、然惟以
見險能止、全其身以有待、斯能以當位貞吉、忘
其身以有為、智以成忠、智非私智、智以用忠、忠
非愚忠、聖人首贊其智、正贊其時用之大耳、若
避險就夷、一恒人能之、聖人何取焉、而以為易
之用哉、

聖人方贊能止之智、而旋曰往得中、往有功、非

矛盾也、其往者、正能止者之能往耳、蓋能止、然後能慮、時止方可時行、知難而退、見可而進、總一智之用也、故西南為得中者、正以先迷之失、道為後順之得常、行止兩得中也、東北為道窮者、正以眾足不前、遂至束手无策、進退兩无路也、見大人者、坤之從王事、盡臣道以佐君道也、往有功者、坤之代有終、合乾德以成坤德也、當位者、二臣位、五君位、各盡其所當為、貞吉者、臣以匪躬獨往、君以中節朋來、皆以守貞而逢吉也、此王臣之守身以正、格君以正、為邦家撥亂以返之正、孰非君子因塞之時、以神智為妙用者、夫曰時用、以時行時止、酌時中之妙用、豈膠於一止之謂乎、

君子濟世匡時、不可无智、然不專徵智名也、惟智在事前、能燭險夷之勢、決進止之機、知何方利而可往、知何方不利而窮、確有定見、動不失

時、故能乘利見之期、赴功名之會、就當為之位、堅守正之節、則不獨全一身、而直能正天下、是智固以濟其大忠、而忠尤以成其大智、交相為用、在塞之時、必賴此時中之大用也、蓋惘惘嘗試、非智、兢兢局守、亦非智、惟以先知之險、為必濟之險、以善保之身、為有用之身、智乃大耳、若但曰知難避險、豈足當大人作用乎、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本登陟不易、而上有水、則跋涉尤難、故為蹇、象、君子以此反己責躬、增修砥行、如敷山濬川、不辭胼胝、登山涉水、不避艱辛、反身正將以致身於國、修德正將以弼德於君也、反身居易、行乎患難而自得矣、

禦災捍患、太上修德、君子敢不務其本乎、故一切旁侵外侮、顛患隱憂、惟反求諸身、引罪負愆、而以勞心苦志、釋回增美、則精修可以服人心、

積德可以回天意、非濟蹇第一義乎、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爻以後、皆言君子濟蹇、利有攸往、險在前而勇往以直前也、曰來、則其所往而招之來者也、此既往、則彼必來、正所云往有功也、

君子不愛身、亦不輕身、不沽名、亦不敗名、若志欲有為、時當觀變、則為國保身、不為退怯、伏義立名、不為希倖、待之得其宜、正時中之道也、此

以見險能止之智、首開當位貞吉之功者也、

往蹇者、往以圖濟此蹇、冒險而前、而初其第一歩也、國難初發、人心搖動、此恒人喪節之會、君子見志之時、天下於此覘品格而定聲價、故人皆聞風而避、我獨矢日而盟、則見謂堅致身之誼、人皆袖手而觀、我獨奮袂而起、則見謂鼓先登之勇、人皆臨陣而却、我獨挺戈而前、則見謂搜排難之忠、蓋乍當艱危傾蕩之日、得一擔當

倚仗之人、必好之有同心、而譽之如一口、往來之理、有必然者、此雖虛名、未收實績、而先聲可卜、後効義聲既振、已伸不挫之威靈、衆望攸歸、必開可乘之機會、當從容以待之、勿以輕發喪功、尤堅貞以待之、勿以中怯隳志、蓋坎初應嚴入富之防、而艮初宜酌時行之義、濟蹇之方、宜以此為發軔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正當臣位、正在蹇中、故直言其履危犯難、奮不顧身、不於往來生計較也、蓋卦以上坎為蹇、而此又互坎、初爻有重險之象、臣道代終、則君蹇皆臣蹇、故重言之、以形其艱苦不堪之狀、此豈不見險、明見而不恤、輕身以徇之、豈不知止、明知而不辭、捐身以赴之、既為王臣、何所逃難、始雖備歷艱辛、終乃克全忠義、事不避難、臣之職也、惟為國謀、不為身計、反首跋舍、流離瑣

尾不足為屏、不敢告勞矣、居塞之中、圖塞之事、上不負君、下不愧心、又何尤乎、塞塞乃正當臣位、効以忠貞、曰匪躬之故、乃以正邦之故、良之不獲其身、國爾忘身之義也、

危邦不入、君子所以保身、故塞初猶可待也、見危授命、王臣所以致身、故塞中无可避也、此未仕已仕之各有當也、以塞處塞、蒙難受辱、焦心瘁體、乃以禦侮弭災、衛君保國、豈以貪榮戀寵、

逃險避難、為此身計乎、殺身成仁、捐軀殉國、而以當位之貞、收正邦之功、始若有不知止之嫌、終乃為不可及之愚矣、不曰有功、而曰无尤者、凡忠臣素心、不在冒功以榮身、惟在免罪以報國也、五王位、二臣位、以王之塞為臣塞、故再言之、終者、以臣代終濟王之大塞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以直當於險難、來以反歸於平易、去所畏以

就所喜、陽得陰以為依也、一陽獨奮以當前、二陰協力以內應、封疆勞瘁之臣、得朝寧同心之彥、歡欣樂助、險可濟而危可安矣、集思廣益、謀也、信友獲上、豫也、知此二道、可以濟蹇、

奮身前往、退无歸宿、此敗道也、蹇於外、既能勞瘁、以致孤忠、反於內、又能縝密以調衆志、謀秘而人不疑、功高而人不忌、反觀內顧、退步寬坦、斯進取萬全、前功可竟、夫立功於外、權臣所忌、

能使朝廷倚重、廟堂傾心、喜其成而憂其敗、此智以成忠也、如岳忠武則一往不反者、李郭韓范、其庶幾乎、內喜非趨承結納、惟才足服之、智足馭之、忠誠足動之也、反即反身、反而薦匪躬之誼、反而惺待時之智、往交於五、則代王受蹇、來合於內、則反身修德、一臣蒙難、衆臣蒙安、如丈夫禦侮、室家胥慶、一陽為二陰所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險難在前、獨力不支、純陰之虛怯、豈能濟乎、故連結同心、共圖匡濟、上依於五、下托於三、此有所憑藉、履於實境、非行險僥倖、外患得乘其虛也、以陰徙陽、以陽率陰、躬行實踐、不涉浮誇、勵志實修、非工粉飾、矢朴忠而堅勁節、終委託而副責成、陰本虛位、而合德於陽、以實之所云當位貞吉、此也、此爻後有艮限、前有坎險、一陰介二陽、水山交阻、正當蹇位、故曰當位。

外雖獨效孤忠、內尤連結衆助、四為大臣、權則統衆、力能率百官、當以人事居、不但以身殉國也、集思廣益、下與群臣連為一體、輸忠效悃、上與孤君連為一心、以實心行實事、以實行奏實功、守貞逢吉、待時正邦、孔明足當之矣、反者、內得人心、退有容身之地、此審於慮敗也、連者、外得人力、進有輔車之依、此銳於圖功也、慮敗、故欲令人喜、勿令人忌、圖功、故欲收實效、

勿務虛名、就所居之位、實效其力、實奏其功、臂指皆實用、腹心享實益、位不虛而蹇乃濟矣、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坎中險位、且陽為大、故為大蹇、蹇在人君、関天下安危之大、非但人臣一身稱蹇之難也、世當大難時、君有救民之責、人有撥亂之志、一仗義以倡、必協心以應、同道之朋、豈難千里之來乎、如武王冒雨以行、孟津不期而會、蓋小蹇可濟、

當以義致身、大蹇已極、當以仁易暴也、五乃君位、正在險中、必協臣民以共濟、酌寡會以圖功、我以中節而發、人以應節而來、夫乾五剝中之德、來坤二得朋之慶、所云利西南者、此也、

九五君位、為天下之所往、故不言往、聽天下之自來、故言朋來、曰大蹇、則湯武之放伐也、慄慄深淵之懼、諄諄西土之誓、勞心焦思、為民除殘、不大蹇乎、僕后来、蘇、見休臣附、朋之來也、以時

雨之師、中於天與人歸之節也。

當亂極思治之時、為順天應人之舉、故曰中節。故能得朋、若非時篡奪、其誰助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此坤中變陽、正野戰之時、以飛龍之德、收朋來之助、將消險以致坤寧、豈避險而拘畏止乎、故利此不利彼也、天運改革、如四時代序、謂之節、中節即時中、此離明以擇之、長止以守之者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乃濟時名佐、啟運元臣、挾資而赴功、曰往、秦績而告成、曰來也、往則為王臣之蹇、來則為碩人之寬、大人者、定太蹇之人、即五也、見而與之合德、小往大來、故云來碩、吉則當位之貞吉也、人臣當不可為之日、姑退以俟時、往以避險、安知止之小節、當大有為之朝、亟出以赴會、來以

濟險、建定蹇之大功、先迷後得、得朋於西南也、消坎險而破艮山之堅、效坤順而佐離明之治、剖玄黃而決野戰之疑、協九五而從飛天之貴、矣、伊呂俱以草莽外臣、出佐王業、故以上六外爻當之。

往時勵蹇蹇之節、為國之孤臣、來時秦赫赫之功、為邦之耆碩、此乃志在守貞、志在正邦、實心盡我分內事者、有志竟成、反身內省、修大德以建大功者也、子儀累度、犯難履危、矢心誓志、卒成大功、居大位、享大名、邪臣不嫉、猜主不忌、其利見大人者乎、大人天地合德、庶物首出、故云從貴、德為聖人、貴為天子、我往而從之、可以傾否、可以開泰、有功孰大於此矣。

志在內者、大有為之志、素蓄於胸中、先覺之任、納溝之耻、是也、從貴者、聖作物覩、從龍從虎、應幣聘之動、遂親見之願、是也、在內素有大志、蘊

匡王定國之謨、故出外利見大人、效攀龍附鳳之績、五就湯、五就桀、正其往蹇、而後志來蘇、乃其來碩、尹非以天氏見、大人以成名者乎、

蹇如登山涉水、利在勇往、直前故所云能止為智者、謂神凝氣定、謀密筭周、不嘗試、不輕發、候萬全之无失、期一往之必濟、此深沉凝靜之智、非趨避揀擇之智也、故有往斯有來、譽則公論許之、反則群心向之、朋則風雲應之、碩則天地

合德而乾坤底定矣、蓋宜待者、正待此王運之隆、匪躬者、正當此王事之故、是以從初至終、一味勇往、志專氣銳、德厚力剛、初爻變陽、即成既濟、山不能阻、水不能濡、小往大來、化蹇成泰矣、彖云、往得中、往有功、孰非鼓人以勇往之志者乎、

䷧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乃解散朋黨之義、故利用西南得朋之地、散小群成大群也、雷從地出、水由土制、馭逆以順、不惡而嚴、酌寬猛之中也、坎以一陽居中、如阻險固守、而敵自望風歸附、震以一陽禦外、如出奇制勝、而戰皆迎刃收功、此无往攸往、交為用也、

坎在地為山川之險、在天為雨露之滋、是能為凶、亦能為吉、震在地有破山蕩海之力、在天有興雲布雨之功、是能成坎之吉、尤能消坎之凶、故二者相合以成解、天地之解、在雷兩交作、君臣之解、在恩威並用、君道即天道也、

解者、陽解陰之凝也、坎以一陽調兩陰為兩、以潤澤焦枯、而洽二氣之和、震以一陽破重陰為雷、以蕩滌胸臆、而消積滯之沴、皆以陽勝陰、化

戾為和、衆解小人之黨、以成君子之朋也、陽主倡故往、陰主和故來、來且夙者、陰以坤道順從、所以利西南也、始之无所往者、坤道先迷、未可輕往、小人兇鋒方熾、不宜輕發、以速禍、故二以剛居柔中、順德自守、待五位之合、以聽二陰之附、陽自下以攻陰、開漸復之端、此解之勢、始昌而吉也、終之有攸往者、坤道後得、不妨勇往、小人惡貫既盈、不應重發、以養奸、故五以柔協剛中、健行勃奮、暢二陽之威、以逼三陰之消、陽從上以勝陰、乘朝氣之銳、此解之功、速成而吉也、初以含章時發、雷蘇蘇而兩和初、繼以代終有慶、雨及時而雷應、令合之為利西南、以成解之全吉也、卦中二陽一調於險中、一奮於地下、調故策萬全、而特重以養全鋒、奮故迅一擊而卒發、以收全勝、易所以妙時中之用也、

蹇之險在上、故下以精忠效之、力濟時艱、托孤

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解之險在下、故上以英斷馭之、深培士氣、秉正嫉邪、遵王道而无所偏也、一以山凝之志、遏波靡之勢、一以川流之勇、伸雷厲之威、蹇運回、解澤暢、而天下常泰矣、蹇以獨效其忠、解以互融其黨、道亦相成者也、自家人以下四卦、中互皆坎離、蓋其凶以水火之相角、其吉以水火之相調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小人本陰險之類、朋黨尤傾險之習、此非激發振勵、无以破其堅而絕其蔓、故惟震動可以解免、然必君之舉動、悉合衆心、臣之協恭、能諧衆正、則我之勢衆、彼之黨孤、於是慕德而來、剝極而復、化凶為吉、此乃不激不隨、无偏无頗之中

道也、得中道則我已立於公平無過之地、而彼
盜現其偏私角立之形、其罪狀昭彰、莫掩其處
勢敗壞不支、如所云負且乘者、以中德亟往討
之、其群立潰、其窟立洗、矣、掃狐踪而折隼翼、一
舉收功、詎不夙且吉乎、

以坤之順、行震之威、寬嚴互調中之道也、感恩
而奮、畏威而服、地震蟄蘇、復之象也、逆折其萌、
預消其蔓、乘機遣會、夙之吉也、蓋攻邪不可太

驟、而弭亂不容稍遲、破其謀於未深、離其黨於
未固、如春雷乍起、積凍頓消、迅雷卒擊、沉霾立
渙、先聲奪之、先勝制之、如後維解有孚、立不敗
之地、收全勝之功、此夙吉往有功也、

天地於陰陽凝結之時、以迅雷激而開之、以甘
雨滋而息之、百果草木、乃向陽而勃發、人主於
邪黨蟄結之日、以英斷決而消之、以深恩沛而
引之、正人君子、始向化而彙征、解之時、乃物生

暢茂之初、人材奮庸之會、豈不大哉、利西南者
坎以冬藏、資南薰之夏長、震以春華、收西成之
秋實、百果草木、皆資生於土、動之潤之、皆致後
乎坤者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象君之作威、雨象君之作福、皆以消蒸除沴
為天恩也、君子每多瑕類、小人尤善指摘、惟赦
小過、宥薄罪、則正人展布之途寬、小人傾陷之

途塞矣、消朋去黨、扶正抑邪、莫妙於此、

布令如雷、沛澤如雨、任賢不貳、去邪勿疑之象
也、去稂莠、育嘉禾、斬藤蘿、扶松柏、解澤神矣、凡
雷動雨施之後、天清地朗、氣象解滌而一新、青
災肆赦之日、奎歌巷舞、人情解舒而大暢、故取
象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以柔居下、有剛上應、虛已下人、以謙和友直諒、

取人益已、以弼直佐修持、交際往來、以義相成、必无咎矣、此下位君子、能慎交、以遠朋比之嫌者、彖所云利西南、以能得朋而免咎也、

初居下位、既未犯小人之妬、六秉柔德、又不觸小人之兇、而剛柔上應、且以振其中怯而堅其外、護故得安於義而免於咎也、際者介乎兩間、剛柔之互調、如主賓之交際也、四以剛柔助我之柔、此以柔往承彼之剛、酬酢調劑、動與義合、以保身之義、則內秉柔和、无亢激之忌、以擇交之義、則外乎正直、无阿徇之嫌、此所以无咎、尚无悖之可解也、文以服事小心、盡除崇侯惡來之黨、用此義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乃見龍所在之田、而互離初為戈兵、田獵之象也、黃色之正者、矢、材之直者、狐、獸之妖者、

此龍德正中之臣、能遠小人、親君子、以消朋比之端者、三為衆、彖所云往得衆也、三狐、朋黨和媚之小人、黃矢、正直嫉邪之君子、蓋矢以射狐、始獲之也、以互卦黃離之兵、除坎中隱伏之奸、狐即坎象也、空小人之邪窟、以斬妖孽之萌、收君子之利器、以蓄藏身之用、此大臣表正百僚之作用、正已物正、吉矣、以陽居陰、以柔濟剛、調燮得中、无偏黨之王道也、彖云乃得中、此矣、

剛居柔位、調劑適中、无偏用也、則剛可折小人之兇鋒、作君子之正氣、柔可避小人之毒焰、結君子之和衷、以此屏群邪、以此集衆正、矢忠貞以維泰運、通權變以弘解澤、執中之妙用也、狐以夜行、隼以秋擊、皆陰類也、狐妖善媚、為柔奸、隼擊攻擊、為剛惡、狐之踪跡、隱而難尋、隼之羽翼、勁而難剪、所貴夙者、恐為其柔媚所牽、反染妖氛、為其翔伏所伺、卒遭毒喙、故二以中男

之劉德勝之上以長男之全力摧之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負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乘小人正現在為田中之狐將來為牆上之
隼妨善類而引淫朋者上一陽其所負下一陽
其所乘也以負而吝者小人必戀寵而溺安每
怙惡以稔禍居險極而无變計能倖免乎彖所
云險而不動不免乎險者也

負且乘扶重祿以據高位致寇至招謗議而取
攻擊坎為輿為盜共成此象此小人處險之極
者既貪鄙為人所嫉又招搖為人所忌有不群
起嫉之思以攘其位而奪之貨乎於此猶居之
不疑麾之不去必且稔禍於終貽羞於後英主
殛之衆正逐之雷擊而糜水盈而覆自貽悔吝
何所諉咎哉坎險之極介於二陽上負下乘誰
克容之寇者坎盜之貽災象言戎者離兵之攻

惡也

負者叢罪疚於積躬乘者攘榮寵於竊據寇至
者森戈戟於交攻於此尚膠執之不移必羞吝
之无極蓋醜態犯公論之憎罪端皆自作之孽
明主誅之不為過刻直臣攻之不為已甚縱佞
口何以自文奸謀何以自救欲歸咎於人其可
得乎陰居陽位身處非地陰介陽中禍已切身
非亟退以避君子少以悖極而殞高墉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東劉德以長男居大臣之任此正宜抑邪扶
正以端臣表而昌國運者故責之曰解而拇蓋
其堂階之下履寫之間有願指氣使之輩躡足
附耳之徒牽我於邪徑引我於迷塗者必當解
散之以除我駢枝絕人窺伺而至於元兇首惡
比肩而斂體者未遽責以屏除何也以位非中
位未膺得為之柄未任當為之責上聽命於五

位未敢出令而專制下資助於百僚未能獨運而成功必待君為委心臣為合志同道之朋因解拇之故聞風而至知我有去邪之志來獻忠謨知我无睚邪之心來伸直議於斯之時乃可以與君子堅一德之孚因可令小人甘退聽之孚耳蓋二五俱為當位而此特佐之成功不敢越位而專有其功也陽德本足以有為陰位未得以自用惟小試抑陰之權以自振其一陽之復正以來復之吉啟風往之端者也未當位非貶辭也

震為足而三逼其下體如足之拇此能牽引妄動以誤我於錯趾陷我於失足者必解去之以勿受其逢迎勿被其牽繫斷絃指之桑恐礙我進步之階也但猶未能壯趾而前決蹠而去穢此魁渠令如距斯脫者則以位不配德必俟朋來之助耳孚者合於初則長男長女為好合之

孚合于二五則得君信友為同道之孚也

君則心也大臣股肱也小人之魁指之拇也解而拇者正以股肱代腹心之慮自清肘腋之奸忍割肌膚之愛也若以舉動憑依痛癢閤切睚不忍去則一指大而衆體皆痺股肱垂而腹心亦病矣豈非虛大臣之職而曠厥位者乎必捐私去腹遠佞親賢正氣感通良朋雲集以一德交孚合正直以資靖共如一陽來復作雷雨以弘發育斯動而免乎險矣所云來復吉震初爻乃復象也五為君子六為大人皆西南同道之朋共成此震足之孚者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義秉公忠不患不相維以心獨恐迹隣朋黨不免藉小人以口耳明主在上能使君子有維係之心又有解散之迹淡交不甘同群不黨

太和融於一脉、五味判於相調、蓋寅恭既薦、而朋比自消、此君子交修之吉、即國運休明之吉也、正氣昌揚、邪氛自息、即小人亦信君子而甘心退避、以讓之、蓋一心一德、既孚於无隙、可乘不比不同、又孚於无瑕、可摘、是以不煩驅逐、自然退聽、化君子以風小人、去小人以安君子、非明主无此作用矣、維若坎共孚於維心之亨、解者、震各嚴於畏隣之戒、此弘雨露以代雷震、不測之神功、扶嘉禾以刈豐草、无涯之解澤也、君子之進、稍涉偏私、小人之退、必懷怨望、故削其跡而屏之使退、不若革其心而聽之自退也、惟是君子和衷協志之中、有絕黨離交之義、則大公至正之傳、遠別於營私腫邪之輩、清濁迥分、是非莫混、小人屈服、懷慚自退、此德以孚之、非力以勝之也、永不敢伺隙反攻、亦无由乘機混入、劉柔得中、真全吉矣、二以劉居柔、五以柔

居剛、以此氣味相結而為維、即以此可否互弼而為解、君子所以屈小人也、此君子解、正為朋至、而小人退、斯无不孚矣、王臣之蹇、大人鑒忠赤之誠、君子之解、小人向正直之化、正已率先、定計於早、消頑化梗、共遠於安、所云攸往、夙吉者、此也、我有所孚、以往、彼无所容而退、時雨降而苗生、勃發、迅雷擊而蟄戶自開、風之象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射以解悖、正以除凶、抑小人以扶君子、法天地而弘解澤也、狐伏田中、伺實當窟、直臣能獲之、隼依墉上、憑城附社、非英主莫射也、解之權、必主在君矣、隼有陰鷙之毒、墉有險峻之勢、離有省括之明、震有中鶴之巧、一往破的、不勞成功、何不利乎、巨奸去而

大悖消、國家莫大之利也、高塘者、上交居坎陰之上、射而獲者、坎之弓輪、善離兵之用、震之蕃鮮、收離雉之實也、上變陽、則三陰三陽、各得其位、而未復之吉、成交泰之象矣、

隼性善搏、又據高塘、此媚嫉之臣、據在高位、立淫朋之赤幟、營樹黨之堅壘、若以黃矢射而獲之、奸相受誅、衆賢得進、消悖亂之風、成師濟之化、矣、黨邪害正、悖之尤也、風掃電擊、解之神也、

此所以絕朋比之根、清寇盜之窟、英明果斷之大作用也、凡人居德意、每為奸邪所阻、不得沛及于民、獲狐射隼、而後解澤流焉、非震霆之威、何以成時雨之恩乎、

以邪反正、自捨其惡、小人之悖也、以正嫉邪、自速其禍、君子之悖也、黨邪害正、淆亂是非、以惑主聽、大臣之悖也、睚邪忌正、倒持用舍、以滋國難、大君之悖也、惟君子直方以正志、德行以習、

教精明以省括、剷斷以破的、利器在身、英鋒卒露、邪氛電掃、戾氣冰消、一矢加而衆悖解矣、隼性兇殘、擊悖天地好生之心、去悖德以體天心、於是雷以發生、雨以滋生、百果草木盡作春風之桃李、甲舒析長、暢發大造之光華、非君子孰成天地之解者乎、

䷧ 損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蓋可用

以泰之一陽移上則為損以否之一陽移下則為益以泰不可極否不可常以忠勤協謀國事以綿樂利以勵精痛恤民艱以起彫殘損益其間乃保泰消否之權也乾變坤不變陽動陰靜剛柔柔從也泰後以民奉君仁主享大順之風否後以君恤民英主振維新之化故各曰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乃君素有仁恩以信於下而下以義報之此臣民之大順君上之大福也上无虐民之嫌下无後君之過此可久之正道萬世可行之通義也此時君利有所興作以除民害民利有所輸將以報君恩損益適得其時上下交享其利也

損下一陽以益上則二氣互調一德相契是有孚也於是乾元坤元效用成吉矣上下陰陽仍均等既无偏勝之咎少女少男各效職可垂永久之貞則此一陽往上豈不為大利乎問何所用以為利則以陽食於陰可資為用也二者陰數也一之神必待兩而化少男少女乃初體乾坤一元以代兩儀宣化者如君必待臣之獻忠民之獻賦始能除疾而興利也上九得忘家之臣率合志之民輸將貢獻非二蓋之儀可以微帝享若乎享禮以八蓋為盛四為中二為薄言薄取於下合之可厚利於上也易之用乃聖人酌定其權以防濫觴言民雖有終事之義君仍守薄歛之仁也

天地間山林藪澤為生物无涯之府為利民无盡之藏故足國者豈必苛征厚歛剥民膏而竭地力哉鑄山煮海可操萬物之贏梯山航海可

集萬方之貨、此於下原无損、於上乃大有益也。
盛世民力盈溢如山、積如澤滿、而酌損如纖埃。
如涓滴、何至告勞而苦費乎、易以山澤名卦、義
至精矣。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蓋可用享、二蓋應有時、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純陽之盈、以益上純陰之虛、如民出財力
之餘、以上供也、以下好義、報上好仁、民之心向
於上、民之力效於上、以下奉上、豈非大道公行
真心孚結、上下互成其吉、驕倍兩忘其咎、可垂
為天地不易之經、古今无逃之義者乎、凡此皆
以一陽上往、駕於急公趨事之義、而其利甚大
即如二蓋薄、陳虔於享賓、敬客之禮、而其用不
小、何者、天下惟時而已矣、二蓋用得其時、則物
雖甚菲、已足成禮、一陽往得其時、則力雖甚微、

殊可濟事、故以剝濟柔、時也、以盈濟虛、時也、損
下以時、則山蘊不貲之寶、澤潏不涸之源、而民
樂鼓於終事之義、益上以時、則太山不讓土壤、
河海不擇細流、而君弘拓其利物之仁、此易道
所以貴時中也、泰之時、下三陽已盈、上三陰太
虛、移一陽於上、擠一陰於下、損澤之深、以益山
之高、此達於時者也、二蓋可用享、言取必因於
大典之用、而不為浮濫之供、二蓋應有時、言取
必契於適可之時、而不為煩擾之索、採山釣澤
亦必有時、若旦代之斧、竭澤之漁、非聖世時中
之道矣。

泰交之世、剝德純在下、民之餘力可用、柔德純
在上、君之至仁可懷、剝柔相應、上下交孚、故當
損有餘、益不足、酌盈濟虛、惟此時可耳、如非時
而行之、有不叢聚歛之怨、犯悖出之戒者乎、軫
恤民艱、時使薄歛、芹羹九器、薦鬼神而羞王公、

一義也

象曰、山上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易蹢也、澤易陷也、忿易逞、欲易肆也、故當以夷丘填壑之力、懲之窒之、宋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此之謂也、高山夷為深壑、如思危可以消盛氣、為坦懷、依山可以阻水、如思義可以淡濃情、為雅志、

忿氣高昂、其崖岸有鋒、不可犯、慾念沉溺、其豁壑无底、不可盈、懲者力削其險、窒者密杜其源、皆為道日損法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事者、已前交為泰之事、遄往者、初爻變而往為上也、前已小往大來、今乃无往不復、故於泰道已往之時、咎徵未見之日、斟酌其間、損下一陽、以益乎上、蓋上以大來施仁、下以厚報趨義、

往復以順天、變通以保泰也、以下好義之心、合上好仁之志、損者不覺其損、泰者无傷於泰矣、遄往者、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泰往否來、災及難保、故當協民力以助君、共為戒於方盛也、

泰為已事、否為伏幾、此時當亟追其往而圖之、方可免咎、杜陂於平、固城於隍、禦方來之否、以綿既往之泰、此綢繆拮据、臣民協力急公時也、故酌量緩急、酌處重輕、戒損民貲、以充國用、貶損臣力、以供君職、此其時、必上仁下義、主順臣忠、同志相孚、上以節已、虛懷之志、合下、下以敬共、弼亮之志、合上、以勿二之任、諒勿欺之犯、以不富之隣、從不戒之孚、盛世之風、所為泰之上、更尚以无窮之泰者、在此志矣、

國事變通、方保常泰、故已前一陽、亟往而益於上者、非以稔剥民之咎也、以其盈而酌損之也、蓋泰寧時、物力充盈、恐啟屑越之端、民習驕盈、

恐開僭侈之漸、故酌其損於既往、乃以保其盈於方來也。酌之云何？即所云曷之用是也。蓋損非加額外之征、私內帑之積、不過量時度勢、用民力以興民事、用少力以收多功、二益可享、帝一單可奉。居旦夕之後、可致百年之安、非斗之輸可裕九年之蓄。故上以逸道之使慰民情、下以忘勞之說趨君、令其上下合志、良足尚者、則以斟酌有權、以小損為大益、捧土增太山之高、

涓流滋滄海之潤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初已移於上、三且變為柔、惟二則自如、仍居中位、故利於堅心守正、戒於妄動逢凶。惟勿損臣節之剛、乃大益君德之柔。蓋二合五、原束於元、逃之義而剛居中、向駕於匪躬之節、故初雖過往、我不以偏曲下移、三雖變柔、我不以回邪上

徇、仍秉中德以伸素志、則臣无貶抑之損、即國有贊襄之益。所云无咎可貞、此矣。

當損下益上之時、全賴居中任事之臣、操酌之柄、相時之幾、況二自泰時、原以剛德得尚於中行、但利於始終一節、繼以忠貞耳。蓋德剛、則有幹辦之力、居柔、則有撫字之恩、而兩合為中、則有劑量之用。以此志為國為民、必以一貞而收兩利、即以无損而成有益矣。若立志不堅、執中不固、失其貞而驚通塗、悖於中而趨僻境、則不以偏剛為刻、則必以過柔為廢弛、不亦凶乎？惟征凶、故當安居本位、堅守中德、不必別為損以求益也。蓋初陽往、上、則民已出力輸資、居已受成享賦、司計者以心調酌其間、只宜盡忠謀國、切忌生事擾民、仍率泰之中行、利於已而益於上矣。

二與五、各居正位、剛中柔中、猶然未變之泰也。

故无所别求、惟利於貞、守其初念、堅其晚節、善始善終、乃為全利、若改轍他向、必殞名誤國而凶矣、蓋國有萬幾、臣有百職、不得稍損其果毅、惟當益勵於恪勤、何者、此剏中本不易之方、舍此别无可遵之路、故生平以此為志、始終以之、不以時平而忘儆惕、不以寵盛而貶丰裁、於臣節无少損、乃於君德大有益也、民竭力以奉君、臣天志以事君、故初以酌損為益、二以弗損為益、各有當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乾得一陰為少女、坤得一陽為少男、兩儀交而後萬物生、所謂得一以清寧者也、為物不二、故曰致一、以一人可專權獨斷、三則恐以二缶鍾惑也、專任大臣、以率群僚、經國者利用此、下三陽並行、則損其一、是下損也、上一陽獨行、

則得二陰以為配、是上益也、一陽率二陰、可以獨斷成功、若三陽並行、雖與三陰合、而朋從滋擾、亦不能有獨運之功矣、蓋損下益上之時、必事推專而主持定、絕旁撓而杜紛更、斯大法小廉、上安下靜、此一陽往上、所以為利也、

獨陽不生、孤陰不長、而陽一陰二、天地之定數也、故下三陽並行、則損一以歸之上、既正其陽、尊陰卑之位、上一陽獨行、則率二陰為之友、又安其陽唱陰和之經、蓋上以一陽為主、下以二陰為之輔、獨斷獨行、上二陰為之輔、下二陽亦不為之撓、故行必有利、利於攸往、若三陽則剛不相下、必以相競相軋而疑、三陰則柔不專決、必以相推相諉而疑、太剛則折、太柔則廢、且為疑事之无功、疑行之无名矣、此損一益一、乃酌量之適當、變化之得宜者、三正當損位、故此發之、

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純陰无陽、愁慘怫戾、偏枯之疾也。損之以使初之一陽過往、以益上陰、陽互調、疾化為和、不可喜乎。初以酌為變通、四以喜為樂受、皆以損其時、惟酌者妙於用權、斯喜者捷於獲益也。損疾者陽和消沴、適喜者陽氣發舒、疾有喜合兌四之本象矣。

損其疾、除民之疾苦也。如敷山濬川、禦旱勞之災、興師動衆、息寇敵之警、而又速就厥功、不使積勞久費、則民既喜指日之息肩、又喜終身之安枕、有悅民之德、无刺民之咎矣。用民力以除民害、使下之過往者有安享成功之喜、兌之說以使民、民雖勞而不怨也。

六四柔居柔位、不亢沉陰、宿疾須剷、為對病治方、而虛中能受、屈已能從、使下之益得以過來、上之疾得以過去、以互調之功、收捷取之效、積

懋損洗新、歛速煥、能无喜乎。上以激勵、矯其優游之過、下以鼓舞、進於怠緩之責、交奏其功、各免於咎、則損益之適得其宜也。蓋坤本民象、為迷為吝、皆純陰之疾、損之以速成、兌說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下之陽、未益上、而五以柔中受剷中之益、如虛懷大度、廣納兼容、或大臣、或小臣、无非益府、其多助之益、如十朋之龜、雖欲辭之、弗得也。謙以受益、天心助順、誕錫多賢、尊主庇民、其福无量、不亦元吉乎。五為離位、故有龜象、十則地之數、朋乃坤之應也。以六居五、合乾坤之元、故為元吉。在益之六二、則專屬坤元、故為永貞吉。

或益之、即六二弗損之益也。任事之臣、守中貞志、利國利民、此朝廷之大寶、社稷之鎮器、其重何啻十朋之龜、而敢違天之賜乎。天生賢才、以

資國用、天賚良弼、以佐主德、吉莫大焉、雖欲辭之不可、其益雖受之自下、其所以益祐之自上、蓋以柔合剛、同心一德、泰交方固、乃天作之合、泰運益昌、尤天降之福也、卦辭所云元吉、此也、

六五柔居剛位、互調中德、可无外資、而下交於二、上隣於九、自见无方之益、駢集而來、或自下、或自上、前凝後承、左輔右弼、无非吐珍而貢瑞者、四靈之龜足為國寶、十朋之重足為國資、此

元德之徵、豈尋常之吉乎、蓋以五受益於二、其本分也、乃一陽自下來上、以為外助、則意外之益、乃天賚良弼、以祚王躬、而昌主德者、故為元吉、以六有虛己之懷、五乃納忠之位、天道福謙、其受善之資、即受福之本也、元吉者、剛柔互調於中、合乾坤之元為全吉也、詩云、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六五黃裳正位、宜享此得朋之慶矣、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以陽易陰、而三陰之坤體仍在、是不損所固有、但益所本无也、无妄行之咎、惟以守正為吉而已、陰主靜、陽主動、陰化為陽、不利於動而有往乎、剛德有為、一陽得三陰之助、臣下皆忘家以徇國、是我所求於下者、无志弗得、而下之損以益我者、愈无方矣、

弗損之益、此下之所效、而上其受之者也、可以免剝民之咎、可以保得民之吉、而且利有所往、興大役、圖大功、蓋民既效力而輸財、則上可赴工而集事、以得此无家之臣故也、臣乃三陰、以象本虛中、无內蓄之私藏、力專從陽、无反顧之私念、如臣於損下益上之時、不營私以肥家、惟盡忠以徇國、不分膏以潤橐、惟率民以供君、得臣若此、真以一人之力、效十朋之利者、天祐王國、錫此良臣、臣以无家為志、君乃大得其利、國

利民之志矣、

三陰坤象也、坤臣道也、臣道无成而代終、知有國、不知有家也、民以君爾忘身、臣以國爾忘家、同心協力、助成德化、此損下益上、大順之象也、於陰无損、於陽有益、艮止於不動、允澤受於无涯也、此於陽无剥陰之咎、但堅守其剛、常為受益之府、即吉矣、蓋陽自下而上、得操獨運之權、自內而外、堪展遠馭之畧、何往之不利乎、且所得三陰以為臣者、職隨而不唱、无專家自用之心、中虛而不實、无營家自肥之念、又皆損己以益君者、既无損、又有益、而君志乃大得矣、大者陽也、小往大來、泰之本象、君子得志之時、陽德方亨之會、此所以為上之益也、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卦、損否之上爻、以益下、振否開泰、非安居无事之時、宅平无為之日也、利用勇往奮發、以集事奏功、利用冒險直前、以禦灾捍患、方於下有益也、六爻大作、用享、用函、事為遷國、所云攸往、涉大川是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本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上之損實為下之益、如天澤下沛、萬彙向榮、故民說、以上之心、反下於下、民而益之、如天明下濟、窮幽悉澈、故道光、惟光明故能燭民情而說之也、大中至正、居民交慶、於事无所不濟、於道无所不行、柔道上进、則坤之德合无疆、陽氣下回、則澤之受益无方矣、

以劉德回否運故中正而有得民之慶以陽木合陰木故利涉而成共濟之功木道舟楫也君蒞民為水載之舟民衛君為丞徒之楫相得而後相為用也震巽二卦俱屬木行者雷勵風馳震足巽股之俱動也

震以動之奮發有為巽以出之施為有序劉柔互用日新又新如雷驚天地草木甲折風起傍徨于喁交唱而乾之長男坤之長女代天之施佐地之生各效用以成无方之益益之得其時矣无方者東作西成之並賴時行者春生夏長之咸若也

二五各以中德居於正位上劉下柔安兩儀之正以調二氣之和不已遯休而集慶乎於是可以沛川流之澤以暢春生之德可以收利濟之功以弘作楫之用而中非執一不化之中也震以動之巽以出之主之以雷厲激發之勇佐之

以風行滲入之機精進不休尤漸進不拂於是盛德與日俱新以成无疆之造所以能致无疆之說也夫此風雷乃天所施於地以成生物之功正損上天以益下地无方不被由出震以迄齊巽无時不適者天不能違時君豈能違天物生枯槁之時則天沛澤以滋之民生憔悴之時則君布德以蘇之與時偕行是謂中行所往无不利其益與天地同无方矣天之神功夜雨露則顯而有徵在風雷則渾而无迹尹德則天難名卦所為取象乎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見善則風行雷厲立赴其功聞過則風掃電拂立消其染過日消善日長會成純德其益无方矣宋人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此君子為己之學所以求實益也

善必隨見隨遷過必隨有隨改風馳雷驟頃刻

不留而後能以時敏之勤收日新之益若一念遲回即終身暴棄矣損益之幾君子所遜志而時敏也凡天地發生之德皆風雷鼓暢其機宇宙沴戾之災皆風雷破除其蘊此其益最大尤最速鼓風雷之勇方能合天地之德耳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長男長女服事之初風動雷驚奮發之始故利

用有為百廢具舉大收明作之功一掃否塞之運使民既大有所益且不厚有所費享全利而无小害蒙久逸而忘暫勞此必斟酌有權調度得法故為元吉元者元善以仁心行仁政以大德成大功也雖大有興作无勞民傷財之咎於下有大益且无厚損如疾雷啟蟄和風解愠大有所作普天被澤萬物發生皆藉天功不重煩人力也大者陽象作者雷風振作此乾元合坤

元共成泰運故為吉也

否極之後上以剛德下恤其民必當大有作為以興久廢之利以除積蠹之害興利除害既有開泰之吉且无擾民之咎以上方鼓雷厲之勇播風馳之令自以剛德任事以中行揆事以惠心謀事不使民出厚資以供君事也在上不恤疲精瘁神捐貲傾府而下且不煩征繕安享其利損上益下得其時也蓋向之純陰冰霜慘冽

今得一陽未復百昌榮茂景色大改似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損上益下莫如用賢養民若廣集賢能收其忠益或在位或在職諫行言聽流膏沛澤民沾大惠國享大利如十朋之益矣此代君益民之臣正當委心而任之屈體而下之力消違忤之端永堅投合之契此泰交之盛彙征之吉也又且

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慰生才之意、爭鬭在之心、
天鑒於求莫之觀、而民益受其如天之澤矣、自
外來者、招草野之群彥、使效職於朝、收郡邑之
良牧、使服事於內、此坤初向為外卦、而今歸內
卦也、王用享者、以五之王、用二之賢、享於出震
齊巽之帝、慰天心也、

此六二之臣、即前中以為志者、前以下益上、以
劉弼君、此以上益下、以柔撫民、皆十利之龜、國

之珍、亦民之寶也、此民望所歸、帝心所簡、豈得
暫與睽違、以拂人情、虛天賜乎、但當久任之、專
用之、以俯從民願、即以上慰天心、收太和、得全
吉矣、自外來者、前服事於外、勞民勗相、此將命
於內、佐君撫綏、在外則益上、在內則益下、上下
兩益、外內均利、帝費之良弼、天生之至寶也、昔
云理財在用人、信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

用凶事者、用賢以平凶亂、救凶荒、正以此為益
民之事、如禹征有苗、治洪水、剔民蠹、除民害也、
此皆非妄動、以取咎者、本之以真實為民之心、
行之以中正宜民之道、如干羽之格、荒度之勤、
以成府修事治之功、錫玄圭以告成、此真大益
於下也、夫凶事豈盛世所宜有乎、蓋以前否極
之時、國家固曾有此凶事、如洪水之不平、有苗
之未服、貽至今時、不得不亟治之、此乃為民除
患、及時圖治、銷其所固有之禍、即得其所未有
之功、故為益也、如風雷震蕩、或一時有可駭可
愕之勢、而亢陽積沴、藉以消弭、亦以凶為吉、去
所有以為益也、公者長子之位、以初方大作、故
執鎮器以告興事、圭亦震王象也、

語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而興利除害、皆上人
馭世之大權、安民之大德也、故初為大作、則吉

事已奏成功、而三當偏位、於凶事亟圖致力、蓋此凶事、非好大喜功所創起、非厭常喜新所紛更也、或內憂、或外懼、現受剝膚、久沿積弊、不得不一勞以圖永逸、不小費以貽大利、故避騷擾之咎、下之信其實心、酌中正之行、上之賞其成績、而凶乃為益矣、三當雷之終、風之始、乃變動之交、改革之會、乾坤震蕩一番、而平成永賴、萬世禹功、足當之也。

有孚、乃益下之真心、中行、乃益下三員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此承上中行言、行實事、則可以濟大事、

四居近君之位、操損益之權者、以前中道之行、用圭以告、而公亦賞其功、傾心任之、君臣同一益民真心也、故民所惡、皆為去之、所欲皆為聚之、如遷都徙邑、非常舉動、然為民所依、使得聚

廬托處、安居樂業、則亦不憚播遷之勞、而樂從衆議、亟圖民安、如太王盤庚、下寶受其益矣、以益志者、以益下為志也、蓋上既有孚惠心、則且下徙君之心、如風雷徙天之令、小臣之謀、大臣之斷、共贊成非常之原、无非為下求无方之益也、告公從者、三則方告、此已徙之、四以陰徙初陽、以中行真有益於大作之志也。

中行者、長女合長男、調於中而順、行也、公從

者、長男率長女、陽為倡而陰為從、九四、中已定、告公而樂從之、盛世君臣同一益民之志也、依者、國為民所依也、民未得所依、不得不為此而遷國、舍故即新、圖其所安、如公劉云、於京斯依、文王云、休其在京、皆以為民求安而遷國也、民得所依、其受益於上、不亦大乎、故衆謀而公從之、其體君益民之志、如雷發而風徙之、其體天生物之心、徙者、巽之順、遷者、震之動、國者

坤之地、否卦全坤居下、而今四移上一爻、遷之衆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衆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此承上有孚言、出真心、則可以感衆心、

上有孚、君以真心愛民、下有孚、民以真心戴君、交相順也、有真實益下之心、與天下交相孚契、而興利除害、一皆順此心而出之、以自公于實、

政、則不煩卜筮、不待咨訪、知其元吉、進之大光也、率此以往、而民亦以說上之真心、順我之德、意、其擴我之德、施、則其益愈无方、說愈无疆、此時大得民心、正大得我益下之初志也、惠、順也、惠心者、順惻隱真心、而不涉矯強、惠德者、順綏和實德、而不涉惟虞也、

上以真實為民之心、順民之情、為之興利除害、故中行之告、徒如應響、不卜問而知為元吉、以

民心所屬、即天意所歸、用享於帝、中正必有慶也、至下亦以真實說君之心、順君之旨、使利果興、害果除、則我賴民力、以成我德意、暢我德施、蓋以民受德於君、即以助德於君、所云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是也、事告公而德歸王也、上下交信、一心互結、上下交順、一德相成、損上之德、既无所不行、則益下之志、自无所不快、此時日進之益、與天施地生俱无方、而所得、亦大乎、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衆曰、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莫者、戒其勿復求益也、或者、危其將反招損也、不曰有損无益、而但云莫益、是一偏之辭也、上之三陽已極、不可復益、故擊去其一、以益於下、自外以未歸於內矣、即此二陽、又將復移一於下、擊而損之、以外為內、蓋陰陽貞勝、否泰相仍、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君心當與天並運、以與時

偕行若執一而不知變通則凶矣

上九陽位已極勢不復益且將再損以益下擊
剝以變柔凡損益互倚時所必然所當與之偕
行也故立心當圓以變通不可膠於執滯當劑
以挹遞不可泥於驕盈蓋君人者富貴已極但
當減省以裕民蠲貸以恤下不可侈心溢志專
一剥民奉已恃為此君之常分民之常職以自
取滿盈之覆此與時偕行之道方為三道若不

變而通則窮而不可久矣

凡易每憂患於將來故上文多凶以將變也五
志太得極盛難為繼矣上既失中其權不能為
益陽已遇亢其勢且將受變變為陰則密雲不
雨屯膏不下與益相反而有孚之心不復能守
其常元吉不變為凶乎偏者中之反也中位中
德則能益下而偏則不能也外來與二不同上
為外爻以陰擊陽而變之大往而小來也互艮

之手。上擊而變雷擊風從將成坎險也。疾風迅
雷勢不終朝。天施地生。道通萬古。恒固以變通
而久者也。故立心戒勿恒。妙風雷之變者終當
守天地之常。所謂與時偕行。益與恒皆以雷風
合卦者也。恒以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為天
地定位。不易之常經。益以陰助陽而生。陽率陰
而長。為天地生物。不測之神化。二卦固交相為
用矣。

乾下

大、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大、揚于王庭、言君子之決小人者、五陽序進、濟
濟、昌揚於五位前也、孚號、氣求聲應、有厲、日乾
夕惕、告邑、與衆棄之、以德服、非力服也、夫大以
衆正、攻一邪、宜其至易、而聖人危以有厲、戒以
即戎、咎以前壯、惕以終凶、君側之惡、不可輕去、
君子所宜慎也、兌少女、衆乾君之修。

睽、睽、睽、為輔類、如譏口佞舌、皆小

彖曰、大、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
衆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大、如決水、擠之下流、勢不復迴、剛德堅為砥柱、
柔資逝若頽波矣、群陽佐飛天於明庭、孤陰逢
野戰於亢地、勝負不已分乎、然衆君子之德雖
健、必濟之以說、聯其腹心、諧其氣味、去小人之

志雖決、必緩之以和、治以公平、開以寬恕、說正
以成其健、和正以致其決、健故能決、說故能和、
剛柔互調之妙用也、

五陽相隨並進、一陰猶據上游、此長彼消、決不
相容矣、衆君子明揚在庭、與五位合德、豈能容
一小人混跡、輕朝廷、羞當世士耶、故嫉邪既同
心相契、攻邪亦同聲相應、但柔奸上踞高位、兌
鋒熾逞、狡窟堅憑、不可輕犯、當如也、

厲、登高者之履危、聲罪致討、舉動也、
攻敵者、先以文誥、宣諭屬邑、勿以兵戎、輕試征
誅、恐一發不勝、則彼益肆於无忌、而我所加於
彼者、遂窮於无策也、惟說且和、而緩以俟之、則
我氣漸長、彼勢自消、无往不利矣、告自邑者、以
兌口號坤野也、不利戎者、以乾亢防坤戰也、危
乃光者、彼傾危之狀已顯、我避危之計亦精、以
衆志孚而群謀協也、所尚乃窮者、鳥窮則喙戩、

窮則攬我、敗於一逞、彼得禦以萬全也。劉長乃終者、陰柔消盡、劉德純全、六爻化為純乾、而扶陽抑陰之功始克有終也。

以劉正之君子、佐劉德之明王、決去陰柔之小人、於理順於勢便矣。然必以衆正勝邪、群衆屈力、暴揚其罪狀於大庭、則上不疑衆、謀藉君推而始壯、確據其真情以聲罪、則彼无辨、險情憑公論而益明、但堅諭我黨、以諸心。

敗之地、勿過追窮寇、使鷓鴣張狼、右逞之端、則彼所加於我者、計窮力屈、我所往以攻者、有利无害。劉德既長、光焰自熄、決去小人之事、乃善始善終矣。凡君子去小人、若至操戈相向、治兵相攻、不免壞士風、傷國體、惟以公論聲其罪、以明詔正其辜、使彼屈服自退、浩然長往、斯為振乾劉於不挫、保泰運於有終者乎。

王庭五也、五陽並進至此、則衆正協心、英君合

志、六以一柔乘其後、邪不勝正、寡不敵衆、於是君子之氣揚揚、小人之勢岌岌矣。然健者恐太剛之遭折、決者恐太輕之取敗也、必和柔以勝之、使无間可伺、昌言以斥之、使无辭可解、兢心惕慮以禦之、使无懈可乘、盡去小人、原係危事、惟履危能戒、乃能消除翳而煥陽光也。揚者正氣昌揚、爭者衆志交孚、號者兌口之宣揚、厲者乾惕之若厲也、所尚乃窮者言我。

有名而彼之應已窮於无策也。利者法夫行之健、以驚不息之途、劉德有長无消、奸萌有消无長、雖无號之後、不以一念稍弛、啟小人乘間竊發、一隙稍懈、致小人返旆旋攻、使彼往而不復、乃免於終之有凶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恩必過於下僚者、天有降澤之仁、戒其闕也、居德不干乎衆忌者、澤有滔天之勢、防其溢也。

不敢自享厚資、忘逮下之恩、不敢自居盛德、犯盈滿之忌也。五陽上升、一陰下沛、此三月春和、靈雨既零之候、故取為君德之象也。

水氣上蒸、雨露下降、天澤即地澤、天不尸其功也。民賦上供、君祿下逮、君德皆民德、君不專其恩也。故天祿與共、以報臣之德、可耳。以使臣報民之德、可耳。若居之為己德、則天下豈一人私有賢才、豈一己私人乎。其度隘、其七不法天

道之公、乃犯造物之忌矣。水氣朝三、不則為雨露之沾濡、戾則為腫蠶之蔽塞。故君子取法戒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攻小人之時、新銳浮淺之士、每先窺左足、輕犯其鋒、一蹶不前、反張其煽、偏師敗衄、全衆皆危。此所當首戒也。震得乾初爻為足、故衆趾壯往者、賈勇先登、挺身前進也。此承大壯初爻。

以前日嫉邪之素心、奮除奸之壯氣也。

人懸見其將往之始、早自有不勝之形。壯太輕也、已不量於不勝之力、猶自逞其勇往之氣、咎滋甚也。攻邪者、當養潛德、勿逞壯志、首事者、務策萬全、毋逞一擊也。卦云：往不勝、是明按其輕發之喪功、辭曰：不勝而往、又追論其量敵之不審、皆以潛龍之輕用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中道也。

惕號即手號、手言君子同心而惕。一、正其所同之心也。相警惕以嚴其備、相號召以堅其約。此自處全勝、禦小人之上策也。小人陰謀密伺、如乘夜行劫、而我敬足以勝、急衆足以勝寡、有恃无恐、姑勿窮追、為其所誘、以輕取敗、操多筭以備之。聲大義以屈之、養全鋒以待之、旗鼓中原、勝有日矣。決小人、以理勝、不以力角、所云不利即戎、此也。

深溝高壘、三令五申、以逸待勞也。軍中夜驚、堅卧不起、以暇應卒也。君子自有同心、協應之深謀、預為持重、以觀變。小人雖有乘虛伺隙之密誘、勿為輕發、以喪功。先聲多異、百勝萬全、故為中道得剛柔之中也。坎為盜、為隱伏、離為戈兵、皆二中伏象也。惕者乾之惕者、嚴有厲之警也。號者乾之聲應、明自邑之告也。勿恤者、乾之剛斷、守即戒之戒也。二居中位、以合、以決、邪之

主故於此備言之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攻小人者、如但以怒容厲色、與爭於眉睫之間、則我謀既淺、彼怨必深、此達以速之禍、而稔之凶也。惟君子內決於志、外決於行、力却小人之交、以伸獨往之氣、於衆陽、獨據中堅、而不受旁撓、於上陰、獨當迎敵、而不辭鼓銳、雖小人鍾恨、

而致毒、或稍為惡氣染澤、不為沮屈、如中途遇雨沾濡、不為愠而却步、志銳先登、氣吞強敵、此終能決勝而无咎、无虞上六之終凶也。

君子貞心貞品、德足以服人也。夬夬善謀善斷、才足以集事也。獨行、獨往、獨來、氣足以率衆也。小人被攻、或以噴血明加、或以含沙隱射、此若濡也。圖大利者、不必避小害也。君子協攻、或意見之偶左、或情態之暫怯、此有愠也。六謀者、

不必介小嫌也。此健之欲說、決之。以光也。三以陽居陽位、故剛德獨全、決之又決、陽與陰交、故柔情獨斷。終无咎、兩者坎險、濡者兌澤、皆從上以及三、愠亦坎心之加憂、兌說之未暢也。

三與六、正當對壘交衝、恐為私暱牽係、恐與衆正異心、故以獨行危之、以果決勗之、以濡而勿愠、堅之、策其善終、正以鼓其銳始也。乾為首、其

三爻化陰、則為兌之類輔、六陰來合、則沾兌之兩澤、始若陰陽之交勝、而陽終勝陰、又何咎焉。九四、傷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衆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體弱氣靡、遲迴顧慮、牽於本位、惟恐失之、雖聞衆君子之號、未肯信從、協力、志屈於兌、說不復能伸於乾、健也、蓋其立身之地、不端、權雖足以勝之位、尤足以牽之、從善之用、雖

足以聞之、明不足以斷之、大臣近、龍龍奸之態如此、非衆君子何以挾之、使進乎衆、謀可與共聞、獨斷不能、堅信有作、謀之聰、无作哲之明也。

上三爻、本為乾之全體、而兌上缺、如後體之虧而不全、其行不能成、乾健、其進不能銳、躍淵也。四為大臣、陽居陰位、五以英君臨其上、不勝親望之慮、六以小人衆其後、不勝顧畏之私、又自

以高位牽於中、不勝係戀之態、故中情退怯、行步遲回、雖與謀約、有耳能別、是非茫无斷決、昧目不分、去就、不能從前三爻之善、以協衆君子之號、所以有負衆之羞、无達聰之量、不能決商兌之疑、不能奮躍龍之勇也。

四為上爻之下體、獨居陰位、兌為毀折、如剥膚而不能行也、兌為羊、又為說、怠緩悅從、牽係於已位而惟恐亡也、悔亡者、惟恐有之悔也。

言者乾象、即有孚之號、不信者坎、口之淆惑也。

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操退奸之權者、故下位群萌、爻則已盡、決之又決、掃滌无餘、以前四皆陽也、六以大奸來其後、姑且包涵未決、剝中之德、行宜和說如此、然以此未能成、純乾之體終大明之用、雖行已得中、可以免咎、而藏器有待、未奏顯功、當賴衆

君子以贊之決者也。中未光者，小人之蟠結，方固勢不可以卒除。君子之機會未全，謀不可以豫洩。中有沉筭，外若韜光。此遵養時晦，正英君之妙用。乾剛藏於兌，悅如天光，涵於淵泉。內文明外柔順也。蓋前之群陰已化，如小草已就於芟夷。後之一陰未消，如大櫟尚寬於斧鉞。防有厲而緩，即戎所云其危乃光也。覓乃藿食中之戒品，如君子中之小人而生於下，下於平

陸故取象及之，應月卦也。

人主去大奸，亦如君子攻小人，不可早洩其謀。輕用其鋒，故且芟除小草，以張我威，掃蕩群萌。以孤彼勢，雖已內決於心，外決於衆，且執中以徐行，不妄動以取咎。養全力以待之，如太阿之芒，韜而不露，以需大用。此養晦俟時，深謀沉斷，善藏於兌，說之和，善成其乾健之剛者也。蓋五陽並進，已秉龍德之正中，而一陰尚迷，猶覺睽

消之未淨，以待朝曦乍升。春霆卒發，象曰中未光者，正替之非貶也。謂其光方在中，而遲發外磨礪以須芒，必將斬者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孤陰自居絕地，時且亟消，如一邪不敵衆正，勢必盡去，則庭无奸狀之可號。小人絕跡，君子快心矣。然君子太剛則折，現在有亢之虞，小人勢窮則變，將未有始之兆，故終有凶。此之必

復消而復長也。君子決於始，尤當不可

始嚴終怠，使小人乘間竊發，勢得復長也。

目前掃除方盡，已无可號。日後報復將來，深可慮。此時衆君子勿以功成滿志，忘善後之圖。更當勇往進修，杜將來之釁，愈潔其操，彌堅其志。不投以可執之辭，不假以可攻之隙，則陰謀自息，凶焰自消。戒已殄而不作，覓亦斬而勿憂。惟使彼之陰一消而不復長，斯我之剛常長而

不虞消、有吉始而无凶終、所謂利有攸往、則長乃終者、此矣、

小人无可速去之勢、故利用惕而忌用壯、小人无可盡去之理、故雖无咎而終有凶、聖人曰有厲、戒其輕也、曰其危、慮其險也、曰不可長、虞其終也、古來攻擊奸邪、激成禍亂者多矣、陳蕃竇武、滋黨錮之毒、李訓鄭注、啟甘露之變、此大入惟正君而國定、君子亦正己而不

䷀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夫以杜小人於凶終、姤以防小人於慎始、二者正相成也、故无號所以永絕其蔓、而勿取所以預斬其萌、去疾必盡、除惡務本、乾道大明之用、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巽為長女、既有逼尊之勢、陰入初爻、尤有勃發之端、故以勿取防之、蓋女以柔順為德、而用壯則乖雌伏之常、取女以幽閑為好、定而取壯則啟牝鳴之變、此易所深戒也、女子小人俱為陰類、勿取女、猶云勿用小人也、姤之時、當扶五陽以抑一陰、當堅衆君子之深交、以遏一小人之驟進、此義大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小人工於逢世于時，故上非有意用之，每无心相值，偶為邂逅，如女當守正俟時，而乃蔓草相遇，柔先乎剛，失其正矣，故勿取女壯者，以巽為長女，其勢方長也。聖人扶陽抑陰，陰之始萌，方欲遏之，況可引進而助之長乎？拒小人於始進，消亂蘖於潛滋，此履霜之戒，曲突之防，調燮之微權也。雖天有常運，先天而天弗違矣。

小人不可用，君不能不用人，如孤陽不生，天與地遇，始能生成，陽生而陰成也。五月昧明之候，天地大寤之初，以純陽後遇一陰交，庶品發榮，萬物滋茂，天澤沛其優渥，地道發其光華，陰陽交錯而成章也。失行之女，雖不可取，成家之婦，必不可无，純陽之亢，必陰以濟之，此天地生成大義，但欲得其中正耳。調於氣候之中，協於時令之正，則四序和而萬物成，酌於扶抑之中，慎於好惡之正，則四門穆而百揆叙。六爻言駕馭

小人，尊崇君子，皆中正之妙用也。

陰柔遇剛，則失柔之正，陽剛遇柔，則得剛之中，二與五合，位居其中，健以順承，氣調於正，大生廣生，並行不悖矣。以剛健純德之君，宅中秉正，而復遇調燮之佐，以弼其中，遇匡直之輔，以規其正，則天下被時雨之澤，遂樂生之願，有不大行其平章之化者乎？蓋天有大生之德，其生機在陰陽相遇，君有大行之道，其行貴以明良相遇，故男女交始以成人倫，上下合以成天道，不可不慎於始遇也。始之時，陽消陰長，為大窳，會扶陽抑陰，為大機，權豈不為義之大乎？陰陽之生成，本相濟，而剛柔之先後，則有別，以柔遇剛，陰侵陽柄，如以女求男，以臣干主，則失中悖正，當杜邪孽於初萌，以剛遇柔，陽資陰助，如以男求女，以君下賢，則得中守正，乃行大義於天下，君臣有義，不猶夫婦有別乎？故天施地

生則兩儀合而萬物昌、君令臣共則一德交而萬化理、夫唱婦隨則三綱正而萬事宜、陰宜從陽、不宜抗陽、陽宜率陰、不宜就陰、陽尊陰卑、相臨為正位、陽盛陰微、互調為中德、所以時莫大於剝、柔初遇之時、義莫大於陰陽各得之義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道下行、以風鼓萬物而暢其機、君命下頒、以風動萬民而神其化、端軌建極、樹聲以一

息、鼓吹萬之機、發號施令、布之風教、以革辭嚴奉三之義、春溫秋肅、天以調四序、信賞必罰、后以齊四方、至小人勿用、大君之命、尤以澄風化之源也、

施命者、頒條布約、燦然明備、如風之及時應節、信而不爽、誥四方者、三令五申、肫然詳復、如風之入微達隱、暢而无間、一德風馳、上之如賴、發而寢號、四方風動、下之皆波靡而草偃、此亦天

地相遇、大行之義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乾金、巽木、合為金柅、牽係未行、初之象也、陽金之剝、漸燥、陰木之柔、制之、此時當酌其行止、量其吉凶、蓋初進之小人、志在馳騁、如豕之志在蹢躅、不可往、以挑其鋒、不可見、以矢其焰、恐陽剝之屈折、反受其陰柔之牽制也、

馴頑戾暴、緩計而豫防之、庶守正信、驚遂其吉、兆若輕身往、見能勿犯其兇鋒、遭其狂逞、反為所冒、突乎貞者、守綱維於勿失、言君子當嚴於預防、孚者、諒時勢所必然、言小人當亟為力禦也、蹢以陰而在下、角以陽而在上、各取象也、陰往上、如女往嫁、自往即為失身、陰見陽、如水見火、乍見即為滅熄、一陰乍啟其熾盛之端、五陽將受其侵凌之漸、此凶兆也、羸豕者、巽初如

坎力未壯也。然稟性兇頑，已信其有用壯之漸，宜早防禦，制其柔惡，勿受其牽係也。蓋係金枕，乃駕良馬而範以馳驅，承蹢躅如追放豚而任其奔軼，防小人當令欽戒，不可令放縱，所云不可與長者此也。蹢躅承蹢蹂踐塗泥中，象小人蒙垢涉汚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以二陽資微陰之用，如以包茅獲卜之利，小

魚亦可供常膳，取之无過。若以羞嘉賓，則義所不可，蓋可小知，不可大受。此善用小人之法，剗中之道也。魚潛淵為陰象，且知風為巽屬，以陽下交陽大陰小，如包涵而攝取之也。此卦一陰為主，衆陽為賓，然下伏未敢上交，孤立未勝衆敵，但可處家庭，與二合夫婦之交，未敢進朝堂與五抗主賓之體。如鱸魚僅可充中饋之資，非若嘉魚可作衍賓之具也。

二切近於初之陰，將上交於五之剛者，內資陰助，如包取魚，有小利，无大害也。然二必化成柔中，始得上交，以作賓王家，不敢率初陰而越進，蓋偏長曲技，效官分職，但可充器使之需，未足當賓臣之典，如魚僅小鮮，不堪大用，非如品物之章，可以充宴享而供賓選也。義者，裁其可而酌其宜，義不及者，初與五无上下相交之義，二方未化，亦未及於剛柔相遇之義也。可見馭小

人當隨材授任，以大義裁之，非以私心抑之也。九三儻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夬四乃怯於驅小人，垂熄之熾，此乃慎於犯小人，方銳之鋒，辭同而義異也。純乾之體，下爻已虧，是无膚也。三陽之勢，不進將退，是次且也。既已失其乾體之全，不復能鼓天行之健也。此惟奮發振厲，則陽剛不至懈弛，陰柔不能牽制，雖

有小傷必无大咎矣。蓋一陰以小入乘君子之後，必退避以避之，勿睚往來之好，且峻厲以禦之，勿交賓主之愜，不惡而嚴，善用剗也。行以遠，剗膚之災，厲以絕牽纏之網，乾剗不以太銳而折，巽順不以太弛而屈，則陽克自振，陰不能乘，所以不受其金梃之繫，得免於柔道之牽，以滋失身之咎也。小人侵君子，如剗肌鑢骨，暗必潛傷，繫手縛足，深竅難脫，陰毒宜早禦如此。

厲无咎，此乾三本位之德也。今已失健行之全體，故次且然，猶存夕惕之小心，故能厲，蓋初陰上侵二陽，將化則三已逼於危地，若一於遜避，終難保全，惟振我剗德，勿牽柔道，力鼓乾行之健，猛割巽女之情，則陰之小不能加陽之大，巽之進退不能阻乾之躍飛而咎免矣。大者陽也，陽德无虧損，不受陰翳之薄蝕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包茅不得魚，當沉以俟之，網羅不得賢，當廣以招之。若遽起而去之，以所求不得，更張躁動，則自取其凶，自失其利矣。此大臣不能親賢，无術招徠，甘為棄賢，任情放逐者，歎乏才而致妨賢路，戒取女而遂廢人倫，不亦凶乎？魚乃初陰之象，二猶借合，故為包納異志之小人，四為正合，則為包容同德之君子，然二以近而得合，四以遠而不得合，故有无異焉。蓋二陽相隔，五陽交，如故曰遠民，初為民位，大臣不能屈節下交，俯躬垂恤，若推而遠之也。

四近君側，為臣之表，宜率民以事君者，不能隨材取用，大為收羅，乃以足已自封，輕為廢置，則人皆望風而退，衆足不前矣。天下俊民皆驅而遠之，將誰與相遇而成章乎？既不合於初六之陰，而純任剗資，又自離於衆陽之伍，而戀牽柔位，不廣開門之求，不動式廬之訪，驕心傲色，拒

人千里不知養民致賢之道者也。蓋何水无魚、但取之非其地耳、而驚之則益遠逝、何代无賢、但招之非其道耳、而慢之則愈深藏、此所以不相遇而凶也。

四之陽宜合於初之陰者、上下為二陽所挾、不能獨與陰交、上不得下之助、如包不得魚之利也、此當虚心延佇、以俟陰之徐合、而乃紛更躁率、以甚陽之愈睽、如包數起、則魚驚而深逝、令

多擾則民駭而遠逝也、民非遠上、上自驅而遠之、剛柔不相遇、天地不成章、凶矣、前云義不及賓、則賓師重任之外、皆可量材酌用、而樂棄之、能免遠民之咎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包瓜、柔遇剛之象也、隕自天、陽交陰之義也、瓜生於陽、得陰而成、正、品物之章也、包於杞、密

為收藏、是含蓄其章也、天生之熟而隕之、從天運之常也、瓜以畀尸賓、以獻皇祖、此例君子可大用者、故杞包重其品也、發其所含之章、展其蘊也、殞而收之、順天之命、不敢捨也、賢才應時輩出、皆天生之品、聞風赴召、皆天作之合、人君用賢圖治之志、乃不蔽帝臣、奉天命也、奉天儲材、虚心遜志、此剛中而得其正、中與中孚、正與正合也、扶植君子、正以遏抑小人、去邪不疑、乃

能任賢、勿貳以體天心、簡在之公、以宣天地咸章之化、以暢天下大行之志、乃此志也、瓜食于七月而生於五月、此陰萌漸長之最著者、故取為卦象、賢之應運而生、如從天而降、志不捨者、心合非跡合也、

瓜方在包、未登祭享、士初在位、未展經綸、故曰含章、以二方將化也、陰陽錯雜、乃成文章、陽欲合而陰將化、其章含而未吐也、以陰濟陽、是秉

中德以九居五是立正位中以持衡而用舍精
正以端軌而信任篤包魚以收衆長包爪以尊
大德天隕之為品物之章君舍之為經緯之章
人文畢萃天命維新所云天下大行非乎

杞柔可為置承熟可為蘋隕即隕穰承熟而自
落也天生物以全民用天生才以資國用當用
而舍之是違天而逆命也此九五中正之志所
不敢出也杞包者厚幣招之好爵縻之不敢以

天之所貴而我棄之不合命者天祿與食天位
與其不敢以天之所授而我棄之也代天以理
物奉天以任賢合剛柔以成明良之遇法天地
以煥品物之章明君所以善成其志善用其剛
也爪成於秋屬乾金杞生於春屬巽木杞上長
爪下垂二五相交天地相遇之象也杞者杞柳
北方樹之曰杞條作筐包棗故可包爪而舊云
高大堅實之木又有云拘杞者可哭甚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陽出於乾首之上角之象也陰伺於承蹢之下
姤之兆也陰長於下陽消於上上九處將消之
時是頭角崢嶸將為陰所挫抑而蹢躅者尾後
而牽制之此窮而必變吝而可憂然无咎者聖
人與勢推移隨時通變自有扶陽之權安君子
於上位也蓋君子得安則小人自退通亢陽於
不窮自能杜壯陰於勿長扶陽之外不必別用
抑陰之法此善於消姤者也

凡君子稜角峭厲於已有撓折之虞圭角端方
於人多忤觸之隙況在上則英鋒之露益不可
藏而過陰則柔態之牽尤不相入矣可以一陰
之潛伏猶未覺有將來之吝以衆陽之純德祇
自恃无現前之咎乎夫吝則當早灼於微幾以
周百慮无咎則當加修於末路以保萬全上窮
則當善變於通塗以圓一貫庶能戒履霜而免

亢悔乎不然。錚錚者易缺。岳岳者被折。君子幾不得與小人角勝矣。乾為龍。為首。象角。坎為承。巽為股。則承踊也。

角以太剛而居亢極。自以過銳而取挫折。故五月始時。鹿角方解。以應陽消之象。蓋純陽雖元太過之嫌。然已居成功之退。陽之決退。已當窮極之勢。而陰之銳進。且開悔吝之端。爻乎殆矣。陽自此日就消。陰自此日就長。漸而二陰。則為避又漸。而三陰。則為否矣。君子見幾而遠避。尚可免咎。國運再轉而成否。誰與保治乎。故吝萌。當為預杜。而免咎。非可苟安。聖人挽回之權。惟勿取壯女。以禦孤陰。於勿長。遇小人於退聽。使君子常得大行於天下。以泰交聯天地之遇。以文明成天地之章而已。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下
兌上

萃者聚精會神。此王者通天徹地。亘古貫今之真脉也。以萃九廟精靈。以萃西閭和氣。以萃萬民心志。萬方物力。皆此也。故王者萃天下之心。此大通之道。以通上下之情。以通幽明之感。一心互通。萬心群萃。幽可合鬼神之交。而薦大牲以獲福。明可合上下之交。而輔大人以利往。本諸身。徵諸民。建天地。贊鬼神。順人心。以順天命。參贊之功全矣。乾龍大人。見之作萃民之主。坤牛大牲。薦之告萃民之成。以說服之。人心用順。從之。坤眾。君子有攸往。得朋而主利矣。雍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見大人也。於荐廣牡。相予肆祀。此用大牲也。敷天之下。泉時之對。此利攸往也。觀此。可以知萃象矣。

初六言未萃之時、志方亂也、六二言將萃之時、信可結也、六三言已萃之時、澤猶吝也、九四言萃必以正位率也、九五言萃必以元德孚也、上六則求萃之極、方且兢於位、方且礪於德、其未安之心、正堯舜猶病之心、萃民之大本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坤象民之順上、說以使之、故民感上、剛中之德而樂為之應、可使忘勞、可使犯難、天下人心聚歸人主、此萃象也。惟德使民心聚、故以成民而力神、則君得聚天下物力、假廟享親、此聚群心之順、以達一心之順也。以養民而致賢、則天下賢人皆說以從君、以見君為利、務焉於亨途、此以一心之正、萃群心之正也。惟孝享、故用民力、普存之牲、以受景福、而兩儀憑我、真位、惟利見故。

合衆賢師濟之功、以利攸往而萬境任我收功、此人心所屬、即天命所歸、而應人正以順天也。暢人情以通天地之情、調我情以類萬物之情、參贊位育、總在王者致中和之一心而已。雲從龍、風從虎、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各從其類、同一類聚之情也。

六爻皆言无咎者、蓋君所患、獨驕淫縱虐、得罪於天下耳。若有心萃之、則約已裕民、必无退志。但安民惟帝其難、博濟聖人猶病、誰敢謂尤一夫不獲、以自運已幸者、此无咎於民、為千古治法、未安於上、為千聖心法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地之聚水、必固之隄防、以禦其溢、君之聚民、必嚴之警戒、以防其潰、以教訓為生聚、以戢寧為撫綏也。地乃振海不淺、澤亦朝宗无外矣。民之萃渙不常、如水之蓄洩无定、蟻穴浸至潰。

堤、鳥驚、條成、號澤、故修文以示之德、且修武以示之威、詰戎兵、備器械、預飭不虞之戒、以消天下不軌之心、則干城勇銳、下无越思、警衛精嚴、人有固志、此萃民要策也、修兌之毀折、防坤之野戰、上六將變成否、固當早為之戒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坤德至順、兌以說之、宜有孚而萃也、然民性陰柔、游惑不定、始雖或信、不能保其終也、乃有時紛然而亂、乃有時翕然而萃、如方在號呼之時、而一握手、又倏然而笑、此喜怒不常、去来无定、民習固然、其不終如此、豈足恤哉、惟是柔以剛為導、下以上為依、不終萃、則以撫循往、以堅其歸附、不終亂、則以戢寧往、以定其紛囂、庶幾可終免於咎乎、蓋王者天下之所往、故以往无咎、為能萃也、

初乃民位、柔亦民性也、坤衆方在先迷、故雖有信上之心、不能堅守勿二、以下情難於上通、陰性易於浮動也、倏而鳥驚獸散、條而蟻聚蜂屯、順逆不常、紛囂无定、惟孚之不終、志之方亂、以至此、若追究而深責之、則愈渙矣、惟我往而撫綏、斯彼来而歸附、我垂手以撫摩、彼衆指以悅服、仍以有孚、堅其終而固其志、則亂民猶亂繩、緩之自理、而亂者乃終萃、有笑而无號矣、

民有恒性、原可心孚、民无定習、鮮克有終、故時為獸逸之亂、而亦不終亂也、時為鳥合之聚、而亦不終聚也、若人方號呼痛哭、而以手一撫慰之、遂為歡笑、是民亦在上掌握中、可運掌而治耳、其不終、豈足責哉、惟上責已而勿責民、前往而戢寧之、令有笑无號、求孚其志、庶亂者常萃、可以保其終矣、號者陰慘、笑者陽舒、握者艮手之提挈、號且笑者、異風之進退、以初合四、始以

履米之慘烈、致兌口之號呼、旋以後順之得常、快說情之宣暢、坤道有終、而此乃不終之象、惟君子有攸往、則主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引者、引進士類、吉者、王多吉士、二正當士位耳、士為民之倡、且有恒心、非不終者比也、俊造同升、以汲引而向用、英雄延攬、以薦引而旁求、豈非治之徵、吉之兆乎、此士應君、既无失身之咎、而居得士、且結為一德之孚矣、孚則士心歸而人心亦聚、民心悅而天命將歸、雖未用大牲以假廟、已可具特牲以告虔、雖未效輔相以迓天眷、已可副簡在而慰天心、此引進諸賢、諄諄吉士、皆引養引恬、養民以致之者、豈不為國家之福哉、蓋士敦素養、懷純毓粹、具有中德士、當始進效、惓輸忠、未有變志、故能率衆心以歸上、亦

能萃群心以致福、萃民者必以用賢為首務也、引如引弓、引車、人所專心而效力也、

上往而一握為招、下引而乃萃、以進、君行盛典、精神已格於神明、士際昌期、變化已開於天地、誠信已孚、神所福也、此時多材類聚、已若庶品之可以薦新、將來群心大悅、不若大牲之可以假廟乎、所以然者、剛中下交、求治之志方殷、柔中上應、佐治之心方篤、互相援引、聚為一德、各結於真心、未變其初志、所以成孚而獲福也、王者明德薦馨、萃渙假廟、此初萃、則兌羊為禴祭、至大順、則坤牛薦大牲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引吉之後、士歸民附、如既萃矣、而哀鳴未息、嗟歎有聲、則亂志似未全定、有孚尚未可終也、豈能損收養民致賢、信孚神福之利乎、雖乘此剛

位、僭往圖功、亦可免咎、終不能无小吝也、何也、則以上无剛德以合之、方譙巽未遑、不能決於用賢、不能勇於圖治、未能相與以有成也、

萃如者、有萃之形、未能真萃其心也、无耕鑿嬉游之頌、有祈寒暑雨之嗟、民生未遂、民志未安、豈能惟上所命、以大有所利乎、雖往而引之、未可收功、便可免咎、雖无大亂、猶有小警、以上陰柔巽懦、不能勇往圖功、无以起怨咨、興樂利也、

三至五為互巽、有退避之象、互艮止之為、未往之象、坤迷未得為小吝、嗟則兌口未說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大者陽也、吉承二之引吉、来引者、開其端、大者充其量也、以陽攝陰、力能萃之、而四居陰位、尚非剛中之應、德雖可以自致、位不得以自專也、惟聚之以正、見之以亨、即前之引吉、擴而大之、吉士吉人、惟使惟命、穆穆布列、濟濟盈朝、集大

順以徵大福、僅可免贍療之咎、未能收佐理之功、以與五位、兩剛不相下、於調燮之任、未相當也、此有德不可无位也、

九四、即引進之賢、升為大臣、享大名、食大祿者、君子修之吉、已擴而大之矣、然有剛果之德、无專制之權、但能蒙安聚慶、以免擾民之咎、未能撥亂除凶、以收振民之功、夫居大臣之位、必有大功以稱之、而僅能免咎、寧能无忝厥位乎、則以陰柔位、不配德、故剛健之力、僅能免咎、未能建功也、位不當者、即所云无微不信、不尊不信、而民弗從、皆是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有萃之正位矣、曰无咎、則未有功也、曰匪孚、則尚有嗟也、以元永貞而後悔亡、則无攸利也、此未能大行其志、以光昭天下、以四陰不能

盡交而一陽交爭為梗、臣民未附、上下未孚、雖有位未能行其志、徒有志未能奏其功、未克以民說之、无疆成其道之大光也、

九五剝德居於正位、此天下所往、已操萃之推矣、然偏剝非中、以力服、非以德服、雖聚之以正、上无出位之咎、而未信之民、豈能杜不終之漸乎、必以大度容之、久道化之、正已率之、則亂者定、引者堅、嗟者悅、庶萃者常萃、无失民之後悔也、此有位不可无德也、以振作有為之志、光大其德施、乃可稱其位而堅其萃、利見飛天之大人、則亨矣、

居德主剝、王道用中、未有德不剝而民應、亦未有剝不中而民應者也、故无咎者、以現居萃之主匪孚者、以未端萃之源、但曰有位、則无德可知、陽居陽位、縱剝不中、故人心未聚、而天命未順耳、惟修其元善、體仁長人、而復綿以持久之

神、堅以守正之力、調其剝之偏、以妙於中之用、則引吉之孚益大、小吝之悔盡亡、不虛此萃之位、且光顯其萃之志矣、元永貞者、元乃全體乾元、當飛龍正位而未貞、則坤之用、悔亡、則兌之說、未光者、未能全萃坤衆、以成地道之光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當兌口之上、開兌澤之上、溢而陰居陰位、說情未暢、故取有此象也、齋咨涕洟、正焦勞以求萃之至、在民為哀號望救、在君為軫念亟拯、宵啼野哭、中澤思安、此一握為哭之機、可乘疾首痛心、反躬切責、其利有攸往之勢、難遏矣、行且奏功、何至取咎乎、此上交為窮而將變之象、聖心憂勤惕勵、吁咈警戒、正所以萃之本也、上為高位之居、而秉六之賢德、此桀紂失民心之日、國勢机樞之未安也、上為首出之聖、而當六之末世、此湯武救民殘之時、帝心警惕之未

安也故苦心事主五就九年勞心救民解網麾
 鉞雖警惕誓戒未得晏然垂拱而放伐順應方
 且極意撫綏孝享廢而復修民心渙而復萃天
 地萬物去陰慘而就陽舒天下萬世有頌功而
 无歸咎也蓋此爻以坤戰窮於乾亢則為否極
 之將傾以乾惕化其坤貞則為泰運之初開也
 上六為萃而將渙渙而求萃之象齎咨文之嘆
 紂也渙渙之泣罪也曷喪之呼日无羣之顧
 天也兌口之嘆有聲兌澤之流有衆坤衆迫於
 啼號坤戰危於漂血雖慄慄危懼翼翼小心未
 得安居上位而見乾龍之大人以救民用坤牛
 之大牲以假帝以正聚之反亂得萃又何咎乎
 彖云利有攸往以順天命南巢孟津所為順天
 而應人也

䷶ 巽下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東南坤西南合之拱南離之位離者向明之
 居位帝於此相見者也帝出乎震震乎巽相見
 乎離此氣機方長之候至致役乎坤而漸消矣
 此卦以內卦之方長乘外卦之將消所以為升
 而云南征吉也離者日象巽將變離為南征如
 日方升故名升元則二之中德全體乾元而亨
 則風行率土為大通之象也大人即龍德正中
 之大人向明而出治者見即相見乎離也此卦
 全以二之中德升為伯升為王以升聞於天皆
 龍德正中之用開元運驚亨途豈有違天越分
 之嫌而過為憂恤乎惟化行南國位向離明享
 日升之吉而已用見與利見異詞者位有上下
 之不同也萃之剝中在五以君德下納臣忠以
 聚民心是以二交五以合德相成而收大順以

得賢受得民之利、故曰利見、升之剝中在二、以
臣德上行王道、以新天命、是以二率初、以明德
獨運而恢大業、以潛龍豫飛龍之用、故曰用見、
勿恤、即上帝臨汝、无貳爾心、南征、即江漢歸仁、
汝濱向化、吉則文德之至、周祐之篤、升、即玄德
升聞、乃在帝位也、文雖堅服事之節、而以仁易
暴、周必代商、天心已定、文固有先天之覺矣、此
卦全以巽木上尅坤土、謂之升、互象為帝出之

震、而離乃相見之慶、貞勝之交、故曰南征吉、

永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剝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德得時、上升為二、則正位離明、照臨天下矣、
而征誅未行、猶謙巽也、服事未柔、猶恭順也、文
德之陽剝、調於中、而紂驅民以應之也、巽而順、
故漸進无欲速之阻、剝中而應、故勇往无中止
之勢、此所以上升而大通也、用見大人者、以二

剝中、馭五柔中、如西伯代天子行事、无侵上之
嫌、有興王之慶也、現在怙冒修和、為見田之大
人、將來集統新命、為飛天之大人、皆此剝德之
用、一中之協應也、應為民應、而五何以為民、蓋
紂以否德忝位、實驅民以歸周、是周方日向離
明、而紂以坤消之不富、順而應之也、勿恤者、巽
進退坤順從、當以震厲決之、兌說鼓之也、志行
者、日照月臨之象、日升月恒之運、旋乾轉坤之
志、與時而偕行也、

日南至而風飛葭管、則地氣隨時而上升、以交
於天、以生萬物、化南被而風行方夏、則臣德隨
時而上升、以合於天、以育萬民、敬止緝熙、繼明
之照也、西土怙冒、坤順之承也、樸械烝徒、巽木
之茂也、日長矣矣、升之象也、以巽之長、凌坤之
消、彼失其富、此得其升也、以巽初變震、帝見離
明、則吉、以致役乎坤、將逢乾戰、則凶、兌殘入地、

貞吉自升天矣

以風行之令布地載之仁二南之敷化也以帝出之權啟民說之勸三分之歸德也以割中之用合彙中之應九年之肇統也此元德之孚亨嘉之會也故見暴君則福倚於幽囚之脫而權赫於專征之寄征南國則怒申於密崇之伐而孚廣於虞芮之成此得志大行東征收誓之所丕承即此志也志行而德愈崇位愈高非升乎

泰誓曰我文考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正此之謂此卦以初爻上進即成明夷一言文王風化之始行一言文王明德之妙用其辭意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坤順也巽亦順也地有資生之功風為吹萬之息而順有互成之用積小高大則日進月升之象如木有日生夜息之機始尺寸而混蓬蒿終

合抱而干霄漢矣蓋君子積德之功順天性之流行固无一毫之壅閼順天機之充長亦无一念之凌躡其挺之為獨秀之松栢昂之為大任之棟梁皆自積累而成順行而至也

萬品之生機藏於坤而散於風木之發榮其最著也然其機在順其功在積日就月將順也瞬存息養積也小者良心之萌孽也順天滋息積土栽培修之平之不見其長有時而高參天之

材无不超矣揲之剔之不見其板有時而大漫天之蔭无不覆矣天下惟天為高惟天為大君子以上達之造希天聖心以不已之純格天升之象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從也民信上德從上令日升進而上交同心合志此大順之風大吉之兆也信為坤德初為民象巽令出而民盡從風坤德厚而民皆

效順書云、玄德升聞、允升大猷、即此謂矣、

風以時至、天之信也、今以時出、君之信也、文之時、其懷保信於民、其服事信於君、其明德信於天、赫赫矣矣、升聞上達、不允升而大吉乎、大吉者、大德從此益進、大業從此益隆、二三爻皆陽運之昌也、上合志者、民心上合於君、君心上合於天、而歸服漸廣、春懷漸篤、升之象也、詩云、允文文王、允王維后、允王保之、皆此允字、上帝求民之莫、文王聿求厥寧、志之合也、

萃乃否之將成、故上六有未安之咨、升乃泰之初變、故初六有合志之吉、衆雖陰而仍居陽位、以柔濟剛、以地承天、上下相合、无損於泰交之全盛、有徵於泰平之先兆也、風出土囊、初屬陰、自此拂地披天、則陽和大暢、故為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衆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臣下之心、與君孚契、率民之順、以附於君、則庶

職庶官、皆可隨分致誠、以獻於朝、猶明信既昭、則庶品庶羞、皆可隨時致敬、以格於廟也、以臣上交、為升之衆、原為泰之交、所以堂陛相孚、元首起而股肱喜、不戒隣孚、萬物通而中心頌也、禴者、夏祭、當離明之候、此暗言主祭南郊、王孚成而南征吉也、

二為臣位、文之自安、侯服九得剋中、文之自昭、明德也、此時帝懷已篤、王孚已成、一舉一動、皆

合天心、如一品一物、皆微神享、无咎者、因而无害、諧而不傷、有喜者、厥愠之徐殄、赫怒之漸平、上聯喜起之交、下鼓樂歸之願、聿懷多福、萬邦作孚、有夏修和、室家胥慶、允之說坤之順也、
升之二、與萃同用禴、而彼孚在无咎之後、此孚在无咎之先、何也、以柔交剛、緩於上通、先立身於无過之地、而積誠徐動也、以剛交柔、便於直達、立格君以勿欺之心、而一德冥契也、此剋中

之應雖同而在上在下殊也、但言孚而不明指紂者、馴劉抑暴之孚、即格天化民之孚也、此之論尚滌巽雞、陳庶品、四之享則潔坤牛、荐大牲亦王業升進之象耳、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詩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邑乃故舊之城、升之以瞻望風氣、蓋臣民效順之日、為改革維新之會、如文伐密而作程邑、伐崇而作豐邑、皆以

成王之孚、上之暴君委心、不嫌僭逼、既无所疑、畏下之順民、後志不憚征繕、尤无所疑貳、蓋劉德居劉位、德可憑而推可斷、以我實而凌彼虛、乾健破坤柔、震威起巽懦也、初則允、二則喜、三則无疑、所謂見大人而勿恤者、邑為坤地、虛為離象、巽木生離火、尅坤土、以陽之實、凌陰之虛、以巽之風、入坤之邑、以劉德之長乘陰運之消、所謂南征吉也、坤已破其先迷、巽不岐於進退、

疑端絕矣、三與上合、蓋冥冥中、已確有自信、故作邑銳然不疑、

民志合矣、君心喜矣、乃陟高岡、乃絕崇墉、度廢墟而成都會、此一舉也、初允於民之攸同、二孚於帝之有懷、天心相應、更何所疑忌於心乎、光宅有憂、此其始基、升也、收彼後后之邦、如入无人之境、虛也、陽德漸升、以達坤地、如君駕登高、以覽都邑、蓋伐密伐崇、既已推其墉而墟其社、何妨度地而築城乎、國勢日隆、民歸日衆、天道人事、俱應擴大、而以明德之主運、專制之權、四方攸同、庶民子來、有慶而无疑矣、此爻以木克土、自下攻上、以實乘虛、故曰升虛邑、升則巽木之凌風、震雷之奮地、无疑則允說之有慶、坤順之不迷也、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二之用禴、積誠潛動、德馨之初薦、帝睨之冥通也。至遷都後、王功伊濯、明德予懷、於是遂以坤牛大牲致享於都邑之巨鎮、蓋文王居方伯之任、當致祭於名山、值新命之初、宜報功於天地、特行井中之禮於岐、此國運炎矣、上升之景象也。然祭以率臣職之常、聚人心之順、山靈歆其德、人心效其共、乃惠迪之吉、非從違之凶、又何咎焉、仰慰天心、又不啻用禴之有喜也。此坤初

之說也。

為順德、此文王撫有方夏之初、為順事、非逆取之說也。
岐山、乃太王始居之地、文王用康之所、故享之以報功、亦以昭德也。順帝之則、以昭事上帝、有孚格之吉、何矯誣之咎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岳、此其伊始、故為升象、三升高而遠望、四升中而致享、皆取象之辭、文雖王德已顯、王業已就、而尚安臣位、故以四陰當之、其稱王亦周公追尊

之辭也。

文已際興王之會、猶虔事殷之節、惟致祈於國望、以用享於名山、此安侯服之分、而修其常典、故吉、承專征之寵、而免於上忌、故无咎、此坤順之德、現於行事之實者、所云巽而順、故亨也。然惟順而天與人歸、致祭神享、其坤德全而臣節彌恭、乃其巽風行而王化彌遠、明德升聞、自高山而達上帝、所以象於升也、以侯稱王、疑為逆、以德格天、實為順、其心固謙巽不違、其事尤恭、順无越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者、固守事君之節、吉者、明啟興王之兆、升階者、直躋五位之尊也、民合其志、臣孚其心、都邑改觀、山川助順、此時君德協於建極、帝命懷於順則、雖欲不升于天位、不可得矣、得志行乎中國、此謂也、以柔德而居剛位、故貞吉尚固於小

心以剛中而應柔中、故升階乃得其大志、大得志者、巽風暢震厲行、兌說和而坤慶集也、震兌皆此中互象也、

六五以坤之中德居乾之正位、此以含章之可貞、成黃裳之元吉、以文明之君德、應飛天之聖作者也、秉坤之順、仍不改服事之小心、而志得於君、乘五之剛、能自用其專征之大權、而志得於民、雖大統未集、而小子所承之志、正此大得

之志、順帝則以新天命、從侯服而升王階矣、升階亦取象也、以臣而登九五之位、如從地而升九級之階也、六五君位、直以屬文、何也、紂雖剛暴、其惡德屬陰、在獨夫已不足當共主、文雖微柔、其中德居剛、在方伯已儼然撫方夏、文雖辭其名、不得辭其實矣、惟此時乃明見文之貞吉、乃默助文之升階、稔彼之惡、以揚我之仁、驅商之民以歸周之德、是以五之柔而應二之剛、暴

君離心、聖王得志也、貞吉與需五中正意同、雖得志已成王乎、而守貞猶秉臣節、所以天與人歸、協全吉也、

享岐以後、文之至德、茂以加矣、但見其德愈高、心愈下、業愈盛、節愈恭、以翼翼之小心、綿亶亶之令聞、以穆穆之止敬、凜赫赫之鑒觀、純衷莫測、盛德難名、祇見其以守貞逢吉、若安常无事、順應无心而已、然從此天眷益固、民懷愈深、雖

未顯然頓履於帝位、實已顯然漸歷於王階、易暴代虐之志、未集其成、已得其大也、此與南狩之志、乃大得同、化已行於南國、位將正乎離明、所云南征吉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君之升降、制於天、天在君之上、以冥冥為昭昭者也、君德愈盛上、格蒼冥、以踐祚而配天王、業之隆、時已極矣、然以保成業、尤當存神玄冥、積

德杳冥以凝休而未命、王心之惕、可暫息乎、惟心勵乾惕於不息、綿坤順於永貞、則以安貞之吉、合天行之健、保定无疆之歷、日新而富有矣、此聖心當極盛之時、預凜履盈之戒、以緝熙純一之修、永固於穆不已之命者、周以此代商而繼序、即以此鑒商而貽謀者也、

象辭只就上冥井發之言、井之推、既制於天、則有德必興、无德必喪、在上履盈、有消而不富之形、則在下來虛、有長而上升之象、如紂惡已稔、殷命將墜、不能保有天下之富、所以成文之井也、富者、享坤土而有坤衆、不富者、坤邑之虛、巽木得以入而升之、天位之虛、乾德得以階而升之、此文以剪商有漸、受維新之命、即以殷鑒不遠、惕不息之貞者也、冥井者、无聲无臭之天載、不息者、亦臨亦保之聖脩、不富者、靡常難謀之帝命、就紂言、則冥為頑昧之罔覺、井為盈滿之

必覆、天奪其鑒、初登天而後入地也、

井進之象、見於人而升降消長之機制於天、故凡井而至上位者、必冥冥中有井之理在也、蓋井至五位、則聖修愈純、完具帝懷之明德、國運維新、昭受天心之右序、而六以否德忝上位、不復能以貫盈之惡、保其鹿臺鉅橋之富矣、然惟天有制命之權、惟聖有延曆之術、以自強不息之心、綿奕世无疆之祚、則冥修不輟、冥春不弛、何虞極盛之兆、泉乎、商祚不延而緝熙之敬已預聞八百之基、此冥冥中所默定也、不息者、天行之健、求貞者、坤順之安、陰消陽長、一元妙運、此貞下起元、循環不息、則乾三進修之盛德、方且銳於日新、而坤六已成之大業、亦何難保其富有哉、是將消遠以啟長之漸、而不富正以惕心之虛、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升降之權、雖制於天、尤制於心矣、此坤德之象、已退聽於離

之後、而文以出震之帝、由巽以升離、正以乘其
消而享其富、南征所以勿恤而有慶也、至不息
之貞者、以乾健之不息、協坤順之未貞、乾坤合
德、乃聖賢上達之實功、帝王保祚之心法、自充
兢舜素、以至文純武競、孰非以此垂萬世居極
者乎、

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而亨者、士窮見節義、不為不幸也、貞者窮而
益堅也、小人窮斯濫、惟大人乃歲寒之松柏、盤
錯之利器、愈為吉也、但守困之時、當潛修養、叻
積誠動物、若有所言、不能取信、乃違招尤、盖困
時若暴白其衷情、人必以為怨懟、若發抒其胸
蘊、人必以為誇張、不如戒虛言而敦實行、歛浮
氣以養真心也、兌口仰開、則言易出、悅情上溢、
則言多放、坎險中隔、則情阻而不通、故有言不
足信、乃助險而滋困也、

疾風知勁、板蕩識忠、困乃亨兆也、惟百折不回、
深沉不露之大人、能迪吉而免咎、若改節易行、
浮誇敗檢之小人、必逢凶而滋過矣、盖困窮拂
抑、小人戕裂之階、正君子激發之會、困知勉行、
所以入聖域、困心衡慮、所以勝大任也、惟抑兌

之口舌、以敦行險之信、斯免兌之毀折、以暢維
心之亨、則巽以遜志敏行、離以明善誠身、玉粹
於千磨、金精於百鍊、如舜禹以下、孰非以困阨
而激者乎、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天德之剛、乃大人君子之素、而陰柔掩之、則譏
諂蔽明、邪曲害公也、然惟君子堅守其剛之正、

則不礙此心通達之神、大人善用其剛之中、則
能回天下阨塞之運、而要在戒空言、敦實行、蓋
巧佞浮誇、徒足滋奸稔亂、發強剛毅、始能旋乾
轉坤、龍德正中、其作用全在天行健耳、

凡阨塞之遇、多在挺勁之夫、沮抑之遭、每因激
昂之過、卦以三陰為三陽所隔、坎以一陽為二
陰所持、如情為勢阻、志因時屈、所謂以剛掩也、
身雖阨於下而險、心自超於上而說、雖處習坎、

之困、不失維心之亨、此知命之君子、善處困也、
臣遇蹇而矢匪躬、君處亢而勵夕惕、以貞而逢
吉、以剛而用中、積善餘慶、配命求福、此合天之
大人、能濟困也、此皆以實心實德、回天轉世耳、
若逞空言而信行、无徵、騰口說而躬行不副、且
議而不任、君謀而寡斷、此无貞心、无剛德、不能
拯困、必至終窮矣、蓋困猶外遭、窮乃自取、困猶
一時被抑、窮乃沒身不振、窮於道之謂窮人、而

非天也、

亨者兌之說、樂天之志、常伸、貞者坎之險、茹苦
之操、彌篤、夫惟亨故貞、不求通故不改節也、惟
貞故剛、能有守、斯能有為也、惟亨而貞、則以徒
容觀會、以果毅赴機、合為剛中、履為元吉、此不
言而躬行、孚豚魚、行蠻貊者也、如文遇拒諫、飾
非之主、以口舌與爭、寧不為兩侯之續哉、惟以
達權通變為亨、以小心止敬為貞、而以救民新

命為吉、此萬古處困之師也、

卦以坎陽居兌陰之下、為困而劉掩者、坎一陽
蔽二陰之中、則受困之主也、二為君子、劉居柔
中、雖在險阨、能自悅樂、固獨得亨之義矣、九五
之大人、正援此君子而拯之困者、有堅凝強立
之操、有奮發敢為之畧、能濟困而化凶為吉、則
以劉德居中位、能下交於柔中劉德之君子、君
臣合德、上下勵精、故能轉困為亨也、此其得力
全在坎心、不在兌口、蓋以辛苦艱難、歷練於困
心、則劉德彌堅而吉、若以玩災樂患、浮騰於利
口、則貞信全失而窮矣、痛抑說情、以深嘗險境、
斯君子所以豹變、大人所由龍飛乎、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乃天之恩膏而無水、則天之生意、槁而不靈、
水尤地之血脉而竭澤、則地之生機、罄而不達、
此困象也、夫困亨、固君子所適值之命、而處困

能亨、乃君子所自立之志、命則委身聽之、雖九
死而無悔、志則挺身持之、雖百折而不回、命能
窮君子、不能窮君子之志矣、

致命者、委棄其命、遂志者、暢達其志、凡困而失
節者、惟愛戀身命、不忍損捨、因屈抑志氣、不得
盡伸耳、若致命則輕身、況身以外、何物不可損、
紛華情愛皆淡矣、遂志則信心、凡心以內、何念
不能決、刀鋸鼎鑊皆甘矣、惟致命乃克遂志、惟
遂志所以致命、以此處困、何不亨乎、

初六、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
谷、幽不明也、

此民困之象也、株木、抵觸不得自如、幽谷、豐蔀
不能自達、不覿、言上不悉下隱也、此即坎初入
於坎窞、民困如此、非明君察相、何所仰望乎、阻
深暗昧、悉耀光明、三年有成、民困紓矣、
民為君所憑依、如身之下體、而乃棲息不遑、負

苦棲棘、有沉迷陷溺之苦、无呼籲叩請之路、隱情莫達、積苦難堪、束手坐困、无復之矣、幽谷則困之深也、三歲則困之久也、此以上非平世、如坎之險、下涉未流、如水之深、而初爻又淪胥之、最者、下情之隱、上所宜精察也、

此卦三陽三陰、具乾坤全象、而初居坤腹之末、以承上兌口之開、故為腎、坎為叢棘、為疾、為桎梏、故困、木入谷不覿、則離日之光照、兌口之

无訢也、夫始二卦言腎、皆以乾象之缺、此上兌亦然、蓋乾首全統一身、其末為腎象也、又坎為隱伏、故為幽谷、而卦中互巽互離、困株、則挂於巽木之末、不明則蔽於離明之下、隔三爻、方待合於四陽徐徐之來、是為三歲之不覿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乃賢臣受困之象、士方筮仕、豈志在溫飽乎、

逢沉湎之主、立昏亂之朝、飲宴徒設、困于酒也、廩祿虛糜、困于食也、朱紱之寵方來、未有以報其往也、方來者、信用未深、事權未固、牽掣肘腋、約結胸奇、此皆困阨、未伸其志、惟有積誠以俟、感通如享祀然、因酒食之薦馨、徼神明之眷顧、歆其中德、有无涯之慶焉、妄動以招尤、不如謹守以避福也、蓋享祀致福、可徐俟、不可強求、征則坎水阻之、兌澤陷之、故凶也、朱紱乃君、君方

未若、此互離初爻、日方升也、朱乃離象、酒為坎水所醱、食為兌口所嘗、享祀則坎承特荐也、中有慶者、剛中合柔、終有得朋之慶也、

以忠謨、无以副式燕之求、功能无以酬授餐之惠、儀望无以肅垂紳之度、則雖有旨酒嘉歆之養、有赤紱葱珩之錫、猶云困也、以虛拘而无實、為兆而不行也、然彼以虛文款接、我以誠意感通、中心孚格、明德升聞、如嘉粟旨酒、繁縟豐盛、

享賓祀帝則亦紱變坤之黃裳享祀化萃之用
禴漸紆困阨旋慶泰交矣蓋二五居中位則中
宜執兩剛合一德則德可據故悻悻憤去則逢
凶而滋困凡九鞠躬可免咎而受福也二本北
坎五為南離化喪朋為得朋此乃終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求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乃往不得其位而困者石乃艱危不能勝蒺藜

藜盤錯不易解不見妻乃進退維谷孤窮无偶

既處險隘不堪之所又遇乖睽无倚之况困至

此凶之兆也蓋陰居陽既處之不得其地陰遇

陰又求之不得其匹兇鋒難避好合難期非調

以剛中孰與消負芒之迫迎作善之祥乎

一陰陷於二陽如石阻其前居三剛位如蒺藜

掛其後上又无陽與合孤獨而无內助純陰慘

烈戾氣致災不致祥矣三陽位如蒺藜之剛六

陰位如葛藟之弱而兩陰非匹下有芒刺之傷
上有纏縛之阻酌剛柔之用以調於中斯能合
陰陽之交以免於困也

前為二陽所壓如阻巉巖後為一陽所逼如負
芒刺蓋陰居陽下為艮石坎為蒺藜外剛內柔
如初與二也入于坎宮而三已失中男之位不

得少女之應此之離目不見彼之說情不交進
退維谷孤獨无偶困之極者凶之象也不祥者

不能以和氣致祥夫婦和而家道成是也坎之

末險之終困極將通之兆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

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乃大臣不得速行其志而困者志在下得民

心而民困方甚難於喘息我力未克怯於振濟

民未能綏之斯來士未能招之即來故徐徐未

得亟遂其志以克稱其位也金車即金輅古以

賜同姓者、允金、巽木合成之象、寵愈盛則愧愈深、任彌隆則責彌重、故云困也、此退縮係吝、不免受困、然有志竟成、終可得亨、獨運无功、當集思廣益、正直是與、同寅協恭、安懷滿志矣、蓋能來二之剋、得朋來之益、以助安民之畧、終能就五之中、應泰來之期、以成濟困之功也、卦中三陽爻皆困而不失所亨者、陽德為君子也、

近說遠來、允之說未深、坎之險未濟、小不往而大不來、是以來徐、此以類巽之進退、當來坎之无功者、乾為金、坤為輿、上未能奮乾之剋、下未能效坤之順、負重貨而不勝、駕輕車而不進、困於兩間、位不稱志也、然既有此招徠撫綏之志、舒徐而緩圖之、上有君為主、下有臣為之輔、合正直之興、為靖共之助、雖一時羞吝、阨於徐徐、而久之來者終來、困者不終困也、以剋合柔、終得遂志也、此卦三陽三陰、有乾坤之象、而四

介其中、以陽居陰、統天无位、行地无權、故困於金車、然以一陽合二陽、以為助、則以乾剋率坤順、以少女佐中男、得君信友、代終有成、坤得朋而終有慶、允悅暢而坎險消矣、

九五剋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剋剛、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九五居極困之位、未神舒困之權、使上有煩刑、下多虧體、非其志矣、民困未紓、以臣心未附、凡赤紱之且无能匡輔、以貽上憂、反若以民之困為君困者、徐俟夫允以說之、而有上和下睦之漸、則以執中用中、張弛允當、蕩平正直、反側自消、不且轉禍而為福乎、利祭祀者、民瘼蘇而天心自慰、人心悅而天命自歸、成民而致力於神、薦馨而神孚其信、祭則受福矣、此人君遇災能懼、奮發有為、終能成建中之治、致刑措之風者乎、艮為鼻震為足、而二以一陽居坎中、不得上

而為艮、不得下而為震、是欲為震動而不能、欲為艮止而不可、此二所受困之象、待拯於五者也、坎中陽爻移在上則為艮、移在下則為震、今在中則二象皆不成、動止兩難、困之甚也、

九五居位、亦稱困者、大有為之志、阨於未可為之時、阻於无共為之人也、下情方險、禮不能齊、至於用刑法網密而彫殘、衆豈太平景象乎、九二亦紱之、臣未能與君合志安民、定國使孤立、

无助獨力不支、是君為臣所困也、惟以此困衡激發為焦勞勵精、則上所以說下、下所說於上者、漸有次第、緩之自理、禮樂興而刑罰自中、臣民聚而鬼神亦孚、於是可以端委而主鬯、垂拱而受成、享太平之福矣、受福者既濟坎五之淪祭、實受其福也、以中直者、位居正中、有得為之權、德秉剛直、有敢為之志、故終能宅中而治直道而行、平刑賞、格幽明也、君未紱、臣亦紱、君祭

祀、臣享祀、君臣合德、陰化為說、而困乃為亨矣、赤者坎之色也、紱者巽之繩也、天子未紱、諸侯赤紱、見白虎通、此言臣困於君之未信、君困於臣之未從、兩剛不能互調、未能相與以有成、同德終能相契、旋得轉困以為福也、

坎為桎梏、兌為毀折、故有刑傷之象、以五視二、其孤陽困二陰之中、上虧艮鼻、有息而不通、下傷震趾、有足而无措、二體皆虧、中情獨鬱、君所深憫而亟救也、但臣力未協、以致君志未舒、惟待夫徐徐而來者、以君臣相說、漸成天下大悅、輔我中德、以調太和、弼我直道、以平王路、則恩施可以紓民困、而德馨且以格天心、酒食陳為裸獻、未紱肅為趨跲、而臣享祀、君祭祀、受天下之介福、賴一人之有慶矣、臣有慶、君受福、困不失其所亨也、此五位大人剛中之貞吉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志行也

疾藜剗而難脫葛藟柔而易牽以陰合陰偏拘曲撓未能相濟成功克當厥位也雖曰掣肘結胸不免動而有悔然決踏斬蔓必以征而得吉蓋困時必當激發以勵行不可推墮而隳志也疾藜者入坎棘之中而水為之漸靡廼者處巽木之上而風為之撼也

拘牽係絆艱危阻塞位不當志不行也動而得悔勿以躁妄招尤悔而力征務以勇往圖濟蓋柔情牽係積習糾纏必更張而琴瑟可鼓必斧斷而竅會乃開志以銳其行行以副其志敦踐言之信却尚口之窮而困乃亨矣

葛藟不能庇本根如上不能庇下兀然不安動而得悔過柔之困失其位也惟能悔則斬斷葛藤大加振刷撥除榛蔓奮志敏行終可得民心逆天休而吉矣蓋困心衡慮本振作之機砥節

勵行乃困亨之本故惟困能動悔惟悔能免用務巽志而時敏勿尚口而取窮此易以象世之意立處困之準也

上已失其中位六九滯於純柔此不能為君子之亨尤不能為大人之貞者即其拘牽自係搖蕩自甘彼柔情之自諉而兌口之自飾者不過曰動於險中恐有悔耳然此正不信之言自取尚口之窮者以未嘗勵志未試力行也窮則變變則通若果其困而能動動而能悔乎則以艱危之激發何志不伸以懲創之改圖何行不奮出門皆是通途舉足總成順境有志竟成无征不吉孰與束手累足而坐困乎可見濟困全在奮志在勵行以困衡能作之志焉困勉弗措之行亨而貞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者、飲天之和、食地之德、享人之功、合三才而便萬民、帝創王、因其制不可更也。雖城邑有傾圯而井不壞、都邑有遷徙而井不移、以日日必資、人人共酌、故不任受德、不任受怨、為不竭之源、為不爭之府。小往大來、虛來實往、其為无涯。

之利甚明也。乃昧者當枯竭之時，不為䟽鑿之計，貪者縱蹊鑿之求，不度淺深之宜，罔收其利，反喪其成，悖之凶矣。繙者，絀人以下鑿，量力而行，相時而動，以巽入而圖功。羸瓶者，入窞而遭傷，嘗試無謀，妄求無獲，以坎險而失道也。井洟不澹，則泉枯而土堅，強汲則瓶傷矣。

取水者无損於己无侵於人故曰无喪不可居
以為德據以為利故曰无得往者自往來者自

來不混不雜无礙无妨故井井汔水洄也出說
文諸書以喻居澤不通由承流无助當亟開賢
路以資利器也至若久旱泉枯窮冬水涸時有
所達至也此時涉淺則鑿易為力情渴則計宜
亟赴而猶然未也豈非怠之尤而謬之極乎瓶
象離之中虛兌之上開羸者兌口之毀折離腹
之虧損坎无用缶之智巽有喪資之悔也

井井者以漸而取以次而入群而不爭聚而不
亂往來各適有條理也如賢者各治其事各奏
其功以相濟也涸而不思所以浚之則自窒其
源汲而不知所以引之則漫逐其流无得而有
喪矣汙至者迷津陷澤智不足以知天時未編
者綆短汲長力不及以收地利羸瓶者遭傷取
敗謀不免於失人功不能善用離明以通兌澤
徐引巽繩以濟坎險者也

彘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

乃以剗中也。汙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贏其瓶是以凶也。

天生物養人聖代天理物順天一所生之水使從風以上出於地以資民養如君之養賢以及民養民以致賢有不窮之大用也改邑者更新以安民之居不改井者仍舊以便民之用蓋風行水上以渙王居水來風上以利民養二卦皆水風之合衆兩事乃因革之互成也行止隨時

動靜各適都邑一新井收如故乃英主之創業剗中之妙用也井之利如此君所以酌井之宜如此是宜深計早圖使及時效用而枯涸已至滿鑿不施雖欲汲取以享成功其可得乎常澤竭迹熄之時不亟為育賢裕民之計廣濟利源弘開生路以沛膏澤以極憔悴棄其所可就之功捐其所必資之具則挈瓶无智神器將失守棄井不掘成業且坐蓐矣剗中者公劉視流泉

太王率水游建邦啟土興利便民剗則振奮發果行之力中則調參酌妙運之權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剗中者用剗乃君德之正執中允王道之平也若溺志燕安蹈常襲故則弊在柔而不剗若銳意振作躁動紛更則過在剗而不中惟是有創始之才又有守成之德允允壞不可支頽廢不堪埋者悉更其故使都邑煥維新之觀允淵源尚可探波流尚可沿者仍率其常使閭里享攸寧之宇斯乃操縱有權張弛合軌是剗斷有為尤擇中善用者也如偏執一見以窺聖德不幾坐井而視天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者恤其勤苦獎掘井之功也勸者鼓其忠義諧同井之誼也相者輔其愚弱極入井之危也此在君為沛澤流膏在民為飲醇吸瀝而非得賢又孰為慰勞激勵與輔相左右者乎惟用賢

養民則忘勞者不棄及泉之功慕義者不違流水之令協力者不遺溥濟之澤矣

木上有水即巽乎水而上水也井幹肩斗善木之用順水之性使乘風力以上利民養此聖人因地興利制器全用代天理物之推也如以井句言則勞為督之以力作動耕初相為率之交助親睦飲醇而飽德從風而嚮化養民生亦以養民心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陰坤故為泥禽如鷄棲井幹鴉啼井欄之類无之則廢棄荒涼之景以舊者莫為之更新泥者莫為之疏濬也汚下卑濁人所共棄榛蕪隱僻鳥亦不棲一陰壓於二陽而四陰不能下合上不援下不推舍之則藏此其時矣順其時而安於舍庶幾濯淖汚泥之中嚼然不滓者乎

上无養賢之主故有位而士不登有祿而士不享遂蠱泥途里嘯市逐林棲野宿鳳隱鴻冥此其所處在卑汚之地所值乃舍棄之時以柔安而居潛位雖有具而猶无用也四羸之而舊者以新五列之而泥者以清於是舍者始用下者始登而上泥蟠且天飛矣井泥者坎宿之方室不食者兌口之未嘗无禽者巽雞之不棲離雉之不集也

泥者不澄濁以求清甘混於下流也舊者不更新以救弊甘棄其成業也烹調无藉民用不全飲啄无資物情不若則養不窮者有時窮而未有力者何日有則以溺於柔而不能剗滯於偏而未得中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谷者井中旁地成坎為鮒所依水旁激而射之亦廢棄之象此以坎之隱伏乘兌之毀折巽風

潛鼓而離明不耀者也。水在井既以射鮒而洩，汲在甕又以敝漏而耗，有可用之才，无能用人，在位无正直之與，在野无交游之助也。鮒小魚，附着於土，今名士鮒者，射鮒如賢匿於幽深，游濠釣濮，甕敝如賢慙於勞瘁，永補屨穿，天祿不與食，天位不與共，沉埋汨沒，孤棲僻隱，上莫援，下莫推，未得明良相與以有成，以二五兩陽不相合，不得群陰以為助也。

井乃養人之需，非畜魚之所也。敗而成谷，則隱德沉埋於穴窟，激而射鮒，則恩波濫溢於宵小。甕乃蓄水之具，亦利用之資也。敝不美觀，則成器孰與甄陶，漏不堪盛，則中藏誰與傾倒。君不養士，士不養民，君獨立於朝，士孤棲於野，君孰與佐理，士孰與汲引乎？二有劉中之德，不過虛中之主，川居谷飲，繩樞甕牖，英賢廢棄之象，井收蕭條之景也。提甕出汲，賢婦偕隱，抱甕灌園。

野老忘機，皆遺逸象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者，清修之士，用汲者，薦賢之人，王明者，任賢之主，受福則賢者澤及生民，功歸社稷也。士收致主之功，王享用賢之效，薦賢者得有成勞，望仁者悉沾膏澤，故曰並受福。惟用賢薦明德之馨，斯養民享太平之福也。不食者，兌口之未當，心恻者，坎心之加憂。王明者，離照之獨澈，用汲者，巽繩之下引也。三以純陽，合六純陰，清濁分明，故為井渫。劉柔濟美，故為福澤。可汲者，天生物以全民用，不食者，人棄材以負天功。心恻者，嫉王聽之不聰，憫高賢之相遇也。遇清泉而不酌，則道路為之心傷，抱清修而莫援，則朝野為之束憤。引繩提甕，不當在同井之人，推轂命車，不當在同朝之士乎？而要在求賢。

之王、克明其德耳、明則能辨賢奸、能審用舍、洞
涇渭之分、激濁滌之辨、隱逸得獻其珍、岳牧獲
效其悃、君薦於天而天受士、享於帝而帝歆、太
平之福、兩共受之、用賢之利、若此、君可不自求
多福乎、求王明者、求賢之王乃明王也、惟明乃
能求、惟求乃為明、君求士、士不求君、士得君以
行道、君得士以成治、國之福也、

井泥、乃士之僻滯而不用者、井谷、亦士之幽潛
而未出者、井漂則潔己之資、衆所共見、濟世之
功、時所亟須、而猶置之不用、豈不為人心所痛
惜、行道所共傷乎、如有人知其可用、汲而引之、
旁求俊人、以達於王、以昭王之明德、則可為酒
為醴、為棗、為盛、薦馨告潔、格鬼神而受福祉矣、
卿舉里選、茅拔彙征、共成王明、則受福在用賢
之君、造福尤在容賢之相乎、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能完整修治、為互離之成文、往來平坦、為入
坎之消險、蓋人棄我取、追惜已成之功、故求舊
更新、豫儲待用之具也、如薦賢者、申明俊造、重
講銓衡、俾穆穆布列、師師序進、雖未即奇功
於大成、已能修盛典於久曠、訪耕莘釣渭之跡、
尋築巖販海之蹤、掃榛塞之仕路、啟浩蕩之賢
途、改舊觀而昌新運也、

四居近君之位、正有薦賢之責者、修其職以應
君求、如修其井以待人汲也、故井之泥者、谷者
漂者、隨力而甃砌之、以資民用、猶之栽培扶植、
洗沐掖濯、儲英蓄俊、蒐遺訪逸、以應上之求也、
此方可消蔽賢之罪、免竊位之譏、未敢居功、聊
可避咎耳、然則薦賢乃立朝本分、報國良心、薦
之而咎差可逭、不薦而罪可勝誅乎、甃者、平除
道路、以便行汲、如闢門以求賢、開館以延士、濟
坎險以弘允澤、悅離日以鼓巽進、於是泥不食

者潔清可酌、舊无禽者往來駢集、而時舍者此其效用之時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以一陽統二陰、以中德居正位、如井既清冽、而中所蓄之寒泉、為衆所食、充腹快意、如君德嚴明、而用賢圖治、尤能澄清天下、潤澤生民、德宜其位、功稱其實、所謂並受其福、莫大於此矣、用賢得剛德之中、養民得居道之正、以陽率

陰、剛柔協濟、以陽交陽、上下一德也、涵養君德、則淵泉沛於時出、潤澤民生、則水土利於求賴、所稱井養不窮、非此寒泉之食乎、

冽者、味甘而性潔、正寒泉也、荒以儲之、汲以供之、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蓋登之聘、剪列之几、選品嘗而別其味、熟玩而涵其趣、天一之生、為不虛九仞之掘、亦非棄、向之廢、而无與者、今且群而取給矣、此惟秉德之中、居位之正、衡鑑不偏、

好尚无僻、故受此王明之福耳、求賢之主、先擇中而守正、可乎、坎中爻、當冬令、居北方正位、且巽風乘之、故為冽、為寒泉、四當離日、故能別、當兌口、故得食也、得食則井養乃不窮、而繙井亦有功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井幹、井上架木、轆轤收繩、以便汲者、一陰上開、更无覆蔽、為勿幕、坎體已全、往來共取、為

有孚、兌澤旁敷、君民交慶、為元吉、大成者、水為天下大利、至此得享成功也、在上者、至此上爻、乃得統六爻之大義、觀一卦之成功也、涵和飲醇在民、流膏宣惠在臣、而居功享德、樂觀化成、在君、時舍則泥蟠在下、時行則雨施在上矣、寒泉既以溥其德於无外、尤欲求其澤於无窮、如井之日夜取汲、終不覆掩、此人心共信、知此井為不窮之養、不敢自私、不能自外、民之共飲、

君醇、共飽君德、樂利无涯、象之、蓋以不用為心、惻、豈不以大用而心乎、詎非觀治道之大成、享久安之大吉者乎、井收者、巽木效用、勿幕者、兌口時開、有孚者、風有應時之信、水有行險之信、元吉者、天一之生、成於地六、乾元坤元、共功、合之而坎水得成其大用、上下天地同流、熙皞功、非小補、鑿井耕田、帝力何有、何吉如之、與、羸耕之、凶、大相反矣、

賢者見用、則當大發其胸藏、展盡其底蘊、无中制、无旁撓、无阻塞、无障蔽、溥天皆被其澤、奕世猶飲其醇、此推誠披赤、瀝志沃心、則泰運弘開、解澤洪暢、大德大功、孰非君臣相與以有成者乎、井利不窮之養、王受无涯之福、向所未有功者、此乃大有功、向之心為惻者、此乃心共孚矣、瓶之不羸、固金甌於无缺、甕之不漏、儲利器於有用、收之不幕、濬不涸之源、酌无涯之府、不亦

大井

古者井田與世祿並行、養民以致賢、養賢以及民也、士出於農、鄉舉里選、則井甸皆賢數也、寓兵於農、伍長卒帥、則井牧皆國衛也、故用賢戒為不食之井、養賢利為勿幕之井、斯君與天下共享天祿、民與賢人共歌帝力、寒泉足食、並受王明之福、井養不窮、永享大成之化矣、若人君以小康自足、則蹈井之樂、何以器望洋之觀、以小智自用、則徒井之愚、何以沛博濟之仁乎、

離上

革巳日乃孚元吉利貞悔亡

金曰從革火能革金而土居其間至戊己後金將用事火來革之此天運可信之常而人事亦然革者更而新之即庚辛也必乘戊己生成始得效用而丙丁之火則生土而克金者也此一元正氣惠迪成吉利於无涯貞於不變而悔所不得乘邪不得以干正也戊陽土己陰土陽生陰成故專言己且臣以陰為衆也又己為坤土居西南在大金交會之間正以合成乾道之革者也

離火革兌金而土者生於火以生金者也凡生氣既盈則殺機旋伏故戊己成功之後庚辛以金當令火始乘而克之此天道主信之必然者而人亦不能違天也土主信土德滿象信心堅而戊土主生己土主成故曰己日乃孚離兌皆

陰卦而憂長秋收成之候也土寄四季尤旺季憂信兼四德尤主生金中氣方旺中德方隆革當其時悔乃亡矣祭紂之時上行肅殺之令下成凋殘之景如兌入秋深而湯武以炎炎之勢赫赫之威聲罪致討取殘止殺革也所云如火烈烈如日月之照臨是也

土者中氣信者中德也王者以居中正位聖人以執中存心故安土敦仁彰信明義而戊陽象君己陰象民陽舒乃而土之怙冒陰歛則率土之歸服也當此之日則王運之赫既如火勢之炎王孚之成又如土膏之厚於是季夏成功之離火革初秋當令之兌金此正會乾坤之元協天地之吉垂萬世无穷之利堅剛健不息之貞天下之所共信亦己心之所獨信也既己革之乃孚又何悔之不亡乎蓋口實之慙元良之誓聖心豈无乾惕而王孚則大暢乾亨矣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滅火、而火燦生水之金、此卦義也、中女少女之異志、此卦象也、相息乃開相克之端、不相得乃效相成之用、其妙在革、而土以調氣之冲、每以啟革之候、已日乃孚者、天道五行之信、即人

心五德之信、天地以此成四時之信、聖人亦以合三才之信也、文明、會朝清明、以說天下大說、大亨者、惇信明義、以正者、布德施仁、革之見信如此、撥之理而恰當、反之心而无悔矣、當者、協天與人歸之會、悔亡者、无放君弑主之嫌、此聖人光明正大、天人共信、莽懿陰謀、豈不傷信而取悔乎、

兌少女、離中女、志不相得、如水火之不容、澤產

金火克金、用遼相成、調成已之冲氣、兌居金位、火未毀之、革之象也、火炎水涼、冬寒夏熱、信之徵也、離明一耀、日月光華、文治昭也、秋殺變為春生、陰慘化為陽舒、人心悅也、未正萬邦、永清四海、大道之亨也、昭告上帝、肅將天威、大義之正也、不先不後、適當於時中、不愧不怍、永免於後悔矣、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一代之運、受命者興、天地之革、寒暑相推、為萬物生成之候、湯武之革、天人之交會、為千古升降之期、豈不大乎、上之順福、善禍淫之天道、下之應歎亂思治之人心、拯溺救焚、妙水火調燮之用、鼎新去故、收火金陶鑄之功、此湯武皆得聖之時、以大德開大業也、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揖遜征誅、總一時中之用而已、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曆以四千餘年而成一元、時以二十四氣而成一歲、皆革故為新也、治曆以順其陰陽生克之序、明時以核其往來禪代之期、帝王曆數、天之運、君子時中、心之妙用也、治曆以明時者、明二氣之所以成功、順天以革命者、順一元之所以更始也、

曆以三紀為元、時以四序為正、此一成之數、一定之理也、況國統以仁暴相易、世運以興亡更始、此尤其最大者乎、故曆數在躬、右序有周、即治曆之權也、時雨行師、時熙用介、即明時之效也、天地之革、湯武之革、天一人一揆也、

澤中有火者、冬後煖氣發於重淵之下、夜間火焰生於大海之中、此氣序生克、顯循環之妙用、聖功扶抑、神調鼎之微權也、湯武始居侯服、奉天安就下之常、乍膺帝命、順天煥重明之照、其象正如此也、

初九、輦用黃牛之革、象曰、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黃為土德、牛為坤象、皆主信也、孚在革先、此湯事葛、文王事殷之時、寬仁彰信、服事效忠、精誠刻骨、懲惻錫肌、无二心、无妄念也、蓋此時桀紂稔惡、如重陰方錮、湯武行仁、如微陽乍回、當韜而勿露、以養全鋒、閉而善藏、以需大用、儲精蓄銳、不可以輕洩、守正俟時、不可以躁動也、湯武非有心若此、動與時宜、德與天合、自然有此象也、湯武初心、其守義堅持、不妄為之戒、其行仁純出无所為之心、而究之革命、則時為之、故曰革之時大也、

革者、以陽剝革陰、柔則必先完養剛德、而後有孚以善其革也、如商周遵時養晦、固守臣節、方得天與人歸、行權革命、天本莫為而為人、有不為而後可有為、始堅牛革之守、所以卒收虎變之功也、離為黃、為牝牛、牛服役于人、最為馴擾、

竭力如臣道之恭順此取象也

聖人必盡人以聽天湯武盡臣道者也必積德以動天湯武束紂德者也故不敢有為者其初心也所以順天地之常不滯已而有為者其苦心也所以通天地之變惟守常而不輕變乃善變而不失常此湯武行權非奸雄所得藉口也革之初爻示義嚴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湯武為臣尚當陰象離居正位時已大明化陰為陽上行飛天矣此時君惡已稔臣道已窮不得不變化以行權故曰已日乃革蓋已土生金之後火煅煉以成質此革之時也出而有為吉且无咎蓋五就終而來蘇望切八百會而見休樂附此已日乃孚革為元吉當行而不當止以仁易暴為嘉德以治易亂為嘉會化侯為王為

嘉績有功而无咎也革心向化世運耀於熙明革故鼎新國祚隆於昌熾矣已者離火成功之候日者離明繼照之光革者火金正當之位征者巽令之風行吉者乾道之元吉也

已日乃革言此乃當革之時離火正位乃所以革兌金者在此位也征者往以上合五此造攻牧宮觀師孟津之日至五則湯誅武成也以二合五如以臣代君以柔克剛如以仁伐暴吉者

天人協應為宇宙太和之吉徵嘉者功德並隆為天命維新之嘉會也

火革金以成器則商彝周鼎為萬世之奇珍仁易暴以成治則湯放武伐為萬世之盛舉十一征而无敵一戎衣而大定征吉也後我后之无罰紹我周之見休无咎也不虞口實續禹舊服不失顯名於湯有光合為有嘉謂盡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美

出而行仁則凶、退而守貞則厲、凶者觸暴主之鋒、厲者憤虐民之焰也、二征吉、而此征凶者、以柔中合剛中、為以寬代虐、以純剛交純柔、為以明投暗、臣之忠貞、不復能守、君之暴厲、不復可當、是既不得奉行君令、又不容堅守臣節、天人交迫、進退維谷、此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又安得不要乎、三就者、時已當革、而卜之於天、其言

當革者、三襲其吉、蓋乾為天、亦為言、而三陽一德、是天以全吉三申告也、革者、乾道之乃革、言者、兌口之宣揚、就者、火功之成就、孚者、土德之用也、天之命我、確有可信、我之承天、計无復之人心、天意、俱不容辭、順且應之、在此時矣、此時猶待於占者、慎圖可就之功、九五无待於占者、安享已成之化也、人心信而已心、未敢自信、故以卜之於天、天心信而人心益堅共信、則不

必又贊之於卜矣、

離象已全、火功已就、可以革金矣、况三陽相連、已成純乾之象、已登飛龍之位、是化侯為王、業已成就、有可信之徵、上信天、中信心、下信民、三爻為三才、共成一信、更何岐途之可惑、別路之可走乎、蓋出行仁政、既遭忤忌、而逢凶、退守臣節、又憫傷殘、而惕厲、貫盈之惡、不可旦夕容、時雨之師、不可須臾緩、非放伐更无可除殘暴、非革命更无可謝天人矣、以三合六、正以陽革陰、合乾之三陽、以攻一陰、勢若燎毛、故曰三就、曰有孚、曰又何之、總所謂革而當也、何之、正指征凶貞厲、進退而无據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凡此心、憮然自疑之謂悔、雖然共信之謂孚、志者心所之也、此內三爻、猶待可革之時、至四、正其時矣、故征凶貞厲之悔、既亡於前、革言三就

之手、可憑於後、此時革命、正以順天應人、以篤信而伸其素志、大亨以正之元吉也、信者、天與人歸之信、志者、除殘代虐之志、湯武革命之時、尚居臣位、而介上下之交、故於四發之、已日而信成、淵躍而天飛矣、

卜之天命、揆之人心、既无一毫疑悔之端、且有萬分憑據之實、革而當矣、既值於可以有為之時、又迫於計无所之地、以行之有嘉、信其志之有孚、此亦所謂革而信之者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陰陽相合則為變、相錯則為文、以二交五、火光發而天光煥、以變化成文明也、九五革命之後、開天啟運、國命既赫然以維新、建中錫極、君德亦煥然而丕變、向乃虎之潛跡深林、今則虎之嘯風曠野矣、十一征之、後志、八百國之歸心、豈待卜筮之占、而後成王孚乎、以鑒忠損質之文、

成彰信未清之烈、日照月臨、彪天炳地、以離二在田之文明、成合乾五飛天之變化也、夫言大人之德、則為龍飛神不測之化、言大人之業、則為虎變彰无敵之威、德著飛天、業成炳地、有孚之文、與有嘉之行、合湯武放伐、不遜勳華之揖讓矣、互乾上爻為艮、有虎象、下有巽風從之、為大順之成風、而合離、則變而成文、為貞明之懸照、以艮止變為乾行、武功成而文治煥也、

湯武皆龍德飛天者也、但以文飾治、則平日為雲從之龍、以武戡亂、則一時為風從之虎、皆聖作物觀、非九五不能當也、虎風嘯咆哮、威雄勢赫、如在上之大人、豹霧隱深密、蓄華蘊采、似在位之君子、變即革也、書云、仲夏鳥獸希革、夫夏正火氣燦金之時、尤土德大旺之日、而羽毛革於此、且白虎西方、又為金象、故取以為已日乃革之象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以六之陰、合三之陽、陽經陰緯、故亦為丕變成文之象、離照全、兌澤洽矣、豹亦虎之屬、但嘯野赫奕之威、象君隱穴、絳緯之章、象士耳、革命治成之日、君子固煥其新猷、小人亦更其舊習、以三陽立朝、功效文明、六陰退野、義安說順也、此時擅作威福者凶、遵道正直者吉、斯所謂從革

者乎、蓋君子陽象、小人陰象、君子在上、故以陽率陰、以維新丕變、若經國之猷、小人在下、故以陰奉陽、以有耻且格、篤從王之義、變者、抒謨吐畧、心神之靈變、革者、嚮化從風、面貌之改革、合之為文明、以說其成、革之大亨也、豹和霧隱、以潤澤成文、故為兌合離之變、君子出潛離隱之象也、兌為輔類、離目見之、如改容而刮目、小人去暗投明之驗也、豹變者、昔藏跡於雲埋、今向

明於日麗、革而者、昔疾首於日喪、今拭目於天光、皆革後光景也、

豹變者、出潛離隱、革面者、移聽改觀、文蔚者、終其霧養山藏之蘊、以煥華國之章、順徙者、效其風從水赴之歸、以若遵王之化、此時仍橫行之餘習、則扞文網而凶、守安居之定分、則游蕩平而吉、君子小人、位有高下、非化有淺深也、君子自有質而有文、小人由革心以革面、朝野暢文

明之風、士民藹歡悅之象、人心嚮化、以天命攸歸、順天應人、信矣、豈非乃孚之元吉乎、

此卦為二聖微顯闡幽、為萬世防微杜漸、義之至嚴者也、初言聖心臣節之堅、次言聖德格天之信、末言聖化格民之神、苟非全此、可謂順天應人乎、非時暴奪、逆天犯順、不旋踵而夷滅宜矣、易之所力防也、

巽上下

巽元吉亨

巽為台衡之位、君德成敗、民生休戚係焉、故必有調元之佐、輔體元之后、共弘元德、共襄元化、如九巽奠而魑魅消、五巽薦而天神格、斯為開兩間之吉兆、闢萬世之亨途者乎、

離明繼照、君象也、巽順從風、臣象也、故以離火克兌金、金從火而化、則革命之君、為受命之元德、以離火燃巽木、火得木而熾、則調元之臣、為佐命之元功、君臣合德、剛柔互調、斯能相須共理、協濟太和、以成繼明之照、以鼓大順之風、斯其戴圓履方之制、會乾坤之元、以成其吉、悅心養性之資、相天地之宜、以暢其亨者乎、

彖曰、巽、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中互兌互乾、以金盛澤、其口上開、象巽、以風扇火、其木下燃、象烹、乃其體烹飪其用、象云木上有火、則言用以該體也、

巽三足、為公孤佐君之象、烹五味、為天地調燮之權、非虛器也、故以享帝、藉以凝禧而定命也、以養賢、藉以調元而贊化也、薦之天而天受、必明德惟馨、斯可乎、帝心於簡在、養賢以及萬民、必參調中節、斯可饜衆志於維和、火生於木、動於風、火光遠照、風聲遠達、故為耳目聰明之象、蓋以巽風鼓巽下之火光、則離日之明无不照、以巽木烹巽中之水味、則坎耳之聰无不達、且明以揚金鉉之輝、聰以暢黃耳之用也、

聖賢、時人耳目、聖人養之以收其用、以資已聰明之助、故能使臣之柔德、進用於君、而暢為大行、君之剛德、建中於民、而諧為協應、則以柔中濟剛中、以坤元佐乾元、而吉且亨矣、

巽順用柔、臣之常也、必明目達聰、上合於君之
遐觀、遐聽、作哲作謀、仰贊乎君之垂旒、塞纘、得
其柔中、以應剛中、使君上端好平心、天下皆飲
醇飽德、五味調遠、九鼎真安、則木生其輝、風鼓
其燭、以大明保太和、而元德亨矣、蓋君雖聰明
足以有臨、而臣為耳目、尤所倚重、故君定鼎、臣
調鼎、君體元、臣調元、雖離明在上、日月中天、而
苟非調羹得人、以柔濟剛、以中弭中、孰能風動

四方、光被四末者乎、故必巽風下助、然後離照
上伸、以柔中之虛明、為剛中之協應、始能共成
奠鼎之功、暢元吉之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有安重之形、故以正居中之位、建維皇之有
極、鼎有烹調之用、故以凝降中之命、迨上帝之
居歆、蓋奠三足、如奠三才、象中心无為、以守至
正、調五味、如調五序、象平心相濟、以保太和、禹

以鑄鼎象九州、周以定鼎卜年世、鼎為國鎮器、
為君神器、為士大夫之名器、所從來矣、

九鼎以鎮九州、取居重馭輕之義、五鼎以薦五
味、豫告虔受福之資、故君子以鑄鼎之法、陶鑄
其德、使金玉其相、追琢其章、鼎之所以重朝廷
而輝宗廟也、以調鼎之功、均調其政、燮理有方、
斟酌有序、鼎之所以達馨香而神感格也、以此
宜君宜王、无忝厥位、而天位永安、如鼎奠於几
筵、正而不欹、人心共歸仰矣、以此享親享帝、元
隕爾命、而天命永固、如鼎聚其珍和、凝而不散、
天心常眷顧矣、正者正體、以端拱立極、凝者凝
神、以肅穆迓禘、象在鼎而用在心也、豈如後世
竊鼎以取僭逆之誅、問鼎以萌窺伺之奸乎、大
器不可以褻用、重器不可以虛擲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
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否、塞也。中留滯之宿垢、顯而出之、陽之利也。
得妾以子、如宮人房婢、因生子而進為妾、以陰
應陽、如以妾從子、妾陰而子陽也。陽之初用、去
汚為潔、猶士之始進、去短用長、得士以其所長
如得妾以其所出、妾與臣一道也。巽女居下、合
離女之初、為互兌中爻、有妾之象、又為互乾上
爻、艮少男、君子之生、台陽之臣、方潔身於始進、
將沃心於近君也。巽為股、其初爻象趾、陰居乾
下為否、而合四之陽、是從乾少男之貴、又離之
初、即乾之震、正長子主器定陽者也。

陽足以真下為帝、陽實以馨香為貴、今將用烹
飪、先加洗滌、故雖倒而不為悖、反為利者、為除
其積垢、方可實以珍品、佳者去所賤、以從所貴、
如去妾之賤、以從子之貴也。士必洗心滌慮、刮
垢消疵、乃能韞美懷珍、獻可替否、備調元之具、
豫享帝之資、初象也。離火燃其上、巽風鼓其下、

坎水蕩其中、是為顯然、火炎上、水潤下、未為悖
也。否者積垢、如包羞也。夏瑚商璫、皆貴器、五齊
八珍、皆貴品、故從之也。

九二、陽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陽有實、慎
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陽於出否之後、既已烹飪有實、而君身方疾、未
能就食而品嘗、如賢臣出仕之始、既已蘊蓄有
素、而君心方隔、未能推誠而採納也。然懷忠抱

信、我實有可用之資、則積久感通、君必有見諒
之日、故勿以暗投取戢、勿以冥試見忽、直待君
心悅暢、有得味之思、然後品物肅將、投違口之
好、蓋伺君所向、定我所之、慎道也。惟始慎而不
輕、故終信而无罪、與君作好速、既无阿旨之嫌、
為君攻隱疾、亦无苦口之忌、任其所之、无所不
合、盡所欲言、不至招尤、遠割烹之謗、收調鼎之
功矣。

仇指九五之君、詩云、公侯好仇、是也、二交五、陽合陰、為正足、而一陰當三陽、純乾偏勝、失調為疾、未能融其偏、以就我之中、若未及即我陽而嘗我之實者、在五云中、以為實、可見中德上孚、即陽實下嘗矣、

二陰位、如陽之虛、而陽居之、是中有實也、夫陽既有實、則以重器薦奇珍、以家修充庭獻、宜何如兢兢者、五乃我之仇足、宜以兌口下嘗、而三陽如合重劍、見阻、如有偏枯之疾、為隔礙、未能俯就於我、鑒納忠誠、以柔中孚、劍中、此非倍當相幾伺窺時乎、夫二五本正合、況兩中又遠契、如明君良臣、同心一德、豈讒邪所能間哉、初雖未交、終自相合、離明必下照、巽風必上達、如陽實必見嘗、但俟君心之飽德、不患兌口之招尤也、互乾之初、不見是而無悶、但懷珍自重、慎以待之、調羹之手、終能調燮天和、平心之味、終得

平章國事矣、

九三、陽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陽耳革、失其義也、

三居中有耳象、而乾中爻為坎、坎為耳、而巽風上扇、離火下爍、如鎔而更鑄、為兌金之從革、且互乾中爻、亦乾道之乃革也、陽耳在改革之時、上下有隔塞之象、中雖有雉膏、未可烹食、蓋離火未全其用、兌口未得其資耳、此九三、上下四

爻、陰外陽內、交和適配、如天之方雨、陽多陰少、受光不全、如月之方虧、昏晦未明、故為有悔、然要其終、與上六合為全象、則離明溥照、巽風旁達、乾道大明、兌說交應、豈不仍化為吉乎、蓋耳既革、而陽可烹、則塞者通、而膏得食矣、其行塞猶云其用窒、謂不堪用而暫停也、

陽耳革者、乾金兌金、逼於離火、搖於巽風、正在從革之時、行塞者、巽木未燃、離火未熾、坎水未

調、五行未相通而效用也、如君方更置輔弼、倚任未堅、臣方靜聽陶鑄、忠誠未達、君執圓、臣執方、中情尚塞而未通、君行令、臣行意、大義方失而未得也、離膏不食者、離火之烹爨无功、方雨且虧者、離照之文明未見、塞者巽風之鼓鬯未通、悔者兌情之和說未暢也、君子惟沃心獻替、以俟氣味之投、滌慮祈禳、以候天光之霽、則君恩造就、氣象聿新、天工贊襄、丰采煥發、其義大

行、轉悔而逢吉矣

離為雉、為日、坎為雨、為月、此卦載離於上、包坎於中、而三乃坎之中爻、與兩陰相和、又為兩陽所蔽、和故如雨之方降、蔽故如月之方虧、兩則日光不耀、虧則月光不全、日月兩妨、此離明方隱、為雉膏不食、罍之行塞而有悔也、然天雨遇巽風、必旋霽、月虧當離照、必復盈、雉膏之美、薦虛中之主、必見食、天之貞明、必不可掩、人之公

好、必不可違、則革者旋完、塞者徐通、其終吉可知、而義之失者、寃以更新而仍得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為大臣、身當重任、而陽居陰位、心无實德、既非調羹之具、下與陰合、履非實地、又乏挺立之資、故有不勝之象、有傾覆之形、既敗露之難免、雖粉飾其何施、將如之何、而可以上信於君、下

信於民、內信於心、以不勝者強為勝乎、惟任重故覆必不可支、惟位尊故形必不可掩、既折足則進无可效之功、既覆餗則退有難辭之罪、此調鼎之任、必須肩弘荷鉅之材、遠到大成之器、不可不量力而居也、

互兌為毀折、離初為震足、且下三爻、巽股共為鼎足、而初獨陰、是折一也、初為四之內助、而為三陽所壅、不能支持、是覆餗也、餗者熟食、即離

維之膏、渥者漬、溢淋漓、一敗不收、為允澤之決、
為坎水之溢也、

大臣必有自信之志、方有可信之形、必能獨信
於先、方可共信於後、實德果可勝大任、真才果
可濟大功、挺然樹肩弘、荷鉅之猷、赫然建擎天
捧日之烈、心自信矣、誰不信乎、如支撐无具、覆
甌有形、則罪狀昭彰、秉情敗露、何以信已而消
衆影之愧、何以信人而逃斧鉞之誅、此器習之

司、臣不可輕叨、君不可輕委、四以公居上位、而
獲則不能進而上行、以未得中而柔不應剛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衆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鼎者、臣象耳、者、左輔右弼、黃即金色、而鉉則君
所以馭臣之推、其把握在君手也、故五六皆言
鼎鉉、擇相乃君職、即於臣品見君德矣、金主和
言君與臣和、柔進而上行也、玉主節、言臣矢君
節、得中而應剛也、中為實者、鼎中象黃、中色、以

中德致君、以此為鼎實獻君也、二云鼎有實、此
則指其所為實者、二之陽為柔中、五之陰為剛
中、君臣合德、一中相契、獻可替否、五味交和、此
所謂柔進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黃耳是烜於
君前、則赤心白意已備、灑於披陳、金鉉握持於
在御、則道味德馨已深、嘗於玩泳、此時君若臣
腹心、聯貫氣味投洽、此泰交絕盛、利守為千古
之貞者也、

黃者中央之位、耳者左右之司、金者堅剛之質、
以金鉉舉黃耳、是以君之剛毅、鑒臣之忠赤、堅
以合上下之交、故貞以全始終之誼也、曰黃耳
則台衡效職、屬垣無偏聽之奸、曰金鉉則神武
操權、斗柄无旁窺之竇、蓋二所云有實者、乃酌
剛柔之中、以資調燮之用、而挈以金鉉、則君已
即而嘗之、宰夫得濟盞梅之調、太羹得進和平
之味、黃耳得效聰明之用、聖人獲享大烹之成、

夫古者以上有蓋、蓋上有鍤、此鍤也、以舉鼎、謂揭蓋也、所以金玉皆可、今云以貫鼎耳而舉之、遂難通、

五居乾首之上、且此卦為坎上爻、故為耳、黃中、央色也、離中爻為黃離、又為乾卦、乾為金、為玉、不專取互乾互兌為金也、五為中位、黃為中色、以剛中下交二之柔中、舉而進其鼎、即而嘗其實、所謂君子食之平其心也、以二中融二陽之

隔、則我仇疾已愈、以柔中待剛中之合、則慎者、果无尤、以大烹隆聖賢之養、烹能大有功矣、貞者、永固上下之交、恪共耳目之職、大暢元亨之運、如鼎之金玉堅貞、永垂百世而不朽也、

象言中、指二為柔中、而以為實、乃得中之應、剛也、蓋大臣正已正物、中立不倚、正心正君、中孚、舉如其未發之中、格君於屋漏之隱、契天機於一脉、其允執之中、贊君於淵泉之出、轉玄樞於

萬幾、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君調為五味之參和、錫極以高明沉潛互克、若薦為萬方之玉食、此真无負於鹽梅之用、有光於鼎鬯之司者、君挈金鉉、而即嘗雉膏、則耿介之操、文明之蘊、深鑒於一德之腹心、廣沛為萬邦之膏澤、慎所之者、適為迎機之投、終无尤者、垂為永賴之烈矣、剛中之君、有不虛懷受善、醉心飽德、剛柔互調、於中、以共成建中之治者乎、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玉內以堅、剛為質、外以溫潤為資、內剛外柔、天然中節、而玉振又司條理之節、玉聲又諧進退之節者也、以玉鉉舉鼎、如上之馭、且恩義並至、不比昵、不猜嫌、而臣之事君、亦才德兩全、不亢、激、不阿、狗、上下之交、各中於剛柔之節、相得益彰、相與有成、故大吉而利也、鼎足象三公、耳象輔弼、鉉在上、象聽君提挈、此正列品嘗、醉心

飽德之時、烹飪效其全用、鬯芻收其實功、明良
合而庶績熙、此四之利貞、合五而成元亨也。
玉鉉者、以玉飾於金鉉之上、乃古瑚璉之制、金
和玉節、以金之堅剛、加以玉之溫潤、以此交飾
於鬯上、為剛柔節也、玉於鬯无實用、但以美觀
故以前未及言之、至烹飪之後、裒藏之時、乃見
金玉輝煌其上、為尊貴之品、為革煥之章、離上
爻、為麗正文明之象、與日月爭光者也、如大君
功成望重之後、惟是不吐不茹、柔嘉維則、不亢
不阿、周旋中禮、以丰米儀度、望重朝廷、光照天
下、如鼎烹既熟、鬯實既嘗、又以金相玉質、鎮社
稷而珍宗廟、金輝玉映、耀宇宙而光今古也、此
大且居功受寵之象、永保中德、克全晚節、如虞
敦夏、瑚商彝、周鬯為邦珍、為世瑞、為宗器、乃成
元吉之亨矣、卦象上爻象鉉、次象兩耳、三陽象
三足、下爻足間之虛、此所取象也。

革故鼎新、革以開一王之運、鼎以奠萬世之基、
故正位者、正其天子之位、凝命者、凝其初革之
命也、商周定鼎之業、全賴伊周調鼎之功、一德
沃心、所以妙割烹之用、動施吐握、所以鞏却邪
之安、若非金玉其外、雉膏其中、勵出否之繁修、
禦覆餗之嚴警、烏能勝此鼎鉉之司者乎、此二
卦序商周革命之烈、伊周佐命之勲、所以立百
世君臣之極也。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卦以一陽上破二陰以尊馭卑氣序遂調以長衆消氣機方進且天下事未有不振作而能通達者震乃所以亨也下四句正其亨慶也以盛牲而登俎也以求神此宗社之重也邦家之大典承宗祧而守神器此長子之任也卦義全在此

震方來而即動心相戒此預道也預故慮密備周神閑氣定談笑自如轉危為安矣以其明見百里警戒未來故能保國祚於永安綿宗祀不絕震驚百里即震隣驚遠也侯封以百里為常百里之外即隣國也

震乃陽氣初萌故居長男之位震以天威動物故為驚懼之象不忘遠慮始无近憂不狃內寧始无外懼聞迅雷而不失匕鬯者養之定也當

隣警而不搖宗社者計之早也震之任重矣震之用大矣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帝出乎震又曰雷以動之長男者體元而首者也故雷雨作而百谷草木皆甲折天且以震亨矣戒懼嚴而宗廟社稷常有主君敢不法天子先憂後樂有備无患自求之多福也危而得安卒而能暇頤膚之常度也恐致福以恐懼而致福也有則言笑不改其常度也驚者雷聲之竦動懼者心神之危惕以外懼而急內憂以遠慮而消近患所謂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也出者震之出為帝也守宗祧於不失此長子之任國家之福也

行遠必自邇出邇見乎遠遠邇通非必以百里為

限也。此心之量放之彌老。合歛不盈一掬。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故君人一心。上畏天下畏民。旁畏敵國外患。細旃重陞。誰非畏途。倘神有一息不貫。即兆亂萌。慮有寸境不周。即滋禍孽。必陟降儼帝鑒之臨。出往禦天威之旦。危心疎志。時時皆迅雷之灌耳。首疾責躬。處處皆疾雷之破山。而後几筵燕笑。綸綍宣言。身為律而聲為度。其耳驚而目眩。正其神聞而氣定。

者也。震象以一陽振重陰之下。如以一心惕萬幾之中。兢兢業業。淵默雷聲。固萬世帝王心法也。不然。耽衽席之娛。溺宴遊之逸。狎內寧而忘外懼。徂近安而遺遠憂。禍生肘腋。亂起階墀。諛笑未終。而廟社為墟矣。欲保七鬯於不喪。非震驚之早能乎。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相繼。沓來如水。洊至。可以警動人心。君子

所取象也。先事而恐。臨事而懼。修以飾躬。省以惕心。所謂屋漏神格。尸居龍見是也。其功綿密。如雷之疊至。其神振竦。如雷之激發。動心忍性之功也。

天道以晦霽為常。而夏有蘊隆鬱結。則必以震霆消之。君子以坦蕩為常。而時有變故卒臨。則必以省懼慎之。雷以解沴。而溫風甘雨。始能暢天之和。省以弭愆。而光風霽月。始能調性之遠。

天道小變不礙大常。君子暫勞乃成永逸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啞啞。後有則也。

雷出地奮。初爻之陽。已具全體。故象辭全用卦辭。但斷其吉而已。初合於四。以一陽統二陰。如長子初生。以家督率亞旅。此時即能警戒。可卜後得永安。一陽下動。潛修內省之象也。

曰：後者。以初而懸斷其後。曰吉者。以修而預卜。

其吉、凡人若一生德業、全在踐祚之初、於此能
恐懼兢惕、乃可保康寧悅豫、未有不慎始而能
善終者、故急之幾吉凶之介、伊訓元逸所以垂
萬世之規也。

人主一嘖一笑、開天下窺伺之端、一語一言、握
天下絲綸之統、治亂存亡於此兆、非可忽也、惟
平日嚴戒慎、恐懼之功、斯臨時合語默動靜之
則、則若上協先王之舊章、下垂奕世之令典、守

宗社覆之根本也、詩頌王子以不愆不忘之綱
之紀、此卦又重言之、其義深且切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震驚恐懼、守宗社為祭主、此明以敵國外患言
矣、二以重陰逼於初陽、乃迅雷發於足下、如強
敵侵於近郊、卒然而來、赫然可畏、迫甚於百里
之驚、恐深於七鬯之喪、不甚厲乎、惟二以柔中

應之、以靜制動、持重不輕、揆時度勢、慮敗防危、
但依山阻險、以處萬全之安、勿追亡逐北、以徼
一擊之利、七日來復、陰極陽生、外為內應、或防
衛已周、或救援亦至、且從容自得、无喪失之慮
矣、始以柔乘剛而勢甚危、終以柔勝剛而得甚
裕也、凡人恐懼、必多方揣度、故曰億、七鬯重器、
如百朋、故曰貝、喪與勿喪、皆指震器、防震隣而
謀守固、此一卦之本旨也。

震者、陽破陰而出、初發時、其來甚厲、陰為陽所
搏、若失其故、然陰與陽相濟、旋復其常、故以為
安危互倚之幾、得喪互乘之象也、億喪貝者、揣
摩億度、恐失其國寶也、貝出於水、陰象、陵近於
天、陽象、以陰乘初之陽、柔不敵剛、以陰合五之
陰、柔能制剛、故億喪躋陵、正恐懼之驚、不逐自
得、乃笑言之則、蓋二安柔中之位、如國有沉謀
淵慮之臣、能以慎重禦強敵、以凝定鎮物情、消

宗社之危弭喪亡之隙者也、逐者以陰逐陽、驟與角勝、必不能勝、不如以陰合陽、徐自得也、喪目者、以震之器、虞於坎之盜、躋陵者、以震之足、託於艮之止、不逐得者、艮止安而坎盜自息、此正所云驚遠懼通、恐致福也、

億者盡人謀、九陵者擇地利、七日者俟天時、合此以收全勝也、九者陽數、指初爻也、二乘其上、故曰躋、七者以六數之陰、乘一陽、共為七、二合

五、亦數七也、以陰乘陽之剛、如據險以應敵、豈必逐而求勝、至七日陰數已盈、一陽未復、以陰得陽之助、以二得五之交、如敵退而修和、市肆不驚、鐘虞不移、乃坐待而得安矣、越一陰一陽而交五、是七日得也、卦辭原以震驚為外患、喪與勿喪皆指七也、貝者借重寶之名耳、守宗社正長男之任、而二其佐之者也、

震來厲者、陰乘陽之上、陽破陰而出、相激之勢、

甚危厲也、喪者、陽已變陰、又居陰位、全失其故物也、億者、時在危迫、勢方恍惚、揣度之未定也、躋九陵、履危歷險、正乘剛之厲也、然中德可守、不必馳逐、以失本位、而陽生可俟、惟當靜定、以俟自復、此乘剛而善用柔、守柔而能禦剛、亦先恐而後則也、易中凡以二交五、多稱七日、蓋合兩爻以成七也、

二居臣位、作長子之輔、上合五位、共廟社之責者也、故不可忘兢惕之慮、亦不可萌躁競之思、震之來、必承以危厲、惟恐稍失墜、以喪我家珍、而具瞻竦巖石之懼、震之厲、惟聽其自來、毋敢稍踰越、以逐於險境、而往復任天運之常、則高位得安、猜主不忌、危邦得奠、強敵不凌、雖乘剛恐致福矣、貝乃介虫、陰介陽中、為離象、此二正當離位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復生也、一陽搏上下二陰、前勢方衰、而後聲
再發、生生不已也、君子法此以振勵敏行、乾乾
不息、則雖陰居陽位、宜有災眚、亦可免矣、天之
震霆、可以蕩滌邪氣、人之震行、可以消弭愆悔、
位不當而行无咎、陽德終能勝陰也、此亦震而
能驚、恐以致福者也、上震字、指內象、下指外象、
謂前此震惕、將弛於末路之陰柔、而後此震勵、
復乘其陽位之剛健、惟鼓剛健以敏行、乃化災
青而致福矣、曰震行者、心以神氣振而為行如
天以陽氣激而為雷、神聯氣貫、故曰蘇蘇、
震至三、則雷聲有蘇息之漸、如人心有怠玩之
端、陽威為陰所阻、主機欲伸未暢、而於此倍加
振作、銳志敏行、則正氣不弛、邪氣自息、雖居不
當之位、幾以妄動取眚、能勵不息之神、終以慎
防獲免、亦恐以致福者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屬乾初索、原為潛龍、故出地奮以轟天上、而
究歸地中、以初出之帝、尚未當權、發萌啟蟄、其
作用皆在地中也、遂達也、雷之末聲、轟然動地、
漸入重淵之深、不如初發之迅、此陽欲搏陰、為
上下重陰所錮、未能逞其勢而透其光也、人心
奮勵、始銳末弛、欲念拘牽、漸靡沉滯、此君子當
振不息之神、以發指厚之光也、遂泥者、將潛於
坎之隱伏、息於山之鎮靜、心力下衰、心光不能
上澈也、坎水介坤土之中、雷聲伏艮山之下、泥
象也、
一陽錮於衆陰之中、如雷聲應於九地之下、勢
直往而不返、氣盡洩而垂竭、不轟於天上、且隱
於泥中、末力衰而電光熄矣、君子於此、必用九
之剛、破四之柔、彌堅初志、益勵進修、拔泥途於
雷奮、振泥蟠於天飛、以破山激海之力、勵精末
路、以披雲揭日之操、剖露心精、使天健不弛、天

光煥發可也、濯淖污泥之中、皜然泥而不滓、志與日月爭光、乃見君子雷厲之勇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乘初則震之方來、五乘四則震之往而復來、猶然厲也、如強敵暫退、我得從容修備、其窺伺復來、尤當恐懼設防、危竦勵行、中道不弛、既能警於有常、自可必於无喪、惟勿輟有事之功而

已、有事者、敵已退而仍修備、國已定而亟圖安、勿忘勿助而有事、柔中之道也、君以沉潜潛濟、剋則不忘警備、亦不放蒙端、內治修而在中、有網繆之固、震萌消而大業无喪亡之虞矣、大則宗廟社稷无喪、即七毫之无喪也、此億乃鎮定之深謀、非前此恍惚之過計矣、

震雷已往、其復來仍有迅厲之聲、如震驚雖往、其將來恐伏危亡之兆、此時不可狃无喪之安、

忘有事之動也、惟危行、竦以捧盈馭朽之神、有事、惕以宵衣旰食之慮、且在中、酌以參和調處之權、則精一執中而大德堅、問察用中而大業固、以柔德居剛位、操心危、慮患深、運籌帷幄之中、而大難消、蓋嚴於艮之止、惕於坎之險、以適於震之中、可以保无喪之安、享有則之福矣、震以一陽為體、以搏擊重陰為用、而二五逼於陽、正被擊之樹也、但二以陰居陰、為陽所搏、故

有喪而柔中宜守、以勿逐安之、臣畏君之威、聽得失於惟命也、五以陰居陽、為陽所助、故无喪而剛中宜奮、以有事振之、君畏天之威、消危亂於惟幾也、兩億皆先憂遠慮、深計曲防也、恐致福、後有則、此當之矣、古者國家以大貝為重寶、與七毫為重器、均以恐懼謹守者也、大者陽也、震為陽卦、故二以陰居陰、則有喪、而居五則故物仍在、為无喪也、高帝遜項羽於漢中而還定、

秦光武避更始於河北而旋入洛可謂得於勿逐成於有事矣

五雖陰而居陽位是震體之陽未為失也況以中德居剽位則調劑之有法尤奮發之有志不以陰柔廢事還以陽剽敏事此震驚之恐乾惕於中後如其初邇不忘遠者也則未厲不足以挽其銳遠以疎其危行之神元喪不足以驕其心正以堅其守中之志思危得安可以奠萬方於御朽居中制外可以勝萬里於折衝大物不失後福无涯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衆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氣竭而微弱之聲矍矍神驚而遑遑之狀震鄰如膝之築蔭虞之滅虢古者侯國百里正所謂震驚百里震以一陽擊二陰此隔一而居

外故為隣也婚媾有言者震為二氣相搏如二姓相措之象五六既二陰相逼三上又兩陰相足如二女同居室不相和又互象艮坎二男與中少二女俱非正合國有外警家亦有內變也婚媾本以歡笑為嘉耦而有言則猶非啞啞之中則也則驚遠懼邇終不可忘而宗廟社稷當永為善守矣

上當震之極而消索沮喪不免倉皇失措者以在中之事未能先圖而豫得之故往來之厲遂至耳驚而目眩也如再冥行而躁進必逢凶矣此凶若待其切身而後禦之則禍逼而難免計晚而无濟惟以遠慮消近憂以先幾防後患震驚百里守在四隣庶可免凶而无咎乎然猶婚媾有言者如戎狄雖和親而終有侵犯之謀秦晉雖結姻而嘗有攻伐之議隣好不可恃隣戒終不可忘也釋外懼更防內憂周國防尤嚴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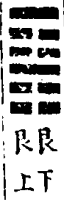
政則驚遠懼邇、七宅永无失矣、上且變離、中女
長男應為婚媾、而要非正合、五象中男少男、姤
之故不免兌口之有言、此三索之陰、乃兌女之
位也、

震於剝膚之後、則神消氣沮、耳目驚眩、而征必
凶、震於戒隣之前、則唇齒同憂、綢繆早計、而咎
可免、然猶慮婚媾之言者、外寧必有內憂、近憂
當為遠慮、出有敵國外患、則講信修睦、入有法

家獨士、則深謀極諫、震終不可忘也、圖唇齒之
安、又軫肘腋之變、聯輔車之勢、又防同室之戈、
明見萬里之外、戒於方盛之時、斯震器未安、常
為祭主、不負長男之任矣、五象坎中男、艮少男、
兄弟之國、皆為隣、休山阻水、皆可禦強敵之攻
也、

上變陽、則震且為離、故索索者、震氣之已衰、矍
矍者、離目之乍啟也、此已越於中位、迫於窮途、

如有征、則末力頽廢、妄見迷惑、能勿凶乎、惟勿
以震之遠於躬、而遂弛其懼、當以震之迫於隣、
而益嚴其恐、則可藉有事之防、以免及身之咎、
勿恤人言、可也、蓋婚姻之邦、或以失援、譬詭、或
以負約、詰責、又或以甘辭、詭計、如馮亭之嫁禍、
而我深戒、征之凶、急免躬之咎、惟畏隣、戒以自
震、驚而已、敢舍已、尤人、避空言、而滋實禍、尚口
取窮、負盟言、而傷隣、好乎此外、又故言及外國、
以終震驚之義、以堅宗社之守、惟凶无咎、乃恐
致福矣、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背者、返觀內照也。人心馳逐、有進前、无退後、反而係之背、是萬念俱收、一心內定、止之極也。不獲身者、心官為主、四體无權、墮體黜聰、離形去智、得心遺身也。行庭不見人者、心行大通之途、如入无人之地、不識不知、默順帝則、獨來獨往、真與天游、靜亦靜、動亦靜、雖當紛酬沓應之衝、仍游寂寞玄虛之境也。見內不見外、見已不見人、疑神返照、洗心退藏、如澄淵如明鏡、纖疵不入、一物不留、故曰无咎。聖心之止如此。

凡人妄動、必至招尤、稍能知止、便可寡過。此艮背之无咎、乃止至善之工夫也。第三爻、正其下、手處、而舊解以厲字為惡字、謬甚矣。

此卦以一陽統二陰、以二陰從一陽、其分均、其位正、又三以陽居陽、象心體、正直不撓、六以陽

居陰、象心機婉轉不滯、其旨精其義遠、故以學心學之要、該易道之全也。卦取陽止陰、以陽為主、而三當心位、尤其主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止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聖心之止、不專以止靜為止、而以行止惟時、動靜俱得、合之為止、此緝熙敬止、真止也。靈光炯

若鏡懸、神明朗如日照、所云惺惺寂寂是也。若枯槁寂滅、則以昏昏滋其擾擾、非止矣。庭者大庭、仰瞻俯對、正我所不愧不忤之區。庭者內庭、居中制外、尤人所不覩不聞之地。行庭者、時行之妙用、不礙於時止之真體者也。

心神虛靈活潑、豈可言止、止者、心止其所耳。以動靜不失形之極妙、動止於皆中之節、靜止於未發之中、不失時也。光明正緝熙之義、蓋心常

止必常照、常照斯常止、動時不眩、靜時不昏、天
光映澈、天體澄凝、雖千變萬化、放之六合、而凝
神定志、不離一腔、行止隨時、何勞把捉、動靜合
時、何至紛馳、如水雖千波疊湧、而水性不淆、鏡
雖萬象沓交、而鏡光不染、心機自圓、心體自寂、
此止之真境、還心之真體者也。

五臟皆附於背、皆主於心、以背為所、心居所居
之位也、心有定所、得其所止、則大體司、推小體
從令、凡口類耳目手足、自上及下、一身效用、向
所角立而與心為敵者、今皆俯順而與心為應、
聽命而不敢侵、權供職而無敢越畔、心不擾於
衆體之交、體不混於一心之主、兩无所干與也、
此所以得神而遺形、內不滲於己私、得已而忘
人、外不淆於物欲、非果足以為不行、而時止時
行、常游於虛固无礙之天、非掩目以為不見、而
即行即止、善藏於神化不測之境、身且不獲、何

所獲咎、人且不見、誰為歸咎、此无咎亦无譽、乃
民无能名、入於聖不可知之神矣。

上一陽爻、象心之用、三為心体、正當心所居一
身之中、是止其所也、上下四陰、自口至足、如四
體奉一心、雖相應而不能侵、是不相與也、身為
心用、而不敢自用、所謂不獲身、心為已用、而不
為人用、所謂不見人也、內无身而百骸俱化、外
无人而萬物皆忘、卓立八群、高山仰止、天下无
能窺其際者、惟反觀內照、毫无咎端、此君子深
造居安、自得之真境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思不出位、是於心止其所中、明指出其光景也、
心之官則思、官專於位之中、則能盡職、官出於
位之外、則為越局、以不出為止、非以不動為止、
時動時靜、守中致和、心之素其位也、如山靜故
涵發育之神、動則滋養崩之患、君子心思、如雲

湧泉流之相應、豈礙於岳峙山凝之靜體也、
天下物一則定、二則淆、惟山雖兩峰並峙、各定
不移、故取以象心之止、定思之位焉、思不出其
位、心之常止其所也、通微作聖、浩蕩无涯、而靈
機在握、天君守府、彌六合、不離一掬也、定心官
以靜心居、以依心所、先立其大、小不能奪、青山
不動、浮雲去來、此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心无越思、則身无妄動、艮趾者、心止而足自止、
足止而身皆止也、止不妄行、无失正之咎、此可
永為正身之法、堅為終身之守者也、止自足、始
自然之序、立脚不定、置身何所、禁足不移、檢身
自審、未失正者、防於物動之初、守其天成之矩、
其功豫也、

艮趾、為最初習靜之方、而永貞、則已堅、終身固
守之力、蓋止之功、初時可以一念入、終身不可

一念弛也、未失正者、此心未發之中、原无不正、
特恐已發之失其節耳、今舉足下足、頂步不差、
則發皆中節、動容中禮、尺步繩趨、規方矩正、慎
於初動之幾、完其本靜之體、此心之正、方在未
失之先、不待追求於已失之後、性之非反之比
矣、初與二、兩陰並立、象震足之趾、巽股之腓、而
三爻純陽、則以一心統之者、至六爻、積功以為
敦艮、正坤之利、永貞、為安土之敦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

腓不自動、隨身而動、不救止其隨身之妄動、則
心必不快、慊矣、故止心先止足、次當止腓、退聽
者、衆體皆退休於背之後、以聽命於心之止也、
心本出令之官、止尤常惺之宰、肯容小體有矯
命雄行者乎、

足腓隨身而動、身則載心而動者也、若隨其身

之所動、物交所引、任意所之、而莫為救止、以極其陷溺、則投足邪途、惜躬妄境、此身既馳、驚不安、此心必拂鬱不快、失其所矢、不快者、坎心之加憂、震來之恐懼也、必使心君居中為主、獨司救失之權、五官百體退而靜聽、屏息候命、毋敢進而爭先、則身元詭隨、心常暢快、敵不相與、而心止其所、坎險消而震驚息矣、陰居陰位、勢方就長、未肯率四陰退而聽命於二陽、此將陷於

坎富失道之凶、非陽剛震勇、孰拯之使止乎、不快者、陰居陰、如山被霧蒙、景色叢迷、不能快目、心為物蔽、精神昏眩、不能快心、極其隨、使退聽而還其所、則如深谷直躋層巔、重淵上登彼岸、其快宜何若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心為一身之主、二與三爻點出為一卦之主、所歸重全在此也、限者、內外之限也、心自內而欲

馳於外、必用力以止之、如有隄防、排列於心膂間者、以兢業惕厲之思、溫養真心、日烹月煉、瞬存息養、俟天機自熟、如貫於火、以薰之也、心以陽為體、以火為用、此爻正當心象、一陽止二陰為艮之主、故詳言艮背之功、內卦與外卦相交之限、如內心與外物相持之限、人心一念惺寂、正天地一點真陽、前胸後背、存主其間、內不外不入、中不搖、如列宿定躔、列兵肅伍、此止境

也、薰、涵育薰陶也、厲、憂動惕厲也、兢、兢業業、執玉捧盈、溫溫煦煦、涵醇毓粹、堅持腔子、片念不弛、煅煉元神、常惺惕看、此一中允執之心、精干聖共守之心法也、舊云、上下隔絕、以致危殆、人身中曾有此景象乎、

限者、動靜之交、行止之節、身心之界限也、靜則心為主而安於限內、動則身為用而踰於限外、所以使常安而不踰者、則行止之時也、故力持

此界調心於時、以還心於所、如列戟侍衛其間、而以危竦惕勵、煦育心神、良於背止其所也、黃夾脊肉脊骨兩傍、心所係也、心不出而隨身、則反而良背、所云極其隨者、着力正在此也、今修真家、有良背法、及調火候、亦是止心習靜、但養氣、非心學耳、蓋良者、大中本體之澄寂也、厲者、常惺主宰之兢惕也、薰者、太和元氣之充溢也、此止心之真光景、聖學之真工夫也、曰危者、人

心惟危、操心亦危、心踰限、則為僣、欲之惟危、為惡熯所薰灼而不快、心止限、則為居安之患、危為元和所薰煥而常止、軌盈馭朽、臨深履薄、非危乎、蓋危以防危、薰以絕薰、恒游於教中、不踰於矩外、戒慎恐懼、正在此不覩不聞之所矣、一陽居中、為心體上、一陽即心苗上透、其四陰則四體拱心居也、限者、互坎中爻、互震下爻、以一陽拒衆陰、有阻絕之象也、厲者、本卦互震之

來厲、即乾三夕惕之若厲也、薰者、二在坎下、為離中爻、以火逼水、與三為既濟、薰之義也、遇險而止、文明以止、設險以內守、知止而後定也、危者、危竦其志慮、危激其精神、君子安而不忘危、此也、舊云、厲氣炙心、危困不安、此小人喪心之極者、可加以良背之名乎、此卦、以陽為主、節五之節、良三之限、皆坎之中爻、可互證也、

凡易言貞厲、與悔吝不同、此用易者下手用功、以趨吉避凶者、在有守曰貞、在有為曰厲、專心致志為貞、危心竦志為厲、故以正訓貞、以危訓厲、蓋貞乃寧靜、秉正以守經、厲乃傾危、通變以達權也、事有絳樞互用、故卦有貞厲並言、易之辭危、曰危者、使乎、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易有憂患、則厲之得力尤多矣、若小人但知縱逸、懷安、曾有思危、知懼者乎、此艮卦、義在主靜守正、故初云利永貞、此已定全卦

大旨而三爻當心位則特加厲重心此又於未
貞中提出一段激發振聳之精神尤其用功吃
緊處如知止有定之後以靜安能慮而得是也
艮止乃執中心法貞則惟一之操持厲則惟精
之點檢此並行不悖所云列寅正艮背光景耳
經中從無以厲字訓惡字者且小人為惡何所
限量何處成列何嘗覺重有此細膩体贴否且
經中看此一段惡風景謂何故力折之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心為身主心官得職四體不言而喻時行時止
不出其位何咎之有此身安厥止鞠躬屏躬皆
靜定也四乃身象近於三如附於心心常止限
身无踰矩神疑氣定如山疑岳峙坎險不能搖
震驚不能撼矣三心四身次序不明且確乎
四居於三之上象身包於心之外也艮身非待
身動而後止之止心以後无所不止惟臨時畧

加點檢以慎思者躬已耳動容周旋中禮四體
不言而喻時止固止時行亦止所止者在躬所
以止者在心而已止心之外别无制身之功艮
限但心體默存艮身乃躬行實踐心无妄思自
身无妄動何處啟咎端乎咎必形於身故彖云
无咎於此驗之此不獲其身之謂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為口象一身之動口最難防儼若思安定辭

艮其輔也言以有序為止非以緘默為止不躁
不煩確有次序所言皆歸於中道合於正理則
言成文章辭有典要可踐之不難可垂之不朽
心口相質躁妄之悔絕矣象以思不出位而五
為卦主又以言有序當之蓋思為心官言為心
聲思紛而易擾言浮而易溢故內慎思外慎言
與身之慎動合為止心之要也五為互震上爻
戒於有言艮以反兌為止於輔也

言為浮物、坎水之風波、訥必三緘、雷聲之淵默也、言出於口、在身之上、故五象之輔口類也、言必鼓類而出也、止心以後、一身皆止矣、故出辭吐氣亦從容循序、有倫有理、而无躁妄雜沓之失、則以中德居正位、中能酌於理而不偏、正能執於義而无僻、言既寡尤、心自无遺悔也、悔生乎動、在身口最多、艮身及輔、則失身失口之悔永消亡矣、此二爻皆拯其隨以快於心者、兌卦以五為主、此獨以陽爻為主、以衆心故、三為用力、六為加功、而四陰爻皆以柔從剛、以衆體奉心居、所謂上下敵應者也、

言者、心之聲也、古人詞寡、躁人詞多、訥言足以盡仁、多言不如守中、慎言非止心之驗、其最彰明者乎、此雖以止心為本、臨時亦有三緘之力、再思之功、此六之柔德、既有從容詳慎之度、五之剛位、尤有嚴密檢遏之力、故循循有序、不緩

不急、調於適中、範於至正、口无失詞、言皆有物、反心自慊、畧无餘悔、此聖賢養定之徵、王謨帝誥、所以萬世奉為則也、六爻備言艮之妙、心為身口之主、而以艮限為函、不亦謬乎、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敦艮、猶云、篤恭、即敦化之大德也、此合一身以總結上文、而所敦者、心為主、即就三之艮限、以充積敦厚也、心止其所、神不外耗、始、勉終安、養深蓄厚、一心之止、如兩山之積、常止於至善、日新於盛德矣、三以一陽、已全艮體、此為加功諸極、土上加土、所謂安土敦仁、止心之極功也、

前此言艮心之功已詳、五以後、无可復加、惟就此心、敦而篤之而已、敦者、二陽相合、為兩山相積、九不虧、直臻无上、入聖域而躋神境也、止心之功、至身口俱止之後、終不少弛、則充積彌厚、造就愈深、為從心不踰之矩、為純亦不已之

功止中有止而凝精之愈焉如山上有山而聳望之愈崑、虔始厚終總此一心、初爻利永貞、正此也、以此止心所而發心光、此少男養正之功、所以立大人配天之極者、全卦上下、俱一陽統二陰、合乾坤正位、以乾健之惕、凝坤德之厚、保合太和、含弘光大、敦孰尚焉、

艮其趾以虔其始、敦於心以厚其終、始終積累、高明博厚、合為永貞、緝熙敬止也、止善要於用、極焉恭平天下、恭已正南面、克舜其心、至今存也、此上爻多凶、而敦艮獨吉者、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止靜終无失也、卦惟謙六爻皆吉、而此亦然、蓋持身以謙、存心以艮、固千聖莫易之常經、萬世永承之心法也、程子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大有卓見、而傳乃不然、蓋經言不變隨緣、此內外二陽、義適合也、老氏以致虛極、守靜焉為歸根復命、亦近敦艮之旨矣、

漸女歸吉利貞

長女已當可嫁之時、歸之豈不協吉、而少男尚非相當之足待之、利於守正、正以俟時、至於初變陽上變陰、則為中男中女之正合、豈不利乎、此二卦已伏於中為互象、但未出現耳、陰陽變化、必以其漸、不容不待卦以漸名、取此也、女歸乃人倫之始、風化之原、女德匪小、士行亦同建

功立業、必由漸進矣、

木以漸長、山以漸高、婚以漸成、取象以此、而六爻皆以鴻言之、以鴻乃信鳥、能不違時、能不易配、能不亂群、既得漸義、又合女貞、聖人取以發義精矣、此卦與歸妹俱合二男二女成象、故以婚嫁為辭、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人世功業不進不能成、進不以漸亦不能成、惟以漸進、不拂其序、不違其節、合於正道、則正身正家以至正國、皆以漸致、隨其所往、无不奏功矣。劉得中、此正謂進得位也。中男居五之上位、而二合之、必男居三之本位而上應之、三陽之劉、以三陰調劑得中、艮男以一陽統二陰、巽女以一陰助二陽、各安其位、互修厥職、正位乎內外、漸進以圖功、功者變為坎離、既濟之成功也。

動不窮、正謂往有功也、陰陽交感故動、動靜禪代故不窮、內以止凝其神、外以巽調其氣、則神不以太用而疲氣、不以妄動而蹶、可以致遠、可以圖大冲而用之、永不窮矣。動則振作有為、不窮則恒久不息、所以能有功也。蓋此卦方且變離變坎、以成正合、以當既濟、變通可久、豈非漸進不窮者乎、

卦辭但言女貞、彖解直言士節、故云天下進退

之節、莫善於漸、此一漸進也、在女歸猶吉、況士人進身之義、豈不以從容有漸、為盡善乎、蓋由漸以進、則進非輕進、三顧而見、三聘而起、地步最高、品望最卓、內不負生平之素位、外不忝朝廷之上位、是為進得位、由漸進之位以往、則往非虛往、居必委心、民必徯志、喜起遭逢、勲華建樹、近可策三年有成之功、遠可垂萬世永賴之功、是為往有功、所以然者、則以漸進之進、必非邪途、必非捷徑、乃率我守身待時之正道、而直躬以進、潔已以進者、既能正己、自能正人、上格君心、下肅民志、素正萬邦、揆此一進致之也、蓋漸進以正者、其所得之位、非僭越之位、乃劉得中之位也、其所有之功、非倖冒之功、乃動不窮之功也、劉居五位、本為君位、而二以柔合之、使得中、此正己大人、格君於正、代天工而共天位、則此劉中之位、即其位也、位足以行其德、德足

以稱其位、其劉能漸決於行止進退之幾、其中能斟酌於寬猛疾徐之序、以時行為時止、以遜志為敏行、止如山、嶷岳嶠、能蓄銳而藏鋒、巽如雲、涉風靡、能淪肌而浹骨、劉故能動劉中之動、能以止且巽而不窮、往必有功、非以此乎、夫艮以止之、巽以出之、此卦之所以名漸、而君子進以此、嚴不湍之節、往以此、收不窮之功、正身正國、善始善終、无非此者、豈專為女歸之吉已乎、

若躁進之徒、甘為失身之女、陋矣、

卦以少男下長女、以上二陽、統下二陰、當陰陽各正之位、而中以一陰一陽互交、為坎男離女將來之正合、極有次序、故以漸名、蓋以三陽下交三陰上應、消否運而成泰交、正在優游之漸進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德以漸靡而就、俗以漸漬而成、皆以漸、不以驟、

也、故君子不敢急求賢名、惟以漸修德行、不敢驚空名、以自賢、惟思敦實行、以成德、德以漸修、俗亦以漸化矣、艮土以一貴成九母、象崇德之功、巽風以一息吹萬彙、象華俗之序、人登山、始於投足、以漸而出、木杪、山生木、始混蓬蒿、以漸而干霄漢、此漸象之最明者也、

居德以漸、不敢欲速成也、善俗以漸、不敢希速化也、內外交修、皆如山之生木、以漸長也、高山仰止、未可一蹴而登、厥木惟喬、必計十年而樹、可以知漸義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艮為少男、故初為小子、以穉陰居下位也、小子初學於里塾、如飛鴻初翥于水涯、漸進遠到此、為伊始、此時以新銳之氣、乘英妙之資、必飛揚自喜、馳騁勤思、雖或冒欲速之譏、致獵等之訕、

然志存上達、功期深造、發憤忘食、好古敏求、義所宜然、何咎之有、厲者、憂動惕勵、勇猛奮勵、非蹈於危厲也、飛鳥中、惟鴻來去有常期、排列有定序、其飛必接翅而迴翔、其止必依次而安集、不疾不徐、不凌不亂、故取為漸象、而乍起于干、則奮翻凌風、軒翔仰翥、如初學銳進、蓋初在艮山之下、近坎水之涯、故云干厲者、躡屐而上、急於躋巔、擊楫而前、勇於破浪也、凡人進修、如登高行遠、雖不能越次兼程、必猛厲於發軔之初、勇往直前、方可无半途之廢、末路之哀、以成其漸、此漸之第一義也、

小子未聞於進退之節、初學未嘗於甘苦之味、一蹴而跂聖域、一躍而仰高山、如鴻起水干、方急稻梁之謀、驚雲霄之志、昂首奮飛、將一舉而千里也、此雖友箴其率、師訾其浮、戒闕黨而刺尤、蘭然少年英銳、遠到有基、善教裁抑、曲成有

具、於禮未合、於義无妨、寧若怠荒者之見義不為、驕縱者之犯義不戢乎、義主決斷、故曰无咎、與其進、不遏其往也、卦取漸、而此取厲者、凌躡非漸、作輟亦非漸、發端銳而末力不采、竭蹶趨而遠塗必屈、此漸進之益、所云往有功者、始基之矣、艮為乾三索、故有言、厲即乾三夕惕之厲、故无咎、若少不努力、即老大徒悲、學非矢志、即鞭策不進、優游怠玩者、情也、豈得謂之漸乎、卦名漸、以幼學嚴其始、以大成遂其終、此千古聖修之定準也、聖人思狂者之進取、協此義矣、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鴻集中澤洲、渚如磐、唼喋藻荇、啄啗蒲菰、是其樂也、鴻遇詩食之所、如士進養賢之朝、鴻以得止為樂、士以得志為樂、受祿于朝、大行其道、夜飲著豈弟之儀、退食藹妻蛇之度、此惟抱道俟

時難進而不嗜進、挾資逢世、應聘而非干祿、漸進得位、正邦有功、是以有飽德之安、无素餐之耻、故衍衍如此、以柔德之中、上合五剛德之中、陰暢陽舒、上和下睦、旨酒嘉肴、吹笙鼓瑟、豈不式燕而喜起乎、

一飯報恩、臺餐酬德、五鼎不虛糜、萬鍾不苟受、士豈志在溫飽乎、故享旨酒之供、則答以周行之示、蒙推食之惠、則效以任事之勤、上不負居可以鳴鍾燕笑、下不愧已、可以列鼎歡呼、此衍衍之不素飽也、磐本艮山之石、近於坎水之濱、游泳化日、翔舞清風、不似伐檀河干、適志清連之雅況乎、二陰居陰、五陽居陽、各安其位、以陰向陽、有安舒和樂之象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陸非水鳥常性、未得所安也、艮男无交、未寧室處、巽女待合、未暢生機、皆未安之象也、蓋男子願在得妻、而長女不從、未諧有室、女人願在得子、而少男不應、未遂有家、此卦爻之取象、未可泥為實事、多為鄙褻之談也、故夫之征、必復而始安、婦之孕、必育而始安、不得享其安、能无防其凶乎、防之如禦寇、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先為豫備、可保久安、皆漸道也、夫征兩期而復、婦孕十月而育、此有定時、有定序、當以漸俟、若妄動越次、必有違理之凶、惟堅守候時、乃為順理之裕、蓋寇至无期、而日戒以俟之、消兇禦暴、亦漸而不迫、以圖其安也、鴻為旅鴈、往還常有常期、以况夫征、鴻為信鳥、配匹有定偶、以况婦孕、互離互用、出征為未復、互坎陽陷陰中、為未育、中巽命安艮止、戒離兵以息坎盜、為禦寇、上下三陰全坤象、坤為衆、以出坎險、休艮山此順以相

保也、鴻夜宿必留一以警旦、取象如禦寇矣。
少男方入險、未遂其閭里之思、長女未當推固、
效其撫育之職、皆未得所安、如鴻方在陸、違其
水居之性也、醜衆也、離其同群之衆戚、一陽不
合於三陰也、失道者、失成家之常道、長女未諧
其正正也、禦寇者、防其不安、以其保其安、多助
而人心順、群陰共附於一陽也、順則防微杜漸、
嚴翼而永享其安、不順則離群越次、雜亂而益
甚其危矣、禦寇者、共以離日、預防坎盜、以巽風
之順、保艮山之安、變之為正合、而三陽三陰、互
交為泰、豈不順乎、但可漸不可躁也、
陽欲交於外之陰、如行者望家、而過期未歸、少
男懸慕室之情、陽已包於陰之中、如女方懷孕、
而發生未遂、長女切承家之望、此夫征婦孕、皆
就三言之、艮山動而未止、巽風奮而未舒、陰陽
相逼而不相合、於義皆未安、當漸以待者也、夫

男女正合則為婚、妄求則為寇、以少男求長女、
非正亦非漸、禦者以中正防之、使息躁而返漸、
去逆而還順、乃可保其化凶以為吉也、三之互
為坎中爻、故險象如此、坎男離女、艮男巽女、皆
未得成歸之吉、三陰未合、皆未保於坤之順也、
天下常理、陽為倡、陰為和、有男求女、无女求男、
但一禦寇、杜坎男之妄求、而男女各順其常、陰
陽互安其位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陰居陰位、處非其所、如鴻不樹止、乃偶集于木、
而依其枝者、然其心隨所過而暫安、待其時以
漸進、此為順而不拂、巽而不競之象、故无咎也、
桷者、木枝平直如屋桷、便於棲集、木者巽而桷、
其下枝、且木多生艮山之上、鴻漸此者、取象非
實事、隨寓皆安、宅平无為、漸而不躁之象也、

安常處順、不敢抗世而忤時、卑躬遜志、不敢爭高而競勝、皆漸道也。雖未往有功、亦已居无咎矣。順者順從於風力之便、巽者退避於山木之卑、坎險已脫而就平、離日方明而知止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亦未安之所、然高飛冥冥、戈者何慕、可无患而吉也。五以二為婦、而三四隔之、如三歲不孕。

已失時矣、然漸以俟之、終得如願、雖三欲交、二四欲交、五始若欲逼而奪之、終莫能勝而遏之、抑不勝正、逆不勝順、孰非漸道之吉乎。巽女中爻已成為婦、陽居陽位、獨陽不生、當漸俟六二之交者也。孕者以陽交陰、以陰包陽、二至五、隔三而未交、又三歲者、子生三年而免於懷、孕字成功之一候也。陵者、艮山之高阜、風威所必及、雖非安居之所、終可遂高飛之願者也。

天下事、不當以人力求勝、惟當以居易俟命、如婦孕其最明也。鴻在陵、不急稻粱之謀、不爭蘆菴之安、婦不孕、不賣郊禡之祀、不濫妾媵之求、皆安時順命、不先人而求勝也。人力不勝天、天定能勝人、漸以俟時、終諧所願、蓋願非分外之願、乃素位之願、究之无入不得也。成夫婦之禮、祈胤嗣之蕃、人道所當然、天道所自然、可漸俟、不可強求也。兩言婦孕、正以女歸明漸之吉、不育者望之未遂、不孕者合之未偶、皆所當漸俟者也。君臣遇合、亦必有時、伯寮滅倉、豈能勝命、積養待時、天開名世之期、人遂大行之願矣。五下交二、本為正合、而三四亦以陰陽之交、從中隔之、若將先奪而取勝者、久之不孕、以此而柔中剋中、既二氣之相感、又一中之互契、且兩位之適當、倫理之正、无過此者。室家之願、誰能違之、天久自定、吉禮必諧、既莫或勝之、亦漸以

俟之而已、良士與明君合德、必有泰交盛際、但可席珍待聘、不可炫玉求售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飛冥冥、在九達之道、羽翼翩翩、有整肅之儀、弋而取之、羅而致之、可用注於旂干、以壯軍容、可用舞於西階、以昭文德、望其翔空之序、想其應世之資、遠觀不紊之行、次、知成有用之文章、

孰非以漸而得、吉者乎、飛有漸次、不相凌越、肅肅威儀、不可雜亂、漸之象也、吉之徵也、始乎治、不卒乎亂、動之所以不窮也、上九以風之搏上、行於山之極高、故有達象、與何天之衢同、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所云正邦、此矣、

高飛遠舉之士、進退有節、周旋中禮、其安靜可以師世、未俗其肅穆可以風恬化競、在朝為國之光、在野為民之望、則以神閑氣定、心不可汨

以亂營、默象語爻身不可以撓以亂動也、此謂往有功而能正邦者、凡潛而高隱之士、與亢而嘉遯之賢、皆于古儀表、見可而進、不為干時、知難而退、不嫌忘世也、上爻多凶、而此最吉者、以漸義原在退一步、與高一着也、

毛羽不備、不可高飛、六翻已具、一舉千里、漸也、可為儀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尊卑上下之節、進退疾徐之序、天叙天秩、不可淆亂、然搏節退讓以明禮、則在守正之君子也、御異風以徐行、則雍容可以建競俗之標、聳艮山而特立、則凝定可以砥狂瀾之柱、鴈序排空、肅肅其羽、有不為萬目之仰望者乎、凡鳥飛聚散不常、疾徐不定、惟鴻則排列成行、徙容循序、不爭先不厭後、不為疾風零亂、不為霜雪阻撓、所以有進无退、往還萬里而无中息、寒暑一候而不渝期、此聖人特取為漸進之象也、曰可用為儀、則萬邦

之儀刑萬事之儀式總此一漸為妙用矣

不可亂者君子律身有儀度則榮辱不淆其志
進退不吝其節小民觀化有儀範則耳目不為
驚眩手足不至周張以此正邦其用寧有窮乎
此大人之飛天聖作物觀從小子之克厲以下
學上達者也惟銳進不恤人言乃漸進能合天
德矣

歸妹、征凶、无攸利、

震上

以少女適長男曰歸妹、守貞待聘則吉、无媒往
就則凶、戒妄行、重正始也、互卦、離日坎月、此為
正、正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此以少配長、恐其失
正、故備申之戒焉、漸曰歸吉、在長女為及時之
行、此曰征凶、在少女為踰牆之賤也、漸曰利貞、
以守貞待字、順人道之常、此曰无攸利、以越次
妄行、悖人倫之正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天地生物、男女成人、皆乘於陰陽相交之義、所
閔至大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為之有家、父母以此厚其終、男服事乎外、女服
事乎內、男女以此虔其始、以陰從陽、以順承健、

生成大義、天地不能違也、不交不興、其義甚大、不當不交、其義尤嚴、若男女相說、情欲妄動、六禮未備、室女先行、則陰陽失位、已為凶象、況以柔乘剛、則女有專制之權、男无刑家之德、牝鳴家索、寵盛國衰、何所利乎、然則欲善其終、必不可不端其始矣、

震者、乾交坤之始、兌者、坤交乾之終、中包六子、共代生成、故歸妹齊天地而貫始終、兩儀以此真、萬物以此生、其義豈不大乎、但女以說慕則失貞、男以動挑則失正、而女以妄說、應男之躁動、所歸之妹、失于歸之常禮、以少配長、陰陽之位、兩失常、以女先男、剛柔之宜、皆倒置、是以凶而无所利也、古禮、令姊妹從姑姊而充妾媵、故妹從姊嫁、有此名、位不當者、二五易位、内外之不交、初四皆陽、長幼之无序、柔乘剛者、兌以一陰壓二陽、震以一陽載二陰、夫婦之无別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蘊於澤中、已發則聲振於天上、女育於閨中、已嫁則化行於天下、皆始終殊也、凡事俱未思其終、豫知其敝、則能謹始慮終、計萬世之安、補偏救敝、收萬全之利、如夫婦必慎之始、合以保令終、調之好合、以防遐棄也、

夫婦為陰陽正合、妾則偏而非正、或以效相室之功、或以啟奪嫡之禍、故始交必善、而君子早戒其終、好合雖歡、而君子豫防其敝、乃可保沒身終誓、久寵敝席、而君臣喜起、朋友聚樂、亦此義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內卦以六三為少女正位、初九九二、以二陽統於三之陰、故俱以娣名之、初以合震之下爻象足、二以互離之下爻象目、陽一陰二、此皆陽故、

為跛眇、象女之各安偏位、不敢足嫡也。

卦以少女歸長男、而三四又陰陽易位、不當正位、不成敵體、故皆以娣言之、允為妾也、臣妾一道、即以此明臣義也、委吏乘田、隨分效職、不敢辭卑而避勞也、天下若內外大小、各安常職、則在位必无曠官、若上下尊卑、各承定分、則序爵必无越次、禮至不爭、非家國一體者乎。

恒其德貞、婦人之吉、歸妹以為娣、不為嫡、甘效相室之勤、不競專房之寵、此安少女之常分者、以娣承嫡、如以一足承一身之任、有偏能而无全力、有專責而无兼長、此安其為娣之常職者、率此以行、皆吉兆也、征者、徙長以行、承者、肩隨而侍、以恒者、尊卑有序、以卑承尊、天地恒久之常道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此亦承初九為娣言之、二在上、故以目象之、獨

陽居偶位、故以眇象之、眇能視者、但以偏見供一職、以旁窺效一官、有專司、无兼攝也、幽閑貞靜、女德之美、今不炫聰明、自安寡眇、是居卑守賤、侍側依傍、不失其常道也、如士人始進、行其所明、不矜博覽、抒其所見、不逞遐觀、但供其專任之常職、未變其潛修之素養也、女不爭蛾眉之寵、為貞女、士不飾炫目之華、為貞士、各守常以循分、不矜奇以變節、則居柔位、得其中矣、以幽人例靜女、行不踰域、窺不出戶、如幽居潛養、素位安常也。

士人致身通顯、握權馭變、不妨與世推移、若獨處幽居、則矯修恬靜、如女子守貞、不可妄動、素位時中之常道也、跛未堪股肱之任、眇不勝耳目之司、利於安分守常、潔身勵志、以需大用、若高視闊步、躁動妄行、窺倖竇、鶩趨途、則凶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常儀欲用從行之婢而今反歸以娣賤而介於尊猶陰之居陽位也失其當矣兌三爻為少女而以陰合上六之陰此女侍之象互為離之中女則為娣矣本象少女互象中女以配長男俱非正匹不為侍婢即為媵妾古從嫁用姪娣所云妹也

須乃備用待役供掃除效奔走者若媵則有巾

櫛之司有胤嗣之托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其貴賤有分矣以卑匹尊以小介大小人乘君子之器微賤參輔弼之班甚至闔閭專權乳媪干政變常失當不亦凶乎易之所深戒也以兌少女互為離中女故有此象居內卦之偏涉坎初之險故有凶兆也

以一陰隨二陽之後是宜為須而居於上爻處於陽位是介於尊而為娣也然近於四不敢居

長男之正兀下於六不敢專少女之正位故曰未當者德位未相當非必以苟合也如偏長曲技僅可充奔走服役之司而乃叨股肱佐理之任非其職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至有待而行也

九四正當長男而陽居陰位未為及時且四陽三陰未為正合蓋所歸少女尚在待年故為愆期而遲歸也然男不強求女不彀就各有守貞之志不為越禮之行方二姓未諧雖暫失其時至六禮既行究各得其正矣本爻以長男足少女故行猶有待互象以坎之中男配離之中女則分適相當此歸之有時也時者嫁娶之時即天地萬物春生秋成之時也

女待字臣待聘婦道與臣道一也萃野陰中龍潛鳳隱非歸妹愆期乎三聘三顧相與有成非

遲歸有時乎、重道斯能行道、正已而後正人、不急其期、不違其時、必待大行之會、徐達隱居之志、待之未至、不萌躁競之心、待之已至、不負遭逢之偶、劉居柔位、得其中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良金美玉、无可為飾、其質貴也、質不足、始假文為飾、矣、故帝女之尊、已超於倫類、豈與妾媵之賤、爭美於服飾乎、二陰而陽、如優后飾、五陽而陰、如錦尚綱、重內輕外、尚朴去華、忘貴下賤、推恩屈體、女德之盛、日就充盈、故以月象之、而卜其吉也、女德止光耀閨中、母儀則光照天下矣、居者、女居正嫡之稱也、五坎為月、幾望者、坎月將與離日為正配、三之離、明方耀、四以坎體、逼之、如月承日光、將相對而為望、行於中天、人皆

仰之、孰踰其貴者乎、月乃后妃本位、此一卦之主、故取象焉、位在中者、德秉柔中、適宜五位之、劉中、以貴行者、德為良貴、不飾文繡之虛貴也、袂不求良、中德獨擅其貞良、位不矜貴、天下莫與爭貴矣、

貴者尚雅素、既得居尊之體、賤者盛容飾、又无入宮之妬、王姬非貴、中德為貴矣、此所以小星感化、如月之恒、普天景仰、如月方中、克理陰教、而吉也、君无自智自勇之驕、且有嘉猷嘉謀之獻、君貴在日月之際、臣得依日月之光矣、六五柔居劉位、居虛已以下賢也、握大權、不敢自專、居至尊、不敢自用、君甘退屈於臣之下者、黼黻之猷、全憑補衮垂衣之化、一任黃裳謙尊而光、其德中、其品貴矣、以柔居劉為中德、以貴下賤為行義也、臣志上仰、如月懸而星拱、君德愈盛、如月皎而星稀、始雖屈體卑躬、行且光天

耀地月幾望者將配日而同光就盈之勢中天之運也蓋君尊嚴肅摯不必與臣下爭能角智如鋪張粉飾矜已誇人乃自賤也純素任真披襟接膝天下之美皆其美配天之尊益其尊矣堯舜所以為中天之日月乎此卦震東兌西互象離東坎西原有望象故於五位全括之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者少女士者長男无實者三陰不成坤无血者六位不當坎也女承筐以受聘也而中不用幣則不成其納采之儀矣士刲羊以致享也而牲不告殺則不成其同牢之禮矣男女徒有慕悅之情而聘享不遂婚姻之正務虛失實无始何終彖辭所謂无攸利者此當之也坤為帛震為玄黃兌為妾為羊以陰交陰不當長男之正位不合少女之正應士女皆欲交而非實合陰

虛陽實此兩陰皆虛不實以乘初二之剋无相資之利也上陰已極玄黃戰而坤帛不陳於震器少女不交兌羊喪而坎血无取於離兵蓋震乃坤窮之變此上交已失互坎之實又合互離之虛且不成兌女之足三男失配而妹且无歸矣卦以女貞明士節故專以承筐結之虛名微寵虛文致敬皆无實也

筐无實者受幣聘而胸无堯舜君民之畧羊无血者餽聘而乘无腹心委任之誠下不以實德應上上不以實心任下士甘虛禮之拘主辱虛聲之召此必不能合天地之泰交成君臣之大義矣君子可不預所養而慎所歸乎此上二卦總以男女明天地大義但循序漸進則建正邪之功而歸吉越次妄行則犯乘剋之忌而征凶倫必正始義在得中此易所以冒天下之道也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盛之時舉世皆亨通之象乃王者震動離明積功致此然物力充物居志驕盈易於墜蔽或至高拱深居怠荒滋亂故戒之而勗以明德慶以用賢乃保治之上謨也

豐當日中之運最為全盛之時王享昭假之成已著无逸之效而乃深防蔽惑切戒安居益酒

之鏡

池恣虐鹿豕梟暴此夏商二代之明鑒而小心日昃鞠躬待旦文周二聖之心法也驚遠懼邇斯震器永安日昃无嗟則離明繼照八百年之太和以此成永豐矣後世多以豐亨豫大啟禍召亂易非彰往察來者乎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以離明繼照之居復有震動作爲之志乃能用賢圖治安富尊榮以成此豐亨之大業也故曰王假之格天格廟皆此假王者盛德所孚格也自王致之自王保之法天效地酌盈濟虛及時敏行乾健不息則離火之明不晦震雷之動不泥峻德克明大業永保厲日昃之勤乃常履日中之盛矣

王者英明振作以昭假致福豐登盈溢漸躋高尚大業茂以加矣此時離明所照知微見幾震恐所惕防先慮早豈不有憂盛危明之心然虛抱杞憂无益也但當自昭明德如日中天以照臨天下則大業可保極盛不衰日重光月重華不至傾昃不虞侵蝕不墜於盈虛消息之數矣蓋堅執中之守則權不旁移頤僻消而日无昃樂持盈之戒則志不陰耗護賊屏而月无食酌盈濟虛杜消培息人心永戴天命永歸以一心

明德奪造化之權、挽乘除之運、天地任我調燮、鬼神作我呵護、日就月將之學、常緝熙於王心、日升月恒之祚、常照臨於天下、豐隆昌大之治、永保无憂、雷電鬼神之不測、總入照臨中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聲迅烈、電光閃爍、象英明不測、令人目炫而心悸也、獄无遺情、如電決而人服、其照刑无輕貸、如雷厲而人畏、其威雷電能破雲霧之迷、明決能燭奸頑之隱、並至衆明斷之兼極、恍惚變幻、不可端倪、奸无所逃、巧无可伺也、明不滋奸、断无留獄、民自不冤、而世乃長治矣、

獄之緒、至禁也、折者、杜其口、以絕紛擾之端、破其心、以解糾縈之偽、刑之成、至重也、致者、推極其隱、使情窮於无可匿、究極其確、使罪迫於无可逃、此不測之威、无私之照、可以息囂弭亂、如疾雷迅電、可消殺解紛也、天道怒而疾威、君道

怒而行罰、王者受天下訟獄之歸、有祝網之德、泣罪之仁、不可无雷擊之威、電決之勇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震離皆君象、皆以火為德、初以且上交、故以聘享言之、配合也、合德之君也、天干一過曰決、旬、天數一周、人事一成之候、卦以長男求合中女、禮當行聘、而初四皆陽、如兩君相見也、聘於國、君以德相合、雖至經旬之久、終无失禮之咎、則聘享禮成、可以敦隣好、誓盟信結、可以固邦交、此為善始善終、主賓相得之象、以陽遇陽、雷轟電爍、能相與以有成、以剴濟剴、雷奔電激、必一發而莫阻也、多儀成享、此物力豐盛之徵、列國交歡、此世運熙明之景、所云日中之假、此也、按聘禮、聘日致甕、既致甕、旬而稍、謂降而待以稍食也、以聘享之期、多不過十日、過之即非禮、

庶幾皆徒殺矣。蓋講信申盟，至踰十日而不決，此必有猜嫌蒙蔽之不可解者。故云災卦以賓遇主，外陽遇內陽，德相配也。

初九以賓主況君臣也。士之懷珍抱朴，果堪將美承休，以與君咸有一德，適相配合，則作賓非倖，世祿非侈。晝日三接，夙夜在公，決辰決旬，敬共不替。由此以往，且一心一德，立功立名，舉而加上位，進而隆恭交矣。蓋士當始進，必當如農

夫作耦，男女求疋，度德而任，量力而受，則可以速馭長驅，勇往銳進，及時效力，計日成功。倘力小任重，德薄位尊，則進有覆餗之虞，退有奪簪之辱。負遭際而廢時日，失不免矣。他卦陽遇陽為不合，而此獨為雷電皆至，故吉。

離初為繼明之嗣君，震初為繼體之長子，是主位相配。雷電光，日月光，是一德相配。以震木生離火，在旬中各司令而互相成，是九咎也。日則

漸明，雷則漸奮。從初以往，駸駸上進，是有尚也。如聘禮成，則可諧百年之好；盟言固，則可保數世之安。是也。若過旬，則天運已周，氣候亦改，議論紛煩，事幾更變，不且失常成災，沴乎火焚雷擊，皆為災過之咎也。蓋信使羈留，必為啟蒙，誓盟絮擾，必至稔爭。當斷不斷，反受亂矣。卦云宜日中，則日中前後皆已失宜。况經旬局守，曠日遲延，大悖乎消息盈虛之常，詎不為災。此見保

日中之運者，從初即當有日新之功，不可有姑待明日之意。若堂下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則危矣。今占卦每爻主一旬，過旬即次爻用事，此爻不復當權。吉且變凶，正此義也。蓋旬則日已經天一周，月已歷天將半，如晏食之可慮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二以陰居陰，又止遇陰，故有蔽象。然臣道柔中

際會文明終可釋疑而成信也。君方未信而暗投必取疑致疾。君本有志而可俟當積誠徐發孚之入底既冥契於心神發之中竅又直投其志向有不成君臣交慶而吉乎。凡壅蔽之虞多在熙明之候猜忌之習每出英明之主故屢以日中言之日之方中離照之當天也。草之豐茂巽木之掩日也疑疾者巽之進退兌之毀折坎之心病孚者風雷及時之信發者風雷迅激之勇也。君臣相信必奮發而有為矣。

以旭日中天如時平主聖可與有為者但豐韻則下有壅蔽之奸見斗則上有昏蒙之象若投珠而獻璧必按劍而操戈以離明未耀震厲未平也必以懷忠抱信預為感孚乃以昭德弼違徐為啟發以一心勿欺之忠振五位有為之志撥霧消霾洗天浴日離明大耀震威迅發此臣道之吉也發者以信決其疑消其疾如開發其

辭覆激發其志氣志者心所之所謂引君當道志於仁也大有之五與此皆離中爻皆云信以發志蓋惟真知可以成真信而啟真心也

二當離明正位為日中而五以重陰居上為見斗斗北辰本居象而日中見之則陰睦之方濃也此時以諫諍往投必疑而不信疾而不入矣惟積中孚以格之不爭之於口舌而動之於心志庶勃然激發耳蓋離二為文明之柔順本善

於感通震二為乘剛之來厲亦易於鼓動臣格心居奮志此慶之源吉之兆也夫豐曰豐穰曰豐登本美盛之名經元取焉而乃以草木豐茂為壅蔽之象豈非作易者憂患之深心乎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沛澤小水沬則小星之映水巽木翳於兌澤而星輝隱現以離明不耀也陽左陰右九三俱

陽而无陰、如有左而无右、互象當巽股之偏存、艮手之半、且兌為毀折、是支體不全、不堪任用、沛喻溝渠之小量、折肱似局曲之偏才也、沛乃滯澮之流、非有江河之大澤、折肱乃偏枯之體、不任股肱之重用、雖可免咎、豈能奏功、終不可用者、但可承一時之乏、充一木之支、終不可用為大臣、使任大事也、三之陽、當離日之已晏、六之合、入重陰之上、蔽有此象也、

三為任事大臣、故必擇人慎用、有淵納海涵之大度、有左提右挈之全才、方可圖大事、充大用耳、如羣瓶抱甕、豈堪作濟川之舟、缺體殘肢、何能支覆餗之咎、可小知、不可大受、可避咎、不可就功、臣當量力而進、君當擇才而任也、日中之運、非良臣莫與其維、尚大之功、必全才方可共濟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過其夷主、吉行也、

以震之初、居四之陰、位不當也、剝之受蔽、尤甚於柔、故幽不明也、居不當之位、則展布多乖、立不明之朝、則猜嫌難免、惟幸遇平心坦度之君、則可以經旬俟之、以有孚格之、以折肱救之、庶幾相與成未章之慶而吉也、震為萑葦、豐草之象、以蔽離明為蔀也、四與初皆陽、電光離火、以明交明、如君主一德之相平也、

豐蔀者、萑葦朝際、邪類榛塞、能使大明中天之世、幽如黑夜、此龍德大臣、所躍淵而未得即安時也、幽暗不顯明、則忠未足以貫日、幽微不高明、則力未可以回天、主為猜主、行非吉行、未得格心之術、不稱大臣之位也、惟以震厲之初、剝過離明之初、耀為一德平交之主、晨光發明、春雷起蟄、則化凶而吉矣、豐蔀見斗、詞同意別、在二以陰合五之陰、為未信於君之象、故往而見

疑在四以陽合初之陽、為未安已位之象、故行而得吉、陰宜靜以俟變、陽宜動以就合也。

四為近君元臣、乃格心之佐、非逆耳之司、而劉則多悻悻之風、少休休之度、德與位不相當也、不當則猜忌阻而不入、譏毀隔而不通、貞心反見疑、中情不得白矣、必去其劉鋒、以消觸忤之端、斯得暴其底蘊、以顯光明之槩、使君推誠而任、屈體而諷、是所遇於主者、如游坦蕩之途、求

无險阨之礙、可以安意平心、從容展布、際光天、扶化日、以其修之吉者、見之行、幽情上達、而明主下鑒矣、初以劉濟劉、同心合德、以上契、曰配主、四以劉居柔、推心抑志、以下交、曰夷主、離初震初、皆長子主器之位、故皆稱主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雷聲往來於天上、如經緯、電光閃爍於雲端、最輝煌、此造化文章、與日月光華、共煥天下之觀。

者、以象日中之世、則文章華國、賢才是也、同心合德、以招之、平心坦度、以容之、有孚則鑒其誠、折肱則恕其短、此來之之道也、震二為來、五為往而來、故云來也、六二文明正位、為含章之臣、五以劉德來之、故能有君臣喜起之慶、有明良合德之譽、慶者天之所享、神之所福、譽者中外之尊親、聲名之洋溢也。

五當君位、六成中德、故招徠英俊、懷納輔弼、生賓選黼座之光、建經天緯地之業、成功巍而文章煥矣、於是天與人歸、以享泰寧之慶、風馳雷動、以收赫奕之譽、此真如日中天、光明照耀、群陰消於烈焰、列曜附其末光、得天久照、中而不移、不亦吉乎、宜照天下、此矣。

來者震之來厲、離之突來、章者雷電合而章也、慶者兌情之悅豫、譽者兌口之宣揚、雷聲遠振、離照增輝、共為吉也、集永安之慶、延永終之譽。

此正以二之日中、照五之天下、而坎心可勿加憂者、用賢之效大矣、二至五、有坎象、而五臨天下、則離明已消、坎險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閤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閤其無人、自藏也、

此居處豐之極、而閤之尤者、決難逃於消息之常數矣、萬世所當戒也、天際翔者、鳥革翬飛、于雲蔽日也、自藏者、深宮曲房、養安耽逸也、震厲

泉而遂泥、離明掩而入地也、居宜向明出治、而

深居高拱、以自閉藏、溺其職矣、

豐屋則九閤之隔不通、蔀室則庶僚之隱不達、閤無人、則五位无主、三台无輔、西階无班行、三歲不覿、則一日三朝之制久曠、而三年一朝之典并弛、尚謂國有君乎、深居高拱、大臣不得造膝、小臣无自引裾、壅蔽急荒至此、日中能无憂乎、天際翔者、逞心放志、縱於无涯、驕態也、自藏

者、掩過飾非、遁於无跡、慢主也、窮冬之雷不發、長夜之日不曉、天怒人怨、而鬼神且禍之矣、荒淫之主、高宮室以明得意、希臨御以樂聞聲、或深居而簡出、或盤遊而忘返、朝宁空虚、群臣罕覩、如太康十旬弗返、楚莊三年不出、是也、亡國之庭无人、煬竈之君罔見、王不假而憂且大矣、古來日中之運、善保之者、其惟日晏不遑之聖乎、

此卦外象同大壯、故為屋宇、內象同家人、故為室家、上爻西開、引離明外向、如戶、而長男中女、少男少女、俱不相應、是為无人、至六與三隔、是三歲而離目不見也、天際翔者、高飛遠舉、卓有凌霄之氣、自藏者、埋踪匿跡、全无出戶之明、其心愈高、其身愈下、離鳥妄逐於巽風、震足冥溺於兌澤、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不佑也、凡人主有好大喜功之志、必有塞聰掩明之虞、自智

則愚自勇則怯、盛明之業、多以此應、故卦中曰
配主夷主、言與臣德合志同、无貢高之心、无驕
盈之態、八荒為闡、四海為家、則臣下幸依其末
光、人神共歆其明德、所云日中可勿憂、而宜照
天下者乎、

旅小亨、旅貞吉、

艮下

行於道途曰旅、仕於鄰國亦曰旅、即次之安則
小亨、譽命之寵則貞吉、謙以安陰小之分、則驚
亨途貞以堅靖共之節、則逢吉兆也、此卦三陽
三陰、象乾居坤、臣成否象、上下不交、而以內坤
之上爻、寄外乾之中位、如去國羈臣、託身於隣
國之君、故為旅、且離明照於高山之上、如暈飛
耀為遠舉之輝、遠人觀光之象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乾坤大為天地、小為君臣、此以三陽三陰互交、
君臣成小天地之泰、故小亨、然以內臣依外君、
又為旅也、臣以柔為正、况旅居在外、則君非相
知之素、身非習處之安、尤當調劑柔之合、而酌
行止之宜者、今居五、得外卦之中、坤柔順乾德、

之剗、臣道亨矣、且以坤順為正、勿開忤端、以艮止為防、勿萌躁念、以此仰附離明之君、合上下之交、而永守其正、此旅人之吉兆也、蓋順乎剗、則奉令承教、可幸無罪、麗乎明、則將美承休、可望有功、以正合、非以倖投、豈不吉乎、以知止之明、合中天之照、凜登高之慮、嚴救焚之警、離明得所麗、艮止得所安、因時制義、所以處天地之逆旅者、道无大此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山上擊石而火飛、獄情以剗斷而露也、鑽木而火出、獄辭以研究而精也、明決如火、慎重如山、以此用刑、自不濫刑以傷仁、亦不留獄以滋偽、民以質成而來、悅服而去、如行旅之往來得所也、凡行旅、必須明於趨向、慎於防閑、而所忌獨在逗留、故以象用刑、不留、非故欲速、正明慎之用也、明故坐燭立照、不使紛爭巧辨而有停囚、

慎故平允簡孚、不使蔓引株連、而有稽案、又何留乎、明者離之繼照、慎者離之虛中、不留者艮之時行時止也、山上林木被火延燒、最當速為撲滅、不可任至燎原、乃訟風宜速止、如之、爻為兌口上開、巽風下扇、亦折獄之象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詩云、瑣兮尾兮、正此之謂、斯者期望之詞、欲得其所處之安也、初為羈旅、亟求舍館、志趣卑陋、惟在懷居、圖安趨便、蟻營狗迹、此取窮之道、致災之由也、初乃下位而挾柔資、故至此旅居之士、宜首戒矣、

旅人初至他國、衆心觀望、所係其品格、既鄙瑣而无稱、其趨向又猥瑣而可賤、其來意孜孜汲汲、所期望者、惟在叨一命之寄、希一廛之安、以此為志、不亦陋乎、志在求通、必至取窮、志在求福、必至取災、窮者上下无交、進退无依、而計无

復之此山路之阻於不通災者賈懷璧之罪犯投珠之忌而身且不保此離火之焚於不戢皆瑣瑣之自取也在陳而堅固窮之節至齊而萌辭祿之志豈患此乎

旅各有志商志在行貨士志在行道貨取利一身道取利一世而所志卑則所取亦細矣瑣瑣猶小小二陰相沓也所者艮山之足急於求止也初位甚卑宜求向進而睚戀懷安甘為人下

既絕遠大之望必取窮困之災矣蓋道尊德貴望重名高之士有設館招之而不屑開閣延之而不赴而鄙瑣謀居有不被逐而遭攢者乎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初之斯所求安未得二居中位則已就舍而得所矣即就也次止也艮山可依而止也資者陰為陽所資童僕陰為陽所役以柔居陰如旅人

就客舍也以陰助陽懷其自挾之資无慢藏之誨以陰從陽得其童僕之心有駕馭之法此以柔德安於正位素位自得之道也可以永守其正終无妄動之尤矣此柔得中止麗明能止於中德之純克副乎明居之泰也

即次懷資則薄取寡營之恬節可以寡怨於人得童僕貞則牧民馭衆之長才可以效用於國以此受其委任必能效報德之功食其廩餼必可免素餐之誚惟能端其志故能善其終也旅惟以童僕為衛所以護其居保其資者得其貞則寬內顧而專修外職消羈愁而愈隆宦况雖久居終无尤矣二合五為兌口須於資糧艮為關寺二以陰伏二男位下少為童長為僕尤者辟僚之指摘明主之呵譴也夫居處童僕人情所忽乃以此卜旅人之品易教精微至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喪其義也

焚其次者慢於防閑喪其僕者乖於撫馭雖能守正不免蹈危蓋以劉居劉為執一之堅以陽合陽為偏枯之疾也厝火怡室自取焦灼之災既傷其旅居之情衆叛親離自失救援之力尤喪其群居之義以少男正位偏於純陽故大勢上矣劉鋒太露未免不戢之焚獨陽不合主勢睽孤且有无徒之歎以二陽姤合二陰不助也

純陽過於燥烈故火患生偏於激亢故人心散離火焦灼而下延艮山孤危而上黔也傷者曲突无謀厝薪忘警害及燃眉禍延隣國主賓之誼彼此皆傷喪義者主人乖撫馭以隳衆心童僕甘叛亡以負主德君臣之義上下交失與得貞相反也以旅與下者偏以旅居之困盡與其下使勞瘁不堪不與同甘苦也九三上有離火來逼中有巽風潛鼓兌情不悅

艮止不安故象如此上為明主默迹露處無依下為私人背棄孤立无倚乖僻之所致也此時若守常而不知變必瀕危而不可救矣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衆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資者周身之需斧者衛身之器處者久居也久居他國禮遇亦隆而任用不專未有寧宇故食用有餘身雖不困棲遑无倚心則不安如孔遇齊景孟遇齊宣禮虛隆而道不行不得發舒以快暢其心志也以陽居陰如高賢屈於下位故為未得以離居四如日月阻於陰曠故為未快資者艮果為離腹之所需斧者離兵為艮手之所握不快者巽風未暢兌悅未舒也

既已久居則遇合不患无機展布亦當有地矣然僅糊其口不能於稍食之供大效解推之報僅贍其身不能以藏身之器大收盤錯之功是

權不足以展其才、位不足以顯其德、享其資為素餐、握其斧為虛器矣、不得伸其志、豈能快於心乎、蓋旅人惟以行道為心、道之不行、拂其心之本願、雖久居其位、厚享其祿、不免慄慄而抱戚、終當以決去之志、快其自重之心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下四爻、皆臣之達他國、此一爻、則君之來逮人、言君能得士、享報、正言旅人能得君行道也、賓

旅來集、其中有挺直英華者、採而拔之、不惜幣聘、祿食之費、以招之、則小往而大來、初損而終益、可以致治、享赫奕之譽、可以成功、受寵錫之命、上能施祿及下、下乃報德及上也、柔遠用賢之效如此、離為雉、而五其正位、其耿介肖士之節、其文明肖士之才、得賢之益、如獲禽之利、艮手效離兵之用、離日獲艮山之珍也、譽者兌口宣揚、命者巽令褒獎、皆用賢實效也、

射者、取異才於群偶、收逸品於幽棲、弋之期必中也、雉者、林麓高飛之彥、草茅跼伏之英、招之期畢集也、一矢亡者、授以一官、假以一職、弓旌之聘、囊橐之需、待之不惜費也、既有採擇之明、又有收羅之量、故人皆懷其恩施、慶其知遇、矢心報效、協力助勦、於是名聞天下、光照隣國、而譽望聿隆、匡王定國、關土加封、而寵命申錫、下之報稱、厚逮於上、以上之恩施、先逮於下也、此柔遠人、來四方之歸、報禮重為九經之要也、五以虛中麗天而照、故能以明君得良臣、以顯名成厚實、此柔得中乎外而麗乎明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先笑者、六五兌口之歡悅、合六二巽風之浮動也、此離三大莖之嗟、當上九亢龍之悔、則焚如、沉若、不免窮途之哭矣、預曲突之防、則巢不焚、

禦馭朽之警、則牛不畏先、哭後號者、狎怡堂之
安、驚焚棟之烈、喪牛于易者、微行險之倖、失居
易之安也、旅人久居上位、如巢於危枝、自喪厚
質、如覆於坦道、肆情賈禍、懷安敗名、居不負遠
人、乃遠人負居、亦自負也、

離為雉、九居上有飛鳥之形、而以陽合陽、處於
亢地、以山之高、益火之熾、有焚巢之象、如旅人
不知止足、位高寵盛、不戢自焚、不去禍及、雖有

譽而不永終、雖有命而不克延、不可使聞後世
矣、巖石之懼、積薪之戒、可不早計乎、先哭者、志
滿氣盈、巽風浮動、慶遭逢之方偶、後號者、罪深
禍烈、兌口哀鳴、痛喪敗之不堪、莫之聞、與譽命
相反、不可聞於人而致譽、則謗議沸騰、不可聞
於君而受命、則誅夷決裂、彼以吉終、此以凶終
矣、旅人元容人之量、元保身之哲、固寵怙權、如
賢專利、其禍福宜相反也、

旅人寄居、如鳥巢樹、警戒則安、放逸則危、狂飛
不止、厓火及燃、室毀音曉、身敗名泯、此以先樂
貽其後憂、以習安致其速敗、如牧牛者、每失于
平曠之地、狃於放逸、而踈於防閑、不能保全、聞
不能免後患也、離利畜牝牛、又為大畜、艮為徑
路、此離極已失本位、合艮陽如縱通途、上變則
為小過、故以飛鳥之灾、惕之、坤牛之喪、例之上
而不止、得而終喪、如衛鞅李斯是已、巽風鼓而
旋罷、兌口泣以繼歌、離火發而莫禦、離牛放而
不收、不免水山之敗、不保艮山之安矣、
行藏去就、士人大節、賓賢禮士、邦家大典、故作
賓者、擇木而棲、擇地而蹈、不可无見幾之明、守
身之義、柔遠者、擇才而用、擇禮而施、不可无知
人之哲、馭士之權、旅之六爻備矣、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以二陰長女為主故云小而四陽協助中位皆陽其亨則陽德之亨也巽者遜順而元凌獵可以驚自強不息之途故利行遠巽者遜讓而元抗忤可以安代終无成之分故利承尊蓋順風揚帆一息可致千里從風向化一心可事百君也卦中五象三女共完坤德故以順為巽二

五各秉龍德故利見大人

永曰重巽以申命劉巽乎中止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在心則虛懷坦衷委婉以入精微在事則迎機循序從容以入窺會此陰柔之用善調剛健以運之者也此卦四剛為體上下俱以實心行實政而四則君之虛已以諮臣議初則臣之虛心以肅民情以此重加商酌中為命令上

安有志之不行下安有情之不順者乎小亨者

臣遇虛中之主將順皆通途民奉柔道之理婦將皆樂境也志者心所之也心體渾一乾元之剛而萌為志必由坤順之活潑引之以通微致遠此二五雖龍德正中非巽何以行乎中正其行之大本劉巽其行之大機柔順剛而亨巽之无所不利也利攸往者任四方之風動華夷皆應於從風之化利見大人者煥千古之風猷明良共協於移風之候矣

人以風鼓萬物必疾徐接續始能發其生機君以命率萬民必諳復丁寧始能開其覺性是皆剛健而以柔順行之建中秉正以通其志於天下蓋天生物之志惟風播之君化民之志惟命達之也於是民從令如草從風而心向化以其柔情順上之剛德矣初四臣民皆陰位故曰小君令通行於臣民故曰小亨如風起於土囊蘋

末而力能排山蕩海、始乎小卒乎大、天下孰亨於此者、且無制命、民無梗令、皆順劉也。

巽言謙遜、而初言武、四言田、以二陰從四陽、用劉為主、用柔相濟、劉乃植立之幹、柔其運旋之樞也。蓋用兵則張皇不如暇豫、而臨事則安閑正宜振作、如風性若緩動物最捷、君子德如風、宜以坤順行、乾健也。若非劉以主之、天豈能以虛聲動物、居豈能以空言諭俗乎。

巽者命也、重之即以前命也、君德主劉、可獨斷獨行、而丁寧申重、巽以出之、蓋以柔濟劉、調於中、執於止、使我治民之志、以曲當而必行耳。行則民德之柔、敢有不順、君德之劉者乎、夫順者、奉上之通義、小民之亨途也。率此以往、以遵上命、以從上志、以此見劉德中正之大人、何不利焉、蓋大人操御天之權、乘飛天之運、秉合天之德、天且不違、而況於人、故大人虎變、天下

風從、由小亨而成大順、則巽之入神矣。

居出令、且行令、民則奉令者也、五以劉德端出、令之本、二以劉中調行、令之權、君能制命、臣能佐命、既交參而互酌、又三令而五申、所以善用命者至矣。蓋五以劉德獨運、二以合德相成、居中秉正、一以巽順之志、舒徐委婉以行之、不以操切煩苛驚耳目而繫手足、以此風民、民何有不從風者、初以民奉君、四以君率民、皆以柔德順從風、靡嚮應、行於流水之原、此在臣民安其本分、共行於小亨之途、在君相享其成功、坐觀乎大順之風矣。此見天子至庶人皆當以巽志為敏行、以希聖域、則優游漸進、可馴致於大成、以遵王路、則淳閭苗功、可化成於久遠而尤利於見大人、蓋五飛天、二在田、方以巽志申命、成功而此偏為兩德、以奉上命、則上以協聲氣之求、下以贊文明之化、利孰尚焉、此卦以坤初爻

順乾中爻以長女刑于之德助中男順治之風
調剛柔之用代乾坤之職者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者天之令命者君之風隨者先後相連隨申
者升四重申訂也風必前于後喁方可應時生
物大造以此收吹萬之功君必三令五申方可
率民興事大君以此效奉三之職同一順而无
拂信而和節也

隨者隨時春溫秋肅其用无所不宜隨者隨地
高山大澤其力无所不及君之政令所以酌寬
猛之施調遐邇之俗象此也申重其命以巽語
丁寧如風之滲肌不覺而人情自暢力行其事
以巽志時敏如風之鼓索不休而物化自神煥
風猷端風範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

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士之盛節也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六本陰柔如在進退遲疑
之交初宜斷決當用號令嚴明之法兵行詭道
利用陰師在制命利用剛也初為陽位原有中
正之志柔方順剛尚持進退之疑志治以治兵
之法治心也進退有節乃士人之義而剛斷勿
疑則武人之推巽為進退其本柔也巽為申命
而命莫嚴於軍令故首及之

初在方進之時而陰乃退遜之志方蓄多疑未
敢專決利用武斷堅壁固守以此治武則進作
退止剛柔互用法之正也以此治民則令行禁
止動靜合節風之順也蓋惟疑故能深謀熟計
以求其治惟治故能決幾制勝以釋其疑此巽
志而時敏明志以致遠者凡武人有進无退巽
者有退无進故巽之決斷利用武武之持重利
用巽勵精鼓銳以深心敏事輕裘緩帶以雅度

臨戎進退之調於節制柔交通於中軍所以靜
治不譁民所以順治不悖也此所謂劉巽乎中
正而志行蓋巽以矯太剛之偏則中巽以融純
剛之僻則正志疑志治乃志所以行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古卜有者室室有者床使人代則卜者退巽
立床下以聽也九二劉德本具有為之才乘柔

用巽尤切妄為之慮故不敢決於心而謀之於
神不敢信於意而稽之於蓍退其床下情誠虔
卜嚴巽將事既用史以占之見掛扞之縱橫又
用巫以禱之見王帛之交錯決嫌定豫順命奉
天此以九之劉濟二之柔調劑得中動止合節
既已逢吉且可免咎矣以二柔中合五剛中兩
得正中合為全吉
史掌占卜以代人祈神亦稱巫稱祝史允為巫

男曰親女曰巫巽女亦巫象也紛若者兌口之
雜沓離目之昏眩互象也巽為不果為躁卦本
象也周禮巫一人史四人胥四人用匪一人且
巽床下以聽之不敢自用自尊巽之至也

牀者床也巽于床下主人告巽退立而使史巫
代占也紛若正操著掛扞之象也虛心靜聽積
誠動天謀之於衆決之於神卜其吉終焉无
咎矣蓋陽居陰位其剛正足以乎神明其柔順
足以指謀斷德調於中巽協於節以此上交五
所謂中正而志行兩陰爻以柔順之也床下舊
辭謬甚今正之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本美德而陽居陽又乘陽合陽衆陽交安遂
至於頻則僂將寡斷重發喪功如號令徒煩功
素愈廢虛文太盛實意彌寡此三與上皆以過
而窮也志窮者既不能以疑而善謀又不能以

治而連斷、且不能以中而擇吉、束手无策、果足
不前、退亦不休、置身无地、異乎中正之志行、窮
於无所變通矣、經劉何以不躁而巽、不厲而吝
也、有勇无謀、又成退縮、有位无權、每多推諉、无
奈以尊之、則劉為坐困窮之道也、

讓以三為節、思以再斯可、過恭則勞、過慎則怠、
頻數无度、遲回不決、窮之道也、蓋事幾通變、婉
轉曲折、全在柔以濟之、此重劉之位、令出多門、

權尤專制、造禮忘節、過中失正、不能使柔以順
剛、如從約不堅、泰多割地、和議本定、虜已渡河、
故武人進退无恒、則敵來其情更紛、紛若不已、
則神厭其賣志、不調於中正、不決於果行、且吝
而不亨、窮於无攸往矣、志疑以虛心、擾事變也、
志治以小心、決事幾也、志窮以真心、窒事勢也、
疑以擇中、治以用中、合之為得中、此則過中而
悖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進退進疑、此初之悔、今柔來二、則疑悔盡亡、
而武功可就矣、以田獵獲禽、象網羅得士、蓋推
賢讓能、大臣挹遜高風也、

田本武事、利用剛德、而坐作擊刺之有法、步伐
止齊之有序、无禽荒之悔、有載績之功、以文事
飭武備、以柔扣調剛果、正以進退之節、用武人
之貞者、蓋合闔三驅、頒禽三等、習射澤宮、備有

禮度、上申命、下從令、皆異乎中正、柔順乎剛也、
三品者、羅離雉之文明、多獲者、充口之欣悅、
有功者、奉巽命之終事、寅恭師濟、遜讓孰大於
此者乎、虞帝溫恭之遜、先於闔門、周公顧膚之
遜、勤於吐握、協此義矣、

六四柔居尊位、既不能獨斷獨行、又不敢自專
自用、惟網羅士類、弋取英才、以隆折節、以表虛
懷、故有田獲三品之象、內三爻如上中下也、上

士中士下士皆其收採以廣集思之益以成共濟之功者大臣屈已薦賢俯躬下士巽之正也初方志疑而此任賢於勿疑初本志治而此求賢以輔治茂推欽之功免負衆之悔矣古者田獵獲禽擇取三等謂之三殺上供宗廟中待賓客下充君庖士之度材授職協力奏功亦如此也大臣蒐英羅俊如于田之格獸材校能如獻獲之頒禽方可免悔於身效功於國以人事

居義當然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操中命之權作風化之主居巽之正位秉剛之中德但能永貞即成元吉蓋俯合二共享得中之吉也在臣為克供厥職而无咎在君為允孚於臣而悔亡矣悔亡者風能掃除積垢令能蠲洗積習也无不利者風行而无不偃令出

而无不從也无初有終者出令之始尚托空言行令之後方奏實績也前履一陰如屈已旁諷虛求參酌不自用而惟人是用且有權而居无權也元初也先庚之三日木受克也後花一陽如同德相濟協力奏績不求功而人效其功无成而君有成也有終也後庚之三日木受生也飛龍在天位居乎正乾元用九德調於中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何不利乎巽卦序而不五為一卦之主故此發之且庚金初受坤母之生適當長女之位庚位正值金風之候專司出令之權取象非无義也陰水陰木陰火一氣相成所云小亨也先天圖巽居庚地兌居巽地二地互更有相勝之象有相成之義先庚三日遇丁火則以火煅金以金斷木金在鑄而木就斧如發號施令之初陶鑄裁削前无成法内无成心故曰无初後

庚三日遇癸水則以金生水以水生木金適用而木成材如立制定法之後節解枝分今出惟行言底可績故曰有終且金有從革之義象居之從善轉環庚為更新之義象居之維新剝制金以剝為性木以柔為質所謂柔皆順剝正順此九五之剝從風而奉令也二以剝居柔為中此以剝居剝亦為中者以上下各一陰一陽調和得中也

庚者西方之金也走三遇丁則受克丁火以克其木後三遇癸則滋其水以生其木是克之後生之陰以虛迎陽以實維故曰无初有終也九五居位有克之者以匡救其惡於方始為剝削有生之者以將順其美於克終為培泰長善救失以成居德而後禁暴帥仁以施居令正己正人守貞去悔何不利乎貞即武人之貞乃紛后之吉悔亡則去志窮之吝而享有功之

獲此九五全收前四之利經文緯武志之行也位正中首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王中允為以守至止蓋虛心受益立極建中所謂剝與乎中正也當居位之尊秉剝德之正居上陽下陰之中柔順利貞長女完具坤德配合乾健矣

或云丁當也風必應候而發也歸也風必歸勢而止也發疏施令必當於幾春秋實尤非時之風氣訓德課功必歸於極春秋實尤不

煥之風猷此亦勝解解丁寧陰度之說幹蓋取維植故言甲木出令主斷制故言庚金巽為木而金克之剝削裁度以成材猶出令之居山切磋剝削以成德也无初有終者九更剝之令必從前所未有之事至後方遵令以奏功也若幹

蠱則革故為新乃終則有始矣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風每暴於末力陽亢窮於亢位此上之貞不中
於凶也上九時當變通功應成就而陽亢陰
力屈計窮此時而猶異乎床以聽占則曠而神
不告窮而變不通不惟无功抑且有喪喪置於
懸磬技窟於束手此非亢龍之不知進退不知
得喪有悔而道窮者乎如是猶守貞而无變計
雖不失其正乃蹈於凶矣正者陽德之剛健不
淪於邪徑凶者陽氣之偏枯自局於窮途也獨
陽不生无滋息之機故喪資亢陽有悔有摧折
之勢故喪資至上爻則互兌互艮皆不效用止
存正卦其象凶也惟上變為陰則成井養之不
窮三合為陰亦為渙躬之无悔矣
二以柔中用卜初筮則告故為吉也至上乃通
變之時九尤劉果之德而一於退遜果足伏床
再三賣筮重發喪功則不能謀食而乏養生
需兌口之饑虛也不知修備而失衛身之具離

兵之屈折也雖安分不失守正而寡斷自取累
窮不亦凶乎上與三皆純陽過剛不得柔以助
之故不交四是喪其三品有功之資不交初是
喪其武人勇進之資也三已窮於志而不能行
此并窮於身而无所往非見劉宗合德之大公
孰與矯其偏而成其正乎
風久則末力衰今久則積弊滋俱在窮而當變
之時宜用巽以行變之術泥於守正不免逢凶
也
蓋巽本美德然其寡斷利於用中有兌說不
可不決之以顯明有風行不可不乘之以雷厲

說上

兌亨利貞

陽舒陰慘說者陽之德也二五皆陽居中位故六爻凡以陽合陽則吉以陰合陰則凶天必生機鼓暢始百卉敷榮人必喜氣發揚乃百骸調適故曰順天應人說主順而不拂故常篤於亨途說每和而易流故當閑以正道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

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二五皆陽剛中也三六皆陰柔外也惟剛中故能發舒其志惟柔外且能婉順其情既調之以說又閑之以止順天道之自然體其至仁陶宇宙於太和合人心之同然投其公好諧室家於胥慶故民心競勸忘身殉國上以說施下以說報也說者以上說下民之所好好之所欲與之

聚之也以好逸之心為佚道之使而民效力以好生之心為生道之殺而民致命以一中調剛君之降心體民情也以二陰從陽民之傾心戴君德也然天必以秋肅濟春溫而後物情欣遂於向榮君必以法紀調德澤而後民心鼓舞於從欲故說以利貞為順應也

天道好生而惡殺人情喜逸而憚勞故春氣至則物皆欣欣而向榮王化行則民皆皞皞而自

得忘勞如幽民勤穡事而獻羔羊忘死如周師會孟津而陳牧野元言之格不賞而勸則以時出之德見而民莫不說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湖海澄泓謙虛善受之府也江河灌注活潑不窮之源也朋友義重聚樂以說而相成長善救失如澤之交潤謀其所習而義講習其所講而仁熟誠明合一之功德業規勸之益也此朋來

之樂遠勝於離群索居之苦時習之說其遠於
鳶飛魚躍之趣也

麗者兩體之駢合澤者一脈之交潤也凡衆朋
交以資講習者取長補短酌異歸同駢麗之各
列也德行滋長習氣潛消潤澤之互決也古云
強教悅安相說以解昏兌說之義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上下相說至

此此天地太和之象上古時雍之化也蓋陽在
初爻如君德方亨民心正朴此時上下相信疑
端未開上不疑下之倍下不疑上之驕一團和
氣同心相說上肅肅雍雍下皞皞熙熙而已

陽和始萌劉德乍露天理渾合人欲未乖以發
皆中節之和應方春時和之令此乃天性自調
人情遠契我本無疑於心人亦無疑於我蓋義
理根心之說非驪虞貌合之說也以陽德居陽

位且當用事之初故其象如此蓋初爻未變為
坎之狐疑方諧於兌之附決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者一德之孚與上下三陽同心合德相孚以
成說也志者心所之也初未疑獨陽自信於一
心此悔亡衆陽交孚於協志也悔亡者內者不
疚信志者无惡於志陽劉掃蕩陰慘也

劉德處於柔中是正直濟以忠厚故能上信於

居下信於民合天下之悅以成其安社稷之悅
也東劉德既斷而不疑居中位尤安而无忌故
能自信其志亦使上下共信其志下則傾心仰
戴而民胥悅上則委心倚任而君相悅泰運元
亨動皆迪吉更何悔乎蓋二居臣位以悅民則
疑於市恩以悅君則疑於獻諛宜其有悔而惟
中以成信能消而亡之凡疑在事前悔在事後
未有信而懷疑尤未有信而貽悔者悔亡正見

其說之全也

初以真信乍動、疑端未入、則并信之名而化之、
二以中德自守、信體益純、則絕疑之悔而亡之、
說者、陽明之舒暢、悔者、陰晦之悽惻、陽盛則陰
微、不兩存也、不疑以行事、言以元和發為中節
之和、天下共由之達道也、能信以志向、言以剛
中還調、未發之中、萬种協和之大化也、一人向
隅、滿堂不樂、悔之能妨說也、陽和布澤、萬物生
輝、巽風驅翳、離日破暗、說之能除悔也、此云乎
兌原真心在悅居而五孚之則為剝、蓋以二之
柔調五之剛、所以抑其過矯、其偏有剝之義、可
見真能悅居者在獨直、不在逢迎也

六三、未兌凶、象曰：未兌之凶，位不當也。

未兌者、逢迎以為悅也、當先而好為逢、窺指而
曲為導、惟工阿諛取容之術、以伺候居側、專為
招納引誘之謀、以投合上旨、屈己徇人居下、接

上德不稱位、難免於凶矣、以陰居陽、如以柔媚
之資、叨獨直之任、以陰從陽、如以卑諂之習、趨
承奉之門、容悅之佞臣、易悅之小人也

三為臣位、有澤民致君之責者也、然撫綏无術
徒以私恩小惠結私娛、納約无權、但以纖計小
忠工順旨、是位望尊崇、志行卑下、不相當矣、一
時雖可冒虛聲、微倖寵、終不免於負高位、甘下
流、不亦凶乎

陽變陰、既自失其剛德、居在三又反滋其躁急
故不能以己之德往以孚於人、乃欲使入之心
未以媚於己、蓋力之柔既能和而不能倡、位之
偏亦居邪而不居正、以一陰介四陽之間、上接
下招、前瞻後顧、情多妄悅、口多過語、於是招搖
失少女之貞、結納乖大臣之體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以剛德、自居近君之地、乃以柔資、不任獨斷

之權故虛心好問以求其悅而不敢安心肆意以遂私悅意見介於互岐調停介於參酌此多謀少斷近於過柔之疾然舍已從人終有和衷之喜善用其劉德克宜其高位者也商者離之戚嗟巽之紛若喜者巽風之鼓暢離日之融和慶者兌情之悅懌兌口之稱揚也

商者心口相語介者彼此互持疾者偏僻之未調喜者快愜而自慰也務詳於商確而不敢自

寧顯示其瑕疵而不敢自諱始上悅未遂而商終相說以解而喜消嫌釋憾先憂後樂此大臣以集思為和衷以畜君為好居若君臣喜起國家樂利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矣商以決其所疑求其所信修己之行以聽人之來故終能快於志而當於位也介即上下陰陽之介傷於陰毒則疾協於陽和則喜矣

劉德本足以獨斷柔位不敢以損決以此用商

商者酌量於可否從違之介參調於寬猛和劑之介競惕未寧介然於中若在疾苦之呻吟疾痛之診切者此介之明正商之確而疾之形即喜之兆也蓋四介上下之中此天人之介居臣之介也故商以決其所疑求其所信恐求之失正懼引之悖道皆疾疾之有資於藥石者力持其介務底於寧庶其可以順天心諧君志且得下應民情乎始以巽順而進回旋以離明而暢

達調為勿藥之有喜諧作普天之間慶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以陽德居陽位恐過於剝當借陰之剝以濟之如高明俊邁之居當借老成持重之臣性其太銳劑其過激格其心以和其德也孚於剝者九二以孚而歎悃志在剝居九五以孚而推亦亦安心受剝於臣明君信於直臣虛心資其苦口為之忍嗜過欲為之貶躬屈體甘受剝削

不嫌侵蝕此雖君有折節之嫌臣有犯顏之迹刻核危厲疑於不情然陰陽相濟正以成其君臣相說從諫弗咈正以明其居上不驕也以孚而受剝以厲而節說純剝之位正當如此

陽居陽位雖剝中未必盡柔外也能信於陰之剝蝕以抑其過而調之中能甘於剝之危厲以挫其剛而濟之柔此在君之位適得其正理適協於當然虛懷能下人盛德宜其位矣

剝者陰剝陽也三以來逆於前六以引導於後皆能以將順損君之德固剝也二以孚允自信格君之志以信釋疑以商攻疾尤將以匡拂奪君之便亦剝也君以剝能獨斷中能允執以同心合德收衆正以危心疎志却群邪不以順為悅斯真能悅以无泰厥位者也君乃悅於人非悅人者故獨不言悅而言孚腹心信於股肱君道正當如此剝卦以五統陰此以五變陰則允

化震之來厲互巽之長女以配震男互坎之中男以配離女上下皆得位矣英主不喜逢而喜現不好佞而好直此自君德之盛必拘為誤信小人者陋也

剝非美名而以孚受之則生我之藥石也厲非美事而以孚得之則成我之砥礪也蓋平時多逢秋獻媚所小獨剝耳惟溺豫耽安所難獨厲耳孚而和之以從諫改過則拂我者之愛我深

於順也以勵精圖功則勞我者之安我勝於逸也此惟剝德之果教與陽位之奮發始能之故曰位正當也剝變為泰既以坎憂抑說情之過允化為震又以風行鼓雷厲之勇所以軌於正而裁於當也或云允當正秋八月剝當九月繼之序卦有相濟之義然大旨不專在此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陰居陰極過於優柔不思獎直勸忠徒以甘諂

嗜佞招引容悅之臣耽於非道之悅舉朝皆泄
泄之習盛位无赫赫之光矣蓋喜逢憚規踈忠
近佞最足以晦蒙主德汚濁世運六與三以兩
陰相合有陰晦而无陽明所謂昏德之朝也明
良合而庶績熙其道乃大光矣

說者上說下也下三爻言成說之象上三爻言
用悅之權四之商因初之和以思保其和圖永
安之計者也五之剝因二之孚以善成其孚弘

交儆之益者也上之引因三之上以招納其來
敬衆邪之路開辟枉之門者也說雖太平之風
泰交之象然上下相說必以寬猛相濟居臣相
說必以獻替相調此易必貴剛柔之中也

凡上爻多係一卦餘氣總上而結之也夫兌悅
之情易溢而難收雖節之猶恐其過也况當有
餘之後猶復引而長之如十日之飲如十旬之
飲糟隄肉林之无厭飲酒賦詩之不輟則任其

意之所適縱其情之所便寧復知底止乎於是
志日昏迷行日蔽綱紀為陰濁所翳陽明之光
熄矣未光則不知天道不識人情而悅尚可保
乎象不言凶者三之來既凶則引之來者其凶
不言可知矣故卦曰利貞惟貞乃能斷其引杜
其來以節其說也

居臣相說泰交盛際然惟乎則吉商則寧剝則
厲而下來上引則凶此都俞必濟以吁咈而喜
起廢歌必先時幾之勅遊豫深於流連而守
宙太和備申无逸之警也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正周禮辨方正位、設官分職、率屬馭民之法也、初言養民、次言教民、三言小臣、四言大臣、五言王居、六言侯服、言有序、亦有據、周孔垂訓、甚明而舊解失之。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事神先於事人、水以載舟、亦以覆舟、定民先於定制、予者、遍天澈地、格神

衆民、開萬世無疆之業、貞者、辨方正位、居中制外、垂萬世不易之法也、建國以宗廟為先、且必度川原而興土木、觀風氣而辨水土、故云。

三陽三陰、天地定位、上以二陽統二陰、下以一陰從一陽、位次整肅、如王者建邦、居重馭輕、柔遠懷通、臂指相使、綴旒相屬、蓋風行水前、唱後隨、水從風、鱗鱗穀縹、皆以次序成章也、和風解凍、而水始得奏滋息萬彙之功、順風揚帆、而水

始得效流通萬里之力、風水之相須、股肱之故、曰

利涉大川、王都、以通百川於利濟、會萬國於朝宗、公劉觀流泉、武王注豐水、非此謂乎、

此卦上乾下坤、本否象也、上得一陰、以大臣調剛德、乃能以乾健端風化、下令於流水之原、下得一陽、為大居酌柔中、乃能以坤順平水土、奉令於從風之誼、由此沛大號、渙王居、消否端、而維泰運、蓋建邦正否後之更新、禮國乃泰初之

經始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曰亨者、王者經綸制作、乃通行之大道、酌剛柔而制中者也、剛在外來而二為內應、故不窮、柔居外四、而初與相交、故上同、君臣合德、臣民效順、此相得之妙也、剛不窮、故能決斷以定經制、柔上同、故能和協以奉使令、由此制禮作樂、

體國經野、格神馭民、居中制外、渙而能聚矣、舟楫之利、取諸渙、不可收利涉之功乎、以風乘水、以水濟水、則順風揚帆、因天之便、鼓楫乘流、順地之宜、同心共濟、收人之力、利永而功大矣、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初得民位、三四得臣位、皆上同於五之王位也。

禮云、王在廟前、巫後、史卜、翼贊、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為也、以守至正、蓋在廟王祭、在朝主治、同一制度、各有條理、皆渙道也、廟祭以萃神靈之渙、朝會以萃臣民之渙也、若濟大川、用作舟楫、同舟共濟、明良奏功、矢水能載舟、效蒸徒之楫、舟能濟水、破長風之浪、孰非資民利而集王功者乎、首揭廟祀重典、而郊壇宮室、邦畿國邑、悉該之矣。

劉者居、柔者臣也、一剛上居於五、獨正居位、而兩剛分內外、賤司與居合德、如居內拱而化行。

域外嚮應无穷、一陰下處於初、得安民所、而二陰歛大小臣位、與民同心、如臣外封、而心拱王居、會同无災、此盛世之經制、分之為萬邦、正以合之為一統、岐之為分、疆別界、正聯之為聚、精會神、渙之妙也、是以王者假廟告虔、則諸侯奉牲從祀、平時布散而居、有事絡繹而集、此王者居中制外之大權、建中立極之大義、以執中之心、聚祖考之英靈、即以宅中之位、統臣民之脉絡、清廟諸篇是也、來木涉川者、設風氣之上游、源流萬代、而國祚綿長、潯百川之方至、沛風猷之大順、梯航萬里、而王靈赫濯、滙四海之朝宗、亨遂到之利、垂永賴之功、渙所以亨、此文王遷豐、周公營洛作用也、萃以齊民志、渙以定民居、一聚一散、異名同用、解者混而莫知。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享帝者、內致其精誠、而趨蹌奔走之合歡、立廟

者、外煥其規模而棟宇棟桷之盡制、皆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渙之象也、合民心之渙、以萃神靈之渙、宗廟社稷、立國之首務也、風能動水、如誠信之感通、水必隨風、如神靈之潜格也、

維皇顯赫、鑒觀四方、而郊祀以致尊、則可儼天威於時保、先靈陟降、在帝左右、而廟祀以致親、則可迓先嚴於儀刑、此其積誠聚悃、萃心神之渙、而以精一凝禧、乃能格帝享親、萃天神之渙、

而以歸依注春、此渙之取義深也、維王建國郊廟最先、故象辭以該一卦之義、誠重之也、

天風一行、而水以萬疊之波應之、王令一行、而人以萬方之心應之、此渙象也、王者馭天下、必能渙之而有紀、有綱、乃能合之而使臂使指、故一享帝而天下貢其包茅、一祀廟而天下薦其廣牡、幽之而天親潜格、即明之而臣民響應、化捷於風馳、令行於流水、此王者所以法天而用

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凡能馭衆而聚散之、惟命、必能撫衆而恩威之、並著者也、立國之初、用惠政以拯民生、制田里、教樹畜、使富庶成風、孳畜蕃息、隸圻三千、四牡孔阜、則民力有餘、去逆歸順、民情感德、傾心效順、可以麾去招來、可使趨仁赴義、非濟渙之第一義乎、治民之法、必能渙之、方能聚之、辨其異

而分田制產、方能統其同、而奉令從風也、周禮大小司徒居民之制、是也、其法、比閭族黨辨其居、六畜車馬辨其物、此初言馬、二言車、正此意也、坎於馬為美脊、於輿為多背、而巽以王命申而行之、故云、

初方入坎險、衆民遭陷溺、所當亟拯救者、庶者富之所以拯也、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則馬壯非乎、修救而惟悴蘇焉、家富馬良、人富而禮義

附鳥、尊上敬長、大順之風也。民生遂、民心順、則立國規模大可觀、而經制漸可興矣。

初為民心方渙之時、故用拯為坎、馬方育之始、故令壯、且坎初、即坤之初、牝馬行地、柔順利貞、故云順、又卦中三陽、合為乾之良馬、此以陰濟之、如畜使壯、成坎之美脊也。

九二、渙奔其杭、悔亡、象曰、渙奔其杭、得願也。

杭、軌同、小車所以行、坎輿多青、宜奔以試習之。

也、駕馭有方、馳驅有法、乃能渙而奔之、如云車馳、擊也、役車不休、民之勤生不置也、路車有式、民之習武不弛也、生資裕、則無饑饉之虞、武備修、則無兵革之警、消亂弭災、悔亡而願各得矣、初言生聚、此言教訓、以此坊民、內順外嚴、從此而賢良在位、朝宇生輝、有不布號令而定經制、遂求治之願者乎。

兵車乘車、紛馳四出、車如流水、御風而行、渙奔

也、執轡如組、不失其馳、內得中心、外合馬志、得願也、車足用而人情快也、在民則車半馬健、喜家給而人足、在君則車攻馬同、幸國富而兵強、上下之願、無不得之悔矣、二以劉德居柔中、如以武備寓於文事、以震初當坎內、尤以恐懼急於修防、卦中三陰、為坤大輿、此以一陽率而引之、為奔、成坎輿之通也、初言拯、急於收拾民心、此言渙、乃始頒行國典、中男秉政權也。

此既富而教之也、杭以駕馬、兵車之制、坎為輪、為輿、為矯輶、以乾良馬、駕坤大輿、馬驟車馳、渙散而奔也、蓋民力已足、可率之以習技、民心已順、可導之以知方、先事之備修、則後事之悔亡矣、此時君勤政以從民願、民奉令以從君願、上下交得而國不已、大定乎、坎中周濟險之策、震初預驚遠之謀、巽風申行事之命、艮山周列限之防、象如此也。

初以一陰合四、而三陽有資、是坤順調乾馬於
馴良、二以一陽合五、而三陰有附、是乾健馭坤
輿於馳騫、此救時急務、旋乾轉坤、濟世弘謨、傾
否開泰、王者建邦之妙用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民富國強、則俊傑在位矣、在位之臣、志在外而
徇君、不在內而徇身、惟思效力封疆、分猷海宇、
故委身事主、忘軀徇國、以一身散而遍委之天

下、以天下分而各荷之一身、天下事、皆一身所
分任之事、此一身、乃天下所分用之身、則吾任
天下之身、无所不效、吾安天下之志、无所不伸、
下不負民、中不負己、上不負國矣、志本在外、經
營於外、遠得所志、更何悔乎、效於有道之朝、无
失身之悔、明於鞠躬之義、无曠官之悔也、

三乃群臣致身、各守一職、或佐耳目、或司喉舌、
或專心腹、或備股肱、故曰渙躬、各效職司、不相

朋比、各分猷念、不務雷同、寧有外矯飾而中慚、
初失節而終悔者乎、內則六官分職、外則五服
效貢、建國之大義也、巽股坎耳、艮手震足、各效
職於外、以內拱一心、王者所以通天下為一身、
胼手胝足而不辭難、剖心折肝而不避患、備歷
諸艱、自成一局、志士所以引天下為己任也、
此建國之後、設官分職、周禮六卿分屬是也、夫
官匪以多人共營一事、亦匪以多事并責一人、

官任其事、事稱其官、若渙散其人、以就事、且
若渙散其身、以為君分任事者、耳目各效一司、
手足各供一職、不相猜忌而起交爭之隙、不相
比合而貽結黨之嫌、此王制也、蓋男子志在四
方、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志在壯行、節義功名、惟
力是視、王者善用其身、乃善成其志、士各得志、
无悔於厥心、乃君能得士、无曠於厥職矣、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

吉、光大也、

四乃大臣、六卿之長、百揆之司、職在統率群僚者、故渙群、開誠布公、无所偏黨、分倫別類、不作模稜也、大臣巍然卓然、挺樹傑出、如平地有丘陵之高、其仰具瞻、非平常可擬、以此正色立朝、正身率下、能條理職司、令各分曹布局、能解散朋黨、令盡忘私急公、豈非調乾坤之元、合鬼神之吉者乎、巽長女、本當大臣之任、坤初索、已秉

至德之全、故其所以渙者、經畫區分、辨別有權、界限有法、凡作用迥出尋常、非恒情所能測識、日月合明以煥其光、天地合德以成其大、光故照燭无所不精、大故收羅无所不備、不止一官一職之易效也、

小臣以身事君、故渙身、一身任一職也、大臣以人事君、故渙群、小群成大群也、大臣渙群、必其心術光明、行事正大、彪天炳地之猷、旋乾轉坤

之力、令人共仰風裁、各禀坊表、迥超於平常智巧之上、特出於流俗意想之表者、非若小臣、但以孤行子立、兢兢於一身之名行已也、故曰匪夷所思、有丘者、互艮之高、匪夷者、濟坎之險、渙群者、雷動風散、百果圻而萬竅號、大臣居高臨下、調元贊化、巖石具瞻、斗山卓立、王者建國規模宏遠、未有不由輔臣手采煥發者也、

此大臣之正已而率屬也、四為巽風正位、為渙之主、大臣當之、是宜以渙風天下也、小人曰、當君子曰、群、大臣作百僚師長、為君子領袖、能以忘私捐膜、風勵有位、使同寅協恭之士、亦且渙其分猷敬業之群、則大人无德並於乾坤、吉慶交於天地矣、此元吉、即坤五黃裳元吉、在諸卦皆以四當且位也、巽初爻、原全體坤德、以爾黃裳之度、正位居體、調坤元以贊乾元、與鬼神合吉者也、故能作渙之主、清渙之源、挺身立群臣

之上、如丘陵、譬夷曠之中、令人仰止而不能企、尤嚮往而不敢違、此大臣光明正大之作用、如日月照臨萬象、天地品騭萬彙者也、艮山鎮地而五方寧、雷聲振天而四序別、群心各盡其心、群力各效其力、以師濟為津渙、風馳而川驚矣、周禮維王建國、設官分職、乃立六官、使各率屬、此三四爻義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

也、

五當王位、渙屬主權、此其所振綱而肅紀、建中以立極者、渙汗大號、即周禮之象魏懸法、月朔布令是也、八汗出、即決一身百竅通利、王令出、即決一世萬方通達、故取象焉、五當巽之中爻、故主出令、又當互艮之上爻、故主王居、渙號者、條頌縷布、綱提領罕、風聲遍達於海隅、渙居者、居重馭輕、居中制外、風會獨鍾於洛溪矣、

渙王居者、分茅裂土、衆建藩屏、設疆畫界、廣置郡邑、大之甸男采衛、小之比閭族黨、星羅棋布、枝分派別、一王正居中之位、四方拱攸同之宅、肢聯脉貫、正渙汗所由漸洽、網舉目張、乃號召所由響應也、一王居中以出令、萬邦環外以奉令、未正軌端、令明度肅、上有三重而不驕、下免三灾而不倍、又何咎乎、八號者、風之行、令於雷厲、天賴作而萬竅怒號、渙居者、水之流、休於艮止、宸極端而萬星迴繞、周禮維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為民極、即此是矣、象云正位、周孔一詞而解者何多謬也、

渙大號、則制度定而民遵道、渙王居、則體統正而民歸極、內拱腹心、外調臂指、聲和氣洽、波湧風從、柔外上同、王乃在中、此之謂矣、奠泰山於四維、靜薄海於安瀾、有不潜消咎端、利於永貞者乎、

此王者定出令之所、端建極之樞也。凡命令必由中以達外、王者必居重以馭輕、經制已定、則中外有條、重輕有序、故一號令之頒、由朝廷迄海宇、如汗之從大體而洽四肢、一都邑之建、內王畿、外侯服、如身之以一心而御衆體、蓋王者以允執厥中為宅心之所、此固以端化源、以圖大宅中為建中之標、尤所以崇治體、故外正人王之位、即內正心居之位、所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也。位正而天下仰止、若山岳奉令如雷、震風氣、鍾為王運、江漢會為朝宗、萬年莫不拔之基、百度永維、貞之利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風每弛於末力、水多潰於末流、故上爻尤深計而遠慮焉。血氣凝結、多生疾病、必渙之以去其害。去害治者、以保治、去亂法者、以行法也。逖出者、朝奸國蠹、則移之郊、移之遠、屏之遠、方投之。

四裔寇盜、攘竊則守在四隣、守在四夷、震驚百里、折衝萬里、深慮遠謀、以永為杜絕也。逖遠也。速除其害、方得永享其利、以此計百世之安垂萬年之業、立國規模宏遠、保邦制度嚴密矣。坎為血卦、亦為險象、而風以散之、水以滌之、則渙而去之也。如國有瘡痍、則渙以撫綏之、令使膏澤速施、朝有昏楮、則渙以屏逐之、令使奸頑速竄、以風之和消坎之險、以雷之厲保艮之敦。

去害而利始全、防亂而治斯永、立國之要務也。此制行而大號不虞阻滯之梗、化王居不患城社之藏奸矣。奸民不去、則良民不安、奸且不退、則良且不進、故牧羊去其敗群、牧馬去其害馬、此渙之必以速害終也。渙者、蕩滌其邪氣、越者、斬除其惡孽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意、同小人去而大臣獨總其成、小且各效其職、九廟永妥其靈、萬民悉

樂其業王居鞏固永保劉系共濟之功王度清
夷常享中外攸寧之福矣

血去暢出與小畜同而卦義稍異此取防奸屏
惡意也坎血乃兇殘傷國脉酷虐吮民膏者風
以散之如脫消水津兩以潤之如塵漂垢洗則
艮止永安震驚預息坤戰寢於坎憂乾惕暢為
巽順皇情豫民心悅邦基益鞏於四維矣

此王制明五服之畧嚴五流之典也上外交故

以治外言之王制詳於內亦不畧於外也蠻夷
限以要荒奸宄懲以投竄驅而遠之以絕其害
則以內治合外寧以威嚴濟順治漢汗既以導
引暢其脉絡漢血更以針砭破其臃腫如人身
筋骸盡適營衛皆通乘馬常班如於會同玄黃
永不雜於野戰惟詳於珥害乃享其全利矣

節亨苦節不可貞
坎下

發而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豈不亨
乎苦則非和非達不可以為常此道貴中庸聖
戒已甚也亨者萬世共由之通途貞者一人局
守之僻逕蓋履中蹈和達之天下而理皆通航
枯茹槁要之終身而勢必阻也水澤合卦謂以
險而過說之流艮震互卦亦以靜而鎮雷之動
遇險而止依山而止皆節也以陽節陰以剛節
柔卦惟五為節之中正甚明何解者之謬也坎
中爻在艮為限在此為節其義一也

彖曰節亨劉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人生受中即有定節故用情不可忘節立身不
可失節節豈非亨途而共守者乎然所謂節者

就劉宗分數適均之中、而獨以劉中之德主持其間、故謂之節、曾不得任柔情之濫、濫亦不必峻劉心之矯激也、蓋劉柔之分、此天下事幾是非兩平之介、此間但力却其非、堅守其是、以達調於中、所謂節者、如此足矣、若必矜己之是以苦心而標奇、形人之非、以苦行而炫異、則勉強一時、不可持久、孤子一意、不可通行、何可貞也、不可貞、則將有半途而廢、末路而蹶者、自束窮途、何如其行亨道乎、故此水澤合卦、原以說情而處險境、說情恐其滔蕩、須以節杆而防之、險境恐其陷溺、須以節振而起之、然不過就其適當之位、鎮以恰當之節、中而不偏、正而无僻、與天下共達於通塗、以成其亨耳、此五位劉中之主、以中德居正位、法天地自然之節、按四時各正之節、以品節為經制、以樽節為程度、為天下裕財源而休民力、此以一心之說、與民物偕說、

以一身之節、與天地同節、惟其甘而不苦、乃其亨而可貞者乎、不然、使天地有盛夏、有隆冬、而不調以溫涼之中、則人情必不堪、物生將不繼、乾坤或幾乎息矣、永矜三幹、賞惜一袴、豈足當人主之盛節者乎、劉宗分者、此卦三陽三陰、兩分之適平也、劉得中、則指五言、五本中位、一陽居二陰中、尤得位、以純劉作一卦之主、以中德植天下之節、中故能正、不偏於苦而甘、中故能通、不阻於窮而亨、以此條為經曲等殺之制、以此頒為盈縮多寡之度、以之用財、不以濫濫而耗、以之使民、不以虐厲而嗟、所以效天法地、與四時合節也、天地節者、盈虛往來之候、四時成者、生長收藏之功、天地不能无節、而况人乎、凡人主用財使民、必以禦灾杆患、此為行險、而不傷不害、民心感德、悅從、此為說以行險、皆五位中止之德、以節成

其說以說甘於節也。卦以坎為節，以中為主，義甚明矣。

節者，天地自然之序，發而皆中之和，故以門戶象之。以性而節情，以情而率性也。故安則亨，甘則吉，而苦則凶。蓋着意則偏，非中和之妙用矣。三陽三陰，剛柔平分，而一陽居五，獨得剛中，此正所依之為節者。如過於中道，則阻於窮途，其節不可守矣。蓋人心惟悅樂之情，最易溢而忘

檢，惟險可以節之。險者憂危患難也。人方悅時，行過險路，必惕然為戒，就此當險之位，必有以節而遏其悅者。如唐人方樂而思，居思外思憂，則瞿然而戒，太康矣。但節必如五之秉中，得居正位，甘而不苦，方為通行達道，可謂之亨。天地聖人皆用之，勿以苦而自窒其亨也。甘則行有尚，苦則不可貞，正相反矣。節者，以義而節情，以陽而節陰也。必有卓然不

可凌之勢，截然不可越之限。如峻壁危城，長堤高壘，坎以一陽，界西陰中，為設險正其象也。險亦非必遇災遘患，凡立節者，必危心鍊志，銳精惕神，以建坊樹表，亦設險自衛之象。故水遇坎，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信，此正其受節之常。山川丘陵，固天地之大防閑也。時俱云以亢為節，以澤為水，江湖河海皆為澤，可依以為節乎？且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者，滿水之區，水宜停注其中，不宜泛溢其上，所當授之以節也。制數度者，以樽節而定萬民之限，議德行，以品節而峻萬行之防。澤以儲水，必節蓄而始不竭，水必濫澤，必節宣而始不溢。限之以溝澮，峻之以隄防，皆節也。皆坎象也。數者，經曲會計，度者，權衡繩尺，以節而制之。象所云惜財而惠民者，此矣。至德行，亦以節而議

之蓋世難全德、亦鮮完行、有細行失於、而大節可錄者、有衆長莫效、而一節可取者、德則為清、為任、用介用和、行則尚法尚通、善謀善斷、一以剴中揆之、抑太過、引不及、擬而議之、則以修己、可擇中而用、以取人、可度材而收、此王者建極、錫極之真源、理財治民之大本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陽光始透露、為隙明、戶之象也、戶以通明、非以

通行、知就戶以求明、不越戶以妄出、此明於通塞之介、中於行止之節者、見可知難、必无妄動、以滋咎也、不庭者、不出戶而至于庭也、凡門戶皆向庭、以就明、此天開地闢、示人行止之節者、不出戶、知天下神之无不通也、不下庭、防失足、跡之有暫塞也、如澤中儲水、通之直沛放海之流、塞之徐俟盈科之進、此天地自然之節也、不強求通、不輕變塞、此謂知節矣、

純陽初體、心之靜幾、二陽柔中心之動幾、靜以養未發之中、塞聰掩明、所以凝神、動以調已發之和、通微致遠、所以達化、通塞有時、行止有節、此初與二、吉凶之判也、

初以一陽自安本位、而以二之陽為外蔽、正可闇養潛修、蓋時方未通、不越分外求、勢當阻塞、惟養高自重、有知時之明、无違時之咎也、往來不窮、謂之通、此於開戶之乾、貞以闔戶之坤、安潛龍之隱、避入坎之凶、劉柔相濟、通塞兩明者、也、水欲導以流通、澤欲蓄以閉塞、兌口開則知通、坎險設則知塞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陽出潛、乾戶已闢、柔得位、中道可由、門之象也、門乃往來之所、必由賢愚之所共曉、出作入息、舍此何之、庭乃廣衆之所畢集、主賓之所分抗、向明蒞正、非此何托、時當出應、闔門之求、而猶

自局閉門之守、深居僻處、廢時失事、竭枯窮、
數窮理極、舍正路而不由、昧光天而不覩、與若
无節、凶可知矣、此五震初爻、為發足之始、純乾
二爻、為利見之期、宜動而靜、宜啟而閉、失時違
節、自室亨途、故為極也、蓋節必以剛中守正、此
居柔中、遂不免以退縮而凶矣、

初乃隱居之士、故以恬靜為高、二乃在位之臣、
戒以避匿為固、初乃可以止則止、為知時、二乃

可以行、不行為失時、極者窮於无所之也、節者
因時處中、故為達道、今門乃大通之正路、而自
阻閉藏、庭乃大明之中天、而自投暗習、可謂時
乎、既失時中、即阻窮僻、杜門於清朝、鑒坏於明
主、非情之說、非節之亨、失中正之通也、

時行時止、此艮之止、即坎之節也、節者時節、如
生長收藏、各有定候、假令天地遇春、不生、遇夏
不長、而徒有秋冬之閉藏、可謂節乎、一陽純剛、

无助、尚可藏機、二陽居柔、得合、已當效用、當發
現而猶閉藏、此時一失、无路可通、非凶而何、震
初來厲、此啟蟄開戶之期、出門有功之日、非閉
藏之候、而乃杜門累足、自棄於文明之會、不知
節、不知極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說本易流、極尤難返、以六之柔、乘三之躁、於是
動靜違則、行止失常、不以溺安坐困、必以妄動
招尤、後時而悔、嗟何及矣、无可咎人、又躬自咎
可也、三背陽而向陰、去兌而就坎、如澤之已潰、
水之方決、不早隄防、徒貽悔恨、故為失節之象、
為自取之咎、兌為附決、為口舌、坎為隱伏、為加
憂、說宜慎其終、險當戒其始也、三當兌口之開、
合坎耳之聽、其象如此、

行止出入、各有定節、不節者、隨波逐流、踰閑越
畔、无復涯岸、可測矣、究之狂瀾倒而莫禦、頽波

逝而固收、既補救之无策、不將嗟嘆之有聲乎
若者形容之辭、節則依坎險之峻、有定規、有成
限、其節目可按、其節文可視、而嗟則任兌口之
開、為懊惱、為悔恨、既嘆息无聊、必推諉无地矣、
節者、君子所自守、程候之冥合、界限之默調、皆
獨知之契、自有而自失之、又安所歸咎哉、

陰位居偏失正、既已任兌悅而忘節、柔情樂極
生哀、不免開兌口而咨嗟、此自貽伊戚、將安所
諉咎乎、蓋人心之節、默知默印、間不容髮、其得
之惟已之自覺、其失之惟已之自昧、而人无與
焉、此君子必以凝神定志、養未發之中、方能以
馭氣調情、中已發之節也、不中不正而不通、自
作之孽、不可逭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以柔德而居正位、順君命以矢貞節、動容中禮、
從容中道、安安克讓、何所不達、此以沉潛養高、

明、以正直濟忠厚、以休休雅量、為矯矯風節、奉
上以順承其道者也、上即五之一陽、為節之主、
以道建中、惟此近而依之、是獨能奉而承之也、
道者、懸坦蕩之程途、承者、遵現成之規矩、故標
持節制之嚴、自綽有安閑之度、坎雖至險、而中
德之主、且得依之以為安矣、

屏息鞠躬、臣子常分剖心、刎頸、非臣子本心也、
故臣節惟安常履素、安職奉公、不妄為變遷、亦
不過為矯強安而行之、從容自中、不貶節、亦不
亢節、為良臣、不為忠臣、此臣子承上通行之達
道、即君子守身高尚之達節也、坎初以水居下、
為安流就下之常、故象此矣、

水初入坎、以流行而得止、陰近逼陽、以柔順而
從剛、此於節為順理之自裕、為從心之不踰、其
以奉上之節制者、乃以安已之本分、其以遵義
之當然者、乃以安性之本然也、安則如五音之

諸人所共聽、五味之調人所共嗜、豈非一心事
居之常道、萬世共由之亨途乎、又四為坎下爻
震上爻、艮中爻、兌口已閉、雷聲已息、艮止方敦
坎守方固、依山阻水、皆安象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以受和中、節為和、居一心全以未發之中、受
已發之和、立大本以行達道也。蓋居以居中、建
極、天下以取象歸極、以天下萬心、受節於人主。
若以人主一心、受和於天下、吉孰大此者、往有
尚者、王者為天下所往、中德為君道所尚、望表
而趨、聞風而赴、其傾心嚮往、既足以法今而傳
後、行世為法、言世為則、其推尊崇尚、尤足以軼
帝而超王、往者行之為天下之達道、尚者推之
為太上之達節、此甘之吉、非所謂節之亨乎、夫
甘者水之性也、惟以中全水之性、因以節和水
之味、故曰甘節、甘以悅口、亦以悅心、人之情也。

既得其情之說而有所甘、遂忘其境之險而無
所苦、故曰說以行險、此與天地同節、與四時合
節、合天下共成其節、其斯為王者之大節乎。
人君履尊處優、便於侈心肆志、難乎其知節矣。
若飲食起居之有度、喜怒哀樂之皆中用、財則
節省之有經、治民則節養之有法、此非但安而
行之必甘而嗜之者也。夫甘乃稼穡之中味、飲
食之公好、至理悅心、如至味悅口、居既以劑量
調獎、快於自憊、民亦以含和飲醇、諧於公好、率
此以往、有不與天下共成高節、為萬世所嘉尚
者乎。蓋五居中位、為天下所嚮赴而影從、劉秉
中德、尤天下所景仰而企慕、共往之而共尚之
不亦可貞而亨也乎。坎之維心亨而行有尚、與
此互相發也。

五以劉居中位、一卦之主、上下所奉為節者、以
內卦兌說之情、行於此、劉德正中之位、則就其

所居之位、即成曲中之節、就其所中之節、即為通行之道、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也、此於節、乃天造地設、性造情諧、若味之違口、趣之悅心、一念慘舒、熟酌於四時之序、萬幾操縱、均調於二氣之和、其所居正位、即天下所共歸之皇極、其所秉中德、即天下所共遵之王路、其議禮制度、垂不朽之經、固天下所嚮往、其蓄財裕民、貽無窮之利、尤萬世所嘉尚也、以兌悅之情、渾

忘於坎中之節、故甘而不苦、亦通而不窮、說以行險、君子有妙用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山林逸士、沽名炫節、茹枯嚼苦、此教化所不收、盛明所亟戮、華士所以見誅於陵、所以可殺也、况永漸自矜之主、以禍裔基禍、面垢不洗之臣、以執拗流殃、其凶于而國、豈可貞乎、乃猶不知悔悟、此賢智之過、溺而不返、孤陋之僻、固而不

通、自取困窮、不可救也、上為外爻、在王道為作好在聖道為異端、名教之所擯也

苦節之人、以名義自託、必堅守以為貞、以賢智自矜、必執迷而不悔、如狂接輿、爰旌目是也、苦本不可貞、而彼強執自貞、所以愈凶、雖悔不可追矣、此悔亡、與三之无咎同、言悔心亦无之也、既不能變而通、又不能悔而改、則前无去路、後无歸途、故謂之窮、沮溺丈人、晨門荷蕢、聖人疾之宜矣

上居五之外、欲以節自高、而當陰之極、乃以偏自苦、蓋力矯其兌悅之情、以矜奇於坎險之陷、內忍苦心、外飾苦行、於人既不可通行、於己亦不堪久處、即其守貞之固、不免逢凶、就其溺苦之心、不知返悔、窮之道也、蓋稼穡中味之甘、人所習安、而焦枯炎上之苦、人所却避、甘則通而苦則窮、不易之理也、夫易取高尚、豈故貶苦節

乎人心每炫名失實道術患以似亂真聖人作
易專取中而戒僻也

風行水上天地自然之文文以煥經制也水止
澤中天地自然之節節以峻坊末也然渙利於
貞節戒於苦濟貞以順調苦以甘分之定節文
之衡合之成中和之致矣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豚魚產於澤而善知風與天地之信相通與上
下之象相合故借以釋卦天以風為時令之信
地以水為潮汐之信而豚泛於江風鯤徙於海
運皆信徵也故信通蠻貊可以推四海而皆準
信堅金石可以歷萬載而不渝文至聖乃不得
見信於君如沉江之屈浮江之員千古不化涉
川利貞其已驗之言乎

信乃土德信不由來小信未孚非信也此上下
二陽俱乾健象心之虛靈中二陰全坤德象心
之貞固惟主信為真心惟根心為正信上下各
二陽而二陰合上下以交結於中故曰中孚大
之協天地小之格豚魚乘風可以破萬里之浪
航海可以同萬國之風中孚之旨深矣
卦以虛中而稱信者人心惟一念之不着乃萬

念之皆真、虛誣萬理、靈應萬變、此信之真體也、
文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紂以奇技巧辨而喪
元良、非乎涉川者、信至歷艱而始驗、利貞者、信
當遇險而益堅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
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
貞乃應乎天也、

兩剛相合、必賴柔交結其間、如編珠貫玉、方成
信體、得中者、二五皆中位也、柔在內、則慮之精、
剛得中、則斷之確、故說於我心、巽於人心、中心
自信、人共信之一邦、如一心矢、澤以淵泉而時
出、則浸漬无涯、風以應令而時行、則披拂无外、
豚涉波而雨至、吹浪而風生、魚候風而浮沉、舟
隨風而遲速、皆天地自然之信也、天心无私、天
道不變、水雖衝波百折、不失行險之信、風雖怒
號萬狀、不失及時之信、信之涉川利貞、與相應

矣、信及豚魚、如王祥雖鯉、韓愈驅鱷、可驗、

人心以信相通、即異類而精誠可格、平居以信
相托、當濟險而信義足憑、以心根於信、以信軌
乎正、則與天道四時之信相應、而人與鬼神、不
能違矣、豚魚潛於澤而應乎風、木舟浮於澤而
順乎風、孰非天機自然、確有可信者乎、舟之兩
端實而中虛、既肖於卦象、合風水以效用、又協
於卦情、雖人力之工、亦天定之制、不容滲漏、不
着偏倚、信无如矣、豚魚其潛最深、其類最渺、而
信且波及之、此豈有意必期會乎、无遠不通、无
幽不格、渾然天體、總一信體而已、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至平、風至信、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此獄辭平
允之象也、獄多疑情、最難確信、必中心體恤、竭
誠研究、詳議之、三刺而後成獄、緩察之三、又而
後制刑、深察其隱情、務求其可信、此詳刑之要

也、風行應候、訊鞠宜確、川澤納汗、矜宥宜寬、我以推誠、悉心平允、民亦輸情、至死愜服、天下之交孚、乃一心之中孚也、嗟枯吹稿、風化无所不漸、決骨淪肌、德澤无所不治矣、

獄情至深、必詳議之以深求其確信、民命至重、必舒緩之以徐察其堅信、此皆中心惻隱之至仁、非外貌矜飾之虛意、上之中心、无一毫之疑、下之中心、无一毫之憾、所以為中孚也、以文至聖、而底獄罔敢知、況其几乎斲脰剖心之暴、不得、不以仁易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人心惟初、念最真、以此虞度、勿二勿三、則信得其真而吉耳、轉念之後、以他念雜之、則紛飛散亂、搖動眩惑、不復能自信、使心燕安矣、初九、乾之首爻、龍之潛德、天機乍觸、性體尚全、率此而守心官之正、自逢吉而協乾道之亨、乃所謂應

乎天者乎、

虞為憂虞、亦為驩虞、人心初動、有思即通、良知乍萌、不慮自得、有欣暢之機、无刻苦之態、雖已動之心、猶未變之志、乾之健而允之說也、如風方乍起、則扶搖直上、而无迂迴、澤方驟決、則建瓴直達、而无漩湫、任其所之、寧有變乎、

初心未變、則正念不淆、可得正信、變而之他、則岐見橫生、不復能安於信矣、志者心之所之、順其初體、如心而出、健體方銳、說機乍融、但任於澤之流通、未涉於巽之進退、故為虞吉、率其本性之常、未逐他岐之變、神情自遠、夢寐俱安、豈不燕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知夜半、信鳥也、鳴皋聞野、信徵也、此鳴子和、一氣相通、同聲相應、信由中也、好爵即天爵、爾

縻、懿德同好也。心與德一體相合，如縻繫不可解。五德之信，即四時之信也。此天性自然之信。中心同然之信，九二以剛德合柔中，上與五交，而剛同德，一中相契，故獨全信體如此。子母本同氣而不岐，爾我亦同性而不隔，神莫神於聲音之感通，真莫真於秉彛之契好，信斯至矣。鶴鳴如詩興體，鶴以同聲相和一氣之所通也。人以同德相結，一性之所契也。鶴陽鳥，澤陰地，天爵陽德而潛心冥會，陰合也。鶴者澤之水族，和者風之響答，縻者風逐水，水隨風如組織成紋，聯絡互結也。以此象九居二，剛得柔中，此龍德正中心，君之位，聲出於天而子母相應，德稟於天而爾我同好，皆出由秉而非外慕，焉根心而非跡合，中心至願，正所云中孚也。鳴者兌口之上開，鶴者巽鶴之同類，母子者長女少女同氣之相感，爾我者陽德陰德同志之交孚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內外二卦，皆二陽一陰，相對成敵，故陽動陰靜，陰慘陽舒，有勇怯悲歡之象。巽風之勢，或作或止，兌口之聲，有憂有喜，乃獨於三發之者，以陰居陽位，正介乎兩間也。得者偶得此數，四或字，乃消惑不自信之辭。陰柔之質，不得正位，柔既不能獨斷，位又不得自安，故中心无以自信，外敵得消而惑之也。此柔在內，必藉剛得中，以破此群疑而後成中孚也。文以仁遇暴，位不相當，候而被幽，候而受賜，驚翰音之登，失鶴鳴之和，義象此矣。

外卦上二陽為風行鼓動，一陰則末力之象而息也。內卦上一陰為兌口悲鳴，二陽則悅聲之唱而和也。上下以各二陽為敵，中以各一陰為敵，而三以說居拉位，尤為失當，故衆敵交乘，一

心无主、所得者在外敵、所失者在中孚也、位不當者、在澤之上、既浮蕩无休、在風之下、又飄搖不定、不中不正而多惑也、

凡人心、一則信、二則疑、三則惑、此以陽變陰爻、已當遷徙之交、陰居陽位、更入蕩搖之介、故就此中孚之象、多開外惑之端、皆互倚為兩岐、若對立而角敵者、外象以風動極而靜、或以鼓而暫息、內象以說樂極而哀、或以泣而遂歌、噓氣

怒號萬竅、末力不舉、鳴毛、長嘯過於慟哭、號咷繼以後笑、更端雜出、四起交攻、風靡波湧、何所取信、惟心居得位、則衆敵俱消、一將之主持既定、萬衆之耳目自齊、以靜馭動、以暇應卒、於風但見及時之信、於澤但見行險之信、納於大澤、烈風弗迷、而外之惑皆化為中之孚矣、象釋一以該二、其義同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八卦、坎為月、乾為馬、此風澤二卦之象、比坎則尚少一陰、月幾望也、比乾則已失一陽、馬匹亡也、以況大臣、則君心全注於我、如日之對月、光明有獨照也、國事專任於我、如人之乘馬、負荷有專責也、承君獨注之寵光、受君全仗之誥託、絕類超群、品望上伸、精誠上格、與君中心相信、可免咎矣、君之信臣、必由臣以信上手、此格心必歸之大人也、馬能任重致遠、臣能肩弘荷鉅、

此以例臣尤切、故象辭專釋之、

臣受君寵顧、如月之繼晷、臣荷君倚任、如馬之代勞、幾望者、寵顧特隆、幾與君敵體而作配、匹亡者、倚任獨專、更无人並駕而分權也、絕類上者、位高望峻、權重體尊、與儕偶隔絕於下、獨以忠誠孚結於上也、四近於五、陰交於陽、臣得君之衆、君且以心相信、迥超形跡之外、以信相合、交結上下之中、此中孚也、三四兩爻、居上下之

聞以且近君故俱合全衆而發之、文以服事小
心、不過明真主、此所寄慨深矣、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衆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四乃且之見信於君、此則君之能信其且也、倚
為心膂、任為股肱、精神貫而血脉通、臂指連而
呼吸應、任賢勿貳、正宜於君、克當厥任、履位而
不疚也、君推心、且沃心、且克且、君克君、並無咎
矣、中心之願、非私媚、好爵之縻、非倖寵、學如之

契、非偏袒、泰交正誼、當然也、

凡二子並產、則為孿生、而肢體合、則為孿疾、而
心相孚、如此、信之至也、長女少女、同氣連肢、良
手震足、一脉成體、肖此象也、二女總此一陰、二
男總此一陽、顛倒以成象也、以劉德之君、遇劉
中之臣、一德一心、推赤拊丹、肝膽相照、肺腑相
托、捐形骸之隔、調神氣之和、此以腹心信股肱、
信得其正、與君位遠相當也、且无變志、君鑒中

心、以此化邦、共成大信、而有孚者、聯天下於一
心、學如者、通天下為一身、應天之化神、利涉之
功大矣、二以中心之願、上成學如之孚、此所謂
中孚也、

君人者、雖以一心為信、尤必合天下之心、以共
成一信、故云乃化邦、以一邦從一人之化、所云
成王之孚是也、此則上推心而置腹、下吐赤而
輸忠、合為一心、結為同體、有學如之象、魚水之
歡、結脉魚之信、作楫之材、駕同舟之誼矣、无變
更之、今以使民疑、无猜忌之嫌、以滋臣貳、既相
契於有孚、不相安於无咎乎、蓋德之中、能使人
共服而信、位之正、能使人共尊而信、說使忘勞、
風行草偃、劉得中故也、天道不言、四時成信、魚
躍鼓於天機、鶴鳴和於天籟、君之化邦、不與天
應乎、位正當、非但以位言、謂上下各以劉德宜
位、明良正相當、此文王所想慕盛世一德之交、

中孚小過與晉及明夷大相類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鷄具五德且能司晨亦為信鳥而音登天則虛

聲飄蕩風聞恍惚如巧言亂聽辨言亂政也鵬

搏九萬鳳翔千仞非常之才不嫌天位與共若

卑棲下品以虛詞詭辨獵致崇高若紂之惟進

退是崇是信此信任小人偏私之極信之溺於

僻好悖於中孚者也雖亟為改圖猶恐及患况

執迷不悟長惡不悛能免凶乎如誤乘漏舟濟

深澤而抗大風不跬步而敗矣貞凶與善即同

溺邪而信之為正售奸而信之為忠此信之蔽

賊者也小信小忠反滋大害抱柱徒木之信赴

淵蹈海之節絕戒於似之亂真矣取象翰音正

以小信而大用之惑於似也小信未孚不應天

乃逆天矣

翰音者飛揚閃忽利口之亂信者也偏信而誤

用之使濫登上位如園籠賤畜翱翔天衢則護

人高張邦家必覆信之愈固亂之愈深執之彌

堅害之彌甚長惡不悛徒自及也上為天位九

為天象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實大聲宏此為信

象巽為風為鷄鷄聲隨風而上於天品卑音高

虛而无實者也

文以忠而被謗信而見疑此深著崇侯之害以

垂戒也紂惟聽牝雞之鳴以崇信奸回方以為

有命在天怙終長惡豈知臣有億萬之心智出

豚魚之下初登天而後入地乎若文之備歷艱

危則信而利涉者也求堅服事則信而利貞者

也虞殷自天萬邦作孚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斯

真所謂中孚應乎天者乎

震上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君子於細事或率意而行然其至情必可原如飛鳥雖微類偶率性而鳴其遺音亦可聽但不宜為翰音之登天止宜為鶴鳴之陰和而已蓋陰處陽之下則從令而順陰出陽之上則越分而逆扶陽抑陰返逆成順大吉之道也凡後心自高者以小過為无傷則凶卑躬自下者以細行為當謹則吉震鶴巽鶴良黔喙為鳥而兌口其音也鳥求繒繳多以其音遺者飛鳴而聲沸也文以仁聲四達來崇侯之諧故取象鳥上之雖有高世之名寧辭而不就下之雖有負俗之累甘受而不辭此君子不求炫於耳目惟求慊於隱微不思馳驚高遠惟務踐修卑近小過正以成其大德也遺之音者明啾細響聲不

可藏隱匿微愆名不可掩不宜上宜下者以二陽率二陰而相遇於下則順而得宜以二陰凌二陽而偏過於上則逆而不宜處過者勿以亢心驕志而增其過當以卑心抑志而消其過辭尊居卑去逆效順所以為大吉也

大過不可有小過不必无惟不嫌小失乃益顯大德天地之災祥益成其大陰陽之薄蝕愈顯其神也无刺无非或涉於同流合污之偽真狂

真狷何恤於率性任天之僻乎山藏川納乃見高深之量風行雷厲愈仰日月之光矣

凡大任難勝全在奮發勇往而細行易忽必須收斂矜持此大過小過之不同用陽用陰之互異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故小過者收束小心之過非出入小德之過也此聖人寧儉寧固之極思也

此卦與小畜互觀小者臣位柔者臣道畜德以

待時、任過以避害、皆自節也。上震、象股、猶在天位、下艮、象西伯、方享岐山、文衍易時、方在繫以穀中之游、當絃上之矢、以憂患為危辭、故取飛鳥象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者、硯硯自守、瑣瑣自矜、過而不失正者、為法受惡、與仁同過、迫於時之不得已、行其心之所獨信、其跡則過、其心則安、所以亨也。若文過飾非之巨奸、媚於世、悖於時矣。利貞者、平服小心、守經之固、失中者、櫻鱗蹈尾、用權之偏、易以大為陽、小為陰、故四陽勝二陰、為大過、四陰勝二陽、為小過。忠且效、節為陽德、暴君肆虐為陰惡也。中二陽、象良臣、而上慢下暴、得而凌之、故以

貶抑甘小過耳。

二五之柔得中、則有精密之小心。三四之剛失中、則无擔當之大力。此所以寧守柔、毋用剛。寧甘退縮之微愆、毋冒顛蹶之大咎。正以善用其所長、豫藏其所短也。鳥方飛鳴之時、在上則有衝風之危、在下則有茂林之遠、順逆之勢異、故有宜不宜之分也。又陽在陰上為否、陽在陰下為泰。二陽爻正當臣位、自處宜何如矣。剛失位者、以君德而居臣位、如出位而用剛、即為失中、不若守柔之得時中也。

此卦當文與紂、則為臣止敬、正行過乎恭也。古今通義、故亨。始終一節、故貞。可小不可大者、但能盡臣道、不能匡君德、但施怙冒之小康、未集征誅之大統也。柔為臣道、剛為君德、未得君位、僭用剛德、此違時而失中也。二之柔、文之純德、五之柔、紂之昏德、而皆曰得中者、文之保身事

君皆時中也、時常用柔以制剛、故不宜上而矯
居之非、但宜下而守、臣之是、去逆而效順也、寧
冒小愆、勿干大戾、寧為順天、毋為逆命、時所宜
然、故曰與時行也、

中二陽、如鳥身、上下四陰、如二翼、二足、故有鳥
象、鳥類至微、非鵬搏鵠舉之才、鳥音至細、非儀
庭鳴崗之響、則飛鳴太高、其過也、飛鳴在上、為
未得所止、挾彈將加乎四份、嚶鳴在下、則已遂

所依、鵲棲自遠、於一枝、騰躍而上、效扶搖冲天
則勢逆而難、翔翔而下、任槍榆控地、則勢順而
易、避逆從順、舍危得安、則大吉矣、蓋與其為雷
迅之轟天、始末厲而後遂泥、寧為山疑之附地、
不出位而時行止、大者陽也、以此處二陽臣位
俱吉、文為三公、西伯是也、此時上為鄂侯之爭、
必以逆節誅、惟下為率服之事、乃以順德免矣、
需之上六、象曰未大失也、此小過之旨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與其泰也、寧勞、與其易也、寧戚、與其不孫也、寧
固、此先進之遺風、末流之砥柱也、獨行可以礪
世、如疾雷可以破山、沉錮之俗、君子力挽、矯枉
不嫌於小過也、凡雷聲在山、其轟騰稍過於平
地、山顛聞雷、其驚懼稍過於平居、然雷元衝擊
之虞、山无蹇崩之患、此小過之象也、

吐哺握髮之恭、號天咏霜之孝、茅茨土階之險、
在常人則為小過、在聖人則為大德、惟不於瑣
屑工粉飾者、必能於弘鉅銳擔當者也、山數藏
疾、純瑜不掩於一青、雷震消沴、稍金何辭於百
鍊、過乃所以達中、小即所以成大也、象雖三事
並言、然六爻專以行過恭為本旨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乃燕雀之類、形甚小而飛過高、故取為小

過之象能左右之曰以或左或右輕飛而不知止脩左脩右妄飛而不擇地也矢弋及之網羅伺之鷹隼擊之自取其凶无可拯救此失之先幾徒貽後悔不依艮止不戒震驚者也蓋飛鳥嚶鳴宜在陽和之候不宜在陰慘之時此時惟色舉而翔集則吉若怡堂而遠樹則凶矣

艮之初利於知止而以合四之震非時冥行躁動狂飛柔姿愚而自用纖品賤而自專不懲小失必獲大戾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計雖有仁者不及解其網矣晝游茂樹夕調酸醎翱翔蓬蒿自惟繒繳縱欲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可奈何哉卦辭宜下而此凶者何宜下謂卑棲隅止此徙下高飛正自悖其所宜故凶艮初在五巽之下逆風而飛不依山而止能勿凶乎

此當文則賂免之初如脫籠之鳥屢驚弓之惕故深防遠慮不嫌於過與明夷于飛義同龍固

方潛鳳亦宜隱履水之戒不可忘艮趾之貞不可失也

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過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家宜有元宗之嗣國不可有專制之臣故邁德於祖者大振貽謀正克慰母心者也遜美於君者昭宣主德正靖恭爾位者也承先以善述為孝事上以代終為敬可以免於過矣震以長男守祭器光烈祖而右文母巽以申命見大人從王事以效臣職此五巽初以配震也

上之陰已過時為祖位五之陰方居尊則妣象也上之陰為偏柔二之陰為柔中肇基猶小成集統乃大成是德過其祖也臣子皆陰象也以二合五以陰匹陰以卑承尊是君臣之交如子母適相遇也五乃君位柔為母德而兩中相契君有轉圜之從母无投杼之走也五以君位屬

陽以陰濟陽為得中、二以臣位屬陰、以陰居陰、
為失中、君秉全德、臣挾偏長、卑不敬尊、下不偪
上、是不足君也、然進不能以剛濟君之美、退能
以柔守臣之中、以二陰與二陽和衷上合、協心
仰體、為臣克己、是與臣道過也、此皆陰偏於陰
之過、而過於无過、大得而小失也、象辭專釋君
臣者、以二五正君臣之位也、君弱臣強、則太阿
倒持、而臣義悖、君闇、臣明、則井渫不食、而臣心
惻、皆非所宜、此五爻屬陰、如淵謨、非獻替能測
五位、居陽如莢、斷非佐理敢侵、以臣事君、寧將
順之、不及毋凌逼之太過也、善則稱君、過則歸
己、不及其君、則其過小、專權肆志、露才揚己、臣
過其君、則其罪大矣、本卦為長男少男、互象為
長女少女、各居偏位、不秉中德、各已過時、不成
正合、故以陰勝陽為小過云、
乾為父、坤為母、祖則尊為太上者、上乃亢地、坤

上又為窮途、二以柔中當位、是中德過之矣、乾
為君、坤為臣、此爻承二陽、不成純乾、且巽女不
配震男、是不足君也、以互上下二陰、則成純坤、
臣道妻道、上之是過妣也、下之是過臣也、二為
臣位、上交於五、故於此發之、三陽為大臣、四陽
為近臣、皆以陰合之、共交於五、是於臣皆協恭
相遇、而五剛二柔、柔不敬剛、乃為不及、以臣居
柔守中、揚休讓美、自遜避為不及、非必君德之
隆、不可及也、故象曰、臣不可過、曰不可、則是分
義所限、寧處卑勿處高、正不宜上、宜下之旨矣、
五當昏德之君、豈明德之臣、果不及乎、
就文言、則過祖者、拓太王剪商之緒、過妣者、承
太姒維德之行、不及君者、遜天王於聖明、過臣
者、堅小心於服事、此柔得中而與時行也、作求
世德、以開九年之統、不大聲色、以免七竅之覩、
孝慈仁敬之止、豈非過以利貞者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戒之、凶、象曰從或戒之凶如何也、

九三、陽居陽位、德為純剛、以當群陰、弗為過、陽一陰二、正相當也、惟以二陰侵一陽、則當防之、既防太剛易折、尤防朋奸難破、防者恐陰勝陽、成小者之過也、不防則勢必以陽從陰、我以剛直而踈於謀、彼以柔奸而巧於伺、衆甲伏弩、刺必操戈、必為所戕害、受傷而凶矣、凡君子不能防禦小人、反從其惡、未有不遭其害者、陽居陰中、有坎象、故為設防以遠害也、如文事紂其純德、豈至自開過端、然小心翼翼、不敢稍弛防範、若從居於昏、陷身戕賊、義所不敢出也、

陽既弗能過陰、則當防陰之過、防者守正勿從邪、拒邪勿害正也、既已失防於始、則後必不及追、既已失從於初、則後必不可救、自取之凶、將奈之何、勢迫於莫逃、計窮於无出、其過而不及

改者乎、此所以避讒遠佞、必深計曲防、兇謀亂命、毋苟順曲從、疾惡不嫌於過嚴、揖患不嫌於過謹、此小過本旨也、

三四陽爻、陽為主、皆言陽弗過陰而過之、文之不自聖而堅服事也、防之戒之、以臣不可過也、五六陰爻、則言陰不過陽而過之、紂之拒諫誅忠、傲慢驕盈也、已上已亢、所云不可如何也、此一卦、非以揚紂之過、乃以悲文之過也、

九四、尤咎、弗過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上與五二氣互調、下與三一德相契、上下睦已、尤咎矣、但剛居柔位、位失其當、一陽無權、不能過二陰、二陰交逼已、近與我過、若非力振陽德之衰、決至反滋陰萌之長、此時或知難而退、或居易以俟可也、若往而從之、必陷於危途矣、故當嚴戒預脩、務通變以曲全、勿膠故守

常、徒執泥而坐困、不當者別求其當、調二氣於
交和、不可長者早折其萌、遏三繫於莫遂、可也
此即震之驚、遠懼通、恐致福也、

震在遂泥之位、方值未光之時、故弗能抑陰而
過之、先自處於勝地、又不能避陰而過之、且相
逢於狹路、此時若往而睚其邪、必染其淄垢、往
而攻其毒、必犯其兇鋒、惟戒慎密防、而通以變
御、以權、庶消其虐焰、避其惡氛、不至束手而受

困也、蓋上為二陰所壓、下又以初陰來交、而身
又處於陰地、陽象陰盛、長此安窮、若非奮霆
擊、孰破此沉霾積腫、非依山阻險、孰避此卒擊
橫侵、惟惕以躍淵之警、禦以畏隣之戒、庶可消
震驚而安良止矣、

弗過、以陽居陰、剛柔相濟、不為太過、過者以陰
位而復遇群陰、是小之過也、往屬者、合震之初、
恐犯耒厲之威、必戒者、設險以守、力却坎盜之

害、禍患紛起於百端、作用勿拘於一轍、保完節
於有終、消亂萌於勿長、可也、若文專征之賜、幸
免於咎、小心之翼、慎防其過、然義无所逃、臣不
能不與君遇也、往以服事、恐遭履虎之危、戒以
戎疾、倍軫躍龍之惕、勿求貞者、寧通變達權、勿
膠常守經也、位不當者、一仁一暴、不相當也、不
可長者、脯醢而侯、惡氛方熾、若使誅及良臣、則
為長君之惡、此所宜早戒也、四當大臣之位、故
於此詳發之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
不雨、已上也、

坎為雲、為雨、為穴、西則兌乾之位也、此卦以陰
包陽、有坎象、宜為雨以潤之、而巽風散之、艮土
止之、兌澤之氣上而不下、在天之龍、飛而罔功、
是山川雖出雲、風雷不成雨也、不雨故穴處者
不出、密雲故遷喬者不鳴、坎弓弋取而不過、坎

穴深居而自匿、此飛鳥不宜上而上者已、上不復下、所謂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乎、

二陰在上、密布成雲、二陽不和、恒陽不雨、又以陰合陰為密雲、以陽乘陽為不雨、以西方乾象未全、未得統天、雲行雨施、故山已出雲、雷不送雨、兌澤未溥、巽木无滋、上不與下交也、上者方弋飛鳥於雲中、以艮手挾射雉之一矢、下者方入幽谷而穴處、以震足避喪目之九陵、君道雖邪、臣不為助、臣道守中、君不能奪、未能相與有成、正膏不施、解澤未洽、此所為過而不遇、上而不下者乎、已上者、五為君上之位、陰居陽、如雲從龍、雲上於天、雷亦出地、然已凌於陽之上而過之、不能下遇陽而和為雨、陰凝偏勝、不與陽和小之過也、五陰當君、方暴虐凌下、驕縱自高、豈能下合三四之陽、任良臣、作霖雨乎、雖乘九五飛天之雲、不降陰陽和德之雨、雖有

網羅取人之志、不得慮穴隱居之賢、以君德主剛、臣道主柔、剛始能馭柔、柔本欲調剛、而二五兩柔、不能作合而相濟、三四兩剛、又以失位而相戾也、陰私之過、偏於上、傲慢不與下交、柔中之德、阨於下、隱匿不與上遇、雲上掩而明不下、燭雨上壅而澤不下沛、弓旌不致、徒龍之彥、岩穴不效作霖之用、所云不宜上者、此矣、象云已上、正言陰過陽之上、而文以不及其君、甘為之下、所以處小過之時、立无過之地也、

此與小畜詞義並同、文因紂惡當權、澤沾西土、未遍九州、雖負雲霓之望、未覃時雨之恩、雖能避弋於冥舉、未能出穴於大飛、公者、時為三公也、弋取者、進忠謨、異飛虫之有獲、在穴者、被譖口、犯虎踞之當谿、蓋破的之格言、不能開其蒙蔽、而如矢之直道、反幾遭其陷溺也、或云、暴君嫉忠忌直、如挾弓伺鳥、安危利灾、如入坎忘身、

亦可、但過則稱已、方合經意耳、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六五已上而不能下上六亢亢而不可回陽愈遠而弗遇陰太過而益窮初六之飛鳥且離於羅而无所往矣蓋初乃凶兆之方萌此則凶熖之已烈也陰陽失序在天為災行止失宜在人為眚非此之謂而何亢陰陽之極過於中者皆

為亢此不宜上而過於上自貽厥悔自取窮災者也震一陽全體乾德故上亦為亢且乾亢當坤戰不成飛天必為控地矣繫辭網罟取離詩云鴻則離之文正惕心離羅者初乃宜下而不下此乃不宜上而上故皆就飛鳥言之

災眚若非自取猶可諉之天人若有可救猶可蓋之晚末天降之災人可勝天无妄之災不謂災也全瑜之眚瑕不掩瑜无玷之眚不謂眚也

惟冥跡而怙終則无可推諉无可補救若是者真謂災眚矣純陰之位弗遇陽而調為協和又過陽而峻為慘厲能无及此乎如且事君弗以禮遇效恭順以待之乃以過高挾盛美以凌之此飛揚跋扈鮮不為離羅之雉者知進不知退亢龍之窮也已上不能下亢龍之悔也蓋不雨為亢旱此天之災弗遇為亢逆此人之眚皆過也自投羅網誰為解脫自取災眚孰為撲救前五爻皆因時處順以防過此則怙終效逆以稔過者也如文事紂若弗盡禮以遇其貪殘但行仁以過其暴虐则无以逢其赦有以深其忌必不免矣或以災眚已亢屬紂義太淺露

上爻乃反前五爻之意以見文之小過乃不得不然者也弗遇者傲慢而踈曠朝儀過之者矜誇而露揚聖德則不量力不相時狂飛妄動網羅及之孰非自取之災自作之眚乎此亢龍之

悔、文所以避之、寧以潛暫晦其在田之文、以躍
善藏其飛天之神也、納賂得釋、深結於禮遇之
隆、專征受賜、渾忘於過高之忌矣、

四陽二陰為大過、陽過乎陰、君子所以效孤忠
而紓大難也、四陰二陽為小過、陰過乎陽、君子
所以矜細行而防隱慝也、陰陽之運、適值其偏、
君子有不得不與時偕極者、寧守偏枯之節、義
耻作模稜之中庸、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
而為之、其任過不避、日月之食、其改過不吝、風
雷之勇、則以有過還无過、以大成兼小成、上下
並調於咸宜、飛鳴、緹諧於各適、異風任鼓扶搖
之翼、艮山永止丘隅之安矣、

坎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天地之交、亨之大也、水火之交、亨之小也、離陰
而火則陽、坎陽而水則陰、以陽倡陰、以陰從陽、
合成既濟、是利於守陰之貞、以助陽之亨也、得
亨則吉、夫貞則亂矣、初吉者、合謀圖事、意氣方
新、終亂者、成功難保、驕盈乃敗、故君子貴謹始
而慮終、保治而防亂也、二卦皆合水火成象、而
濟則專以水言、濡首濡尾、皆水也、以離明濟坎
險、皆以柔得中為吉、所重固可知矣、此二卦、本
象互象、皆坎離之互交、如調和協濟、斯所以皆
名濟乎、

易者、變易從時、致用各異、而警惕戒懼、統此一
心、故既濟不忽已成之筭、未濟尤嚴未事之防、
先憂後慮、深計遠謀、此作易者憂患之本心也、
內文明外柔順、濟天下事、无踰此者、率此而天

下皆坦途、无險境矣、濡首濡尾之並戒、畏首畏尾之交惕、兢兢業業、翼翼周几、几、千聖一心、百慮而一致乎、經所丁寧於篇末也、六十四卦、惟乾坤中无互象、而此二卦亦但交互於中、盖天地位、日月代明、並以純德居易之始終也、且三男三女各得正配、與泰卦同、而此尤各歸本位、六子共效其功、而儀全收其用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

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天地交則萬品正、水火交則五味調、陰陽相得之用、大莫禦、小不遺也、既濟以陰濟陽、故小者亨、而亨尤在小利貞也、潤下炎上、各安其性之正、水上火下、遠得其位之宜、故以二之中道、合成五之大來、相濟成功、垂利永久、使陰陽受調、變而常不亂、與天地偕變化而終不窮矣、水性柔、火以剋濟、其柔是得中也、離之二爻、以

陽包陰、外剋內、柔故能濟水而成中道、初吉也、交之既久、陰陽各極、則水將枯竭、火將熾熄、水或滔天、不可隄防、火或燎原、不可撲禦、至上六以陰柔而陷險極、失剋中而无救濟、止不復行、窮不可繼、終亂也、水火之宜、貴調於中、不可太過、坎以一陽、陷於二陰、末路之險、末流之潰、所宜早計預防、毋自束於窮途也、

夫水火之用神、曾何終止、水火之性殊、豈容雜

亂、此其道、寧有窮時、而此云爾者、非就水火言、就用水火者言也、盖水火在人心、為天明不息之照、為川流不舍之神、而天下事幾往來、亦如晦明之沓來、波濤之疊湧、始終相生、行止相因、君子以執中之心、沛時中之應、惟與天不息、與地无疆、游於往來不窮之通而已、倘於既濟時、一念驕盈、一息懈怠、則豐節不燭、必有日中見斗之虞、井漂不食、必有過涉滅頂之患、火將燎

於不熄之原、水將溢於无涯之壑、以治始者、以
亂終、不且窮而為乾之亢、坤之戰乎、此先王以
无窮之心、慮將窮之變、火政水衡、設有專職、火
以銷燧消其毒、以藏水殺其熖、水以疏鑿滯其
源、以隄防節其濫、雖收既濟之功、豫嚴方盛之
戒、道以通變而不窮、心无終止而不亂也、不然、
秦始以兼并恣虐、卒燬咸陽於烈焰、晉武以平
吳肆志、旋陷神州於陸沉、豈非千古之炯鑑乎、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之功、可享不可恃也、成者毀之兆、滿者覆
之機、故當居安而思危、在治而防亂、如水火烹
飪、以養人、而水有懷山之虞、火有燎原之患、不
得享其利而遂忘其害也、

水濟火而滅火者亦水也、火濟水而涸水者亦
火也、此利害之倚伏、皆如水火之不測也、故君
子於利之中、每思其患、於患之先、早預其防、惟

弭患於未形、斯享利於有求、若徂利而忘患、則
不為中流之失楫、必為厝火之怡堂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凡既濟者、必其初有善濟之策者也、如車之濟、
先力挽其輪、以夾輔徐行、則必无陷軌之虞、狐
之濟、先畧試其尾、以淺嘗漸進、則必无沒身之
患、車之托重在輪、狐之測深在尾、而從容詳慎、
在濟之初、此非適時之機、中事之竅、而精於義

者乎、又何咎焉、惟其得无咎之義、所以收既濟
之功也、初交於四、正當濟險之初、剗合於柔、獨
效持危之力、因時制宜、協於義矣、為輪為曳、為
狐、皆坎象、尾其初也、義者陽居陽位、有決斷之
權、長男長女、當率先之任、故无濡滯之咎也、蓋
車若直任其下坡之勢、則陷、狐若恣逞其凌波
之捷、則溺、惟悲離初履錯之敬、乃免坎初失道
之凶矣、六月之息、一舉萬里、三年之翮、一飛衝

天底幾協此義乎、

天下器莫大於舟車、象君子肩弘任鉅之才、天下境莫險於江河、象君子赴難試艱之會、天下人心莫快於長風破浪、莫畏於倒峽驚濤、象君子持危定傾之績、故此水火二卦、不言陽窮之烹調、而言波流之利害、夫亦專取其大者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中女之位、與中男正合、婦道也、茀者翟茀、

以離離之羽、作坎輿之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以一陰居二陽之間、上下俱无依庇、如失去蔽車之茀、未得安行而速濟也、然女德主順、婦道主從、不必急而追其往、惟當靜以俟其來、氣有常候、事有定理、陰數盈則陽氣回矣、七日未復、五陽交陰、水火調和、遂成既濟、何所不得乎、此安柔道之中、而不求速濟、乃守女貞之正、而自得善濟者也、勿逐者、逼近二陽、俱非止合、勿

輕身以就便、致苟合之兩失、惟守正以俟時、候唱隨之偕得、可也、七日為火候一終、陽復為火、功已足、五來合之一中、互契、同道相合、二氣均調、同心共濟、無不得矣、三四兩爻、陽為一、陰為六、以一乘六、共隔七日之數、至五而坎輿效用、離離再完、所喪於互象之坎盜者、不從本象而旋得乎、二以離互為坎、五以坎互為離、如旋失而旋得、得者相得而共功也、長男幼男、近不敢

侵、長女幼女、遠不敢妬、獨得中男、兩中適契、一道相成、正如明良之相得也、

此卦以中爻操濟之權、而象言中道、尤以操濟之本也、夫事幾必達於時、時宜必會於中、易道總以時中濟天下事、此二言中而五言時、是也、蓋濟如調五味之和、未有不酌於濃淡之中者、濟如協五聲之諧、未有不比於緩急之中者、故過剛則以激切凌節、過柔則以怠緩失機、先時

則以輕為取敗、後時則以重發喪功、而惟是陰
在陽中、陽在陰中、柔剋相濟、共歸於中、則柔以
挫剋之銳、剋以割柔之牽、以柔用剋、如批卻導、
窺游刃之有餘地、以剋用柔、如舍技發機破的
之無虛矢、於是、可以轉敗為功、返喪為得、及時
奏績、豈待營逐之勞神乎、七日乃天道往復之
一候、所謂時也、夫七日以見天地之心、一中以
會乾坤之元、濟天下事、無出此者、聖人一言、探

本而易道該其全矣

詩云、翟菲以朝、又云、漸車惟棠、此婦人往嫁之
資、亦濟川之具也、二當中女正位、得合五以成
實受之福者、此既濟之主、何不策以勇往直前、
乃退以優游徐俟乎、凡得喪之交、可以窺靜躁
可以試謀斷、躁不可逞、以靜制之、斷不可輕、以
謀決之、此所以戒馳逐之求、貴從容之得、與震
之喪貝同也、蓋逐者出位而旁驚、此小人以僥

倖冒天下之險、得者素位而自得、此君子以易
簡窮天下之理、况坎為險境、不利馳驅、坎為盜
藪、宜先防禦、故七日得非倖得、則以中道故也
夫柔德既以沉潛、遂藏機之府、而中道尤以虛
圓游轉環之途、何求不得、何往不濟乎、七日者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中又地二本位、合五為
天七之成、坎一陽為天一之生、宜相與成、既濟
之功矣、坎月每以七日上弦、就盈之勢、配離日

方井之運、亦既濟之象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
之、憊也

聲罪致討、光明正大、以離之照、臨攻坎之隱伏
也、火至第三爻、始得全交於水、此三年之克也
高宗武德之君、象陽鬼方西南之國、象陰陽威
振而陰霾掃、火烈熾而潢警消、既濟之成功也
大人必以持重收功、小人每以輕率取敗、若用

之則急功倖勝必阻三年之謀稔禍貽殃必妨
一戰之克矣。憑者三年疲敝不以倦怠克者一
怒安民匪以力服此正見高宗之武蓋以純剛
之德堅經久之志勞心瘁力深計遠謀以收必
濟之功商頌殷武之篇其証也。恒言火克水使
漸消象君子禦小人水克火使速滅象小人攻
君子此云小人勿用取此義矣。

鬼方即荆楚其俗好鬼故名。今之鬼方其最西
南一隅耳。高宗號武丁蓋以火德王者夫其猶
火也不戢則自焚楚水國也其地為最險惟高
宗武德能以必濟之志用善濟之權不辭困憊
終得成功若小人才疎力怯識淺氣浮必逞窮
兵之暴決元持久之謀必取驕兵之敗決元全
勝之功慎勿輕與共事也。惟盡黜纖計小謀獨
秉弘謨遠畧以赫聲濯靈加釜魚并鮒蔑弗濟
矣。鬼方險遠故取為坎象離為甲冑為戈兵故

以征伐言之亦如王用出征也。三年者天道小
成之候人事考績之期。煥離明於遠照消坎險
於豫防此水火之交所以收相濟之功也。

言外見高宗武德奮伐荆楚不免三年之憊。文
王明德化江漢坐享六州之歸商周勝負之幾
此可見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水在火上如濟河乘風故於中流預防及溺終

日此當離日之已終也戒者居安思危正君子
終日之乾惕履霜之豫凜疑者思患預防即君
子躍淵之自試括囊之不害也。繻則華美袽則
厚重有水如此恐被沾濡朝兢夕惕倍為戒謹
袽水中之絮繻細帛也或牽衣而涉水或盛服
以登舟竟日傍徨預為警戒必俟風恬浪靜方
敢舉足揚帆以此慮事何事不成蓋水勢之不
可測如事幾之不可料服飾之當珍惜如身名

之當持重也。陰居陰位，少斷多疑，臨流却步，淵
藥水兢，有此警戒，方免憑河之悔。收濟川之功，
以明而生疑，以疑而成信者也。疑者重巽之進，
退坤道之先迷，坎初之狐疑也。易所以決萬世
之疑者，故於此申之。

四以水而下通於火，故有近災之慮，以陰而中
處於陽，故多過慎之虞。此正當方濟之時，周必
濟之謀者，柔情易牽，剝斷不足，所以有疑。介水
火之交，正宜酌去就之幾也。凡卦三四兩爻為
上下交承，着力加功，皆在此處。如乾之惕躍，坤
之含章括囊，及此二卦皆然。蓋盡人道，所以參
天而贊地也。傳云：「繻當作濡，似得之。」

此四乃善為處勝之策。早戒方盛之時者，永初
象黃裳米紬，先武備而修文事，日戒即朝乾夕
惕，釋外懼而軫內憂。終日者，米坎月以繼離，明
之照。有疑者，懷坎憂以防離突之焚，師克而不

忘申警力，憊而不辭，盡瘁。此大且善處既濟慮
周首尾，計免及溺，以齋戒神明，助成淪祭之福
者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以大烹享帝，言水火既濟之功，所云既濟者，
火力到而水功成也。火效其力，水享其成，此五
位正。坎水享功時也，非時則物雖大而神不歆。
得時則味雖薄而神必享，不歆則涉虛文，必享
則受實益。蓋剝烹方始，誠信未孚，水火尚无功
也。道臨既陳，神明未格，調和已得用矣。殺牛者，
備物之大祀。淪祭者，特牲之時享也。五陽以中
男當位，原不能獨濟其功。二陰以中女相從，乃
始得交濟其用。離女之方用力，不如坎男之享
成功。東作西成，故取象焉。即祭祀，季女雖以俎
醢備內官，然飲福受祚，必魯孫也。禴者夏祭，故

曰時、致祭而實受其福、如謀事而實收其功、六二為小往、設誠致行、已在先時、九五為大來、蒙安襲慶、正當此時、取此為既濟之象也、此卦原取以火濟水、澤亨成功、故坎五飛天之位、獨當受福之時、離二柔中、則臣道地道、從事代終、以順承健、乾坤之大義也、臣效力、如竭三時之勞、君受成、如享一時之逸、此之謂時矣、

大者陽之德、吉者濟之功、水火之交、亦如天地之泰、小往而大來也、以柔濟剛、以小致大、火以動而效力、水以靜而收功、火猶隔釜之空燃、水收調鼎之實用、彼一時、此一時、所以不如、不如非貶辭、正盛稱二之效功於五也、惟臣以及時效輔相之勤、斯君以得時享太平之福耳、蓋臣道无成、代終宣力、君道无為、課績享功、君令臣共、君逸臣勞、此二五之象也、坎水南向離明、而離北拱之、此君臣正位、群臣共綏國祚、而君獨

受之、此天地盛時、泰交合為輔相、鼎烹效為調羹、水火蒸為太和、乾坤會為元吉、小往大來、王明受福矣、

先天離東坎西、後天離南坎北、離火生於東方之木、為東鄰、坎水生於西方之金、為西鄰、東西其本位、為受生之地、南北其正位、為致用之鄉、離為牛、火炁之、如烹牛大祀、坎為豕、水滌之、如特豕告饗、凡春秋大祭、用大牲、四孟月朔告廟、止用特豕、今猶仍此禮也、離中虛坎中實、此陰陽之殊象也、陰柔代終、陽剛獨斷、此虛實之異功也、中女助司祭品、中男專主祭器、此內外之異職也、陽居五位、此其正當之時、水收火功、非其獨受之福乎、衆時以收實功、此既濟之謂也、臣效鞠躬於盡瘁、君享垂衣於端拱、功成治定、明良合德、真千載一時矣、豈非福之實受、吉之大來者乎、四時皆祭、今止言夏之禴者、離火當

令、賴坎水為交濟、在此時也、坎水在夏、何反言時、大雨時行、正來離火之長養而收功也、

或以紂為東隣、文為西隣、殺牛為酒池肉林之奢、禴祭為岐山明堂之享、无福為垂殄之祚、王位久虛、實受為維新之命、王業已就、興亡之介、在此一時、商命不延、周時已至、蓋商殘酷烈之焰、為捨禍之基、周德汪洋之澤、為受福之地、自焚之災、適以成永清之治、遵養之晦、正以待純

熙之時也、此於事理甚近、但於卦義太拘、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為濟深之象、努力自振、庶克有終、末力稍弛、不免胥溺、涉末流而不預防、則喪成功而有後患、謹始慮終、庶濟者永濟耳、厲者、以水涉水、矜奮之象、不可久者、沉沒不能久堪、奮勵當求速出也、火至未光、有泉熄之漸、水至未流、有泛濫之虞、慎終如始、斯得調燮之權耳、首者乾象

陽方變陰、溺於坎險、其道已窮、變而通之、乃為可久、乾變反下、為震初之來厲、則天德不可為首、而久乃不息矣、

五實受福、濟且既矣、此上爻所云終亂、故惕之以怠終之儆、督之以弭亂之防也、蓋位過中而上、則日晏之離、其明既有所偏、而不及照、叢棘之坎、其險尤有所係、而不得脫、末光浸微、末流彌橫、而以盈滿處之、能无濡而及溺、厲而瀕危、即此汲汲不保之勢、滔滔莫挽之形、曾不可緩之須臾、又安可遲之永久也、既濟之終、胡遂至此、則其心盈滿而止足也、坎月以盈而虧、坎水以滿而覆、五以虛明造福、此天道之福謙、此以止足召禍、乃地道之變盈矣、夫事幾隨時變易、如日月西流、江河東注、原无止息之期、心機隨應變通、如慄慄陷深、兢兢履薄、曾何止足之地、力弛於未竟、功敗於垂成、中流棄楫、必无幸矣、

故乾亢之窮以健行濟之坤戰之窮以永貞濟之君子常以自強不息之心策行地无疆之軌斯通而不窮為萬世可久之道所以善既濟之終者乎乾上九云盈不可久正與此互相發也舊解以既濟當商罪貫盈不廷之祚未濟當周德新命未集之統則此上爻為縱淫肆虐之象炮烙以自焚酒池以自沉不久為太白之懸似亦作易者言外之旨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狐者多疑之獸小者初陰之象狐欲濟水必以尾試之未敢輕決蓋事幾未偶不敢貪利時當然也汔濟者乘水之洄而思濟此其相時之明濡尾者度水之危而擇利又其知止之哲所以為剛柔應也君子欲秉乾斷乘龍德以御天先當臨離明夫狐疑以禦險矣

此二卦皆以上初兩爻互換者也以初為尾以上為首初皆濡尾水火之始交也上皆濡首水火之深交也交而濟則相成交而不濟則相害也凡事必謹始慮終乃无功不濟功彰於既濟之後神毓於未濟之先坤德之順一毫不可拂天行之健一念不容息矣取象於狐者狐性善疑象智者善謀而易之用在決疑以天謀協人謀也謀在未濟之先故取象為狐取小者老狐

為妖至能惑人而小則尚存性之真也

既濟六爻陰陽俱得位未濟六爻陰陽俱失位昔人以此為名言實未悉妙義也各歸位者一時共奏之功交乘位者萬世互調之性欲收功一時以成治統必養性萬世以綿道統此未濟一卦理精密而義弘遠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劉柔應也

守貞待時柔中之正慎終如始劉克之全五以柔居剛以正位而秉中德亨之道也故初先濡尾以度其始未敢急利濟以遂其終沉潜以深謀高明以決斷劉柔相應調劑得中故名雖未濟實乃元亨小狐汔濟正不敢輕出以失中也見可知難未出劉柔之中不敢冒進以趨利不敢執迷以怙終此非畏首畏尾乃知至知終也六爻雖不當陰陽之位乃互調劉柔之用以劉

應柔鼓之以必濟之志以柔應剛酌之以善濟之謀蓋凡進退之交利害之介劉以決其幾柔以安其守必劉柔互用始能知進而知退善始而善終有利而无害也統言一卦雖以水火失位為未濟分按六爻各以劉柔相應為能亨對立以定體流行以致用此陰陽不測所為神矣

火熾水沸相克而相成也若水沃於火之上火沉於水之中則惟滅熄不成用矣故未濟火下交於水為濡尾有沉溺之害水上侵於火為濡首无調和之利時在遲疑事當慎重故以狐象之狐者坎象亦艮象此上爻乃艮位與坎合蓋濟與未濟慮險決疑正當酌之以時行時止之權也未出中者未敢遽越乎中无攸利者未敢急求其利不續終者未敢速要其終皆寧靜戒慎允執厥中重害輕利謹始慮終故處位不當尚在未濟之時而劉柔相應已成必濟之勢二

柔調剛、策遠到之駕、五剛守柔、奮至德之光、各居中位、共驚亨途、惟其惕小狐之小心、所以造飛龍之大業也。

汔則水洩、利濟濡尾、則水深不利濟、此事幾夷險之辨也。始見利而思濟、終見不利而不果濟、此審幾進止之明也。無攸利、不續終、乃有待而行、未之謂也。若解作失利罔終、則卦當以不濟名、失其旨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潤下、火炎上、此物宜當慎其辨也。水流濕、火就燥、此方位當慎其居也。慎則類烹調之用、不慎則蹈焚溺之危、天下事、因物致用、隨方制宜、皆若此。君子每於未事之先、為兢兢矣。

君子程量才品、勇怯靜躁、馭之各當其權、酌處事幾、緩急寬嚴、置之曲調、其適、五材均效其用、五味共成其和、此皆於未濟之先、圖必濟之策。

如避熟、如臨深、如救焚、如拯溺、小心畏慎、辨之炳離明之照、居之惕坎險之防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濡尾於初、一耳、而前卦吉、此則吝、何也？事當將濟之初、戒在欲速、不妨從容、以再審其幾、事方未濟之始、戒在溺安、不可遲疑、以屢失其會、蓋造端發軔之時、正勇往直前之日、而已依回不決、羞縮不前、則志靡氣弱、又何待半途而廢、末路而隳乎？天下无一事可為、无一功可就、矣。此窮極之道、極則必返、當深求至極之理、以圖必濟、而此未之知也。惟不知、故甘蹈窮途、不思早計、始於濡尾、究且沒身、陰居下位、其優柔弊至此矣。坤初惕履霜之戒、坎初嚴入窞之防、庶有濟乎。

極者中也。柔中剛中、君子所用之極也。初非中位、陰非中德、水勢乍涉、方犯不測之涯、狐性多

疑尤持不斷之意、既不能擇中而用中、又何如
會極而歸極乎、前卦陽居剛位、戒於躁率之輕
發、此卦陰處下地、戒於優游之寡斷、各矯偏以
就正、方能守中以立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輪亦同、而此仍吉、又何也、初既有成謀、二宜
加固執此、不必更已定之轍、惟當周末濟之防
履二之系、如輪之安、奮九之剛、如曳之力、維持

擁護堅久不弛、則无歷險之慮、有濟險之功、不
亦吉乎、以剛柔相濟之中德、行於上下相交之
正位、試堅舟於順流、趁和風於旭日、柔順利貞
到處皆坦途矣、此坎輪之曳、得安貞之吉、一陽
能馭二陰、二陰夾輔一陽、以二五之中、行剛柔
之正、所云剛柔應者、此也、

卦為未濟、而二五皆吉、何耶、火上水下、原為定
位、且以剛中合居柔中、尤為正道、以中德行於

正道、此不易之貞、泰交之吉也、水火以既濟顯
其用、而未濟尤以體涵用、葆麗天之光、疏放海
之源、豈不吉乎、易終此者、以二五正乾坤之位
以水火合天地之交、濡尾以躍淵自試、慎乾始
潛龍之用、曳輪以行地无疆、利坤順牝馬之貞、
而易義已該其大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七之正當水火相違之介、離明未耀、坎險未脫、
故獲全未濟之象、蓋濟者、必周能濟之具、又乘
可濟之時、具未全、時未偶、而茫昧求前、冥行躁
進、未有不逢凶者也、如欲避征凶而求必濟、其
利在涉大川乎、諸卦凡言涉大川者、皆堅強冒
險、激勵圖功之謂、此大川乃坎之本象、而利涉
尤濟之實力也、凡未濟時、其目前不免有潰決
冲突之形、其胸中不可无激昂奮迅之志、必也
沉謀淵慮、勇往奮發、以濡尾測涯之智、洞澈其

淺深、以戛輪排難之勇、孰嘗其險易、則可以禦
懷棄之患、可以奏平成之績、天下事何不濟乎
脫坎險以游坦蕩之途、就離照以耀光明之境
所云征凶者、不及於凶、卦之无攸利者、此全收
其利矣、

象言位不當者、卦以二五剛柔之中為正位、况
坎以二陰陷一陽為險、以一陽扞二陰為濟險、
則得力士在中文、而此六三剛變為柔、弱植无

以振作柱之材、中過於偏、末流何以障頽波之
柱、則征凶可不豫防、而利涉可不力奮乎、惟合
上之剛以矯其柔、守二之中以還於正、則以剛
德鼓銳而前、何畏衝波之阻、以中道迎機而進、
盡成狎浪之安、所云位雖不當而剛柔應未濟
者、幾不濟矣、

方云征凶、旋云利涉、何辭之若矛盾也、盖易若
變易從時、轉凶為利、只在一時耳、况火性猛烈、

水性活潑、轉變尤最速也、然必先時以觀變、乃
能乘時以用權、此利害相倚之交、正明哲審幾
之會、君子所以定宇宙之傾、收功於既濟之後、
必其炳日月之照、定策於未濟之先者也、古有
濟師焚舟沉船、以期必勝、其得利涉之旨若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雖離初、即為震體、天威討叛、驚遠懼通、天命
建福、赫聲濯靈、以雷霆之威、煥日月之照、此守
貞而逢吉也、三年克敵、雖損兵有疲憊之形、而
四國勤王、致頒賞壯凱旋之色、初以嚴翼供武
服而憂心悄、究以烝皇獻戰功而勝氣揚、此始
悔而終亡也、有志者事竟成、有為者无中棄、離
大烈於方燃、坎水堅於中砥、既濟之功成、則未
濟之志行矣、九功成於後、未有不計定於先者、
此二卦三陰三陽、具乾坤全體、故乾首坤尾、高

宗乾居而鬼方大國則坤衆也、伐者以震來之厲、消震隣之警、志行者以有尚之行、暢維心之亨也。

四尚非可為之地、必貞以徐俟其吉、九自是有為之才、能貞以終消其悔、如殷宗捷彼奮伐、用九之剛也、加於鬼方、乘四之柔也、三年是其貞而有賞則吉而悔亡也、九志有中屈則心多後悔、而以是貞暢其志於必行、又何悔焉、古法、

子出、方伯連帥率師從討、故功成獨賞、國三年者、考績之期、論定之日、君志在敘功、頒賞、臣志在效功、受賞、俱得行矣。

貞固以凝其祉、悔悟以懲其失、始罵志而慎行、終遂志而大行、不敢輕濟、乃以獲濟、志之行在既濟之後、志之貞在未濟之先、人惟患志行之不立、无患功業之不濟也、大國效功天子、以受上賞、此所謂熊羆不二心之臣、故為貞也、疑在

事前、悔在事後、前四言有疑、此四言亡悔、有疑正酌量於圖濟之謀、亡悔乃快慊於善濟之策、蓋心欲互用而義乃交發矣。

高宗總此一伐耳、在內坎險方深、沉慮遠謀、故廿三年之愆、在外離明已耀、震擊雷奮、故慶三年之賞、愆以預既濟之深謀、水之藏機深、賞以收未濟之末效、火之奏功烈也、既濟乃言其用力之勞、未濟乃言其成功之逸、此探本至論、

八先天後天之神用也。

二以剛德之中行於臣位之正、為貞吉、四大臣之位、亦即貞守九二剛德之中、以成其吉、而合之皆以剛濟柔、成六五之貞吉也、臣心忠貞不二、如月繼日明、合六五貞明麗天、成泰交之吉矣、蓋水火相濟、一時固有互調之功、萬世各有不易之性、此就其性之正、以要其功之成、故俱謂之曰貞也、乾坤之元、固從此貞下起矣。

又解震者帝所出也、用者士用命、齊乎巽也、高宗、見乎離也、伐鬼方、役乎坤也、師克在和、說乎兌也、三年戰乎乾也、有賞勞乎坎也、于大國成乎艮也、會卦之全德、收帝之全功也、殷道盛於武丁之興、而衰於武丁之後、此時在商為極盛、倚衰居成功之退、象既濟在周為彼衰此盛、開肇基之光、象未濟文王作易、首以乾坤著天地定位之終、終以既未明帝王繼序之統、即高宗

以明周德之盛、兆於商祚將衰之初、成於紂惡已盈之日、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此易之彰往、察來與乾坤偕不朽也、且南北為尊卑相臨之位、劉柔為仁暴貞勝之形、水火交濟為健順互調、天地不測之用、後天圖以坎離代乾坤、寓

義精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下合九二之中正、德協相成、則貞吉矣、近同九四之貞吉、功成共慶、則无悔矣、主上神凝志定、天下內順外寧、消日月之晦翳、發宇宙之光華、以彼中德、悲此大功、如日涵陽精於陰中、以為貞明之體、而坎月坎水、皆稟其光以為光、以彪天而炳地、故內之含章可貞、外之事業時發、未東相符、有徵可信、若鬼方歸化、則阻深暗昧、悉耀光明、此君子修之吉也、不然則小人悖之凶矣、前云、小人勿用、豈非以邪氣陰翳足以掩君子之光、而貽之悔乎、君子在上之稱此離明繼照、適當正位、得坎水相濟、而中一德之交孚、以成其吉者、內憂與外懼俱消、既一心亡悔、順治與威嚴並耀、自萬邦作孚也、以下三言有孚、皆指水火之交、劉柔之應、以二氣互調為一心相契、其義一也、無燥濕失調之悔、有劉柔合德之孚、要在得中而已、

具大生之德、未顯溥濟之功也。蓋火炎上、水潤下、如日明、晝月明、夜此後天之用、顯而陽根陰陰根、陽如離中虛、坎中實、此先天之體微、既濟彰其用之顯、未濟挾其體之微、易以此終、寓意深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凡卦中、需首濡尾、俱就濟水言。蓋濟乃二卦原名、本義也。上與三、剛柔相應、如彼我投契、故為有孚。如賓主合歡、故為飲酒。而以火交水入而沉滅、坎水濫溢、乾元隱沒、則濡首之象也。蓋恬熙初亦无咎、而究竟難以久安、則鴆毒不可懷、逸豫不可長也。但耽飲酒之樂、共溺於怡堂、厝火之娛、而忘濡首之戒、自蹈於塞蒙就溺之禍、是其有孚、乃迷於偏信之非、反失其中孚之是矣。蓋九五有孚、位正當而上、則非正故中孚利。

涉大川、而此則載胥及溺、是非正相反也。不知節者、水火烹調有節、而喜怒哀樂、行止進退、皆此節也。縱情飲酒、則不知哀樂之節矣。安心无咎、則不知動靜之節矣。失身濡首、則不知進退之節矣。在卦象、則總一不知水火相調之節也。蓋爻雖以剛柔相應、卦則以水火相戾、如但以情意相合、不以道義相成、得小而失、大小信為大信之成也。知節者、因時用中、幾不濟矣。

上九言節、渙者、少男少女、行合苞之禮也。詩云：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又云：雖无旨酒、式飲庶幾。即此謂也。一陰一陽、相孚以成婚禮、人道當然。情篤於好、連義專於從一、更何咎哉。但男及居陰、女乃居陽、則以分內外之職者、未是也。女求先求、男往後應、則以明唱隨之序者、未是也。飲酒雖以成禮、而信情陷於遠義、不審飽棄之用、不遵濡軌之常、飲酒有沉湎之譏、如濟水有沒。

溺之患雖得交歡以諧好合之情未得相安以課成家之績象為未濟者此矣推之則如燕享虛設於朝堂未奏咸熙之烈樽俎空陳於郊廟未速居歆之享置酒高會漫流連於帷幄未策飲至之勲皆此象也象云不知節者不知人道之大節非徒飲酒之忘節也蓋男先女從此倫常節義大關失此何以明夫婦之有別陽倡陰和此造化節宣定序失此何以收天地之成功天下事所以未濟大抵皆沒於情欲之流而混於禮義之節也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聖人先於正名其深於用易者乎此卦原以中男配中女為正合二五兩爻互調於剛柔之中協於節矣此以少男應少女陰陽失位未為中節上九以乾首下溺於坎水故有濡首之象以貽失節之戒此上九正乾首之象而溺於水之有火如涵於

飲之无節進退存亡失其正矣蓋酒以水潤合火災可以養和以水柔藏火烈亦能亂性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亂之道而窮之災也惟通以變之不窮以圓於龍之无首斯以合天地之節乃以會乾坤之元者乎極者窮於末路在成事之後節者調於中竅在當事之初惟知極而預防其非斯知節而堅守其是二皆皆不可不知此卦而申其戒易之所彰也而容來也舊以此爻當紂謂酒池長夜膏沾黃鉞以啟周命之新亦似而於卦義隘而未全既未二卦包陰包陽交致水火之用三陰三陽各具乾坤之體序此於終蓋以收羅衆卦統宗全易故於丁寧三致意焉至上爻俱以濡首為戒蓋水火以互調得中猶乾坤以互交成泰若偏用而過任之鮮不焦頭而沒頂者亦如乾之

置小之夫婦、大之君臣、皆此天尊地卑之象、乾健坤順之經、所申嚴於最後、乃全經大義也。

既未二卦、上交象、一曰不可久、一曰不知節、久者、陰陽禪代之運、亘萬古不容稍間之脉、節者、剛柔互調之序、盡萬物不能暫違之準、用易者、以一心綿其脉而定其準者也、不可久者、窮於不變不通、則當酌之虛圓、不知節者、溢於无檢、无制則害、時以兢惕虛圓者、何離明是也、兢惕防而西、為形令君子因時制中、執一中以會一元、用符於體、斯尾稱乎首者也、且坎耳離目、於乾首之用最切、大人以耳目通神明之牖、必主之以心官、聖人以聞見廣擇識之資、必約之以一貫、於此見聖德以體元合天、君子以用中證聖、一乾首蔽全經矣。

天地間二氣、每一消一長、五行亦相克相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此太極流行之用、而乾坤對

與天為體者也、自乾及諸卦、君子所隨時效用者也、故聖人統體渾一天德、無首可見、而君子時中則作用有可見矣、有時見君子之才、有時見君子之節、合之成君子之德、才者何離明之溥照是也、節者何坎險之卓立是也、才以經天緯地而誤逞才者、或濫為權謀功利之污、節以撐天柱地而謬矜節者、或沉為枯槁寂滅之溺、不幾於需毛而及其首乎、易以知來、所以預為者、何坎險是也、離中虛明圓映、象日月之麗天、久孰遠於貞明之久、照者乎坎中兢心惕慮、象山川之亘地、節孰嚴於設險之固守者乎、恒久不已、所以繼大明於終始、節宣不過、所以調太和於保合、不息則久、中節謂和、又未始不相成也、此二卦所以括一經之旨也。

經始云群龍無首、此聖人之會乾元、而未乃兩戒濡首、此君子之繼聖統也、蓋乾一卦、聖人所

待之體則萬古自如、即人心已發之和、流通不息、而未發之中、全體太極、則嘗以不動主持於動中、天地人心一理也、如水上火下、成一時相濟之功、為陰陽交泰之象、而炎上潤下、為萬古不易之性、仍乾坤對立之常、但人心每銳始而怠終、或功成而志墮、惟知圖功奏績、取近效於一時、不思養性凝神、綿宗傳於萬古、水火之用、必待之下、陰陽之位、終歸各正、理本元一毫

易窺

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程玉潤撰玉潤字鉉吉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據經義考所引倪長珩語知其嘗官部郎始末則未能詳也然經義考但載程玉潤周易演旨六十卷而無易窺之名又此書僅有十冊不分卷數亦與六十五卷不合惟所解止上下經與程子易傳同其大意在申暢程傳凡傳義與朱子本義異同者多調停其說與倪長珩所稱取正叔先生傳而增益之者宗旨相符或原名易窺後改演旨此猶其初藁後以一卦為一卷併總論為六十五卷此藁則尚未分卷歟今未見演旨其為一為二莫之考矣

易學管見四卷

〔明〕洪啓初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學管見

無卷數》提要

洪使君易學管見序

易非為卜筮作也而以為非
卜筮之書者亦非也三才之
道符渾贊合樸而為器而
為物無論法象之顯人文之

序

賁即猶若塵肆細若閭井
以至倮鱗蜚走灌莽色皂
豈能出大宗而外象帝哉故
聖人本造化以開人事即人
事以模造化畫之為卦重之

為文而古今變化吉凶悔吝
無不在其中則目以為卜筮之
用也蓋義理變而象數變人
心動而鬼神動相感而應相
契而見是故道無精粗易無

序

二

淺深聖人明之也而非玄也
通之也而非執之也漢魏以還
治經者或探虛以為玄或拘
泥以為執匪直印沙鏤冰
虛負成勞抑於潔淨精微

之教範而足矣至伊川氏而始
明其理至紫陽氏而後通其
象占自此易為孔氏之易而非
老子之易也

明興益尊信其說不啻黃

序

三

鍾大呂故二百年以來易理大
明如日中天惜邇來講說紛
更多疑滯二先生之義幾晦
且蝕乃若出其無師之知以
根其無體之妙詞約而意該

義析而旨暢闡程朱未發之蘊以上溯義文周孔之奧則洪先生所為讀易管見其庶乎余受而卒業細閱其所發揮有確然而不可易

序

四

灑然而自得於言意之表者譬之登臺以觀星樹表以測日遊希濶而揖聖神豈區區管見蠡窺乎曰管見者志謙也是書一出不惟攻舉業者

藉為筌蹄而講道者亦賴其橐籥鴻寶鷄犀天下之珍豈得藏之名山亟令鑄而懸之國門庶知四聖有苗裔而洛閩有功臣不其偉哉先

序

五

生司權勤身如淡百弊盡革而寬簡減稅四方歸之如流水真有得于損益二卦之用所謂以易為已不以易為書以易為已之變化不以易

為天地之變化吾師乎吾
師乎豈獸語言文字之足
以超萬象而契六畫也
萬曆丁巳歲夏五月年家
侍生松陵吳默頓首撰

序

六

古吳後學張敬復謹書



易學管見上經

溫陵洪啓初爾還父 著

男 承棟

承榜

承楷校

胡雲峰曰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文王之易首乾易
為明大分而作觀先天橫圖乾居前希易固已如此矣
蔡虛齋曰舉天地間皆是易不是交易便是變易二端
之外更無他也此古之聖人所以只用一易字該括之
易學管見 上經 一

而朱子又分為變易交易二義以發明之嗚呼盡之矣
乾元亨利貞

乾之義健也程傳曰健而無息之謂乾蓋健自是無息
即無息處乃見其健也伏羲因三畫皆奇之卦而重以
三奇之畫名之曰乾大通至正乾之道也乃卦中所具
之象也元亨利貞則文王發乾之道以告人也所謂象
者言乎象者也孔子彖傳文言皆以天道聖人言之天
道乃乾卦本象其以聖人言者則以此卦純乾乃天德
之純久而無息聖人之德也元亨利貞程傳作四德解

得乾卦者而係此詞也餘卦俱如此看

又曰純陽至健乾之所以定名也卦詞只從健上發揮健則經綸幹濟力量有餘做來必大通達無礙故大亨貞則善用其健之謂精擇而固守之隨吾剛健所為皆當理無私之事則信乎其元亨矣此人君配天之學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乾以龍為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托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奚以哉初九陽爻之始位之最下者也故為龍之潛既為龍之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

勿用勿云者止之也舜之側微是也嘗因用之一字而有感焉士君子必當為有用之學大用之不媿四海小用之不媿四境不用亦不媿四壁方為善用昔楊子曰君子在理若鳳在亂亦若鳳言隱見之得宜也妄用以取戾則失潛之義矣

生生曰乾資始初又乾之始始非徒始始固所以成其終也天之氣不潛則發露而無餘人之心不潛則輕率而易敗故曰潛龍顏子之潛心聖人之洗心退藏即此潛字勿用非伏其身而不出也寂然不動之體固自如

此也潛便勿用不潛便輕於用矣

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於陰之微則恐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自九字取中正自二字取初為潛二進於初則出矣出潛以象言離隱則其義也初二為地故二象田九二見龍是得君而行道者要見德澤及物方切龍字澤及於物不在見字外蓋龍一見則有雲雨之施矣君子

一見則有雲雨之澤矣兼君民言之曰見龍在田嘉君子之得遇也曰利見大人示天下之知所宗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重剛或謂氣質之偏而過於剛非也純乾之卦與他卦不同謂之重剛以見其剛之不息耳至若不中也居下之上也是所遭時位之危而剛健不息能日夕不懈而兢惕焉則雖處危地而无咎矣嘗考之古人若禹慎乃有位周公克慎厥德蓋無時而不存憂懼之心焉故其所行無非至道而有以立人臣之極也以位極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講便淺

易學卷見

上經

四

三

乾天德也亦心德也潛見惕躍飛亢總是一箇心德隨時變化潛者乾德之根無時可用亦無時而不用如樹之根常不露而其所以生枝生葉生華者則又未始非其根之露也見龍蓋其葉華之露處潤身形著是也惕者所以勿用其潛之道而善乎見飛亢之權者也潛見躍飛亢而非惕則潛者洩越而見而飛而亢悉非矣乾惕者聖學之敬也徹內徹外徹首徹尾之道也在淵而躍也而曰或者不可知之辭也不可不知者聖人行權之

妙用也淵者潛也躍自淵而出焉勿用之潛體爲之也而曰或焉不可以告人人不能測其體不露其用亦藏也飛者發於事業參天地而贊化育之事也亢者時之亢也聖人寧有亢哉時之不得不亢而聖人值焉此非聖人之所能却也而聖人竟无亢也因時迭用不主一道故謂之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九之用者以其勿用者用之也而惟惕故能用不用之用然則惕之於乾大矣哉此段議論所關極大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易學卷見

上經

五

三

說海云九四居上之下進退未定之時而以陽處陰能相度時宜而不輕於進故遲回於可上可下之際躊躇於可進可退之間若龍將躍而或焉如是則進必及時无妄進之咎矣此爻舊說以禹益陽城箕山之避當之或謂聖人處非常之事必有遲回審顧不敢輕遽者愚謂以文言及時之義觀之亦不必謂非常之事如伊尹當三聘時方囂然辭復幡然改便是進退未定易理無所不該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德與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景象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何幸而見此大人以觀天子之休光親皇王之盛際哉其爲物所利見宜矣利見大人只如此游行發之便佳

上九亢龍有悔

聖人无亢時有亢周公係亢龍有悔一語蓋據其時書之且就其事惕之令處此者持盈滿戒高危凜乎喪之之無日此之謂易之道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知亢之義乎

易學啓見

上經

六

蔡澤說應侯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易謂亢龍有悔蓋言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斯言庶乎知易矣昔者堯禪舜舜禪禹禹復政厥辟凡聖人輩纔到亢時便能變通而不窮極則變變則通此无悔之道也故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本諸卦陽爻之通例然

本義通例等語朱子語此

豈言乾之六爻
亦非剛之外又

別有柔只是善用其剛而不過便是柔剛以任事柔以濟剛善之善也故吉

蒙引云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朱子作張魏公行狀其所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夫必遠貨色必去小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乾之剛也至於禮臣下恤百姓虛心取善舍已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於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而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爲

易學啓見

上經

七

不義托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善觀易者必觀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吉或凶皆可以類推不知剛柔之用不可以言易也此說關涉正大故備錄之

此一爻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爲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爲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一團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陽陰無始安見其有首耶群龍未嘗无首只是見

得群龍无首繼謂之用九而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其言聖人因德特以用配乾耳元大也始也天地間凡大者皆爲始始者便自大有生之初自然之理如此故元爲大又爲始萬物資始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以資始者元也今只以一粒粟言之其中各有一點生意其一點生意卽便是天德之所在化機之所伏也其始之發動之事一段滋濕之氣是得於乾之元至其露生之專則得於

易學管見

上經

八

三十五

乾之亨旣而得其利而向於實得其貞而實之成無他也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爲也而天亦莫之爲也總是體統一元之氣流行貫通而無間然者也卽此便見資始卽此便見統天卽此便見乾元之大不然天雖不物物而離之物亦當一一而取之而天亦當一一而應之而造化亦勞矣豈所謂天道無心而成化哉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品物既資始干元便有必亨之理適當將亨時節蒸熏而成者爲雲雲則油然而飛揚和暢而散者爲雨雨則

沛然而下降雲行雨施則有以洩天地之和而觸品類生出之機矣由是物之得其滋潤者英華日露生生而不已形色日章出出而不窮固非資始之時有氣而未形亦非資生之時有形而未著也此乃元氣亨嘉之會萬物化光之日可以見乾之亨矣流字下得最不苟有生生不已之意

品物以植物言以植物言亨者指其最易見者以示人耳推類以盡其餘天作雲雨僅爲草木之生而已乎試使雲雨不時亢旱爲災鳥獸魚鼈果能長育爲吾人者

易學管見

上經

九

三十六

亦果能遂其生否乎又見易理之廣大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道也聖人用此以御天矣蓋天造貞元相禪終始相因以時而生長萬物養育庶類聖人旣以經法天而爲六位之時成矣於是乘此六陽隨時變化之妙爲吾庶政隨時經畫之用矣富生而生當長而長各因其宜當養而養當教而教各度其可天道之循環無端者於是乎推行於治道之間而神功之迭運不滯者於是乎順布於治功之表矣是之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此聖人

之元亨也

御如御車之御謂之乘龍御天則是聖人一身常駕御乎乾之六龍則常出沒於聖人之一身矣此當想其變化無迹之妙處皇極經世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亦此意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以乾道之利貞言之天道運行陰陽五行變合於其間漸漸流行是變漸漸收縮是化由變以趨于化則凡物之流形者到此時性命自然各正太和自然而保合

易學管見

上經

十

矣各正性命者萬物形質既成而其性命之理莫不各正而爲一物之主也保合太和者萬物性命各正而其太和之氣皆已保合而成一物之終也此可以觀天道之利貞矣

蒙引云各正是萬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淆意思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無一物無陰陽便會合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無結果雖至微之物亦無少欠缺者所謂有一物其來有一身有一身還有一乾坤是也

按人物之生只是一團生氣而理寓焉生處即是性此

生處即天地之所以流行不已而賦於人物之命也此性命即二五中和之氣絪縕薰暘所爲而謂之太和乃一物而三名耳太抵太和未保合則性命亦未各正性命可言各正則太和亦自保合矣是一時事無先後菓子到保合時不但皮殼完好津味亦全甜者還甜酸者還酸不相疑混使皮殼未到完好津味亦未十全氣尚未出庶物萬國咸寧

易學管見

上經

十一

乘龍御天是聖人王道之始爲天下開太平也至此復何所爲哉但見恭己南面首出于萬國臣民之上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如物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咸寧矣此成變化之功以收乘龍御天之化故曰利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之運行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其在君子天德之剛常伸於萬物之上浩然之氣常塞于天地之間純亦不已而周流無間亦一天行健也自強不息作見成說蓋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

自強不息者在我之乾也。原孔子之意只是要把自強不息配天行之健初無一層工夫。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釋龍字下釋潛字在下故潛潛故勿用言有聖德而居側陋聖人不得志于時之所爲也。

馮氏曰乾潛艮止聖人希天之學也潛之爲言也非匿影銷聲伏其身而不見也冥其咻眇其根精與玄運而神與天藏無常無變無上無下皆泯其所以然此聖賢之潛也是故以潛爲治則恭已大舜也以潛爲教則忘

易學管見

上經

十二

三

言孔子也顏子以潛而處則齋心箕子以潛而蒙難則正志皆純乎乾而已不與也三代而下漢文之謙讓泥於潛矣賈生之嘆息失於潛矣所謂潛者勿用而能用能用而勿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提出德字便見九二所謂大人以德言不以位言。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覆者朝斯夕斯不少休廢之意道無時不在君子密

體道之功故終日乾乾非虛著此心於無用之地。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惟其或之故進而无咎也淵者深潛之地或者不可知之詞或躍而曰在淵運機密而變化神以是而進何咎之有。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作字謂興起在位聖人在上則不徒臣妾億兆而乘龍御天之功萬國咸寧之治亦無不該矣程傳謂大人之爲聖人之事明非大人不足以當之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十三

四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卽亢也不可久卽有悔大抵盈卽害事造物忌盈人道惡盈處盈滿而謙抑則可久之道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旣云天德矣曷以不可爲首也病在一爲字龍能變化雲雨不必露其頭角也劍能割剝搏擊不必露其鋒刃也天德能張弛闊闢不必露其英氣也一露英氣先天下將悍然不顧而其害不可勝言者故聖人以不可爲首戒之老萊子謂子思子曰子不見夫齒者乎齒堅剛

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是故君子惡夫陽剛之首事者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二字之義猶後所謂釋文也孔子於彖既有彖傳以釋之於象又有象傳以什之矣然猶以爲乾坤之道大而其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申彖傳象傳之意所以盡其蘊也

首節純以天德之在人者言此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

易學管見

上經

十四

智四字看二節君子謂至健之人蓋健則所行皆天而仁義禮智爲能全體而不息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而仁禮之德行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而義智之德行也夫惟君子以健而能行此四德故經文于乾而係之以元亨利貞者蓋謂此也此乾元亨利貞不必謂天之四德蓋文言直把君子當乾把仁義禮智當元亨利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以天道明也得人道明也得

凡理具于性而發于情者俱是善不得爲善之長惟仁

則天地生物之心端倪也有此生意一觸而發而凡節

之以禮宜之以義守之以智者俱從此出矣苟無其仁

則義禮智無所從出而亦無所施之地矣信乎其爲善

之長也亨字當個禮字看不美善不足言嘉衆善不輻

輳不足言嘉之會此嘉會就性中說非有欸欸條件而

欸欸條件之所從出故曰嘉之會嘉會原是無文之禮

凡外面三千三百皆吾心無文之禮所從出也利者義

之和大凡人之相與惟見其不利則怨則凌見其爲利

則相安相悅利字卽是和字意然非情之和也乃義之

易學管見

上經

十五

和也和從義生由吾心之截然者區處嚴密不相凌犯中却含安舒之妙又曰義本是嚴底物孔子獨曰義之和以見嚴處卽和和而不出於義者非真和也利原與義反而曰義之和以見義未嘗不利利而不出於義者非真利也貞者事之幹蓋造化生物到得貞時把一個實理收斂於至靜之中而貞下起元後來生生化化之機皆根底於此人得這個實理收斂於心則定見在我應用有餘隨他萬事萬變皆依此而立故曰貞者事之幹元亨利貞俱就人性體上看出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則善之長在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則嘉之會我得之矣利物足以和義則義之和我得之矣貞固足以幹事則事之幹在我矣此條意是如此

君子體仁非是體這仁仁與我渾融爲一體也善之長在我而完足無虧便足以長人此理最可理會尚未說到用恩處嘉之外無禮但自我做出來恰好則爲嘉自天地間現成有個完完全全嘉美的道理則爲禮君子

易學管見

上經

十六

三

以亨嘉之理會之吾心隨其動靜語默親疏貴賤等類件件做得恰好許多嘉美若湊集于吾身則經而等曲而殺者便自我出矣豈不足以合禮蒙引云必嘉其所會者蓋天下許多道理本自相聚爲一會而非孤立無侶者所謂方以類聚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天道之亨亦如此故萬物齊乎巽相見乎離又曰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闊許多嘉美一時闢奏到此方是嘉其所會是何也道理之在日用間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是以禮之條日至三千三百

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利物足以和義調

於衆適之謂和誠能以物處物使物各得其宜如上者

宜上下者宜下物之利也利於上而上者和利於下而

下者和卽所以和義也是故以義處家庭而家庭利焉

則在家莫不和親而吾性之義和于家矣以義處朝廷

而朝廷利焉則在朝莫不和敬而吾性之義和於朝矣

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欲爲事而非此之

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如何足以幹事私記云知

正之所在而固守之聖人非添一固字凡知得到者必

易學管見

上經

十七

三

能執得定須是執得定方爲見得定也固字正是知之到處不固便是知得未到自是欠不得也今夫造化之貞凡萬物性命之理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一一各正而保固無虧非氣不得而侵之厲氣不得而壞之然後來日所以生物爲草爲木爲合抱爲干霄皆資此植立起來君子之智凡綱常倫理日用物理一一各見得正而執定不移物議不得以惑之是非利害不得以奪之然後來日所以應事爲扶持綱常爲綜理庶物皆依此植立起來故曰貞固足以幹事此君子行四德之妙也然

非其自強不息克全其本體之健孰能與於斯乎故經文曰乾元亨利貞以四德而係之乾者聖人固以行四德而歸之體乾之君子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自古高節獨行之士有石隱高隱智隱癡隱智隱非傑癡隱非情石隱非道高隱非聖惟聖而隱者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出即犖犖處即冥冥不可以形迹

易學管見

上經

十八

三

拘不可以羅網求也初之龍德而隱正此之謂是故高潔自持不隨時而易守實勝爲善不炫世以成名遁世而無不遇之憂不見是而無孤立之憤道與時遇我心則樂樂而行也不以爲通道與時拂我心則憂憂而違也不以爲固可樂可憂可達可窮而用舍行藏之道確乎其不可拔非龍德而隱乎此與鮑焦顏回之徒相去遠矣故曰潛龍不易乎世不爲世所變易也不成乎名惟無求名之心也使有求名之心則隨世而易矣遁世者世不我用而隱遯也人雖遯世猶有是之者有一二

知已焉猶可以自慰至於不見是而无悶抑又難矣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者聖人之德也正中者正值澤及於物之時也龍德以下把言行作主大凡德之所以神明不測者要不外乎庸常日用之道而此庸常日用之道固自有神明不測之妙此二所以庸言而亦信庸行而亦謹也庸言亦信庸行亦謹宜無待於閑邪矣而又閑邪以存其誠

易學管見

上經

十九

三

恐其發之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足以善於世矣然又不自以爲善於世而或自伐其所以庸信庸謹而閑邪存誠者猶夫初也所謂智出天下而守之以愚此聖人純亦不已之誠也是故其德之廣被物無不化化者物從而化莫知其然而然也蓋非有正中之時固無可以及物而非以龍德遇正中之時則無由以及物而化矣此二之所以爲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也言其德如是其德之所及又如如是則已有君人之德矣此所以爲大人與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之所以日乾夕惕者果何爲哉欲以進德而修業耳理得於心之謂德措於事之謂業德何以進忠信所以進德也業何以修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四句論其進修之本末及其實力工夫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方是下手用功處而日乾夕惕之實事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

三

忠信所以進德者以其實也君子進德須著一個實心若非以是實心下工夫則萬理無湊集之門矣故朱子曰如播穀相似須是實有子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正此意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後世諸儒講學窮理只是相與質問互爲辨詰千言萬語只是好聽而已故要修習其詞說使忠信所求有得於心者一一樹立起來不竟放倒而業始可居居者如人之作室既成就可居住吾之事務既成就是吾終身成立的事業皆爲吾居也幾卽德之微妙也知至至之知德爲至極之理而念

念忠信以至之實意所到進進而不已則萬念歸真之

境卽心存理得之幾理之微妙者可許其洞灼而不蔽矣義卽業之泛應也知終終之知業爲歸宿之地而事以終之實踐所體存存而不忘則一理歸宿之處卽萬化從出之門道義之妙用可與存而應矣必如是知至至之乃可與幾而德進必如是知終終之乃可與存義而業修九三所以終日乾乾爲是故也故存此進德修業之心居上位也不以爲可驕惟懼德業之有歉在下位也不以爲可憂惟知德業之當盡故乾乾因其時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一

三

而惕居一人之下不爲凌逼位百僚之上不爲曠疎雖危而无咎矣雖危无咎內含能察其幾能灼其宜二意生生曰德非外來是吾心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假學問外飾而中漓陰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并其固有者而失之矣又有一種虛明德聽其言論卽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空言取辦耶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中更無一毫夾襍亦無一念虛設卽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修詞非在詞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

行既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爲知至也以口耳爲知者未至燕而言燕未至越而言越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爲知終也以見解爲知者知農而不終業知工而不終事非真知也與幾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此節全重欲及時也時字爲邪離群皆主進一邊說不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二

三

果于上而又不安於下是爲上下无常據他欲上的模樣似有貪祿位的意思然其心實非爲邪也不果於進而又不安于退是爲進退無恒據他欲進的模樣似乎欲超倫類而獨進者然其心實非離群也蓋九四德業交修大人之事備矣其心欲及其可進之時而進可上之時而上以行此德業於天下耳此所以雖無爲邪離群之心而不暇計夫爲邪離群之迹也如此則進得其當而爲順天爲應人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聲二句是興起本乎天二句是申明見得都是無心意形氣相軋而成聲聲同則應天籟之鳴也二五凝成而有氣氣同則求天機之動也水流濕從潤下之性火就燥從炎上之性雲固弗靈於龍而龍興則雲從風亦無心於虎而虎嘯則風烈聖人興起于上而萬物快覩于下顯比而比大觀而觀宜也何則動物之動本天之動而生故親上植物之靜本地之靜而生故親下從其動靜之類也聖人天下之人所倚賴以生成亦如天爲動物之本地爲植物之本乃人類之首也是以其興起于上也則人皆利見之實從其類乃理本如是有不容於不然者耳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尊爲天子非不貴也以亢處之必不能長守其貴故曰无位首出庶物非不高也以亢處之寡助之至天下非所謂民之遠已由已遠之也故曰無民賢人在下非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三

三

无輔也以亢處之不信仁賢將拒人於千里之外誰其輔之所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下也即陽在下也之意言下不言陽者陽誠可用惟其在下則當潛耳不然樂則行之豈其所不能哉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有龍德飛而御天何難哉乃僅見而在田者惟時上有剛健中正之君一雖龍德尚爲時所舍也堯方在上則舜雖重華而未際天與人歸之會舜方在上則禹雖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四

明德而未當謳歌訟獄之歸時尚舍之故雖見猶在田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九三大臣之位天下事以一身任之所以終日乾乾者勉修職業行其所當行之事而已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所試者已之德業也所以試之者因天人而見耳夫進德修業九三備矣在九四時位固無事進修矣然聖人之心猶恐已之德業不足以當之故仍退而自驗

如果吾之德業足以克享天心而天與之克當民心而民歸之然後進也聖人之心只要人事稱得天時所以其將躍而疑如此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飛龍在天聖人作起於上而天下惟所統治得聖人之時者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易窮則變不知變而與時俱亢其道窮也災其能免乎使能悔則亦何亢之有哉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者用剛之變也變則剛而能柔矣人君體乾元以統天匪剛則失之廢天下浸以不治過剛則必至於折天下亦反以不治剛而能柔則其用剛也以建精明之治功其用柔也以培渾厚之治體天下無不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六十四卦合之固天地大氣運就一卦言之亦各有一卦氣運如乾初陽在下是陽氣猶潛藏而未亨通之時也君子出處關氣運盛衰是以潛而勿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二陽出潛則陽氣方亨文明方開之時矣是以見于田而爲人所利見也陶唐之世氣運方泰正天下文明之會是故大舜生焉而玄德升聞師錫登庸豈偶然哉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大臣任大責叢乃憂勤惕厲之日三之乾乾行事者正與時而偕行也禹稷當平世過門不入欲樂顏子之樂得乎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六

當上下乾之間乃乾道改革進退未定之時聖人審時之變故遲回却顧有所疑而或之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以生成萬物爲德作之君而畀之位故君位之所在卽天德之所在也推而言之如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天德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天叙於此而勅也天秩於此而庸也天命於此而章也天討於此而用也是其所位者非卽天德乎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爲不知變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之道主於陽而濟之以陰是憐舒並用者天之則也君之剛法天之陽君之柔法天之陰是天道之妙用不在造化而畢見於政治之間矣

孔穎達曰潛龍勿用下也一節以人事明之也陽氣潛藏一節以天道明之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七

首節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得聖人本意只把乾元做主第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蓋所謂乾元者不徒始物而已始物而亨卽隨之者也然但亨而已哉所謂利貞者亦不過乾元化育之終而性情之實至是可見耳卽此而觀則知乾元之始不惟物之亨者恒於斯又能以美利利天下而物之利也恒於斯又能斂所利於不言而物之貞而成也亦恒于斯大矣哉乾元之統天也此雖總什四德而實歸重一元觀首節起句可見乾始能以美利一節要重能以字爲妙

性者凝成之實情者含生之本物當元亨時節非無性情但性雖具而非凝聚之真情已顯而非受生之始故不足以見其實惟當利貞然後本真完固全其所受之天而化機充滿足爲發生之端乾元之所始而亨者乃見其性情之實故曰利貞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總之四德之流行乃乾之化也一元之統體乃乾之神也大哉乾乎何以見其大也以其體而言則元亨利貞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八

三十一

之氣確然貞固而不二何其剛也以其用而言則元亨利貞之氣浩然迭運而不息何其健也以言其行則元亨利貞不愆其序何其中也以言其立則元亨利貞各一其氣何其正也且其剛健也一毫之陰柔不足以禪之又若是其純其中正也一毫之邪惡不得以累之又若是其粹且其純粹也超乎聲臭之外而非名言之所能盡者又若是其精也至於精則所謂始亨性情者其化不可測所謂一元之運者其神不可信乎乾道之大也聖人以乾道之時發揮於六爻之間通復卷舒與

時推移凡乾道之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既有以旁通其情而聖人之興道致治者亦於此而立其本矣由是乘六龍變化之道以爲因時出治之道卽吾致治之道以行乎上天之道時行時止何者非易一張一弛何者非天其德化之行油然而一雲之行也其當澤之施沛然一雨之施也而天下之固於聖人之化者遂其生復其性亦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蓋有法天道故有同天之澤有同天之澤故有配天之功然則聖人其一天矣

易學管見

上經

二十九

三十二

六爻發揮節重時字卽彖傳六位時成一句不過以起下節之意非以易道與治道相對也雲行雨施聖治之元亨與天道之元亨一也天下太平聖治之利貞與天道之利貞一也蓋天之道盡於時故雲雨之澤以時而化而天下之物咸取足於天之化矣聖人之治盡於時故教養之政以時而敷而天下之人咸取足於聖人之化矣要之聖人之元亨利貞皆仁愛之音貫徹其間亦循乾始統天之妙也此聖人之治所以爲純粹精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文言復申六爻之義以爲學術事功常相須也君子德既成矣以此而措之行指日之間可見功業之盛而初顧有不然者以時值乎潛也潛之爲言者隱而未見阻於機會之未逢故行而未成無功業之可見耳是以君子不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大人之名由德而稱大人之稱由學而成君子學以聚

易學管見

上經

三十

三十一

之宇宙古今之理欲其並收而並蓄也問以辨之幾微疑似之間欲其剖析而詳明也寬以居此理優游涵泳欲自得於心也仁以行此理大公無我欲實體於身也若然則所謂閑邪存誠者此其體驗之實功而所謂德博而化者固其推行之餘事耳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由是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大人之德乃君德也

進齋曰學聚矣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妙故橫渠張子云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

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爲一矣仁者又心之至德生生而不窮也德至於仁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則吾之所居者固非徒大而無實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此仁以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必朝乾夕惕而後无咎何哉三爲重剛本德之至健有知危能戒之資而處不中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

易學管見

上經

三十一

三十一

下下不在田冠百僚之上又當可懼可危之地也因時而惕敬慎可以不貽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必或躍在淵而後无咎何哉四之重剛健而无息有能疑之資也而又處不中之位上不在天龍德未膺乎時乘下不在田諸難已得乎歷試中不在人德業無假于進修此正改革之秋進退未定之時所以或之或之者言其進退疑而未定也不遽進而俟時所以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五所謂大人者非大於位大於道也是道也於天無私覆於地無私載於日月無私照四時之序無私鬼神之吉凶無私皆道也大人一無私則道在我而質之天地質之日月質之四時鬼神安往而不合哉其盡天下古今萬世民物無有不賴其覆庇藉其奠安資其生成者也是爲與天地合德其盡天下四海九州千古萬世

易學管見

上經

三十二

三

民情物故無一不在照灼之下者也是爲與日月合明其剛柔仁義以順而施張弛操縱因時而布各適其宜各當其可亦自然而然之次第如四時之錯行也是爲與四時合序其因人之善而好之因人之惡而惡之五服之章必于作德五刑之用必于作惡其刑賞威福至公無私一如鬼神之福善禍淫也是爲與鬼神合吉凶自前人所未爲而我以義起之是謂先天之制作也而其所以先者道也思若啓而行若翌安見天之有違於我自前人所已創而我遵而行之是謂後天之制作也而

其所後者道也監歷代而斟酌之皆因風會之所趨參群制而損益之一本世運之所宜安見我之有違於天夫至大者天難諱者天天且弗違而況於人其有不合者乎況於鬼神其有不合者乎其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合風雲雷雨社稷山川之類皆呵護而翊戴之要亦必然之理也何疑於利見之說按天所未爲天所已爲在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內都包有了下面抽出來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外又另有先天後天之功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三十三

三

蒙引云天之道時焉而已矣易經盡說天時如應天而時行承天而時行之類先天如禮以義起與凡聖人行權處非先王之法非經常之所有而於理無悖者皆先天事也先天而天弗違雖先乎天而寔合乎天也既合乎天便合得去行得去便是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而我敘之天秩有禮而我庸之之類皆是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天下之進退存亡得喪其機相因無常進常存常得之

理故不能無亢有時也不容自亢者道也凡遇亢而不免於悔者皆始於見幾之不明而成於處置之無道耳求其善處亢而无悔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極必退存極必亡此理勢之自然也聖人知其如是而處之以道非先時而警戒則隨時而變通不與亢而俱亢若此者衆人昧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未盡惟聖人之德誠而明明則有以灼之聖人之道圓而神神則有以處之故能亢而无悔再言其惟聖人乎可見時則有亢而聖人无亢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三十四

三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六畫皆偶之卦命之曰坤陰之純順之至也天下之事惟剛健者能主之亦惟柔順者能成之以順而行循理而無違虛心而順應就他力量之能爲可以動而不括此坤之亨也卽所以謂貞也守此道而不變若牝馬之貞乃爲利耳故君子有所往也率先任事則先迷而不遂居後從人則因親而有功豈非先者非貞而後者爲貞乎制義決斷之道非其所能收歛順利之道乃其所

主豈非主義非貞而主利爲貞乎往西南也則以順相從而得其朋往東北也則所從非類而喪其朋豈非東北非貞而西南爲貞乎知此之爲貞而安之則可以亨利而吉矣

誠齋曰坤地道也陰道也母妻臣道也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安且治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強而魏晉亡此陰不從陽之災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易學管見

上經

三十五

三

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先後耳初然氣機運動是乾元略後一節便是坤元坤之所爲元雖未能與天爲一只就坤分內言殆至極而不可加者乎當萬物資始不過有氣之始而尚未有所爲形也惟是地之元氣發育則形者始形而凡形之肇端固不能不資於是矣然其資生之功用又非坤之所自爲也乃承天乾元之所始不先不後而順以承之以作成配主始之事此坤元所以爲至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載物須作亨物上看天之覆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德无疆矣坤德之厚不可限量凡物之資生者悉固于長養之天無一物不在持載之內則其亨物之德何異乾德之无疆哉吾自其亨物之本藏蓄于中見其含矣且其所含者弘而無所不有自其亨物之用發露于外見其光矣且其所光者大而無所不被此固坤之厚而脗合无疆者也是以凡物之資生流行莫不種種鮮潔大小相啣彼此相映咸隨坤德之亨而亨矣蒙引云含弘光大四字不平。光大自含弘而出。理勢必然。又曰亨者

通也。凡通者皆自鬱中來也。不有所鬱。安有所通。含弘雖不是鬱滯之義。其實亦是蓄諸內也。蓄諸內而後達之於外。故曰含弘光大。又曰含萬物而化光。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以坤之利貞言之。坤之利貞不止曰利貞而必曰利牝馬之貞者何也。蓋凡物之類乎陽者不足以言順。牝馬地類則爲天下之至順矣。凡物之有息者不足以言健。

惟馬行地无疆則爲天下之至健矣。夫其爲地類也。此其柔順不有似坤德之柔順。承天而時行乎。其行地无疆也。此其順而且健。不有似坤德之利貞而承天有終乎。此所謂牝馬之貞而君子當率以攸行者也。是故占坤君子居後而不居。先主利而不主義。往西南而不往東北。若居先則迷而失道。居後則順而得常。往西南則得朋而以陰從陰。乃與類行矣。往東北則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終有慶矣。是則居後主利往西南者貞之所在也。君子於貞之所在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而安之。則可以得吉矣。則可以應地德之無疆而與順而健者合其德矣。安貞與守貞不同。安是安命。安分安處。善安土之安言心安意肯而無所勉強之意。故曰安而且貞。言所安者且得其正也。亦猶云貞而且安也。上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夫君子之德。下言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證其有合於地之德也。文意互相發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曰地勢君子以一身

而負荷斯世斯民之衆非德何以載之故仁義禮智德之蘊於中也培之必深斯足爲道濟天下之本禮樂刑政德之著於外也積之必厚斯足爲仁壽萬世之基真如地之靜翕動闢而萬物由之以廣生乎如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由之以咸亨乎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六一陰始生如中國之夷狄君子之小人皆是也以其一陰始生故爲履霜之象以其爲端甚微其勢必盛故有堅冰至之象夫初六一陰始生只說得履霜而聖

易學管見

上經

三十八

三

人遽及堅冰至者示人慎之於微圖之於早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象言履霜堅冰夫初六一陰始生乃陰始凝而爲霜也自此馴致其道至堅冰耳馴致其道則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其道與其道窮也之道同積漸之勢然也唐之藩鎮始而久任繼而擅立終而傳襲宋之夷狄始而索幣繼而講地終而議臣皆馴致其道之害由唐宋不能謹微也然則君子可不戒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乾者剛健中正之卦九五者剛健中正之爻坤者柔順中正之卦六二者柔順中正之爻周公所以著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以其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也直者在內念慮不失其柔順中正也方者在外事爲不失其柔順中正也大只是念念皆柔順中正事事皆柔順中正也至於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無疑矣何也六二得坤道之純者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象言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夫聖人之心常得之於靜衆

易學管見

上經

三十九

三

人之心常失之於動言六二之德必以動微之何也蓋靜无而動有六二之靜其德不可見也惟自其動於念慮之微以至於事爲之著由乎中而應乎外則其表裏俱融之盛可得而見矣是六二之動非直以方乎不習无不利地道光者惟其性焉是以安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幾於逼主下或至於陵人渾厚樸實之意已斷喪而無餘天下國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

爲貞故惟六陰三陽有意美而含之無智名無勇功恂
恂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無他技卽或出而從王事亦
君倡臣和君先臣後始焉奉命而事無獨成終焉效力
而事克有濟是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含
章則可貞无成有終畢竟是含章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象言三之含章可貞豈終於含藏哉蓋待時而發時未
至則含晦以俟耳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蓋惟知之
光大善藏其用而能爲大用是以安无成之分而能代
有終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

三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故爲括囊之
象无咎而亦无譽東坡曰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
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入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
以致疑也甚矣无譽之難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夫子爲之謹其幾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惟慎故不害
彼機未投而遽以言櫻者亦見其惑矣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也德之至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
下人也在舜爲溫恭允塞在堯爲允恭克讓在文爲微
柔懿恭想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太和之休風已見宇
宙間矣大善而吉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象言黃裳元吉此千古文治也而豈由外襲哉聞然之
章不顯之文自發越而不可掩耳

冥冥篇云三曰含章則爲臣者固無樂乎華藻之工五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一

三

曰文在中則爲君者亦無貴乎鋪張之飾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
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
陰亦傷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象言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言上六已窮之道卽初六馴
致之道也禍皆始於微而成於著

用六利永貞

乾用九君道也君道主於剛然不可一於剛故當濟以坤柔而以群龍无首爲吉坤用六臣道也臣道主於柔然不可一於柔故當濟以乾剛而以永守其貞爲利蓋臣之爲道雖居後而不居先無成而代有終然當爲必爲而強毅不屈當行必行而堅定不易自始至終確然如是乃爲臣道之宜也推而言之凡天下柔道皆須濟之以剛長永正固乃可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象言坤六爻皆用柔之變而以永守其貞爲利者所以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二

三二

大其終也蓋乾道主始而剛德不可爲首者太剛則折必無以大其始坤道主終而柔德不可爲終者太柔則廢必無以大其終惟柔濟以剛永守其貞乃爲克底乃績而大其終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天下之至順也順故至柔退然無所專制而隨倡以動發不可禦其動則剛焉剛非有外於柔也當其柔有剛之用矣順故至靜寂然無所作爲而隨氣賦形終古

不易其德則方焉方非有外於靜也當其靜有方之體矣故觀其承乾之後而不爲物先順乾之道而行所無事若是乎其有常也非所謂至柔至靜者耶而乃能包涵萬象盎然生意之充周陶鑄萬形炳乎化機之昭著若是乎其含涵而光大也非所謂動剛德方者耶然則坤之道其至順矣乎資生厚載其功固與天相配而無成有終實惟承天而時行焉耳時未至不先時以主始時既至不後時以應功自始亨以至遂成一承天之施奉而行之坤之順其至矣乎其柔而能剛也靜而能方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三

三三

也孰非至順之德爲之哉此章須渾說爲妙舊說以貞利亨元爲序殊顛倒不成造化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董子曰積少成多積小致鉅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人銷骨而人不見也谷永曰禍起細微奸生所易一家之善惡由於積積逆之大故生於漸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陽之於陰當遏其機於未萌

而防其勢於未盛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爻詞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何也蓋所謂直者實

人心之本體也使人常持此心何不直之有所謂方者是人心之裁制也使人常辨此心何不方之有獨奈何惺惺馳而直者始搖其初矣君子常存其直亦以惺惺者還之而已惺惺存則內自直矣獨奈何適莫萌而方者始消其體矣君子欲不易其方亦無以適莫者累之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四

三

而已適莫去而外自方矣此敬義夾持之法也敬是自家精神主持得定義是自家精神處置得宜敬之精明條理處即爲義外義之敬非敬也義之整齊嚴肅處即爲敬外敬之義非義也古之聖賢雖如齋如尸而天下事變未嘗不了了於中雖萬感萬應而一念性靈未嘗馳逐于外敬義夾持內外交養德不孤矣內直外方不期然而然矣至於不習无不利則大而化之體即道用即義不思不勉坦然用之而無疑蓋養盛之極從心不踰之境也非敬義交修曷以臻此朱子曰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紙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他不是處決定不恁他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

蒙引云君子之道只是心無私事當理而已內直即是心無私外方即是事當理盛大只是這箇充溢盛大而已又曰讀易之乾而得進修之方讀易之坤而得敬義之訓然乾之進修非坤之敬義則無以爲之基矣其曰忠信即敬之謂其曰修詞立誠即義之謂學易者能於是而加之意焉一部心易其在是矣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五

三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三雖有章美之德舍於內而以從王事弗敢專成者豈其才力不足哉爲其分之不敢耳就天地而論六三乃地道也就夫妻而論六三乃妻道也就君臣而論六三乃臣道也且以地道言之至柔至靜本無成功惟順承天施代之而有終而已地道且然而妻道可知死臣道乎此三之所以无成與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出處關時運盛衰彼天地變化歡欣交通草木亦且蕃盛矣况賢人有不出乎若天地閉塞世運衰微賢人爲之隱避矣肯輕出以取禍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言當天地閉塞之秋謂宜慎密而不出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之色也通理卽在黃中凡道理之在中者皆通理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六

三

也蓋人心之中本具衆理而應萬事故其有觸卽應有感卽通周流無滯員神不倚吾性之通明原如此其品節分明一體之中有萬殊渾然之中有燦然吾性之條理原自如此朱子嘗謂冲漠之中萬象已具此可得黃中通理之說矣惟其有是黃中之德故能下體自居位雖出于王公億兆之上而心常居乎王公億兆之下溫恭允讓昭然可象此六五所謂黃裳也如是而其美豈易言哉暢於四支而不驕不亢四肢之順也卽是在中之美所暢也發於事業而不憊不刻事業之順也卽是

在中之美所發也蓋以一身之美煥爲天下之美合天下之美總爲一身之美其美之至乎元亨之德必由之矣

蒙引云看此節只照本文說下不必把木義釋黃字之義釋蒙字之義及復釋黃中復釋居體數句纏看恐義理意思俱不得貫串明白本義數句只是暗體貼讀者勿泥正位居體此體字是禮體之體如所謂人君之體大臣之體爲政之體之類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七

三

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禠也天玄而地黃

陰非陽敵其言戰者所以著陰之亢也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至於玄黃之禠舉以稱名者則又陰陽俱傷之謂所以明陰之无利於抗陽也玄黃之分舉以爲言者則又陰陽一定之分所以明陰之終不可得而易也聖人扶抑之旨深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者難也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乎險中有屯之意故爲屯文王係詞以濟天下有大機焉聯天下有大本

焉定天下有大勢焉。元亨者居險而動不以天幸爲人事也。濟天下之大機也。利貞勿用有攸往者明大義以順民心察事機以觀時變。遵時養晦不恃才不用罔也。聯天下之大本也。利建侯者拔豪傑以收時望正名分以定人心定天下之大勢也。得此道者可以濟屯矣。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中是剛柔始交也有物始生之意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是難生也有鬱結未伸之意所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八

三六五

以名爲屯當此時而不動不可也。當此時而妄動不可也。卦德動乎險中當艱難險阻之中有撥亂反正之圖才足有爲而不輕有所爲大亨而貞者也。雖然聖人於此又有建侯不寧之思非無說也以二體之象觀之震象爲雷坎象爲雨雷雨並作襟亂晦冥塞乎兩間不乘此而建侯則何以主持天下。卽建侯矣。可遽爲安寧而忘戒懼哉。夫草昧方開人心未固若侯始建治理猶蹊是故子房雖立韓成必往來於楚漢王導雖立元帝必勤勞於夾輔正爲此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卦象雷雨方屯其在人事則是天下晦冥襟亂之時百事俱不得其理也。經綸云者挈其大綱理其節目也大抵君子當天下紛亂之時往而區處天下事若不得個綜頭所在挈而引之則紛紛擾擾從何下手然徒挈其綱領中間條理節目或欠詳細畢竟天下事不得其理故經綸二字濟屯者缺一不得。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九

三六五

當屯難之初時事方殷磐桓而不得遂爲初者豈可急遽爲哉。順乎理之當爲而不僥倖於時之不可爲利居貞可也。雖磐桓居貞而亨屯之具在我人心所屬也民望所歸也。順群情之推戴而建以爲侯在已固當之而無忝天下之屯可濟矣。象申之曰初九亨屯之具在我雖磐桓難進志固將撥亂而反之正也。惟其志行正則所圖維所經畫皆濟人利物之計舍已便民之圖是能以貴下賤得民而可君者也。

志行正與居貞不同若就居貞言則雖字說不緊切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五正應而乘初九之剛志從欲乎正應勢反迫於非偶故爲所難而遭回不進有屯如遭如之象然初九之所以難之者非欲害已也草昧之初群雄並起將延攬豪傑以圖事功初九亦欲與二相合以共事匪寇而婚媾也夫以勢之阻也固易於易心而況來意之殷又恒情所難却乎乃二見之定守之固矢志靡他至于歷時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

之久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矣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

象申之曰二所以不得於五者以其乘初九之剛也其變也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其常也變之不能勝常久矣

嗟嗟吾讀多露之詩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信知貞女之守堅樸不破彼生爲丈夫而改節易行誠可爲覲顏矣故曰士子守身當如女子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

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旣無才德又無應援見利而動不自知其才力之不足此何以濟事哉惟益陷於險耳君子見幾而作往則不知幾矣吝其能免乎夫利害之幾人所易曉但心逐於利便忘其害不顧理勢之何如而冒昧以取敗此見幾明決所以最難舍則不往往則不舍聖人欲其舍去非棄天下於不顧只爲無其具而欲冒其功終不能濟事故耳

象申之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從字重看所謂禽荒者也惟心有所溺故幾有所昏自非見幾明決之君子未有不取困窮矣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一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夫在已之德卽不足有爲取人之善猶可以自樹六四陰柔才弱不能濟屯有乘馬班如之象在已之德不足有爲也初九陽剛守正以應於已以濟屯反有以成摧陷廓清之功取人之德足以爲善也夫子嘉之曰凡不明者恒昧於知人而蔽於自用六四知已之才不足以濟屯知初之賢可以爲吾輔揣人度已可謂兼之矣是

故子湯井底蛙不知已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知人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夫涓滴之恩非霖澍之澤也出納之吝非光大之施也九五陽剛中正非盡壅闕不施者但居坎體或停滯而不流有屯其膏之象若此者纖悉之計有司之守耳若但爲國家惜財用爲財用計盈縮以是爲貞則吉矣必欲定大難成大功非渙其居積無以收億兆人心非不愛爵祿金寶無以得豪傑用命而區區以是爲貞則財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三

積於上澤壅於下億兆以之離心豪傑因而解體不亦凶乎君人者胡可規模小算而不務大計哉

象申之曰人主患不廣大況多難之世乎九五屯其膏於王者之德施未光大也武王散鹿臺之積以得民白公齎而卒以自禍項羽刻剋忍弗能予沛公捐金四萬無所問也裂地數千里而封無所愛也成敗之轍可鏡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無不可濟之理而才之窮應之失又處於時之不可

爲未有能濟者然則上之乘馬班如其大異於二與四乎終於自傷悼而已

象申之曰變則通通則久易道也屯不自振至於泣血漣如變通安在哉而安可長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困學紀聞云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蒙者氣之拘也如渾金璞玉猶在未雕未琢之中其蔽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三

可撥也其聰可牖也故有亨之道匪我以下至利貞皆言發蒙之道蒙之所以得亨也蒙者不求而我告之是爲枉教蒙者雖求不誠而我告之是爲輕教求之既誠而我告之不以正是爲不善教蒙其可得亨乎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而作其敬學之志然後謂之不枉教初筮則告再三則不告而啟其受教之誠然後謂之不輕教又必其所教者莫非教之以當知當行的道理內正其心外正其行如果行育德之類然後可謂之善教夫蒙者求之以誠而吾告之以正則所以迎其機而觸

其良者何如也故亨。

誠齋曰匪我求童蒙者何教者無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無求非傲有求非詘初筮告再三瀆者何未達而求達者一問荅而加多不達而求達者百問荅而加少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四

三十

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易以名蒙山下有險欲行而无所往內險外止寂塞而不能通蒙之象也夫蒙何以得享民之初生惛然無識不有先覺孰開群蒙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迎機而導之當可而施之此蒙者所以得亨也亨之道何如詞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二不求五五之志自應於二因其應而後與之其

言易入矣此所謂以時中之道亨之也否則爲枉教矣

詞所謂初筮告者以二之剛中也剛則有不倦之誨中則有當可之施必待蒙之誠而後告之其言益易入矣此所謂以時中之道亨之也否則爲瀆蒙矣至所謂因其求之之誠而後告之者無非開豁其良知良能之懿而以作聖之功廸之今日此所謂以時中之道亨之也否則不爲禦寇而反爲爲寇矣吁此吾以亨行之教望之發蒙之君子也問瀆蒙如何蓋問者不誠固爲瀆我我從而告之則無以啓其悔悟之機適所以瀆蒙而已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五

三十一

蒙以養正聖功也道至於正不容有二道學至於正不容有二功蒙之所養者即聖人本然之心而養之也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即童蒙未牯之心而純之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不免壅於礮石沮於泥沙未能順流遽通蒙之象也果行以身言育德以心言果行是奮迅於行視躋聖達天直爲分內之事而不爲畏難也有德是涵育其德視窮神知化皆真機之自致而不爲助長也功有內外而無先後以此自修則爲作聖之基以此養蒙則

爲可亨之道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以柔暗庸劣之資處間見寡狹之地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發人之道維何夫立法者欲嚴行法者欲恕立法欲嚴故有鞭朴程督之威無苟且姑息之弊使之工夫有所持循身心有所檢束行法欲恕故舍之以觀其後操中有縱閣中有闕若過於取必深於攻治桎梏用懲而不用舍則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敷教之道吝矣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六

象申之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傳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無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當發蒙之任者也包蒙吉容之廣也異於稟者齊於教賢愚僉受其益也納婦吉受之恕也限於天者成於人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如此則師道立而善人

多師保之任可無負矣有子克家之象

象申之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以爲人臣承師保之任亦難矣自非遇虛已之主孰能專其任而成其功乎是以伊尹非太甲之任不能迓有商之衡周公非成王之任不能奠周家之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勿用取女言不當受而教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徇欲而忘理良知良能斷喪已盡猶不正之女見利而失身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七

也下愚不移亦未如之何也已故曰无攸利不正之女

中士羞以爲妻不正之士中士羞以爲友一也

象申之曰天下有何不可化之人哉三之勿用取女縱欲而動所行不慎故也慎之則可納于教誨之中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柔之才多賴陽剛以發之六四既遠九二之陽又應初六之陰賢者不親親者不賢聰明塞而莫開氣質昏而莫覺終於困而已可羞孰甚

象申之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亦離群索居之意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夫聲色貨利之誘中其心忠諫之言必不入矣六五柔中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此卽成王以幼沖嗣位一惟周召之訓戒是聽是也故取其象曰童蒙吉聖學日新君德日隆之意

象申之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蓋以柔順之資異乎九二之賢也典刑在望故德日新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擊蒙之象夫擊蒙爲愛之也攻治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六

童蒙

太深反以害之祇爲寇耳敷教者何利於爲寇惟捍其外誘保其真純以禦寇則利矣不禦寇而爲寇擊蒙者之過也

象申之曰擊蒙非所利矣曷以利禦寇蓋擊蒙而爲寇則施之也拂而受之者必有所不堪是兩相逆也惟爲之禦寇捍外來之攻取保自有之真純教者與學者兩相順而不相拂是上下俱順也昔商俗敝化怙侈周公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爲之表宅里樹風聲俾克畏慕至於世變風移此所謂上下順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健坎險以剛遇險便能寧耐而待知險而不陷於險故名需孚以心言貞以事言心實寧耐則欲速見小不足以累其心光明洒落而亨通矣事得其正安於義命絕無行險僥倖之私則不妄動以乘危終當時至而有濟吉矣是故以天下之至險莫若大川也能需而得其正險且可濟況其他乎吾因是嘆曰夫以詐遇詐詐不可窮也以誠遇詐詐窮而誠自達以邪待邪邪不可誦也以正待邪邪誦而正自伸古之聖賢見大心泰而哀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九

需

樂不入居易俟命而順受其正則孚貞之道素明也乎便光亨涉川句只輕掉上文便佳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須也當寧耐以待之也坎險在前時之遑回而不進也乾健臨之德之沉毅而有守也以能需之德處當需之時則我無僥倖之心而險無迫人之理又何困之患乎故曰其義不困窮聖賢以義處事固如此由斯以觀天下事凡勢之未可力爲與功之未可遽必者皆所當

有功只就孚貞意說下較簡淨不必填入兩象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舉天地間至無心者是雲雲上於天需之象也君子體之如事所當爲而時未利如人力已盡而效未臻皆所當需也率飲食之常從容無爲而天下已享其和平之福矣又安事計較爲哉飲食宴樂不出孚貞二字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去坎最遠所處者乃荒遠幽寂之地需于郊之象夫

遠難待時最要堅定故聖人勉之曰利貞恒言能堅定恒久如此則无咎矣

象申之曰患難亦人之所時有但不當犯之耳君子置身於名韁利鎖之外而游神于恬澹閑曠之鄉我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孚常孚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比初又進一步雖禍未及身已震於其鄰矣或不理於多口之憎或不免於求全之毀言語之傷不終無也爲需于沙少有言之象以其剛中能需見險而止知危能戒故得終吉

狄仁傑事僞周來俊臣以反誣之亦險矣非彼用晦而明從容以制其變焉得不及害

象申之曰大抵履陷者最忌中無定主寬衍自如而中常不躁譽不加密毀不加踈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

慎不敗也

需于泥將有禍亂之及致冠至實爲自取之災雲峰曰致之二字罪在三矣險何嘗逼三三過剛不中急於求進自逼於險斯言得之矣

象申之曰需于泥災在外也九三雖需于泥然災尚在象未及其身猶可以不陷於險也自我致冠不能敬慎故也若能敬慎不犯難而行何至於敗哉

初爻得意遠去二爻知幾固守三爻自取禍敗二不如初之高致三不如二之見幾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二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本義備矣剛之能需猶乾之健以知險也柔之能需猶坤之順以知阻也大抵凡人落在難中若能韜晦寧耐從容調停亦自有可出之時豈謂一傷便無生望

象申之曰需于血順以聽也順謂柔正聽謂聽時盡人聽天險斯出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中正需于尊位心純乎勿恤而絕功利之私治順於無爲而養休息之福雖治法已立治效未臻亦從容

以待之而無計較於其間爲需于酒食之象此貞道也

如是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定不與伯者爭一時之功而天下被其和平之福者遠矣不亦吉乎象申之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凡求治太急者最害天下事九五中正所養者純所守者定故能從容寧耐而得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陰居險極時勢之窮也三陽適至遭逢之偶也凡天下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三

三十一

事因人以爲功轉敗以爲福者可勝道哉致之則爲寇敬之則爲家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其亦藉不速之客而終吉者乎

象申之曰不當位以居險極言未大失以敬之終吉言見不敬則終於入穴其失也大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聖人以無訟爲貴以訟名卦其衰世之意乎是非曲直之公其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枉使情真而受誣理直而見枉則有孚見窒訟固有所不免也既訟矣當何道以

處之惕中者心存危懼求伸其有孚之情而可已卽已則其窒可通而吉見大人者本吾有孚之情以控籲於大人則賴其明斷而是非不枉情得以獲伸矣故曰利若事可已也而有終訟之心理本直也駕以虛誕之說則有孚終不得伸未免因虛以喪實矣此終之所以凶而涉川之所以不利也如此則吉如彼則凶如此則利如彼則不利顧人之所以處之如何耳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劄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四

子亥

入于淵也

卦易以名訟卦德上劄下險上劄而乘其勢以凌下下險而挾其奸以伺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內險則多陰謀外健則務逞氣皆訟之道也故爲訟詞曰有孚窒惕中吉何也蓋卦變劄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劄則無虛誕之詞中則不爲求全之勝故雖有孚之窒能以惕中處之也夫使天下皆得中之人何至于有訟哉若必終極其訟則揚人之惡煩上之聽損己之德增俗之偷訟之不可成如此終凶其可爲乎利見大人者何也卦體九

五中正中則先事無偏主之私正則臨事得裁決之當得若人而見之孚者以達窒者以伸故利也夫使天下有中正之君則何至于多訟哉如以劄遇險以實履陷則是行險以求勝駕詞以欺人如入於淵而必陷其身矣涉川其何利乎吁此吾以得中之士望之爲下而以中正之主望之爲上者蓋爲此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平菴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五

子亥

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六陰柔既無劄忿之過居下又無好勝之心蓋知惕中之善而不終極其訟者也情理旣明爭端易息卽小有言終吉

象申之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惟其不永所事故有

是非之較而易伸其受誣之情雖小有言其辨明也辨明只是終吉意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窮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五不以君臣言君臣無訟也只以一貴一賤其勢不敵說二約于理而屈於勢故不克訟着一歸字者蓋當與訟之時此心皆是好剛銳進之氣今既不克訟則此心退回轉來故謂之歸逋逃避也程傳曰三百户邑之小者若處强大是猶競也能無眚乎此語大妙其字從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六

三六

旁觀者之詞邑所逋之邑也皆依本義災患解最是

象申之曰世之不肯處卑約者由其終訟二既不克訟宜其歸逋窮也所以然者以自下訟上禍患之來實自掇之歸逋窮正不欲掇此患也上二句輕下原所以歸逋之意

吉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

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不必告訐

之俗方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為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貞厲即惕中也

理齋曰三百户之逋隘矣苟吾舊也不去也繫帶之錫榮矣非吾舊也不處也守舊便是居貞此語精絕

象申之曰人惟競于利也而後競於名六三既謂之食舊德矣置其心於功名不爭之地人亦無爭焉宜其從上而吉也玩九二以上諸爻俱以有位者言蓋俗之啓爭也不獨細民為甚嗜爵祿者爭利于官矣嗜功名者爭利於朝矣衣冠之族攘臂相先廟堂之間且為聚訟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七

三五

何以責之蚩蚩之民乎聖人欲化其相爭相奪之欲在示之以儉約之風故於二則曰歸而逋三則曰食舊德四則曰淪安貞即有懷心如六者而三褫且隨其後焉此上有中正之君百官所以讓於朝萬民所以讓於野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淪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淪安貞不失也

九二之不克訟屈於勢而亦屈於理九四之不克訟屈於理而又屈於心故不惟改行從善復就於理抑且洗

心於慮安處於貞此訟而善變者也無從匪彝卒爲善士罔念作狂乃成君子不亦吉乎

象申之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蓋前者之訟失也過而能改復於无過則不失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居尊而聽訟者也人君雖罔攸兼於庶獄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必簡孚審克而後已九五陽剛中正是聽訟而得其平者如是則獄成而孚刑清而服大善之吉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八

三十三

象申之曰聽訟難矣五何以得元吉蓋惟其德之中正故能悉其聰明致其慈愛意論其輕重而慎測其淺深元吉之道也不然未有不失之偏且枉者何吉之能得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訟而勝者自以爲榮故取受服之象然以訟勝人人亦以訟勝之故爲三褫之象錫帶出於或然見其無取勝之理終朝不免於三褫見其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

象申之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蓋周公以爲必見奪夫子以爲雖不至於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褫

東坡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咎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咎此止訟之道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九

三十四

蒙引云主人君用師言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也丈人卽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說

誠齋曰兵凶器也奚其吉无咎爲民禦寇爲中國攘敵爲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與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吉且无咎矣正者與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尊稱也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當之矣廉頗趙充國李靖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而已矣

家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者何也王者有伍兩卒旅之衆而後國家之勢以張是乃衆之義也貞者何也王者有弔民伐罪之心而後出師之名以正是乃正之義也於卦何取哉卦體九二一陽在下之中五陰皆爲所以君以正而委乎將將以正而率乎師則順乎天應乎人而天下歸之將將者可以王矣信乎師之利於貞也所謂丈人吉何取哉卦體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則是恩威相濟而全勝之謀素定上下相得而閭外之寄甚專卦德行險而順師行有紀秋毫無犯行險而實順乎民心也剛中而應句重剛中

易學管見

上經

七十

三

字行險而順句重順字觀本義非有老成之德不能句可見以此毒天下民悅而從之供億者思勞赴闕者忘死吉而又何咎乎是故周公之東征也旣破我斧又缺我戕而哀我人斯之心民且諒之矣吉甫之伐玁狁也六月棲棲戎車旣除而以匡王國之誠民且懷之矣此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也雲峰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旨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凡地中之濕者皆水也容民畜衆者君子於無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吾民此乃所以畜衆也平時懷柔撫字之有道一有意外之虞則披堅執銳鼓勇敢憤之衆自此而出矣

按此井田之法也古者兵農合一此衆卽此民此將卽此官是故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此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數也有事而調發則一家而出一人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此伍兩卒旅師軍之兵數也古者有兵實無兵形蓋用此道矣

易學管見

上經

七十一

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否臧則凶故其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爲師故也

象申之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律者法也法一則衆齊

法嚴則衆懾一失其律衆志懈矣其何以御敵此周公所謂否臧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永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當將帥之任以劄居中勇足以折衝而知又足以謀敵威足以集下而恩又足以感人以是在師旅之中吉而无咎矣然非二之能也君之能也想其上應於五而爲所寵任閭外制於將軍而隆以推轂之禮軍功決於幕府而假以便宜之權錫命頻繁至於三錫而不已

易學管見

上經

七十三

三

焉此所以威望重而人心服其成功者由是也

象申之曰在師中吉永天寵也原將兵者所以成其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原將將者所以專其任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以无能之將御無制之兵至於師徒撓敗或輿尸而歸凶何如哉

象申之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師以凱還爲功輿尸而歸則損國家之威摧三軍之氣天下大事自此去矣大

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爲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爲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於何有

象申之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此兵法知己知彼之法也人徒以退爲怯不知當退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七十三

三

非童子饋餉之讎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師之師不舉與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爲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爲監軍而九節制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與師有道用將有法是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執言奉詞伐罪也

象申之曰將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長子而使帥師以其有中行之德也以中行故能獲師中之吉雖將之才實君之明也弟子而使輿尸則上之任使不當也使不當故長子不得專操縱之權非將不任實君之失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終則武功成矣順之極則天下定矣此論功行賞之時也是以大君有命詔之司勳以等其戰功之上下詔之司徒以辨其封域之所宜功之大者命之以開其國使世爲有土之君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其家使世爲有家之臣載在王室藏之盟府此報功之盛典公天下之大端也然賞功固是盛典其間亦有小人而畫一奇以立功者如繫予之國家則彼挾功以逞禍流無窮所

易學管見

上經

七十四

謂靖一亂又生一亂也故又戒以小人勿用

昔陸贄云古人欲賞一有功翻慮恃功者反側者亦此意云

象申之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正功則必能安民和衆者方爲有功小人攻殺戰鬪非功也此意要識得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封國之初聖人固已慮及此矣雖然不第此也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自春秋戰國以來用兵始禡用權謀術數販繒屠狗之徒先王用師則不然伊尹相湯伐桀呂尚相武伐紂皆用君子何至有小人

廁於其間得僥功以冒上賞乎此卦之丈人爻之長子當用師之初已嚴其防矣故凱旋之日有成功而無後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以一人而撫萬邦上比下也以四海而仰一人下比上也上下相比普天率土輻輳歸命吉之道也比天下者當有體元之道原筮元永貞合之乃盡體元之道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而不貞者如唐之玄宗始也厲精爲治非不元善也開元之末恣情極欲以稔無涯之禍此

易學管見

上經

七十五

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之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可謂元善而長永矣一則有黃老之禡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爲小人所遷戚則是能元善長永而不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德猶未能稱人之比也夫惟元永貞而无咎則不寧者皆來比之其後夫不知比者徒自取凶耳或曰王者於民來者不拒何至使後夫獨得凶耶曰天下之事固有勢不能兼容者看來後夫亦是執迷負固自失機會者耳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親輔之義也卦體九五一陽居尊五陰順而從之則是天下共仰乎一君四海共戴乎一姓有親輔之義親輔之道亦難矣非其天德之運與天地相為始終則有間之心不足為天下聯非其純粹之懿與覆載同其無私則有倚之心不足為天下歸何幸卦體陽剛而得中乎剛而得中則心體粹然而無偏無倚一念油然而無斷無續其能與天地相始終者此心也此理也元而永

易學管見

上經

七十六

三十三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建公侯伯子男等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所以親之也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六字是一串意不是兩平意以為建國所以親諸侯尤為無謂

誠齋曰不曰諸侯親王而曰王親諸侯蓋上之親下甚於下之親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比君之始所謂士人第一步進身之初也始而不孚終身事業於此大壞矣是必精白於委質之始忠以事君誠以任職而有孚比之乃得无咎又當充滿此心而始終如一始進以之宦成以之真可以對諸天地質諸鬼神如物之積實而盈缶則誠能動物信以發志善

易學管見

上經

七十七

三十四

馬晝接之來自有出於意望之外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終來有他吉

象申之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人臣始進係終身之大節未有其始不正而其終能繼以正者故周公嘉其終夫子重其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柔順中正養之有素其比君也一本修於己者效之潛於獨者獻之自內而非自外人臣之貞也是可以承天子之知遇而吉

象申之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出不變塞何失之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必有德方能擇人而比必近正方爲比得其人六三陰柔不中正既無以定取舍之極承乘應皆陰又密邇乎小人之群交非其友凶可知已

象申之曰人而不賢猶幸得賢者以相切摩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人臣一通仕藉此身便屬於外吾致其身以比明主

易學會見

上經

七人

三

無內顧之念外比之義人臣之貞也臣道得而勛業顯然於旂常矣故吉

象申之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四於五本有上下之分而况又爲顯比之賢君則其從也爲一時雲龍之遭千古明良之誼其竭忠盡智當何如耶重賢上說尤妙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有比天下之道而無比天下之心可以比天下矣猶之王政然既圍而不合以逸之又開三面以驅之驅之不

去而後不得已而取之自去自來聽彼而已我何心哉

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至故爲天子之政不誠人而人自親故爲王者之比按顯比者擴如覆載皎如日月所謂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者也吾觀唐虞之世上開蕩平之路以恢皇綱而無反無側下亦明昭曠之道以順王略而無德無怨其視伯者之憧憧往來何啻霄壤哉此大順之休風吉之道也

象申之曰顯比之吉以其居位而且正中也無計功謀利之心然後有蕩蕩平平之道也舍逆取順正是以天

易學會見

上經

七九

三

地之量包涵天下意思蓋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其順其逆付之兩忘有得有失置之不較正是廣大氣象至於邑人不誠則不識不知舉天下遊於化中之治矣此非純心之主何以致此故曰上使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

象申之曰无首之比卒无以善其後何所終哉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爲首无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

終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畜乾以一陰畜五陽皆小畜大之義又以陰之力
量但能止于一時不能制於悠久亦爲所畜者小之象
故卦名小畜亨是陽道可行之占密雲二句是陰道未
行之象陰道何以未行也蓋其權有所分而設施非一
人之手勢有所限而呼號乏黨類之人害正之心未得
以遂猶密雲不雨僅自我西郊及今猶可爲也顧君子
爲之何如耳按雲起東北乃陽倡而陰必和故有雨雲

易學管見

上經

八十

三五

起西南陰倡而陽不和故無雨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
往西馬潑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一空黑是其驗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與剛中而志
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君子畜小人者其常也而事有戾其常者小畜是也四
以陰居陰爲得其位其柔媚最能惑人上下諸君子不
覺爲其所係畜故曰小畜言凡有所係者皆其畜我者
也旣曰小畜矣何以得亨蓋無其德則無可亨之本無
其輔則無可亨之機卦德內健外巽有浩然之氣而又

有深入之思不激不阿適得夫善處之道卦體二五之

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正人端士布列朝端吾之志
猶得以自行夫有健巽之德則其謀深有剛中之輔則
其交合君子之道尚猶可亨也是故陰氣凝固而陽不
得升宜其雨也畜之未極則操縱之權未盡出小人之
手君子之勢猶有上往之機其陰氣之密雲不雨乎陽
而不往則陰之施可行也君子而尚往矣善類旣得以
上進則小人之謀未得以自遂其雲雖密而僅自我西
郊乎斯時也小人未盡售奸君子未盡喪氣惟當早圖
而力支不可拱手而自斃吁此係卦意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八十一

三六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小畜之象也
其在君子則言語有章威儀有度蓋彬彬乎其中禮斐乎
其有文也此君子之小畜也而要之溢爲至德之光養
爲弘德之粹則大畜之蘊藉不外此矣
或謂時值小畜爲君子者卽大節無可議而區區文德
一或忽之則小人得以瑕瑜其間故必懿其文德蓋飭
躬勵行防奸之善術也文德懿而小畜不足慮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凡陰之畜陽非以術中傷之則以利誘之初九

陰自守以正其復也以道而復非其道則不往也故有

復自道之象進退自我動無見摧何咎之有司馬溫公

當熙豐之時與安石議不合擯棄不用然志無時不在

國家元祐宣仁之朝即起而相之矣非自道而何

象申之曰士君子所守者道初復自道非特生平無玷

抑且建豎有基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八十一

三十三

九二漸近於陰不若初九之前遠於陰之尤善矣剛而

得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去邪歸正不屈折其生平

志氣相投在中行而獨復吉之道也

象申之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在中即剛中同道為

朋何自失之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剛而不中迫近於陰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為

所係畜不能自進是援結小人以為媒進之階卒為所

制縛而舉動不得自由為輿說輻之象以其志剛則阻

抑之極不勝其忿激之私又不能平而與之爭為夫妻
反目之象是其擇交之智昧於始而慎重之才昧於終
若三者亦小人之徒哉

象申之曰天下未有夫子制義而其妻敢與之抗者亦

未有君子自處以正而小人敢與之爭者三之夫妻反

目由不能正室也何尤於人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以陰畜陽不無傷害憂懼然以柔順得正虛中與體

本孚信之誠而得二陽之助謀兼眾思可無反噬之害

易學管見

上經

八十一

三十三

動屈群策可無不戢之虞故為血去惕出之象无咎之

道也是以濟事以人而感人以信燕昭用樂毅之策連

趙魏以伐齊先主用孔明之謀結江東以抗魏此爻似

之

象申之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盖夫人之志可以誠感

四以孚感人故二陽與之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與體三爻同力畜乾此乾字如唐諸藩鎮之類其勢分

本崇高也而以陽居中則其中心至誠有以攣結乎群

心其崇高之分有以驅率乎群力所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惟其左右而群臣咸爲之奔走服役矣以此畜衆陽斯皆在所畜之中矣

象申之曰既謂之有孚孳如則是信以感人誠以動物不獨其富厚之力而已此如劉先主當顛沛艱難之際信義愈明故能借力於荊州結好於孫權以成鼎足之業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四

三

陽與陰和非其情也上九居卦之上畜極而成陰制乎陽陽受制陰不和者既和而丰裁無以自見欲進者不進而正氣無以發舒爲既雨既處之象所以然者未必皆陰之過亦由陰德之盛在彼有方張之勢而養成之過在我失未然之防其陰之盛也陽尚之也陰之畜也陽致之也咎不在小人而在君子矣故吾以陰陽之分言則以邪干正猶婦之貞也婦之貞非家之福以消長之勢言則以一小人畜君子猶月之幾望也月之望幾與陽敵君子於此亦當知所自處矣慎毋執尚往之說

以惟小人之禍也故曰君子征凶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於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

象申之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言畜道積滿而成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有凶矣

既雨而兼言既處愈見其爲畜之已成也處如處暑之處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至是而止也既止則爲已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五

三

成矣陰加於陽如何謂之正蓋陰雖加陽然其所行未必無善事如季氏世執魯柄田氏世執齊柄武后易唐爲周遼金入據中國其施政立教皆有足以君國子民者謂之非正亦不可也然終不能保其常所以有危厲之戒

履虎尾不噬人亨

履有所履而進之義也卦名爲履且據履字爲義未致重危機意文王見其以兌遇乾和悅以躡剛強之後故係之詞曰人之涉世亦難矣干戈之禍起於嘖笑風波

之變生於几席履高藉寵而有不測之憂撫盛持盈而有意外之變皆所謂危機也和悅以處之不當前以櫻其怒則幾乎全矣故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胡氏曰人之涉世必處危而不傷乃見所履易辭危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卦爲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危宜見傷也辭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何也卦德乾剛健而兌和悅惟其悅而應乎乾則是敬而無失恭而

易學會見

上經

八十六

三

有禮詞氣和平聰之者忿解容色溫厚望之者意消強暴可化也仇怨可平也患難可解也是之謂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寧獨涉世之道當以柔勝卽君道貴剛且有不可偏任乎剛者卦之九五剛而中正嚴毅幹固而濟之以和平德稱其位而不疚而治日臻於光明矣夫危莫危於帝位矣以九五乘乾之君猶以不偏於剛乃能不疚然則應乾者可不以說道行之耶

單出二節以君臣克艱立論履臣位者其道尚柔故能格天下之至剛履帝位者其道尚剛故能荷天下之至

重臣惕虎尾君惕朽御上下交盡之道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澤在下尊卑之分明而無體之禮已寓於造化矣君子體之以爲天下之人賤有欲貴貧者欲富每不勝其僭擬無涯之私者彼未知上之不可踰而下之不可僭也惟爲之辨上下尊卑貴賤各有定名車旗服色各有定器故諸侯不敢以請燧大夫不敢以歌雍庶人屋壁不得爲帝服倡優下賤不得爲后飾而天下肅然無復覲覲希冀之私矣此禮制之所以爲大也

易學會見

上經

八十七

三

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爲上之心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終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定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淪於夷狄禽獸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僞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耳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此教人出門第一步也初九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日暮

長途之嘆未與砥節勵行之志方銳利祿不足奪其心
富貴不足改其舊廟廊之經綸卽江湖之志節素履之
象也達不變塞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獨專也馬時中曰吾志
在行道使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以妻子爲心
則爲妻子所累是道終不可行也初之行願真能行道
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剛中無應於上名教之內皆樂地畝畝之中皆真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八

卷三

趣優游自適有不知天地間何樂可以易此者爲履道
坦坦之象誠幽獨而守貞者也心逸日休不累於物何
貞吉如之履道以道理言坦坦分明有自得之象考槃
之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
以棲遲得此父之義矣

象申之曰二所謂幽人貞吉者蓋二有中德自守之操
不以利欲動其心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無見事之明而顧欲妄行所謂不
知而作者也如眇不能視而強視焉無任事之才而恣
欲妄動所謂行險僥倖者也如跛不能履而強履焉以
此履乾則剛愎之氣有以觸剛忿之心而動與禍隨矣
猶履虎尾而咥人也其凶可知是故以此剛暴之人幸
而得志則如武人而爲大君終播其惡於衆而斂其怨
於已亦歸於咥人之凶而已豈能久哉

象申之曰眇者之於視豈能有明跛者之於履豈能有

易學管見

上經

六十九

卷三

行乃強以爲能視能履至於履虎尾而咥人凶則以不
中不正處位不當也武人之不可爲大君者爲其過剛
三之志剛其暴戾恣睢是武人爲大君之類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不正履之挾
振主之威居不賞之功爲履虎尾之象幸其以剛處柔
故能愬愬戒懼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如所謂有嚴有翼
亦保亦臨者所以上安而下從之始雖危疑而終則吉
象申之曰愬愬終吉志行也見天下無難事之英主特

恐吾事之有未至耳。懋懋終吉，則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本英明之主，且下無諍直之臣，主張太過，求治太急，比因革廢置，生殺予奪，惟任己意以爲之，而無所留礙，是爲夬履。夫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欲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言，必採乃其所以爲聖也。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況不貞乎？

象申之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正則挾可爲之才，當則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十

三六

挾有爲之勢，是以果於自用而無持重謹密之心。漢武唐宣正坐此病。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爻當履道既成之日，正反觀自驗之時，故周公教占者當視所履以考其祥。祥者福之兆，凡事做到了頭時，節吉凶雖未可知，而其祥兆之先則必有可占者。如所履者周旋無虧，無一不當天理，無一不合人心，則自求多福而百祥俱至。元吉可考而知矣。若所行少有虧欠，則何足以語此？劉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卽以所履知之也。

象申之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在上兩字，重人情鮮克有終，上九履道終矣，乃以其旋當元吉之應，則其多福永綏當何如哉？故慶曰大有言，非尋常之福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謂之曰泰，則太和之所薰蒸，已有陽明用事之漸，而無陰邪伏於其間矣。况觀之卦體，則坤往居外，乾來居內，觀之卦變，則六往居四，九來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十一

三六

居三斯時也。小人之黨，損斥於下位，而君子之朋布列於朝，端朝無佞位，野無遺賢，清明之氣象於此可想矣。何吉亨如之？皇極經世云：唐虞之世，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內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衆則君子不能制小人也。故雖有三仁，不能去小人。此小往大來之說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世道之泰天地故其端君臣昌其會而所以共成其盛者則由於淑慝之各得其分也卦名爲泰詞曰小往大來吉亨果何謂哉蓋乾天道也君道也造化之陽人心之健而人類之君子也坤地道也臣道也造化之陰人心之順而人類之小人也此卦以上下言則乾下坤上以內外言則乾內坤外是在天地爲一元之會而化生萬物之氣熙然流通此天地所以故泰之運也在君臣爲一德之交而與道致治之志油然而大同此君臣所以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十三

三六

成泰之治也天地肇其端君臣昌其會斯時也以主德則粹清陽明一點而陰濁之氣消矣以皇極則丕振果斷萬幾而巽軟之習屏矣以仕路則清肅君之所用者君子布列而小人屏歸私第矣內君子則正道得以恢張外小人故邪道誦而不庸此皆小往大來之義而吉亨之道也

東坡曰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勢君子愈盛而小人愈衰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

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自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泰元后保泰天地交而二氣通此天地交泰也天地不能常交二氣不能常通元后於是爲之裁成其道輔相其宜此元后保泰也裁成云者起心上之經綸分一中之造化其間經天之文緯地之紀與夫敦典庸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十三

三六

禮以昭揭天地之常經者皆聖人所爲之秩敘而無所紊也輔相云者以有心之制作贊無心之化工其間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與夫闔闢卷舒以調燮天地之大化者皆聖人所爲之贊助而無所遺也於是乎地平天成天下之人共由於其道咸用於其宜遂其生若其性熙然共達於覆載之內而太平之治萬世永賴矣此聖人保泰之極功也問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孤寡達乎旒纁君臣之志交故幽側通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一陽之進聖人有深幸何也初之一陽三陽之藉也夫一茅拔則衆根隨矣一賢舉則衆俊歸矣用以鼓舞百年豪傑之期用以倡一時向往之志裁成輔相皆自此致征吉何如

象申之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所謂以天下爲己任非徒爲一身一家計者也此所以彙征而吉也不然一涉於私便是黨同何吉之有

雲峰曰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十四

三十五

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保泰之大臣也故特語以大臣之體大都泰寧之世激之不勝其戾玩之不勝其弊是以人事之當因者則容之以納污藏垢之量不傷於迫切而不洪人事之當革者則奮之以強毅果確之功不狃於因循而不振遐者懼其或遺則事圖其隱才錄其微而長慮却顧不

忘乎遠近者懼其或昵則法行自近恩割至情而秉公持正不愆於私以是四者而交相爲用則一張一弛政是以和一剛一柔用是以均既有以養天下之元氣而渾厚之治體常存又有以作天下之神氣而精明之治功不替此非大臣中行之道宜爾哉包荒能容所以養成馮河能斷所以起廢不遺然後爲容之至不昵然後爲斷之極天理之當然恰好的便是中當容而容當斷而斷便是得尚中行

象申之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蓋非識見光明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十五

三十六

無以灼閭遠之機非德器弘大無以挾鴻鉅之略甚哉大臣識度之難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世无有常平而不陂以見泰之必否也陰無有常往而不復以見否之必來也九三將過乎中不好的時節將到了故以平陂往復之理推之者危之之詞也任世道者處此當上畏天命之不易留下畏民心之不易保不敢忘宵衣旰食之懷所謂艱也處高危則思謙降履益

滿則思挹損不敢有好大喜功之爲所謂貞也如是則未然知防先事有備將否之期可以勿憂太平之福可以長享矣

象申之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三之所值乃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也此際一謹則勿恤其孚此際一失則不戒以孚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四泰已極而否達來故與上二陰翩然而下復向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十六

三十三

屏迹於遐荒今皆交集於朝廷其力之協也不待富厚之勢以驅之而其類自從其心之孚也不待戒令之嚴以約之而其志自信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如此嗟嗟此正元祐熙豐之時也小人失勢之時其迹雖斂其心未嘗一日不幸其機會之可伺得其機會則群然交集矣象申之曰陽而居上爲得其實今三陰皆在上則非其分之所當然皆失實也惟其失實故不戒以孚私相交結以害正道實其中心之願也君子可以知所備矣附說小人本以利合也不富以其鄰豈其情實能不富

哉歐陽子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意正如此小人未嘗一日忘君子其不戒以孚乃中情之所必至君子於此可不爲之備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忘王公大人之貴而下疑丞弼直之賢爲帝乙歸妹之象此與末世尊君抑臣之制宜若迥異矣然乃所以受祉而元吉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五其當之矣

程傳曰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始正婚姻之禮明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十七

三十四

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

象申之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中謂中德君無中德或偏於聲色或偏於貨利偏於讒邪偏於左右雖有好賢之願必不能行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六泰極而否政教之修紀綱之立至此而傾壞不可收矣故爲城復于隍之象勿用師自邑告命者勿用力

爭只用布其政令申其德義以治其私屬之邑而已周
室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其後爲東周君獨守河南二
邑卽此父之義也雖貞亦吝者自邑告命未必無善事
然終不能有爲也

象申之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泰極而否雖天運之當
然實人事之自亂也

寇萊公曰自朝廷以天幸爲人事而天下之綱目不振
舉自士大夫以因循爲事功而天下之精神不運掉此
事變所以日興也卽此命亂之意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六

三百四十五

丹溪曰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
屬土經曰飲食入胃遊溢精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
於肺通潤水道下輸旁胱水精四布五經兼行是脾其
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肝腎之
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今也七情內傷六淫內侵飲食
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穀
不能運化陽自升陰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按丹溪
之言深明易理求人身之泰者不可不知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成天地則成人道天地不交而爲否則無復人道六君
子之貞曷利哉大者往小者來滿朝皆小人君子未有
能自全者是故不可無見幾之智

誠齋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曷爲君子獨貞也君子
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
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
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易學管見

上經

九六

三百五十六

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乾坤之氣不交
而生機息上下之志不交而世道乖君之心陰濁常勝
而陽明之德黜矣君之心柔媚爲主而剛方之德喪矣
君之心邪佞是親而正直之君子伏於野矣此小人之
道所以寢熾而寢昌君子之道所以寢微而寢滅與
誠齋曰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主德不斷亦陰
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三者有
一小人乘而入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二氣不通否之象也儉德者韜光晦迹以辟小人之難子瞻所謂漸喜不爲人所識是也不然聲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爵祿之來有不得辭者矣爵祿之來禍之來也故君子見幾而作儉德以避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六陰柔居下與上二陰相連而進更相標榜亦有謂有拔茅連茹之象然非正也能反之以歸於正而不傷乎善類則不惟世道蒙福小人亦有所依庇而亨矣

易學管見

上經

十

五

夫子設此以開之曰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吾豈得以小人目之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六二陰柔小人也陰柔而中正小人之君子也故有包容承順君子之象其曰小人吉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故吉也其曰大人否亨者非以其爲小人所包承而亨也不爲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本爻包承二字不爲君子言爲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然所懼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

在於不純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蓋惟能包承君子故能榮君子也故曰大人否亨嗚呼嚴哉蔡邕之於董卓張浚初年之於汪黃亦爲其所包承也

象申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安守吾否不亂於小人之群故其道得亨也一與小人相亂欲亨得乎

包荒者君子之量也包承者小人之術也天下積安則多荒穢之事天下將否則多承順之人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傷善也小人

易學管見

上經

五

三

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爲非而有所不安者故爲包羞

象申之曰包羞位不當也限於勢短於才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易中一卦有一卦氣運如否下三爻三陰用事正閉塞之時也至九四則否過中便爲一陽來復之意天命復回於我矣天命方回人可無善處之道乎故聖人於有命之下卽繼之曰无咎恐人不足以成天事不足以順時故深喜其善處而無過當如此也昔成王十世三十

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細微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息人事也故曰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疇朋類也離麗也處之无咎則非惟九四得行其道凡疇類三陽皆麗於福而有得行其道之慶矣或問天命非止爲九四回也縱使九四處失其當安能壞得衆人天命曰小人之惑君子必嫉其類天命初回君子尚微使一君子方進遽鬼怪害事必然貽禍衆人此古今通患也然則九四方當天命轉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二

三

回之初其所擔當誠重矣

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能識之者往往錯了機會雖司馬溫公亦未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直至顧從之類亦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爲紹聖之禍

象申之曰有命无咎志行也未有命固難志行有命而處失其當亦難志行也有命且无咎則志行矣志行就造命上說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至九四既有命矣九五於是休時之否向也君臣之志不同今則徹其蔽而明良於焉交泰向也君民之情不通今則闢其壅而中外於焉聯屬此非有天下之大德而居天下之大位者曷足當此故曰大人吉然仍必其亡其亡乃係於苞桑其亡其亡是治道既成仍當常存此心也既曰休否吉而又必曰其亡其亡蓋聖人願治之心愈切而思亂之心愈危語曰無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可爲此句註腳象申之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惟有是天下之大德克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三

三

當天下之大位故謂之大人也此所以能休時之否而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極有復泰之勢陽剛有轉否之才故向之否運一旦而盡傾之傾字有傾倒盡出之意傾之則盡平非若休之有漸也此否過否極之分也夫前此未傾未免於否終則既傾不復有否矣故曰先否後喜

象申之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否終則傾豈有長久之理所謂時至則事起天運而人從是也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于野亦隨所居之位言如在一鄉則同乎一鄉在一國則同乎一國在天下則同乎天下皆大同也所同無私則無人無我如天如地安往不得亨通乎又何險之不濟乎然所爲于野者非人人而求與之同也惟在不失其正而已所同得正則不私一人而天地萬物之規模自在是之謂于野也是之謂亨利也或問同人于野何以致亨利涉曰試觀天下乖異之時人自爲私智巧相傾雖一出門一舉步皆窒礙難行者况望其亨乎雖日用常事亦且彼此牽持不得有濟况利害大事乎深思乎此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之意可悟矣按于野則公公則無私無私便正當觀大道之公流行於宇宙間雖未揭禮義爲名目要卽禮義之交錯耳雖未立節義爲門戶要卽節義之敦篤耳雖未懸中正爲表著而人已交際要卽中正之孚投耳是其大同所在卽君子之正道也于野内便舍君子貞其曰利君子貞者特舉而揭之以破世之僞同竊君子之似以文其真者耳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謂六二乾謂九五六二以柔中正之臣上應九五中正之君此其君臣之間一正會合所以運爲治道者大同無乖異也一中會合所以存爲治本者大同無乖異也故爲同人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卦德上體爲乾乾天也天道無私靜專動直物無擇預焉人心體乾而行親踈遠邇我無擇人焉我無擇人天下皆可親之人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是之謂于野也是之謂亨而利涉大川也雖然同亦難言矣明不足以察比周之介則其同也溷力不足以決脂韋之習則其同也靡守不足以固一德之交則其同也私何幸卦離德文明明足以察比周之介而以禮義相先也乾德爲健力足以決脂韋之習而以節氣相尚也中正而應守足以固一德之交而以道德相與也凡此皆爲君子之正也故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非以君子通天下也以天下之志通天下也如禮義之行通天下萬心翕

然相先未有以文明爲非而異行者如節氣之立通天
下萬心翕然相尚未有以健爲非而殊立者如中正之
應通天下萬心翕然相孚未有以道德之交爲不然而
殊與者至於天下之志畢通則大同之氣象浩然宇宙
間矣

邵子曰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天理協
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正是大同氣象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辨物此聖人經理天下畫一民物之功也蓋盈天

易學管見

上經

卷六

三十五

地間若使生民族類不分物性物宜無辨則其混淆
亂族生乖異矣欲大同得乎是故類族辨物正君子所
以使天下大同也類族云者類之於朝廷而三德六德
之族以爵而相敘也類之於家庭而大宗小宗之族以
世而相守也辨物云者辨之在朝而車旗服御之物有
名以別之也辨之在家而居室器用之物有制以限之
也自族有類而天下無敢越志以奸倫常自物有辨而
天下無敢溢志以踰軌物此審異致同王者所以總一
人羣之道也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因其當類而類

之因其當辨而辨之便是君子之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籬之隔初一出
門則天地四方孰非吾同蓋門以內則心有所係門以
外則心無所係也

象申之曰有厚薄親疎之異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
誰其咎之

私記曰卦至六爻天地淳厚之氣已分矣初九猶不失
爲廣大也六二則狹矣三四二爻互相攻奪無復同意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七

三十六

矣至於上九則孤介壁立一無所同君子於此可以觀
世變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黨也如洛黨蜀黨朔黨之黨皆非勢交利合而爲私
情之同也當時朱光庭但知有程頤不復知有蜀朔呂
陶但知有蘇軾不復知有朔洛是也此其心有所牽不
能裁之以大道情有所係不能斷之以公理故曰吝
象申之曰同人于宗吝道也纔着意念便生畛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

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劄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強同於六二恐見攻於九五故伏兵於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過爲之備將敵九五以攘夫二也然揆之以理二固不可以妄求決之以勢五又不可以輕敵雖至於三歲之久終隱密而不可發也爻之取義爲戒深矣

象申之曰夫恃其智力將以敵剛者三之伏戎于莽乎屈於理勢終於自斃者三之三歲不與乎圖非其分雖勞罔功讀此者可以警矣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八

三

隆山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相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爻據之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隔三攻二故象乘墉始而攻取動於氣也繼而悔悟制於理也過而能改其視三之三歲不與遠矣不其吉乎象申之曰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師尤

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爲益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也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力之強而能自退蓋於義有弗克也故其所謂吉者正有見於義之弗克自困於心自衡於慮反於義理之正此所以吉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大抵人情惡異而喜同故以號咷與笑爲先異後同之象克勝也勝間隔之人也大師只是劄毅自斷不使讒邪得間之意誠齋曰管蔡毀旦燕蓋譖霍先悲而號也

易學管見

上經

百九

三

群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故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君臣同而人畢同矣

象申之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蓋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求非妄求合非苟合理本直也理直則物不得而間之矣猶必用大師相遇者何也以三四劄強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與二遇也甚哉君臣遇合之難也重末句方有味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哉彼見三伏戎四乘
墉五用師相刃相靡不奪不厭而已達處於無與同之
世超然於群爭之表此良有所見非苟而已者故周公
曰无悔

象申之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離群索居誰與爲親哉
吁此以見二聖之心矣周公嘗變患遭疑謗深知涉世
之難故於離物獨立者以无悔言之夫子周流問津心
存天下不欲果於忘世故於離物獨立者惜其志之狹
大有元亨

易學卷見

上經

百十

三

卦取火在天上是人君照臨乎萬國也六五居尊上下
應之是四海承順乎一人也爲大有之象大有固有亨
道卦德剛健文明應天時行則君道之善所以治平有
者也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大善而亨矣元亨二字本義
解作大善而亨便與他卦不同夫有成而後有敗敗固
與成相倚也有得而後有失失固與得相鄰也至於大
有則盡善盡美吾惡乎置成敗得失於其間哉直謂之
元亨而已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

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何以名大有六五以柔居尊中天下爲臣民之主而
上下應之六服承德萬姓歸心普天率土莫非其有故
曰大有程傳云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此語有味
詞曰元亨則非但以大有之勢也乃其德剛健而文明
應天而時行是乾剛獨斷日運量乎萬幾而神明外朗
又洞燭乎幽隱其剛健則法天之健而操縱闔闢之權
以時而運其文明則憲天之明而經緯潤色之猷以時
而施此君道之盡善而政教所以四達也是以元亨

易學卷見

上經

百十

三

司馬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
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
後能保其有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日在天上兼照萬象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無以治之
而豐蕞萌矣是以法日之明甄別其惡者悉遏之使之
不得用事選擇其善者即揚之使之悉在有位惡而遏
之則邪道屏息善而揚之則正道流通乃有以順休美

之命而大行之於是百姓昭明被四表光上下而致大有之治矣

過者止之之義揚者彰之之名火在天上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必露遠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可勝賞罰之耶故不曰罰而曰遏遏之又遏則罰行不口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然非有我者我何心哉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不可而况廢之者乎

初九无交害匪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三

三

富足豐盈之時不期驕而驕自至不期淫而淫自至故人每以富有爲病初九私交未累初心尚存處富有而驕奢之害猶未交也故无咎雖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害又交矣其必常存敬畏居宴安則思樽節處盈滿則思挹損艱以處之則終可免咎矣吁此周公赤鳥几几之思也

象申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時處其初驕奢未起其不涉乎害宜也能保其終不變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遺大投艱二之任也是器重難負之日也能以剛中應五文武之才兼資中外之望倚重爲大車以載之象如是而往則克當大任厥有成功咎何有焉

象申之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任重莫若積才德積躬雖百務叢委庶政畢集自不至廢墜矣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虛中之君贊密勿之謀竭腹心之愛凡先事而爲治有之規後事而爲保有之道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三

三

無不論思獻納於其君如公之入覲於天王而方物之畢獻也人臣當此亦盛矣儻有公侯之位而无剛正之德謀猷不足以入告而忠益無有於論思其何足以當此哉故曰小人弗克此句只抑揚上句深明盛時之不可負意思

象申之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重首句言惟剛正如公方能用享於天子若小人則害治而已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迫之嫌以其處柔

故能盡車上之禮安爲下之分惟知不矜不伐無有作福作威如此則位高無迫上之嫌勢重無專權之過何咎之有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郭汾陽其人矣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赤舄凡几周公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郭汾陽之匪彭也夫子加一哲字見其明辨之深也明君臣尊卑之分而知下不可以陵上灼盛衰倚伏之幾而知滿必至於招損所以匪其彭而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四

三六

六五柔順而中虛已以應九二愛民求士之念固結於臣民之心而臣民與我交相信也威如兼二意柔中之君或不足於剛斷承平之世或多狃於因循故必威以濟之總攬乾剛事歸獨斷遏惡揚善毅然行之而不牽於私情方有以濟其孚之所不及而吉矣夫子以發志申之曰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其曰威如之吉者太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故宜以威濟之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自天祐之自字宜玩上九信順尚賢滿而不溢是昭格上天之本也是以自天祐之以吉利休徵交至動罔不宜斯固必然之應哉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俾爾戩穀罄無不宜降爾多福維日不足无不利之謂也

象申之曰大有而居上勢難持矣而得吉利者何蓋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上九行合乎天天其能違之乎謙亨君子有終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五

三六

卦德止乎內而順乎外不以賢智先人謙之意也卦象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故爲謙文王以天下之理未有滿不招損謙不受益者人能謙則虛舟不競維德服人隨吾之所爲無不如其意何亨如之且是道也君子之道也始雖不居其有終則不沒其有莫與爭功莫與爭能不其有終乎故謙之道可以養德亦可以涉世人何憚不爲哉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爲謙詞曰亨者何也謙者人之道也亦天地之道也觀夫天之氣下降於地而與之共濟此天道之自下也何心於亨然其氣之及物者潔齊相見燦然光明之莫掩坤居乾之後退然不敢有爲此地道之自卑也何心於亨然其氣之上行能代天有爲而與之終其事卽此無心之謙便有亨通道理況人而有下濟之心自卑之守豈不足配天地之亨哉不特此也吾又極其終論之而謙之爲道爲造化人事之所福饗益可見矣天道亦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十六

三二

有虧有益然其虧者必盈而益者必謙也不然日月何以升而沉沉而升寒暑何以來而往往而來也地道亦有變有流然其變者必盈而流者必謙也不然何以高岍爲谷盈滿者變而反陷何以深谷爲陵卑下者流而益增也鬼神亦有害有福然其害者必盈而福者必謙也不然何以茂盛之餘有凋零殘落之後又有發生也何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天地鬼神且然況於人乎吾知其恃勞耀功而盈者則人必薄之抑之退之奪之而無不惡其盈焉不矜不伐而謙者則人

必褒之揚之予之進之而無不好其謙焉蓋非有心於如此而其道自不得不如此是以居尊而謙也德望以位望而益彰今聞自爾其四達其光也何如如居卑而謙也迹雖混於衆而德自出其右其不可得而踰也何如則謙之有終此足以觀矣

尊而光如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而不可踰如地道卑而上行也此假借亦好必言君子之終者蓋惟君子能謙亦惟君子爲有終也知謙之有終則知不謙之无終矣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十七

三四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地中有山以卑蘊高而不顯其所有有謙之象也君子體之其道維何蓋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失之多下人之心常失之寡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間不得其平矣君子則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謙卑與順之意而寡者不使之寡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若是者正以秉一心之權衡持物我之輕重使施之各得其當視人猶己不以己而必加於

人處已猶人不以人而少屈於已也君子之謙何如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陰柔處下心已下而愈下禮已恭而益恭謙之至
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則謙德所存既有委曲萬全
之方謙德所感又有推車共濟之人用以涉川亦吉况
平居乎周公戒伯禽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守國家
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象申之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養德之地未
有不始於自卑者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爲養氣此特客

易學管見 上經 一百十八 五

氣非浩然之氣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積於中者極其盛也積於中則
必著於外聲譽四達而人皆知其謙矣爲鳴謙之象蓋
如是則無違道之私有永終之譽貞而且吉矣

象申之曰鳴謙貞吉非以聲音笑貌而得也謙冲之德
積於中而著於外乃中心得也昔鄭以伯石爲卿則辭
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
於是子產始惡其爲人夫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

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故謙貴中心得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上下所歸正是勞九三上有爲上爲德之功下有爲下
爲民之績然且居已於謙而若不自知其有功者此君
子之行也如是則有終而吉矣吾觀世之治也君子尚
能以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
慝遠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
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
由斯以觀則九三之勞謙豈細故哉

易學管見 上經 九 三

象申之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仰其偉績又高其雅量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
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入以告於君
者有推賢讓能之誠而願從於大夫之後出以告於人
者有屈服推遜之美而退處於不叙之列如是則爲之
上者嘉其謙爲之下者安其讓而利可永保矣

象申之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大臣推賢讓功道自
當如此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居上能謙是以柔道理天下者也接下思恭臣隣孰無帝臣之願臨民以恕人民孰無愛戴之誠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其所從者衆矣爲不富以隣之象夫人君以謙德臨天下何所不利哉卽用以侵伐亦所以威不軌非以逞雄心也況於他事其有不利乎利用侵伐只輕掉上勿着相說

象申之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

易學卷九

上經

三十一

三六

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有聞謙極則聲聞於外爲鳴謙之象夫謙者人之所樂與也人樂與則衆志協故可用行師以征已之邑國雖才位有限何損於謙德哉可用行師征邑國二句串說更捷

象申之曰鳴謙志未得也陰柔而才不足無位而力不

足故人有不服而志未得也惟其才不足故雖用行師僅以征已之邑國此上六之所以量力而動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豫取和樂之義卦體剛應志行人和之應也卦德以順而動得人和之本也故爲豫辭云濟大事者以得人和爲本以順動得人和則安往不利哉順人心以建侯則選賢與能人所樂推而戴也順人心以行師則除殘去暴人所後志而應也建侯行師猶利其无不利可知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易學卷九

上經

百廿一

三六七

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爲豫者以九四之剛上下交應其志得行人心和樂之義也卦德以順而動凡所舉動皆合乎天理又所以得人心之和樂者此豫所由名也人患動之不順耳誠順以動卽天地亦順我之志而無所違陰陽調而風雨時山嶽奠而河海清總一理之默爲調耳况建侯行師有不鼓暢人心者乎又以豫之理而極言之盈宇宙間晦明寒暑之運皆天地之動也而非天地所自爲也晦

朔弦望其度有常而不差分至啟閉其分有定而不易
天地特順而因之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在位
禮樂刑政之施卽聖人之動也而非聖人所自爲也水
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聖人特順而因
之是以科條不用刑罰簡省而民自服然則順動之道
其關於豫之時義豈淺鮮哉莫大於天地天地不能外
之以成造化莫大乎聖人聖人不能違之以成治功故
一順動而天下無餘事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廿二

三

考

雷出地奮則所以鼓天地之和氣發萬物之生意者在
是和之至也有豫之象先王取此以作樂一則象其出
地之聲一則取其至和之義爲之詩歌宣以琴瑟鐘鼓
而樂於是乎有聲爲之舞蹈飾以干戚羽旄而樂於是
乎有容聲容具而樂之所以和同天人者在是矣所以
崇德者在是矣是故不特內而閨門外而朝廷遠而邦
國用之也時乎冬至盛薦於南郊祭上帝而配以祖蓋
祖乃吾身所由生一上帝之生萬物也時乎季秋盛薦

於明堂祭上帝而配以考蓋考乃吾身所由成一上帝
之成萬物也是則一作樂而道配天地郊焉而天神格
廟焉而人鬼饗體豫之功不其太哉和同天人處便是
崇德不必深入一層

朱子曰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
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
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
所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廿三

三

初六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以故求無不得欲
無不遂欣喜無地而誇耀於人鳴豫之象如是則豫能
幾何而敗亡立至矣凶

象申之曰初六自鳴其豫則志意滿極凶其能免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人皆以逸豫滅德二獨以中正自守勢利紛華泊無所
好其介如石者也是以性定而天下之故可通心虛而
萬物之情以類大而國家興亡之兆小而事物得失之
機可以坐照而先見周子謂靜虛則明明則通莊子亦

謂太宇定而天光發意蓋如此不其貞且吉乎不終日言不待事已成之日也若事已成而後見斯晚矣

象申之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中正即介石也心無物而後能觀物心無事而後能見事使不能以中正自守則中心撓亂思慮日昏矣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不中不正而近乎四上視於四而依阿以求容下溺於豫而逸樂以自恣爲肝豫之象夫權不可附而樂不可極趨權而極樂雖可竊一時之榮要其終末有不困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廿四

三十二

窮而自悔者此自凶趨吉乃遷善改過之機也悔之速則有維新之善悔之遲則其過遂成亦終於悔而已

象申之曰三肝豫有悔者惟其不中不正自處不當也誠如二之中正自守則介於石不終日何至有悔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卦之所由於豫也功施社稷大遠經世之心澤被生民一洗納溝之耻寧不大有得乎然由豫之責大矣自古雖以聖哲之資居大臣之任亦必

任賢以自輔舜則舉八元八凱伊尹周公皆古俊又吉

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諸賢之益故聖人爲之戒曰勿疑朋盍簪勿疑即所謂開誠心也勿疑朋盍簪則衆賢和於朝萬民自和於野矣大抵大臣用賢疑最害事疑則不惟在野者不至即在位者亦不安魏徵十漸疏曰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甚矣疑之害亦大也

象申之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誠使君民之豫由我而致則太和在宇宙志有不大得乎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廿五

三十三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貞疾猶云痼疾五以陰柔當豫之時耽於逸樂天下事權皆入九四之手而人心歸附已在四而不在五矣此貞疾之象也猶幸其得中事權雖去位號猶存如周之威烈漢之桓靈尚維不絕之綫故又爲恒不死

象申之曰六五所謂貞疾者以其乘九四之剛權日下移也恒不死幸其得中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所以幾於亡而未即亡也

溫公曰天下將有慢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畔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正貞疾恒不死之謂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理齋曰陰柔則徇私豫極則縱欲逸豫滅德其事成矣幸其震體能動故逸樂雖成而翻然悔悟不復蹈其故轍改過遷善亦君子之道也故得无咎

參疑云楚莊聽吳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于髡之諷而行誅賞其皆成有渝之義與

易學會見

上經

頁六

三

象申之曰冥豫在上是逸豫滅德以一人肆於民上世有長如此而不亡者哉渝之不可不速矣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有剴來下柔此動彼說之義故爲隨夫謂之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兩情交洽當得大通然必利於貞凡我所以隨物與物所以隨我者皆出於道義不爲詭隨乃得无咎不然則朋比之私是已

彖曰隨剴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爲隨者以卦變言之剴來而下柔意氣所孚凡豪

邁之士皆慕雅度以相與以卦德言之震動而兌說猷

爲所施凡觀仰之人皆悅善道以相從是皆有隨之義

也故名爲隨隨則元亨矣又必貞而後无咎者何也盖

正者群心之會也以正率百官則公孤寮宰罔不敬應

以正撫萬民則薄海內外罔不率從是非隨以一人也

隨以天下也又非隨以天下也隨以天下之正也一正

立而天下隨之則此一正也聯屬臣民之本也混一區

宇之機也不以正則人情貳於下主勢孤於上其特義

易學會見

上經

頁七

三

顧不大哉一說重隨時上說言所爲隨者不任我不任人只隨時變通道理亦大然玩彖詞只重貞上說從本

義爲當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莫動於雷而息於澤隨時故耳雷隨澤靜人隨夜息君

子以嚮晦而息此理所係不少只看造化之氣冬來凝

息不固則來春必是災沴人若晨而出非夜而息則不

能怡神養氣又安足爲平旦進修之本故嚮晦宴息事

雖至微亦是造化古之學者每教人靜坐又曰近道莫

如靜此之謂也

按君子一動一靜取法造化故作樂崇德對時育物所以法雷之動至日閉關齋晦宴息所以法雷之靜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爲動之主物之所隨者也心本無物既有所隨而着於物心之官於是變其常矣雖然心豈能去物患其所從不出於正也正則無匪人之傷且有得朋之吉矣心既不能去物又患所從之病於不廣也廣則友以天

易學管見

上經

卷八

五

下斯爲天下之善士矣夫心亦何病於有所隨哉附程傳曰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象申之曰初九官有渝從正則吉也不聞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爲心累也出門交有功以兼收而不失也不聞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之爲濫交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陽在下有小子之象五陽正應有丈夫之象六二陰

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而反係於初從其所可遠舍其所可親乃亂乃萃爲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夫二豈欲失丈夫哉特以係小子而失丈夫耳甚矣係之不可不慎也

象申之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既係初則失五矣勢不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九

五

初陽在下爲小子之象四陽在上爲丈夫之象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從其所可親舍其所可遠係丈夫而失小子者也吾不患所求之不得矣雖然士之患正在有求一有所求富貴功名皆爲變節之場故必當以道自固以義自裁毋以不正處已併毋以不正處人乃得隨之貞而利者也問隨有求得不知所求而得之者何事曰此只就名利上說如蕭王謂鄧禹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正是隨有求得處

象申之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其所可遠故能從其所

可親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是惟無求有求必得是惟無欲有欲必遂固隨有獲矣然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雖正亦凶惟是中之所存毋載爾僞而純乎忠君愛國之心外之所行一循於理而嚴其作福作威之戒有以明於事君之道有以明於保身之術如是位雖高不疑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三十一

於迫勢雖重不嫌於專雖隨有獲庸何傷

象申之曰近君之臣當避陵君之勢九四隨而有獲則勢陵於君君必見疑其義凶也能有孚在道是其明哲之功也蓋惟其心明哲故能洞灼乎事勢知以臣陵君爲禍害之必然深明乎事理知以臣忠君爲職分之當然使其其中無所見則位高必僭勢重必專又安知所以善處之道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六二柔順中正臣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

謀嘉猷靡不信從重其任而不疑其專大其權而不忘

其迫能信於善者也如是則德業有成而天下隨之矣不其吉乎孚于嘉吉同德相信也如舜之於五人武王之於十亂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知之深任之專君臣肝膽相照而無毫髮之疑惑是也

象申之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惟處正中故能知六二之正中而信任之使無其德則是非之鑑不明取舍之權不定嘉謀嘉猷又安能信善而得吉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三十一

也

上六居隨之極其感物也一腔真誠與天下相維係是不合之以貌而合之以心者推此真誠且可以格神矣豈不可以感人乎蓋至誠能動自是如此

象申之曰拘係之上窮也處隨之極誠意固結而不可解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剛上而柔下下卑翼而上苟止上下乖隔則事日以非上下因循則弊日以起皆所以致蠱也故爲蠱夫理

窮而通數極而返。蠱壞之極必有復治之機。故其占當得元亨而利涉大川。涉川之道何如其必先甲三日及時而新之於前乎？其必後甲三日叮嚀而保之於後乎？大抵天下之事作弄至於大壞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故救弊者莫善於速乘其機而速圖之。又當儆戒叮嚀勿致有以弊易弊之悔。故備患者莫善於久速於新而久於圖。此君子之所以利涉大川而善於治蠱者也。彖曰：蠱剝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五

三

卦以名蠱，卦體剝上柔下，則尊卑隔絕，上下不交，卦德下巽上止，則臣日卑，諂君日墮，廢皆所以致蠱也。陸贄曰：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何也？兩情不通也。此剝上柔下之說也。

寇準曰：朝廷以天幸爲人事，士大夫以因循爲事功，此巽而止之說也。知蠱之所由致，則知蠱之所由治矣。是以聖人有元亨之說，又有利涉大川，先甲後甲之說。其曰元亨，非謂蠱之時天下自入於治也，謂治蠱而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利涉大川，正往而有事以治。

天下之亂也，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誠以亂之終必有治之始，乃天運循環當如是也。人也者，承乎天者也。盡人事之當然，正以順天運之必然也。蓋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君子懷撥亂復治之志，如天未欲平治天下，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如天當厭亂之時，既爲復治之始，豈容違天以失時哉？此畏天命之君子所以尤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務善其始以成其治也。天行句須根盡人事以應天行上說。

東坡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五

三

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敝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過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爲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偷，而衰亂之萌起矣。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父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人之情無大患難則日入於偷，天下既已治矣，猶以涉川爲事，則畏其偷也。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順與下順而上止其爲偷一也，而

與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五以幹之而蠱無是也故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與之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物壞而有事於更新矣蠱之象也君子當蠱之時以民風之不振皆起於教化之不修而風化之原亦自吾心之德爲之耳於是彰禮教以範天下之俗明道術以一人心之趨必使士人有廉耻而天下有風俗又必求端於自治而操存涵養以育吾心之德必使吾德既修而可以表儀倡率於天下如是則教化行而習俗美天下之蠱無不治矣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五

三十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當蠱之初蠱未深而事易濟故於前人已壞之緒飭治而振起之有幹蠱之象其占爲有子以治蠱而考得无咎蓋前人之蠱是前人之貽其咎也子能幹之則於前人爲有子而考得无咎然既謂之蠱亦已難矣必

其知危而戒自新以爲後事之端丁寧以鑒前事之失務以曲體前人之心而善補其過則墜緒可新前業克振終吉不然是亦未爲有子也

象申之曰幹父之蠱蓋不承以事而承以意善繼父之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以剛果任事之臣當極弊之后飭治而振起之爲子幹母蠱之象然所事者柔暗之君非可以急迫遽化所值者積弊之後又非可以旦夕更新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五

三十三

故其道不可堅貞當優柔以悟之從容以圖之使其潛消默化而不自知斯善於幹蠱者也

象申之曰二所以幹母之蠱者凡因革之宜緩急之際有中存焉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幹蠱而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過剛不中以明作之才當幹蠱之任未免主張太過銳意更新小有悔矣然蠱後當飭前愆宜蓋終无大咎

象申之曰九三而能幹父之蠱則克蓋前愆終无咎矣

不可以小有悔而不爲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事一趨於敝則日甚一日寬裕以治蠱蠱將日深矣往見吝也書傳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振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此正所謂裕父之蠱往見吝者也

易學會見

上經

夏王

晉平三

象申之曰蠱而奮發以治之斯爲得矣裕父之蠱非惟無以救弊反有以滋弊何得之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當前人蠱壞之後柔中以應九二任忠賢之臣以飭頹壞之緒以此幹蠱必能蓋前愆光前烈赫然爲中興之令主而有譽於天下矣然非九二以副中之德承之於下亦安能幹蠱而有譽哉故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初三止於无咎五則用譽者初與三子道也臣道也所幹者小也五爲宗子爲大君寧特免咎而已觀子

克家則知有子之子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下五爻在事之中猶子承父母不可諉也上獨在事之外王侯匹夫分相懸也故不事王侯之事而高尚其事廉頑起懦於人世未必無助

象申之曰自古非無棲遲畎畝之士然多有意隱逸如鮑焦顏閭之流志則已驕胡爲可則乃上九不以事勤天下而以節高天下清而不汙養而有待誠可爲天下之法則也

易學會見

上經

夏王

晉平八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君子之道何以用凌逼爲天下之理邪正不兩立如韓范杜富等在兩府歐陽修蔡襄等在言路而范雍夏竦之徒自不得安於其位又如司馬公呂公著等入朝而章惇蔡卞之徒自然消沮而不得逞是皆君子道長有逼使遠去之意故爲臨臨則剛浸而長有所設施無不如意不患不得元亨矣雖然君子之待小人也常疎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密必慎而操履周而謀慮兢兢然以正自持使小人無得以乘其隙然

後元亨可得也。況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自今日言之。固爲陽盛之機。至於八月。則又陰長陽消之候也。君子可不防之。未然哉。元亨以勢幸之也。利貞以理戒之也。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危之也。八月是謂八箇月。非仲秋之八月也。

東坡曰。復而陽生。凡八月而二陰至。則臨之二陽盡矣。方長而慮消戒其速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易學管見

上經

百三十八

三百三十九

卦體二陽浸長。以逼於陰。以人言之。雖陽少而陰多以勢言之。已陽進而陰退。是君子道長之漸也。所以爲臨。謂之剛長。則勢當得元亨矣。必利於貞者何也。蓋觀之卦德。兌說而坤順。內焉心平氣和外焉順理應機。非恃壯用罔者比也。觀之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在我者。強毅而不亢。所應者同德而不偏。有剛柔相濟之善也。夫以剛長之時。其德體之善。又如此。故其占雖大亨。又必利於貞者。豈過計哉。正以天之道。不得不然耳。蓋天之意。固扶陽而抑陰。天之理。實崇正而黜邪。若徒剛壯

見於面目而無深沉之思。不順不中而失善處之道。勢孤援絕而無正人之助。則不惟小人不可去而患害已生矣。天豈能獨福之哉。故說而順。剛中而應。其施爲之正。固持正之嚴明。此臨之正。即天之道也。此貞之所以利也。至於八月有凶。蓋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自今日言。則陽當其盛。而至於八月。陽之消亦不久矣。預防之計。豈可緩哉。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上有地。地臨於澤。臨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天生民。

易學管見

上經

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

而作之君。欲其以教道臨之也。於是以憂世覺民之思。行於教術有遺之外。勞來匡直。法允澤之深。又欲其以養道臨之也。於是培植安養之恩。數乎四方萬里之遠。分田制里。法坤地之廣。教道備而養道周。民生遂而民性復。居上臨下之道。豈外是哉。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臨迫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無疆。大君臨蒞小人之道也。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初九當陽。剛方長之時。乘四陰方消之會。爲咸臨之象。

剛而得正又能善其臨者自治嚴而不差慮事周而不驟我之所以制彼者無可議之疵謀深而必克彼之所以伺我者無可乘之釁無號而有凶矣何吉如之

象申之曰初九咸臨貞吉豈其量之不宏顧於小人不容哉天下不可一日無正道初之志以正自持又欲以正道維天下此小人害正所以必咸臨而去之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亦以陽剛徧臨四陰故亦爲咸臨之象且剛得中而勢上進剛得中則舉動合宜所以臨之者有其道勢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四十

三百三十二

上進則權力在我所以臨之者易爲功占而得此動而莫或阻之爲而莫或撓之可以伸正道於天下何吉利如之

象申之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順命是聖人恐君子自恃其勢而踈於爲謀故言此以危之蓋小人雖在陵迫之中特迫於不得不服之勢其心尚未能帖然順命辟之猛獸在陷阱之中暫露其馴柔之態若易而縱之噬人必矣玩一未字見不待八月而有凶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

之咎不長也

三不中正巧其言今其色冀以結君子之歡而莫予疾也爲甘說臨人之象夫君子至公至正說之不以道弗說也以甘說臨之何所利哉能憂其制行之非改其側媚之態則小人變爲君子矣何咎按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

象申之曰六三甘臨者以其不中不正其心私其行邪

易學管見

上經

百五十一

三百三十三

故其側媚之態若此也夫人之咎皆由於莫之省憂也既憂則悔心一萌善念自生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居近君之位下應初九折節下賢開誠布公不徒禮文之綱繆而且情意之懇到相臨之至也有大臣休休之度無媚嫉之失何咎之有吾嘗讀呂溫出鹿之賦李廸鶴媒之歌未嘗不傷友道之微也古之美交者前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此四之至臨聖人所以有深加與

象申之曰至臨无咎位當也惟君子然後能任君子四之位正當則以已之正用人之正宜其情意之交孚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屈已下賢資其聰明以廣吾聞見之所不逮取其謀猷以濟吾心思之所不及此正居簡御煩之要術以逸待勞之妙機也非知之事而大君之宜乎賢才輔而天下治何吉如之

象申之曰君道以用賢爲中五所謂大君之宜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乃任賢以明目達聰之謂也若偏於自用則小矣安所宜於大君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不徒爲一時可喜之功而有深仁厚澤之施以教思則無窮矣以容保則無疆矣敦厚於臨者也如是則王道大行非憧憧然於伯功之陋吉而何咎

象申之曰上六敦臨而吉者蓋王者之志視四海九州皆聯屬於一身而精神意念常流通於宇內此所以能敦臨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示也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卦德內順外巽有以中正示人爲人所仰故爲觀文王以爲人君居大觀之位豈徒多其文章侈其號令以爲天下觀哉必其精一執中無爲守正卽經綸未布而精神所感將群然相率而宗之矣不猶祭者盥而不薦而其孚信之在中者自顯若而可仰哉吾觀治古之世五典之微而必曰慎五教之敷而必曰敬雖已建中下民而猶慎厥終如其始不敢有輕忽自用之思豈徒然哉蓋保守汝極道自當如此也此盥而不薦之心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之爲道無位則道不尊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首出庶物而爲天下君有其位矣觀之道無德則道不立卦德內順外巽內焉和順於道德而不乖外焉酌量乎機宜而不拂有其德矣以是德而居是位則中正在我惟皇之極允爲民表所以觀天下者有本矣此觀所由

名也文王係詞以爲人君之所以爲觀者未易言矣必
有建極之地然後足爲天下觀必有不顯之德然後足
爲天下極誠如盟而不薦有孚而顙若也民斯下觀而
化矣化可知也而問其所以化不可知也豈惟民不得
而與知雖聖人亦不得而與知豈惟聖人不得而與知
雖天地亦不得而與知是故春夏秋冬生長萬物天之
所以爲觀也而天亦何所爲於其間哉太極本然之妙
默運於冲漠無朕之中機之所乘氣卽至焉有莫知其
所以然而自不容不然者其道一至神也而四時因之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五

三六

而不忒矣其不忒也殆有與天地之神相爲感者乎中
正以教天下聖人之所以爲觀也而聖人亦何所爲於
其間哉所性本然之妙默運於淵微不顯之表誠於此
卽通於彼亦有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容不然者其道
一至神也而天下咸服從其教矣其服也殆有與聖人
之神相爲孚者乎惟神故化惟不顯故神由此觀之觀
道果未易言矣講神道不必明白說破只要形容不薦
意思便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隨處披拂鼓動萬物觀之象也昔者先王法
此則巡省方國以觀夫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使天下
同歸於中正之道也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
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此所
以爲觀也按省方觀民設教亦自寓神道於其中而神
道設教亦不能離典章制度之設非截然有道德齊禮
之分也此意當會出

易學管見

上經

四十五

三六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或問初六位分屬小人細民乎屬君子士大夫乎曰初
六還作士大夫看但在下位者耳蓋其以昏昧之資而
在下位不能仰知君德之盛上識王道之隆此在閭閻
小民不足咎也縉紳大夫而如此可羞吝矣故象申之
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字從門從規謂門內見識也蓋所規見者門內事也
其在士大夫則持迂秉拙膠墨守繩所執者一己之見
所明者一家義理也操此以論天下人觀天下義理其
局甚矣此在女子則爲貞若士君子自須以通方爲學

以過識時務博曉人情世故方爲大觀閱觀如是誠可
醜矣

象申之曰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丈夫而爲女子
之觀不亦可醜乎

蘇子由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十有九年矣其所居家與
遊者不過其鄉里族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
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
古人之陳迹不足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
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正是此交義

易學管見

上經

萬古

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居下之上可退可進故不必觀九五獨觀已所行
之通塞以爲進退如學既有得施無不宜行之通也則
幡然進如學之未得行有不達行之塞也則毅然退所
謂既度其君又度其身者也

象申之曰夫進退有進不度已而務於進失其道矣觀
我生進退於道未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曰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

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
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
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濟天下
四既觀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於王朝
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
古者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
謂之賓

象甲之曰君子而遁世獨善厄於時也六四既觀國之
光際非常之遇則必願爲王者之賓矣

易學管見

上經

萬古

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本義備矣東坡曰以我示民故曰觀我生今夫乘車於
道負者皆有不平之心聖人以一身擅天下之樂厚自
奉以觀示天下而天下不怨夫必有以大服之故曰君
子无咎非君子難乎其无咎也

象申之曰觀我生觀民也王弼所謂觀民以察已之道
是也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群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陽剛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處賓師之位負

天下之望者也。占者得此，當自觀其所行，果能以道自重而作止可觀，進退有度，不失為陽剛之君子乎？則名與實副，不愧國人之矜式，德與望洽，無忝家邦之儀刑，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上負達尊之望，為天下所仰，豈以身之約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綠野，其身彌退，其憂彌重。

噬嗑亨，利用獄。

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合。推之人事，如舜以三苗，周公

易學管見

上經

四百八

三

宗以鬼方，間周以頑民，間宣王以玁狁，淮夷間皆有噬嗑之義。有間故不通，噬而合之，則間去而亨通矣。頤天下之誕信，相欺強弱相凌，為吾治之梗者，莫甚於訟獄。卦有威明得中之善，以此治獄，狡偽強暴之徒有所懼服，而不敢肆天下其無梗化乎？

蘇子有云：惟聖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天下之心，此利用獄之謂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者何也？卦體上下兩陽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有賤

中有物之象。天下有弗靖弗率之徒，以梗吾化者，豈可不去哉？故曰：噬嗑。夫天下之事，所以不亨，由有間也。間去則亨通矣。如讒邪既去，則無以間吾之情事，功於是乎可興。奸惡既懲，則無以梗吾之化，治功於是乎可成。其亨何如？又曰：利用獄何也？天下之最能梗化者，莫甚訟獄。卦體陽爻凡三，陰爻凡三，則是剛不過暴，柔存好生之德，柔不過縱，無枉姑息之愛。卦德下動上明，動而

易學管見

上經

四百九

三

且不惑，深辭而輕重其情，又卦象下雷上電，交合成章，威以合其明，暴者無所施其頑，明以合其威，奸者無所投其詐。卦變柔得中而上行，寓忠信於果決之中，非陷於煦濡之私行，矜恤於剖析之外，不流於縱弛之弊，故雖處位不當，所值者不無梗化之徒，未能使民無訟，然以此折獄，未有不得其理者，此用獄所以利也。

講雷電合而章，不可遺章字。講柔得中而上行，不可遺上行字。章是章其能行是行其志。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震象爲雷離象爲電雷電令而章噬嗑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爲法不勅則民易犯罰不明則法倒置是故舞文之吏輕重其手貪墨之徒出入惟意獄訟滋多姦宄不止職此之故矣於是辨其輕重之等審其出入之宜或正五刑或正五罰或作官刑或作贖刑一一明之於平日若此者正所以整飭法度使良民知所避振肅紀綱便奸民知所畏也至於良民知所避奸民知所畏聖人曰若是足矣

作是謀始則訟端絕明罰勅法則罪端絕作事謀始遏

易學管見

上經

百五十五

三子

之事未訟之先明罰勅法威之於既訟之際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備矣王弼曰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至於誅小懲大誠乃得其福

象申之曰履校而滅其趾則不進於惡矣此先王辟以止辟意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當用刑之任而居中得正聽斷合宜以此治獄如噬膚之易矣但以柔乘剛所值者強梗難化之人怙終不

悛之夫不得不盡法治之爲滅鼻之象然刑當其罪非淫刑也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噬膚滅鼻乘剛也所謂怙終賊刑也人而不悛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禹謨曰刑故無小此之謂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我方治於彼彼亦反傷於我有噬腊肉遇毒之象不免小吝矣然不足畏也

明罰勅法國法昭然豈可以難治之人而稍上下其手

易學管見

上經

百五十五

三子

哉故爻曰无咎 夫子則以天下何有難治之獄哉三之遇毒位不當也威明不足故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以剛居柔剛柔相濟寬猛適宜其所治者雖強梁梗化之徒崛強難禦之輩亦皆有以得其當而服其心堅者以破直者以伸爲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係天下之命主刑者司天下之命又必察其心惟恐一毫之曖昧兢兢其守惟恐一毫之倒置乃爲聽斷惟公民情克允庭中稱平而天下無冤民故吉

象申之曰利艱貞吉未光也未光云者蓋四海難治之獄其情偽千變其微暖萬狀或幽隱之未能畢達或疑似之未能甚真未可知也豈敢自謂皆了然乎故曰未光也此所以必艱貞乃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故爲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用刑非易事也指顧之間死生所係出入之際存亡所關故必守之以正道處之以危厲則刑當其罪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罰當其辜罰一人而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五

三

千萬人服死者無遺憾生者足以戒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貞厲无咎得當也得當承貞厲說能貞厲則用刑得其當矣

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利用獄也爻以四之剛爲主故曰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柔於威以懲其奸惡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過陽之極不能單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

象申之曰何校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自以已惡爲無傷不以人言爲可信故罪之也能審聽而早圖之無此凶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爲賁者卦變或柔來文剛或剛上文柔是剛柔交錯間襍成章也卦德內離明而外艮止是禮以相接分以相守皆有賁飾之義故爲賁文王係詞以爲人之一身忠信誠慤而渾然質者剛乎華采章美而燦然文者柔

易學管見

上經

卷五

三

乎柔來文剛是以質爲主也質爲主而文以輔之華實相濟本末適均且離明於內又彬彬乎其爲經緯之章安往而不得亨剛上文柔是以文爲主也文爲主而後質以濟之既失其輕重之差且艮止於外實心不足將有滯而不可行者故小利有攸往度其輕重而不容僭差是在君子矣物相襍故曰文剛柔作文質說極是不必從程傳說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文質之不可相無也是世道升降之運也文質之不可相勝也是聖人主持之權也賁何以亨卦變柔來而文剛質爲主而文爲輔質以立本文以致用其亨宜也又何以小利有攸往卦變剛上而文柔文爲主而質爲輔實心不足文飾徒施其小利有攸往宜也剛柔之所係亦重矣吾以其不可相無者言之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交錯是卽日月之運星辰之列代明於晝夜昭回於雲漢者也其天文乎吾以其不可相勝者言之卦德

易學管見

上經

夏五

三

子長幼朋友之相接秩秩乎其有章而不徒爲太樸之陋必節之以止然後各安其分而不徒爲虛文之飾此所以爲人文也二觀字就觀卦之天文人文言蓋四時之所以流行者總不外乎陽之嘘陰之吸而天下之所以化成者亦不外乎各得其情各安其分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文明昭焉賁之象也君子體賁之象於庶政之小者旣竭吾心思可以定其典章用吾聰明可以酌其利害也至於折獄則民命之生死係焉必緩以審之

易學管見

上經

夏五

三

慎以察之不敢果於自信而輕用其明此君子所以成治道之賁與無敢字活看明不及遠意不必粘帶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剛德明體自賁於下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夫徒步非所以爲賁也然而世之所貴車徒赫奕士之所貴道德光華以徒步爲賁有深於賁者矣語曰溫袍縹於衣錦飲水甘於列鼎此之謂也

象申之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蓋不以得車爲榮而以

得義爲榮不以徒行爲辱而以失義爲辱初之明取舍之分蓋如此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以大臣居上位是文章可以飾太平二亦隨之以起其文明之化相須爲用而禮樂輝煌矣

象申之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上有修文之臣則下有同文之風以下從上所以成其賁也初賁於已抱道而守素二賁於人因賁而立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易學管見

上經

百五十六

三十九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而二陰爲之奔走服役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陰能賁人亦能溺人故聖人戒以守永其貞言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動靜語嘿罔有不臧端重以臨之而悠久無間嚴肅以御之而終始不易夫然後敬慙不褻慢威生於不忒而小人益以盡其力用其情矣故曰吉

象申之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字可玩非道之悅外若奉我中實侮我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塗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本義備矣其曰賁如皤如所以傷六四之情曰白馬翰如所以壯六四之心曰匪寇婚媾又所以堅六四之節聖人之意深矣如關羽本劉先主誓死之臣沒於曹操雖曹公待之極厚心神竟無久留之意故能奔劉備於表軍

象申之曰六四所以賁如皤如者以所處之位遠初而近三處狐疑之迹故貪冒之心此三所以有婚媾之求也守正而不與則終無尤矣

易學管見

上經

百五十七

三十九

六五賁于丘園猶云以樸素爲光華以質實爲文章是也不賁于市朝不賁於軒冕而賁於丘園夫丘園非所以爲賁曰賁于丘園者不賁之賁也如自奉固以約矣而槩施之於祀神臨下固以簡矣而槩施之於禮賢不免過儉而失之固陋故曰束帛戔戔各然禮奢寧儉畢竟是好

象申之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當逐末之時獨能以儉德爲之倡根本命脉所維固已多矣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矣上九處太盛之日黜浮華而尚本實以之爲已而有尚絀之誠以之爲治而有尚忠之政白賁之象也夫文勝而能反之以質善補過矣故无咎

象申之曰人情厭文志在反質上居賁極極則變而通矣故能得反本之志也

雲峰曰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而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爲履之素與

易學管見

上經

夏大

三九

剥不利有攸往

本義備矣不利有攸往者遜避其位以消其剥之心高尚其道以杜其復之漸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剥之爲義剥也卦體五陰進于一陽欲以變剛爲柔盡反其君子悉爲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爲也變不可爲也

隆山曰夫彖曰剝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

小人之辨也君子剝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

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姜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錄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皎然矣小人長以時勢言順而止以義理言天行也

以氣運言蓋此卦之體五陰方生正小人方長之時君子雖欲有所往將安所往乎又此卦之德坤順艮止順方長之時卽退而自止卦象所具已示人以順止之義矣君子之不利有攸往者是正觀於此象不敢違理而

易學管見

上經

夏大

三九

妄往也何也宇宙中之一盈一虛一消一息皆天之行也夫天亦何心哉時之所不得不然數之所適當其然天亦聽之已其消而虛也乃天運流行到此時該消而虛其息而盈也乃天運流行到此時該息而盈君子雖欲違之其將安違之然則其所以不利有攸往者是正所以尚乎消息盈虛以應天行之運也消息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順而止之此中有無限幹旋誠齋有言曰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實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

也此言得之矣

隆山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戚憂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憤群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蠱尾之毒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隆重下壓剝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地厚而山恒安矣民厚而已亦載矣故其厚下非徒以畏民暑乃所以自安其宅也晁錯有言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

易學管見

上經

頁六十

三十五

之而不傷吾亦曰三王厚之而不傷三王所以長守其富其言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吾亦曰三王扶之而不危三王所以常保其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在初猶爲剝陽之始雖未便逐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厄其道而要之於小人亦何利而爲此祇自取凶耳取象於牀蓋君子乃小人之所藉以安也滅貞則凶小人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

象申之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自下而起勢不至於蔑

貞不已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進而上矣小人之毒漸滋害正之奸漸熾剝牀而及其幹也雖曰傷而未切勢必至於蔑貞而有凶

夫子則以六二雖剝牀以辨而未至於及身君子於此猶可及去也俟其切身則無及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當衆陰方剝陽之時獨與上九爲應剝去其黨而從正之象也如是則不陷於小人之群且有扶植善類

易學管見

上經

頁六十一

三十六

之功何咎

象申之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所失者陰是其失乃所以爲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陰長已盛剝陽已及其身矣爲剝牀以膚之象凶象申之曰剝牀以膚言陰盛剝陽災害已及其身矣君子可不謹之於早而辨之於微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之剝

既盡小人惡能以獨存哉故六五爲衆陰之長當總率群陰如貫魚然而以之受制於陽亦猶后妃以宮人承寵於其君也如是則天下蒙其福在已亦陰受其賜何不利之有

象申之曰害君子者小人之罪六五以宮人寵則无滅貞之凶有從正之美世道賴之公論與之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陽受陰剥而已盡獨上九在上而尚存是天地生生之

易學管見

上經

頁六

三

意未盡滅息故獨留此以爲弭亂開治之人善類由此復興正道由此復盛有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能復生者矣占者值此吾懼其非君子也使爲君子方爲萬民之所欣戴仰而賴之以回天下之春者也不曰君子得輿乎曰得輿則慶不獨在君子矣吾冀其非小人也使爲小人則以柔變剛剥天下之幘幘已亦失其所覆庇矣不爲剥廬者乎曰剥廬則禍亦貽之小人矣吁爲小人者亦何利於剥廬而不留之以開宇宙之春哉象申之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德足以屬民之望故爲

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李林甫得志於天寶四海鼎沸林甫亦剖棺斲尸矣蔡京得志於崇宣二帝北轅蔡京家亦無處所矣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者歸故返舊之意天下國家事原屬君子主持向也君子進而往矣今一君子來依舊主持天下事故謂之復謂之復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際而陽之亨可知出入是一陽已進者朋來是衆陽方來者卦德震動坤順向也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三

三

小人當權君子爲所忌疾今則一陽吐氣出入於廟堂之上而注厝得以如意矣向也善類爲所中傷不免有咎今則衆陽結綬胥慶於彙征之途而同心得以共濟矣此非人之爲也天之爲也雖天之爲也實人之爲也吾以往來之理言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是造化之機既消而長世道之運既亂而治天之所以開乎人也吾以斯道大行之機言之卦體剛德方長是一陽之進即開衆正之門自此而爲臨爲泰爲壯爲夬以建大事成大功皆无所不利矣此又人之所

以成乎天也吁天開人人承天斯善於復矣出入无疾
二句重首句无疾言无害事也氣失其平之謂疾事失
調停亦疾也在我者以順而行事事調停則衆陽亦因
調停无過失矣惟出入无疾故朋來无咎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

卦爲復文王係之曰亨者何謂也蓋此卦一陽來復是
陽剛返反其故者也剛反則亨矣然非剛而遂亨也以

易學管見

上經

夏五

三七七

有所善其動而亨也卦德爲動而順其震動有爲之才
既足以旋乾轉坤主持世道而又以和順行之從容而
不失之驟調停而不失之激彼小人者方帖服聽順何
有疾與咎哉是順動之道即天道也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其間消極而息往極而來若有數之所使而不得不
然者雖天地亦聽之也而況於人乎此一陽來復以漸
而長至於爲臨爲泰爲壯爲夬乃君子利往之日亦其
順動之效也聖人係易至此不覺有深幸也遂嘆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當剥極之餘

萬物肅殺生意蕭條生物之心疑於滅息而非滅息也
无中含有貞下起元其生生之意綿綿延延無一息之
間斷積而至於復而後見耳則夫回吾道之春開世道
之太者其責將誰任哉

通章以順動貫本義云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此
句最好體會天地之心大抵陽無終盡之理故龍蛇蟄
矣而身不死草木落矣而根不枯間有枯者其種子不
絕天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豈不同條而共貫
也哉

易學管見

上經

夏五

三八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氣初復而未奮是之爲復夫陽者天地之生
氣而天下萬物皆待此而後有也保藏不固來春發動
必無力矣故先王因此立法以冬至之日閉道路之關
使下而商旅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皆安靜以
養微陽也按月令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
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何也人君一身其動靜語默皆與天
地相關故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初九爲復之主危微精一之幾操之熟矣一念之動微有差失卽能省察克治而復歸於善不至見於事有形顯之過也故无悔无悔則吉而元矣困學紀聞云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象申之曰君子修身不在踐履而在心源初九不遠之復蓋過人欲於幾微不使纖毫差失少加乎其身乃所以修身也不遠二字重看

易學管見

上經

頁六

三六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二以柔順中正而親近初九剛正之賢用能資其薰陶之益以爲進修之助蓋不待困心衡慮日復於善而不自知復之休美者也夫因人爲善則人之善卽我之善與初之元吉同歸矣何吉如之

象申之曰不遠復如初九仁人之當親者也二能下之交修之助居多矣休復而吉不有自哉下字當味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宜入於

人欲之中去留於天理之內失也有覺而易復復也無幾而遂失爲頻復之象程傳曰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不在復也

象開其遷善之門而口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善補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習俗之移人賢者不免四以柔居群陰之間獨能與初爲應是人所不能從而四獨從之違衆而從善拔於流俗者也故曰獨復難之也

象申之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初九不遠而復道之所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七

三七

在也從初九卽從道也從道雖一人不爲寡從人雖千萬不爲衆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以中順之德當復之時不必其心之有所失而後復亦不必其人之有所資而後復善心常存善行常篤操存固而涵養敦敦故爲敦復君道若此可謂純粹無疵矣夫何悔按不遠復者復之初也敦復則究其終矣初復故不祇悔敦復則自无悔不遠復者入德之事敦復者成德之事蓋思誠之功造於至誠之地湯武反之是也顏

子不夭則其復敦矣

象申之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中中德也考成也渾成其受中之初自不可以攻取渙矣故於復爲敦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一爻純是迷復之象迷而不復則終於利欲之場而無復覺悟之日矣絕天之道則仰愧於天便是天災失人之心則俯作於人便是人眚用行師終有大敗者妄動取困也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者失其天

易學管見

上經

夏大

三

君至終其身而不能返也

象申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惟天君能役群動而今反以群動役天君非反君道而何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正而後爲无妄未有不正而得謂之无妄者卦變剛自外來動而不妄又卦德震動乾健卦體剛中而應皆无妄之道也故爲无妄人能无妄則誠能動物何往不利故元亨然必其所謂无妄者所存所發一出於天命人心之正而无矯揉造作之私乃爲得无妄

之道而元亨也若其不正心雖无妄所信或失其是是亦妄也眚且不免妄能利有攸往而亨乎問无妄矣何以必利於貞看來因時順理方是无妄若心本无妄所行却不因時合宜有拂天理之正便是有妄矣故先王之育萬物必言茂對時正爲此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爲无妄詞曰元亨利貞何也天下之理未有誠而不

易學管見

上經

夏无

三

正者亦未有正而不誠者卦變剛自外來而爲震主天德之剛復還於本心而爲酬酢萬變之主誠之蘊於心也正之涵也卦德震動乾健動作之間奮發有爲不屈於物欲之累誠之章諸身也正之發也卦體剛中而應以實心之蘊爲感應之施誠之孚於人也正之合也合内外人已之理統之一誠以一誠感應之機歸之於正此人之道也而卽天所命於人之道也推而至在邦在家行无往而不得卽天命之祐於人者本如是也不然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而不正則爲邪妄之往

矣邪妄之往欲往將何往乎蓋不正則違人之道違人之道即逆天之命而天必不祐之安能行而得亨哉此无妄所以必利於貞也問劉中而應必兼應言何也曰如今人做官本身持正柰家中無好妻子便自家做不成正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柰上司親臨與我不同道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事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命還就人身上看爲是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帝出乎震也震雷一動而驚者奮勾者達物

易學管見

上經

卷十

三六五

物與之以无妄矣與之實理者天也爲之全其實理者聖人聖人之育萬物也何如哉草木固有生矣鳥獸固有群矣吾何爲哉茂對時以育之而已對時育物如陽氣發洩而賜食窮孟春優庶老仲夏存諸孤以至草木萌芽而禁斧斤鳥獸孕字而禁網罟孟春無殺胎蟲始電不焚山林之類皆對時育物之事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以剛在內爲誠之主動以天者也以天而往動與天合在邦在家何所往而不達吉也何如

象申之曰初九无妄之往誠能動物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畲其耕也止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畲豈有不耕穫菑畲之理爲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因時順理絕無營爲計較之心焉耳夫天下之理莫妙於因時也因時則雖有爲而無爲矣故有不耕穫不菑畲之象則利有攸往則字最緊切人多緣放利而行故因利以致害能以不耕穫不菑畲而往則何人

易學管見

上經

卷十

三七三

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爲哉吾故爲之說曰天下之事業皆無心者能致之汲汲於得者未必能得者也

象申之曰不耕穫者盡其在我初無求利之心也一有求富之心便有妄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魯菴曰邑人本無得牛之妄繫牛亦無典守之責理不足以致災然可疑之迹爲或人所譏則其爲災實無故

而得者所謂事修而後與德來高而毀來故爲无妄之災君子亦順受其正而已矣此爻如直不疑買金償同舍郎但不疑所處非中道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此君子之无妄也不疑之事賢智之過者與看孟子斥或人竊屨之問何等直而嚴

象申之曰行人得牛邑人必受其災矣此理之必然者而要其事則出於或然者故曰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陽剛乾體則以天德爲主下無應與則無係累之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十三

三九

私是實心常存而不以物累實理常運而不以時遷可以此而始亦可以此而終爲可貞之象无妄之至也心無所襍又何二三之咎

象申之曰四所謂可貞无咎者誠本爲吾固有之理自

吾有之自吾持之其无咎宜也本義不可有爲是餘意

不必深泥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乾剛中正而下應亦中正明良一心以調國家之

元氣君臣同德以壽生民之命脉宜乎海內靖康坐享

無事矣設或變生意意外禍起不虞而爲无妄之疾於吾之國脉初無加損也安靜以鎮之閑暇以處之不必生事煩擾以騷動天下則意外之變不旋踵而自消矣故曰勿藥有喜

象申之曰九五本无妄者也苟有意外之變而欲治之則反傷國家之元氣戕生民之命脉矣惟其不可試故勿藥而自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是執一而不變膠固而

易學管見

上經

百十三

三九十五

不通以是而行則舉措乖方而緩急失當故有眚而无利

象申之曰无妄之行而反有災者以其窮極而不知變

正與因時順理相反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艮畜乾艮之大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

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故爲大畜文王本卦體

卦變卦德而係以詞曰大者正也惟正然後能大若夫

異端曲學所畜至多不出於正雖多亦奚以爲是故俗

學似美而實陋也。襍學似博而實泛也。吾儒所畜者，自非明德新民之實學。內聖外王之大道，便非吾畜之正而不屑爲也。此之謂大畜也。畜既正矣，推其窮養之具而達施之食於朝，不食於家，則學爲有用，道足以興，不亦吉乎？由是以措天下之難，援天下之溺，舟楫之具，於此大行，不亦利乎？是故舜行其道於堯而濟昏墊之難，伊尹行道於湯而濟夏桀之亂，太公行道於周而濟殷紂之亂，凡此皆所畜之正也。聖人所畜本大，而其用世以正爲本，此其所以成行道濟變之功而爲有體有用之實學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四

三百七十一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卦何以名？大畜也。世人之學以聞見爲蓄，聖人之學以剛健篤實爲蓄。卦德內乾剛健，存於內者天理精明而不屈德性，常用而不撓，外艮篤實踐履，貞純而光輝外著，內外交養，收天下道理盡收入於胸中，德乃日新而爲天下之至德矣。君子之畜孰大於此？雖然，聖人猶有利貞之戒，何也？則以應世之學不可以小就，往也，卦變

九自五而上所居者師保之任，卦體六五尊而尚之所遇者折節之主，卦德又能止健，所當者戢暴除奸之權，是故以之直已守道而答明王之知者，此日以之道德齊禮而秦唐虞之治者，此日三者皆非大正不能，此利貞之所由取也。所畜者大而正，則進退出處之間皆能以道自重，不爲曲學以阿世矣。由是學至君求養賢之典及焉，欲終家食得乎？所畜者大而正，則禍福利害之際皆能迎刃而解，不爲僥倖以試功矣。由是應天時行利濟之用，具焉。涉川不亦利乎？故曰：不家食，吉。又曰：利

易學管見

上經

五十五

三百七十二

涉大川，言有大蘊蓄，當有大設施也。此君子有體有用之學也。問應天者何？凡濟事以時爲大，時卽天也。六五下應乎乾，爲應乎天，是慮變精而知時，審凡張弛闔闢一合乎時，宜合乎時，卽合乎天，以之濟險不難矣。故曰：利涉大川。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在山中，如所謂洞裏有天，如所謂山間之四時，山間之朝暮，皆天也。君子體之以天下之物莫非心也，充之以學問，則心日宏，限之以見聞，則心日隘，故必於前言

往行而多識之由其言會其所以言由其行會其所以行識無窮而德之所畜亦無窮天地鬼神之與道德性命之精人情物故之賾一一皆吾心故物若自古出又若不自古出斯君子之大畜哉篤實輝光本諸心而徵諸身多識畜德利吾外以養其內取義不同理則一貫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震川曰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人爲義初應於四爲其所畜不可有爲之占也故曰有厲利已言犯之而進不免摧敗斥逐之危順之而止乃得知幾易學普見 上經 五十六

遠害之道

象申之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利已不犯災不已則必犯其災矣吾因而嘆曰初之有厲利已卽乾之潛龍勿用也夫以少年英銳之氣一出而擔當天下事其取戾於世何可勝道哉尺蠖不屈不能求伸龍蛇不蟄不能存身吁此亦君子應世之法也

九二與說輓象曰與說輓中无尤也

朱漢上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

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按輿說輓輓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輻凡三十條者也輓車上伏兔蓋所以承輻者也故小畜之說輻爲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輓自止而不進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象申之曰輿說輓中无尤也中則能酌進退之宜順時而止无躁妄之尤也不止則尤斯至矣

程傳曰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不可不深識也

易學普見

上經

五十七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居健極上居畜極時極則將通矣又皆陽爻其慷慨之氣轉相投信義之志轉相合得時則駕爲良馬逐之象斯時也吾不患其不進矣特患其施爲太驟以輕爲之心視天下事而不能利有攸往耳故宜艱難守貞以致其慎重之道日閑輿衛益修其進用之資庶乎動而不括出而有獲而於天下事无不利矣聖人惜才成就之意固如此艱以存心言貞以守已言總之不欲速以

赴功名之會不苟且以投富貴之途也興車載也衛所以防身也德爲車禮爲御日取其施爲之方煉而習之以爲任事之地正所以善其進者也是故詰闕獻策如王仲淹兩及相門如張師德不知艱貞之義也樊英被召大失時望深源一出無功坐廢不知日閑輿衛之道也

象申之曰天下事所以不可爲者皆由彼此之志不相投也九三之志與上九相合不相畜而相投相投則何事不可爲哉嗚呼古今英雄豪傑非求爲相勝則務爲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七

三十八

相制往往天下事由之而壞良可嘆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牯牛在幼止惡在微止惡於初則大善而有喜矣故禮之教化也微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此六四童牛之畜是也

象申之曰六四元吉者蓋止惡於初爲力則易禁網不用而奸宄自清誠可喜也不然待其發而制之雖能制已不制矣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曰以億兆之衆發其私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

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也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豮去其勢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審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察其機持其要絕塞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九

三十九

得其要而已此五之去惡所以不制其牙而制其勢也象申之曰制天下之惡而得其馴服之機則教不肅而嚴刑不煩而化天下蒙其福矣以時之難易言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言元吉而五不言元以化之廣狹言則四不如五之廣故四言有喜而五言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之未極則令出而或有不從化行而或有不洽今上九畜極而通豁達無礙天下皆遵道而遵義萬民咸不識而不知不待童牛之牯無俟豮豕之牙而自無剛強

梗化廁於其間有如天衢之上雲氣惟其往來飛鳥任其上下也何亨如之周自文武至於成康積年久而殷頑化禮樂而刑措不用正此父之義者也

夫子係象至此不覺有深幸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其有文武成康之思乎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體內實外虛卦德下止上動皆頤之象也有頤之象則有養之義故名頤文王係詞以爲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凡出於天理之公者不必同同謂之正凡出於人欲

易學啓蒙

上經

百八十

三

之私者不必同同謂之不正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其必理以防欲公以勝私所養出一於正則內有益於身心外有益於天下國家而吉矣是故養德者必審之於燕居獨處之時驗之於泛應酬酢之頃果能信正道不溺於異端尚聖學不襍於功利則養德得其正矣養身者必察之於困窮抑鬱之際考之於富貴利達之時果能以道御情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以義制欲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養身得其正矣正則吉矣不正則爲柔頤矣吾故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古聖賢所以養其

大體而卓然於萬物之上者其所養審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卦爲頤詞曰貞吉者蓋言人身不能廢養患其不出於正也古今豪傑此養夫婦愚不肖亦此養所養必得其正則吉矣是故有自觀法焉有自求法焉觀頤者言觀其所養德者果能不以異端害正道不以小技踰大閑則所以養德者得正而吉自求口實者言觀其所養身

易學啓蒙

上經

頁十

三

者果能勿以小害大勿以賤害貴則所以養身者得正而吉甚哉天下無正外之養也養得其正則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豈其微哉吾以養之道極言之天地爲萬物父母養萬物者其職也故大化流行而日夜有所息二氣得序而雨露有所潤於以培其養生之天遂其發榮之性而天下之物無不得其養矣要其所以養之者正也不以正則陰陽謬戾物有不遂其生矣聖人爲萬民父母養萬民者其職也而聖人不自爲也就其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享以大烹必多儀而及物校

以重祿非無實而虛拘由是賢者爲之布其德而敷其惠爲之承其流而宣其化而天下之民無不得其養矣要其所以養之者亦正也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天下有不被其澤矣故順之道始於身心通於三才而總之一正順之時顧不大矣哉

開封取氏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易學彙見

上經

頁三

三六

象曰山下有雷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則上下之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願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養德之道亦多端矣慎言語尤其切者故發必慮其所終言必顧其所行無爲妄出以招尤也無爲妄出以招尤德斯養矣養身之道亦多術矣節飲食尤其切者必以義理爲嗜慾之閑以心志爲口腹之御無爲妄入以生疾可也無爲妄入以生疾身斯養矣是故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慎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

乎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上應六四之陰見其貴寵之赫奕勢位之榮華遂棄其平生之素而動其希慕之心爲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之象凶何如哉是故君子必慎其取舍

象申之曰初九有陽剛之德本足貴也觀我朵頤則其所貴者掃地盡矣以百年易盡之身而易萬世莫滌之耻亦獨何哉

易學彙見

上經

頁三

三六

六二頤顛拂經于丘願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陰柔不能自養必賴陽剛之養顧求養於初是以上而望施於下也大丈夫不能自立而托身於卑賤顛倒而恃矣求養於上是以以下而攀援乎上也士君子不能自重而濡迹於權門徃必取凶矣非所求而求無一可者也

象申之曰二頤顛於下誠拂經矣求養於上而亦曰征凶者以其喪已辱身於卑汚之流所行失類也征凶只就求養於上說失類猶云自底弗類

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又處動極不以道御情反以身徇物溺口體之奉而失飲食之節縱耳目之欲而悖養生之道拂順之象雖其聲色臭味之欲乃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本無不正也然縱肆之極寧能免於凶乎吾見養小者失大縱欲者傷生直至十年勿用而无攸利

胡文定公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

易學書見

上經

頁十四

三十九

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象申之曰六三十年勿用徇於欲也徇於欲則大悖養生之道矣

六四顛順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順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大臣也陰柔不能養人下應初九之賢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此於養道若倒行而顛矣然已不能任而使賢者任之賢人之養皆已之養其顛而非顛也其顛也乃所以吉也是以爲六四者不必嫌養之不自己出也

但當勿貳其心而下之也專有如虎之下視眈眈然又當勿倦於勤而求之也繼有如虎之其欲逐逐然則賢者得行其志而於大臣任人之責爲無負矣故曰无咎入虎視內不必用反語方見直捷

象申之曰顛順之吉上施光也以迹言則顛也以施言則光也爲臣者將避顛之迹乎抑欲使德施光被於天下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易學書見

上經

頁十五

四十

六五陰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夫以君養民其常分也今以養民之責付之在下之賢拂其分之常矣然其拂也乃所以貞也守其任賢之正勿以驕怠而失之則已不勞而有膏澤之施不亦吉乎若欲自濟天下之事不求得人以理之則行險而力不勝矣涉川觀程傳及小註皆作濟難說惟蒙引以涉川爲自用有涉險之象其說爲長

象申之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賢人之養皆已之養順以從之何必嫌澤之不自己出也此所爲居貞吉也

朱子曰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內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

六五順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飢者由以食寒者由以衣老者少者由以安且懷位高任重如此寧可以易處之哉殆必慮負荷之難堪恐付托之不效戰兢在念不遑寧慮凡可以尊主庇民者無所不竭

易學管見

上經

頁六

三十九

其思則上不孤君之托下不失民之望吉矣且以陽剛在上陽剛則才既能爲在上則勢又得爲不出其才力以濟天下之大難成萬世之大功亦將何時乎故又曰利涉大川

象申之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兢惕在一心而慶澤流四海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此卦四陽居中過盛以時言之盛極將衰時失乎中也以勢言之此重彼輕勢失其平也夫有非常之變必有

非常之事矣故爲大過文王係詞以爲此非庸才所能任也卦體上下二陰才力委靡何以堪之故有棟撓之象所幸者卦體二五剛中內與外悅往以濟時之過必能通其時之變反其勢之平於以救中強之病反本末之衰利往而得亨矣吾以是嘆曰天下不可無有爲之才亦無不可有爲之時周平王使有志於復父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集天下豈有春秋宋高宗使不改中興之心則將相收功於十年之間而中原可復有才不用伊誰之愆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七

四十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名大過蓋以卦體言之四陽居中過盛大者過也是其所遇者非常之時所任者非常之事所履者非常之勢所圖者非常之功故曰大過詞曰棟撓者何蓋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猶之棟然任重莫若棟任事莫若剛此卦上下二陰則其本之弱既不能振作之於始末之弱又不能奮發之於終天下重事豈柔弱之人所能濟哉此所以不勝其重而至於撓也雖然因是而遠謂

無可爲之時非也卦體陽剛雖爲過盛而二五各居卦中有蓋世之英含之而不盡發有直前之銳蓄之而不盡施有過人之涵養矣卦德有異之異而行以兌之說思慮精審而又出之以從容綜理微密而又行之以和緩有過人之識見矣有如是之才往而濟時之過必能善通其變而不激其敗此依往之所以亨也係易至此不覺喟然嘆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當大過之時爲過人之事誠非有大過人之才則必爲常情所制縛常理所拘牽安能深入於至神之中超出於故習之外而脫然

易學管見

大上經

頁六

有濟乎大過之時大矣哉

謝晏山曰世有非常之變天即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又曰天地間大事決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產英雄矣意正如此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異下兌上澤水高漲浸滅乎木大過之象也君子觀大過之象而立其大過人之行只是以天下之正理處天下之大事而已理之所是則一人不爲寡千萬人不爲衆雖獨立而何懼理之所是則人知非衆人不知非辱

雖舉世違之而何悶此其事爲非常而道則至常惟其至常在君子以爲日用飲食之宜而在天下觀之則以爲峻絕卓異之行矣吁此亦君子之大過也
程子曰道無不中無不常以其世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斯言得之矣又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其神全也神全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初六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小心謹密而事事周悉如物之錯諸地而又藉

易學管見

大上經

頁九

用之以白茅然惟約則鮮失故无咎

象申之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惟有過人之涵養故有過人之心思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此道以當大厦將顛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爲老夫而初爲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爲

老婦而五爲士夫

象申之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過時之陽而得初陰以相與則剛而不過天下事猶足以有爲也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以剛居剛過乎剛者也大凡過剛之人氣象褊急舉動躁暴用人而不得其心處事而不得其理與剛過而中與而說行者不同矣能不憤事乎

象申之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言其剛愎自用不可以得人之輔也大廈將傾非一木所維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九十

三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居大臣之任猶之棟然九四以剛處柔則寬猛得宜張弛並用不折不屈而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爲棟隆之象何吉如之若復有他焉牽於柔茹之說不能獨立以主其成則優游之過反成畏縮天下事終不可成矣不亦吝乎

象申之曰九四棟隆之吉夫棟之隆則不撓乎下矣才之隆則剛柔相濟不至於太剛則折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與象曰枯楊生華

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陽過之極在已既過於剛又比過極之陰所應又過於柔夫過剛則忤物過柔則與懷人已胥失何足以成功哉故於物而取象猶枯楊生華無益於枯也以人而取象猶老婦得其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也占者如是无咎而亦无譽其曰无咎者明非已之致也時也運也遇也安得獨咎之雖然亦不足以成天下事而无譽矣

象申之曰枯楊不生梯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人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九十一

三

君任天下之事而不能濟也亦若是而已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哉亦可醜而已人君任匪其人而祇貽天下之辱也亦若是而已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處過極之地當國步多艱之秋主憂臣辱之際不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有過涉滅頂之象占者於事雖凶然孤忠可壯大節不虧其所摧敗猶足暴白於天下也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上六過涉之凶則事雖不成然殺身成仁舍

生取義於心事固無愧矣不可沽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離二卦卽太極圖之☵也水太陰也陰根陽故坎水體陽而用陰火太陽也陽根陰故離火體陰而用陽上經首乾坤而兩儀之體立終坎離而兩儀之用行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

易學書見

上經

夏生

三七一

上下皆坎故爲習坎人在險難中所可自主者心耳身

可陷而心豈可陷哉有孚維心亨則往有尚矣有孚云者信理者無窮通信命者無安危也我不以困窮而淪有常之守不以危難而明僥倖之圖從容寧耐心常豁然以是而往必能靜觀事變察事機而有出險之功矣吾故爲之說曰夫心者萬事之本也惟不變方能濟變惟無事方能制事人能中有定主內有成筭雖吉凶禍福交變於目前吾履之猶至常也吾心不失其常天下寧復險地哉是故冠準之禦契丹謝安之禦苻堅自是中有定主內有成筭故能不沮不屈飲酒圍碁而百萬之師折筆筭之而無疑嗚呼此豈王欽若陳堯叟諸人所可及哉

易學書見

上經

夏生

三七一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卦爲習坎者坎險也人固有當氣數之厄而值時事之艱顛沛困厄至於甚不可力圖者此險而又險故謂之習坎也出險者宜有幹旋之才而詞曰有孚維心亨則

何說也則觀之卦象而得行險之說矣人徒知天下之至險者水也不知天下之至信者亦水也彼其流也足乎此通乎彼盈科後進未有汜濫而盈溢者是故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水流萬古此水流則萬古此不盈往過來續確有定向雖行之江淮行之河漢行之龍門禹穴而其漸進之常終不因而少失也此亦水之有孚也人在險難何可以一時僥免而失其信乎卦體二五劉居中爲有孚心亨之象剛中則堅定之操確乎其不可移利害不足以搖之禍福不足以牀之雖當顛沛流離之

易學管見

上經

夏五

三百六

日自有卓然不亂者是之謂有孚而維心亨也以是而行必能洞觀乎時變熟察乎事機易危爲安而有可尚之功又何憂重險哉推而言之不獨君子處此爲堅志熟仁之機而王公設此亦爲固國保邦之用天有險高而不可升是也使天而可升不成爲天矣地有險山川丘陵是也使地無山川丘陵不成爲地矣人有險王公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是也使王公而非據險設要不成爲國矣然則險之時用固聖人所以保國衛民與天地並存者乎其用豈不大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水自灌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聽聞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拘之不能也司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易學管見

上經

夏五

三百六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夫陰柔則無能濟之才居重險之下入於坎中之窞其陷益深凶何如哉

象申之曰初六習坎而入於坎窞者陰柔才弱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處坎陷之中坎有險矣有剛中之才能奮動幹旋於其間故雖未出乎險而猶可以求小得夫以二之才豈不能大有所濟乃僅小有得而未能出乎險中者蓋

才足有爲而時未可爲也故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
无于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履重險之間才德不足時事多艱故
其來而退也固不免於險往而進也亦不免於險往而
險焉是前固險也來而險焉是後又枕乎險也前後皆
險進退維谷其坎日甚將入於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
故曰勿用

象申之曰以三之才德處重險之地宜其終无出險之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七

三

曰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劉
柔際也

六四切近於五人臣處論思獻納之地者也而在險之
時君臣相際其志易投其機易合故爲四者不拘拘於
堂陛之儀文而效其惓誠獻其樸忠常脫略於形迹之
外不規規於明廷之顯諍而旁引翼入因明通蔽常委
曲於開導之間如饗獻者樽酒而以簋贰之用缶缶之
器賁其質也如納約者因牖以自通不必所由之正也

以跡觀之惓惓少文見謂草野而近於僻肆旁引曲喻
見謂迂緩而遠於事情然卒能匡輔其君以濟時艱終
何咎哉大抵天下無事則上下相隔其遇合也難有事
則上下相倚其遇合也易故區區煩文縟節正在所不
拘亦無暇於拘也拘之則禮節煩多而機會反失之斯
須矣故樽酒用缶正是忠臣之用心處

程傳曰牖開通之義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
明者也故切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
多行且如漢高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四老者
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是其所明也因其明而及其事
則悟之如反手且以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
大夫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
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象申之曰六四於君臣但用薄禮益以誠心何也在險
之時勢迫而相求事危而相依此所以兩忘於形迹之
外而不相求全責備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猶在坎中坎不盈也不盈猶未平也然陽劉中正

易學管見

上經

頁七

三

居尊位其才其德其勢其時亦將出矣終必能闢乾坤於再造扶人紀於不墜如坎必祗於平又何咎之有象申之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有中德而未得以大其設施蓋德在我而時不在我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陰柔居險極以委靡不振之才當危急存亡之秋其陷益深終於敗亡其象猶拘係之以徽纆而又寘之叢棘三年不得脫也凶莫大焉

易學管見

上經

頁大

象申之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以陰柔而居險是爲失道

按初上二爻坎陷最甚象傳皆以失道咎之聖人不以天運爲適然而必責以人事之當然人之處險其可徒諉諸天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於陽爲離上下皆離故離之名不易焉離者麗也陰麗乎陽是臣麗乎君也臣之麗君自有正道而苟且依附以就功名非正也故必利於貞循乎道義之正不

爲詭隨之合則道可行功可建而亨臣之麗君以順爲恭而專制獨成以干臣紀非順也必謙卑自牧守無成之分不至於逼上之嫌則主不疑衆不忌而吉貞則不失之隨畜牝牛則不失之亢此麗道之善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名爲離取麗之義也蓋天地間至文皆必有麗而成如天之文明莫大乎日月地之文明莫大乎百穀草木人之文明莫大乎聖人日月則麗乎天其光精體魄必

易學管見

上經

頁先

三八五

依天而成而後其文著百穀草木則麗乎土其根幹枝葉必由地而生而後其文茂王者中天地而爲民物之主必以重明之德麗居正之位乃能光被四表而化成乎天下三才之理各有所麗如此卦所以名離也詞利貞亨畜牝牛吉者何蓋麗正者君也麗君者臣也君以重明之德主於上臣宜以忠順之德輔於下卦之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中正則正直不阿凡所以自靖自獻以贊襄乎重明之治皆忠貞之所激也其亨宜也以柔而麗中正則恭順不失凡所以含章無成以欽承其

重明之化皆法守之當然也其吉宜也上有麗正之君下有麗君之臣此上下之交相與以有成與重明以麗乎正正字以位言專指君身看柔麗乎中正專以臣言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繼明只是緝熙大人繼明則四方自照蓋吾之一心光明宜朗則其光之所發輝之所被舉四方之衆舉就吾光被昭格之中矣克明峻德而光四表格上下此之謂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易學音見 上經

二百

初九以剛居明體果於振作而喜於有爲其所動履未免乖錯而失當咎不免矣然終是剛明的人可反之而敬慎故聖人著其詞以勉之

象申之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世途多咎處之以敬正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柔麗乎中凡所承事所臨蒞者一本微柔懿恭之心出之而所麗無非中者是純臣麗正之道也故曰黃離元吉

象申之曰六二居下之中則文武爲憲張弛並用蓋能佐天子會極之化而固天下於中正之俗矣此爲之黃離也此爲之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曰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事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安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

易學音見 上經

二百一

憂乃爲凶也

趙氏曰鼓缶而歌走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象申之曰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前明指三後明即指四凡繼他人有事者必須和緩詳

密乃克有濟四當更事之初以劄迫之紛更煩擾不以其漸則激而生變厲階之作災必逮夫身矣此爻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象申之曰九四突如其來如則下激人怨上千天和何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居尊位天下之所附麗也明德在中慮遠深遠出涕戚嗟憂懼之至所以吉也

象申之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崇高非得肆之地敬忽

易學管見

上經

二百二

關理亂之機如之何其可忘戒懼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劄居離體之上劄明及遠者也王者用此以出征吾知劄焉及遠則威以震元惡就誅而巨魁授首是也明焉及遠則刑不濫小醜不問而脅從罔治是也夫威以震則不流於姑息刑不濫則不病於傷恩何咎之有

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啟所以承禹商

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無他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而已盖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象申之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征者正也蠻夷寇賊貽害天下故不得已而正之明非輕用兵也王者無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

易學管見

上經

二百三

一百三

易學管見下經

溫陵洪啓初爾還父 著

男 承棟

承榜

承楷校

咸亨利貞取女吉

○胡雲峰曰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

澤 爲一卦

咸感也咸有言義彼此交相爲感也天地凡有感便有應所應又復爲感如所謂父慈則感得子愈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故爲交感也卦體二氣以相與卦德一理以相孚卦象以艮少男下兌少女皆具是義故爲咸咸則有亨道矣而第患其不出於正也天下之情相孚而事共濟者莫若感天下之意相比而情相牽者亦莫如感耳言美辭非不稱莫逆也然而詭於隨矣遊戲微逐非不稱歡洽也然而驕於志矣其哉感之不可不正也是道也先王蓋慎之以取女矣古者婚姻之義男先

於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豈非以正乎豈非取女以正乃所以立天地之大義昭萬世之常經乎是故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

丘建安曰咸二少相交夫婦之始也論其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夫婦之終也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

彖曰咸感也

咸感也二字當辨得明蓋天下凡無心者不能感故咸

易學管見 下經

二

三七

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成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惟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是故磁石引鐵談梅津生聞香嘆羨聞惡叱嗟此處彼應於桴鼓鳥知其所以然而然哉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卦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柔上剛下則柔之氣與剛交而陽不亢剛之氣與柔交而陰不伏何其氣之聯也卦德艮止兌說止者義理之感不

以外物移說者義理之應不以勢利動何其德之孚也
卦象艮爲少男兌爲少女以男下女得男女之正二少
相與又得婚姻之時何其情之協也三者皆感之正道
也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吾因是嘆曰夫乾下濟坤上
行則名爲泰矣柔上而剛下則名爲成矣說以動者有
心於動則无攸利矣止而說者無意於動則感而亨矣
大哉交之道乎妙哉止之德乎天地間之以男下女非
以女下男何莫非勸道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
易學普見 下經 三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嘗執此以觀天地聖人矣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太和綢
緼而萬物遂俄然氣化俄然形生固其所以化且生者
孰爲之乎聖人誠立於此機動於彼精神感乎天下翕
然而爲蕩蕩爲平平問其所以和且平者孰爲之乎蓋
天地此感也聖人此感也卽是觀天地萬物之情所以
相爲倡和相爲應求蓋必有真精妙合不期其然其妙
自不容不然者不於感而昭然可見哉論其感在兩情
之孚極其感通三才之大此感之所以不容已也觀其

所感感字便帶通字在內聖人感人心要見聖人所以
感之者在於同然之心固非有所謂刑驅而智罔亦非
徒法制禁令而已也和平與久道化成不同蓋誠立於
此動於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心之神自有觸之卽
通者故曰咸速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性潤下土性受潤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
以受人虛中者無我也人惟有我之私先據雖有至者
皆不入矣君子以虛受人只是靜養此心空空洞洞隨
易學普見 下經 四
人之所感以吾心應之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所謂
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
盈草木甲折是故無感不通而所以致和平之化者不
外是矣按六爻之中四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
朋從則非虛志何可無而外而隨人則非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以人身取象初六在下有拇之象咸其拇者以拇之
道而爲咸也人之行權在於足拇雖動而未能动行但有
其意而已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欲動未動故不言吉

凶然已非靜虛之體矣。

象申之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咸其脢志已役於外也大抵吉凶悔吝各生乎動故禍或爲福所倚福亦爲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駟馬高蓋其憂甚人進未必皆吉也故同人之初九以無同也而得无悔大有之初九以无交害也而得匪咎

蘇東坡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足不忘履則履之爲累也甚於挂搭腰不忘帶則帶之爲累也甚於纏緼人之所以終日躡屣

易學管見

下經

五

三十一

束帶而不知履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當腓處易動者也乃陰柔不能固守事未至而意已迎物未交而心先動有咸腓之象其凶必矣幸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動靜皆定酬酢以時則以虛受人而有感必通矣故吉動靜異宜而吉凶殊應可不慎乎雖然居吉之義豈易言哉有得於理則深居淵嘿固靜也

卽時而雷迅時而川流取四方萬變之故交責於躬而

靜固自如也無得於理而徒徇於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卽稿心滅念離形去智獨坐一室之間而動亦自若也君子貴靜而不可有欲靜之心君子不動而不可有惡動之心此六二居吉之謂也

象申之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有中正之順德則因物付物雖酬酢萬變何害之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易學管見

下經

六

三十一

三以陽剛不能自裕殆所謂舉世混濁隨流揚波者矣楊雲獻賦於新莽薛貽矩佐命於全忠卽此輩也往吝何疑

象申之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言無特操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丈夫不能自樹而以隨俗爲志良可醜也

蘇東坡曰附於足而足不能禁其動者拇也附於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腓則動靜之制在焉故可以凶可以吉股欲止而牽於腓三欲止而牽於二不信已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明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當心之象，而不言心者，蓋有心以成物，其應必狹，無心而待物之感，則無所不應。故聖人係之詞曰：貞吉，悔亡。貞者，虛中無我，還其此心之初也。還其心之初，則廓然矣。若其憧憧焉，如代翼飛，如代馬走，自以其心置於一物之中，則亦一物而已。思之所及者從之，思之所不及者，其所遺不已多乎。

楊誠齋曰：虛而照者，見物也；索而照者，有物也。惟無物

易學管見

下經

七

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此憧憧之說也。

象申之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以正感則舉天下之感，皆足為吾心之用，不足為吾心之害矣。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功大之盛德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楊誠齋曰：脢與心相背者也。九五適當其處，為咸其脢之象，是知感之不可有於心，而欲并去其心，廢靈明之用，為枯槁之學，僅得无悔而已。豈知本之學哉。

象申之曰：咸其脢，志末也。心豈可廢，但當順其自然，不可心上加心耳。知有心之為害，而惡心是之謂舍本而事末。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間乎？此一身無思之地也。而止曰無悔何也？蓋無思而神則明，無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無思，昏惰而已。九五，是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為感者，口未必不用，而恃

易學管見

下經

八

口以為感，則不可。

象申之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感人以言而無誠實之意，此利口亂信之徒也。

楊誠齋曰：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是故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闕，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况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感應而失其應有，有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為無用之感。

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豈易乎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書曰恒性孟子曰恒心此恒之所自來也此正道也以其恒而造其極則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其人也初學之恒只是工夫有常無或作輟將有悅心貫通之妙無枉格生辛之虞亨而无咎也然必其所久者降衷之恒性赤子之恒心聖人立教之正道若田非其地安所得禽故又曰利貞利有攸往

萬物皆有救惟道爲不朽謂之恒亨无咎者守之固而

易學管見

下經

九

三四三

後行之利也戒之以利貞者必其所恒者得聖賢中正之道而後爲守之固行之利也二三其德可謂恒乎執其一曲可謂貞乎吁聖人之戒微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重恒字天地間惟常則可久也卦體震剛在上

巽柔在下名分之常也令名分越其常其可久乎卦象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化機之常也今化機越其常其可久乎卦德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人事之常也卦體二體六爻剛柔相應感應之常也今人事越其常感應越其常又可久乎卦具有恒之義如此故爲恒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貞者何也蓋貞者道之常也不正則久非其道不得謂之恒矣不觀之天地乎天地之化天地之道爲之也彼其覆載生成終無紀極寒暑晝夜萬古不渝亦率其道之所常然而已常然者

易學管見

下經

十

三四三

無然而無不然確然示易隤然示簡其道常然故其化亦常然此天地終始之理亘古而未始有極者也使乾不以下濟坤不以上行則失其常然而天地之化其已也亦已久矣故攸往之利本之久道者是亦天地間終始之理也天地之化不專一則無以爲直遂之始不翕聚則無以爲發散之始而況於人乎是故體靜於內而後能用動於外安息於夜而後能有爲於晝是造化物理未有終而不始者知終之必有始則知利貞之必利有攸往矣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道字相應天地此

道人亦此道天地久於其道入亦久於其道一念非道一息少已便與天地懸隔矣此恒之所以利貞也今以恒久之道極言之得天地盈縮之道升降於宇宙者日月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以正而恒其照也得陰陽變化之道慘舒於亭毒者四時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以正而恒其運也聖人至誠而無息悠久而無疆舉天下於仁漸義磨之域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以正而恒其治也觀造化聖人之恒而天地萬物之情亦可見矣彼其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躍者常躍不惟其

勿學管見 下經 十一 三九

聲色貌象亘萬古而如斯而其德性功用歷萬古如一日亦不過此理之正而已不正則怪異而不可為常矣吾故為之說曰天地間萬物皆有敎惟道為不朽物無常而道自有常是故日月之照者其常也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照之常四時之成歲者其常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歲之常聖人久其道其中闢闢變通經權迭用未始常也而不失乎道之常徒見其變而不見其常其去日月四時聖人之化亦遠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不變者為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是故君子以立不易方方者聖賢中正之極即孔子所謂從心不踰是也天下之理至圓出於至方惟方而後能用員也君子奉以周旋無敢越軼事變不能為之移物交不能為之亂異端曲學不能為之遷所謂恒以一德久於其道者

雷風恒畢竟此理如何愚謂風自火出火熾則風自生解得此理則所謂雷風恒者可得而言矣

勿學管見 下經 十二 三九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隔理之變也初六以陰柔之資不能度勢言必求其聽施必求其報執理之常而不審其勢之變有浚恒之象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象申之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亦交淺言深之意也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二盖中有恒心而未知學問者所行未免過差然亦是有常的人故能知其失而反之而悔可亡孔子所謂願見有恒者九二其人與

象申之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久中是恒性在中惟本體之明未嘗有息故能覺悟其非而善反以爲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或承之羞者根志從於上來說蓋據其初節豈無可觀惟志從於上遂名節盡喪則若不知何人而以羞辱之事進之也

夫忽忻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誦士不能以孚其朋不恒則何所置身於天地間哉故象申之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易學管見

下經

十三

三夫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執偏見以爲是守曲學以終身雖久亦徒久而已猶田於无禽之地而終无所獲

象申之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異端學術而欲望聖賢之作用難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以柔中而應剛中以從人爲常道也夫君者出令者也非從人者也唐玄宗之聽李林甫宋神宗之聽王安

石久而不移天下之事日以大壞以順爲止妾婦之道故言婦人吉所以深著夫子凶也

象申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此婦之貞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主者獨制而無所制奈何以從人哉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恒以振爲恒者也夫處靜者如奉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處動猶願其靜處靜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居守恒之世當處靜之時鎮以安靜之治可也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所謂天

易學管見

下經

十四

三五七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也故凶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彼以振恒爲功不知其大无功也恒溫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功安在哉本義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此語有味程傳有云物理極則必返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返也

蔡節齋曰恒常也自其不易者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觀之則寒暑晝夜其變未嘗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

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皆不正皆偏於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小人合交可危尤非如比身退則道亨諷君子以避小人也小利貞警小人以无害君子也扶正抑邪以維世道聖人之慮遠矣意言云遯无可亨之理而曰亨者以爲君子不遯將受折於小人使天下以君子爲戒靡然而入於邪世喪道矣君子能遯道雖不行於上而猶明於下將有復亨之機以待夫後之君子故其

易學管見

下經

十五

所謂亨者道亨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身退而道亨加一而字其義明矣禍已迫則有欲去而不得者矣剛當位是君子有可爲之德小人順應猶有包承之心正去得恰好時節於此見幾遠去正與時偕行也其戒小人以利貞者以二陰之勢力浸而長也小人有合交之勢去之復何須哉甚哉遯之時義未易言也如以迹而言人徒以二陰浸長而已勢未大而惡未

形去之則人以爲遁言之則人以爲妄而不信然不知禍起於冥冥之中不去悔將及矣四之時最爲難處雖然聖人係臨之目已慮及此矣

本義小陰柔小人也易所以陽爲大陰爲小者誠以大人之大也誠以小人之小也此意最可深思蓋大人是何等器局規模小人是何等器局規模大人云爲氣味是如何小人云爲氣味如何古人謂之大人謂之小人真有旨哉真精義哉朱子作王龜齡文集序有曰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

易學管見

下經

十六

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譟譟瑣細盤曲云云者必小人也

浸長二字最當細認朱子小註云如王允之於董卓謝安之於桓溫皆是小人盛極而衰時節故制之易若是浸長時節將何策以禦之只是退避而已聖人要人知幾正爲此也不然則當位而應亦是多少好處如何却要逃遯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邪正之相懸何以異此故君子之於小人決不可不遠之不使之得近但不必疾聲厲色以遠之也惟立禮秉義旅於自守則有不威之威不勢之勢彼之望我者自然敬畏不待麾之而自却矣是以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天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自絕於君子然則君子之遠小人也非遠小人遠吾身之小人也吾身之小人既遠在人之小人亦與之俱遠矣又曰惡爲有形之嚴厲嚴則無迹之劄方故與其使小

易學管見

下經

十七

三七

人忌而畏也不如小人敬而服也此意可會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早處遯之世上九劄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九四劄也則又遯故上爲肥遯五爲嘉遯四爲好遯皆喜其早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爲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言遯尾且有厲況可有所往乎雖然禍患之門每使人往者何也貪於利也我不沒於利則其見事也明見事也明則其避患也果鴻飛冥冥弋者何算焉

象申之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往故災不往則何災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孫賓菴曰二當小人害正之日能以中順自守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所謂憂則違之確乎不可拔者故猶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當漢時荀爽等皆就董卓之聘獨申屠蟠固守不出所以卒免黨錮之禍此又近之象申之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固其志則榮利不能入矣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德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易學管見

下經

十八

三五

九三非无劄明之資而睚係於二陰總總而不能遯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愧其勝機雲所以愧張翰也夫睚係非大人之事也特以畜臣妾則吉耳以畜臣妾之道處去就之間其可乎

象申之曰係遯之厲有疾德也非小人能害君子由君子喪心於富貴之中而係戀權勢如病狂喪心者所以墮於小人之計而危厲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進退天下國家之安危所係一身之禍福攸存其事甚大何可以畜臣妾處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夫去留之際亦人情之所難決也四有初之好能舍而遯之知遯之幾味遯之腴此惟自克之君子能之故曰君子吉小人否

象申之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明係好之私非君子不能絕也此小人不是害正之小人凡有所遲疑而不能決者便是猶孟子所云小丈夫之意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孫賓菴曰五劉當位而應本未有可去之際只是自家

易學

下經

十九

見得合去即便決去可爲弗可爲弗顧也有應無應弗顧也比之有所係而不能遯者固爲霄壤比之有所好而遯者抑又無形迹矣遯得恰好故爲嘉遯此非至正不能故曰貞吉

象申之曰嘉遯之吉正志也正正是活字其他遯者或涉迹不安然後遯去如九五在我既無疵在人又不我嫌全未有可去之際然以將來之勢宜蚤引去去得甚好此非超然於名利之外者不能也故曰正志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明決不足者不能遯禍已及身者不得遯上九以劉陽居卦外下无係應无所牽係害未至而先已滅其迹鴻鳴鳳舉條然於江湖萬里之遠者也故爲肥遯之象行高而志遠心逸而日休中傷之禍無自及汙濁之世無自染矣无不利

象申之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三有所係故疾上无所疑故肥嘉遯如子房肥遯如四皓

六壯利貞

卦體四陽盛長是陽德方亨之候君子向盛之時大者

易學

下經

二十

壯也故爲大壯夫君子之勝小人者非以勢實以理也恃其壯而不戒則一隙可乘萬事瓦解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有之故戒以利貞問既爲君子又何以教他貞蓋不獨行己之正若有些自直其是而恃壯處便爲不貞履曆之壯失於熙豐過於疎也元祐之壯失於紹聖傷於激也疎與激皆足以媒禍利貞之戒嚴矣哉

蔡虛齋曰四陽盛長爲大壯若五陽夫六陽乾不尤壯乎而以此爲大壯何也曰盛長者方興之勢也若五陽

之夫其勢近滿六陽之乾其勢已滿如既午之日既望之月皆不謂之壯矣人三十曰壯亦是血氣方盛而未滿足之時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四陽盛長大者壯也爲勢壯乾剛震動所以壯也爲理壯以勢勝者屈小人之力以理勝者服小人之心兩義相須故爲大壯壯則君子之勢盛矣而又戒之以利貞何哉蓋天下之理大者必正其人爲天下之人品則所

易學管見

下經

二十一

三五九

存所發必光明俊偉方正特立是大者自與正合也世固有建昌明博大之業而不出於端方正直之士者乎不特此也卽此正大之理觀之而天地之情亦可見矣天地無私覆載也故無不覆無不載無私生成也故無不生無不成栽培傾覆不置一念禍善福淫不枉一人推而至雨露之沾濡風霆之流行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皆無所容私於其間是天地惟無不正故無不大也君子主持世道將使剛大之氣浩然天地間非正其奚以哉吾故爲之說曰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

故君子謂之大人以其正也不善者謂之小人以其不正也此理誠可玩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肅群聽而起衆蟄大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者制於心而不形於身也拔難去之病根遏方張之巨敵浩然之氣常伸於萬物之上是亦君子之大壯也

楊誠齋曰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已故曰

易學管見

下經

二十二

三十四

自勝者強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以陽剛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征而進也其云征凶有孚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面欲去李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象申之曰壯趾如初則小人攻瑕蹈瑕無所不至其困窮也是必然之孚也吾因是有感焉夫居下任壯不獨觸小人之累雖君子亦相疑忌何也君子之進自有常道所謂進以禮動而以順行是也反是則逆其常道

惡能不窮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當壯之時以不過用其剛爲貞二能以非禮之履爲自
邑之告守貞而不妄動得制勝之道矣故吉

象申之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二在三陽之中故內無矜
激不爲初九之壯趾又不爲九三之用罔中宇如此看
較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
人用壯君子罔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三

三十七

九三過剛當壯之時小人方疾視盛氣思逞志於君子
而君子乃絕之使無所容抑之使深於怨視之蔑如曾
不虞其爲我患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雖秉道
嫉邪豈云非貞而踈謀寡慮能無厲乎故有羝羊觸藩
羸其角之象羝喜於鬪而狃於勝也喜於鬪故技止於
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無心之藩易往而難返終
羸其角而已問小人用壯此時小人如何用壯曰小人
包藏禍心思快一逞便是用壯

蘇東坡曰九三壯陽也上六窮陰也以壯陽觸窮陰其

勢若易然而陽壯則輕敵陰窮則謀深是以君子不觸
也此語有味

象申之曰小人用壯以君子之罔之也蔑之以爲不足
戒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于我矣蜂虿有毒而可輕
乎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輟象曰藩決不羸
尚往也

處壯之道是不恃壯爲貞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以藏
器之待爲觀象之動此貞道也吉且悔亡矣藩決二句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四

三十八

是貞吉悔亡之象蓋君子之見阻于人猶之藩然四前
二陰則藩籬決矣群枉之門既塞衆正之途自開此
勢之壯也君子以道德爲御猶之輿然四既不極其剛
則輿衛閑矣大車以載而不改輪轅以飾而可行此道
之壯也此之謂貞吉也此之謂悔亡也

象申之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往而論列不患於群枉之
搖奪往而建立不患於群小之中制此所以藩決不羸
也而吾道之亨必賴之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卦之諸爻待壯而動皆爲抵觸獨五以柔居中居已於怯而居天下於強剛壯氣習頓然脫去而若不覺其亡者故如喪羊于易夫吉凶悔吝由動而生初之貞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五无用壯之習又何恃壯之悔

象申之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惟其不當故能善用其壯而不以壯爲事也使其正當則爲大履之厲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王五

三

上六壯之終動之極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夫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幸其不剗而能艱以處之善用其壯畢竟亦可進矣吉

象申之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以不詳進退之宜也不詳故有咎艱以處之則不能退不能遂之咎不長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象卦德卦變皆有上進之義故爲晉康侯受寵由康

國上來非康國不足當康侯也康侯藩屏國家擁衛社稷有佐命之殊勲自膺此錫命之殊典錫馬蕃庶則其他物之稱可知晝日三接則其燕見之無時可知蓋以順之德當晉之時而又遇柔抑之君宜其有是寵也康侯惟伊周足以當之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世道維新賞罰清明錄功者有其時順而麗乎大明以微柔之臣事聰明之主居功者有其德柔進

易學管見

下經

王六

三

而上行以溫恭之君崇尚賢之典報功者有其主當是時其是德遇是君此康侯所以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順而麗乎大明麗親附也所謂攀龍附鳳翼也順以臣言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主爾忘家所謂順也在上雖有大明之君使無是德以麗之則爲有是君無是臣矣故重在順字柔進而上行句重柔字
意言云臣欲見功利於君之明若夫君之待臣却不喜於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裁太露謙冲之意少矣
曰柔進上行者非純柔也明韜於柔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之明本無加損地蔽之耳出地則明德之明亦無加損私蔽之耳去私則明故君子以自昭明德澄神以祛其蔽緝熙以密其功使吾本體之明超然萬象之表則君子之所以日進而無疆矣

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二十七

三

屹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詭凶於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當此之時必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消且對其道莫若貞貞則孚而吉矣設或不孚亦以寬裕處之安中自守無急於求上之信則不失其貞而可无咎矣裕无咎正是貞處

象申之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獨行正是純然尊德之心雖處功名之會不以動其中也若有一分芥蒂則非獨行正矣其云裕无咎未順命也未受命故處之裕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中正上無應接憂天憫人之志不得自遂能无愁乎然六二之道中正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立誠於閭閻亦應之能履貞不回則終得遂其進而受茲介福於王母矣故二之愁非一身之愁天下之愁也二之福非一身之福天下之福也吾觀初二之爻則世之奔競鑽刺以得美官與乞墻同類亦足笑矣王母大母也指六五

易學管見

下經

二十八

三

象申之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順麗在我故有以受上人之寵遇無是德則惡乎受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夫進退之會蓋難言矣三之上進何以無摧如愁如之悔也蓋三與下二陰同體積順之極爲衆陽所信從共心共濟推戴有人故事成功立而悔可亡經曰弗信於友弗獲於上言哉其言之矣

象申之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大凡異已者疑同已者合三以順德爲衆所信志在勵望於上故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解以陰居陽故象狐晉以陽居陰故象鼠狐性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當大明之世貪天位而不忍釋畏乎下而懼見奪如鼫鼠然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况不正乎鼫鼠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二十九

三

六五以陰居陽何能無失當之悔哉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則聰明不蔽終能自昭明德以及天下而天下之民從之悔而復於无悔矣吾所慮者人主當治定功成之後挾長駕遠馭之才四海皆惟其指揮則多欲之累其所不免者故必純心以行純政凡禮樂政刑之施紀綱法度之布爲所當爲而功效得失一切置而不問則穆清之養粹顯比之化益光往吉无不利矣象申之曰得失勿恤往有慶也盖王心純一天下已囿於春風和氣之中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無所用之維用伐邑只如本義說較自然

象申之曰維用伐邑則尚武之過於道猶未光伐邑且然况於他事何適而利乎子玉剛而無禮陽處父剛而于時所以敗也

意言曰上九日過中矣故爲晉其角之象夫日之角而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

三

斜也固亦有嵌巘幽隱之處被其輝者矣然而稱日之明者必曰日中而以過中爲明之向盡也是可以知人君用明之正道矣故曰道未光也上九以爲光而夫子以爲未光也

明夷利艱貞

日之明爲地所掩是君子之道爲陰邪所傷故爲明夷事暗主則直道難容故必委曲以行其道隱忍以固其操正不徒正而艱以守之艱者用艱辛萬狀以守此貞不以時之危迫失其正也本義艱貞獨以五言者五切

近暗主比諸爻爲難處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象曰入地中陽爲陰掩君子見傷之象故名明夷明既夷矣將何道以處之卦德內文明而外柔順不能必其無難在我有善處難之道微柔懿恭以事一人是處明夷之義也文王嘗用此以事紂矣詞曰利艱貞言不可直遂其明當晦其明也何也卦體六五之難乃內難也事關至親深自韜晦以正其志蓋惟韜晦乃所以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一

二十五

正志也是艱貞之義也昔者箕子爲紂近親嘗用是道以處之矣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

蔡虛齋曰柔順容易佯狂是喫氣力又要人人以爲真狂又要自家而國人人都不曉得他是佯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做出一篇洪範來了

胡氏曰美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疇聖賢之

於患難自係斯文之會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衆所避也君子能用此明夷之道以臨於衆冕旒垂目鞋纁塞耳不居已於明而居已於晦然惟用晦乃所以爲明也昔孔穎達謂太宗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嘿若位居尊位炫耀聰明以才凌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二

三十六

初九當明夷之初而道不行猶鳥之飛而垂翼也道既不行則當見幾寧三日不食而祿弗顧雖去此而他有所往主人亦疑其太急不免有言然時當明夷不得避也主人有言正可去之時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不能去矣

象中之一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剔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厄於時且決於義矣

馮文所曰世之治言鳳凰于飛飛而上也世之衰言明夷于飛飛而下也故曰垂其翼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

豐而就約則庸者怪未夷而先遜則愚者疑况以夷闇之世忌潔惡正宜有言也在君子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也孔子之去所以全魯君也申公之去所以全元王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六二為股肱之臣所遇暗主明而見傷以義則不可去以力則不能征故有左股之夷此可泄泄而不亟為拯哉必奮身匡救拯以馬壯則得人臣馳驅王事之道而吉

易學管見

下經

二十三

象申之曰二用拯馬壯而吉者忠順不失得事君之法則也蓋五居內則為箕子二居外則為文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三與暗主為應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所謂予弗順天厥罪惟均者也故有南狩得大首之象不可疾貞者箕其改過遷善化暗為明則罰可不舉也

聚正云南狩之志非富天下也本欲除害拯民公天下以為心至於得其大首則志果大得矣此是發明他心

事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志字多含蓄

意言云得其大首清君側之惡也以藩臣而清君側之惡嫌於逼上侵權而有不可居之功故戒其疾漢之袁紹唐之崔昌遐盡誅宦官而漢唐遂以亡此疾貞之禍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非柔正之德則不能去非尚淺之地則不得去六四兼而有之故猶可得意於遠去也其異姓之卿以義合者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四

與

象申之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所謂飄然長往獲嘉趣之素心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以柔中之德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自靖自獻以晦其明此箕子之貞也此以為利也其貴戚之卿以恩勝者與

象申之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其明自存但晦其明耳明不可息所以為箕子之貞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

範從何處來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實晦此其辨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為獨夫其後入於地之時乎象申之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當其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五

三十五

四國之日豈知其失則至此哉二臣道也以順為則六君道也以明為則

家人利女貞

家而不正非家也卦體九五六二內外皆得其正無愧於家人之稱矣故為家人家之不正多起於婦人入之難正莫甚於婦人故治家者必儀刑自我而使內治惟修有貞靜之風無賣倫之失內正則外無不正教國教天下始基之矣是以刑于之化必始於寡妻雍肅之範先端於閨闈

真氏曰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疑欲試爭必降以二女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位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利女貞者卦體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是女子以貞靜寧一之德而正位乎內男子以制義刑家之善而正位乎外男女各正乃天地之大義也天有天之正道剛健奮震而地不與焉地有地之正道柔順靜翕而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六

三十六

天不與焉男女不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家人所以必利女貞也

正家之道以嚴在天下則有天下之嚴君以正天下之綱紀在一國則有一國之嚴君以正一國之綱紀在家亦然家人之嚴君維何父母之謂也父母均嚴君也以定長幼之序以慎男女之別以均施與之惠法度以立倫理以正恒必由之矣

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亦何以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亂也賣上下之分庶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薄之儀

雖嚴父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家政可舉矣。

是故卦中初上相承其父子之象乎二五相成其兄弟之象乎五三四二相對其夫婦之象乎且惟嚴格盡統治之責故家有父子而慈且孝也家有兄弟而友且恭也家有夫婦而和且柔也恩義篤於天親尊倫序於官闈家道至此可謂無不正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下之家同此內外也同此父子兄弟夫婦也法其正則男女之義明法其嚴則尊卑之序肅是正家之日即治定之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七

日也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按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凡况也况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凡族既睦乎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正家而天下定之謂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門而出家人之象也凡言出必有物無物則欺行出必有常無常則偽欺且偽而可正

家者無之故君子一有言也勿以虛浮飾聰慥慥乎忠信之談一有行也勿以二三爽德欽欽乎倫常之懿誠以慎其所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有家之始也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閑之者以明長幼之序以慎男女之別篤其恩義使不相夷正其倫理使不相凌閑之如此悔可亡矣苟不閑之於始則人情流放何所不至

象申之曰閑有家志未變也乘其未變而閑之一日之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八

正終身之正也所謂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柔順中正在家無幹蠱之非在家無預政之失無所遂者也其所遂者惟在中饋之事而已夫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者婦道也此所謂貞也此所謂吉也蓋嘗讀采芣采蘋之詩以公侯大夫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循法度則中饋所係豈其微哉

象申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德本柔順故能守無成

之分而與以從夫也

蔡松庄曰无攸遂者無闕外之志在中饋者有閨門之修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惟解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蓋婦人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之議而無貽父母之憂可矣嘗讀宋史稱宣仁女中堯舜而知宋之衰也蓋女子擅名則丈夫無能可知豈有男兒帝天下而堯舜之咎得歸之母后哉周姜任姒歷世賢淑殊無可紀之功於外者此周之所以興也姜后脫簪以佐中

易學管見

下經

三十九

三十

興之治已非文武盛時事矧于外政哉孟母曰子行乎子志吾行乎吾禮而已其女中聖賢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以陽居陽過於用剛故悔且危也人見其悔且危也而矯之以寬則家敗矣故告之以嗃嗃之終吉戒之以嘻嘻之終吝

按嗃嗃非九三嗃嗃家人嗃嗃也家人所以嗃嗃者以九三之治家過剛也治家而過於剛雖不免傷恩然而

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人之吉也一於寬而恩勝義致使婦子嘻嘻而笑樂無節則家聲必爲之玷矣此聖人揆人情之所必至而先立其防也

象申之曰治家貴於有節家人嗃嗃雖過於嚴而未失也嘻嘻則和而流寬而縱失正家之節矣節爲節制之節卽家規家法是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富天下之家也大臣務本節用不期富而自富矣記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夫禮義生於富

易學管見

下經

四十

足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者亦當可致矣故曰大吉

象申之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順則得生財之道而節制得宜在位則操貨利之權而盈縮自我凡所以制節謹度興利阜財者其所能爲亦所得爲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五有刑于之善又得內助之賢則君后協德內可綱紀乎六官外可毋儀乎天下關雎之化桃夭之風坐而致矣勿恤吉

象申之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惟君有后妃之賢而愛

其內助后有君王之聖而愛其刑家一德文乎兩情無間不患治化之不廣矣吾故爲之說曰二五之交相愛以德不以情也以德則爲家人之交相愛以情則爲歸妹之說以動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初虞其始上厚其終誠信以篤恩義威嚴以正倫理則正家有法乃終有慶矣大有六五論治曰厥孚威如此言治家而亦曰有孚威如齊治一機可會而通矣

象申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反身自治則不怒而

易學管見

下經

四十一

威矣是故人能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檢於妃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甚哉正家之先於反身也

睽小事吉

孫質菴曰濟大事以得人心爲本睽則衆情乖離本不可有事但卦體卦變之善猶有可爲是以人心未至瓦解國勢未至分崩鼎足之功或可以自固偏安之業尚可以圖存故小事吉此如蜀先主之謂大抵制天下事須以漸若目前几席之地處得不安貼如何能濟天下

事故圖大於小正委曲支持處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兌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而孰和性之違情之違者已生其間乎上火下澤性相違也中少異志情相違也卽是觀之天下人心之違異衆志之睽隔亦猶是矣不同行只同居之日已然不必謂

易學管見

下經

四十二

長而有大家乃睽也

夫物異則散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以睽孤而得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無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以和悅之德而又得明德之輔也六五柔進而上行以慈祥之意進而爲民之望也五得中而應乎二之剛以虛中無我之心而豪傑樂爲推戴也此所以小事吉也試觀列國紛爭之時但能盡此三者則雖未能大有成功必然稍自強立方知三者處睽之道至矣

雖然人知性情之睽不可有也。不知形體之睽不可無也。試觀天地設位於上下。睽也。而一施一生。其志通。男女正位乎內外。睽也。而一倡一隨。其志同。萬物別生於覆載。睽也。而相應相求。其事類兩儀無不分之造化。有離斯有合。萬物無不分之倫類。有獨斯有對。睽之時用豈不大哉。吾故爲之說曰。以形言則天地萬物無一而不睽也。以理言則天地萬物雖睽而不終於睽也。而況以兆民之衆。群類之殊。雖甚睽異。其性情可通。彼聖人所以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者。豈無術哉。

易學管見

下經

四十三

五十三

馮文所曰睽言小事吉者。言小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之下。睽散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衆志猜疑。批竅導卻。所值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聖人恐人以爲小事故。復以三才推廣其義。而言睽之時。用大也。小其事。所以大其用也。自古豪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實之。爭讓子產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惡。而輕舉大事。遂至於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也。

彖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水火固相濟之物。而一炎上一潤下。其性異也。然則同亦何不異。而異亦何妨於同哉。故君子體之以合而異。以同而異者。於秉彛則同。於世俗則異也。子臣弟友之道。人之所日固其中者。君子豈能違之以自爲一類。但君子能盡其道。而衆人不能。是於同中見其異耳。是故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之人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

易學管見

下經

四十四

三十七

咎也

當睽之時。有合便好。初四非正應也。然當睽時。同患相依。同德相與。彼此之間。各求其合。不終睽而悔亡矣。孫劉赤壁之役是也。

雖然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當睽之時。小人方伐異。以馮君子。吾又重而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故惡人可見。則見之底。有以消其忿怒之心。而事可濟矣。此君子處睽之微權也。

象申之曰見惡人以避咎也。蓋同德之合。異德之忌。故

惟寬假以處之庶疑忌不生而正道之交益固也所以能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之與五本正應也臣主之義不容相棄况當天下垂異之時其君睽孤无與而人臣忍以形迹自外亦人臣之咎也故爲五者雖失於下接爲二者終難以愬然必宛轉多方以求遇合積誠致惻以感其心負罪引慝以冀其悟庶乎堂陛之交聯天下之睽可濟於義爲无咎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

易學管見

下經

四十五

三十五

象申之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以其求之太過事之太殷則疑於爲邪以其正應則非有邪也聖人提一道字忠臣靖獻之心始白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上九正應不幸居二陽強暴之間二從後而曳其輿四從前而掣其牛前迫後逐而邈如不進此牽彼厄而盤桓莫前三於是不能自白矣是以上九猜狠方深有髡削之傷之象而孰知邪不勝正也二四之求久當

自去六三之節久當自白而上九之疑亦豈終存而不什哉故曰无初有終

雲峰曰三上兩爻皆提起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真見也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心生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按雲峰說見字極有妙趣其謂三本無受汗之事在上因迹生見是也併謂三爲二所曳四所掣上所髡削而亦以爲非真見則覺有未妥愚謂六三到此亦不能自

易學管見

下經

四十六

三十六

信矣上固疑其與二四汗而三亦自以不幸而受制於二陽心亦懷疑慮上之怨之也故亦謂之見言以是爲見而介介於心焉耳大丈夫肝膽相照豈以形迹自嫌哉關雲長在曹未嘗慮其見疑於玄德也兩自生見亦德之衰也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

象申之曰見輿曳位不當也三處二陽之間下近乎二而上近於四故二疑其可曳而曳之四疑其可掣而掣之所處之位則然其心固靡他也无初有終遇剛也凡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

故賢者循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乳羣而無所合是其睽孤也幸而初九與已同德勢相倚而心相求時同艱而義同切非必舊情之孚乃獲一朝之遇有遇元夫交孚之象如許遠之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乃以同心爲國彼此推誠戮力捍賊而相合是也然聖人固爲之危何也人之相與在無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彙孽無門處多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九四之於元夫又必危以終合而无咎矣

易學管見

下經

四二七

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愜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按初之求四也其詞緩四之求初也其詞切上下不同也初若急於求四豈稱元夫哉熊南沙謂四稱睽孤者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無輔是也象申之曰交孚无咎志行也以至誠相交則協心同力濟睽之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以陰居陽宜有悔者得賢輔治而有以匡其不逮雖有

悔而終得亡之何也二五正應乃宗子之家相所謂厥宗也當睽之時五既切於下交二又爲於遇主圖事揆策必用其謀陳見愜誠必然其信厥宗之合如噬膚之易其一時相信之至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以是而往則天下之睽可合故曰何咎

五言厥宗二言遇上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

象申之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有慶根厥宗上說君臣合志天下和同矣

易學管見

下經

四二八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爲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也載鬼一車又疑其祟也疑心群起而若不可解者爲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襟然而疑先張之弧也其後渙然而釋後說之弧也至於後說之弧則知其非寇

而實親之陰陽和暢歡忻交通吉可知矣故當其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肖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

象申之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群疑就上九中心上看不合之時件件可疑一合之後疑心盡釋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見險而止之謂蹇自利西南以下皆言處險之道也西南東北不可拘西南多事紛紛則占者之東北矣東北要害可守則占者之西南矣蓋居天府之樞而得用武

易學管見

下經

四十九

之地則足以係天下之心而決大舉之計此其所以利否則形勝不存地利以去未有能濟者也大人德望謀猷爲天下之所倚重委身而見可以成匡世之勲故曰利見大人又且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弘義以植人心施爲正大則天下歸心鮮不濟矣故曰貞吉宋高不守東京而走建康不任李綱而任秦檜不圖恢復而听和親胥失之矣

蔡虛齋曰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之大勢言之遼東北也故唐太宗伐遼至遼澤泥草二百餘里布土

作橋以渡士卒亦可見其險阻

家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邪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蹇者乃遇難而不進也卦德坎在上則時事多艱艱在下則遇險能止故名蹇處險固無輕進之理而昧者多有行險之心見險能止則是能深知利害之勢熟察安危之幾其知矣哉雖然有大勢以制天下焉有大才以經天下焉又有大德以正天下焉三策者備可以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

三十七

濟險矣卦體坤位西南平易之地也東北險阻峻絕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於無難之地而後難可濟焉是爲得中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求人之不暇其道窮矣此執大勢以制天下者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天下惟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必非淺才之人所能辦也九五劉健中正有大人之象以是而往必有功也此有大才以經天下者也有大才以經天下而無大德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卦體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以正而正天下之不正此所

以成正邦之功也此有大德以正天下者也所謂見險而能止者見此者也即是而觀所往必得其地所依必得其人所行必得其正然後得處蹇之道而窒可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處難之道只在轉身一步溪澗絕險以前進無所之退却一步便見寬賒故君子以反身修德凡行有不得處俱是蹇不必險難之在前也反之於身而益修其德居易以俟命正已而不求自反之無歉則无往非平易之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一

三百一十一

途清爽之境矣

坎配諸卦凡十有四大半皆險難之途其間遇難而無揀者無如困遇難而不行者莫如蹇以艮遇坎爲蹇象之反身即爻所謂來也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皆不往北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也反字最有分曉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當蹇之始不利於往而利於止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却不是譽

象申之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君子出處往來必蹇來未

必譽其進退之機猶未決也今既往蹇來譽利害較然如此固宜晦處靜俟以待天下之清矣尹耕莘野說築傅巖渭濱垂釣高臥南陽皆有待而然也

誠齋曰獲譽於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此申屠蟠管寧之徒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彼四者或遠或近視其勢之可否以爲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乎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二

三百一十二

不智者以其非身之故也爲王之臣則勤王之事股肱之力其敢有愛古者龍逢之忠比干之仁甯武之愚其殆類是乎

象申之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直指其蹇蹇處而曰无尤嗚呼忠臣義士之心於是乎白矣初以不往有譽二以匪躬无尤二王臣初不當事任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東坡曰夫勢不可往者非徒往而無獲亦將來而失其故也何則險難在前不慮可否而輕以身赴之苟前不

得進則必有議吾後者矣九三往蹇而其來也得反其位則內喜之也內之二陰不能自立於險難之際待我而爲捍敵是故完位以復我我之所以得反者幸也

內喜指初二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蹇難在才而戡天下之難非大才不能也四與其自往而蹇也孰若來連九三資其才力以共濟也

象申之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九三有經綸之實才故宜來連之以濟難也易之爲義以得陽爲實以失陽爲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三

三十一

虛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大蹇者宗社存亡之所係是非常之蹇也五居尊則有收召豪傑之權剛健中正又有延攬英雄之資群策畢

陳衆力俱效蹇無不濟矣

象申之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雖艱難流落之中而志槩不移處事勢愴惶之秋而信義愈堅此所以能感賢俊之士而與其樂助之心也中節畢竟是中德但以在蹇而易其名耳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以陰柔才弱當險難之極若使自往益以蹇耳得君而輔可以成功故來碩吉何也九五陽剛居尊神靈之所呵護中外之所推戴所謂大人也得若人而見之則可依日月而成匡濟之功舍此而往將何之乎實融出兵河而斂手歸漢卒之殲滅亂賊共成削平之功往蹇來碩之謂也

象申之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建大功者在乎志也利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四

三十二

見大人以從貴也藉其位以係天下之望資其德以收天下之心是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居險能動則非惟不陷於險且出乎險之外矣故爲解難之既解乃否極泰來之時正當培生理於凋瘵之餘保元氣於方復之日而利以平易安靜之道行之如天下已無事無事不可生事也勞來而安集之與天下共享無事之福可也即天下不幸而猶有事與有事不可厭事也早爲經理一舉而蕩平之與天下共享廓清之

功是之謂其來復吉也是之謂有攸往夙吉也漢藝祖其足當是乎平難之後政尚寬靜除莽苛政利西南也隴蜀平後不言兵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其來復吉也潁川盜起卽日討平隗囂公孫述久征不下曰且當置兩子於度外雖勢未能早復而不窮追亦不失早往早復之義矣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五

三十五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方脫乎險可復以動擾之乎聖人固深慮之而有利西南之說矣利西南者坤體也大難之後呻吟甫起生意未復處之以寬太行之以仁恕乃所以得衆也未有平易近民不歸之者也其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二居其所而又得中不好大喜功以開生事之際得處解之中也蓋解以安靜爲中也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蓋以得中而往故能早往早復既足以芟夷遺孽不至養天下之亂又足以安集吾民不至弊天下之力所以有功也蓋解以廓清爲功也至

於以安靜爲中以廓清爲功聖人所以濟天下之解者亦無遺術矣

東坡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思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其無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來復之爲吉者无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

又以天地之解而極言之天地之雷雨非天地之所常用也當窮冬閉塞之時鬱結不舒一旦回春意於剝落之餘復陽氣於閉塞之後激而爲雷蒸而爲雨雷雨作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六

三十六

則枯槁以之而萌芽萌芽以之而暢茂百果草木皆甲折矣大哉解之時乎其天地之所以成化育者乎使天地不解則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萬物或幾乎息矣使天地之解而不當其時則天地雷雨之施亦幾乎竭矣故曰解之時大矣哉而况解天下之難者可不以寬大之心養天下和平之福而蚤爲之計乎此所以利西南也此所以來復吉也所以有攸往夙吉也

彖曰雷雨作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並作萬物舒暢解之象也君子體此以解民之難

矣有過者赦之如事若可議而情實不然迹雖可坐而心實无他什而不問可也有罪者宥之死有可矜則矜死中求生重有可議則寧由重入輕減法而恕可也此君子所解民之難也盖當治平則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良民不安當危難則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禍難不解自昔虞廷恤刑之典大禹泣罪之心孔子赦小過之訓曾子哀矜勿喜之言皆是道也雖然赦過宥罪仁也然惟過則赦而罪僅宥之又仁中之義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七

三十九

大難既解之初多事則彫悴之餘不堪其太煩失事則廢弛之後不足以自振初六上應九四剛柔交濟何咎之有

程傳曰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不言其所為而曰无咎以無為為得也此理亦妙

象申之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四剛初柔相際為用以義言之當得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解天下之難在解其所以為難之本狐媚小人竊據君

側而忠直不得伸其氣是難本也九二剛中知其惡而掃除之以靖君側之妖氛而得中直之士揚眉吐氣於廟庭之上如田獲三狐得黃矢者然則臣道之正得而皇路清夷矣故曰貞吉

誠齋曰夫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托丙魏恭顯襍居宣之朝則是無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二欲其獲狐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三聖人之旨亦深矣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八

三十六

象申之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中道即中德也吾身之中直既存則小人之邪媚自去

蔡松庄云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

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

兔爰爰雉離于羅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

戎又誰咎也

草昧之初位浮於德者有之難之既解公道昭明彼无

德據高位者何所容其身乎三不中正無才無德以竊高位終必失之爲負且乘致寇至之象雖正亦各况未必正乎

象申之曰負且乘亦可醜也名器在人以稱之則爲榮無以稱之遠爲辱自我致寇又誰咎也蓋戎自外至猶可他咎處非其分則寇戎之至自我致之又誰咎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字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陽初陰初居下是附黨之小人拇之象也僞朋一解則朋至斯字所謂佞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佞者在野則

易學管見

下經

五十九

三

賢者在朝是也曰解見大臣无私交曰字見大臣有真朋

象申之曰解而拇未當位也不得其位而相應私情之合爲累多矣故曰解而拇欲斷以大義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六五也五與三陰同類則其惑心志蔽主聰者不少矣聖人戒之曰人君任天下之重必解去小人而使奸邪讒佞之徒日以遠去然後朝廷清明而天下可治

故曰吉雖然去小人之道亦難矣真能去小人者必以小人之退爲驗若其外迫公義內牽私情暫爲踈遠以杜天下之口如是而曰去小人者未也象則以小人亦何難去哉人主不能自去其情慾之私故小人得乘而入之是故主奸利則殖貨者進主好諛則巧言者進君子若真能有解則小人自退矣爻言去小人之難象言去小人之易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

三十四

六三處非其位內則樹黨外則致戎誠驚害之小人而在高墉之上者然非有忠貞之德而在高位孰能解而去之哉故爻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公指上六也言當肆諸市朝以雪蒼生之憤投之四裔以謝天下之心則君側之惡清天下之慶也

象申之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小人而在高位蠱惑君心中傷士類悖亂之大者也射隼正所以解悖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益可用事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兌本乾也受坤之

施而爲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爲艮則益上也損益亦然則損未嘗不益益未嘗不損卦之取名有由然矣是故剥民奉君人但知其爲損下益上而不知其爲上下俱損也有孚元吉以下須用泛說不復專損下言

損減省也本義解極好當民力告匱之時凡國用所當損者一一減省而以真誠樸茂爲天下先也此內有損又就質損過就中意思如此則其政尚忠其俗尚儉而元吉矣不傷財不害民而无咎矣行之一時而萬世爲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一

三十七

憲行之一人而四海可通可貞而利有攸往矣總之自有孚始則損之貴於孚也一說謂常賦之外權宜以取民此說未妥易之用以見斟酌之權也祀典且然則凡百用度之間賓用燕享好用匪頒之類在所損可知矣是故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凡禮賓客新國殺禮凶荒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卦名損者君之富藏於民也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下損則上與之俱損而損之道亦行於上矣詞曰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蓋損而匪孚則已損而有孚則自有四者之應矣加一而字意義自明又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聖人又恐天下泥二簋用享之詞而失之固也故於此解之云二簋應有時蓋留不盡之錙銖以紓民困惜經費之分毫以培物力固其時然也非可以爲常法也試以卦畫物理推之時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二

三十八

之爲義亦可識矣剛柔立本不可損益卦畫之中損剛益柔有時矣剛進之極雖欲不趨於損不可得也柔退之極欲不趨於益不可得也時也天下之物理或損而向於衰或益而向於盛或盛之極而盈或衰之極而虛要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時之所乘一與時偕行也是故禮以時爲大二簋之用亦與時而宜耳使非其時用享安得獨損哉損剛益柔有時大抵時無常盛剛既損則柔自益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窒者防其熾而戒於初定性書謂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思過半矣吾亦謂人情之易熾而難消者莫如慾能於無欲中而察其慾之所自萌亦可見攻取之不足乘而清虛將日來矣

誠齋曰人之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慾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慾消而天性復矣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三

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之已事非已其當爲之事也四之事即初之事故所已者只是不急於私便身圖而所遄往者即其爲君爲國之念如此則初無失職已無失政何其咎然必從容以導舒徐以入不可以遄往一念而傷於激切此又初所當戒

象申之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謂四與初合志也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二以剛中自守不肯妄進者也故戒占者宜於自守不宜於妄進夫當益上之時而守已不進若無益于上也然清風高節有以振萬古之綱常潛德幽光有以崇士人之節義上以起時君崇道之心下以抑民風奔競之習節義之有益於人國大也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爲益何如

象申之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二有中德故不以世之紛華易我之恬淡其志定也志定則守自定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四

三

則疑也

蔡虛齋曰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三則禴而亂不得以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則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矣三之與上以相應而相與矣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往一來三人行則宜損一人夫未損之前一人固在也既損之時一人斯行矣同德相孚友愛交切修身則同道而相益爲國則同心而共濟而得其友矣大約吾黨之義兩則弊合三則什亂況臣僚之間乎故異心異德難與同寅雖

一人而亦三也合心合德可與廣忠雖百人而亦一也
象申之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學術異而議論乖勢必至
於相疑所以當遠而去之也

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除柔之疾是賦性之病最宜損去此等病根人得而言
之人亦不得而助除之故勿謂今日不損而有來日惟
以損者借資於人過者決機於已不使一念遲緩則剛
強化其綽約弱志消於雄心有喜可知也

象申之曰損其疾亦可喜也蓋洗刷之後不思積弱克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五

三六

治之餘不思沉痾亦可喜也人知諱疾之爲累則知損
疾之可喜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
祐也

本義柔順虛中與受天下之益句相應惟虛心故能受
也五有順德衆心推戴樂供貢者獻方物於九州司藩
屏者執玉帛於萬國所謂任土作貢梯山航海而來庭
欲辭之而不得者也作用賢說又是添入不若此說較
自然

弗克違者凡益不可以有心求惟莫知其所自來而有
不能辭者有德自然之益也龜爲大寶益以十朋其益
大矣五有柔順虛中之德未嘗求此益然非五有柔順
虛中之德莫能受此益

象申之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即所謂天之所助者順
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
益之大得志也

貞即是弗損益之要看得貫徹以上益下自有益下之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六

三六

道何必出之內帑出之倉庫如賜民田租減民賦稅之
類而後爲益下哉惟即其出於民者因而益之則元后
之道不虧而无咎矣是道也純王之道也即是道而立
爲可貞之法則取者不窮施者可繼普天率土何者非
沾被之區億兆蒼生何人不戴父母之德是之謂吉而
利有攸往也是之謂得臣無家也不然人人而蠲賜之
賜之而減免之畢竟久而難繼伯而未能施之不足及
遠從之亦止於所及耳得臣無家重彼上德上說不重
歸化意

象申之曰惟弗損益之所以大得志也彼沾沾廉貸則惡乎得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李氏曰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已無所寄已瘠而天下樂者民樂而吾亦無貧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文王係詞以爲益下之道莫大興利莫大濟險卦體二五皆得中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七

三五

正君臣合德之所爲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者推之準而動之利矣爲利有攸往之象卦象震與皆木經綸素熟凡所爲出之昏墊之中躋之仁壽之域者如天之覆如地之載矣有利涉大川之象利往利也濟險亦利也民之利何必非君之利乎故曰益以興利問益民之事而曰利涉大川何也自古國家往往有不幸遭變之時如堯之值洪水下民其咨盤庚之遇毫圯小民蕩析少康之值寒浞文之遇崇密一時之生民陷溺皆大川險難之象故益民者必設策於有事之日然後益之大

始見於天下故曰利涉大川

蔡虛齋曰損益得名今學者只憑註腳議論於損則爲下卦本乾上卦本坤於益則曰上本乾下本坤也不知緣何處考來蓋聖人本是以二卦之畫相對看一則下體損一陽以益諸上體一則上體損一陽以益諸下體損下益上者損之道損上益下者益之道因卦畫上下損益之際而見益本上乾而下坤損本上坤而下乾耳要非如卦變之論所自來也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八

三六

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與日進无疆天也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卦名益者卦體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損上以益下也如罷無名之征蠲不急之賦散府庫贏餘之財捐山林川澤之利以大資乎四方是也如是而民說无疆可知也且其所爲益下者乃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惠澤之施發於朝著而遍及於寰區恩由上究惠自君推非徒爲一切轉移之術而姑爲益下之名者也此其施爲氣象昭格上下道豈不大光乎利歸於

下故民說無遠不屆故道光也乃所謂益民之事亦有可舉而言者乎吾於卦體見其所以益民於常矣卦體二五皆得中正則其君臣所注念所猷爲無非益民之美意良法所以德澤敷於四海而蒼生蒙其慶者此也此利有攸往之說也吾於卦象見其所以益民於變矣卦象二體皆木謀斷相資所爲出之湯火而置之衽席之安者此也此利涉大川之說也夫曰損上曰自上下下人君之益民則何難也乃又曰中正有慶木道乃行又非必有散財發粟之施也人君之益民又何其易也

易學管見

下經

六十九

三七

吾廼知上下交相益之道果未易言也又以益道極而推之聖學亦有交相爲益者矣造化亦有交相爲益者矣卦德動與巽合深造而以道也有事而勿忘也安有一人之身其精常運其神常凝而不進於高明廣大之域乎其進也何限量之有卦體乾以一陽居下天之施也坤以陰居上地之生也安有兩間之運合同而化萬物不並育於其間乎其益也何方所之有大動與巽而成无疆之益天施與地生合而成無方之益由此觀之凡益必有道矣凡益之道無不聽於時矣時也者固天

地間氣化人事之循環其間自消而息自屈而伸自虛而盈皆出於理勢之湊泊不可以人力而爲不可以憑虛而致此隨時之益所以通於萬事萬物而莫能違者也而況人君之所以益民乎則夫秉中正之德運拯溺之才兼動巽之用普天地之仁孰非所以與時偕行而弘益道於无窮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動風散然後萬物皆益此益物之義也雷風並作交助其勢此相益之義也天下之益有大於遷善改過者

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

三六

乎見善則遷既遷愈覺其爲善矣有過則改既改則復於無過矣故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重施而厚報者禮之經也薄功而厚享者危之道也居下而受上之益尺寸微勞不足爲効也其夬身以任天下之重建大功決大議定大計斷大疑有舉世所不能行者而獨行之可也然居下有越分之嫌位卑有出位之罪其所作者自非盡善盡美至精至當其何以酬人主之知以塞在已之責哉故曰元吉无咎嗟嗟吾觀自

古節俠之士第曰奮不顧身負義直前而已惟其舍身直前便有不周詳之理然後知聖人之戒深也國士之報果未易言也

蔡虛齋曰此爻詞只據理而言其報効於上也須用大有作爲若尋常作爲則亦未耳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爲有負於上未免有咎也以此見臣子之職無有界限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程子推其意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象申之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東坡曰損之上九益

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一

三十八

之初九皆正受益者也於上九則曰弗損益之利有攸往於初九則曰利用爲大作上之有爲也其勢易有功則其利倍有罪則其責薄故損之上九僅能无咎而已正且吉矣下之有爲也其勢難有功則利歸於上有罪則先受其責故益之初九至於元吉然後无咎何則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當益時虛中處下此貞臣也吾見其百祿是適多福

畢集推之而不能去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其受益何隆哉吾所爲二計者惟是臣節益堅於末路任事弗改其初心名成而不毀寵固而不貳永守其貞而已是道也人臣事君之道也亦明主所以享帝之道也蓋以人臣言則君父爲上帝上帝言則君又爲下而上帝又爲上也帝無常享享於克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臣以誠事君則獲君之寵君以誠事帝則獲帝之祐事君事天其道一也

象申之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以謙受益二非有所邀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二

三十九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不能有孚中行者也而居下之上處多凶多危之地有益之以凶事之象雖曰凶事實所以益之也困衡然後能作憂戚用以王成古所從來矣爲六三者將無以自効哉內而精白一心外而求合中道心事昭然用以副君磨礪之意可也此告公用圭之道也所謂无咎者此也圭所以通信用圭以告公信通於君之象

象申之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懷與安實敗名益用凶事欲其震動修省於拂鬱之中而固其所不有者非棄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以益下爲心仁心也以是心而達之行事果能順天理合人情切時事補國體揆之中道而無不合以是入告君必鑒我而信從矣且爲國者特患無益下之實心耳能如此則雖爲依遷國亦未嘗不利也蓋一時雖有煩擾之病終獲安靜之休矣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所養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三

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是也

象申之曰告公從以邑志也人臣志在天下果無一毫私於其間豈有告君而君不從者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无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五以陽剛中正爲益之主其所以惠養斯民者一皆至誠惻怛之意而無一毫虛假之私大吉不問而可必矣何也上下一理感應一機上既推誠以惠下則下必實心以事上如赴役則子來供賦則樂輸無事則尊親有

難則致死亦有孚誠以惠我之德矣

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下何以益君哉益之以善而已益之九五益下者也君何以益下哉惠之以心而已惠萌於心而至仁無恩益被於人而不德徵德故曰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象申之曰有孚而根於惠心則元吉不待問矣民亦有孚而惠我德則破澤之遠感人之深於此已驗故志乃大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四

擊之自外來也

恒謂有恒久之德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乃爲恒久之德也上九立心勿恒是其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凶

象申之曰莫益之偏辭也以上九求益故姑就一偏之辭而言之也究而言之在我有致爭之端在人有必爭之勢或擊之災殆有出於心思之外者矣是故損之六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損之上九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決也陽決陰也以五陽之盛去一陰之微如摧枯拉朽其去也必矣故爲夫文王係詞以小人未易去也決之也無名則彼未必不勝故揚庭以声其罪決之也無助則彼猶或抗衡故孚號以厚其黨一念不惕則防之者疎伺我者密何可無有厲之危一動不欽則我示之瑕彼拾其短何可忘自邑之告而專尚威武如是而往庶乎小人之黨不得自肆而君子之道將沛然於天下而利有所往乎利有攸往兼決之有辭伺之無隙二意

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五

三十五

孚號有厲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胡氏曰盟於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也江黃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左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一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是亦孚號有厲之道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夫決也以五剛而去一柔決之而已何幸卦德之以健

而悅也以健而悅則決而和矣君子之決小人也動聲色如善接見齒者齒去而見不知也虞廷之去四凶也去之而未嘗怒也罪在彼不動於氣何怒之有是故其揚於王庭非過激也彼其柔乘五剛竊位則有楊主之奸妨賢則有蠹國之罪聲其罪而顯著之而後天下知小人之惡決不可一日容於天下也其孚號有厲非過計也小人之禍不測必厚集其交而又以危心處之然後謀出萬全君子之道乃光大也其告自邑不利即戎非過慎也自古以力角力未足決小人適足敗天下事此反噬之隙必窮之道所以寧爲告自邑而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若曰持此以去小人乃爲健而說決而和一變而爲純乾滿朝皆君子無復小人廁於其間矣揚于王庭以下正是健而悅決而和處誠齋曰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夫然後知聖人之戒深矣

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六

三十六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其勢不居故君子以施祿不以居德利祿欲其在人不欲其在已也自古上溢則下枯多藏則厚亡往往而是豈非居上者所深忌哉忌如道家所忌之忌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決小人而恃勢直前圭角太露其不勝也自爲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

象申之曰不勝而往咎也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以不勝而往未有不以輕爲取咎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七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以剛陽之才當夫決之時可以決而無疑矣而且內存憂惕之心外號同心之助若臨大敵若傲夕振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小人心術暗昧變常起於倉卒故曰莫夜有戎

象申之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夫天下豈有勿恤之戎哉處得其中則有備無患可以勿恤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

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則事未成而機先露非惟不足以成功適以取禍有凶夫決小人者何以悻悻爲哉顧其心何如耳君子果能果決其決秉以至公斷以大義則雖在衆陽中獨與上六爲應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爲善類所愠終能決去小人而心白於衆人功在於天下矣何咎

象申之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爻言有愠无咎謂不可以避嫌而不爲象言終无咎則始之愠不足言矣

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八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才不足進而猥於進者也居則不安貪功之心迫於中行則不進才力之弱限其外如臂无膚其行次且動必悔矣雖然善任天下事者何必在人何必在已何必居先何必不居後有能懲觸藩之覆轍效牽羊之故智則因人成事不安不進之悔可亡矣特惧其貪功之心勝聞牽羊之術未必能信也信則悔亡不信則次且信否之間得失係焉可不擇哉

象申之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位不當則常有審已度人之明矣而乃聞言不信何也無亦貪功之心勝故聽納之聰塞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爲決之主切近上六之陰悅其諛而不悟其非樂其誕而不覺其邪如莧陸然決之何可不力哉然決小人之道亦難矣自古城社之奸不可以卒除肘腋之變或起於意外又必不疾不徐而動中事機之會乃爲合於中道而可以无咎矣或問五居君位威福予奪其所

易學管見

下經

七十九

三六五

自操必中行而後无咎也何哉曰上六之小人君側之小人也君側之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僭僭則環中外以固其援一旦發之過暴人心危疑變起倉卒其爲禍豈淺鮮哉李輔國其初一家奴耳其晚號尚父貫盈罪大以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嗚呼去小人何容易哉

象申之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人心惟無欲方能光明五於小人特屈於義之不可而後去之則其係戀之情猶有潛伏於中而未能脫然者於心未得爲光明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爲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亦終有凶而已詩曰嘒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

象申之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有惕號之君子則有无號之小人消長之勢固然也

問小人寧可盡去乎曰小人不能使不盡於下不可使不盡於朝盡之道非有他也黨則漸散於外惡則必置於刑斯義也解卦備之矣曰獲狐曰射隼是也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

三四十

姤女壯勿用取女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一陰而遇五陽寡能敵衆是其壯盛能加於陽者也小人壯盛能加於陽君子引而用之是自貽其害也寇萊公之於丁謂有明鑒矣故曰女壯忌其盛也曰勿用嚴其防也

虛齋曰本義以不期而遇發姤之意最爲透徹惟其不願是以不期謂之姤駭之也若復則以爲當然矣若固有之矣何也期之故也意聖人自剝而坤之時便有期陽復之心嗚呼此回天地生物之心所寄托也夫不能

有陽而无陰者勢也聖人且奈何哉其致抑揚於其間者亦其公情之不能已而其中亦有參贊之功存焉耳遇已非正惟遇已非正故勿用取女若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不旋踵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一

三十四

一陰之遇也聖人已爲君子憂遠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遠之不可况親暱之乎故彖傳什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剝故又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然則相遇之道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凡造化之本獨陽不成姤以一陰生於五陽之下是當天道純陽用事之日得陰以助其化則燥烈之餘有所滋潤而品物之長養者莫不形形色色燦然章美此造化以遇而成功也有德無位則德不能

以自行卦體九五陽剛居中得正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遇宅中表正之位德以位彰而陽剛時出治道大行於天下此聖人以遇而成治也天地以遇成功聖人以遇成治二氣交通四海一姓夫孰知其可慮者已生其間乎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坤初六云履霜堅冰姤之初六卽坤之履霜乎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物無不遇姤之象也元后體之以施命誥四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二

三十五

方蓋雖有美意而無數言則何以使上自朝廷下達海隅皆曉然見上意之所存哉故速於置郵令速之也風行草偃令風之也盤庚遷都委曲告喻山東一詔扶杖往觀良有以哉

初六係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

一陰始生其勢易進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君子盛則天下治小人得以陰受其賜君子衰則天下亂而小人亦不能以獨完爲初者誠能去害正之心堅於自止

而不進則所處得正陰受其福而吉設或貪戀祿位進害君子則自失所庇而凶止則得吉往則有凶爲小人者當知所擇矣然天下之物微則漸長有小人進於下而不盛於上者乎有小人盛於上而不貪權位禍邦家者乎羸弱之豕必能蹢躅君子不可以爲微而忽之也

古云得意好花容易落惱人芳草晚還生正爲此也

虛齋曰見凶亦不必說到茂貞則凶也自失所覆處只是眼前事此語有味

象申之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正與小利貞浸而長同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三

三十五

意蓋逆知蹢躅之孚而先爲是以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六始進於下二與之遇是以得時之君子遇始進之

小人而小人在吾駕馭管轄之中者也爲包有魚之象

制之則无咎矣不制而使過於衆則機會一失貽禍百

端所遇愈衆而害愈廣矣制不制之間毫厘千里紀聞

云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爲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

爲紹聖矣

象申之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義字要分曉蓋機會可

乘之時正當及時制伏之時也因時制伏所謂義也中溪曰辟衆漁之取魚先至者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於彼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過剛不中上下無與居則不安而行又不進寡助之厲所不免矣然遇固不可無也當妬之時其遇又不可有也考德問業固以遇而集淫朋比德亦以遇而聚無遇則無陰邪之傷无大咎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四

三十六

象申之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蓋非不欲行也未有牽引之朋故行不前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誠齋曰四非無陽剛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曰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不相及宜民之歸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

象申之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四本無遠之事但民自去已耳雖然民我之民也得道者多助鄰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何至舍之而去哉則雖非實遠之猶已遠之

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虛齋曰以杞包瓜志欲勝之也含章度不可勝而自守也有隕自天時過則行矣五爲卦主下防始生必潰之陰謂之杞非壯之也謂之瓜非狎之也蓋曰我擴張而易踈彼滋蔓而難圖有隱憂焉夫惟含章以處之不露聲色不眩才技以萬全之謀密移其進退消長之數則邪道終有窮天命終有定彼小人者終當決去而吾道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五

三十三

之春回矣故曰有隕自天謂依舊是陽明世界

意言云以杞樹之大包一瓜之小又何待於含章以聽天命耶蓋非指瓜言指瓜之藤蔓而言也瓜爬蔓延無窮是非杞所能包故必含章以使之

象申之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中正故能含章使無大含養則不免露其才華而英氣川事所謂事未成而機先露惡能含章以制之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志不舍命者以有常之數順乎天以挽回之責盡乎已故能人定勝天而天命可回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剄之上窮者角也姤其角以角爲姤也以角爲姤物之所不樂遇也然而小人亦無自入焉故吝无咎

象申之曰姤其角上窮吝也亢戾之極其道窮也能无吝乎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王假有廟四項俱承萃上說萃之時可幸也然人聚則爭物聚則亂猶可危也聖人於此有聯屬人心之道焉假廟者萃百世子孫之心以感格乎祖考也示天下以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六

三十三

親親也見大人者萃萬國觀光之心以顯比乎一人也示天下以尊尊也利貞卽正名定分之意雖然時隆而物未備則馨香弗達身出而道不行則學術爲虛故用大牲則吉以昭民力之普存攸往則利以顯名世之事功此正聯屬人心之一大機也

廟本祖考精神所在此云王假有廟爲聚已之精神設也非聚已之精神則無以聚夫祖考之精神利見大人亨利貞是一串意物既聚所以主宰是物者非大人不能故必見大人方亨見大人則衆之聚方不爲苟合摠

之天下既萃則常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親一人吉禮
以事鬼神典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
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德順以從君說以先民卦体君以剛中下交臣以虛
中上應一則元后黎獻共爲一心一則元首股肱相爲
一体此大道爲公天下一家之氣象也不其聚乎萃亦
綦盛矣是故王假有廟非弥文也謂其怵惕悽愴之念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七

三十九

動之於中而我將我享之儀修之於外一念之精固有
與祖考之精神相流通者所以示天下親親之誼也利
見大人亨非妄聚也想其一時都俞之風以意氣非以
比昵以道義非以唯諾聚以正也所以示天下以從王
之誼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非徒爲煩縟之觀功名之
畜已也凡以順天命也天者時也萃之時財力充足可
以豐矣時豐則從而豐上下交孚可以行矣時行則從
而行順時卽所以順天命也觀卦而萃協於上下觀辭
而萃通於神人意其時天地之絪縕萬物之倡和其一

時之神流氣暢直洋溢於下濟上行之間懷生之物莫
不被潤澤而大豐美其情不於萃而可見哉是故有廟
之假也大人之見也大牲之吉也攸往之利也凡以保
其萃而已

記云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
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荐之
而已矣是故潔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其極至於神保是格神嗜飲食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非
孝享而能然乎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大凡帝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八

三十九

天之命主於人心尊尊親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用大
牲以將假命之孝則事親如事天攸往以達利貞之守
則事君如事天人心所在卽天命所在也天地萬物之
情不可見於萃而可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萃也當萃之
時太和洋溢磅礴方內外天地若別換一景色萬物若
別具一休嘉故曰觀其所萃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意最可會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凡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君子

觀萃之象而修其甲冑治其弓矢繕其戈矛取戎器而
聿修之非以右武也以戒不虞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
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如秦皇之消鋒鏑銷金人李唐
之議消兵則非除戎器之道矣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
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非戒不虞之義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
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乎初與四其正應也二
與三其同類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

易學管見

下經

八十九

萃九

欲不從二三則睚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
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不終也惟有孚不終故
心志惑亂妄有所萃在初不知爲亂也應之者亦不知
爲亂也若呼號正應則一握爲笑且以爲亂而交訖之
蓋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勢固然也人
言何足恤哉惟在獨斷於心不搖於群議則有孚克終
而所萃非亂矣何咎

象申之曰乃亂乃萃非俗能亂人也其志先自亂也志
不自亂誰得而亂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應五而禴於二陰之間二陰之進非二引之而誰也
故曰引吉无咎此人臣廣忠益之道也吾所幸者二宗
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五剛健中正誠實以下交親如骨
肉情聯膠漆有所存舉而君不疑有所蒐羅而君不忌
脫畧於形迹之外豈復事儀文哉馬援謂光武脫畧邊
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迹皆心孚而文簿者也禴者祭
之薄而無文者也

象申之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徇君許國之心得於天

易學管見

下經

九十

萃九

授者不爲利達所移此其所以引吉无咎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有德不孤無德見棄理之常也六三挾陰柔不中正之
資其誰納我欲求萃於二則非其應欲求萃於四則非
其類其萃也嗟如何所利哉惟往從於上可以无咎乎
然不得其萃固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得已而
非其夙心復得陰極無位之交縱與之萃亦何足以伸
其願哉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畢竟是吾正應小吝所
不恤也所惜者見不早耳

象申之曰往无咎上巽也恐人之昧於所往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卽上六而非他也巽順以萃之所以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相也爲衆所歸位望隆矣然阿衡寄之物情屬之國家大計倚集之須是竭忠盡知以非常之相業而塞不世之知遇庶乎寵利可居而位望無負耳故必大吉而後得无咎

象申之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以爲非大吉无咎則臣

易學普見

下經

九十一

三六

時翊主賴之何人而台鼎之位容有當耶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天下之道在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則其位非虛擁有所以萃其有位也何咎之有設有未信則亦修其元善長永正固之德則主德無愆萬邦作孚悔可亡矣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卽此道也

象申之曰萃有位志未光也惟萃有位故志未光也王者無外必其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

懷歸乃盡有位之道若尚匪孚志猶未光也

誠齋曰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則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之難也非永其萃之難也永其真正之難也吁此伯益戒克艱周公規無逸之時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楊誠齋曰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官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

易學普見

下經

九十二

三五

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乎無禍咎矣齋咨涕洟憂之至也

象申之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不敢以上位爲安而以獨立爲懼故操心危慮患深晏然不得以自寧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卦德內巽外順有可進之德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有可進之機有是德又遇其君不患其道之不亨矣以之見大人則一遇卽投無見推之憂元亨見於始升也以之行道則功業隨顯無不竟之嘆元亨

見於既升也進見大人亦非小節目故升卦特言之其曰勿恤者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有慮其不見欣納意思夫惟勿恤則其升可知矣古人相見之餘有魚水之懽往往如此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爲升者卦變柔上居四是以柔嘉之德值亨嘉之會所謂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之者惟此時爲然也此所爲升也卦德內巽外順是內焉沉潛而不躁進外焉度

易學管見

下經

九七三

三六四

時而不冒進所謂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之也是可升之德也卦体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剛毅正直之操遇虛懷折節之主所謂學至而君求之者也是可升之會也是德遇是應真可以應明時之舉是以元亨是故以之見大人吾知其有慶矣夫大人亦豈易見哉彼其道高不輕於容物勢重不苟於受人其未覩止欲被其容接難矣茲何以一晉接之間相得歡甚恨相知晚如此也則其巽順剛中者實作之合乎此其亨之見於始進者乎以之南征吾知其志行矣夫南征亦豈易邁哉明時

之登庸難剛中外之責望方深古今豪傑得盡展其平生者無幾矣茲何以自通籍而後言聽計從澤可遠施如此也則其巽順剛中者實邁其會乎此其亨之見於既升者乎故吾觀於升而深爲君子幸也善應時者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冲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漢李膺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又有以得御李君爲幸信乎利見大人亦不易也

誠齋曰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聖賢

易學管見

下經

九七三

三六四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始於毫末終於合抱而人不見也君子之進德也始於美大終於聖神而人不知也何也彼其生理素具也君子觀於地中生木而以此慎德也亦積小以爲之實地而已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庸言亦信庸行亦謹口積月累無一步放過則生理完而上達有基其忽然而峻極也亦地中生木之象而已

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枯德須日日要進一日不進便退故曰古人學道有如種樹又曰棟樑拱

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凡升之道非度其可從而從之則志趣相違必不能安其位而行其志如程顥蘇轍等雖就安石爲條例司官竟以志異見黜是也初六柔順居下巽於二陽其同德之雅又在存揚推轂之外信乎能升而大吉者矣

象申之曰士人欲得志於時固非借交以爲之地至於志同道合師師濟濟則其慶爲何如哉此初六所以允升大吉也有二陽與之合志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九十五

三百三十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孚字重九二上看二以剛中應六五是精白一心足以上達而致君之孚者也孚則魚水交歡凡侍從顧問燕見召對之間皆得脫略形迹腹心相信何假於弥文乎吾觀唐虞之時君臣相與如家人父子其相與議天下事猶一家事也夫是謂之孚是謂之用禴

象申之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喜字從孚上看出凡未信而諫者則委曲而言言不得盡不免用許多躊躇用許多顧慮如是何能喜得故知未信之可危則知有孚之

可喜矣

夏祭以聲樂爲主不必備物獻納以輪誦爲主不必綴節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三以剛正當升時其一時君子方休休有容推賢讓能無相傾陷之風真有虛邑之象可爲吾道幸矣古之人或解縛而相或什褐而傳或立談而取封侯或一言而取相位皆所謂升虛邑者初以信友言二以得君言三以遭時言

易學管見

下經

九十六

三百三十四

象申之曰升虛邑无所疑也深爲致主者慶也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四以陰居陰順之至也當升時以順而升則是虛中以

外比推誠以上交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爲享于岐山之象如是則君心格而臣節無虧吉无咎矣象申之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君然其信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願治之君最病以祿伯致治如五之貞則是黜功利而

完純白力變爲德功化爲道平康正直之治登三而感五矣故象以升階升階者俾昌俾熾之象

象申之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大字根貞字看功利之治止於小補純王之治施及无外其得志自殊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以陰居升極昏冥於富貴之地者也夫冥升何所利哉若以此求益之心而進德乎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

心爲吾求道不息之正心則德業之進與日俱新何不利之有君子爲善惟日不足小人爲不善惟日不足冥

易學管見

下經

九十七

言十七

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

象申之曰上六既在上矣而猶冥升嗜欲深而天機淺日有消亡豈復有所富益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以剛爲主困者剛也困之者柔也坎剛爲兌柔所掩九二爲二陰所掩四五爲上六所掩故爲困處險而悅是身雖退而道則亨也身困而道亨者獨行其道窮不失義也道无往不在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故身可困道不可困困而能亨則貞矣貞者大人也小人不能也故

惟大人乃吉而无咎大人自然困而能亨所謂貞也設或不知義命嗟嗟然自號於人以自鳴其不幸雖有言其孰信之忽亨貞之義遠矣

蔡虛齋曰既曰困亨是有命而安之也又曰有言不信

明不可尚口益取困窮是又有義存焉夫子之於桓魋

固曰天生德於予又必微服過宋何也吁義命之說深

矣學者安可盡委之命而任意自行乎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九十八

言十七

卦體剛爲柔掩君子見揜於小人之時也故爲困雖然處困之中豈無遂通之路哉卦德處險而說反觀吾心自有一種光明意趣一段融通境界隨他顛沛流離處之自裕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若此其有學有守之君子當之乎君子卽大人也君子所以稱大人者非以困異乎人以處困而貞者異乎人也卦體剛中則德性堅定畔援不撓命雖窮而以義處命時雖困而以道處時此所以不失其所亨也所以貞而吉也有言不信者當困時而有言則多言賈禍益以取窮是以善處困者不惟

忘之於言而且忘之於心不善處困者不忘於心故不忘於言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之爲澤以有水也水下漏則澤上枯故爲困處困之中何所自遂哉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爲之義者遂其志成仁取義惟我所主持致命便遂志矣不致命則凡做事便有顧恤如何能遂志是故在秦張良推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並能致命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九十九

三〇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蔡虛齋云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蓋陰柔不能自拔也故爲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株木非所安也而臀困之幽谷非明地也而入之至三歲不覿甚言其才也地也時也皆不足以有濟也

象申之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吁入於幽者誰无咎哉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二句串說言其百責交萃已方懼其不勝而爵位

寵加君又倚以爲重故有困於酒食朱紱方來之象蓋

寵位愈隆則責成愈不易其榮之者正以困之也利用

享祀者以精誠通於君猶享祀通於神也當困之時賢

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誠以許國義自當

然雖征凶而於義則何咎哉坎爲赤故爲赤紱

象申之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因在已慶在天下休光

榮間彪炳竹帛亦從困來故曰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

易學管見

下經

一百

三十一

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堅而不可勝者石也傷而不可據者蒺藜也六三不度

德不審時欲因四以尚往則四之剛不可轉欲據二以

爲安則二之剛不可據故有困於石據於蒺藜之象雖

有上六之應而終不能以自主官則是矣而非其妻故

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

陰其始相與締交而揜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

亡吁亦可戒矣

象申之曰據于蒺藜乘剛也處非其據必不能安也至

於入於其官不見其妻則身家不保不祥莫大焉處非其據一至於此人可不慎所處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六方困於下未得遽與四合兼爲九二所隔九二堅剛難勝故有來徐徐困於金車吝之象此雖初六之困亦四之困也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蓋至妄求者去正應者合則徐徐者不終於徐徐矣語所云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正謂是也

易學管見

下經

一百一

三五九

象申之曰來徐徐志在下也援初之勢雖徐而救初之志實切有其志則勢不能隔矣故雖不當位而終有與九五剿則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剿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傷於上下則君命犯主威奪吾所用者反爲所困矣故爲困於赤紱猶幸剛中說休則資性英明調停又善故能不動聲色而群小胥就其制伏久之當有說也至於有說則上下樂爲我用傷於上下者不終於傷困於赤紱者不終於困可以利用享祀而爲鬼神所福享矣蓋

上下和同則神明克享理固然也

象申之曰剿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有中正之德則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矣中外胥服故受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二悔字不同動悔悔在事有悔悔在心困六爻非特剛困而柔之困爲甚剛之困也困于酒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柔之困則于株木于石于蒺藜而此則曰于葛藟于臲臲何其纏束而不可解危動

易學管見

下經

一百二

三四九

而不得寧動輒皆有悔也則陰柔爲之厲階矣夫處困之終本有自通之路若能因其悔而悔之不徂困循不安委靡則轉弱爲強反困爲通而征吉矣大抵變不難濟委之則難亦不易濟圖之則易天下事往往如此東坡曰動悔有悔而不知其不動所以有悔也象申之曰困于葛藟未當也以陰柔處困極故爲未當動悔有悔者吉行也有悔則與吉行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曰

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於邠之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井之係人大矣文王係詞以井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故制度文爲間或與時爲損益而大於經大法則不以繼治繼亂而有更也故有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象无喪二句言非損其舊亦非有增其舊卽世世可遵守之意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汔至二字重看治功將至當兢業而成時節若以常道厭之以聰明亂之使數百年以來之經營棄於一旦則厲階從此起矣故凶蒙引曰保舊守成亦非易事孔穎達曰終日汲井未嘗言損終日泉往未嘗言益井井潔靜之貌也不以人有往來改其洗濯之性也得喪無與於已往來一任之物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巽入也巽乎水而上水此以五行相生大道理明井之

易學管見

下經

二二三

二六

義木不能自潤得水而潤水不能上行因木而上行惟木之根莖深入於坎水之中而坎之音潤上行於巽木之杪故爲井井以上行爲功也至於井道上行則其灌既之用寧有窮乎是故造化得之以澤物者此井也君子得之以養民者此井也源深而時出淵泉而流長其井養之功未始有窮矣言外便含可用汲勿幕二意文王係詞有見井之用甚大而井之爲体不遷故以通之治道有改邑不改井之義非無取也卦体二五剛而得中剛則有強毅之資而其守堅中則有精一之德而其守善此所以不變其常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非無功也法令布矣而未及底積條教申矣而未臻厥成此正王者謹守之時也謹守則吉矣不謹守而羸瓶則凶矣然則非常道之敝也不守常道之故也故曰有治法又有治人

象曰未上有承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普之以分田制產之利以養爲養也勸相者示之以相相助之仁以教爲養也此卽成周井田之制碩鼠之詩曰逝將去汝遠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則其

易學管見

下經

二六四

二六

不能勞民見矣我行其野之詩曰婚姻之故言就尔居
尔不我畜復我邦家則其不能勸相見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
時舍也

舊井正與井甃相反由其不自修治所以汚濁無用也
德不足於已功不加於民故有此象

象申之曰井泥不食下也東坡曰君子惡居下流初六
亦下流之所鍾也君子所受於天者無幾養之則日新
不養則日亡擇居所以養也得其所居則絮絮則日新

易學管見

下經

一百五

三十八

舊井无禽則廢矣無人猶可治也无禽不可治也所以
爲井者亡矣故時皆舍之

誠齋曰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顏之樂退曾
之咏歸膝雕開之未信不知者以爲真忘世矣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箇中有泉也上无應以爲之汲引下比初六又是卑
賤之交无能維持以相推轂者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
則爲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爲甃敝漏鮒蝦蟇之類指
初幽德君子澤所及者立固朋侶耳故有此象

象申之曰井谷射鮒无與也有與澤且上行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則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
渫不食行側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有井渫不食之象淵泉內藎矣
而王明未遇有其德而莫之試徒使輿論與嗟知已稱
屈而已雖然君子不思時之未遇惡德之未立三之德
可以黷蔽王猷霖雨天下猶井之可用汲者使遇明王
者舉而用之則名實加於上下君臣並受其福矣豈終
不食而已哉側其可用又期其必用蓋爲三之德不當
少學管見

下經

一百六

三十九

見棄於時故拳拳如此

象申之曰井渫不食行側也又言爲我心側而象曰行
側言無干預的人亦爲之側甚言其可側也求王明非
謂賢者有求於上也蓋謂井渫不食是無有求之者耳
如有求之王明上下皆受福矣求字是夫子爲九三凱
望之詞謂怎生討得個王明來則上下並受其福不遇
王明未有受其福者也

東坡曰渫潔也凡爲我側者皆行道之人故曰行側行
側者明人之側我而非我之自側也擇其所用汲者曰

孰可用者哉其惟王明乎曰王明受福則受福者非獨在我而已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孫質菴曰三在內卦滌井內以致其潔四在象卦甃井外以禦其汚四本陰柔不泉然柔而得正爲能反身修德不混於濁世不汚於流俗雖无上出之功亦不失爲清修之士无咎

楊誠齋曰甃者甃而修之也井一修則舊井爲新井德一修則舊學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修

易學管見

下經

一百七

三二

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思人之莫已汲而患已之莫已修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不修足以憂孔子學不行足以病子貢

象申之曰井甃无咎修井也不滌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冽其体也寒泉其用也心源純粹故其流澤普博天下之人酌而取未有涸矣

象申之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德而中正其道足以濟蒼生功足以覆斯民故爲寒泉之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无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菴者覆井之物收者汲井之器井至於收則井養不窮無少壅閼澤非小補矣然非可以空文致也必其真心常運愷澤常流無遠近無終始而此心之精誠不爲少變然後時出不窮而博施濟衆之能事畢矣

東坡曰收非所以爲井而井之權在收夫苟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獲矣

易學管見

下經

一百八

二五三

象申之曰元吉在上大成也處井上極則道上行矣群下以濟淵泉以通井功大成其在茲乎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已日議革之已日也王輔嗣曰卽目不孚已日乃孚也夫民可與守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聖人議革首及此者一以見事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衆駭也一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不恤也甚哉革之難言也元亨利貞其所革者元亨且利貞也卦德內文明以灼義理外和悅以順時勢凡有更革

果皆推準而動化果皆合天而順人則雖未信於初亦必見信於後其悔亡矣何謂悔凡更革之際所行未免過當便有以弊易弊之悔立法而貞則萬世可以通行矣陸績曰有四德方可以革既革而悔亡

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物不可以妄隨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亦不可以妄改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悔亡革必已日而後能信盤庚遷都以利民且有逸口况其他乎至於懸建大命而後民知盤庚之心矣

易學管見

下經

一百九

三六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水火者造化五行水火也本義息訓爲生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就一物言前者滅後者生今年歲運盡明年又歲運繼之卦名革澤在上而火在下火燃水決勢不相容是造化之變革也而少上中下倫序有乖成仇隙矣此人事之變革也故爲革革去故也是通變宜民之一機也然則聖人其喜於革乎抑懼

於革乎曰懼於革也革非聖人之得已也天下之事苟

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

曰已日乃孚言必議革之已日而後衆志乃孚其衆衆

志之難信也故曰聖人懼於革也既俱於革矣何以言

革而當其悔乃亡乎曰卦德內文明而外和說文明則

是非無不灼也和說則緩急無不協也能灼事理能協

時宜如是者大亨而貞矣如是者變革得其當而悔亡

矣極而推之天地間陰陽之運亦此革也彼其陰極則

陽生陽極則陰生故時寒時暑而歲序成古今盛衰之

易學管見

下經

一百十

三六

變亦此革也夏商末造天命人心厭亂已極矣故湯武革命上順乎天而天命爲之維新下順乎人而人道爲之丕變夫天地以革成歲非革則造化亦幾乎息湯武以革定命非革則治化亦幾乎窮革之時義豈不大哉故時未當革聖人不得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放後時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曆者天事也時者人事也曆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

澤土有水水決火滅革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四時之變天道之盈虛係焉人事之作止係焉此革之大者不治曆以明之何以若昊天而授人事哉於是究曆理定曆法驗日月星辰之運行而考其日不及天月不及日之度積氣盈朔虛之餘而定爲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之制自一時觀之則一時之分至有定候自萬古觀之則萬古之寒暑有定期此所以術不違天政不失時百工厘而庶績熙興

蔡虛齋曰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一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十一

三六二

日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每一刻得一百三十五息推而至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自此而積之也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一月二氣也如十一月則大雪冬至十二月則小寒大寒正月則立春雨水五日爲候一年七十二候也曆法大要是積分

治曆明時是曆既作則時自明也日東陸而南陸月青道而赤道星烏而火也則明其爲春夏矣日西陸而北陸月白道而黑道星虛而昴也則明其爲秋冬矣初九輦用黃牛之革象曰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初法未大壞時猶有待無應上不委任權不在我拂時違上而變天下之所難此必不行之術也故戒之以中順自守不可以有爲以此爲戒猶有晁錯削七國之禍亦獨何哉

象申之曰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時也勢也

蔡虛齋曰自革之時言安常守分便爲中順或曰當革之時事已當革矣而猶令固守之所守者非弊壞之物乎曰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己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而常爲委吏嘗爲乘田自不至於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十二

三四六

出位而曠職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然我無官守無言責自不妨於進退之有餘裕雖不革也何害其爲中順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柔順文明德可以革有應於上勢可以革然又必從容審處待已日而後革之則國是周協事体精詳征吉无咎矣

誠齋曰乃者緩辭也後而不先之辭也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費之言趙鞅無君命而逐君之惡人則春秋以爲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象申之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輕躁者寡謀而易敗慎重者遲久而有功理固然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序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征凶貞厲躁於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於革則可也改革之事出於人情久安之餘最難得人之信故必議革之言而至於三就先謀諸心次詢於人考古矣復準之今思利矣復審其害然後事當而人安之有孚而可革矣

象申之曰革言而至三就又何之矣言至此極別無去

易學管見
下經

革三

三廿六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當水火相息有其時矣剛柔不偏有其德矣以是而革則不乖事体不拂人情當得悔亡然變革之事亦難矣自非詢謀僉同因眾舉事則內有嘵嘵之口外有洶洶之議又何以掃百年之弊成鼎新之業哉故曰有孚改命吉命政令也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夫惟孚在革前則可以革矣

雲峰曰三以剛居剛故征凶四剛柔不偏故悔亡下三

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

象申之曰改命之事不駭則疑四有更化宜民之志已信於上下矣故曰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序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順天應人把天下而重新之易服色改正朔新觀聽誠非尋常之舉矣然此非常人所能當也必其天命未膺而德望已洽不待占決而億兆之情有不戒而自孚者然後足以當之

易學管見
下經

革四

三廿七

意言云下三爻方革上三爻是已革了舊章頓洗另換一世界乾坤成大片段大文章皇王之鴻烈也賢人之革先為信而後為革革後乃信聖人之革則未占而有孚矣不為信而民信之也

象申之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大人御宇如虎之變則世運人心赫然改觀其文炳也虎變在制作上看文炳在治化上看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而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而順以從君也

意言云革道已成重熙累洽行俗美之會在君子則蔚然有文小人亦換一面目矣如是何過求哉故征則凶而居正則吉安靜無爲而已

君子道德積中而英華發外固是渾渾噩噩之深者若小人革面前之頑梗化爲順從已是遵道遵路之民蓋小人朴魯氣象自好但未若君子之秀而文耳五上皆取君象五開天肇統之主也上繼体守成之主也首創之君開大型范一新耳目若混沌初開其文踈朗闊大繼体之後則深邃緻密故其氣象自異本義云上六之才不可以有行此句不必泥上六居革道之成柔正其善處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十五

三六

象申之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涵濡於文教者深也小人而至革而則皆順帝之則無復有違犯者矣王氏曰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鼎元吉亨

鼎重器也國家始建既立郊廟必有鼎以爲祭祀之用鼎可函牛大鼎也此鼎與郊廟並重非重鼎重郊廟也士庶家皆貧不粥祭器誠重之也鼎亦天子之祭器也

此卦下巽上離則觀象於六畫取材於木火而鼎之休用備矣故爲鼎鼎重器也其宰以德其膺以位其輔以賢三者備則調燮有方天命凝而人心戴鼎之元亨可保於無虞矣故爲大通元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名鼎者鼎有其体体不備不可以語鼎觀象於六畫而体備矣鼎有其用用不周不可以爲鼎卦象以巽木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十六

二六二

入離火而致烹飪火無體待木而後爲体木無用待火而後爲用小之而日用飲食所必資大之而國家重器不能外而烹飪之用行矣是以古之聖賢莫不以鼎爲重享帝用饋非鼎則不荐養賢用饗飫牢禮非鼎則不達雖其明德之聲恭敬之實固自有在而實賴鼎而將者也是其用豈小哉惟其用重則保之宜重卦德內巽外離是內焉惟玄惟嘿和順於道德外焉作謀作哲旁燭於萬里有其德也卦變陰進居五是以徽柔之主陟元后之尊天位隆矣卦体六五虛中得九二陽剛之應

元良佐矣夫不徒有位又德以居之不徒有德又賢以輔之則調燮有方重器可保矣是以元亨

蔡虛齋曰鼎之用對鼎之体言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者鼎之体烹飪者鼎之用聖人所以享帝者以天下無一物非上帝之所生亦無一物非聖人之所統其分相當其氣相屬也所以養聖賢者聖人以一身爲天下民物之主而不能以身周天下民物之務所以共亮天工者實有待於聖賢也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也夫子豈不知享帝不小於聖賢也而獨養聖賢言大亨者示人主不可以視聖賢也

易學管見

下經

重十七

三百三十四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位入所命也正位通所以凝命也一念一事皆與帝天之命對越用以承休命於無斁而保天位於勿替此王者所以主鬯凝圖而守神器之重者也傳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命所由凝將在德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六陰柔居下上應九四所行有遭蹶處是其顛也然顛亦何害哉天下之因敗爲功因禍爲福若管仲就囚而成伯業塞翁失馬得馬之類不可勝道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故有因賤致貴之象顛趾句只以意會之見禍福轉徙無常人不可無出脫之道虛虛說去不必就應四上貼出枉見權勢等事

象申之曰鼎顛趾悖也然事有順而相害逆而相成者未可以顛趾爲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因摧抑之意而益勵於善是爲去故以納新易惡以受美乃所以從貴

易學管見

下經

重十八

三百三十三

也從貴則爲利矣出否則非顛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怨偶曰仇小人能啻我以私于我以欲卽之足以喪德而敗名是其仇也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故吉

象申之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惟其有實益當慎其所之也龜山一應蔡京之召則進退難自由矣我仇有疾終无尤也能慎所之則無自失之尤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過剛不中越五應上舍可仕之君從避世之士故爲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此悔道也天下固有當黃耳之主而可自外者乎幸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則君臣遇合澤可遠施而不仕無義之悔可亡矣故得終吉象申之曰鼎耳革失其義也非君之不能用我乃我不能事其君也故深罪其失義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十九

九四當鼎鼎之任下應初六之陰是大臣誤主上而大臣所任者誤大臣者也故有覆餗刑渥之象

象申之曰覆公餗信如何也事君先資其言自獻其君以成其信九四不能勝任而至覆餗於相期之信且何如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鉉貫耳以舉鼎者也臣佐君以凝命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元良衡弼兩相成矣此君道之正也吾所慮者梗介之士或以來鑠金之口而正直之風終不免

逆耳之嫌則非任賢之難而始終不二之難矣故有利貞之戒

象中之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黃中德也五有中德故讒邪色貨不穢其衷獻納故沃實受其益是以中爲受善之實也不然則內親而內疎賢豈易任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道貴和以玉鉉舉鼎是剛柔並用仁義時出政是以和鼎之功用成矣以其道之盡善言爲大吉以其道之大行言爲无不利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二十

李西溪曰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体柔故貴剛上体剛故貴和

象申之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蓋大臣輔君之道非一有當正直處有當委蛇處有當矯矯錚錚不畏強禦處有當悶悶醇醇不爲束薪處凡此皆剛柔之節時出而迭用者也詩云維仲山甫柔亦不吐剛亦不如此之謂也

東坡曰六五上九皆所謂耳也上九之耳見於九三故不復出也在炎而不灼者玉也金則廢矣六五之爲耳

也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黃耳則其所以爲鉉者以金足矣上九之爲耳也炎而灼之不可以迫故曰耳革則其所以爲鉉者玉而後可上九之耳得玉鉉則大吉无不利无不利者上與五與三之所利也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者驚動之義能震則亨矣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人於平時常如禍變之來虩虩然危懼則謀爲

易學卷見

下經

頁廿一

三

周悉舉動萬全自笑言而啞啞矣卽有倉卒之變而意氣自閑宗廟社稷之重可以不失矣震來虩虩之惧以心言震驚百里之惧以事言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惧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憂患者生全之地危懼者安樂之門震有亨道不假言矣詞曰震來虩虩者蓋福生有基恐者所以納其基也雖未見獲福而爲福所由致也曰笑言啞啞者恐惧之後觀變已熟慮事已精裁度區處自有法則也惟能惧

而有則也則雖意外倉卒之變如所謂震驚百里者豈不驚遠惧邇足以震動宗廟之靈憂及社稷之重哉然出吾之素定者以處之可以持危可以定傾九廟賴以妥安宗社賴以鞏固真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主矣此主震者所宜熟計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雷聲洊至驚遠惧邇震之象也君子体之以爲災變之生多由於人事之失而天心仁愛每寓於譴告之中故心存恐懼思所以仰答天心行加修省求所以奉若天

易學卷見

下經

頁廿二

三

道恐懼而又修省者畏天以實不以文也周宣王遇災而惧側身修行其微也夫

彖言震驚以事變言象言洊雷以天變言事變有形雖大而可挽故安閑舉止不失常度天變不測雖小可惧故側身修行常若不及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以陽爻爲主若全卦以初爻爲主初九成震之主而居震初戒惧尤切故其無事之日常若震來而虩虩而

其後也自笑言而啞啞矣意言曰震之所以貴於六子者以其擔當有氣力能爲諸子之鋒也故在家爲家督居則監國出則撫軍

象申之曰居震初而能震則福生有基其致福也而非倖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有則故神閑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二乘初剛是以柔弱之資遇強梁之人當震之來而危厲也故有喪其貨貝而躋于九陵之象一則據高以觀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廿三

三十三

望一則遠引以畜安也是以所遭雖不幸所存自不亂

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得矣

象申之曰震來厲乘剛也力既不敵則幾當先見此必

然之理也大抵七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

國家之寶賄可以喪而復得者勿逐二字重凡人必脫

然私欲之外而求畜安之道然後經畧有方恢復有道

昔人謂有墮甌弗顧之達常有去珠復還之理則此七

日得之謂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行者震起其所行不爲柔懦所牽不爲倚欲所屈如此則无眚矣

象申之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位不當以柔懦言平時無防患之道一旦禍患之來便計畫无復之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陷於二陰之間耽於利欲不能自震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遂泥之象

象申之曰震遂泥未光也居陰有二道非能守則能動曰遂泥終於暗昧局促而已豈有光明境界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廿四

三十四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本義備矣有事本中德來恐懼修省而爲文德武功之

畜天下事尚可爲也

象申之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處震

之事以震動爲中能震動則奮發有功而大无喪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

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以陰柔處震極故有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

矣夫天下无無故之禍亦無驟至之災誠能於禍不予其躬于其鄰之日先事而預防之則防微杜漸禍無自發雖時處困極不免言語之傷然不足咎也不震則凶于鄰无咎可不蚤哉

象申之曰震索索中未得也平日無防變之道卒然有變便錯亂而不自得矣其言雖凶无咎何也蓋獨暗之計不可以形迹窺也必然之畫不可以歲月見也鄰之所戒而吾先畏之則入於無畏矣孔斌燕雀之喻可鑒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廿五

三十五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陽自下升極上而止故爲艮艮者止之極也人之所以不能安於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欲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雖有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存有身之用無身之累是謂不獲其身雖有視聽言動之交而有未交者存有人世之感無人世之役是爲不見其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此聖賢安止之學止必如是而後无咎也

蔡松庄曰背者止之所也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

北不用人有四体背不用皆一理也人於此理若充得盡卽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矣天下萬品無有無個本体者雖天地亦然且如天象亦惟北辰不動故能幹運周天之星斗列宿天時亦惟冬不用故能有春生夏長秋成之功五方則惟北不用者北方地寒不生五谷所謂青海城頭惟有月黃砂磧裏本無春者也人則一身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動而惟背不及於用惟其身之所在則帖然隨之而已无往非止也故能出一身之萬用而不窮故吾觀於艮而見夫三才主靜之意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廿六

三十六

黃葵峰曰艮其背止之至也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意言云心之神妙於感也有心於感則心馳故貴艮感無其感也心之休妙於止也有心於止則心枯又貴咸止无其止也不知咸之道者妨艮不知艮之道者病咸知咸善艮知艮善咸嗚呼此心學之妙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所貴於止者非貴其靜而不交於物貴其與物入於吉凶之途而不亂方謂之止也故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止亦止也行止不以我用而以時用時有固然而我因之看此等氣象所謂百官才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也是之謂其道光明也問動靜不失其時何以爲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廿七

三

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太宇定而

天光發是也

東坡云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元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爲順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爲大畜文王係之詞曰艮其背以明背即止也即止於動靜所當止之所也

人之五臟皆係於背是背又乃身心經會處體雖不動而實衆動之所係非離動以爲靜者也夫動靜豈可分哉行乎其所當行便是止乎其所當止便是止其所是

故君上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何事非行何事非止常止之所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何時非行何時非止當止之所患在以有與之心汨之而止始播矣何幸卦之二体上下敵應陰則皆陰陽則皆陽各以敵應而不相與不相與則內欲不出外構不入靜焉亦定動焉亦定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此艮止之學也

意言云卦不言艮其心而曰艮其背以見艮不在心也彖傳不言艮其背而曰艮其止又以見艮下在背也皆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廿八

三

所以交互發明心學无方体之妙令人自得之也言心不可言背又不可但曰艮其止耳止其所也言止於所當止之所可也言止爲人心之所亦可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對峙遼絕而不相及有各止其所之象君子体之以思不出其位盖心以思爲職無思則稿寂妄思則紛擾思不出其位則靜虛之中自有時止時行之妙矣程傳曰思安所止意正如此

按中庸素富貴夷狄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

柔傳動靜亦是位位者思之行乎其間也思者以時而行乎其位也謂一身而外非位亦可謂天地上下莫非吾位亦可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趾者止於初動也止於初動固無欲動情勝之咎矣然人欲之伏也無迹其易熾也如水防制之功須臾間斷則咎隨之此永貞之戒惓惓也玩利貞之旨便有敦艮意思

象申之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所謂遏橫流於涓涓之始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二十九

三十八

者也待其已發則難爲力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蔡虛齋曰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止其腓而不動於已得矣但三居上二居下是三吾所隨也既隨之便當拯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於心安乎故曰其心不快誠哉其心不能快也不拯其隨六二失職處凡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第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有此義象申之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未退聽須根二說三止

乎上不肯退聽二過三亦過也二之失在於過柔三之失在於過剛

蔡松莊曰有退聽之明而後有拯隨之忠多欲之戒非不切不能開武帝之心佛骨之諫非不正不能回憲宗之惑蓋拯救在臣而聽納在君君子盡其在我而已矣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蔡虛齋曰腓可止限不可止也腓隨限而動限則一身關要處乃所以動乎物也自人而言趾亦可止也腓亦可止也身亦可止也輔亦可止也但限一止則上下判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三十

三十九

然皆非吾有矣故獨不可止也

意言云人身血氣貴於流通不滯惟其不至飛播亂行是之謂止若攢聚一處已成風辨況上下之際乎限既止而不通則上下分爲兩截夤而列之矣夤脊骨也脊近於心故厲薰心膠固不通之人始於悍然不顧終於事勢乖隔心休靈明變化之神滅矣腓非能艮之物限非可艮之所

象申之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告子之強制是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人之一身有五性七情之動有萬事萬物之交四良其身非不爲也不妄爲也由身而具者視聽言動必止於禮由身而接者仁敬孝慈必止於極如是則身有主矣奸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何咎象申之曰艮其身非空寂而置之無用也亦以衆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於厥躬四惟飭躬以自止焉耳身者分言之而爲趾爲腓爲限爲背爲輔也合言之則無趾與腓與限與背與輔之名但曰身而已矣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三

三十五

艮其輔者止而不妄發也言有序者發而必中倫也蓋國之安危在由今王之言即王之令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妥而必有其序故音音一出敷天莫不承聽無失言之悔詩云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此之謂也

象申之曰艮其輔以中正也言心之聲也中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中心躁者其言輕以疾五之艮輔以中心定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傳云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故象亦以厚終與之

蔡松庄曰上九當得全民艮其背者也非聖人不能當又云大舜終身慕父母敦於孝者也仁者安仁敦於仁者也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敦於學者也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斯敦艮矣

漸女歸吉利貞

女歸吉不躁進也利貞者不曲學以阿世不變節以徇人不妄進也大抵仕路甚艱變塞甚易故聖人以利貞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三

三十三

戒之

止於下而巽於上方其在下則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昭矣進以其漸莫如女歸上進以漸如女之歸則其進也以禮而出也不苟吉然天下有謹於進止之間而或不能審於出處之正者矣朱穆有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龜山一代大儒亦應蔡京之召雖非不漸而非正也始進之初大節攸係故又有利貞之戒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其位得剛中也止而與動不窮也

漸漸進之義也女歸而如是乃吉也士君子之進獨異是哉

卦變九進居三得臣之位又九進居五得君之位進得其位則建功立業之本不期而植矣何也彼其陽得陽位誠得位之正也君以正立極而非急功以邀利臣以正調元而非枉道以徇人則化原端而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其往有功也何如哉

不特此也卦休九五得位之中而以剛中出之沉潛寓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三

三十一

於高明君德之粹也是尤所以建正邦之本也卦德止而悅是未進之先恬淡無求既進之時舒徐不苟臣節之純也則待時而動動可不窮是又所以成正邦之化也此所謂進得位也此所謂往有功也總之進貴以漸漸貴以正漸則道存委蛇無干時赴捷之會正則身存不辱有正已直人之功此仕路之準也

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東平劉氏曰夫物未有進而不上窮者動而不窮者惟漸爲然止乎下而與以行之是以動不窮也此語有味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德善俗居德畜德也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豈一朝一夕之力哉故居賢德者必以漸善俗者變其舊日不美之習使之歸於皇極須是薰蒸涵濡之久方可致是善俗必以漸也居賢德畜其德使德爲已有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水鳥也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

三十二

也有序漸之象也

干水涯也鴻在水涯非屬離群而在水涯故厲耳初六始進於下亦猶是也名位未定故厲名實未加不免掛人之齒頰故有言然時命使然非所咎也聖人之不貴躁進如此

象申之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君子之不卑小官固如此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蔡虛齋曰鴻漸於磐象進於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祿衎

衍皆安意也涉要津而不爲竊位食大官而不以素餐
所謂式燕在公退食委蛇者也德稱其位正邪之功成
矣故吉

象申之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祿以報功非人浮於食
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
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順相保也

夫征二句揔是說冥行者必取困勢孤者必見摧其凶
可知矣夫此過剛之道何所利哉惟用之禦寇則威以

易學管見

下經

頁三五

卷三

制變勇以懾奸庶爲利耳若以漸進則豈宜哉三過剛
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占如此

象申之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離群醜則不復矣婦孕
不育失其道也失陰陽相濟之道則不育矣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以過剛用之禦寇則順人心以協力而可相
保助也可見過剛之道在禦寇則爲順舍禦寇之外便

爲拂矣在禦寇則順相保舍禦寇之外便相殘矣皆非
所利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君子之漸進於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非順而
巽謙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
趙盾而見殺

四乘剛而巽順則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能區處而回而
潛毋其患矣

象申之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順則心和巽則慮周
其逆來而順受所以轉危而爲安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
吉得所願也

易學管見

下經

頁三六

卷三

二五正應隔於三四故有鴻漸于陵三歲不孕之象然
終莫之勝者邪不勝正故也自古讒夫關說則賢士拊

心壬人高張則君子削迹然明主豈無悔悟之日讒邪
豈無暴露之時畢竟明良終合治功可成故吉

象申之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天下之事凡正所在
始雖有所阻隔終必伸也故曰得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不可亂也

上九孤介之操足以挽趨利奔營之習其修潔之行足

以收師世範俗之功辟之鴻飛冥冥雖不與離雖啗啗者儀於帝庭而霄漢羽毛高出塵寰之上亦自爲儀而可象也節槩著於當年清風垂於後世何吉如之然則無用之用不乃爲大用者耶

象申之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蓋人或志於富貴則富貴亂之志於功名則功名亂之上之志卓然獨立非富貴功名所得亂是以節槩之高而表儀之著如此也不然與世浮沉耳何足以爲儀

胡雲峰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三七

三說

者上居無位之地亦足爲人之表儀而非無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歸妹征凶无攸利

究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則不擇所偶而惟情之動故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夫始合弗正有能善其終者乎故曰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

剛也

卦何取於歸妹歸妹非細故也男女交媾是天地綱紐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男女不偶則人類滅息是歸妹爲女道之終實人道之始此歸妹所以爲天地之大義也所患者卦德兌說震動以說而動發乎情不止乎禮義所歸者妹此歸妹得名之大旨也征凶句兼罪其男女謂卦体中女以不正而從男固爲廢禮男以不正而從女亦爲愆義也无攸利句深罪其女子謂男雖以私情而說之終必受其牽制而屈之也總是交之以不正也向使如咸之止說漸之止巽豈因是而廢天地之大義哉言外有男不可取女意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君子觀男女之交以色而合者必以色衰而離以情而動者必以情盡而絕知始之不正而終必有敝故堉垣之約雖誓於初而桑椹之嗟不免於後讀氓之詩永終之戒甚明矣知字要重看與其終之敝而相離不若慎之始而使無敝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三八

三說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娣與妹不同少女曰妹少婦曰娣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之娶其嫡必以其娣姪從係初九者曰歸妹以娣者從嫡以適人者也非正嫡矣何謂征吉其說在莊姜之戴嬀矣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則跛能履征吉之謂也此女德之良者也雲峰曰以一卦論則爲說以動故其征也凶卽此一爻論則有劉正之德故其征也吉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三

象申之曰歸妹以娣以恒也其心塞淵而無惑其行貞淑而不變女德之良也惟是有恒德故雖不能明自主事亦足承助其君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蔡虛齋曰眇能視承上文而言一則女賢而非正室僅能承助正室而已一則女賢爲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利幽人之貞推出說君子守身當如女子女子不以配之不良而變其節君子不以時之不偶而變其道其致一也

象申之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所謂抱道守正而不改其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初之娣命之薄也三之娣德之稱也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婚故其戒如此

象申之曰歸妹以須未當也女德不貞故人莫取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遲歸有時者言有是賢德終必獲佳偶而時可歸矣夫遲而有歸則遲不爲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

愆歸之以時則期亦不失孟光三十而遇梁鴻正其人也

象申之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美王待價而沽欲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居尊下應九二則是以王姬之貴下適卿士之門而能以禮義爲光華不以衣服爲容飾其象猶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女德之盛無以加此

故又爲月幾望之象

象申之曰帝乙歸妹而不以盛飾爲貴何也蓋其以中德之貴而行至貴者德文不足以飾之自不尚飾矣大凡能把外面許多好畝艷的輕視了必是內面有個物事壓得他底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承筐无實是未嘗承筐也刲羊无血是未嘗刲羊也

此爻須得其意不必深泥夫婦之禮所以奉祭祀也故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一

三

女則承筐而采蘋采蘋以供職士則刲羊而實鼎實俎以備物如此則夫婦之道方有終矣上六陰柔無以供婦職是承筐則無實也士而取此無以奉宗廟是刲羊則無血也占者如是何所利哉本義約婚不終上看近俗

象申之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言其無以承祭祀之德徒爲虛筐而已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蔡松庄曰豐之可愛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

人事所以維持天運聖人之貴人謀如此故先儒曰人謀孔臧可保天命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盛大之義也卦德以明而動幾先之智英斷之才兼資並用所以致豐又曰王假之者言王者當豐亨之時撫盈成之運以生聚則日繁以物力則充斥故凡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俾朝野之觀者率大其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二

三六二

錦張文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曩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宏麗而狹小前日之制度矣所尚者大王者至此所以有憂道也而徒憂無益也宜守持盈之戒如日之中乃爲宜乎日惟中方能遍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晏而天下之物有遺於所照之外者矣人君之宜照天下亦猶是也雖然處之亦難矣天下物理衰不生於衰而生於盛盛不終於盛而終於衰彼日至中時已盛矣而其勢必昃月至於盈時已盛矣而其勢必食豈特日月爲然大而天地之或盈或虛皆與時消息不能常盛

而不衰也以一元之運言之始於寅盛於午而閉物於戌以一歲之運言之生於春長於夏而收藏於冬蓋氣至而虛氣盡而散天地之盈虛且听於時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盛極必衰之機如此此所以守常而不可過盛也

朱子曰天地是舉其大体而言鬼神是天地之運動變化者如風雨露雷草木之類上言宜日中蓋以日而持之則可也此言日中則昃蓋以日中而恃之則不可也時字不外氣數天地亦固於氣數之中時當其息則天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三

三十七

地變化草木蕃天地亦與時俱盈矣時當其消則天地歸根群動俱寂天地亦與時俱虛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東坡曰易至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與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威至而明不至則片言何以折獄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故必威明皆至則容光之隙无不照雷電之下无不折方可成豐亨之功傳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惡惟斷乃成即此之謂

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四皆陽才名勇力大畧相當若其配然者聖人恐其勢醜則嫌於相形德齊則疑於相軋故以同心同濟之道示之无咎者德相資也有尚者功相成也乃象則爲之戒矣其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齒天下之公此以管一己之私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四

三十六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志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居豐之時上應六五之柔暗故有豐蔀見斗之象豐蔀見斗有蔽之者也陸贄之事德宗可監矣夫人君之道強不在於折敵衝而莫強於折邪佞明不在於察淵魚而莫明於察姦欺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刻薄爲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爲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於至誠孚信以發

吾志而已發字有因明通蔽因事納忠意思又曰均此
諍君也以口舌往則自取疑疾矣以誠意發則不覺開
悟矣

象申之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積已之信所以發上
之志也後世引裾折檻非不直也碎首玉階非不忠也
然吾身獲逢千之譽吾君蒙商辛之名如何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
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沫小星也必昏黑之甚而後見九三處明極而應上六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十五

三十三

明而受蔽雖有明德廢而不用然非三之咎也不用之
過也舜非明揚之帝則終雷澤之漁矣尚非克明之文
則老渭水之濱矣

象申之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柔暗之君用人則不能
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折其右肱以故終不可
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
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矣下就同德何以

便吉蓋藉其才德以左提右挈戮方王室所謂以一人
扶之不足者眾君子扶之有餘也晉元不振王謝同心
足維江左之衰此爻似之

象申之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一旦
遇其夷主以彼之明容吾之動行與吉會可成格君之
功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質雖柔暗若能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君心
無二用尚大則心日益蔽不足以照天下來章則心日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十六

三十四

益明而可以灼四海慶譽謂福慶集於一身而且有譽
於天下也有慶譽即吉

象申之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人君以天下為心用賢以
錫天下之慶即君之慶也即君之吉也

上六豐其蔀其家闕其戶聞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豐其屋者妄自尊大自處於高明之象也外大足
以拒人內暗無以自通是以闕其戶聞其无人三歲不
覿也豈不有九三為之應而折其右肱與无人同故凶

象申之曰豐其屋天際翔也如詩所云如翬斯飛之意
高亢自大不下人之象窺其戶聞其尤人自藏也非是
无人有人而我藏之也開誠布公人孰不樂自見哉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去其所止而不處故爲
旅文王係詞以士君子有四方之志旅其所不免者第
離鄉去家天涯漂泊令人有悲思寂寂之意旅亦難處
矣所幸者卦体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卦
德長止而離麗於明亦可以小亨矣亦可謂得處旅之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七 三五二

正道而吉矣貞字不外卦体卦德二意程傳曰人君無
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象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詞曰小亨者蓋旅之時卑已則嫌於自辱忤剛則
幾於召禍躁動則或以擾事昏昧則闇於當機夫惟柔
得中也順剛也是謙卑不至屈已與順不至忤人也止
而麗乎明是恬靜以貞守見幾以善動也所以得處旅
之貞而吉亨也然旅何時也極言之則四時聚散天地

逆旅也人世假舍萬物逆旅也百年須臾吾身逆旅也
茫茫宇宙浩浩寰廓自非以善處之道取不一之位則
未有能挾無碍以遊於世者其關係頗不大哉

按得中乎外句外外卦也外有旅之象焉止而麗乎明
內既知止又得明而麗之則人之明便是我之明矣蓋
謀議籌畫緩急有托亦處旅之善道也得此者爲亨守
此者爲貞吉孔子之微服過宋其得中而順乎剛乎於
衛主顏離由遠伯玉其止而麗乎明乎旅之時義大矣
哉聖人著此句最有深意蓋恐人以旅小事而或忽之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八 三五三

也故終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明則無道情慎則無濫罰明慎既盡決斷隨之林次崖
曰明慎仁也不留義也義而不仁則傷於暴而濫及於
無辜仁而不義又傷於懦而威阻於強梗仁義並行治
獄之道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其細已甚有旅瑣瑣之象人必
自侮而後人侮之不徒曰取災而曰斯其所取災明其

瑣瑣之所致非自外來也

象申之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窮猥陋也其識不廣也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即次德爲人所樂與也懷資得出入保守之助也得童僕貞內有親信倚賴之人也三者之中得童僕貞尤難女子小人易携而難養也惟得其心則即次者處之益安懷資者守之益固即羈旅之中亦爲樂土矣故象申之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四九

三十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性行高亢以之待人則不遜以之御下則寡恩故有此象占者如是心雖無私亦非所以自安之道况未必

正乎

象申之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與下以童僕言曰其義喪明其無足惜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離下而上載質之君子也旅於其國而僅得所處得其資斧而防衛有資然不得居其位行其道其心能自快哉季孫之待孔子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氏所以去也

象申之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君子志在行道期於得位非僅得其資斧也資斧者資身之斧也所以防不虞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天子无旅故變例而言言士人得此當有文明之應或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十

三九

至他邦而來朱紱之聘或游上國而覲明主之光若射雉然如是則雖有載質懷資之費然聲光上達庶乎小遺而大伸矣

象申之曰終以譽命上逮也蓋四有蘊藉未弘一旦

襲尊位揚揚得意徒足誇閭里之榮而已此則名實俱暢揚光耀座之前騰輝廟堂之上非直閭里之一盼已也故曰上逮至於上逮則非獨賢者之私榮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之時而好高不能下宜其見惡於人而失所步也
所謂喪牛于易者言其驕氣方盛失其柔順之德而不
自聞知也

象申之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正與九三相類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小亨者以陰爲主力量才識不足以畜大也利有攸往
者幸其以陰從陽陰得陽助尚有可爲也夫從陽而利
往則其係於所從者亦大矣自非謀猷德望有可倚重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

三十一

者何以當此故又曰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申命只是叮嚀慎重之意劉安世云善觀人國者不觀
其勢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醇疵先審
其令之煩簡惟其令既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聳動此聖人鼓
萬民之術也剛巽乎中正二句正從申命上說來蓋君
者制令者也臣民者從令者也制令者不本諸德則空

言無以喻下從令者不順乎上則梗化適爲頑民卦體
剛巽乎中正而其志得行是以我之剛中令民之不中
以我之剛正令人之不正是謂制令之善經初四之柔
皆順乎剛是惟臣欽若惟民從又上以剛中令我而胥
順於中上以剛正令我而胥順於正是謂從令之大義
下從令則無慝志是以小亨利有攸往上制令則無亂
政豈非大人而爲人所利見乎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然後鼓動萬物今出惟詳然後鼓動萬民故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

三十一

君子必申命而後行事事字凡係國家經紀生民利病
的皆是申命者三申五令於以熟民耳目一民心志使
令行禁止無物不入也若徒以鋪張爲主則非聖人之
心天下且玩而不從矣是以元朔之詔不能回廉暉之
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亂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
治也

陸葵曰曰天下事惟斷乃成初六過於平與者也既欲
進又欲退當機不斷此人何足濟天下事乎故宜用武

人之貞以矯其偏而作其銳昔人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是也

象申之曰進退志疑也蓋其志先自疑也武人之貞志治也其志先自治也看來疑則亂而不治治則定而不疑惟視人所存耳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在牀下者恭敬不違有過於巽之象然亦審其所用者何如耳是故以史巫紛若之道明之以矯誣則凶用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三

二九二

之以陳信則吉而无咎古大臣獻納往往如此

象申之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卑不爲懦恭不爲諂得巽道之中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勉爲之者不誠則不可久故頻失而頻巽非頻巽之吝頻失之吝也頻一也頻復與頻巽占何以見復復於內也頻失而頻復則中有主巽巽於外也頻失而頻巽虛文而已

象申之曰頻巽之吝志窮也非其本心則故態復露人

視已如見其肺肝謂之志窮誠窮矣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孫質菴云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者然當巽時用柔能下故能辭遜而不危道存而不亢不惟免其侵凌之患且可以感召天下之豪傑同心並濟其益多矣有田獲三品之象

象申之曰田獲三品有功也謙恭下士賢士亦樂爲用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四

三九二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貞者剛健中正能奮發以改舊俾舊政爲之一新文明爲之再造故吉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雖曰无初而終則有永矣然貞豈易言哉不謹於始則除弊反以滋弊弗謹其終則興利或以釀害故必用先庚以叮於前斟酌古今參合人情寧使人謂我寡斷無失之疎略又用後庚以於後計定百年算周萬慮寧使人謂我迂闊無失之近功如是始謂之貞而得吉也

黃葵峰曰不當更而更則宣帝爲基禍之主當更而不

更則元帝亦爲漢業之衰

象申之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有沉毅之思故能酌會通之宜

上九吳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吳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過於卑吳以至柔懦不立其視二之用史巫紛若者大不俾矣恭而無禮輕而召侮雖遜所當遜不免於凶

象申之曰吳在牀下居吳之極而過於吳也喪其資斧失其所以斷可必其凶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十五

三九七

周平王惟不能復父之仇天下所以春秋威烈王惟不能正韓朝魏之罪天下所以戰國

兌亨利貞

卦兼剛中柔外兩義剛中是悅本由衷民情胥應豈不得亨設不本之以剛而出之以柔則煦煦之恩民以爲小憧憧之治民以爲隘無爲貴說矣故詞曰亨又戒以利貞此王伯之辨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

矣哉

咸取無言之感兌取無言之說說以利貞感而忘其感也忘勞忘死應而忘其應也說而至於忘方爲蕩平大公之氣象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勸者民自爲勸非待上有以勸之也

胡以稱利貞哉卦体剛中而柔外剛中則有顯比之公而不違道以干譽柔外則有熙皞之化而非拂民以從欲此說道也亦正道也以正爲說則一懌豫而布宇宙之春是爲順天一歌舞而樂生成之賜是爲應人天人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十六

三九八

俱說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夫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悅之大者正也正則蕩蕩乎平非大而何黃葵峰曰咸之感无心感以心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舜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彼此相滋是雖無情之物實有相說之象故爲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蓋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陽剛則不失於柔媚處下則不失於上求允行則不失於私係說之和而得其正者也

誠齋曰當兌說之世天下人說於下君臣相說於上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特立不倚之剛猷可替否以相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十七

一百五

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說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

象申之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未有所疑者正也不正則有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凡以說相與必有悔九二剛中其所爲說者一出於中心之孚則至誠動物終无所悔

象申之曰孚兌之吉信志也信已之志便可信人之志蓋揭肝膽而行之故形骸尔汝不能隔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雲峰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從三似矣揆之懿德之好終有所未安者從五是矣至於私情之累亦人所難却者此正公私界限差厘而失千里故曰未寧喜對畏字看小人若可喜然一沉淪則爲小人之歸其可喜者乃最可畏者也君子若可畏然日親之不覺有尤方之益其可畏者正其可喜者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八

象申之曰九四之喜有慶也蓋與善人居則日益與不善人遠則無日損從違之判決於須臾而德業之就卜於終身故曰有慶

徐進齋曰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無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剝者消陽之名說之惑人易入而可畏萬一不察而審

適之則其凶惡之肆即在承媚之間卒之心志迷惑聰明壅蔽天下國家之厲階從此起矣以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意正如此

剥如芭蕉之剥一重剥一重不見其消有時而盡

究秋之交九月爲剥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剥聖人不無微旨宰詔非能剥吳天差乎之上官非能剥楚懷王乎之十常非能剥漢桓靈乎之孚剥之占爲戒深矣

象申之曰剏正爲正居尊爲富正如唐明皇明知林甫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五

三十三

之奸邪而猶用之蓋一則恃己之聰明二則恃海內之平安謂其必不能爲害故也聖人之言豈欺我哉不知恃聰明便昏了恃平安便危了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吉凶愚謂畢竟有凶而无吉縱使人說之而得以乘時微利亦凶道也害與利有因者也

上六引兌居說之極窮說之巧也故象誅其未光

蔡松庄曰三與上均一小人欲害君子者初二有剏正

剏中之德聖人知其守也不爲之戒四五則戒之四剏而不正恐不能守五惟剏中君位易縱君心易惑也漢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當離披解散之日自非據形勝脩才德與左右之有人漢其何濟卦具此三善其亨宜矣至其濟渙之道豈易言哉蓋其時九廟震驚神靈久以不安中原板蕩神州久以陸沉故假廟以合神之洪涉川以合人之渙又必以正行之無爲媚神以邀福無爲行險以僥倖庶幾得濟渙之道而利也楊慈湖曰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

三十五

也上人行其恭敬慈愛之心於上舉而措之天下則舉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觀感於下矣

彖曰渙亨剏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剏來居二而得中據上游之地進可戰退足守故曰不窮六往居三得九之位是柔能安集武足勘定其濟渙之才者也上同於四是謀臣如雲猛將如雨獲濟渙之助者也以此三者克復中原易於反掌故亨雖然渙既濟矣天下粗安聖人又有所以萃人心焉有所以結人

心焉是故有假廟之興有涉川之具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一以篤惠宗公示水木本源之思一以慰安九廟示子孫世守之統是所以萃人心之第一義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蓋其時瘡痍未起民之墊溺者尤多不以此時經綸天下則何以開天下之太平建萬世之長策乎是又所以結人心之第一義也曰在中曰乘木已有貞意故不復什

東坡云渙之爲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彖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享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十一

三

於帝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踰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爲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係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蔡松庄曰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先王以享帝立廟蓋王者於上帝其分相當其氣本相屬也於是日用建子月用上辛陶匏藁秸之畢陳瓊璜爾粟之具備於以達片誠於蒼蒼之表則精神與上帝相接矣王者

於祖考其分相維其氣本相通也於是慨英靈之在上想音容之如見門堂寢室之是脩簋豆之是飾於以達一念於冥冥之中則精神與祖考相通矣

按萃之假廟因其聚而聚之也渙之假廟因其散而聚之也王者孝享之心固無分於萃渙然當渙時尤有不容自己者故大象不曰假廟而曰立廟又兼享帝而言之

書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傳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享群祀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十二

二

明之德放於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顙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也觀此說則享帝立廟不但合鬼神之渙亦以合人心之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大都亂必有萌不睹其萌而听其自至迨元解之勢成乃欲以綿力濟之辟以駕下涉千里之途必無及矣初當渙始而得壯馬既不緩圖以失機又不自用以收謀可以濟渙而吉矣故諸爻皆言渙初不言渙

象申之曰初六之吉順也順九二之陽人之力即已之力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奔者急來之謂也濟渙之首策在急據天下之要圖夫當飄流無定之日彼盜名字者孰不覬覦其間二急奔而得之據上游以控制六合爲渙奔其机之象此正英雄用武之地志士恢復之日也故曰悔亡

象申之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得願者謂其退足自保進足長驅恢復之願可成也秦得百二而七雄夷宋奔燕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三

雲而二虜橫英雄舉事無謂險阻爲不足憑哉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天下之難皆生於有已之心使人各散其私時事不足平矣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故聖人與之曰渙其躬无悔所以破雌黃之口堅任事之心而無以身後之成敗自疑畏者也此純臣之誼也

象申之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君父母難臣子何以身爲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天下之渙皆由人各自爲群耳如漢唐之季內而佞幸

之徒各樹私黨以爲外援外而藩鎮之類各據強土以爲內應四渙其群是不憂有形之瓦解而先憂人心之土崩者也相道之最善者也故曰元吉且非獨此也群焉既渙則權無兩錯制不同門天下之英賢莫不輻輳並進歸命天子其所散者聚而若丘天下之渙不指揮而自合矣謂之曰匪夷所思見老成謀慮全在人心國本上著力而彼設一策運一奇者方之左矣

象申之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四

之大公所以爲光大也此便是匪夷所思意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書曰今出惟行弗惟反王居王者之居積也蓋人君常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於號令與居積也能散其居積則百姓因王言之大而如王心之一矣其不合於一乎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楊誠齋曰散難有二無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者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歛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今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今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渙王居无咎

象申之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位字兼德說無人君之德則洛口開倉未聞散財之義無天子之位則便宜發粟祇稱矯詔之名故知五之正位便能渙王居矣

黃葵峰曰象不及大號但曰渙王居者正以虛號易發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十五

三

實惠難繼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陽剛則才可濟渙極則時將濟故能易危爲安傷害可去憂患可出蓋天時人事兩相成者也

按坎在人身爲血在卦之上去水遠矣逖遠也風收聲而水靜矣

象申之曰渙其血遠害也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有血害有不勝言者上九以陽剛居渙極能渙天下之大難而去之使遠出於湯火之中故夫子申其義曰渙其血

遠害也遠害者遠民之害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有節之義節固有亨道矣又其体陰陽各半而無過不及之偏又二五皆陽而得中得節道之貞而亨者也若節則可爲常矣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皆違性情之正不可以爲常者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制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十六

三

偏於柔則不節過於剛則苦節剛柔分者界限分明有不可僭差紊亂之意剛得中者剛調得當有不至過苦難行之意節之得亨以此苦節則通之一人不可通之天下其道窮也夫節蓋自有中正之道矣大凡人情說則易流未免滋其情欲之好見險而止一票於品節之宜自非德位之君子孰能定經濟以爲天下極乎此卦九五得位於上其所節者又皆大中正宜於一時合於萬世而可通行於天下者也此節道之善者也吾以天地言之天地節而四時成冬之必有春也夏之必有

秋也天地之氣不節則竭而況於人乎而況於財乎凡財貨之在天下地力之所產有大數人力之所產有限使濫用無節必至傷財財既傷必至頭會箕歛以剥民而民亦害矣聖人知財有限其取也節以九賦其用也節以九式則財不匱於費用之無經民亦不困於銖求之無道矣此節之貞也所謂中正以通者也

楊誠齋曰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中正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

三十五

以通中則通矣是故先之禮後之法禮立則截然不可踰法立則凜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爲傷害也下無制度則財以侈自傷民以侈自害也下侈且然況不止於下侈乎大哉聖人之制度乎其如天地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制數度卽制度議德行卽議禮制度數則車同軌議德行則行同倫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夫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處世其隱遁有時其藏修有待要不失事之會而已初九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聖人係之曰不出戶庭无咎

象申之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時未可出雖閉戶可也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楊誠齋曰不出戶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身爲大臣上逢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度數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

三十六

以節其君之欲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

象申之曰不節之凶失時極也所謂鄙儒不知時變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夫儉者德之共奢者惡之大縱曰敗度淫曰破義棄其就惡樂縱卽淫嗟何及矣則三之陰柔不中正是已

象申之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不節之嗟又傷嘆何所歸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君與臣本共爲節以其維天下者四柔順得正上承九五德行安其所議度數安其所制凡所以防維天下者安然以其身率履之若出於所性者然蓋輔節之純臣也以率群工以一萬姓何亨如之

象申之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惟王盡制惟臣欽若道固宜然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主節於上也而以甘之道行之所謂當位以節中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六九

三十三

正以通者也既不至放縱無節任其情之易流亦不至刻意獨行矯其情之不堪此所以盡善盡美而吉也此所以法今傳後而往有尚也

象申之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天子建中和之極故度數之制德行之議皆協天理而當人情此其所以甘節而吉也居位中重中字不重位字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不可以範天下只可以範一身蓋範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

安度其勢之可行故亨範一身者而身居其苦則硜硜之守可以寡尤戔戔之嗇可以共德故可悔亡

象申之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則所爲節者亦可知矣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朱子曰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中虛中實真實无妄一心之孚信也下說上與上下交孚兩情之孚信也故名中孚豚魚無知象人之最難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七十

三十四

者舜格有苗而化倣象是即感豚魚也難感者且感之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可知不亦吉乎至難涉者險難然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以孚信行之天下無不可濟之險不亦利乎感所難感如豚魚濟所難濟如涉川甚言孚之爲貴也然而非硜硜小信之謂也小信之信且不可孚一人况可感物而濟險乎故又曰利貞

鄭氏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此說儘明白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

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者卦體二陰在內而中虛二陽得中而中實中虛則無我中實則有物有孚信之義卦德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爲臣者忠誠以上接爲君者謙順以下交一信所感而萬邦作孚皆有孚信之義故名中孚誠齋曰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器虛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心先立則吾心先爲有我之私所實矣將何地容此誠哉故惟此心洞然而

易學管見

十經

卷七

三六

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

詞曰豚魚吉者蓋信之及民容有僞其及豚魚不容有僞也至於信及豚魚則其信也至矣暴慢者輸其志狡僞者獻其誠矣所謂利涉大川者蓋木在澤上有乘木之象外實內虛有舟虛之象是其孚信之積雖胡越之人可使相救如左右手此虛舟應世之道也大哉信乎可以感物可以濟難然非應以人也應以天也天下無不誠之感亦無不正之誠故又釋之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信以正則應乎天而可以感物濟難矣乘木

舟虛本孚來說不可泛謂濟險之具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也君子休之以議獄緩死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 祥刑要覽桂氏後序曰番易尉爲人殺莫知主名捕吏誣執俞達者証佐皆具已承杖矣且謀連三弓手結款無一異詞有某人不能無疑躬造府臺請緩其事重立賞榜廣布耳目

易學管見

下經

卷七

三八

俾緝正囚未幾果得巢立者以正典刑余聞之瞿然歛衽因嘆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議獄緩死之象於中孚其慮遠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孫質菴曰初九上應於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因不失親修身有同道之益事國有同心之助其吉宜矣相信之道不可不久苟信之不篤而移於他必至信非所信而失其所依歸矣故戒之有他不燕

象中之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未變故靡他一少變則

其志亂而有孚不終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五同德相應是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情故以類相孚則曰鳴鶴子和言其天機之自動忘乎感忘乎應也以道相感則曰好爵爾靡言其一得之係戀忘乎爾忘乎我也書摩喜起之歌詩矢卷阿之音股肱元首一德一心二五之謂矣

象申之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見其精神之契合直超

易學管見

卜經

○

百七三

三卷

於詢謀枚卜之外蓋不以爵祿名譽為矜悅不以繁文縟節為羈縻者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以我之無德應彼之不通其相應適相敵也在已既無所主張在人又不足倚賴或鼓而起或罷而止或悲而泣或樂而歌作止哀樂皆無常矣得敵二字最重三雖陰柔不中正然使得善應之助尚不至於顛倒也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此道乃夫子不罪其應爻而專責六三直係之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在我失其

主張時止時行皆无定則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位近於君朋附者眾矣柔順得正能絕其私黨以信於上有月幾望馬匹亡之象此人臣義無私交之道也故无咎

象申之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絕其私類而一心以事上也未有植私門而能忠公室者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剛健中正為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君以至

易學管見

卜經

○

百七四

三卷

誠遇其臣臣以至信待其君一信相孚堅如金石孚之攣固者也德業成而庶事康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有中孚之實德是以能感其臣而與之相信也此古明良一德之交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夫時有所窮鬼神不能返勢有所變聖人不能拘徒信乎理而必行之其不戾於時忤於勢者鮮矣故宋襄以仁而敗尾生以信而溺此貞凶之明戒也

象申之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知信而不知變未有

可久者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以陽於內謂之小過既過於陽不患其不亨矣特患其不出於貞也貞者義也以義用勢小者之宜也所謂與時行也自小事以下皆利貞之意蓋當大過之時則當大任成大功乃為大過之行當小過之時則勤小物矜小謹乃為持身之術故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即所謂事之小者亦不宜任意為之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七十五 三七

而有上上之心也飛鳥之遺音也不宜上而宜下矧伊人兮可不以謙下處之而有上上之心乎故又係之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聖人扶陽抑陰以存名分之心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就其力量所至亦可以得亨也其曰過以利貞者何也凡易之道與時偕行時當大

過處非常之時當有非常之事貞也時當小過知其不

可為而守之以不為亦貞也過而不過與時委蛇則貞之義也詞何以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也二五柔而得中小事猶可三四之剛皆失位而不中失位則權奪居中則善虧是以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既曰不可大事又曰不宜上宜下得無過而慎乎而非也觀之卦体内實外虛有飛鳥輕揚之象焉飛鳥飛空中所遺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是若有得於小過道理而況於人乎是故以上上之心處之則戾於時拂於人為逆以下上之心處之則合時宜當人心為順順則宜不順則非宜此所以不宜上宜下而大吉也此小過之貞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徂徠石氏皆謂小過是矯時之弊以今論之恭過則僞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之將矯之以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傲故正考文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道亦足以矯時勵

俗者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陰柔則性躁上應九四則志高吾見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速過一舉千里之意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必速墮也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

象申之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如何即吾末之何之意言其躁易輕舉雖有善亦無之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七

三十七

君臣不可過也

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所遇者陰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也適遇其臣則無凌迫之嫌故无咎也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

象申之曰不及其君者臣不可過也君臣之義與天地並毫髮之際不容僭差人臣而過其君可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不可一日不防當陰過之時尤不可不過爲之防

自恃而不脩則噬臍無及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戕

者卒暴之名或者不虞之意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小人之過而防之不當以小人之比而狎之也故五王玩寇遂虛夾日之功訓註謀踈竟成甘露之變

象申之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小人肆害何足責而君子養患可深咎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以剛處柔而遇得无咎者以其處小過之時小心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

三十八

謹慎過而不過適合處小過之宜者也往而欲任天下事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然亦當小過之時乃然天下事豈可終退托而不爲哉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象申之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易貴當位在小過之時反以不當位爲善蓋其過於畏慎乃爲不過而適合其宜也往厲則必戒矣然天下可終於退托乎聖人以爲不可長守故戒以勿用永貞可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

已上也

六五以陰居尊陰柔固無能爲之才居尊又有高亢之志又當陰過之時時事將衰之日也不能有爲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夫在已既不能有爲若得剛陽之助猶冀其能爲也顧乃弋取六二以爲助五陰也二亦陰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象中之曰密雲不雨已上也罪其志滿不能下賢以畜功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

易學管見

下經

頁九

亢也

誠齋曰上六以陰柔之資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爻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一轍也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趨之而不知已衰哉飛鳥離之比飛鳥以凶尤甚矣飛鳥且未說到去處離之則遠去也

象申之曰弗遇過之已亢也去其亢則不過矣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趙氏曰坤上乾下爲泰以天地之交也次上離下爲既濟以水火之交也

既濟事之已成者也只緣既字便不好此卽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酩酊花開離彼時節故既濟之時只得小亨而已好時節既過不好事已將來故須利貞下文初吉終亂正言其所以小亨而利貞也初吉終亂雖以時言實兼人事人事所在卽六運所在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易學管見

下經

頁十

既濟亨小者亨也其曰利貞則所以善保其亨者也此卦二卦六爻以剛居剛是剛居正而當乎剛之位矣以柔居柔是柔得正而當乎柔之位矣剛得其正則不紛更以釀禍柔得其正則不因循以滋弊此保治之貞者也審如是也萬世一日可矣而乃有初吉終亂之戒何也蓋其初之吉也非初之能自吉也二以柔居中則思患之慮深安之策蚤其備先具也其終之亂也非終之能自亂也終則有止心是晏安之氣勝儆惕之念微其道必至困窮也道以人事之道言看來利貞只是存

畏心戒止心以通其變於未窮而已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火相交既濟之象也一不戒則火熾水溢反能滅火

既濟者且爲未濟矣君子体此有思患預防之道焉

既濟何患哉惟其無患所以大可患也自古無事之日

宴安逸樂由此而生釁釁禍亂由此而萌故思其患而

尚之正在此日思者慮其後也豫者爲之於其先也成

湯之危懼成王之永志皆是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

三

雲峰曰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此句最妙蓋車

閑策勁而常有曳輪之慮彼岬已登而常有濡尾之防

思患預防之意故无咎也

象申之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聖人以人事决治幾如此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自古既濟而能用入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忠於

終况其下者乎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救

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

則行者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

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

象申之曰七日得以中道也道既在我不終窮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億

也

此爻純是戒辭九三以劓居劓有不能安靜之象故戒

之曰以高宗賢君伐鬼方小蠻夷猶必三年而後克之

成功之難如此其可輕用小人之謀而喜功生事乎無

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

象申之曰三年克之億也圖未獲之他將喪已成之我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

三

軍非計之得也

東坡云未濟方其未出於難也上下一心辟如胡越同

舟而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已出於難則

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之爲其上用也易以致

疑故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而既

濟之九三以是爲億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註疏作濡今當從之然其語意非舟已漏之謂也蓋

慮舟之漏而有衣袽以備之耳終日戒常恐其漏至不

知而吾之衣御不及寒也蓋禍起於微而患常生於所忽天下事往往如此

象申之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一事不謹或貽莫大之憂一念不謹或釀無窮之禍其哉疑之不可以已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誠齋曰祀國之大事也過於豐不曰傷財厚於神不曰過制然猶以爲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俟俸物不如急時之勤而況於奉已乎此聖人所以爲九五深慮也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十三

三

蔡峯曰殺牛者祭之盛國家制度具備之象也禴薄祭也國家制度未備之象也東鄰如漢武帝以後而鄰如文景以前大意言爲九五者不可以既濟而自恃也過此而上雖制作日備儀文日盛然不如方濟之初規模之草創儀文之簡約其天休方至其福祚爲實受矣象申之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受字可玩雲峰曰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也文實有以受之紂無受之之道耳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既濟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無風波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無宿所求濟而無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可不懼哉

象申之曰濡其首何可久也坎水故言上六在上故爲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也然猶有不信者何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雲峰曰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以未濟終於濟也

處既濟者在於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於有進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十四

三

爲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爲未濟才而克終故未濟爲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而能濟之亨也有能慎始矣而不能箇終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終不濟而已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卦名未濟而詞曰亨者卦體六五柔而得中柔則有敬慎之資得中又能度時勢之宜所爲未有不濟者此所以亨也若至於汔濟而濡其尾焉則无攸利矣何也謂

之汔濟乃介在將濟未濟之間尚在險中而未能自出者也天時與人事交際其會慎始與圖終亦密運其幾乃不能敬慎以持之如小狐之輕忽而濡其尾則前功盡矣何所利哉老狐當春聽冰無水聲而後敢渡小狐不能故以濡尾取於小狐雖然天下事豈終不濟哉特患無善濟之人耳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剛得柔而有濟柔得剛而有輔以此同心協力何功不成以此慎始審終何往不利豈終未濟哉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見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十五

三

而又著剛柔應之善見得人無不可濟之事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火不能熱乎水水不受火之熱水火不交不相爲用未濟之象也而非終不可濟也夫天下之物雖紛然淆亂其用原自相濟故君子欲於未濟而轉既濟只在物上處置如親疎等殺辨之使得其倫尊卑貴賤辨之使得其分則殊用者合相濟矣看來水火異物也失其所居便不相濟得其所居便能相濟只在居上下間一轉換耳聖人之辨物以濟天下亦若此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曰濡其尾懼以思艱也故无咎未濟之初曰濡其尾輕以犯難也故可吝蓋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況在未濟之初乎故象申之曰濡其尾者亦不知極也極謂敬慎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二居柔而得中爲能自止於其分而不進則無凌迫之嫌而得爲下之正矣故曰曳其輪貞吉大凡處君臣之間不特威勢不可過盛雖小節末技亦不可求逞晉武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十六

三

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自謂文章人莫之及鮑昭於所作文章遂多俚語亦明哲保身之一術也

象申之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惟其宅心忠順故能以義理自約而得正也

鵬海曰此爻程傳謂人臣盡恭順之道本義亦謂得爲下之正玩本文只是不輕進之意作濟時說與既濟初九義同於卦爻較切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所失者在才與德故自用而征進適以僨事所得者在人與時故人以其濟可以濟難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愚者可以任人而不可以自任此大臣開誠布公之事也

象申之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非天時之咎也由其處位不當而無才無德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貞也四以剛居柔爲失其剛志欲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

三

有爲而不免於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能免而貞則悔亡矣震用伐鬼方者以剛決之心壯安攘之猷輝厥心力乃克有勲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斯所謂貞也斯所謂吉而悔亡之道也

按既濟之九三伐鬼方而憂其德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之九四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此節以濟時爲義未暇說到變化氣質說程傳註疏皆主此說

象申之曰貞吉悔亡志行也永堅一心以濟時艱何功

之建而何志之不行哉志行根貞字說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方且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一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群才安得不一掃大難爲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既濟之時乎此貞道也此吉而无悔之道也惟其有如是之貞則暢四肢而發事業凡其禮樂輝煌經緯天地者皆實德之所溢初非粉飾於文爲之間者也故又曰君子之光有孚吉吁治道至此亦盛矣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八

三

象申之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蓋光而根於有孚則寔德充周功業文章自然昭明於天下其濟時之功莫大矣豈不暉而吉乎暉吉須根有孚來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虛齋曰上九以剛居未濟之極在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又值將濟之時占者於此復何爲只宜有孚飲酒自信自養以聽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

飲食宴樂是也而或者幸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則又無以承乎天命而失有孚之義矣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此是字最是一件大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都是教人不失是而已且不但易也

象申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對非而言謂之是對中正言謂之節一而已

誠齋曰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為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武終於逸樂之時也上九於此夫何為哉燕兄弟燕朋友燕群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

易學管見

下經

百九

三

而已故曰有孚飲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事乎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以及天下國家故澤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澤水

李隆山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無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順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揀大過之弊也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

濟亦以陰陽之中而揀小過之弊也

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体山澤通氣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

易學管見

下經

百十

易學管見上繫

溫陵洪啓初爾還父 著

男 承棟

承榜

承楷校

天尊地卑第一章

此言易之理變化於天地其要歸於易簡人能以易簡成性則易理不在造化而在人身

蒙引云大抵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

易學管見

上係

一

三六十一

之理夫子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於天地一以見人當求天地之理於吾身蓋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書之易然究竟論之則易本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不過是天地與吾身之影子耳若不是於天地吾身驗得出則看易書之易亦鶴突了雖曰易與天地準亦不見其與天地準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首言易者乾坤而已然不是易之乾坤乃天地間之乾

坤也天以純陽運於上地以純陰凝於下一健一順乾

坤之理已定矣定猶奠也各安其所之謂也尊卑重健

順意不重形體大凡健者自尊順者自卑此乾坤之體

不易者也惟在上便見其健在下便見其順此乾坤之

理昭然可悟者也是天地所在即乾坤所在也由天地

推之凡形象在天地間者俱可知已是故天地間萬物

散殊卑者陳於下高者陳於上雖無貴賤之形而貴賤

之理已位於此矣天地間凡陽必動自然發揚活潑凡

易學管見

上係

二

三六十二

陰必靜自然收斂寧謐動靜有常剛柔之理已斷於此矣常者古今常事常然也雖其消息之運往來之機未始拘於一定然其職靜職動自有常也若夫君行臣職臣擬君權剛柔之分惛然倒置則變也非常也方向也人之作事必有意向而衆理衆欲各從其意向之類而聚物即人也君子小人各從其群品而分此其中有修有悖有惠迪有從逆吉凶從此生矣至如在天成象而為日月星辰也在地成形而為山川動植也其間之進退見伏升沉流峙榮枯消長不可勝計而孰知變化之

理已見於此乎總之造化之實體具有自然之易聖人特模而寫之耳始於乾坤易之體所以立也終於變化易之用所以行也無乾坤則貴賤剛柔吉凶無自起無變化則貴賤剛柔吉凶亦何自舉而措之哉

虛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試卽是推之雷動風散震巽定矣雨潤日暵坎離定矣山澤通氣艮兌定矣夫子獨言乾坤者蓋舉其一以例其餘諸卦耳

此非因有天地而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卽見易也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易之所爲乾坤者已如此如見天

易學管見

上係

三

三六六

之高地之卑却知易之所以分貴賤者已如此餘倣此董氏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聖人有見天地間觸處皆易一對一待昭昭兩間不外剛柔之變化而已是故畫一奇象陽畫一偶象陰一剛一柔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是其一變而一化也八卦旣成各以八卦盪於其上而爲六十四是其千

變而萬化也總之陰陽合德而一畫每分陰陽奇偶相生而一體分爲奇偶天地間觸處皆易而已易旣作則盡天地間之流行變化無不森羅於易中矣是故鼓之以雷霆而爲震潤之以風雨而爲巽爲兌是陰陽之聚散也皆易也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而爲坎爲離是陰陽之推遷也皆易也得乾道之剛者爲長男爲中男爲少男得坤道之柔者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是陰陽之化生也皆易也東坡曰得乾道自成男得坤道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健之德爲之女者豈坤以其柔

易學管見

上係

四

三七六

順之德造之哉有是道物各得之而已此數句正承首節而言易理流行之用所謂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摩磨同兩儀配對二氣網緼有相爲摩轉而不容少停者也盪動也八物者相通相逮相薄於天地之間有相爲動盪而莫知其端倪者也雷者陽爲陰固也霆者陰固乎陽之極而迅者也風者陰爲陽持而周旋不舍也雨者陰陽和而降也日月與寒暑理自相通日向南陸蹶折木之處則陽生而爲暑日歸北陸蹶實沈之處則

陰生而爲寒故豫之彖曰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然且物物之身又各有乾坤焉萬物之生也孰始之乾始之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不獨成男而已萬物之成也孰成之坤成之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不獨成女而已乾知大始無所不始矣而且因物付物而我無心則何知之易也坤作成物無所不成矣而且順承天施行所無事則何能之簡也

潘氏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乾坤之職也使爲乾者

易學管見

上係

五

二六九

用力之難爲坤者用功之繁則乾坤亦勞矣惟乾以易知故主宰太始不見其難惟坤以簡能故作成萬物不見其擾知如知州知縣之知乾爲其初也那物之胚胎朕兆一一具備特未至於詳密而可見耳成物乃流形之時凡體質象貌悉爲陶鑄出來故曰作成乾惟其健看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他不住何其甚易凡人剛健亦如此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承上文夫有知之不若無知也有能之不若無能也天地且然況於人乎人者陰陽之會天地之心也吾誠法

乾之易以存心任其自然不說智故雖庸人孺子皆知其胸中之所存何易知也法坤之簡以處事平康正直無少曲徑雖匹夫匹婦皆可循其途轍以作事何易從也易知則有親矣親非親附之謂其心相孚也如吾以忠孝存心人亦以忠孝存心同心者多而不寡與便有親易從則有功矣有功非人來助我其事相合也如我力於忠孝人亦力於忠孝人之功皆我之功矣至於有

易學管見

上係

六

三六六

親則坦夷明白之度愈覺其爲是也艱深隱伏之私愈決其爲非也亦可久而不變矣至於有功則成不獨成也達必俱達也亦可大而益宏矣可久則賢人之德得於心便是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便是業其曰賢人之德業者明乾坤之德業人人皆可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阻矣

朱子曰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可久有日新而不已意思可大有富

有而無疆意思

誠齋曰聖賢以易簡成昧者以知巧收易簡之理無他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德業而曰賢人德業此所爲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是也

易學管見

上係

七

三六五

雲峯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大哉易簡乎語理而還之易簡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何謂理得天下之理皆性分所有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太極之外無餘理也順而行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穿鑿如權謀術數之流則害於性而反失之矣故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爲萬理獨握其宗至於易簡理得則乾以易知天成簡天坤以簡能地成簡地吾亦易簡人成簡人於是成位乎天地之中而吾位始不爲

虛位矣故曰成位言人爲成人斯位爲成位也此君子體易之極功也以易簡成變化也

聖人設卦觀象第二章

通章重繫辭意此所爲文周之易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有全體之象有一節之象文周作易全在設卦觀象上理會蓋把那象中之理默會於心非徒影響之粗繫辭明吉凶不過以洩象中之旨而已大抵象之所該甚廣卽下文天文地理人事之影子究其要不過時有消息

易學管見

上係

八

三六六

位有當否而已象泯則卦隱辭廢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此後天觀象所以發先天盡意之旨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觀剛柔之相推則變化之象可觀矣剛柔非滯泥之物剛進之極不可久居其所必有柔以推之柔退之極不可久居其所必有剛以推之進退乘除推移互換則變陽化陰之象於此生矣夫以屢遷不一之象責之百姓之愚使之自趨自避其可得乎此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也

推是自內推出外來若有所迫而然如有所期而然蓋剛柔之往來迭居初無定在其窮則變道理往往如此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承上言辭既繫則象又在辭中矣吉凶之辭其人事得失之象乎悔吝之辭其人事憂虞之象乎失者逆乎典禮也而凶生得者順乎典禮也而吉生憂者惕厲趨吉而悔之漸也虞者後肆向凶而吝之機也皆自易辭之繫見之也辭既繫則造化進退晝夜之象又因詞而見

易學管見

上係

九

三七五

矣卦爻之中其一變一化而為剛柔之未定者即造化進退之象也其方消方息一也其一剛一柔而為變化之已定者即造化晝夜之象也其既盈既虛一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此即所謂六爻之動也六爻之位本為三極而變化流行則天地人之至理所謂曰陰與陽曰柔與剛曰仁與義皆具於六爻變動之中矣此占者所以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皆由易辭之繫而愈見者也

虛齋曰動只是陽靜只是陰皆滯於器也若夫不滯於

動不滯於靜非動非靜而妙乎動靜者即所謂至理而三才各一太極也此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今看六爻變化便是這道理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悔屬陽吝屬陰吝者口以為是文過而不改也象者彷彿而未形之謂雖曰未形而相推之理已具是故按辭而知吉凶悔吝者衆人之觀象也不待按辭而知吉凶悔吝者聖人之觀象也緣爻而知變化剛柔者衆人之設卦也不待緣爻而知變化剛柔者聖人之設卦也

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句皆互換往來理最綿密本義

易學管見

上係

十

三六六

曰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愚亦曰悔吝者吉凶之未定吉凶者悔吝之已成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是以學易君子因辭求象象不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外乎象合身心動靜無往不與易俱焉當其時無定在我無定用其中自有稟然其不可易秩然其不容紊者易之序乎是三極之理所寓也君子之居安也以是其

以易之序著之辭者爻乎爻之所以可玩皆序之所存也是三極之理所發也君子之樂玩也以是其無感而靜乎序在象而辭在爻則設卦觀象併玩其所繫之辭也其有感而動乎象為變而辭為占則觀變陰陽併玩其所值之占也非徒觀也觀此道也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道則三極自我立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夫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孰知天下之吉祥善事者必君子也故有得於易則有得於天示人以吉凶悔

易學管見

上係

十一

三百五

易之功也
只是義所在便是序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一事有一事之序今日昨日所應又各自有其序終不越時之一字時卽序也詞言一節之變於人情物理尤為曲盡每讀而愈有益所以可玩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向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於化裁推行之間而推占之所指矣
管見云聖人論先天之易畫歸之易簡之理論後天之

易辭歸之三極之道三極之道大中至正非出于易簡之外也惟夫人極不立是以得失憂虞吉凶悔吝日相尋於無窮聖人為此不得已而以言示天下使天下率而揆之三極之規因以不墜故法乾坤而成位者悟無言之易也觀辭占象變而天祐之者悟有言之易也

象者言乎象第三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太古之易無言非無言也聖人立象以盡意君子得意而忘象雖無言而言已備矣而無如相攻相取之未有

易學管見

上係

十二

三百五

已也吉凶悔吝之迭為變也於是有象辭言之矣有爻辭言之矣象以言乎象為人之未通乎象者得因象而示之也合終始以為質於卦中之情狀最備也爻以言乎變為人之未通乎變者得因爻而示之也卽時物之相雜於物情之變態最悉也象以言象語意峻潔而渾成交以言變條理精密而疎暢聖人之蘊因辭以發如此

朱子曰象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最出如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故曰卦爻是兩箇交爻只是交變之義

質蕪曰象在全體尤渾淪明白故事以象歸之彖象非無變也變在逐節尤隨時可見故事以變歸之爻爻非無象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言象爻言變則吉凶悔吝无咎之義皆備矣吉凶者就象變中而言其得失也悔吝者就象變中而言其小疵也无咎者就象變中而言其善補過也其時之息位之當者得乎其時之消位之否者失乎有向於得而未

易學管見

上係

十三

三百三十八

甚得尚不能無小疵者悔乎其怨艾之心所自起乎有向於失而未甚失已不能無小疵者吝乎其招尤之釁所從生乎无咎本有過以其善補故復於無過或本卦有虧而於所變之卦補其缺或本爻不當而於所比之爻救其失斯之謂无咎也其所由轉凶為吉轉吝為悔之一術乎合而觀之失得有門不可干也疵雖小不可易也過雖大猶可改也聖人言象言變之心蓋如此則辭之所繫果細故哉

翼亭曰得失小疵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卦爻所以

有此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存字與上文言字正相應言易中皆已具而可求也

是故以列貴賤則存乎位矣上體貴而下體賤乘者貴而承者賤則爻位之上下昭然列也以齊小大則存乎卦矣以陰為主者必小其才務其道私其類隱而有依阿淟忍之氣象以陽為主者必大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則卦畫之定分截然品齊也

易學管見

上係

十四

三百三十九

至若貴賤大小之中有得失則有吉凶果孰為辨之乎則存乎辭矣吉凶非待辭而後有而其錯綜更迭之間失得互見非辭則莫為之辨也此三句歸重枉吉凶一句見有象變不可無辭也此聖人明示人以趨避之途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悔吝二句又從辭之中發出介悔二象以示玩辭者所當知也凡易辭中之憂悔吝則存乎介矣介者何也則陰陽消長之際剛柔當否之間者也是聖人所憂也人

憂之事後聖人直憂之事前也是故憂肝豫者直于速悔之介憂卽鹿者直于往舍之介易之憂悔吝者大抵此類凡易辭之震无咎則存乎悔矣悔者何也是時位既極之餘理數既窮之後者也是聖人所震也人以爲覆轍之迷聖人以爲可續之愆也是故震箕豫者直于成渝之悔震甘臨者直于既憂之悔易中之震无咎者大抵類此也震无咎憂悔吝本是人情而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模寫這道理耳介是善惡分路處正是方動未形之時若一形了則善惡各隨所向倒去不得謂之

易學管見

上係

十五

三百九

介震是警悟感發人處乃良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合而觀之卦分陰陽則有小大矣辭別吉凶悔吝則辭有險易矣然豈卦自卦而辭自辭哉卦之小者情向於險辭亦從而險之也卦之大者情向於易辭亦從而易之也是故因其得失而指之以吉凶因其小疵而指之以悔吝因其善補過而指之以无咎使人憂之于介震之于悔便可以吉而無凶此聖人繫辭之本意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管見云卦之大者其辭未嘗無險卦之小者其辭未嘗無易特以多寡之分數舉其通例耳譬之君子小人焉君子平正通達或不能無小疵而終不悖乎理也小人回互隱伏雖有小善之足稱而終不可入道也故觀人者必觀其心觀易者必觀其情

胡氏總論曰第一章論伏羲畫卦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周繫辭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象爻之辭有望於衆人之用易用易者何卽所謂言象言變言得失言小疵言端過者而用之也今其象與

易學管見

上係

十六

三百五

爻具在也其吉凶悔吝无咎之辭具在也有能得其辭而用之者誰乎位者使人知貴賤也卦者使人知小大也人能知卽辭以辨吉凶則失得可免矣卽介以憂悔吝則小疵可免矣卽悔以補過則无咎可免矣卦非畫也辭非支也言象言變之外別無秘旨也小大險易之占互爲發明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與天地準第四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易書也易書卦爻其具有天地而與之同大乎惟易

書具一天地故於天地之道其彌之也合萬爲一渾然其無欠也其綸之也一定萬分燦然其有倫也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問天地間名物混雜籠統易之作其中卦爻陰陽井井不紊却能彌之綸之與曰非也天地生物何嘗雜亂籠統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何待易作而後不紊耶易只是能象之而已象之便是彌綸

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造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學管見

上係

十七

三百五十四

易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直用易以窮天地焉非以易窮天地也以天地窮天地也嘗觀天地而得幽明之故矣觀人物而得死生之說矣觀鬼神而情狀在目前矣以天文之陳列也其間升降浮沉則至變矣以地理之錯綜也其間變盈流謙則至變矣謂其幽平文可觀也理可察也謂其明乎孰運乎是孰具乎是此其故未易言也聖人蓋曰吾以顯晦之理知之矣凡幽皆陰爲陽之化凡明皆陽爲陰之變仰而觀俯而察天地幽明之

故昭然也死生之變亦大矣人盡貪生孰知其所以生人盡怖死孰知其所以死聖人蓋曰吾以消息之因知之矣氣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氣終而消消者死之徒是故原其始反其終死生之說可明也至於鬼神無形與聲也又何以知其情狀哉聖人蓋曰鬼神無狀其狀在物鬼神無情其情在物吾直以人身合散之理知之矣方其始也陰精陽氣聚而爲物及其終也鬼游鬼降散而爲變精氣非物有也是陰陽之精氣聚之以有生者也鬼鬼非物有也是陰陽之鬼鬼假之而合體者也知

易學管見

上係

十八

三百五十五

其所以自無適有又知其所以自有適無鬼神之情狀昭然在也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也天文有晝夜上下晝夜以景言上下以日月星辰之升沉言南北高深何以知其變曰無平不陂地必有高處一高一低一起一伏便是變也南北亦然一里之內凡有數箇南北所謂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亦分明有變在程傳曰原始反終以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曰但窮得則自

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淮南子註云鬼人陽神鬼人陰神此說極好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上敦乎仁故能愛

以聖人以易盡性之事言之天地陰陽之德全賦於吾人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以有違於天地聖人以易盡性則陰陽合德神化同流直與天地相似夫未相似斯有違既相似則何違之有知周以下正舉相似不違之寔以仁知貫大凡天下之理散入於

易學管見

上係

十九

三十八

民情物故之中至無窮也聖人之知有以周之卽有道以濟之用之以洞灼民隱卽用之以隨地裁成如是而過乎不過乎夫玄虛而無用者爲過其有所濟於天下使老者得以安少者得以養天下之人得之胥康以生如是者非過也天下事常則用經變則用權聖人於難處時稱其輕重而委曲遷就以處之是爲旁行然權不離經天下萬世典禮之正必賴之矣何流之有氣數難齊雖窮理者時有怨尤之累聖人所樂者天也非物也以物爲樂則所樂者在物不在我其爲樂也外以天爲

樂則所樂者在我不在物其爲樂也內至於命之適來

耶適去耶窮通得喪一付之風雨晦明之序而已何憂之有惟不憂則知益深矣風土美惡不同雖行素者不免有町畦之念聖人曰土非吾累也隨寓而安則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在念念如是時時如是其無適而非身者無適而非仁者也一命之士苟能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至人乎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于素位一也其于能愛一也有如擇便而行而曰吾無其位則仁不行位得行矣而曰吾將有所得卽此一念町畦爲隔

易學管見

上係

二十

三十九

吾不知所爲愛果安在哉故惟安土敦仁者真能愛者也惟能愛則仁益篤矣此聖人之以易盡性之事也真與天地相似者也知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知命與天地同舒安土敦仁與天地同運

旁行不流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應變而無本則流於權術知命以數言猶見其知之益深故夭壽不二爲知之盡世有君子胸中洒落見義極精到那死生利福之所在此心

不覺少動不能不萌些兒計較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言之何謂至命如孟子序云學已到至處至字當如此看方真切聖人之至命其大者則在範圍天地矣曲成萬物矣通知晝夜矣天地之化至無窮也即如日月升降於三萬里中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便盡天地自聖人有範圍之法在分之爲四德紀之

易學管見

上係

三

三十二

爲五常裁之以二十四候界之以八方天地之化其滔滔無涯者無不在聖人範圍中焉夫其範圍其化者真能範圍天地者也而何過之有天下之名物繁矣蠢蠢其類剛柔殊其性栽培傾覆殊其靈聖人因材質之宜而致用焉制取用之節而遂生焉隨其修短廣狹方員大小無不曲就其絕尺夫其曲就其絕尺者真能曲成萬物者也而何遺之有至若晝夜之道至難明矣夫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也其理相爲循環則晝夜矣是故寃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

于春萬物操錯對秋而言一日之晝夜也聖人夜有息晝有爲靜極復動動極復靜直與晝夜之運循環無間夫是之爲通知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範圍曲成又自此出矣語而至是聖心之神果有方乎吾不知其在天地也在萬物也在晝夜也聖心之易果有體乎吾不知其爲範圍也爲曲成也爲通知也凡此者無極與游陰陽爲御皆聖人以易至命之事也而易書之無方無體又可知矣故曰易與天地準

範圍曲成以贊化育言盡性之至乎命也通知晝夜以

易學管見

上係

三

三十二

知化育言窮理之至乎命也蒙引云至命從窮理盡性中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非窮理盡性之外又有所謂至命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第五章

蔡氏曰語道體之全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語道之妙則謂之神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之難言也久矣即陰陽而求之不可也離陰陽而求之不可也其莫妙于一陰一陽之間乎一字有迭運不

窮意思所謂動靜不偏體用循環道之全體恍然可窺者也而或者即陰陽以爲道則遠矣

虛齋曰道非陰陽舍陰陽則道無安泊處如蟻在磨盤上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見磨之動靜

又曰道惟不倚於陰陽故能隨所在而無不詠在繼善成性亦有此道在仁智之稟亦有此道在顯仁藏用成象效法亦有此道在知來通變亦有此道如此說較活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爲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三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欲觀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天人付受之界可見矣繼之者善繼者繼靜而動也斯時也氣之方肇理方付焉純是天道本然極其純粹絕無一毫渣滓之混以其後來有流於惡者故聖人原其初所受而曰善使天下無有習染之夫雖善之名不立可也迫其付於人身而體質既成斯時也繼善道理人人在中至虛至靈昭昭而不可昧生生而不可已故名曰性是去陰陽猶未遠也繼善成性人人各具是道則人人而君子可矣而無如

清濁粹駁之異其稟也仁者稟陽氣居多遂以仁盡道

智者稟陰氣居多遂以智盡道蓋一則見之已動之後而僅識其動而及物之機一則見之未動之先而僅識其復而幹事之本至於百姓則所繼之善全爲濁氣所蔽遂日用而不知矣日用者日用乎道也人在日用間

目有視耳有聽手有持足有行其動靜食息亦總是天地間道理特未免不著而不察耳此君子之道所以鮮其人也氣質限之也大抵氣有清濁性亦因之有昏明猶雨水然以溪澗之水與江漢之水其清濁稍有間矣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四

以泥沙之水與江漢之水其清濁蓋有間矣水非有異其混之者異也雖然取泥沙中水而澄之依舊爲清矣人之性猶是也下愚之人即氣質而變化之未有不復者也先儒曰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此之謂也

本文仁智二字特自他人觀之則然彼亦不自知爲仁智也二之字指仁智言謂之二之字指道言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君子之道何道也卽造化顯仁藏用之道也方其生生之意自內而達之外則爲顯仁顯仁者何也言其所顯者皆天地生物之仁也氣於此運理於此行其誠之通乎自其生生之意由外而歛之內則爲藏用藏用者何也言其所藏者皆天地有用底物也氣於此凝理於此立其誠之復乎顯仁鼓物之出藏用鼓物之入鼓之一字爲功甚大以人觀之若不能無思慮作爲其間者而孰知不與聖人同憂也氣一噓而物隨以顯氣一吸而物隨以藏顯仁者其盛德之所以行乎吾鳥測其所以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五

三八

顯藏用者其大業之所以立乎吾鳥測其所以藏至矣哉造化之妙其化不可名神不可測乃至此乎是故人之所論天地者徒指顯仁之爲大業耳指顯仁而爲大業是猶仁者見之謂之仁也就知顯仁非業其富有在中乃大業之所從出乎亦徒見藏用之謂德耳指藏用而爲德是猶知者見之謂之知也不知藏用非德其與日俱新者乃盛德之所橐籥乎一顯一藏互爲其根自顯自藏莫窺其朕此之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顯字對藏字看當窮冬時物之生意收斂而不可見矣

至春陽之候陰陽五行細縕交密於兩間以造乎萬物皆昭著而不可掩故謂之顯用謂機絨之妙機一發而矢卽至絨一引而線斯引所以爲妙用也造化當萬實告成之時陰陽之氣皆收斂伏藏凡後來生生之本變化之機皆由此立故曰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問聖人之有憂何也憂天下之偏於仁智而蔽於日用也此句非偏抑聖人正是提出天地無心之妙耳然聖人有心而無爲則亦無心之爲也至矣哉只是申贊之辭作文不必分如何爲盛德大業又如何爲德業之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六

三十四

至

生生之謂易

是故語而至此則天地生生之理盡在此中矣彼其剝初盡而復已生綿綿延延靡有間絕千萬世之上此生也千萬世之下此生也大而元會運世此生生也小而歲月日時此生生也理無終窮元氣不死說道理到生生處殆足以盡盈虛消息之變而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於此可觀矣易字該得廣其於天地散於萬物聚於聖人形於八卦皆是理也合而言之命

之曰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卽一物之生莫不各有陰陽方其初生也胚胎甫露非
有非無只依希有象耳斯時輕清未形陽之動也故謂
之乾及物既生矣形形色色軀殼完固呈出許多法出
來斯爲重濁有迹陰之靜也故謂之坤乾坤只就物上
看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也正蒙云其來也幾微易簡
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
正是此意又極之人事之賾莫不有陰陽彼其圖度於

易學管見

上係

二十七

三十一

未事之先者占乎底績於既占之後者事乎天下之物
不能逃乎數數不能逃乎理故極占數可以知來物至
誠之前知皆此道也變卦變也卽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用此道也
此其中或平或陂或消或息造之非我而理自玄應動
之非我而數自冥運所謂一陰一陽者又未始不行其
間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

由是觀之凡氣之動者皆陽也凡氣之靜者皆陰也忽

然爲陰陰中未嘗無陽忽然爲陽陽中未嘗無陰若有
使之而莫測其所爲使者則謂之神而已神卽是道非
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語道而歸之神則無聲無臭斯
至矣

總論曰一陰一陽之道此道體也賦之人身者雖有偏
全純駁之不同乃造化之顯而藏藏而顯常生生而不
已者初不因之而加損也成象效法道中之法象乎極
數通變道中之云爲乎而陰陽不測之神則其自然而
然之妙用不可以方隅測而可以心目會者矣故曰神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八

三十一

而明之存乎其人

大易廣矣大矣第六章

大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所謂易卽上章生生之易謂易理也廣者中涵之富
大者外括之盡易理之廣大總之一陰陽而已吾以言
乎遠遠之莫非陰陽則莫非易也卽有言言遠者六合
之外六合之內耳目所及耳目所不及將以窮易之變
而易已超越而出其外矣吾以言乎邇邇之莫非陰陽

則莫非易也卽有善言過者一室之內一身之中毫末之細將以窮易之變而易已目擊道存矣不待安排而足矣以言乎天地之間仰而觀俯而察縱橫錯綜莫非陰陽則莫非易理之著見萬象分之不見其不足萬形取之不見其有窮又何一之不備哉易之廣大如此靜而正不安排而各足也夫理而假安排則所及者寡如何能正言天地而併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物物巨細畢舉巧曆不能算知者不能論無一不在其中矣間字要看

易學管見

上係

二十九

言五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言天地之廣大見易理所以廣大者以此不言天地而言乾坤者乾坤卽天地之性情也見天地不徒以形體爲廣大而以專翕闢直爲廣大也大生廣生只以乾坤言易之廣大則在言外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此理畢竟若何曰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蒸焉則氣達而物熟分則否乾之爲陽也亦然

彼其靜也專一而不他其動也直達而不屈此等力量窮巖幽谷何所不到是以乾一之氣下行於坤兩之間天下之物莫不資之以爲始而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理畢竟如何曰不見夫囊籥乎闔之彌盈則縱之彌怒不閉則施然耳坤之爲陰也亦然彼其靜也收歛而不洩其動也發散而必盡此等幹局成大成小何所偏枯是以坤二之量仰承乎乾一之施天下之物莫不受之以爲形而廣生焉大生廣生此乾坤之所以爲廣大而卽易理之廣大也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

言五

朱子曰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健底人便靜時亦有箇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歛而已故曰其靜也翕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惟易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易中之廣大配乎天地天地以性情言不以形體言彼其有大生以資其始有廣生以資其形凡洪纖高下覆載無遺其本於天地也猶其載於易書也而何不配之有由是禪代於天地間者

四時乎如晨昏晝夜一日之四時晦朔弦望一月之四時春夏秋冬一年之四時元會運世大運之四時易之九六迭用變通不窮者實配之矣升沉於天地間者日月乎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形萬古常滿隨天而運其行健月形有虧有盈受日爲光其行遲斯義也易中陰全陰半陽饒陰乏之義實配之矣以至天地所付與於人身者有至德焉率性自然何等明白何等要約是日用倫常所不能外而聖人所成位乎其者也是至德也易中易簡之善不與之相脗合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一

三五九

乎此所謂不禦而靜正也所謂天地之間則備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第七章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甲法地

至字卽上章配至德之至皆切於人倫日用一毫離不得者也卽以成性之聖人必用之以崇德焉用之以廣業焉崇德以知爲先聖人以易理體之於心凡神化性命之精一一洞達而透露其知崇矣廣業以禮爲先聖人以易理體之於身凡庸德庸行纖悉畢舉自邇自卑

尺寸不遺其禮卑矣崇之極也高明與淳直至於效天卑之極也踐履篤實直至於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不窮則德業之崇廣爲何如哉知崇者極高明致廣大也禮而謂之卑者蓋禮不卑則亢亢則矜高虛遠之弊生聖人循易之理以篤行之自飲食居處洒掃進退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惟愈卑則愈約身心有可卽之安義理有可據之實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差殊觀焉此謂如地之卑也約之以禮亦是禮卑之意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二

三七十一

崇效天甲法地只是形容上句智崇禮卑處如中庸傳厚如天之例不是至此又深一層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中字不明白說出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言易理卽在於人倫日用之間示人以可效示人以可法矣是故聖人不以天地法天地但以成性法天地蓋自知崇禮卑知行造極則性中之良知良能無不存矣隨一身之運用莫非道義之流行間闢張弛無往不是天理無往不是時宜如天地設位而

變化之門從此出矣故易者聖人盡性之書也

天地設位即天之崇地之卑也易行乎其中成之爲變化行之爲鬼神所爲富有之盛德者此也所爲藏用之大業者此也效天法地聖人之取則乎天地也範圍曲成聖人之贊助乎天地也必有効法之功而後有範圍之事易與天地準易其至矣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第八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易學管見

二係

三三

三三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物宜者物之爲象各有所宜也天下之物總之一陰陽而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參差雜亂不出陰陽消息兩端於是將畫卦之時擬議於心目之間各從其所宜者而想像之如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乾稱龍坤稱牝馬各從所宜而象之於是神明之德以通萬

物之情以類凡天下所爲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者其象

不在天下而在易矣是故謂之象象即聖人之心畫也典常也猶常禮常法也昔者聖人見天下之動至不一矣其中間常變經權自有確然常行之矩未始不一也於是觀其衆會之通而立之典常不易之禮會通者何也天下事固有宜物各有適雖理之條緒至千變萬化而其歸之至一處自有一段可行之路所謂通也本義釋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碍最爲明白天下道理豈有碍於此者而能通於彼哉如行孝雖顧不得忠必於忠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四

三三

之理無碍方謂之孝行忠雖顧不得孝必於孝之理無碍方謂之忠若伍員報仇溫嶠絕裾一則以愛父之心忍爲無君之惡一則急江左之功先割母子之愛其於忠孝之道均有碍矣可謂之通乎不可以通可爲常法乎故讀書至觀會通以行典禮乃真義理也到那精義入神以致用處乃真工夫也聖人因其會通處而定之典禮因其典禮之得失而斷之以辭於是言內之報明而天下之動由此出矣是故謂之爻爻者交也變也六爻之義各隨其會通所在而變易以告人也是故象言

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爻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不可惡者物宜之象。本於陰陽之理也。故說天者莫辨於易。制器者必尚其象。寧得而惡之。不可亂者吉凶之斷。一隨其會通之宜也。道雖屢遷而有方可揆。義雖易貢而有序可尋。寧得而亂之。

不可惡不可亂。此易之變化所以爲妙乎。是故君子將有言也。必擬之。而後言。將有動也。必議之。而後動。蓋雖平日觀象玩辭。至於吉凶禍福之介。進退安危之機。又臨時要擬議一番。孔子之韋編三絕。亦是此理。學易至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五

三十一

此不惟有泛應曲當之妙。又有神速感通之機。孰者爲含章。孰者爲時發。孰者爲蟻屈。孰者爲龍飛。真有不知其所以然矣。故曰成變化言乎日。擬議工夫至此成就也。邵子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以其行無轍迹也。行無轍迹正是變化。

鳴鶴以下七爻。則舉擬議之事。以爲三百六十四爻之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讀中孚之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謂之子。和必有千里爲應者矣。謂之爾。靡必有心。心相傳者矣。夫子曰。是莫大於言行也。居其室。出其言善。而千里之外應之。應之者何在。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而千里之外違之。違之者何在。大抵信乎道者。人亦信之。違乎道者。人亦違之。即遠而邇可知也。即言而行可

易學管見

上係

三十六

三十二

知也是故。言出乎身。不自身止也。出乎身。即加乎民。行發乎邇。不自邇止也。發乎邇。即見乎遠。言行其君子之樞機乎。樞一動而戶斯闢。機一動而矢斯發。言行一動。即發邇見遠。不謂之樞機。而何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主之云者。榮辱在人。所召在我也。抑且人榮之天地亦福之。人辱之天地亦禍之。在人。之是非。即大心之予奪。其禍福之應。昭昭如此。而可不慎乎。慎之者。何慎之。居室而已。古之君子。畏獨知如畏四隣。對幽獨如對天地。一啓口動作之間。無敢馳驅。蓋見及此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易曰先號咷而後笑何謂也蓋曰君子應世豈繫一方
哉或出則元亨或處則利貞或默則立象或語則成文
總之卽吾所居之地爲吾所當爲之事各認其是而已
迹雖異而心不害爲同也苟其心之同也無論迹矣是
故兩人相炤肝胆共喻雖有妻非貝錦無所容其間利
可斷金也迹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時俗之類若與同
室心同而言有餘味也讀易至此可爲英雄吐氣

易學管見

上條

三七

三十九

先後二字不必泥夫子讀易只因同心意而發揮出來
義理翻空自有如此可謂不泥其故矣

誠齋曰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問心心異迹同君子不
以心混迹出處同道則禹稷顏回同一情語默同道則
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
心故二人同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
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黃
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

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
以往其无所失矣

夫子讀藉茅之訓以爲置物者錯之地已安矣而又藉
之用茅何咎之有此慎之至也所謂微物而重用之雖
薄而非薄也天下事亦猶是矣誠得藉茅之術而重用
之方始而而終見利而思害不惟其義理所存洞見其
纖毫至於數十百世未萌之利害亦可得其曲折而無
所失矣先民有言克勤小物此白茅之說也
節齋曰凡天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無失

易學管見

上條

三八

三十九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

勤事爲勞成事爲功有勞有功爲德不伐不德爲禮
世有勞苦功高不求以蓋人者鮮矣若人有勞而不伐
但曰王事靡盬臣之職也有功而不德但曰我后之德
非臣之能也斯何人者耶風不厚不能負大翼矣水不
厚不能負大舟矣君子立心不厚不克恃勞而傲物耀
功而忽人矣故不伐不德誠厚之至也此九三所以推

其功以下人也以功下人乃着九三說天下事何可先人之有勞與功皆衆人所能爲者而我偶處一焉則我之不如人者多矣惟其下人故德則言盛禮則言恭言盛者有勞而益效其勞有功而益效其功也言恭者不伐以處勞不德以處功惟恐少涉倨傲也此九三自盡之心也雖非所以遠天子之疑弭下民之謗然所以上不疑下不忘者恒必由此故謙也者所以致恭存位之道也吁世亦有善處功名如九三其人者乎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屈下

易學管見

上條

三十九

三六四

之其去俗亦遠矣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燮殿軍后入而全身于此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尊敬之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如伐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爲伐謂自伐其功也

尤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所以吉無不利也上皆反之是以動而有悔也左傳云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上之無民所以有悔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節之初不出戶庭聖人曰言語亦一身之戶庭也興戎由此階亂由此君有謀於臣當先爲臣地也不密則失

易學管見

上條

四十

三五三

臣臣進謀於君當先爲身地也不密則失身失身是無以事君也失臣是無與共國也謀之帷幄失之屬垣至於敵國殺之以間小人殺之以讒亦可慨矣不寧惟是天下有幾事焉幾事者利與害相持而未有決也一不密則人之惧其成而樂其敗憚其不便而攘其成功皆得乘其間而先破之矣此君子慎密不出以固成也亦以防亂也

誠齋曰夫處世事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

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失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密
唐遂爲周漢遂爲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不出遂忘世
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夫貴賤之分亦遠矣處非其據德不稱其位此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已思奪之矣而况自開之可奪之譽也

易學管見

上係

四十一

三十一

且小人一據高位上慢其君下暴其民謀利之徒益得
執之以爲辭而忘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誨盜誨淫皆
自取之謂也是故處世者當量身而行毋以小處大毋
以賤處貴

誠齋曰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莫知小人之爲盜蓋小人
之致盜有三其爲盜亦有三一曰盜位二曰盜勢三曰
盜貨身爲負販之後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
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屨而
驟得千金之富矜其有忽於藏此盜貨也已資其三盜

亦將盜其三已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得車而
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
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
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
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
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之招非幸小人之遇
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爲盜以教盜也

卽此七爻而擬議之立誠於言行要契於同心致慎於
過盛之時持厚於功名之會勿驕盈勿躁輕勿貪非位

易學管見

上係

四十二

三十二

言動之變化大畧可睹矣三百八十四爻何莫不由是
也

天一地二第九章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撰著求卦之法其實撰著求卦
之法卽大衍之數之用也不必太分折上二節言天地
之數昭于河圖而終之以成變化行鬼神下言大衍之
數撰著求卦之法而終之以成易成卦與小成又終之
引伸觸類酬酢祐神猶言撰著之法衍于河圖者亦可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間不過自一至十之數至於百千萬億惟是十者
終而復始耳故河箇之中亦只自一至十而天地流行
之數盡在是矣夫子爲之分別以示人曰夫河箇所列
一者奇數也爲陽而屬于天而三五七九皆奇也皆天
之數也二者偶數也爲陰而屬之地而四六八十皆偶
也皆地之數也微是數則天地盈虛消息之序何自而

易學管見

上係

四三

三七

成其間往來屈伸之妙何自而行哉吾試分而言之
三五七九皆屬天可見天之數五二四六八十皆屬地
可見地之數五五數卽五行也其位於河箇中也各以
先後爲序而自相得若兄弟之屬行者然各以奇偶生
成而自有合若夫婦之匹配者然相得者河箇中之一
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也各任其事而
不相凌各尸其功而不相侵此五位之和順而有序者
子有合者河箇中之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
與十是也其中生數之所生而成數卽副之共成其事

易學管見

上係

四十四

共贊其功此五位之妙合而有終者乎總之天地之運
起於一妙於五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
相治也其相配也所以相成也言五而六七八九十該
之矣不寧惟是吾又合而積之天數二十有五而五其
五焉地數三十而六其五焉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又
不過天地五數之積此其理益又難言矣蓋有生者必
有復爲之生者有成者必有復爲之成者此所以成天
地之變化而消息進退之運至於如環之無端者此也
此所以行天地之鬼神而屈伸往來之機至於橐籥之

愈出者此也微是五者則天地之運其積而不流亦已
久矣故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下文大衍之數亦自
中五得之至其用揲之法爲虛一爲分二爲掛一爲揲
四爲歸奇亦成乎五而已
虛齋曰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一是水與火一是木與
金雖相反而實相爲用有相得之理至於五與六之相
得則未易曉也蓋一至五生數已備至此則成數卽次
以六總是五行一氣也相得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
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

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有合之義易見相得之意如何譬如造一火爐匡子須是四片木相扶方成其匡但失一片便不能成事可見五位之相得如兄弟也

東坡曰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無所得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

易學管見

二係

四十五

三百五十五

天一至行鬼神也當作一片看上節既零碎說天地未復總計之明說此是造化之秘也河圖之數盡是天地之數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揲著大衍之數自河圖之中五而出也五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故數自五起一便含十自一而行之則成十矣五者皆衍便含五十矣著策五十之數固中五大

衍之數也至用以筮則止用四十有九而虛一不用非不用也數盈則止虛則流虛一不用此正所以善用夫五十也五十者全數也四十有九者則五十之用數也故嘗謂太極無爲而天地間千變萬化皆由乎此虛一不用而著策卦爻之變化皆出乎此以有大衍之數在也自是而分爲二以象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掛一以象三也三才各一太極不待六爻之動而三才之道已具也揲之以四以象變通配四時也至於歸奇於扚則又所以範圍造化而妙變通於不窮乎其以象

易學管見

上係

四十六

三百六十七

閏乎左右各一揲而一扚其以象五歲中之再閏乎蓋閏法立則盈虛可齊五歲之中有再閏則前無餘日而後盈虛之度益有所齊歸奇立則多寡可稽五者之中有再扚則前無餘策而後多寡之數益有所稽此箇數自然之妙所爲不可以人力爲者乎老泉曰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雖然天非人不因使不掛一不揲四

不歸奇不再劫雖有分二之法將安用之故其虛一也象兩也象三象四時也象閏象再閏也皆大衍五十之數自爲乘除而非聖人有損益其間者也

東坡云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言四時足以舉土而言土不足

易學管見

上係

四十七

三七

以舉四時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直金曰從革皆有以名之而土爰稼穡曰於是稼穡而已五臟六腑無胃脉則死而脾脉不可見如雀之喙如水之漏下是脾之衰見也故曰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

魯齋曰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於日一歲月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緩於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氣盈者天之數朔虛者月之數氣盈者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決定三百六十五日也朔

虛者一年十二朔相去恰恰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也月行遲比日爲虛六日比二十四氣則又差十二日矣每年餘十二日積三歲而置閏積五歲而成再閏

月小是月至廿九日而晦盡明日則更蘇而更爲朔也日爲月帶累等不得他三十日而分爲月故爲月小日月皆從角起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易學管見

上係

四十八

三十八

卽以過揲不用之策亦各有所當焉吾以乾坤二老之策計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蓋太陽居一而連九其過揲之策爲四九三十六六其陽爻則爲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蓋太陰居四而連六其過揲之策爲四六二十四六其陰爻則爲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得三百有六十適與期之日而相當矣三百六十者日之中數也天之氣盈六日月之朔虛六日此則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胡氏曰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

之周益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吾又以二篇過揲之策而總計之凡陽爻皆三十六合百九十二陽爻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九陰爻皆二十四合百九十二陰爻得四千六百八策通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矣夫此一策數也當期之日上之有以體天地之撰當萬物之數下之有以發萬物之情凡此皆自然而然而然即天地且不能知聖人豈有與其間而制其予奪哉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
易學管見 上係 四九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筮法行而卦由此出矣方其四營而一變也時則得其五而成一變之奇得其九而成一變之偶是之爲成易其積而爲十八變也時則內外咸備貞悔具全是之爲成卦若夫營而僅止三十六乎畫而得其三乎三才之道具而未備也天下之象含而未著也謂之小成而已小成可加爲十八變而不可即小成以爲十八變則求卦之法何可不周也雖然法如是止乎而孰知其所以普貫神之宜周易貢之用者又有引伸觸類之法在乎

夫陰陽有老少矣卦爻有動靜矣就一卦之變爻而引伸之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也就其引伸之類觸而長之諸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也夫本卦之易尚有其限之卦之易遂以無窮一卦之中已有數爻一爻之中已涵數象變化化窮天窮地天下吉凶得失之林盡於此矣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明易無遺變斯天下亦無遺事也是變化之大成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由是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凡進退存亡之道爲天道之

易學管見 上係

五十

三四八

至微者有以闡明之而使顯著卦顯之也以成天下之亹亹而凡利用出入爲吾人之德行者有以鼓舞之而盡神著卦神之也是故以百姓之愚賴之以酬酢而泛應無所不宜則明之有功於人矣吉凶來物神之所不能言者皆代神以言之則幽之有功於神矣此其法之變化則直與數之成變化行鬼神者而相爲表裏者乎平菴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此總結上文而贊數法之妙須得咏嘆意方得蓋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無一不出於理勢之自然寔宰物者之所安排也宰物者何心哉一氣機之迭運一奇偶之積分若使之然而實非使之然者雖欲其不然而有不得不然者故曰神之所為神字對人言明非人之所能為也

東坡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耳天下之至精至變與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者每以神終之是以知變化之間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

易學管見

上係

五十一

可

管見總論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數數也者起于氣之節度而皆理之自然也故天地者數之祖也其氣鍾于河圖而數具焉河圖者數之原也其象布于易書而數行焉數之初一而已矣一者陽也獨陽不能自生故陽之後而陰佐之於是一分為二三其三而為三陽之奇而圓也兩其二而為四陰之偶而方也合三與二而為五陰陽之會而為數之所宗者也故曰五殊二實天地之所以生成而不窮也由是而為六七八九十不過

以為五者之佐耳故自五位之相得而有合其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已于此寓矣聖人則之制為著數以神天下之用天地之初原于一故虛一而其所用者惟四十九生人之初亦未始不原于一故揲一而其揲者亦四十有八自方揲而觀之可以象四時可以象閏自過揲而觀之可以當期之日可以當物之數曰閏曰期皆四時之所以成歲也而萬物生成於其間矣曰歸奇曰乾坤之策皆揲四之所以成易也而二篇之策于是全乎其中矣二篇之策數豈固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已

易學管見

上係

五十二

哉引伸觸類其理無窮猶夫萬物之形色于兩間生生不已化化無端此所以能畢天下之事而為道之所以顯德行之所以神也夫揲著之法其為變也不可窮其為數也不可測而要歸于神則亦一而已矣是以聖人嘆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大神者非他也即一之謂也一故兩在一故無方一故妙萬物天地得之而成變化行鬼神著卦得之而神德行而祐神故或為五也或為二十有五也或為三十也或為五十有五也而莫非一也或為四十有九也或為二也或為三

也或爲四也或爲二百一十有六也或爲百四十有四也或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而莫非一也一也者其天地易書之所爲至神者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第十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文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猶云易之道至難言矣然隨日用而求之莫不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隨取隨獲而不可須臾離者此也玩下文言動制器卜筮等字面便

易學管見

上係

五三

三

可見

東坡曰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者也以四者人之各有獲於易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爲道則過矣細會之此理良然易之教潔淨精微天下之所難言也聖人不以難言者示天下而以飲食日用所不可離者示天下使天下之人隨取之而隨獲之於是天下之人皆可以尚聖人之道而易之教益尊自今觀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人不能離而言也以言者則尚易之辭不能離而動也以動

易學管見

上係

五十四

三

相安於易道之教而隨取之隨獲之夫使天下皆隨取隨獲於易道之教聖人曰是亦足矣

虛齋曰有變須有象有象須有辭有辭則占隨之矣四者不容相無故曰皆變化之道神之所在也上文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下節問焉而以言及參伍以變雖皆主筮易言然孔子上文實是兼談動居兩端下文只就筮易上發明耳蓋君子居其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若專於筮則其用狹矣況易之辭變

象占可以窮理盡性可以崇德廣業豈必拘拘於筮也哉如此看較員融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以尚辭尚占之事言之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小之欲善其爲於一身大之欲利其行於天下抱尸問易求其所以發言處事易則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隨叩隨應如響之應聲遠而千里之外百世之後近而凡

易學管見

上係

五十五

三十四五

席之下瞬息之頃幽而造化鬼神之微渺深而人情物態之隱伏靡不洞晰遂能以來物告人而明悉其吉凶焉若此者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其天下之至精者乎使非天下之至精則窒而不通矣踈而不密矣安能應之速而無遺之若此哉至精二字虛虛說更有味又曰問易之所以至精者何也朱子學易篇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可得至精之說矣易道之所以至精全是稽實待虛中來

劉雲莊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亦有不相應者吉

凶何自而決蓋人於辭上會者淺於象上會者深伏希教人卜筮惟有卦而已隨其所過求之卦體卦象卦變無不應矣文周之辭所談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國語所載卦體卦象卦變而推互體始足以佐詞之所不及讀易者不可不知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以尚象尚變之事言之夫天地固有文矣人事固有象矣然不出易中之數與變也參伍以三變中之一變言

易學管見

上係

五十六

三十五

通其變三變皆參伍也錯綜以六爻中之一爻言極其數六爻之數皆錯綜也凡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齊會前後多寡互相考覈則一變參伍之法乎錯綜就是錯綜參伍之數其交而互之則一左一右之對待也其總而挈之則一低一昂之相因也七八九六確有成數則一爻錯綜之法乎通其變變到完處則策有老少爻有純雜天地間經緯之文如此所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類遂成於此矣極其數數到極處則畫有純雜卦有本之人事作止之象如

所謂或嘿或語或出或處之宜遂定於此矣夫天地之有經緯也人事之有作止也此人所難言也孰意一通變一極數悉燦然畢陳乎若此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其天下之至變乎至變者方其參伍錯綜時固不知其至此卽其成文定象時亦不知其至此也此圓神之德屢遷之機所以活潑流動而不可以方物測者也

張氏曰三五天也參而伍之人也

數者變之已成變者象之未定大抵陰陽奇偶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

易學管見

上係

五

三五

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易字指著卦言謂之神者就其非動非靜而妙乎動靜之間者名之也非精變之外又有所謂神也大抵尸卦之妙吾欲以思測之不得也以爲測之不得也方其尸未牒而卦未求也數潛於幽理涵於密寂然不動何嘗取天下之故而一一籌度之哉及其尸既牒而卦既

求也誠立於此機應於彼來物周知文象畢著舉天下之故一一而周知之若此者吾何以名之哉以爲無動也而無不動也以爲無不動也却非自外動也譬如洪鍾在簾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乎神字卽就寂感上而申贊其妙寂感之外別無個神

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易學管見

上係

五

三七

語易而歸之神則尚詞尚變尚占尚象者亦神矣而以歸之聖人者何則以辭占者乃聖人所以揭幽深之理以與天下極之使天下皆可因辭占以極聖人之神者也象變者乃聖人所以裁九六之幾以與天下研之使天下皆可因象變以研聖心之神者也無聖人則易之辭占象變莫與托矣無易則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者亦無所以托以示天下矣所以二字不可放過虛齋曰如今何處尋箇深只是詞占所極出者便卽是深矣蓋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朕兆未形所謂體該本

無者也。今則皆極出在這裏矣。如今何處尋箇幾亦只是變象所推者。便是幾矣。蓋內則陰陽動靜之所以分外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判。最是難分曉者。今則皆研審出來矣。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的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何是研幾。曰是研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各幾微毫厘處。都磨研出來。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易學管見。上係。五九。三六十五。之謂也。

故嘗爲之說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深一極。則不待天下之至精。皆可以與於此也。何也。詞占所在。卽深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嘗爲之說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幾一研。則不待天下之至變。皆可以與於此也。何也。象變所在。卽幾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嘗爲之說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而孰知神不在幾深之外。幾深之所寄。卽神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極之研之者。不知其爲功通之。

成之者。亦不見其爲迹矣。易道之妙如此。吾乃知天下無一人不可以用易也。所謂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此也。亦無一事不可以用易也。所謂言爲法。行爲則。制器而盡創物之智。卜筮而極知來之神者。此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天下之人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借之也。而日用飲食尊之也。而天地鬼神則此詞占象變之謂矣。

上章論變化之道。而歸于神之所爲。此章論易之道。而名之以聖人之道。然則參伍錯綜以問乎易者。亦當知易學管見。上係。六十四。所以尚之矣。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爲道理淺。若是深。便能開通。人志深在心上。說幾在事上。說事事都有個端緒。可尋。故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誠齋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物理。往往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理。相感。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人氣亦有之。其母齧齒。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

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則其神存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第十一章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夫易何爲問其何所致用也答之曰易之道大故其用甚大其要歸于前民用而已民有吉凶不能自知則有

易學管見

上係

空

三十五

卜筮以開之趨避不能自決則有卜筮以成之卦以擬天下之臚爻以效天下之動舉萬事萬物之理而悉備之是易之爲用不過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已冒天下之道此句最重係詞自大衍以下都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而所謂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者無乃爲汗漫之詞乎哉故曰物曰務猶屬有迹曰道則入於神矣先天立象以盡意后天係詞以盡言均不出此也惟易之爲用具此三者

是故聖人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其開物者通其志而使不迷以其成務者定其業而使不懈以其冒天下之道者斷其疑而使不迷於兩可此易之用所以無窮也斷疑承通志定業看志未通業未定便是疑

東坡曰人固有是材也而渾沌鄙朴不入於器易則開而成之然后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術自以爲至矣而支離專固不適於中易以其道破之然后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剛而不拆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窳不然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也

易學管見

上係

空

三十六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嘗試以著卦之德六爻之義合而思之則所爲開物成務冒道者可得而言矣圓而神者進退離合有圓機焉所以包含乎吉凶者圓而神也方以知者原始要終有定質焉所以體具乎吉凶者方以知也易以貢者九六迭用變易以告人所以發揮乎吉凶者易以貢也大都理無一定之用不圓則碍事有一定之理不方則淆天

下之事理有定體無定用不變易則膠此著之用四卦之用八爻之用六所以方員各得應萬化而不窮者也所云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此也圓神三句重看卽聖人亦用此以洗心矣聖本無心虛以爲心虛本無物理以爲物其一疵不存萬理澄徹直與圓神方知易貢者相爲默契若其洗濯之者然無事而退藏於密莫窺其際一著卦爻之無思無爲其寂然不動之體也有事而吉凶與民同患則將至之兆不能逃其神之所知一定之理不能出其知之所藏卽尸卦爻之感而遂通天

易學管見

上條

全三

三六七

下之故也寂而能應應而能寂用神而不用尸用知而不用卦其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乎聰明睿知是正言神武不殺則無卜筮而知吉凶之喻也神武神其武也聰之聖人洗心後之妙境也問退藏於密却如何理會程子曰安有識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看來人心與天地一般大地不專翕則其發必不大人之心不收斂則其用必易窮斂之又斂存之又存凝吾之神而神不役藏吾之知而知不分直與天地同其專翕此所謂不顯亦臨而退藏之密必至是

而後爲至也吉凶與民同患同患非有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一點生生之心無時或息聖人之大寶曰仁此一點好生之仁亦無念而可息故吉凶與民同患同患者斯民吉凶視爲我一家志患其未通業患其未定疑患其未斷蓋聖人之心無日不在天下如此也退藏者心之真體同患者心之生機神知者則又退藏中自然之妙用也凡吉凶之未然爲來來者不測聖人之心亦神妙不測明炳于幾先故曰知來吉凶之有定爲徃徃有定理而聖人之心識見定靜卽其素所藏蓄者驗

易學管見

上條

六四

三六二

之而已故曰藏徃神以知來卽占事知來知以藏徃卽象事知器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故嘗謂大哉易乎聖人有聖人之用也百姓有百姓之用也得其粗者日用與能得其精者神明合德蓋自聖人具易理於心而二氣之推遷萬事之得失已了然胸中矣是以上而天道無不明也下而民故無不察也天道民故理本無二如否之大徃小來天道也其不利君

子貞民故也臨之剛浸而長天道也則大亨以正民故也試觀時何以有明晦世何以有污隆風雨露雷何以有變化君子小人何以有盛衰民生其間其冥然莫辨者多矣聖人於是假神物以神之因龜而制卜因尸而制筮彼其所以開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必由之矣而孰知聖人且因之以自用乎蓋嘗以至虛之心謀及於占筮湛然齋焉肅然戒焉以尸龜之神驗吾之神以卦之智驗吾之智則其一心之灵明直與尸龜相爲流通有非常人耳目所可及矣故曰聖人有聖人之用也百姓有百姓之用也然以聖人之德非齋戒無以神明則人之卜筮而不齋戒亦無以自神其德蓋可知也此又聖人以洗心之理微示之卜筮間者也計春秋之時卜者多矣丘明所載惟二十許事七稽疑擇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蒙陰暗曰騞氣落騞不連屬曰克兆相交錯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又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尸龜知決相似無長短

也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太史史蘇欲止公之意托云尸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著知成數七八九六之神洗心齋戒乃聖人體易之妙誠明並至者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人出人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試卽天道民故而思之民生天壤間能一日離而乾坤乎能一日離而太極乎不能離而乾坤離而太極能一日離而易乎卽如一氣機也當其靜而如戶斯闔造化之入機也則謂之坤當其動而如戶斯闢造化之出機也則謂之乾其一闔一闢之相禪者謂之變進極而退則陽變爲陰退極而進則陰變爲陽是一年之化育也其闔闢往來之不窮者謂之通闔之方往矣而闔復來闢之方往矣而闔復來前之不見其始之合後之不見其終之離此陽所以不亢而陰所以不戰也是萬年之

化育也乾坤變通物生其間矣其端倪方動在有無形影之間者象乎其積氣之屬乎其體質完固在重濁有迹之間者器乎其積形之屬乎見象形器神物可興矣其未入於聖人之制用則尸龜亦象也亦器也其一經聖人之制用而筮以四營卜以五兆則乾坤闔闢之理呈露其間矣法也非象與器也民於是利用出焉利用入焉以日用之與能自趨自避在聖人無使之之迹在天下亦不知其所使者則謂之神而已至於神則民用前矣亦嘗於乾坤闔闢之內見太極之理乎天地間只

易學管見

上係

三

六九

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是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則易中之太極也太極之理一物兩體生生不窮兩之而為兩儀四之而為四象八之而為八卦兩儀四象八卦分而太極不分也如一陰一陽之為道指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自其本而觀則太極生陰陽自事物而觀則陰陽函太極從此而吉凶之定也大業之生也小而婚媾利涉大而建侯行師何者非太極之理綱維其間哉故嘗試論之太極一乾坤也乾坤一太極也乾坤之有闔有

闔也即太極之能闔能闢也一能生萬萬復歸一即以一歲觀之分而二十四氣合而七十二候以至候又分日日又分時時又分刻刻又分息自息而刻自刻而時自時而日而月而一歲莫非乾坤變通之運則莫非太極也又積而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歲莫非乾坤變通之運則莫非太極也故曰須知一本能變幹始信千兒與萬孫則易有太極之說也夫蓍龜制用之法何莫不因此者乎

朱子曰闔闢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

易學管見

上係

三

五三

闔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修道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利用出入者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無窮所以謂之神

朱氏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由之以入故曰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此而出故曰闢戶無闔則無闢無靜則動此歸藏所以首坤與此節以上筮論則四上有九之合其戶之闔乎四十有

一 九之分其戶之闢乎一分一合變斯起矣進退離合之中有往來不窮之妙通斯名矣尸之方揲則七八九六之象也既揲則剛柔動靜之器也制之爲法奉之爲出人皆是道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此便是神蓋天下無一人不用易無一事不用易自然用之雖欲不用而不得也其間若有使之者存

易有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也生兩儀四象八卦太極依舊在陰陽中以天地論人之有男女陰陽也逐人身

易學管見

上係

三九

三五五

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運陰陽也午後又屬陰子後又屬陽陰陽之象又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此又孰爲之也張子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故嘗試論之天下有三大天以覆大地以載大聖人以

位與功大天地以覆載大凡有功於覆載之運者俱可

知矣不得謂天地大而四時日月爲小聖人以位與功

大凡有助於參贊之能者俱可知矣不得謂聖人大而

尸龜爲小是故觀法象而知幡幪之爲德也觀變通而

知元會運世之未有窮期也觀懸象著明而知雲漢之

所以昭回也不有主富貴者何以列爵惟五分主惟三

使天下各有其富貴不有聖人則生人粒食鮮食之用

猶未舉也網罟舟車弧矢重門擊柝之器猶未興也何

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凡此皆天地日月四

易學管見

上係

三九

三五五

時之所以大而崇高聖人之所以與天地並也若夫吉凶之理寓於人事者而且紛紜輻輳而賾乎而且潛伏不露而隱乎根於理數入于性命者深而不可以窺測乎八荒之外千載之久遠而不可耳目原乎從此而探之而索之而鈎之而致之使其吉凶一定民遂壘壘焉而不能自己焉則莫大乎聖人所制之蓍龜則尸龜之爲用誠大也是天道民故之所係而開物成務之所必資也子瞻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

之則此之謂也

備物者天下之物自足供生人之用聖人因而備之如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立成器則自我創始有物曲之巧矣觀耒耜網罟之設可知也成禮帶定吉凶說來朱子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疊疊者卜筮成之也

按筮短龜長之說惟見于左氏元凱之註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其鬼神其專一則應疑

易學管見

上條

主一

三易

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今不惟其所以聽於鬼神之不專一而遽以校龜筮之長短則何陋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崑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是故自有聖人而尸龜之用神於天下矣要之聖人能興是神物不能爲是神物也夫尸具圓神之德龜具五行之兆天生之矣非惟天下神之天亦神之矣天神之聖人因而則之者也揲之以四十有九鑽之以七十有

七無非所以奉天也有神物則參伍錯綜之法立而變化見矣夫氣機之有推遷物理之有榮瘁此理何日不

在天地間而謂聖人創之乎有神物則得失之報明而吉凶呈矣夫自日月星辰垂象於天其軌度有順逆徵應有休咎此理何日不在占候間而謂聖人造之乎有神物則卦畫之用備而易範彰矣夫河之有尚也洛之有書也孰爲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孰爲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此理何日不在觀察間而謂聖人設之乎故變化聖人所效也吉凶聖人所象

易學管見

上條

主一

三易

也舊書聖人所則也即使聖人不效之不象之不則之陽何嘗不化陰何嘗不變其間所爲惠迪從逆之應與夫成變化行鬼神之理亦何嘗渺茫而不可問乎吾故曰聖人能興是神物不能爲是神物也此人非天不因之說也是故易之揲尸求卦有七八九六之四象矣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示之以老少則卦爻之當動者著示之以老少之多少則卦爻之當動者益著蓋天示人不能知聖人示人無不可知所謂心代天意也有象便有卦爻之辭矣其係以辭何爲也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欲使得於所告者不迷於所往也所謂口代天言也有詞則有吉凶所決之占與今讀其詞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一貞勝而非常若此者信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人事得失之途使之有吉利而無凶害也所謂身代天工也故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闔闢變通見象形器天道也制用利用民故也天地四時日月天道也崇高立器民故也則之效之天道也所

易學管見

上條

主

三

以示與斷民故也蘇子曰畫卦非聖人之私智也心易與河圖而相符特假此以爲之兆耳疇數非聖人之臆見也精神與洛書而相契惟藉此以造其端耳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啓蒙云洛書固可以爲易河圖亦可以作範圖之未始不爲書書之未始不爲圖也故知其爲表

裏經緯之意

誠齋曰易有太極以下此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于聖人也易有太極何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太極然則非太極之能有夫易而易之能有夫太極也太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極之爲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二氣分而純者爲乾坤爲二氣散而雜者爲震爲巽爲坎爲離爲艮爲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

易學管見

上條

主

三

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周子所謂無極者非無極也无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畫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事業乎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坎六子是也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

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神道而設教是也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尸龜其爻吉亨其爻貞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尸龜神物孰生之天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之變化孰爲之天地爲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尚書孰出之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

易學管見

上條

主夫

三八三

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耳係之以詞聖人不過因卦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此而吉如此而凶也聖人不過因陰陽之順逆從而斷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與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太極而有初后天地而無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可也然則聖人可無乎曰聖人何可無也韓愈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矣其與太極合德乎夫聖人何可無也

管見云聖人一心其達天人之精乎天道流行則有閭閻變通象器之異皆陰陽之散殊也民生日用則有出入吉凶之異皆陰陽之紛擾也其理爲至隱其事爲至顯其用爲至遠其機爲至深聖人一心天人會焉故其寂也鬼神不能窺其際其感也鬼神與之相流通不待賁神之著而可知來不待方知之卦而可藏往蓋陰陽之合德而天心所獨厚者也易雖不作焉可也聖人之作易爲天下而設也天下之志不通業不定疑不斷聖人有憂焉是故明夫天道察于民故立制用之法以盡

易學管見

上條

主夫

三八七

利用之神其法之立也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由八卦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其功用之大至與天地日月四時並而百姓日囿其中不知其所以然此聖人以吾心之易使天下與能也天生神物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河出崑洛出書皆天地所以爲道也民用出入不可以不示不可以不告不可以不斷皆民所以爲故也聖人之制上法天下盡人以之用于已則齋戒而神明以之措于天下則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尸員而神卦方以知爻易以貢贖者若隱者顯深者

窮遠者致而莫非自然之理焉故曰易有太極翼易至此章始以太極言之俱人以象數泥吾易也俱人以卜筮小吾易也論卜筮而一太極焉此所以制之者爲法用之者爲神也大矣哉天人之理乎妙矣哉聖人之心達于天人之精乎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祐者助也天豈私一明主哉因其可助而助之見天非

易學管見

上像

主上

三十八

私人人實私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積順之極天心嘿契人之所助者信也體信之極人心永孚夫以渺茫不可測之帝命與其朽索不可馭之民萌而竟以信順致之則人主者亦何必徼福於回而以矯誣要結之術行乎其間哉上九身之所履者信也心之所思者順也其所下者六五信順之賢處滿而能不溢則行與吉會天地間吉祥善事之應盡在是矣吁孰謂造物忌多取也

子曰書不盡言第十二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

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夫言無窮也而書有止意無形也而言有聲書豈能盡言卽言之亦豈能盡發其所欲言之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乎子曰聖人別有盡意之法非以其書也非以其言也而以其立象也象者陰陽之似也陰陽本無可見聖人立爲可見之象以模擬之立一奇之象而其意不止于奇立一偶之象而其意不止于偶象之所含豈易言哉東坡曰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爲有不可

易學管見

上像

主上

三十八

勝言者惟象爲能盡之故孟軻之譬喻立象之小者也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耶非賦之所能盡若無意耶亦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二者皆立象盡意之說也象立矣復設之卦卦設矣復係之以爻象之辭天下之情僞不可盡也緣象以設卦則無不盡也卦設則有承乘有比應天下之愛惡攻取情僞相感之變盡此矣言不能盡也緣象以係詞則無不盡也稽實以待虛存體以應用其旨遠其詞文天下之千變萬化一言足以該之謂非所以盡言乎盡情僞

盡言則意傳矣而且尸策以通之趨避以鼓之變通所以盡利也意以盡利而盡也鼓之舞之所以盡神也意以盡神而益盡也變通以九六言老陽之九變爲少陰之八老陰之六變爲少陽之七凡窮則變變則通天下事何莫不由此哉棟宇變於巢居之窮舟楫變於車馬之窮故自有變通之法則利盡矣處亢而不失其正聖人之通也極數以知來衆人之通也至於通則踴躍於有爲有行之間鼓之舞之不知其爲誰使焉入於神矣神者不可以先傳而可以象遇變通之法立人之所以

易學管見

上條

七九

三言

得聖人之象而與身遇也吾故曰凡此皆聖人所以盡意也卦者意之淵藪也辭者意之精華也變通鼓舞者則意之動盪也

朱子曰立象以盡意自是他象上有箇意情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道是不好底情便是僞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變通者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

管見云意者或云聖人開物成務之精意或云天地萬事萬物皆爲聖人之意無不可者但本義云包含變化

無窮盡變化乃聖人之意包含之而無窮盡則意盡矣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由斯以觀乾坤二畫之象其易之緼乎乾坤者生生之祖也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歲除日而求歲豈可得哉故乾坤成列而交易變易之理已立乎其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從此兩畫抽繹而出假令乾坤毀而卦畫不立則易之變化何自而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建安曰易未嘗無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

易學管見

上條

八十

三言

畫不立無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耳由斯以觀聖人立象非徒然也欲人於乾坤中悟出易理凡天地間萬事萬化皆由此出此所爲盡意之書也按乾坤俱以兩儀言易字俱以變化之理言奇偶成列則易之小成大成立於其中而變通之利鼓舞之神皆於此存矣諸講皆以變化爲尸策陰陽之變化似太粘着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吾於乾坤而得道器之說矣凡無名無象皆道也凡有名有象皆器也夫善言道者何必遺其形器哉如乾大通而至正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奇之卦則形而下如坤道之順而健形而上者也而六爻皆偶之卦則形而下道與器原相離不得特一形而上下言之耳語類曰問形而上下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愚謂大學所以不言窮理而言格物正是此意也蓋道器原不相離也是故自道器立而卦爻具卦爻具而卜筮與其間造化之

易學管見

上卷

全

五十二

淑慝事物之善惡紛紜雜擾而不可齊者皆舉之矣化而裁之就此象中而化裁之也六位既成遂因其七八九六之數而裁之如乾之初當潛則裁之爲潛二當見則裁之爲見有時而屢遷有時而迭用斯則道之所以惟變所適不局於一定者乎則謂之變推行者將已裁定之象而推行之也通即會通之通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爲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通通者道之所以虛通而無碍也隨其變所值各有虛而無碍之處故謂之通舉而措之者舉此道之行於變通者而措之天下

之民使天下之民咸用之趨吉避凶則何事不成何業不成而聖人所以鼓舞天下者至是而無遺術矣如是而意盡乎不盡乎化裁三句以道字貫事業內須含鼓舞盡神意

南軒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而上下言之也道雖非器而道必托於器禮樂賞罰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鍾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懲惡也必托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旗常銘之以鍾鼎故形而上者之道托於器而

易學管見

上卷

全

五十三

后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也形上二句歸重在以器載道上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

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故嘗試論之聖人往矣聖人之意不與之俱往則其象其辭其變通之法具存也象非迹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備天下之理約之二畫之中使天下之人皆可觀象而自得是故謂之象爻非他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斷其吉凶以發揮乎象中之理是故謂之爻噫聖

易學管見

上係

全三

五十七

人作易至矣盡矣後人有欲極天下之賾者取諸卦足矣聖人之卦存則天下之情偽與俱存也後人有欲效天下之動者求諸爻詞足矣聖人之詞存則天下之會通與俱存也又不必別議化裁也有七八九六之變存焉因其變可起化裁矣又不必別議推行也有往來不窮之通存焉因其通可議推行矣卦也辭也變也通也則聖人所因器以見道者也而不可即器爲道也若夫神應而妙明覺而融以自心之神明神明乎易書而化裁推行不過吾心神明之寄則存乎其人矣存乎其人

者存乎存也意其人則其成以默也信以不言也成象成爻之中不以擬議也觀變玩占之外別有心灵也其所稱德行其人者乎凡學問不幾洗心退藏地位有不足以語德行故孔門弟子多矣惟不違如愚亦足以發之顏回獨以德行稱此足以明德行之義矣吁今天下有善用易若斯人者乎默而成之心與理渾成無所虧缺也不言而信理與心浹洽無所杆格也

極天下之賾至存乎通四句俱輕只是喚起下文鼓天下之動鼓字即動字是感動奮揚之意

易學管見

上係

全四

五十八

虛齋曰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神明字有主宰運用之意人之所以能目視而耳聆手持而足行者以有此神明也謂其神明於血氣動作之間也此之神明即神明於變通之際者也其理一也神而明之安得不存乎其人且如占得坤卦者詞曰西南得朋若占此者其東北有父兄之托有親識之契則東北自可以得朋而東北即西南矣神而明之豈不在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明其所以神明之妙不假言說也猶云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默而成之謂其向曾着實做

二夫來於人倫大節及凡處事應物的道理一一皆實

了是謂成也此成字如成器成德之成有所謂行之於

未信之前之意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德行者躬行

心德之名目也默而成之二句務要說得有以爲神而

明之地方是恰好蓋神而明之以用易之時言也默而

成之者以其平時理得於心而有其德理措於事而有

其行德行之人雖端居無事無所詠筮然方寸虛明默

然之間萬善具足無所虧缺無不完成絕無事於言說

也而其理一一皆實居之安資之深可以左右逢源其

易學管見

上條

全五

德行有如此此所以一詠筮之間便有以神而明之也

止所謂隨取而隨足者以其涵養有素也

不言即默也信即成也信不疑也見之真而行之果也

不言者得之心而措之行不徒言也不必言也而亦不

容言也

易學管見上繫

易學管見下繫

溫陵洪啓初爾還父 著

男 承棟

承榜

承楷校

八卦成列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

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

乎動者也

易學管見

下條

一

夫聖人之作易亦因之而已聖人不能使天下之自爲

善也而能禁人之不爲非也則惟有吉凶之說可以動

之也雖然聖人亦安能逆探其吉凶而先爲之計哉得

則吉失則凶理原於貞一取象於乾坤於是聖人之功

業直與天地帝王並而三矣是故當八卦未畫象在天

下也八卦成列象不在天下也純雜一判凡天地間神

明之德萬物之情莫不肖像於此中所謂象也者像也

爲有所像故曰象自此而六畫具備則凡遠近貴賤承

乘比應之屬莫不燦然於卦爻之中而可效天下之動

是故謂之爻而所謂爻者不過因其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耳變之設也非聖人所自爲也蓋自卦爻剛進之極必有柔以推之柔進之極必有剛以推之消息靡常進退靡定則不必待揲尸求卦而變已寓矣辭之繫也非聖人所自爲也卦爻之變有消息焉有當否焉聖人一因其得失而命之吉凶則凡天下之動所以定業而斷疑者不越出矣此觀象玩詞之功所以君子尤倦也言動從詞而出也變以卦言動以尸言然推之而天下之動亦是此理故動字當活看夫天下之言易者

易學管見

下係

二

三

方求之象變詞占而不得也孰意稽之成列悟之因重而之相推得失之因測之繫辭盡言之內乃所以得之也故曰聖人之作易也亦因之而已雖然有吉凶悔吝矣使著不揲卦不求則著之簡冊者不乃爲空文乎夫惟有尸策以通之動在何卦有卦辭之可稽動在何爻有爻詞之可玩而後知易中之言吉言凶言悔言吝者卽人事之爲吉爲凶爲悔爲吝而種種具見者也吉凶悔吝者其未動之占乎動也者其吉凶悔吝已決之辭乎故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朱子曰此等皆是作

易如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自不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

剛柔相推虛齋云蓋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更無餘物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剛推柔則柔來而剛往柔推剛則剛來而柔往一往一來之間便見是變矣又曰見在爲剛則剛爲來是柔所推出者也見在爲柔則柔爲來是剛所推出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感之淺者其應必淺屈之大者其伸亦大固不可以無心而忘之亦不可以有

易學管見

下係

三

三

心而強之也數語發相推處甚透入

剛柔者立六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嘗因是有感焉吉一而已而凶悔吝居其三此其故亦難言矣蓋自八卦成列只一剛柔剛柔一立實爲天下千變萬化之所從出其立本者乎所謂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此也自夫剛柔相推便有變通變通云者剛退于九之盈變而通於柔柔進于六之虛變而通於剛理之窮也數之極也合理與數而時生焉時乎時乎其易之所以爲易而天地人之所不能違乎立本趣時

而吉凶生矣吉凶者常相勝者也相勝二字最好玩味
凡天下事物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其
后不是一定住底物故嘗謂事本吉矣不有以維之則
吉變爲凶是爲凶常勝吉事本凶矣能有以移之則凶
變爲吉是爲吉常勝凶蓋其機旣判則其勢遂分古今
之事變無休期則吉凶之相勝無停機矣盧氏曰變通
只據卦爻相推上見或以尸策上說不惟不知此只是
說卦爻而已且不知卦爻有自然之變通非尸策之所能
及也

易學管見

下條

四

三六

虛齋云問凶之勝吉何以槩爲正而常曰正如孟子所
謂皆天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也夫方以類
聚物以群分消息存亡與時偕行安得只有善而無惡
只有吉而無凶乎故朱子小註曰正是說他當然之理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
一者也

夫是吉凶之在天下何以常相勝而不已哉則以物同
有正而常底道理也常觀天地之道其盈虛消息常相
勝矣然其體之隱者不可拚化之顯者無非教時行物

生亘古不爽固以正而常示者也日月之道其升沉代
轉常相勝矣然而往來爭於其所陰陽互藏其宅順序
順軌終古不忒亦以正而常明者也天下之動情以物
感事以情遷千變萬化何有窮盡其所正而常者惟一
理而已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視其順
逆以爲吉凶自人觀之以爲千態萬狀自聖人觀之彌
見其至一也此卦爻之占所以只有此二者而已朱子
曰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此說最妙

易學管見

下條

五

三六

外乎交易變易之義一吉一凶之報要之亦不外乎一
理耳

天地貞觀不以形體言如四時行百物生與萬品之流
形山川之融結莫非至理發見流行之實其顯道以示
人者亘千萬古不改也故曰貞觀貞明只是常明不息
如一晝一夜各司其明往來相禪顯晦相仍終萬古之
運不殊一晝一夜之運非貞明而何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
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

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是貞一也天地常以此示人矣確然健貌隤然順貌健則所爲不難常示人以易順則所爲不煩常示人以簡其間闔闢之無常動靜之無端昭昭於天壤之間爲有目者之所共睹總之不越易簡之理而已易簡者一也出乎易簡則機智錯出安排交逐失其所爲易簡斯失其所爲一而吉凶悔吝不知其幾貞勝矣聖人於是爲之爻以效之爲之象以像之爻有奇偶凡奇而陽者所以效乾之易凡偶而陰者所以效坤之簡也卦有消息

易學作見

下條

六

三七三

凡陽息陰消之卦皆所以像乾之易凡陰息陽消之卦皆所以像坤之簡也聖人若曰是非易書之爻象乃天地之爻象所爲陳列於吾前者也則此易簡之理具在也今試取尸策之用與爻象相發明可乎方揲尸求卦之初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占者所值之爻象已動其內矣乃其所與俱動者何物乎則此易簡之理隱然其有萌者也及揲尸求卦之後通變成文極數定象而占者所值之吉凶見矣乃其所與俱見者何物乎則此易簡之理顯然其畢露者也爻象之動乎內卽變也自有

此變則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吉而趨凶而避以其歸於易簡之途者實在於此不曰功業見乎變乎吉凶見則有辭可稽矣聖人之情實可見於此聖人之情何情也欲天下之人趨吉避凶易知簡能以成就其功業而已今天下人有因揲尸求卦而見聖人之情者斯深於用易矣功業以用易者言聖人之情以作易者言總之貞一之理在乾爲易在坤爲簡爻不過效此象不過像此聖人之情不過鼓天下之動以歸諸此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學作見

下條

七

三六六

夫乾三節承上文貞一來蓋世之論易者以易爲至賾至動之書也而不知是易也乃至易至簡之書也易之道天地之道也天之生物有萬而確然示人易天之道一而已地之生物有萬而隤然示人簡地之道一而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而易之與天地準者又安有不一哉是故論六爻之義則時物相雜何其不可爲典要而會通典禮其理一也是爻也非徒效天地之變化也乃所以效天地之易簡也論卦之象則相摩相盪何其無有窮盡而太極生儀象其理一也是象也非徒象

天地之法象也乃所以象天地之易簡也易而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而天下之動何者不從此出乎是故當其樸尸問易之時爻之與象方動於一卦之中而吉凶與凶即見於一卦之外觀其變而措之天下之事是聖人參天贊地之功業也而舍易簡之外更無所謂功玩其詞而吉凶與民同患是聖人代天覺民之情也而舍易簡之外更無所謂情讀易者求之易簡則三聖人之心如在目前矣

康伯曰爻象動乎內兆數見乎卦也吉凶見乎外失得

易學啓蒙

下條

八

驗於事也功業由變以興故見乎變即前所謂吉凶生大業也詞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見乎詞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

由斯以觀易之卦爻上法造化易之吉凶下周人事而要在造化之理其見之天地者不外大德之生而已生也者乾之易而知始者生也坤之簡而作成者亦生也朱子曰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則確然於上地則阡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贊化育亦奚復以多事爲哉位不可玩也因而寶之人不可使解也因而聚之財不可使悖入詞不可使悖出民不可使爲非也因而理之正之禁之使天地之所生者各得以遂其生聖人之能事畢矣問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理却如何曰位也者立德之機也非富貴無以興神物之用故曰崇高非位無以一天下之動故曰大寶觀夫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大觀在上則下觀而化可以知大寶之說矣人者邦本本固則邦寧其聖人所與守位者乎財者國之大計其

易學啓蒙

下條

九

人之所由聚散國之所以廢興乎昔趙充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夫羗人所以不敢動者何也則蓄積多而備先預也故禹謨九功以修穀爲先洪範八政以食貨爲重良有以矣財不可不理也何謂理財生之衆食之寡爲之疾用之舒又爲之貿遷其有無權其欲散使常流通無有底滯則所以理之也后世之所謂理財者取之而已吾未聞以取而可爲理也自此而正辭焉教化行于理財之中矣自此而禁民爲非焉政刑修于理財之中矣道之而生

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治之而爭奪息聖人不忍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總之必以義則義也者固所以經理出入維持綱常而斟酌夫刑政之宜者乎由此觀之聖人之治天下亦復何事哉天道好生易簡之外無造化也以財聚人以義爲利易簡之外無功業也此聖人之權與天地並也易中之卦爻吉凶其功用之大不與之相發明哉

古者包羲氏之王第二章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聖賢見

下條

十

三十五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之未作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希氏乎希之易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於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灵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皆所以示聖人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属法者水火土石之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中各有陰陽陰陽之中又互有消息俯仰求之而天地之理得矣剛柔毛亦有陰陽

希革毛毯亦有消息此鳥獸之文也春耕秋歛順天之

時高黍下稻因地之利天地之宜于人事也人有性情形體反觀可見物有飛走草木稽類可明莫非陰陽消息所在也觀乎法象又及其宜于人事者其于天地觀之審矣極于遠近而又不遺于鳥獸之文其于人物察之精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舉凡性命之精含於天地萬物者不出於陰陽純雜之外則皆此卦畫所通也以類萬物之情舉凡法象之蹟散於天地萬物者不出於陰陽分合之外則皆此卦畫所類也其所謂

聖賢見

下條

十一

三十六

體用一原顯微无間潛乎六極而不爲幽察乎庶類而不爲粗者乎吾故曰非包希之易乃天地人物自然之易也而制器尚象畢資之矣

按陰陽雖是兩箇字却只是一氣之進退消息這一氣消長做出古今天地无限萬物出來所以陰陽做一箇看得做得兩箇看也得本義謂伏羲作易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說得盡便是河洛書也只是陰陽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伊川見鬼曰察此可以畫卦

便見是此理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又如草木之有雌雄如銀杏桐栢花牡麻竹之類亦然近取諸身性陽而情陰五行如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徐氏曰陰陽消息二者之外更無他道伏羲隨在而博取之則神悟於心者驗諸化育愈實觀變於化者參之此心愈明矣

作結繩以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耨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

易學管見

下係

十二

五十六

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教民鮮食自伏羲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取諸離者離以一陰麗乎二陽之間則鳥獸之麗乎經魚鱉之麗乎罟其義可推也網罟佃漁之制立耒耨之利可興矣斲木爲耜耨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百谷用成之利興矣若者蓋取諸益蓋以興利也有菽粟者或不足于禽

魚有禽魚者或不足于菽粟豈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

於是當萬物相見之時五十里而立之市市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用天下二字見得市是公共底物不拘滯一方天下民貨皆得入市而交易之也若者有取於噬嗑噬者合也市易設天下之利合矣此聖人制器之利也要之當初聖人豈先取諸易而後以之制作哉易之理精入无形粗及有象於天下事物該括得盡後來聖人制器都是易中本有底雖不求與之合而自无不合也是故

易學管見

下係

十三

五十六

通離之象者不獨日月麗其精百谷草木麗其形也魚獸實麗之矣通益之義者不獨涉川利其用天施地生顯其仁也未耨實利之矣通噬嗑之意者不獨電雷濟其用明罰勅法振其威也食貨實資之矣則雖謂以制器者尚其象何不可也

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人之本也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卽佃漁事稷播奏艱食卽耨耨事貿遷有無化居卽交易事三者據書則始於堯舜據易則始於希農堯舜特因希農之舊而益經理

之耳

補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其哉聖人之以天道治天下也當伏羲神農之時風氣未開民尚顓蒙但知鮮食焉耳交易焉耳禮義雖未興衣裳雖未制天下何嘗不治哉至黃帝堯舜時漸不然矣三聖於是隨時更張與世推移因其時之將變而通之以文明使斯民無慮始之艱有樂成之易鼓之舞

易學管見

下像

十四

之而忘其倦問其所以忘倦者爲誰乎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而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因其自然而我无事民於是咸安其宜而不知其誰使矣惟其宜之是以不倦此聖人之善因時也故嘗謂道有升降政由俗華行於前者不免弊於后宜於古者不免窮於今通其變不拂其宜適其所便不必其難從是乃聖人之善因時也因時卽神化也神化卽宜民也夏葛而冬裘民不憚於屢變者因之也聖人之治亦若此而已豈獨聖人哉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沒黯爲太守若郡無

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亦其時使然也變虛以

寬變蹠以恬乃所以善因也吾於此得易理矣凡易理之在天下數盡必更勢重必反未有窮而不變者變則乘其厭而通之通則法宜於民而久之此有典有則所以與氣運相循環可法可傳直與人事相終始者也此易之理卽天之理也三聖之通變神化所謂以天道治天下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民之宜卽天之祐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聖人一立上衣下裳之制則有貴賤有尊卑度數以辨等威以定章采以明禮義以興此誠通變神化之大者也故曰蓋取諸乾坤蓋天地之闔闢時行則易而運化者不知聖人之變通因時起事而宰化不言也

易學管見

下像

十五

虛齋曰人但知數聖人之垂衣裳而不知數聖人之垂衣裳乃所以興禮義也禮義由衣裳而興學者當自會之甚矣聖人之神化也衣裳之化神矣哉至今外國凡有衣冠之制者便亦畧有禮義之風易治之俗上國所以遇之者亦自爲一等其餘凡衣皮蓬髮之國其人亦獸群鳥聚其國亦朝與暮滅真所謂禽獸夷狄也以是

觀之益見聖人神化之妙衣裳功用之大又曰變化則無為有為非變化也

程子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后成者亦因時而已又曰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

生生云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

學音見

下條

十六

三七

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善發義皇之蘊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剡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末銳舟所以載物楫所以運舟夫天下若無舟楫之利豈惟民間彼此不相往來雖君臣上下亦阻隔而不相通天下皆渙散矣乘木有功以濟其渙此渙之義也意其時日月所照霜露所降莫

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乎牛可以服重馬可以追速下動上說其取之隨乎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是故穿鼻絡頭雖人為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耳民有欲則爭爭而不得且因而為暴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築彼城郭時乃提撕暴客雖欲乘間而入吾固有以待之矣待防也禦也禦強暴所以柔遠邇也古者外戶不閉想無為暴之民至此儆戒豫備豈非時變之所趨耶

學音見

下條

十七

三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古者精粒食以濟民生也制戎器以衛民生也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以容粟杵以脫粟杵曰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過上動而下止此杵動而臼止之象也耒耜耕稼之始杵曰脫粟之始弦木以絲為之弧木弓也剡削也弧矢凶器也曷為以利言威暴所以仁其良也前此戎器未設則民之禦暴未免肉搏而奮挺為患甚矣有弧矢則六師以平邦國九伐以刑暴亂者胥自

此始是所以安內攘外之資而示天下知所畏也蓋取諸睽睽卦下兌上離兌屬西方爲刑殺離爲戈兵此弧矢威天下之象也杵臼之濟利之而不庸弧矢之威殺之而不怨其仁之至義之盡與南軒曰重門險矣粒食精矣使無以威不軌雖有險其能守乎雖有粟其能食乎此弧矢之用爲急也

按射爲男子之事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于禮樂之事未嘗不遇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已乎

易學書見

下係

九

三六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壅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民生日繁矣使穴而居野而處而可以仍古之舊也則淒風苦雨之患誰其受之是民所病也因其所病而易之上棟下宇莫厥攸居非以侈觀也以待風雨也楊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也故曰蓋取諸大

壯壯者壯固之意古者葬禮未興喪服未定其自衣藁野墓而外竟無所伸乎是民所甚病也因其病而易之以棺槨禮以義起凡封樹之禮喪期之數皆舉之矣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不厚惡乎用其厚者此類是也故曰蓋取諸大過大過過於厚也小過養生大過送死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學書見

下係

九

三六

作結繩而爲網罟所謂結繩而治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民皆以佃以漁相安於無事而已書契何爲哉而後日乃有不然者於是易之以書契書以刀筆畫本簡爲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而中分之各執其一合之爲信也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書契一作則六典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有定數而情僞可辨百官莫不効其職小人無所隱其姦以治而以察矣取諸夬者明決之義明以灼姦決以去僞也淮南子曰民知書而德衰知契券而信衰非知言也天下之事古畧而今詳天下

之官古省而今倍聰明日鑿奸偽萌生必以結繩維叔世之亂政吾知其必不能矣朱子曰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吾因是試論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以爲哉以爲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后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

上文數箇爲字爲者始爲之制也下節三箇易字易者

易字見

下條

主

三七四

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也若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輳矣足食足兵區處周矣養生送死必無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不自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而耳神起乎器而器運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饑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澆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爲之安之人

情欲養爲之遂之人情避害爲之去之人情厭常爲之新之卽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取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夫自器用便利則巧僞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書契而終之以夫聖人之意深矣老子謂禮爲亂首莊子謂仁義禮樂聖人之過又謂唐虞興治化之流濁淳散朴此古人學自爲一家之說不知氣運日開渾沌鑿矣移江河而之山吾知其不能也

易字見

下條

主

三三四

聖人因時而變爲之五采文章以順其趨爲之立仁義定禮樂以防其僞而限制其末流所以存忠信淳朴而不至於亂也然則仁義禮樂非聖人之過也聖人因天下之必至於過而修治之也讀此章可見也

是故易者象也第三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

何謂易易者卦之象也三畫而小成六畫而大成或爲純陰純陽之象也或爲雜陰雜陽之象也易卽此而在矣然所爲象者又非陰陽真有此象貌也不過此理之

彷彿擬諸形容而已所謂畫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者此之謂也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審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遠矣象字該得廣蓋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虫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也其在上古尚以此制器其中古觀此以係詞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

易學象見

下係

三

三

以教天下之意矣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自此象一立后天聖人因之係彖矣係爻矣彖者材也有一卦必有一卦之材所謂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因其材而係彖詞于凡本然之能事各足之分量隨其所具而闡揚之而卦無餘蘊矣是象之統體所由彰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效呈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聖人係爻不過模倣事變于卦爻之下而各呈以告人于凡萬

感之紛紜庶務之雜擾者一一逐爻發揮而又無餘蘊矣是象之一節所由彰也夫彖言乎材象之統體者無不備也爻效乎動象之散殊者無不備也其象之統體者備與其象之散殊者備則吉凶悔吝之應亦無不備也此后天之易所以與先天表裏也

朱氏曰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才與時會斯可以成務矣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處一時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進退趨舍殊塗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易學象見

下係

三

三

末節輕足上文辭氣甚緊

陽卦多陰第四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辨陰陽者亦辨多寡淑慝之分乎震坎艮之卦生于乾均陽卦也而反以多陰異離兌之卦生于坤均陰卦也而反以多陽此其故何也大凡奇者陽之數也偶者陰之數也陽卦主奇以一奇主二偶則陽道用事此陽卦

所以多陰也陰卦主偶以一偶主二奇則陰道用事此陰卦所以多陽也王弼曰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是也吾因是有德行之辨焉陽德自貴德則君也陰德自賤德則民也民有二而君不可二使天下有兩天子天下不可理矣使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矣使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矣陽卦一陽而二陰是以陽爲主也尊無二上政無二門其道大而公故曰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是以陰爲主也以賤于貴以少凌長其道私而小故曰小人之道皆讀宋史姦臣

易學

下條

五

傳曰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所命爲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听變易國是賊虐忠良君子在野無救社稷有國家者於邪正之辨可不謹乎此君子小人之說也天玄而地黃坤固嚴之矣

虛齋云陽卦奇陰卦偶不可指定奇字爲五畫偶字爲四畫奇偶二字在四畫五畫外也其實每卦只是三畫

朱子曰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其模樣由斯以觀前三代夏商周也后三代漢唐宋也此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分而爲十二離而爲七國三國之鼎峙五胡之雲擾南北六朝之割據晚唐五季之紛爭皆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二君一民若推言之臣之從二君女之從二夫皆是

咸九四第五章

孔子釋咸九四而以理之自然明之大而徵之造化微而徵之物理往往如此

易學

下條

五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及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是吾人所不容無者所病者憧憧耳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爲往後日之事爲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爲往未行之事爲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爲往未知未能者爲來人孰無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無思慮而無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伸着意於往來者則縮縮紛紛不覺其煩且擾矣故夫子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此天下字與君子

之於天下也之天下同皆言天下之事也天下之事究竟無他只是一箇感應而已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是故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繩墨同一直也由斯以觀君子之於天下也因感因應一順其自然何以思爲何以思之深而以爲爲哉蓋自然則不容思慮矣一有思慮則非自然矣下文自日往而月來至德之盛也正所謂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也周氏曰殊者塗

易學見

下條

王本

三本

也所由以過於塗者未嘗殊也百者慮也所由以善於慮者未始百也殊之所在即同之所自出百之所行即一之所運用雖感應萬變思慮紛紛莫不行乎當行止乎當止不容絲毫計較之私矣

問謝顯道一日讀天下何思何慮即欲無心而忘物其可乎曰此有心於無心亦非自然之本心也是有意於絕外物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程子曰說無心便不是此可得何思何慮之旨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亦嘗聞天道往來自然之感乎天地無心也而日月寒暑往來於其間日往則月來一轉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轉即又日往矣寒往則暑來一轉便是寒矣暑往則寒來一轉便是暑矣今之所來即爲昔之所往今之所往對前亦謂之來日月之往來相推而明自生矣寒暑之往來相推而歲自成矣日月寒暑之往也一氣之屈也夫陰陽之氣進極而退長極而消雖欲不往不可得也日月寒暑之來也一氣之伸也夫陰陽之氣退極而進消極而長雖欲不伸不可得也屈必有伸伸復必屈伸之相感其有機緘而不能自止者耶而明生歲成之利自然而生矣按屈伸相感而以利言何也凡有畫必有夜設使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機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生天下應感之理往往如此是故尺蠖不屈則不可爲伸龍蛇不蟄則不可

易學見

下條

王本

三本

存身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機曾不容停大處有大闔
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長小處有小消長夫子
因往來二字說得許多大道理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
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

往來以日月寒暑言就序上說序在外其可見者也屈
伸自氣機上說氣機在內其不可見者也不可見則神
矣化矣明生而萬物自蒙其照歲成而萬物自遂其生
非惟日月寒暑不可得而知雖天地亦莫之知矣所以
君子之學以日月爲御四時爲馬一屈一伸一龍一蛇

學

下條

天

子

直與天地同其變化故下文有窮神知化之說語云君
子不得志於時則龍蛇而已爲其蟄也此語有味
余氏曰既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伸之利而不
知屈之所以爲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示人切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以聖學言之則屈伸之理尤較然矣夫君子之學將以
致用不自致用始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精字卽
惟精之精精研其義而至於員神不滯之域則見聞莫

學

下條

竟

三

是理

子瞻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
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
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
與水爲一不知其爲水未有不善浮者也而況以操舟
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舟者之操舟也其心閒其體舒
按致用崇德乃自然功效此處不必着手但能以明覺
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

無情則體用一源用便致德便崇矣故朱子曰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愚亦曰且如利用安身如何着思那崇德處益不庸思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過此以往復何所用其力哉以爲離於精義入神而非也以爲着于精義入神而非也顏子之欲罷不能其所謂未之或知之境界乎未之或知非不用力也以不用力之乃深於用力也後來窮神知化雖不是此等田位然亦有這裏意思故曰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底

學學見

下條

手

三六

便是

按窮神知化非玄虛也就屈伸相感上悟出日月寒暑通復往來等道理便是窮神知化神者天地神明之德或在陰或在陽靜而無靜動而無動是也化者天地變化之道陰變陽陽化陰靜極而動動極而靜是也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窮神知化功夫已在上文精義利用之中矣始而有待於思爲則曰精義利用終而無待於思爲則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造有淺深理無精粗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君子有不幸之困無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身不危如三之排下進上妄行取困非所困而困者也如是者名必辱無才無德而居乎二之上處非其分非所據而據者也如是者身必危既不得保其名保其身尚可保其家保其妻子乎滅絕陽虎之事是也

學學見

下條

手

三六

非所困而困焉朱子曰凡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隼者禽也三句相因而生器非人無所用之人非器亦無以爲用也夫道德仁義其君子應時之器也器宜藏不宜露時宜待不宜躁苟無是器與不以時而動小而括塞大而喪敗自古喜有爲而無成功者可勝道哉故朱子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無結礙出而有獲

惟乘屈伸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動而不括是未動之先而豫言之計吾有可動之器是即不括之所在也與出而有獲不相碍上六所謂射隼者正語君子之藏器待時動而不括者也藏如歛鍔人不能窺動如發機人不及拒故曰獲之无不利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小人雖愚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利而後勸威之而後懲懲非福也小懲而大誡不可不爲小人之福也

易學象見

下係

三三

三三

吁小人何足責懲之者其誰哉玩小懲字有止惡於初之意重在上言

此節要說聖王使民遠罪意小人之福是聖王爲民近禍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成身小人不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要其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舉其始也君

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爲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載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上節懲惡在初此節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怠危存而不怠亡治而不怠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易學象見

下係

三三

三三

危者安其位三句言心能若危所以得安心能若亡所以得存心能若亂所以得治非徒以有是心也持此心則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自有道矣位是帝位存是邦家治是政事堯舜之儆戒三宗之寅畏三王之側身而懼其用此道乎張子曰明聖人之見幾

秦昭王中朝而嘆曰楚劍利則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吾恐楚之謀秦也此所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誠齋曰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以強而大力之小者不可以勉而多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食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耳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餽敗已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餽之覆彼何辜焉

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

易學管見

下係

手兩

三十五

審於自擇以至以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曰幾曰神皆心也自其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可窺也則謂之神神所以運乎其幾也非神而明不足以言知

幾故曰知幾其神乎而以上交下交言之上交貴恭泰

易至於諂諂不諂之間有幾存焉下交貴和和易至於瀆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惟知幾則恰好便住只爭些了便至於流甚哉知幾之不易也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而吉凶已伏此處最爲難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早見早決不少遲迴少遲迴則無及矣穆生之去始於不設醴則不俟之微也君子何以能如此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則安而能處靜而生明

易學管見

下係

三十五

三十五

寧用終日斷可識凡事之幾微而微彰柔剛惟所用矣微彰柔剛皆吉凶之所在也知者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不失其正也卽以孔子一身觀之如過宋而微服去魯而以微罪行知微也在朝廟而便便則何彰乎見惡人以避咎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知柔也其却萊兵誅少正卯墮三都請討陳恒則何剛乎凡幾之所在獨見獨行難以語人故曰萬夫之望李長源有言方若行義員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其知幾之說耶

誠齋曰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仲

尼云知幾其神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止
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何小也蓋天下有大患
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
一動諂瀆生焉諂瀆者其富貴之捷徑而而禍敗之胚
胎也與李斯之誅不在其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諂二帝
之書張湯之敗不在其對八使之時而兆於謁摩者之
足斯之諂自以為取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為托私之
至謀然取容乃所以不容自托乃所以自敗則不諂不
瀆謂之小也可乎謂非知幾之神也可乎故曰幾也者

易學管見

下條

三六

三六七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石者至靜
而無欲至重而不動者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
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

子瞻曰夫無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
失於太蚤畏者常失於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
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
交不諂無所畏也下交不瀆無所忽也上無畏下無忽
事至則發而已矣

范氏曰不諂不瀆不獨在己當知之受人之諂瀆亦不

可不知也此語有味

吉事有祥亦有以吉專言者漢書補凶字論其理也蓋
意一動則吉凶悔吝隨之矣下文見幾而作原兼趨避
一意則吉凶在其中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无吉

庶幾即上文知幾衆人之心汨於動而生乎靜其幾在
真妄之介故多紛擾聖人之心定於靜而應乎動其幾
在有無之際故常虛明顏子克己之功已至於聖人之

易學管見

下條

三七

三三五

幾蓋已近之故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三句正言其庶
幾也顏子原無形顯之過其於不善只是意合之中微
有榮着而自起自覺此覺自化故曰未嘗復行不但
發露於外而化不移時亦未嘗留滯於中也易曰不遠
復无祗悔元吉誠者天之道也无妄之謂也復則不妄
矣不遠復之謂也顏子當此矣又曰知幾則聖近幾則
賢

子瞻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
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烏

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鳥喙則世皆類子矣

朱子曰其殆庶幾乎是爭些子意思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這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却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故也顏子天資最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

易學管見

下條

三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者兩也絪縕者兩之一也惟一故醇而造化之所
以無窮男女者兩也構精者兩之一也惟一故生而萬
物之所以不息一者其天地人物之交乎交道亦然易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去其
間乃所以致一也其即天地之致一而化醇乎萬物之
致一而化生乎虛齋曰致一猶言專一與孟子專心致
志之致同

誠齋曰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舜曰惟精惟一仲尼

亦曰致一一致者力至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
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為良良而
欲為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仁義黃
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
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
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朱氏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無險貶則易有險貶

易學管見

下條

三

則俱以義相與為定交以利相與為無交動而與語而
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無間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大凡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
端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安其身而後動動必適其道不
徒語也易其心而後語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定其交
而后求求必造于義夫然後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
故曰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全者我之受益于人皆理
之所當得人之致益于我皆情之所必至欣洽流通周

旋无間是也所謂立心之恒也不恒則胥失之矣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豈惟莫之與而傷之者至矣爲爭奪爲悖出矣上與宇黨與之與下與宇取與之與安其身云者非欲動欲語欲求而姑爲是以出之也君子之身養之有素身自順適也心自坦夷也交自聯合而不解也如此者於理爲常理於心爲常心故曰恒也有意爲之便是不恒而傷之者至矣語曰虛已存誠則衆之所不忤也躁而有求則衆之所不欲也又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易學管見 下條

四

以上下相臨而曰交上之取下而曰求聖人之寓意達矣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乾坤其易之門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即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何在乎天地萬物之間皆易所在也雖然天地萬物之間可以見易而不可以易之所自出爲托於天地萬物之間也夫易之所自出則乾坤是已乾坤何以爲易

之門也于瞻謂闔闢以生變化易之所自出是也乾坤之闔闔無窮則易理之所生出者亦無窮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自其不離於陰陽者而言則乾坤亦物也以其形下之器載形上之道謂之物亦可自其不固於陰陽而言則其動靜互根之妙實有形上者運乎其間不徒曰物而曰合德而凡左方三十有二之陽卦右方三十有二之陰卦胥此爲之體質矣妙哉乾坤乎可以一卦一象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而天地之撰以體亦可以一卦一理通知造化之蘊而極於至微而神明

易學管見 下條

四

三九

之德以類天地神明之外更無易理而乾坤之妙常超於天地神明之外而爲易理之所自出者也此先天之易也聖人曰悟其意无名可矣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雨潤日暄之類神明之德如徒順動止之類體是體貼出來如丹青之畫人物山木相似通發揮其義使條達通暢也

生生編曰合德二字重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動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個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個陰者故或剛上柔

下或乘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哀世之意耶

名言分而意始鑒矣雖然渾噩開矣舍後天之意何以觀先天之象哉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者不越乎伏羲之象也卦爻中所稱事變物宜雜然不一然皆本于陰陽之變以盡其言與夫先天之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者何差謬哉於稽其事類則凡古來所未經歷之事變一一而叮嚀之今讀其詞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類則何秉之婉也言之長也

易學管見

下條

聖一

三

其衰世之意乎使其生於上世則渾渾沌沌而已聖人之聰明即無所不逮聖人之聰明自有所不逮也故稱名非聖人意也世也此后天之乾坤所以與先天之乾坤合而為一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今其詞備是矣夫以民之貿貿也孰與俱往孰與俱來其寓於日用者既以日用蔽之其寓於神化者又以神化昧之尚何論夫倫之察物之明與夫典禮之教得夫

憂虞之端哉自有易在則雖有已往之迹無不彰

曰陰陽消息自有天地以來已若斯矣雖有未來之

無弗察也若曰有開必先此自然之徵應不可誣也顯

者微之人以為事為之粗迹聖人視之則神奇也幽者

闡之人以為高者徹重玄深者入無際聖人視之則日

用也易之中有父子君臣之分有貴賤上下之等則命

之使當焉名必稱其實也乾何以為馬坤何以為牛剝

之上六何以為碩果六之九五何以為莧陸則一一辨

之辨之者各從其類也論道理則詞嚴而義正論占決

易學管見

下條

四三

五

則剖折而詳明言則正而斷則斷也一字為言言有曲折為詞后天之易大抵如此然非於先天有加也立象盡意先天所涵者已如是則因而備之聖人亦不自知其意之婉而言之長矣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子瞻曰此解剝至道自玄適著之叙也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也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為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為不足而正名言之以言為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肯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故嘗試論之先天后天一易也世不皆胥庭人不皆黃虞則后天之易出矣稱名小而取類大令人知陰陽淑慝之變天地萬物之理不以一名一象遺也易有入于至小而不為粗者此也肯遠而辭文非謂涉於深晦而故為鋪張也陰陽之理至遠而亦至近一發揮之燦然若天地鬼神之陳列於吾前矣易有微於至遠而不為幻者此也易有典常言雖曲而非曲也曲之而旁喻以易學管見 下條 四四 五六八

盡其變曲之而婉轉以達人情其曲也乃所以中也易之中有所以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事雖肆而非肆也肆之而極本末之端肆之而盡原始要終之變其肆也乃所以隱也此非易之私言也因斯民之疑二而欲以濟之故為之辨其孰吉孰凶何去何從用以明得失之報而決趨避之途耳故以稽其類則為襄世之意以濟民行則出之泥塗登之覺路是亦盛世之意也何必文周之易非希氏之易也稱名小肯遠與曲字肆字俱合蓋有味不宜輕看

生生編云因貳以濟民行二句與襄世之意相應上言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襄世之后人心出於二故淳者簡簡者繁愛惡情偽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貳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物成務使天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

易之興也第七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不在中古而易詞之興則在中古也作易者其

易學管見 下條 四四 五五

四五

有憂患乎文王生中古之時世態日新許多事變一一而經歷之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此之謂易道也誠齋曰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無憂患者可以儆可以消嗚呼盡之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易六十四卦皆聖人教人反身修德之事舉九卦繫其餘也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在修治

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異在應用上說履者德之基也修德以禮則有以檢束身心而德之積累有自所謂從實地上立脚步步皆實者也橫渠教人以禮而入正是此意謙者德之柄也德莫凶於傲心其病於矜使非真有自下之心禮其能自行乎則謙者又為德者所當執持不可失者也立禮持謙善端復矣復者反也夫動本於靜語始於默復者反其所自始是德之本也靜中之生機不槁擴而克之在我而已恒者德之固也既復其本根須常保護其本根不然則頻復之屬也德惟一動

易學管見

下條

聖

卷之三

罔不吉其恒之義乎自其損所當損即一毫習氣無所容於中是德之修也自是而益所當益即萬念皆真無所假於外是德之裕也修者治而去之謂裕者充而長之謂大抵人欲日減一分則天理日增一分交相成者也雖然此以處常言也非以處變言也夫困其德之辨乎張子正蒙曰困之進人也為德辦為感速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大抵處困之時慮患日深則天人之界愈明更事日多則利害之故愈晰其德之辨乎傲冬方見松栢入火方見崑玉正是此意德至

於井則其德之地乎始而曰固猶是形神相守地則居安資深無處非我守不足言矣至於巽則悅諸心研諸慮九時之不可以常道拘事之不可以常法處者皆能巽順委曲以處之其德之制乎風至柔而能飛砂折木順於水者能制舟此巽之說也其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者乎

隱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

易學管見

下條

聖

卷之三

甚哉九卦之德之妙也尸事不近於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履者和而至者乎緣情而制使天下順適於制文度數之中相安於尊卑貴賤之等者必禮也故禮者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大凡名高者人之所忌而獨處謙者不然心愈下而望愈崇迹愈晦而名愈彰蓋尊且光也復雖小也而辨於物此先天一隙之照所潛迴於衆禁輒轉之中而必不可使亂者乎所謂幽暗中一點白也大抵剝復而復必有大猛省處如夢方覺如醉方醒這等境界理會自見凡境非能累人也人自累之耳恒

者性定而境與俱空心一而遇與俱一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也而何厭之有是故避賢以求靜者其中先自當也處雜而不亂者乃真能靜者也克己最難所謂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者也但猛省一着則漸漸熟而安之顏之四勿一劒便斷故雖難而易益長裕而不設凡着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至於益則是據我所自有者益加充長不待他求而外索矣所謂不設也損先難而後易顏子當之矣耳損於耳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與及其至也耳

易學管見

下條

聖人

卷七

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易與世人之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世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益之長裕順乎天機何所設哉毛髮在人日長而人自不知使充長而待於設不可言充長矣困窮而通窮者其身通者其道也朱子嘗謂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其處困之說乎惟能定者能應并居其所而遷是也淵泉時出體雖靜而用則動也巽稱而隱隱者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者也不觀之風乎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孫公和亦

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全真所以保其年此巽之說也故曰巽稱而隱言用雖顯而机則微也此九卦之德之妙也履和而至惟其和所以爲至如益長裕而不設句語氣和字不要說低了損先難而后易朱子曰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却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和萬物到秋時若不得此嚴凝肅殺之氣許多生意便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爲易也

易學管見

下條

聖人

卷七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言九卦之德之用也以即用也言以九卦致用而用無不周也惟履和而至故可用以和行焉和行者親疎貴賤之間非禮則不和也知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則知禮之可以行矣謙尊而光故可用以制禮焉蓋哀多益寡禮意自合如此是謙者即行於三千三百之中而禮之制待之以行者也若曰禮本嚴必托謙以和之猶二之矣未復之心見物不見性既復之心見性不見物

故知曰自知見情識之知與惺惺之知自有辨也恒者常也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恒以一之而後履始成其所爲基謙始成其所爲柄復始成其所爲本也乍歛乍傲非恒也卽非履謙也乍覺乍悟非恒也卽非復也此句提出德字見所爲德者卽在履謙復之中矣擇害莫若輕損以遠害則損日減擇利莫若重益以興利則益日增怨尤之溺人甚矣處通而言无怨非能无怨也處困而不失所亨乃真无怨也然不曰无而曰寡亦以見義命之閑人所難言自非學力之至識見之定者何

易學管見

下係

手

三十三

以堪此井以辨義此辨義與精義入神相似非特辨其是非可否已凡細微曲折是非可否之所以然處亦無不判然於心而不碍其所行矣此等工夫自靜定中得來巽則辨義之極而能達權以制變矣義之外無權權者善通乎義處夫事變難處之中而終不失吾義者也其旁行不流權也就經常之事權度不爽是亦權也胡氏曰謙以制禮而禮以和行則禮之至者也井以辨義而巽以行權則義之精者也此所謂禮義之中正者與易之爲書也第八章

孫質菴曰易一變也易之有詞一變之所爲也人能遠夫易則變不在易而在我矣道不虛行深以善用變者望人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通

易之爲書便包變與詞在內易之與人其相親也若魚水然魚不可離于水人不可遠于易君臣父子無非易也視聽言動無非易也治亂安危無非易也取舍進退無非易也魚離水則易性人離易則失常故曰易之爲

易學管見

下係

至

三十六

書也不可遠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之道不可遠也道無定體亦無定用隨時屢遷而變易以告人今其九六之變周流於六爻虛位之間往來如寄是故上下皆虛寄也剛柔之爻位皆虛宇也或剛上而柔下或柔上而剛下或以初三五之剛位而柔易之或以二四上之柔位而剛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時變爲乾則爲乾之道時變爲坤則爲坤之道變爲乾之初九則爲潛龍勿用之道變爲坤之初六則爲履霜堅冰至之道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凡天地萬物之變人生消息往來之

理何者不自此出哉惟變所適須涵道字發見得易人
人可用不是死法故曰人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
人周遍而不窮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
臨父母

卽一出入而易道與俱矣凡卦爻之變動者或言乎出
因時制宜而其出也以度或言乎入隨時立法而其入
也以度度卽道也其出其入各有度者正其道之屢遷
體事而無不在使人知懼于外知懼于內而不敢有尺

易學管見

下條

五

寸越軼也人能以懼心觀易則於消息盈虛之變出處
進退之理必有當身而呈者矣不特此也易言憂患併
與憂患之故而明之雖非有師保在側而玩其辭考其
占者何啻若父母之臨乎大抵禍患之來每伏于快心
適意之中而不虞之變多起於豐亨豫大之日是天下
所視為不足憂患者乃聖人所終日皇皇以爲憂患之
故盡在是也明於憂患欲人知而避之明於其故欲其
知所由起與其所以避之方也此所謂道之屢遷體
事而無不在者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是故人之用易者亦何以遠求爲哉詞可玩也方可揅
也循卦爻之詞以度卦爻之所向則出入之度憂患之
故自見其確有定理而所謂典要者在是矣神而明之
則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此率詞揆方之道豈能以自
行哉是故乾之進退存亡惟聖人不失其正剝之消息
盈虛惟君子能順而止在人默會之耳人卽率詞揆方
之人也就至常識至變之妙便是用易不必推高一層
說話方見易之理人人可行人人可用與不遠意暗合

易學管見

下條

五

易之爲書也第九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章示人以觀爻之法爻無定用大都觀其遠近貴賤
與健順淑慝而已玩雜物撰德及同功異位其善不同
等語自見首言卦者舉卦以括爻也卦則原始要終以
言其全體之質爻則時物相雜以言其一節之變統之
則言質分之則言時有質則內外以備純雜以昭而時
卽在夫質之中有六爻相雜則有陰陽之物便有陰陽
之時如乾之爲龍一也初則潛二則見三則惕四則躍

五則飛上則亢漸之爲鴻一也初則干二則磐三則陸
四則木五則陵上則達此時之爲也而卦之所質者亦
已發揮無遺蘊矣故嘗謂大哉時乎一位自爲一時一
時自爲一義來也若赴去也若速其吉凶悔吝所由以
造端者乎六爻相雜以九六言不以爻位言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
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以初上之時物言之初爻之時物嘗隱微而難知上爻
之時物常明白而易知何也卦始於初猶萬事萬物之

易學管見

下係

五

三

所後始其立天下之大本者乎卦終於上猶萬事萬物
之所由終其因本而之末者乎所以聖人之係初辭也
以爲一卦之本或取其象或係某占必以合乎原始之
理而通乎一卦之情使一卦如出一身其精神血脉初
終流貫聖人方且爲之躊躇爲之擬議上則依初之所
發端者與夫中四爻之所詳及者卒成之終而已是聖
人係易之時已不免有難易於其間何論觀易者乎虛
齋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辭擬之
卒成之終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係詞而然也若夫雜

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見初上二爻亦能
雜物撰德但爲未備耳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如
初九剛陽在下九二剛健中正之類大凡易中所有只
是理與象二者至微者理即所撰之德也至著者象即
所雜之物也辯是與非即所雜之物所撰之德辨其是
非以明得失之報也合而觀之初上盡本末之詳中爻
得物理之會則天下之理管是矣

噫亦要存凶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

易學管見

下係

五

三

噫人能據此六爻以要存亡吉凶則天道之存亡人事
之吉凶居然可知矣即天下有智者得意而忘象得象
而忘言觀其彖辭而思過半豈能置爻而視爲駢肢哉
故嘗謂彖也者其爻之會乎爻也者其象之分乎觀爻
之辭大而詳是時物之發揮也觀彖之詞約而精即始
終之統體也夫因約以該博非智者不能由畧以致詳
則人人皆可以樂玩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惧近也柔之
爲道不利達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二與四二節申明非中爻不備之意大抵人臣之立功常因乎位分二與四均能爲陰柔之事業其功同也其處位不同故其作用亦異二常多譽而四常多懼位分使然也四也近而多懼不惟有凌逼之嫌亦有覆餗之患所謂承國家之重任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鄉者也而要之達亦非人臣之利二乃得无咎者以其用柔中沉潛而濟以剛克故也知柔中之免咎則爲四者豈以其近遂無持滿之術哉按功者力量之所同善者時位之所值譽善也懼亦謂之善者困心衡慮皆所以堅人之志熟人之仁也故曰益之用凶事知凶事之爲益則知懼之爲善矣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有其美而破斧缺斨四國皇皇召公專主諸侯而南國之教得以召伯著聲周公近召伯遠故也然而后世之言相業者必曰周公則人臣之所自效者亦足以觀矣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甚哉貴賤之分之不相侔也三與五皆能爲陽剛之事業而其位不同三雖未必無功而凶居多五雖未必無

易學管見

下條

五十六

三十一

凶而功居多益五貴也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而況人臣之善皆已之善故多功三賤也志不能以自遂勢不能以自裁而況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故多凶而要之以柔居之則危以剛居之則勝自古叢脞示戒克艱示儆君臣均任其責區區三五之勢位豈足恃哉大抵三五之任是箇大事任也非陽剛之才何以克勝如吏兵二部尚書或巡撫都御史之任若以平常之才居之旦夕就見庸駑則所謂其柔危其剛勝者亦可知矣合而觀之分達近列貴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曰其用柔

易學管見

下條

五十七

三十二

中曰其柔危其剛勝所謂德也而是與非已辨其間矣子瞻曰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三與五者厚事之地也故大者先享其利而小者先受其害

易之爲書也第十章

此章當與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及順性命之理參看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廣大其統體也悉備其廣大中之條理也蓋天下之道

天地人盡之矣易之三畫效乎天而有天道法乎地而有地道取諸身而有人道此中三畫已具三才之道矣然又必兼而兩之何也天地人各有陰陽氣而兩之其道始全而不偏故三才之卦重而爲六畫六者非他者卽三才之道也蓋三才之道本如其兩非聖人以已意爲之增加也故嘗謂大哉易之道乎六合爲鉅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計宇宙間日用之有會通高卑之有陳列玄黃之有經緯人事之有淑慝何者不自此兼兩中出哉

易學管見

下係

王人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各自兼兩斯有變動矣是非畫之變動也乃道之變動所以消息往來於其而爻特效之者也爻設而宇宙之名物備其中矣彼其上下之有等貴賤之有差所謂惟其時物者此也所謂象其物宜者此也故曰物物者是卽三才之道所以群分而不紊也爻設而兩間之文章備其中矣彼其奇之間偶偶之間奇所謂柔來而文剛者此也所謂剛來而文柔者此也故曰文武者

是卽三才之道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爻設則剛柔相間有當位者有不當位者則愛惡相攻利害相感情偽相取而吉凶悔吝作於其間矣夫天地之文何必皆祥而無灾人道之文何必皆淑而無慝要以修則吉悖則凶惠迪從逆應若聲響是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故曰廣大悉備后之人有欲觀三才之道者取之爻而足矣

易之興也第十一章

易學管見

下係

王人

三百字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誠齋曰大抵無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言備寇者之爲周無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爲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紂姜里之禍而演易不以一己之憂患忘天下后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常之矣是故懸危易之兩途以示禍福之因其辭恒危危者使之平易者使之傾非易使之也一念之危易實使之也書曰殖有禮履昏亂天之道也易之道其卽天之道乎吾語其道之大則國家之治亂萌于敬肆

一身之休咎始于慎忽百物誰能廢之然則易之爲道亦可知矣其危者欲人終始俱以承之要歸於平而无咎也其易者欲人終始俱以更之要免於傾而无咎也此之謂易之道也是故勾踐棲于會稽修政不怠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昧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伯知伯蕪三晉之地而亡

夫乾天下之至健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易學管見

下係

六

三百五十五

此乾坤以聖人言如智者動仁者靜之類仁智一理分屬兩箇人看乾坤一理分屬兩箇聖人看

甚哉天下無理外之吉凶也古之聖人其涉世與人同其知險阻與人異豈有異術哉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惟其易却能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惟其簡却能知阻或問易簡之知險知阻此理却如何曰乾坤之易簡只是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以無事處事何險阻之足爲吾碍哉莊生不云乎兵莫憊於志而鎡錡爲下是故世途之禁糾非險阻

也惟人情變態愛惡相攻情僞相感遠近相取則險阻所自生也聖人坦蕩而遊風波不作以靜制動而我若無事世途之禁糾惡得而制縛之乎知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則知易以知險之說矣利西南不利東北則知簡以知阻之說矣

者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易學管見

下係

空

三百五十五

吾且以聖心之知險知阻言之方其靜也不起一事於胷中亦不遺一事於胷中也夫應雖未來理則已具方且默而成之心與理相爲浹洽而悅諸心及其動也不執一理以迎天下事亦不強事以就理也夫物有固然應非我設第取悅心之理與事物再研審一番而研諸慮說心研慮者以事處事以物付物還其所爲易簡者也夫孰知天下之吉凶不可以術數推而乃以悅心者定之乎夫孰知天下之亹亹不可以推測合而乃以研慮者成之乎此所爲聖人之易簡也此所以見健順之聖人也彼憧憧者果何爲哉定之成之是聖人自定自成而曰天下者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聖人身上事即天

下民物事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是故天地間有顯機矣有微機矣何謂顯機天道之變化有屈伸消長之機而順逆昭人事之云爲有愛惡攻取之途而得失著此顯幾也是一定之器也何謂微機

易學管見

下係

卷三

言字三

凡吉在后日祥在今日人事與天道相符便有朕兆之祥可見所謂積善而獲有餘之慶思順而致自天之祐是也此微機也卽未來之占也聖人卽其事而象之便可以知器按其事而占之便可以知來除是天地間有理外之吉凶理外之事應則已若天下理外無吉凶理外無事應聖人豈有所不知哉是故因夏潦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此以變化象之而知也祿去公室而知三桓之必微三復白圭而知見用之不廢此以云爲象

易學管見

下係

卷三

言字三

之而知也因考祥而知其旋之元吉此以云爲之祥合之天道之變化而知之也推天祐而本於信順之潛孚此以變化之祥合於人事之云爲而知之也此聖人之心易也雖然聖人能之而百姓不能其迷於吉凶成敗之途未有已也則易可不作乎是故天地以易簡設位聖人作易教人十筮以成其能旣使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且謀及鬼神吉凶成敗之故了然則前雖百姓之愚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小大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處吾試以聖人之成能者言之則人世險阻之變不已了然具之易中乎蓋自先天之易有八卦於是奇偶定位昭自然之法象乾坤成列顯至賁之物宜天地之不得以象告人者於此成其能矣自后天之易有爻象於是稽實待虛盡萬物淑慝之變闡幽微顯發人事感應之機天地之不得以情言者於此成其能矣然要之象卽情也情卽象也蓋自畫卦定位剛柔錯雜以初三五陽位或雜居之以柔二四上陰位或雜居之以剛卽其相雜之中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昭然具在而吉凶可見矣象之所告告此情

之所言言此者也自聖人作易教人卜筮則有尸策之變動而事之利已昭然見矣其言利者固以利人其言不利者亦以利人也自變動之中有吉凶吉凶云者一因其卦爻之情而遷耳得則吉失則凶始失而終得則轉凶而遷爲吉始得而終失則轉吉而遷爲凶而天地之不得以利告人以情遷告人者又於此益成其能矣今以卦爻情遷之屬觀之易之吉凶不自生也爻象中固有愛惡相攻之情矣其相攻也理有得失則情有當否是故而吉以介疾之喜焉而吉以伏戎之莽焉而凶

下係

六十四

三

以于宗之吝焉而又凶生此吉凶所由遷也易之悔吝不自生也爻象中固有遠近相取之情矣誼之所維或病於日隔之疎則遠相取而悔吝生情之相間或嫌於婚媾之矣是爲近相取而悔吝生此困蒙之遠實屯六二之遭如往往類此也此悔吝所由遷也易之利害不自生也爻象中固有情偽相感之情矣情之感爲好爵之靡僞之感爲匪人之傷情之感者剛柔相應爲取女之利貞僞之感者動悅相從爲歸妹之无攸利則道義之交與私邪之合自異也此利害所由生也要之相攻

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貴也遠而不相得亦無大害也惟近而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以惡相攻所以致凶者此也以僞相感所以致害者此也以情之睽而相取所以致悔吝者此也所謂吉凶以情遷也今以其情遷之詞驗之人世間相攻相取相感之變何莫不因此者乎故易者聖人所以洞燭人情深達事變以佐人謀之所不及者也使人心有易而無險人事有簡而無阻雖易之書不作可也

下係

六十四

三

大抵聖人作易以成能只是欲人知險知阻而不陷於險阻故其言吉凶者爲獨詳始言剛柔雜居而吉凶見繼又言吉凶以情遷見得人之於易當求其情盡其變以爲趨避之方然后足以定吉凶成慶慶而不蹈於險阻之域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吾以情遷之理從人心者驗之亦足以見險阻之所自

生矣人之言皆本於心心將叛乎正理者其詞多慙慙
回互不敢舒展蓋歎於中必愧於外理固然也人惟無
疑也有所疑必持兩端而無定主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何其詞之枝也有德之人則心定者其言重以舒非寡
乎寡非不言也詞簡而理明語約而意備也故曰君子
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人惟無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危
言以眩世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
者疑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
也誣善之人其辭游蓋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毀之也必

易學管見

下條

李太

卷七

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
而陰寓其伎或泛爲之說而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
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一語而折非屈於
詞也屈於理也夷之見孟子是已合六詞而觀之仁者
默勇者諱能言者寡信善異者失決智人多險文士罕
守總之出於易簡則入於險阻人世之變其盡於此矣
所謂人情險於山川也而孰知心無一物者觀之不待
其詞之畢已洞見其底裡哉故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

阻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使百姓與能者亦不過以易簡
之理知其險阻而已

質菴曰上言易之詞此併及人之詞者欲人由易以知
言因言以見易也孟子諉淫邪遁一章正曲盡人情者
互觀可見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
數

易學管見

下條

李太

卷八

易惟卦與蓍二者而已耳非卦則尸之體不立非尸則
卦之用不行二者相須而不可相無自今觀之尸之爲
物也其莖長丈其叢滿百有以具天地氣數之全蓋植
物中之至誠者也是孰自而生哉意其應聖人而生者
乎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尸幽贊者嘿贊之意非惟人
不得而知尸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尸不得而知聖人亦
不得而知也有尸則七八九六之數有所乘矣是數也
其從參天兩地而起乎天體員員者徑一圍三地數方
方者徑一圍四聖人以理定數陽用其全陰用其半參

者非故饒兩者非故乏一因其自然之數而裁之於是
三三爲九三二爲六而二老之數起矣於是兩二一三
爲七兩三一二爲八而二少之數起矣虛齋曰天之生
尸未必專爲卦川然同一天地之理同一天地之數此
數之外無復他數此理之外無復他理其理數適與相
符而可以演卦如藥之有佐使亦自然之湊合也此尸
數之妙也幽贊活看不必着相

問數之所以分合參兩而起何也蓋九進而極乎盈六
退而極乎虛陰陽之純也故倚數亦得天地之純七進

易學會見

下條

本八

易二

而未極乎盈八退而未極乎虛陰陽之雜也故倚數亦
得天地之雜誠齋曰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
依於數而已然數寓於尸而尸非數故得數者忘尸卦
托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數既形矣卦斯設焉聖人於是制爲十八變之法觀其
孰爲陰孰爲陽而立之卦卦既設矣爻斯生焉聖人於
是細觀其一節審其孰爲剛孰爲柔孰爲太剛少剛孰

爲太柔少柔一一而發揮之而當動之爻生矣是尸也

數也卦也爻也非聖人爲之也尸本自神明聖人幽贊
之而已天員地方之象自具一二之數聖人不過參之
兩之而已其爲數也自有陰陽之變其爲變也自成剛
柔之爻聖人不過觀其變而發揮之耳而孰知天下之
是非得失萬事於是乎備也天下之吉凶悔吝萬變於
是乎出也所以和順於道德者在此所以窮理以至於
命者亦在此和順不是就聖人說是就易上說如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盈天地間所有物事一一依

易學會見

下條

本九

易二

他模寫之無所爭逆是爲和順而且其彌中有綸通中
有理一一辨別之而不混又何理於義乎道德與義皆
性命之理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直是窮得物理盡
得人性而與天命之本然脗合無間矣故言易者知幽
明死生鬼神此窮理之說也知崇禮卑此盡性之說也
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此至命之說也凡此皆
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此尸之功用大也

徐氏曰如乾爲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
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

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已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命在我矣

程子曰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虛齋曰窮理盡性至命難言姑卽一卦言之乾元亨利貞者在乾之理當然也教人如此做去者盡人物之性也如此則與乾道之大通而與本然者合矣六十四卦

易學管見

下條

主

做此

昔者聖人之作易第二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未有易先此性命之理何日不在兩間則易無作可乎曰易何可無作也上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徂於一曲不見天地

之大全於是溫良樂易者戒於无斷強毅聰察者戒於

少恩則仁與義分爲二用而人道毀矣易之作將以順性命之理以覺人心其統之而成卦分之而成章皆是物也順之云者依他影子而一一傳寫之也此理在天則曰陰陽靜專動直是也使陰陽闕其一則天道廢此理在地則曰剛柔靜翕動闢是也使剛柔闕其一則地道廢此理在人則曰仁與義仁陽德也爲寬裕爲溫柔爲慈惠爲愛敬凡有發舒之意者皆仁也義陰德也爲發強爲剛毅爲威武爲斷制凡有收斂之意者皆義也

易學管見

下條

主

二者並用然後人道立焉二者如車之兩其輪缺一則不立盡道者只是時出之而已惟三才之理皆兼兩而成故易六畫而成卦不但三畫而已且於六畫之中分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則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而剛柔之迭用矣故易六畫而成章成章者成天地交錯之章也

湖氏曰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爲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

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惟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不復言仁義者意蓋曰使斯人皆得以操尸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聲應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生生曰性者一定而不移命者流行而不已性即是命命即是性非有二理也順字最要玩味聖人盡性以至於命不過順之而已衆人不知理之在我徃徃逆其性而鑿之逆其命而特之此聖人憂世之心不能自己而發之於易也易書之作原是詔天下將使人曉然知性

易學管見

下係

圭

三

之所在盡之而無所逆曉然知命之所在至之而無所逆而已天有陰陽是性命之運於上陰陽合德便順乎天而不逆矣地有剛柔是性命之運於下剛柔不偏便順乎地而不逆矣人有仁義是性命之具於吾心體仁精義便順乎人而不逆矣這性命之理原自兩兩分明天地以兩而化人道以兩而成立得天地之道便立得人道立得人道便立得天地之道是兼三才而兩之也故易以六畫成卦而三才之統體者在易矣這性命之理原自交相爲用分天之陽用地之剛則成人之仁分

天之陰用地之柔則成人之義分而合合而分者也故易以六位成章而三才之流行者在易矣人而神明乎統體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渾然之理人而會通乎流行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燦然之理此易所爲作也

天地定位第三章

這章解者不一最難解在易逆數一句時說言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即成大員焉易逆數一句則言員焉生出之序本於橫豎增出許多葛藤不如從邵子爲當邵子之言曰數徃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

易學管見

下係

圭

三

之卦故云數徃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來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豈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豈意二字可玩看來一陰之巽即生於三陽之乾陽盛則陰生陰盛則陽又生此循環消息之理所以歷元會運世而未有窮也此豈意也既濟之終於未濟亦是此理易逆數也易字作先天之易看逆數就消長之理上隱隱看出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先天有橫豎又有員焉其取象於員豈何也大凡天上

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員高何嘗一一按其方位而模擬之而自卦位一列則見乾象天坤象地天覆乎上地載乎下而兩儀奠位矣艮爲山鎮于西北兌爲澤注于東南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山脉流於澤爲水爲泉是山澤通氣矣震爲雷奮乎東北巽爲風起于西南雷之迅風之烈其勢未嘗不相薄矣離東坎西是水之寒火之燥其用未始相侵免矣合而觀之惟山西北澤東南故天下大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雷動東北

易學管見

下係

主西

三七

風起西南故陽復之月正雷動之始而時皆有風獨至交秋之候震動肅殺是也水火以造化之氣言之如日月是也凡陰晦時亦屬水清明時屬火寒沍時亦屬水煖熱時屬火水退處火便進火退處水又進只以水火求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百川歸於海而不溢者太陽運於下有以焦之也此便是相濟之理相濟則不相射矣惟對待之中自具交變之用於是一卦各與八卦相交以成六十四卦而凡造化消息之候陰陽盈虛之理自具此中矣八卦相錯便含下卦氣意不必粘着大

員高上發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吾從高而中分之則造化之大樞紐亦可得而言矣震始交陰而一陽生焉故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二陽以至於純陽之乾皆進而得已生之卦而陽極矣即其往之順而其來可推也巽始交陽而一陰生焉故右方起巽而歷坎艮二陰以至於純陰之坤皆退而得未生之卦而陰極矣即其來之逆而其往可推也凡造化無往而不來之理亦無順而不逆之理是故山澤通氣也亦有水涸木落之時雷風相薄也亦有收聲聞寂之候日有升而亦有沉月有盈而亦有虧安有舍逆而成一造化者乎此乾進之極巽五即繼之造化之所以用逆爲順凡歲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皆是理也此高意也知高意者則造化之大樞紐可得而言矣問何謂順何謂逆何謂往何謂來曰氣虛自內而外曰往氣歛自外而內曰來往而直達曰順來而歸根曰逆使造化一於順而不逆則出而不入生而不成必有窮而不繼之時如何成得化工故曰易逆數也先天之玄機洩於此矣

易學管見

下係

七五

三五

不曰理而曰數者數卽理中之分限節次處也易之行自然有個分限自然有個節次故不曰理而曰數數卽理也

虛齋曰伏羲之布八卦員耑也是以天地定位之序乎是以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坤之序乎二序不同當審所先曰當以起震之序爲是序了便見得天地定位云云矣起震一義最重蓋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然後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陰盛又陽生陽盛又陰生只管循環不已

易學管見

下條

十六

三七

潛室曰耑必從中起者蓋萬事皆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於子之義

盧氏曰卦之生出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而運行却又以震離兌乾巽坎艮坤爲次一自然也如五行然水火木金土生之序而水火土金水爲行之序也

雷以動之第四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舉先天方耑言也員耑者象天之行方耑者象地之

儀員耑乾坤在中故自中起特首之以天地定位方耑震巽在中亦自中起特首之以雷動風散員耑者動而以定位爲本方者靜而以動散爲本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先天之心法不可不求之耑也方耑震巽居中巽居左向於東南震居右向於西北震象爲雷巽象爲風雷以動物而發其生意風以散物而解其鬱滯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象爲雨離象爲日雨以潤物物由是而滋長日以烜物物由是而發榮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艮以止物物之生意由是而收斂兌以說物使物各得其所而忻暢也次乎艮而位極於東南者坤也次乎兌而位極於西北者乾也乾於萬物無所不統是君之也乾以君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烜艮之止兌之說者皆乾之一職也坤於萬物無所不容是藏之也坤以藏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烜艮之止兌之說者皆歸之於坤也

易學管見

下條

十七

三八

此章以陰陽相對待而見得偶之意故有雷無風不得有風無雷不得雷動風散震巽之得偶也餘可類推矣天地間所謂得偶者閔涉最大外此亦非所以論天地

雖然其以震巽居中何也蓋子曰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達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又曰天地之化育有可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日皆知其所以為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霜雪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為風悠然布于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此風雷之大用也吁盡之矣

易學管見

下條

天

三

帝出乎震第五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後天之易乃文王取伏羲先天卦位而更置之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為造化流行之序也帝者天主宰處要尋主宰畢竟亦無他不過一氣機耳帝之始出在于東方之震繼靜為動也繼終為始也齊于東南方之巽由微而顯也由隱而著也出者發露之謂齊者畢達之謂若煥然明盛燦然光輝而齊者于此乎相

見則在于南方之離幹入機于既出之餘收化工于長育之後而相見者于此乎致役則在于西南方之坤謂之致役言地能役已以養物也父母養子亦是為子所役故曰生我劬勞說言乎兌戰乎乾說者懽忻之意帝至于兌亦懽忻而飽滿也如曰物忻忻而向榮又曰萬物靜觀皆自得亦是忻說之意戰者氣機擊搏肅殺非物自為戰也陽氣無一日不發生適陰氣欲凝固之陽未受錮兩相闢擊故戰至於戰則肅殺之後當休息之時能無勞乎而勞則於坎也至於勞則始於顯仁終於藏用藏功不於是成乎而成則於艮也勞者歸休而慰勞也所以勞其勞也一年之勞一日之慰成言乎艮者萬物之成終而成始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夫出而齊齊而相見者帝之動也至于役則動而靜之端也說而戰戰而勞者帝之靜也至于成則靜而動之端也造化之妙主宰之秘闢於是矣以上數句只就氣機上說勿涉物上說

易學管見

下條

天

三

虛齊云帝者天之主宰而萬物之生成無不由之其神運於四時游乎六合固不得而測也詩曰旻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帝之出入可以見之也
後天乾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六子同例故統之以帝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
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
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
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
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易學管見

下條

全

帝不可見而萬物隨帝以出入者故於物見之震東方
也四時則爲春五行則爲大六律則爲大簇爲夾鍾五
音則爲角其帝大皞其神勾芒蓋資始資生之時也巽
東南也春夏之交辰氣用事其律中姑洗是月也生氣
方盛陽氣發泄萬物皆鮮潔而齊整也離也者化機明
盛之謂也且虛說萬物於此皆呈象而相見蓋離南方
之卦也四時則爲夏五行則爲火六律則爲仲呂爲蕤
賓五音則爲徵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物盛之極也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則相見乎離之義

也坤也者地也中央之土夏秋之交律則爲林鍾音則
爲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蓋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

萬類非惟得火之燥者有所麗以爲依而得木之華者
亦有所托而不離非惟得金之精者有所摠而不耗而
得水之濡者亦有所止而不潰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
役乎坤於帝言致役於物言致養何也坤臣也帝君也
君之于臣役之而已矣神母也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
而已矣奉君之命以盡子民之道而其君之意流行乎
爲民父母者之中故于萬物之致養而可以見帝之致

易學管見

下條

全

役也兌正秋也金之正氣也六律則爲夷則爲南呂其
帝少皞其神蓐收萬物至此皆歛所飽滿以歸于實如
金之堅剛而凝結也故曰說言乎兌乾之位爲西北金
氣之既盛也霜降之後立秋之前律中無射斯時也肅
殺生育之機適逢其會收歛發達之性方值其交所以
爲陰陽相薄也薄者迫也陰既迫陽而陽又戰陰即龍
戰于野之意也坎者水也於四時爲冬於六律爲應鍾
爲黃鍾於五音爲羽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正北方之卦
乃空虛不用之地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蓋水歸冬

旺萬寶告成歸藏而休息如人之有勞者爲之慰安而賞勞之使之得以息肩也物之勞帝之勞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大寒之後立春之前律中大呂乃艮土用事之候也以極寒之水得艮土以煖之則有以固其性情之實物於此成其終以未生之木得艮土以含之則有以肇其胚胎之端物於此成其始故曰成言乎艮程子嘗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卽艮之所成終成始之謂也

進齋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

易學管見

下條

全三

南坎水居北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五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均旺乎四時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不能生水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水木又生火八卦之

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
神也者妙萬物第六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先天后天卦尚有對待有流行而神運乎其間矣神也者妙乎萬物之間而爲言也萬物之自生自成疑有物以使之吾求其故而不得乃舉而歸之神老子所謂谷

易學管見

下條

全三

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爲天地根卽此神也今以后天卦而觀之動萬物而鼓其生機莫疾于雷撓萬物而散其溼鬱莫疾于風雷只管動物風只管撓物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誰乎燥萬物而收其濡濕莫熯于火說萬物而足其津液莫說于澤火只管熯物澤只管說物乃其所以熯所以說者誰乎潤萬物而歸其根莫潤乎水終始萬物而總其成莫盛乎艮水只管潤物艮只管絡始物乃其所以潤所以終始者誰乎歸之六子而六子不知歸之乾坤而乾坤不宰總之一神之所爲也

惟一而神是以兩而化惟其兩化是以率歸之一神載
觀先天之六位離東坎西水火相逮而交相濟焉震東
北巽西南雷風相薄而不相悖焉艮西北兌東南山澤
通氣而交相感焉神化自然妙合以兩然後能其成乾
坤之變化而為動撓為燥潤為說為終始盡天地間之
萬物莫不受其成焉是后天之六子各司其一而宰大
子者一神也先天之對待以兩而化而宰兩化者一神
也則信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乎妙萬物而為言
者物物自妙也鄭氏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

易學管見

下條

全書

之神

莫疾者雷一鼓而物即萌動風一拂而物即撓散正其
妙處故曰神非動撓之外別有箇神也燥燥等倣此
平菴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后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
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明五氣順布四季
分主之時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
始有戾於先天之事也苟無此章則文王為無體伏羲
為無用矣

乾健也第七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
說也

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
其似性情者其真也性存于中情發于外

乾純陽至剛不息為健坤純陰至柔而靜為順震陽起
陰下不與陰俱靜也故奮發而動巽陰伏陽下不與陽
俱動也故沉潛而入坎言陷于陰者陽為主也陷為陰
陷離言附乎陽者陰為主也麗為依附一則實德中涵
有善藏其用之意一則文明見外有光輝宣著之意艮
易學管見 下條 全書 三十七

易學管見

下條

全書

三十七

陽極于上故為止止即動靜皆定之謂兌陰見于外故
為說說即心氣和平之謂皆性如是而情亦如是八者
神明之德後天之蘊也

乾為馬第八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
為羊

此取諸物以擬八卦與下章取象皆是八卦既成之後
自卦畫觀之有此象耳摠只是推廣八卦之象

乾為龍復為馬者健也坤為馬復為牛者順也震動得

乾之一體故亦為龍雞羽屬也其性則為入為伏知時而善應故巽為雞豕內剛外汚雉內順外明狗能止物羊能說物故八卦取象雲象曰周公以乾為龍而夫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馬而夫子以為牛見象之不必泥如此要之天地間萬物無非易也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乾為首第九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易學管見

下條

全六

子

凡此取象不可專泥形體要講得濶大

乾以君之故曰首出坤以藏之故曰含弘震陽動於下其足之在下而震動乎巽陰巽於陽其股之隨足而不處乎坎中實而外虛耳之內含聽德外廣聽納者象之也離內陰而外陽目之收視於外返照於內者象之也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夫手之指揮在握者象之乎兌說也朋友講習互相滋益夫口之司啓閉者其象之乎

乾天也第十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愚按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乃有父母男女之稱蓋以陰陽而道名分其旨深矣六子從乾坤說來索求也其曰一曰再曰三曰長曰中曰少者則以五卦序次自下而上也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之稱等於天地其尊不容並矣得乾坤之初畫者為長男為長女得乾坤之中畫者為中男為中女得乾坤之三畫者為少男為少女生出之異各有屬焉而不容僭長幼尊卑各有倫焉而不容紊豈非天地定位之序哉

乾為天第十一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

陽之成形惟天為大故象為天天體圓而動周旋不息故象為圓諸卦惟乾居尊故有君道萬物由乾資始故

易學管見

下條

全六

子

有父道此以人之至尊者言也陽德純粹而無雜其玉節乎堅剛而不屈其金和乎此以物之至貴者言也爲寒爲冰是後天西北巖凝之氣爲大赤是先天正南盛陽之色爲良馬四句取諸動物以其健而言爲木果一句取諸植物以其體而言健之善故爲良馬健之久故爲老馬瘠則筋骨至峻其健之堅強者乎駁則鋸牙食虎其健之威猛者乎又以圓而在上故于木也爲果次中陽爲赤乾純陽亦加大字以別於坎也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相雜之馬也

易學管見

下條

金

三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積陰在下爲地作成萬物爲母柔而平廣爲布虛則容物爲釜吝嗇者不施化之歛也其時之利貞乎均平者不偏化之廣也其時之元亨乎性極柔順爲子母牛私大能載爲大輿坤畫偶故爲文偶畫多故爲衆執簡而作成物爲柄位正北而得極陰之色其於地也爲黑或以布有布散之義豈謂動闢而廣故取諸布與一說吝嗇吝也嗇愛吝也地氣含蓄不泄乃能生育許多民

物柄者勤於造事而不名其功之謂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解

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則一陽自下而動也故兩象之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則乾坤始交而成也故兼有之生意始布爲專萬物畢出爲大塗爲專氣之亨也爲大塗物之亨也一索而得男故爲長子決陰而動躁故爲決躁二分則居倫序之先在朝廷則主鼎在宗廟則主

易學管見

下條

金

三

也言性則爲蒼發之資造事即爲無所阻碍也爲蒼筤竹本其居東方而色深青也爲萑葦本其下本實而上幹虛也馬善鳴者陽在內爲聲上畫偶則開口出聲也顙足者一足懸起陽之動也作足者四足超起陽之健也的白也陰色顙在上也其於稼也至蕃鮮上因剛反而取下因剛長而取也究則生機畢達爲健勢必滋長又爲蕃鮮矣

臨川曰蕃鮮萬物始乎震未能蕃鮮其究蕃鮮也須看其究二字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
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
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入也巽之善入爲木氣之善入爲風得坤初爻爲長
女與德之制而糾木之曲以取直者繩也引繩之直以
制木者工也巽少陰西方之色爲白風行而無達不屆
爲長木生而積小漸大爲高進退以述官不果以心言
陰伏於下氣鬱不舒故爲寡髮其髮爲廣顙爲多白眼
皆上順風也以順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以

易學卷一

下傳

中

三

頤言也體盛者頤廣陰體虛者頤狹以頤言白者爲陽
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
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上下白多於黑也爲近利市三
倍善入物者獲必多也震爲決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
故其究爲躁卦主利坤也近利巽也漢書云貪賈三之
廉賈五之巽順也而爲躁坎陷也而爲通言其究也風
極則惡水溢則行故順於人者能競世者也下於人者
善趨時者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揉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

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
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
木也爲堅多心

內明外暗險能陷物故爲水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陽
陷陰中輶光不見故爲隱伏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
矯揉爲弓輪揉者直使之曲矯者曲使之直弓輪皆矯
揉之所成也弓卽弓矢之弓弦木爲之輪卽車輪之輪
貫不爲之也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故
中實病爲痛水在人身爲血故爲血卦乾爲大赤坎

易學卷一

下傳

中

三

艮其出又故爲赤一陽在下其於馬也爲美脊性急難
御又爲亟心上畫柔則爲首之而下不昂焉下畫柔則
爲蹄之薄而行且曳焉柔在下不能任重故於輿爲多
眚蓋行於險道不若輿與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通
者水之性流而不盈者也月者水之精外陰內陽以鬼
受光者也陽匿陰中若有伺而發夫有伺而發者皆穿
窬之類也爲盜剽而在內故於木爲堅多心

溝瀆言天下之相灌注相貫通者皆坎之象也水固不
足以盡之也水言中實而有常溝瀆言相通而無間

蔡峰曰君子處時固有內蘊精明而外託昏黑以目迷者隱伏之謂也如阮籍識鑒洞達而沉醉淪迹卽其事也君子處時固有矯枉守直不屑於釣曲者亦有操直從時而稍務爲婉曲者矯揉之謂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蟹爲蟹爲羸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火內指外明體陰用陽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離肉陰外陽故爲火離爲火故又爲日爲電中女取其得坤中女甲冑取其陽在外而堅戈兵取其陽在上而銳

易學管見

下條

奎

三

陰在中而中虛故于人爲入腹火上炎而燥燥故於卦爲乾卦蟹性靜取其中書之字蟹性躁取其上下之割羸取其善麗蚌取其虛中龜取其文明此於動物之中而稱名不一亦各從其類也木不可以中虛虛其中則生意不達而其實也將條枯而實落矣故于木爲科上

稿

甲冑與戈兵雖皆兵器然實二類甲被於身者冑被於首者卽兜鍪也只取外割所以象離之畫戈鎗也長兵也兵刃也短兵也取其上銳所以象離之性科空也人

爲不冠爲科頭可以識科之義矣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廠爲閹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坤地而隆其上者山也艮爲山而一陽在上以路言則爲蹊徑之小以石言則爲卷石之多一陽連亘於上二陰對峙於下所以爲門闕爲果廠木之果草之藏皆小而實也周禮甸師氏註植生曰果蔓生曰廠爲閹寺周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也物之不得出者剛在前而能

易學管見

下條

奎

三

物于人爲指于物爲指爲鼠爲黔喙之屬鼠善嚙物象則齒牙之堅者也黔喙之屬則非坤之牛非兌之羊蓋飛鳥之流也剛在外故於木也爲堅多節雲峰曰艮不言馬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震爲專爲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爲果廠草木之終也果廠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齒爲妾爲羊

澤者水之聚坎水而塞其下流又所以說萬物也故爲

澤三索而得女故爲少女通於幽者爲巫巫能以言說神交于明者爲口舌口舌非以言說人乎以卦位言兌正秋也故爲毀折金氣肅殺而條枯實落時當然也在人情則柔和其悅附合而必決裂也在地道則柔上剛下下堅剛而上鹵濕也於人則少女承君爲妾於物則內剛外柔爲羊

爲少女者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爲妾者女子之既嫁以姊妹言

序子
下係

有：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上盈也

有天地則造化流行於兩間而萬物生此乾坤所以爲諸卦之首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已矣天地生萬物故乾坤之後受之以屯屯者雷雨交作有盈塞克滿之意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

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物穉不可不養二句主養蒙者說爲潤大優而游之厭

而厭之有養道焉故受之以需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此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禮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需者飲食之道田野縣鄙飲食之原也倉廩府庫飲食之資也飲食人之大欲存焉乾餱以愆承酒生禍有血氣有必有所爭心爭而無主則亂故有訟有訟有師衆必有所

王道上立說衆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是治之

爭息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是導之而生養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是教之而倫理明至于有禮而世道賴以維持治化由斯熙洽此泰所以次履也履是指聖人所制之禮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履而泰言禮通乎人清夫然後行之而安也天下凡拂人情而爲者雖勉強行之終不安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泰者通也以下轉入天運人事上立說不可終通不可終否者以理數度之也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乎天下之心識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於此見致治保治之道能謙則能保其所

有而豫即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意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豫也

必右隨主在人君說凡入君心志有所悅樂則必有

易學象見

下係

本

三六二

從之者曹伯好田則公孫疆來陳侯喜色則儀行父至而辛樂淫醕則惡來進周厲悅貪虐則榮夷公近此豫必有隨之謂也喜即上句豫字也如因人君東征西伐爲喜而以好事喜功隨之必然後窮兵黷武無休時矣因人君神仙土木爲喜而以神仙土木隨之必然後求禱封禪無已日矣故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有事蓋言多事也

邊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以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上文有事是多事也此有事是傍治振作之意即所謂往有事也厲精尚治者然後有可大之業功業盛大者然後爲天下之觀上有可觀則下觀而化而天下無有不服矣此臨觀噬嗑之所以相承也

程傳曰有事則可大矣可大之業由事而生蠱者壞也物壞則萬物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也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飭也致能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剝

易學象見

下係

本

剝剝上天下故受之以復

噬嗑合也以下轉入質文代謝立說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徑情直行之理不執質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不可以成男女之合故貴飾然文可以濟質而可以滅質辟之千年之木破爲義博明月之珠飾以銀黃致飾日煩太朴日散矣寧無剝乎然物無終剝之理既彫既琢復返其朴始焉由質而趨于文終將厭漓而還于厚彼謂世道之趨猶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故剝受之以復

魯齋曰自貴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致歸
言致極於外歸也病在致字夫禮文所以達彼此之情
而實意賴以流通者也然致極於外歸則煩文多而人
情反爲所隔其實意之相通者殆消滅而日盡矣此
可見文質以中爲貴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
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
動故受之以大過

伊而死妄下學立心之始妄而可動聖人功化之極此

小學管見

下條

李九

三十五

聖人之成始成終也善端既伏則偏安不留而有爲已
之心矣心焉既實然後可學以聚其理而充滿是心故
爲可畜德焉既畜然後可以優游涵養以至于化故爲
可養有大涵養則有太設施而成大過人之事業故反而
言曰不養則不可動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
之以離離者麗也

以涵養而爲大過人之事則雖過而不過顧或任其意
見之過悍然罔爲則終過而已天下事豈可過哉物盈

則反勢盈則傾故曰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
也過之所必至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
然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求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上經不言乾坤天地即乾坤也下經不言咸夫婦之道
即咸也此男女專以人言上下所該甚廣不止君臣如

易學管見

下條

李九

三十五

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治卿大夫大夫治士庶
人在在皆有箇上下之制也有上下則拜趨坐立之節
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
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
後禮義行其間耳向無上下則禮義何所施乎男女以
上夫婦之所自來父子以下夫婦之所由致此夫婦之
攸係亦大矣下經首咸之義豈小哉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
遯故受之以大壯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
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
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
解

物不可以下當轉入出處治亂上立說由遯而壯而晉
者世治則道從而隆也至於明夷則治即所以爲亂之
機而進即所以爲退之漸由家人而睽而蹇者世亂則
道從而污也至于解則亂即所以爲治之本而退即所
以爲進之機

物不可久居其所是功成身退而身退之義故聖人知
進而知退遯者退遯而去之之謂也然物無將退之理
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既壯則不止壯而
已必將進而有爲經綸大業由此而出故受之以晉或
問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一步也夷
者傷也以利言者迫窮利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
利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
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夬故受之以夬

解者緩以下當轉入聖學上立說或問序卦中如所謂
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上損字取損失
意下損字取減省意天理人欲本爲貞勝損而不已則
人心日微而道心日長故損而受之以益積中發外本
自相因益而不已則流於既溢發於持滿故益而受之
以夬

損者懲忿窒慾所以遠害也如是不已則益益者迁善
改過所以興利也如是不已則夬夬者決也聞善言見
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皆以其至虛至明萬
理咸備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
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
升

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明至而相遇矣君子既遇則必以
道而相聚于朝矣既聚而上則持衆美以效之君而治
道日升矣此姤萃升之所以相序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
井

升而不已必困湏說與進有所傷不相犯蓋進只說其進而狗富貴功名耳升者權貴日崇功名日盛之意升而不已則以權貴爲戀功名爲係不能退止者也能無困乎困乎上者必反下未有戀魏闕而不困乎井里者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常道有敝必革革弊必操主鼎之權主鼎必以長子此三卦相承意也

震者動也

二重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艮機之運如環無端動靜相生乘承之理故震而繼之艮動極復靜也艮而繼之漸靜極復動也此以造化流行看

程傳曰止則必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學問之道進而不已必得義理歸宿之地所謂以漸而造其極也既至其極則德業盛大而不安于小成者矣此漸歸妹豐之以相承也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羈旅寡親非巽順何以取容巽所以次旅也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渙者散也

二重

義理不深入不能得其趣能虛心以入之則不覺意味深長旨趣雋永而說矣說不過與義理融洽久之將天機泮渙意氣舒暢直前足蹈而不知地位了故曰說而後散之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洪者離以下當轉入民心上立說有其信以下當轉入人事上立說末一句則以物理循環之機終之

物既離散則當立為防閑以節之主節者不信則民心疑而未一故度數之所制德行之所議者又必信而守之執此之令堅如金石行此之政信如四時此中乎所以次節也有其信者執一不通之信也故過有過物者立非非常之材也故濟然易不以既濟終而以未濟終者既濟物之窮也天地萬物無有窮而不通的道理故受之以未濟未濟則未窮而有復生不已之意蓋虛所以為盈消所以為息殆乾坤之不毀宇宙之無窮者乎此序之至妙至妙者也

易學管見

下係

一百四

三十九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乾天下之至健也剛健不息聖人所以御天而首物也坤天下之至順也柔順安貞聖人所以承天而時行也比君民相悅樂以天下師上下分猷憂以天下東坡曰有親則樂動眾則憂

以上而臨下教思密保有推恩之意故曰與以下而觀上取中取正有瞻仰之心故曰求惟皇御極惟民從父

臨觀所以不同也

始難曰屯才猷雖足表見而不失其居以大難方殷也所貴養晦以俟時矣始生必蒙氣質雖曰維操而終必若氣質不能拘也所貴學問以開通矣不失其居即象辭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意蒙雜而著即彖辭亨字意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震以陽動于下其化機之發舒乎艮以陽止于上其化機之收斂乎起者化之始止者化之終

易學管見

下係

章

三十九

損以下益上則下損而上必損雖未遽衰而衰自此始矣益以上益下則下益而上亦益雖未遽盛而盛從此始矣

剛健者難畜當剛止之時故能畜莫非災也无妄之災乃所謂災也息齋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慮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萃則九五剛中而二應之臣之應君也故君子聚於朝矣升則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君之應臣也故君子不來於野矣不然下之人負其能而不肯事其上人主何以

能聚天下之賢上之人負其位而不肯顧其天下之賢何以能安其身

謙輕者視已之輕也有不自假滿之意豫怠者足已之怠也有侈然自肆之意

噬嗑食也賁牙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飾也

噬嗑以有物而見食所謂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其諸武以戡亂者乎賁以無色而受采所謂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其諸文以飾治者乎

兌說而外見和順之氣積中而發外也巽入而內伏深

易學

真

潛之思退藏而淵密也

隨前無故繼治世者其道同守成之主也蠱後當歸繼亂世者其道異中興之君也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剝爛則生育長養之意盡矣復反則天地生物之心不復可見乎晉晝也文章禮樂煥然如日月之中天也明夷誅也刑誅廢置蓋有如霜雪之嚴者矣

井則養物不窮而其道上行是君子行道以濟時也困則以剛遇柔而爲柔所掩是君子見制於小人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感也感斯有應天下之最速者感通之理恒者常也常故不易天下之最久者經常之道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睽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民心渙散天下無復統紀節制嚴明天下誰敢踰軼解則已出險外而安舒蹇則方在險中而危危

睽家人內外以心言

否大往小來太往大來

反其類

易學管見

一

重

陽壯則當防陰而不可過，故欲其止於方壯之時陰

長則必于陽而時當退避故欲其遷于方衰之日一則因其盛而止之所以保吾道之壯一則因其衰而止之

所以固吾道之脉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族也

大有主君而言謂君之得民何其衆也同人主臣而言謂臣之比我何其親也衆則其勢大親則其心一在治道上說

去故者革其積習之陋取新者布以維新之化一以更其敝一以興其治

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

物盛則多故於寓則寡親曾華封祝堯而堯辭以豐則多故耳孔子當西周之時栖栖然一旅人者以旅則寡親耳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火炎上極而至於燎原漢熾皆炎上之性也水潤

易學卷之三

下

三八

三

下極而至於滔天不可陰者潤下之性也惟離為火故能迎而不能隨惟為水故能隨而不能迎

小畜以一陰而當眾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眾也履以和說而臨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

需者以乾遇坎而不肯進安意以俟時訟者此險彼健而不與人親拂情以求勝以進止反對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離婦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大決也剛決柔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以下亦有反對之義大過對頤一為顛也一為養正也顛與正對既濟對未濟一為定也一為男之窮也歸妹對漸一為女之終也一為女歸待男行也姤對夬一為柔遇剛也一為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此八卦亦得以類從也

大過本末俱弱非役大遭艱之才故為顛言不勝其任也姤以一陰遇五陽所遇非其正矣漸則進之以禮女必待男而後行其得男女之正乎頤之養德養身必以

易學卷之三

六

一

三

其正其何顛頤拂經之愆既陽皆得其位大綱正而萬日舉天下事定矣歸妹者女之終以陰從陽所謂天地之大義也未濟者三陽皆失其位易言窮天下事未可知也人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其彙征其道長小人剝離其道憂天下日趨于矣

彙管見下繫

易學管見

無卷數 浙江
吳玉墀家藏本

明洪啟初撰啟初字爾還南安人萬厯癸丑進士

官兵部主事是書用注疏本大抵訓詁之恒言至

於繫辭說卦每章之首皆標首句爲章名亦非古

式也

周易揆十二卷(一)

〔明〕錢士升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賜餘堂刻本

周易揆序

揆者道也道有先後

而垂吉凶吉凶者生

於陰易者也世人以

南序一

趨避疑陰易而因以

疑道則一陰一陽之

謂道之一言誤之耳

夫道若大路然而使

日用之百姓終日立
於多凶多懼之中聖
人忍以是教天下乎
竊謂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夫靜而與
動為對者非真靜也
動靜之先有至靜焉
是則極也猶之乎有

性善有性不善夫善
而與不善為對者非
真善也無善與不善
之中有至善焉是則
性也先天之為乾也
三以一乾而兼天地
人之位是為為學之
始後天之為乾也六

自冬至迄夏至以一
乾而包進退消長之
機是為數學之始以
乾例坤以乾坤例六
子以六子乘乾坤之
變化於是有一百八
十四是為筮學之始
陰陽愈揉悔吝滋多

宣尼有憂之恐愚者
以用罔墮畧矧智者
復已索隱悞聰明於
是法乾以行健法坤
以載物法震以脩省
法艮以定思法坎以
習常法離以繼照法
巽已申命法兌以取

友乃至屯蹇睽困之
時莫不有反身盡性
之事以通天地之窮
而超然立於吉凶悔

南序六

吝之外故假年學易
可召無過者學道也
非僅陰陽家象數卜
筮之學也錢塞菴先

生以理學巨儒平章
軍國未竟其用奉身
而歸蓋先生之用世
其時則否泰之間夫

南序七

以君子與小人爭敗
不可居勝亦不足恃
故泰之不能不否者
非我之所能爲也自

不得不受之以同人
同人者否泰所不能
進退也先生之遯立
其時則剝復之際夫

雷序八

以人而與天爭勝既
不能敗將何往故復
之不能不剝者益非
我之所能爲也自不

得不受之以无妄无
妄者剝復所不能消
長也是先生居心處
世學問之大端也先

雷序九

生嘗詮南華矣詮楞
嚴矣最後乃詮易揆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惟有真憂患乃得真

逍遙乃得真解脫是
又學道之真種子茲
編也其旨為詔世之
緒餘可矣

冒序上

年家後學東平鈞

叟曹勲序



序

四經皆有定論易不
可以定論二者也非
不可定至定者存於

許序下

畫遂能包天下不定
之論而無所不有無
所不通商瞿而後言
易者多鄭釋天象王

疏人事說者猶或非
之趙宋以來易學大
明邵子之言曰易於
時配春于事屬皇於
性繫仁是揆諸氣者
也程子之言曰易變
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是揆諸理者也

許序二

或問卦象于朱子朱
子曰便是理會不得
是揆諸象者也三賢
各得其一而易之大
全無不畢見然則以
定論二易者拘于易
之辭未通於易之畫
者也張子曰悟後心

許序三

嘗弘觸理皆在我術
內斯言近之矣我年
友塞菴先生立朝當
否泰之交則為包荒

許序四

出世丁興亡之會則
為碩果以故學識所
至既過前賢晚年耽
味益深所著易揆一

蓄余受而讀之時抒
獨見旁輯諸家潔淨
精微直與易契而余
所服膺者尤在卦前

許序五

設互卦後設對卦兩
設分合直舉所謂氣
與理與象莫不兼融
而並攝之何也三才

分六位初二為地三
四為人五上為天二
地位居其盡無事于
互人則上下乘承可

許序六

合可離相生相接而
消長之道伏焉故六
位分屬則二賢五君
三為諸侯令長四為

太子大臣近臣四爻
皆得以事互初未主
事上已謝事故不得

許序七

互自有互而變通無
窮舉凡人事得失正
不能見者互潛見之
此氣所蓄然也是編
首揭互卦則一定者

既不阻其旁通已然
者并不過其未見是
先生之論氣簡於邵
而詳于邵矣卦有反

許序八

對所謂綜也有四正
綜而氣之定者見有
四隅綜而氣之變者
見以正綜隅以隅綜

正而氣之平者見順
逆既得象隨以立變
化多寡均適其平上
經陰多于陽者八爻

許序九

下經陽多于陰者亦
八爻是象之大中隨
時非若太玄潛虛以
艱深疑人也且乾坤

坎離中孚頤大小過
有錯無綜先生特設
反覆為對之義即以
錯為綜而以十二爻

許序十

合斷其旨則又窮其
變而通其理觀乎象
外以發先賢所未發
是先生之論象變于

朱而深于朱矣若六
十四卦之合為三十
二蓋數之相周自有
乘除此即天運之終

許序十

始也閱正忘反是知
進不知退也閱反遺
正是知退不知進也
兩卦交繹其旨彌變

如屯蒙易位在屯則
雷在蒙則山矣如小
畜履易位在履則澤
在小畜則風矣必兩

許序三

卦分卷而後非偶者
不相雜如屯可繼坤
必不可合坤本與末
之辨也師可繼訟必

不可合訟兵刑不可
偏見也卷數之分合
明則有分而井彊脩
有合而關隧通是先

許序三

生之論理脩于程而
嚴于程矣昔孔子韋
編三絕始悟義之圓
圖為錯文之序卦為

綜歎其不可典要先
生深得此意故對互
分合極盡易畫之妙
而無所不有無所不

許序古

通是以時而委心任
運則為莊周之達生
時而處險濟危則為
瞿曇之撒手流行坎

止不與天爭層見側
出無非易理然則是
書也不特揆之四大
聖人而合即揆之三

許序古

教聖人而亦無不合
者昔賢謂六畫先後
次序全是天理自然
古人只是見得分明

不曾一毫智力添助
善哉揆易乎吾于易
揆亦云

五茸衲弟如覺原

許序共

名許譽卿題于泖

上之了菴



序

夫易何以名經者常
也又經何以取易者
變也常而不變即是死
法變而不常便屬多機
惟變惟常此易之所以
成經也故河出圖洛出
書山川之所以效靈則
仰而觀俯而察聖王之
所以取象豈徒然已哉

衍序一

均此奇偶耳夏有連山
殷有歸藏皆不能垂後
代而惟周易為萬世不
易之道百王不易之法
又不易之所以為經也

衍序二

然則二代之書有繫詞
如文王周公者不有十
翼如孔子者不有遭厄
于暴秦而不燬者不政
所謂斯文之在茲也况

若他經或藏于壁或出
諸塚或散逸而不全寧
比此經安然同日月之
在天而江河之行地哉
蓋測陰陽之消息與傳

衍序三

帝王之功業理事固殊
推氣化之密運典調人
心之和平隱顯必異而
且生天生地者兩儀之
祖也資始資生者乾坤

之蘊也四時行而百物
生者元亨利貞之周流
不息也易之時義大矣
哉更推廣之却與楞嚴
唯識相為表裏何則其

衍序四

圓相中有白黑各半詎
非阿賴耶識之真妄雜
糅乎其太極之生于無
極詎非楞嚴之虛空生
於大覺中乎其義皇未

畫以前詎非威音那畔
之未始有物之先乎如
程子畧有見處則曰讀
一部楞嚴不如看一良
卦彼雖高推易義卑抑

衍序五

佛乘猶識二經相類之
處獨丞相李綱所答友
人書以華嚴與周易對
勘縱廣數千言其辨析
精微既欲以儒理申又

不欲以佛理屈和會兩家必非無謂而發也於是乃知善易者必須淹通內典了徹圓宗方得于此理極深而研幾蓋

衍序六

所謂寂然不動者即定也感而遂通者即慧也無思無為者即三昧正受也洗心退藏於密即不思議境界也故曰西

方有大聖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其化民成俗之跡則不同也塞菴先生夙有根智以休之度飭謙之躬其留

衍序七

心於良背之學久矣歸田已來更刻意於摩訶止觀及大佛頂經暇則游蕘于漆園借南華之消搖暘天竺之沉密然

則俱非公之駐足地也
復從周易而揆度之孰
是先天之範圍孰是後
天之作用吾心之幾微
孰是七日之來復旦晝

衍序八

之牯亡孰是碩果之不
食如是乃至一爻一象
一卦一策無不從而揆
度之至於章句之間剖
斷之際既不進古人為

全是亦不退今人為全
非一以公道衡之夫是
之謂周易揆
教下衲子天台衍門
正止謹序

衍序九



乞言小引

蘇洵氏曰道以易尊夫易之尊也謂六經皆說理易獨畫象象有正有五有反有對其道屢遷不可為典要苟學易而不觀象猶卻行以求及前人難矣雖然往來正倒之間即或昭晰並進而於古聖人涉世濟險進退存

乞言小引

一

賜餘堂

亡之道揆之稍有未合其於易仍無當爾古今說易者商瞿而下去聖彌遠京房焦贛管輅郭璞之徒技方小道託之於易固無足論淮南王聘善易者九家註說立訓易道反微他如王弼闡敘浮義而為孫盛短洪正辨析名理而為張譏屈何妥出入王鄭

而為楊醜啗迨至宋儒廢象言理易

道轉晦 明興以來不下二百餘家

觀玩之間豈無神解然求夫扶微盡

變以推明古聖作易之指如李鼎祚

易解開氏易傳麻衣心法諸書詎可

多得哉 先府君方為諸生時即留

心易學通年以來閉戶覃思耄而彌

乞言小引

二

賜餘堂

篤一義未安累夕不寐及其既得忻然忘煢又復廣羅諸家之說而是正之劑其繁蕪衷以已意因爻探象因象觀爻別二卦于一卦定主爻于六爻至于互體倒體靡不該盡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非耶藁凡屢易始克成書易簣之夕猶手一編詔不

孝曰天靳其算圖象總論未獲授簡
然數率心力悉萃茲編若其善為傳
之不孝捧讀遺書恩致湮沒爰請衍
公細加校讐公諸海內名曰易揆蓋
府君所自命也夫易學不明人專一
喙言數者不揆諸理言理者不揆諸
象即刻舟標指於象有得而象先之

畫象外之意未能神而明之則猶是
京費之易程朱之易而非古四大聖
人之易也夫易憂患之書也文之翼
翼周之几几孔之無可不可皆當悔
吝憂虞之地而能知險知阻故處困
得亨後先一揆府君丁流極之運而
節嚴介石誼篤匪躬悵家國之已非

攀弓髯而莫逮匿影空門栖神漆簡
其於涉世濟險進退存亡之道倘亦
有異代而同揆者乎昔揚雄草玄尚
為桓譚所知然則表章是編恃有當
世玄晏先生在敢為搏鰐以請癸巳
天中日不孝男蔡百拜謹述

周易揆卷目

卷之一

乾卦至蒙卦

卷之二

需卦至大有

卷之三

謙卦至賁卦

卷之四

剝卦至離卦

周易揆

目錄

卷之五

咸卦至明夷

卷之六

家人至益卦

卷之七

夬卦至鼎卦

卷之八

震卦至旅卦

卷之九

巽卦至未濟

卷之十

繫辭上傳

卷之十一

繫辭下傳

卷之十二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揆

目錄

二

賜餘堂

周易揆卷目終

周易揆卷之一

明 嘉善寒菴錢士升著

上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題周別於殷猶周書周禮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乾鑿度曰易一名三義易者其德變易者其氣不易者其位乾坤坎離四正卦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卦居下經分成六十四卦乾坤坎離之分

周易揆

卷之二 乾

一

賜餘堂

體在上經爲主在下經爲客震巽艮兌之分體在下經爲主在上經爲客

乾

乾下
乾上

郝仲輿曰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陰非陽敵偶隨奇生奇者一其兩也偶者兩其一也一乘兩兩承一故曰奇生偶應卦成于三者何也曰畫一得三一分二二與一卽三二者一奇之判爲兩三者奇與偶之累而上也混元如規一橫中斷則上下成兩合中爲三一直中界則左右成兩

對中爲三一乘兩間卽陽之乘陰兩挾一畔卽陰之抱陽故德莫大于乾數莫神于一莫變于奇偶莫該于三聖人卽三奇名爲乾卽三偶名爲坤其實一乾而已矣

乾元亨利貞

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人也三畫以象三才窮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象故謂之卦也卦必六畫者陰生于午陽生于子陰陽之氣自下而上各有六節也乾本象天天積諸陽氣而成乃不名天而名乾者天其體乾其用也聖人教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也

周易揆

卷之二 乾

二

賜餘堂

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文王以四德贊乾之盛他卦雖各有四德而偏全純駁不同以其四德狹劣故以餘事繫于其下非乾之無所不包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九者陽數之全初者一之方生六畫皆不離一六龍皆不忘潛二之謹信開存三之惕四之或

皆潛意也至五神力始完而亢即隨之故初曰勿用用亦无首六龍无首則六龍皆潛也

龍行天之物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故以象坤河圖之數十洛書之數九而一皆居下故一爲初數始一終十而五居中前後各四合爲九故陽數極于九而十爲餘蓋圖數爲體書數爲用所以大衍虛一即初九勿用之象用其餘則爲乾之亢龍矣亢于上必反于下爲一之象故陽用九爲天則

周易揲

卷之二 乾

三

賜餘堂

葉石林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一三五也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二四也二與四非六而何先儒爲九老陽也六老陰也君子抑陰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陰取其中耳陰陽天道也豈人所能抑而退強而進哉○一云乾三畫坤六畫陽得兼陰故數九陰不得兼陽故數六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六畫卦二居地道上有田象三畫卦二五皆人道有人象陽大陰小二五皆陽大人象二爻變

離物相見乎離有利見象見者見其德故象曰德博而化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无或作无非无音既

王弼曰九三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夕惕若也乾三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凶

三四皆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故不言龍而言

周易揲

卷之二 乾

四

賜餘堂

君子陽爲日三居下乾之終有終日象上下皆乾兩乾相繼有乾乾象半用爲夕夕對朝看正日之終也惕字豎心從易豎起此心與日月同運兢兢舜業正是此惕若語詞形容其淬厲之心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躍曰或無必然之應也淵曰在有常定之居也三四俱稱无咎者三多凶四多懼入道生于憂患惟兢兢業一念可以免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空行無碍在天廣大無垠雖龍無優劣而分際不同德至此謂之天德非僅以所乘之位言故象曰位乎天德

朱子曰乾六爻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人至于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剛健之至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六位高下又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德無淺深也

周易換

卷之二 乾

五

賜餘堂

舊謂乾卦專屬君道若是則天子而下至于庶人皆無分矣又以舜得六爻之全若是則古來帝王非起於有鰥歷試諸艱三十而登庸耄期而禪受者皆無分矣夫乾體人人皆具乾德人人宜體而止爲一人用耶九二之爲君德也三四之爲君子也進而九五而下學上達知我其天卽龍之飛也又進而上九而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卽亢之悔也故乾者生人日用飲食之事而高推勢分劣視人身豈聖人作易之有哉自疏

上九亢龍有悔

不曰九六曰上九五爲參兩之合陰陽之中尊不可尚不欲以六之陰加之故變言上言在五上也陽德貴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初在下二五在中三在下乾之上上乾之下者也四在上卦而能居下惟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有上而已无中则无位无下则无民故謂之亢亢旱也龍之居杳冥而不能雨者悔者變也卽漢乾曰貞曰悔之悔龍德變化必不至窮而不返故爻詞不

周易換

卷之二 乾

六

賜餘堂

言凶咎止言有悔象與文言亦皆言時而不言德時有亢而德无窮也

易詁云天數中于五自初至五而乾備矣過是悔也東方蒼龍盡于大角故辰稱龍焉其位飛其卦夫夫五陽之卦有上六焉猶未純也退居于辰歷階而升不盡一等焉耳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因乾卦爲全易陽爻之首故特明用九之義以爲例也陽位六陽數九九盈數也聖人知盈

之不可久也。于中位之外。欲餘一位。以爲五陽轉身之地。所以防亢而遠悔也。五進而上。盡其位矣。以盡位而挾盈數。羣龍不見首乎。首在上而可見者也。无首而謂之見者。見于不見也。用九者。必見到羣龍无首處。則窮而變。變而通。乃見天則而天下治矣。所以无悔而吉。蓋用九之數。以表陽之德。不盡九之位。以善陽之用。聖人于利見不言吉。而于見羣龍无首言之。其意淡矣。目疏

周易揆

卷之一 乾

七

賜餘堂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夫子釋文王彖辭。彖者斷也。斷一卦之吉凶也。凡彖因卦象以明天道而人事終之。此節首贊乾元。元者萬物之初氣也。故曰資始。天包萬物。乾元包天。故曰統天。天地合而雲行。陰陽和而雨施。則品物之受氣者流動而成形矣。是乾

元所統之亨也。○大明下始。卽資始之始。曰終始者。猶陽始于子而曰亥。子陰始于午而曰巳。午也。六位以方言六龍。以德言位曰成。規之矩之有定分也。龍曰乘。左之右之。无滯迹也。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統天者乾也。御天者大人之乾也。○乾道下无氣。往來謂之乾道。元氣冲融。謂之太和。莫之令而令其和。謂之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謂之性。總之一元氣也。新故无常。爲變消

周易揆

卷之一 乾

八

賜餘堂

息无迹。爲化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正。卽貞也。各正者。物物歸根也。保合者。完固不泄也。以上皆言貞而利在其中。貞下起元。終而復始。大明者。明此而已。○首出下一元。爲萬物之始。故曰首出庶物。然用九見羣龍无首。何也。惟元首所以首出也。萬國咸寧。各正保合之象。舊解以大明終始四句。爲聖人之元。亨首出庶物。爲聖人之利。貞細玩文義。曰終始曰六位曰六龍。似非專屬元。亨曰首出庶物。似非專屬利。

貞且天道聖人前後間隔象詞亦无此例竊意此節應有錯簡若品物流行下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屬天道大明終始至御天接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屬聖人則文義俱順楊止菴周易全書與余合

自疏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王弼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虧爲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

周易揲

卷之二 乾

九

賜餘堂

天以氣運重乾不息曰天行健以用也

乾屬君子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陽性上上以下爲本屯之下賤復之下仁益之其道下下皆潛義也往而來曰復不反則不復故復曰剛反往來不窮謂之通故曰反復道天

曰玄造曰大造大人御天曰大人造天德指九五此上不可復加故曰不可爲首不可卽勿用之意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曰文言此演四德屬之人性而歸于體乾之君子也四德皆善元爲

周易揲

卷之二 乾

十

賜餘堂

之長非元无所資始也陰陽和而物生曰嘉利者遂也使物各遂其生義斯和而不悖卽利爲義利外无義也自天下知自利而不知利物故聖人又轉一語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而義利始劃然兩途矣昔人謂凡爲人者是善爲我者是惡正以利和義之有貞言固者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固正所以爲貞也幹木之本也枝葉旣盡大本獨存貞固之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貞固屬智

自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不爲世所易也學者脚根不定爲世所易只爲名心未忘耳若无名心卽遯世不見是何悶之有然龍德雲雨天下不以无悶而忘憂樂故大行可樂大窮可憂行之違之而求名之心確乎不拔此真潛龍也若枯槁者流與草木同腐耳何以進德修業而成雲行雨施之治

周易揆

卷之一 乾

士

賜餘堂

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似有神奇而不外庸言庸德正依乎中庸者不中庸卽是邪閑邪而誠自存矣不伐與无悶一脉遯世不損善世不加也德博立人達人也化時雨之化也大人之事備矣故曰君道

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敬故乾九二言誠

坤六二曰敬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在兩乾上下之際此正發明乾乾惕厲之旨進德修業正惕厲工夫知至知終上位下位合

周易揆

卷之一 乾

士

賜餘堂

乾乾而言忠信是人心真種子真種子下地方會日日發生進而不已所謂崇德也忠信誠也立誠自不妄語始修辭者修省其辭使顧行也上繫終于不言而信養其誠也下繫終于六辭驗其誠不誠也此居業大關鍵處知至知終者三接上卦終下卦至者至乎上也終者終乎下也終卽終日之終知至至之則上達天德故可與幾謂可許其幾及也知終終之則不夫行事之宜故可與存義而總由于知者有乾知而後

有坤行也在下卦之上爲上位在上卦之下爲下位知終終之故不驕知至至之故不憂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四在上下進退之間一念援上卽是爲邪一念躁進卽是離羣邪與離羣皆先時非及時也不先不後之謂及時及時則雖進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湓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極贊利見之象同聲相應雷風相薄也同氣相求山澤通氣也流湓就燥水火不相射也皆无識而相感者龍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此以有識感无識皆形容聖作物覩之象動物受氣于天首向上親上也植物受形于地首在下親下也夫萬物所

周易揆

卷之一 乾

三

賜餘堂

以親天者天爲萬類之同氣也聖心卽天天體一如心心相照有不見而親者乎中庸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正此章注脚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无位者陽位在五也陰爲民无民者驕陽无陰也无輔者亢不能下賢也動而有悔靜則无悔矣不好上而返于潛之謂靜自疏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天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申解爻蘊之情而以人事明之也時舍者田非龍所猶之傳舍也行事卽反覆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也自試如書試可乃已之試有酌量意上治乃无爲而治帝力何有之象位當其窮故有災明非龍之災也上九天象天降曰災用九加乾元者以乾之元德而用九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周易揆

卷之一 乾

古

賜餘堂

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
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前言人事此言天道而合之人陽氣潛藏者此
時但有陽氣未有陽光也天下文明則陽光顯
出地上矣與時偕極承上節窮之災言非時窮
能災時窮而與偕極之災也九之爲道非元不
能用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之見卽元首
之見用而勿用者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
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申前乾元統天之旨首提出乾元亨元之亨
也性情元之性情也性情獨屬之利貞者品物
咸亨性情未嘗不具特當歸根復命乃顯耳嘉
會爲美卽亨不言所利卽貞收斂之時神功寂
若穆穆无言所謂四時有成理而不說也能以
貫至此大矣哉贊乾元也

自疏

○大哉乾乎下

前申言乾元之大此申言乾之大乾道生長遂
成不屈處曰剛不息處曰健不偏邪處曰中正
不駁雜處曰純粹而總謂之精周子太極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老子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是也六爻發揮揮動也散也動而散于諸卦皆
曰旁通不但乾之六爻也而總謂之情中庸喜
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精是情之凝聚結實處
情是精之流動圓徹處

自疏

○情者時爲之也

時乘六龍下申言聖人合天之旨雲行雨施品
物咸亨前屬天道此卽天卽人矣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承上乘龍御天申明發揮旁通之旨大明終
始則德成矣惟隱而未見故行而未成非龍德
有優劣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辯乾之知也寬居仁行乾之健也陽性

躁故居之欲寬勿助勿忘是也前云行此四德此獨言仁乾元統天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九四皆重乾故言重剛三不中過乎下卦之中也四不中不及乎上卦之中也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于无憂疑所當疑卒于无疑故皆无咎

周易揆

卷之一

七

賜餘堂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同聲節釋利見此節正釋大人天地以理言故曰德日月四時鬼神以氣言故曰明序吉凶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天也大人合天故无不合下復推本先天以及後天先天太極未分生天者也後天吉凶已兆御天者也惟先天而天弗

違乃能後天而奉天時先天无時可言自疏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爻詞中曰見曰大明終始曰知至知終此又疊言知退知亡知失知是純乾全體血脉所謂乾則易知也不知則爲亢爲悔知則爲无首爲不失其正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兩言聖人有咏嘆淫佚之思初曰潛之爲言上曰亢之

周易揆

卷之二

六

賜餘堂

爲言初上包括六爻故其辭首末相應或曰聖人不辭亢亦不必辟悔故曰其惟聖人詳玩爻辭竝无此意夫往來不窮者易也若如此說則不窮者窮矣六龍无轉身之地而上九一爻乃死句矣三句之逆不必有文德之數耄期之餘不必有禪受之事寵利可以久居明辟可以无復悔可勝道邪其何以爲聖人或曰湯武放伐非聖人之亢與曰此乾道乃韋時事德之慙也孟津之再會也疑之也非亢也且亢者无位无

民无輔而以湯武當之不倫甚矣自疏

坤

坤下

坤从土从申陰起于午至申而三坤三畫皆陰故从申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之元亨利即乾之元亨也不曰利貞而曰利牝馬之貞者乾之利貞專主成功坤道无成不得自爲貞而以從陽得正爲貞如牝馬之從牡也

周易

卷之二

六

馬

馬順而能健牝尤順又牝馬既從牡矣他牡欲犯之輒蹄齧不可近最爲從一而貞者故取以配乾君子有攸往一句總起下文自體坤者言先後倡隨之義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爲主也四時天行四方地維故乾以元亨利貞名其行坤以西南東北表其維坤居西南巽離兌三陰屬焉類也是爲得朋艮居東北乾坎震三陽屬焉非陰類矣故喪朋貞曰安所謂不習无不利也惟安貞乃能永貞

王弼曰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正義云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必之于陽是之于反類也凡言朋非惟人爲其黨性行相同亦爲其黨假令人是陰柔而之剛正亦是離其黨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周易

卷之二

十

馬

乾坤无二元氣之所始形即至焉其資生也乃順而承乎天也順積而厚載物之德合乾无疆含蓄而極其弘靜翕之量也光華而極其大動闢之化也品物咸亨咸訓感從天施下故于品物言流從地受上故于品物言咸此坤合天之亨亦无二亨也牝馬從牡行地无疆地道承天其順相類行地无疆謂健也程傳云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者是也以上釋元亨利

貞二句以下釋君子所以體坤者失道失牝馬之道也得常得牝馬之常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非得吉而喪凶也孔子恐人誤認其意故釋之曰陰當從陽西南得朋雖與類行不能有生物之慶也東北喪朋得乾為主乃終有慶耳參同契言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正是此理剝卦五陰獨三與上應孔子言剝之无

周易

卷之一

三

賜餘堂

咎失上下也言其失却諸陰而獨應乎乾所以无咎卽此意體坤如此則貞而且安坤道全在君子矣故曰應地无疆天言御統御之意地言應效法之意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王弼云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兩雄必爭二主必危有地之形與剛健爲耦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順乎地以形載重坤綿亘磅礴故曰地勢坤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來正陰始凝也上誤增堅冰字

坤初六陰始也卽始之初爻于時爲五月而云履霜堅冰至者于寶謂五月陰氣始動于三泉之下而漸至于履霜堅冰皆指未然而言

王伯厚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卽女壯之戒

有陽不可无陰有雨露不可无霜雪故隕霜不殺春秋必書桃李冬華史冊所異陽氣發陳全

周易

卷之一

三

賜餘堂

賴一番寒徹只在順陽與不順陽耳順則肅殺卽是陽生不順則陽生變爲肅殺而順不順必須辨之于早履霜堅冰至正辨之于早者履者牝馬之行六爻皆其履歷之地而初爲下爲足故以爲象諸卦初爻多取象于履噬嗑離皆是也象曰馴致其道馬調良曰馴卽牝馬也致其從陽之道自履霜至于堅冰而无不順所謂得主有常也初六一爻總括六爻與乾初九一爻同近說不達馴致之義以順乃順陰故有此戒

詞彖明言順以承天不承天卽逆何以名順豈

坤道有二順耶自疏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爻居中得位極于地體故盡極地之義自其有施卽受有受卽生陽氣到來更无壅闕曰直自其布陽氣于四方周正罔缺曰方自其厚德載物配合无疆曰大直方而坤之至爲乾之大矣陽大陰小陽動陰靜今言大言動皆主從陽

周易撝

卷之一 坤

三

賜餘堂

而言此直方大本自太極所分何待于習不習而利其安行之聖乎象于六二提出動字蓋坤之直方大不可見動而承天乃見之光卽化光陰虛受陽如月附日全體皆陽光光卽文也胡氏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皆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又云三多凶故聖人于乾坤第三爻其詞獨詳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

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于陽雖位不中正惟以牝馬行之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剛動柔繼之含章也可貞卽貞可發則發下卽以或字接之或者不敢自決之詞從者不敢造始之意一事而始之終之曰成萬物資始于乾坤特資生而代乾終事耳故曰无成有終象曰以時發者待六五之時而發于事業也知光大者時發從王固是坤能實本乾知蓋乾知坤能實

周易撝

卷之二 坤

三

賜餘堂

非截然爲二故乾于四德曰行坤于光大曰知胡氏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惟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急于進如此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四上下皆陰闔而又闔明非君子向用之時苟有不慎自見其美取咎取譽皆非從陽之道

惟牝馬行之慎藏其美如結囊之口視含尤密矣坤中虛囊象坤三索得兌兌爲口有含意一索得巽巽爲繩有括意易多言无咎此曰无咎无譽者莊子云名者相軋也爭之器也嚴君平云予我名者殺我身故有譽卽有咎美里之難天王聖明居東之歸赤易几几以避譽也正以无咎也蓋下卦之初已有堅冰之慮復交一坤陰勢愈盛安得不慎耶象曰慎不害言其无失不言有得則譽矣

周易揆

卷之一 坤

三五

賜餘堂

胡氏曰六三含章六四括囊蓋六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大傳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蓋合二卦上下相重而取象乾爲上衣坤爲下裳也周官內司服掌王后六服四曰鞠衣注謂黃衣也詩綠衣黃裳綠衣喻妾黃裳喻夫人言黃裳于坤六五則知爲乾九五之配矣坤純陰嫌于言君又

不可以臣當之故取象于后以存君位又嫌于敵乾故象下裳示坤當下于乾也聖人謹于君臣之辨如此

文在中者六二中而不文六三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言其德之中含章但戒其華之露惟六五當之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此順道原始要終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舊說皆

周易揆

卷之二 坤

三六

賜餘堂

以戰爲陰陽相戰血爲陰陽兩傷履霜之初已能早辨豈至爲亂臣賊子之事况陽屬氣安得有血乎惟陰窮于亥下伏乾龍窮陰薄陽戰之象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維而溢于酉戌之間于野之象其血玄黃者乾動則震震爲龍又爲玄黃蓋坤終而乾又始矣初辨于早上辨于疑牝馬之貞到底不迷如此象曰其道窮不言窮之災者從陽之德雖窮而无悔也

疏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此明用六之義爲全易陰爻之例乾位六而爻用九故陽以无首爲吉坤位六而爻亦用六故陰以永貞爲利永貞者陰以終陽亦永貞此早辯之一念而已陽大陰小故曰以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申全卦之義柔靜本是坤德惟順天而動故剛而能方剛即直也後得主而有常承動而剛合萬物而化光承靜而方乾道剛健中正純粹精坤只在順時乘時行總一時而已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積也德莫善于順莫不善于不順順之積積善也不順之積積不善也餘慶餘殃于此分途而積必由于漸亂臣賊子只不順一念爲之造端緊關全在早辯從一念之微以乾知辯勘不使無主

周易繫

卷之一 坤

三

賜餘堂

而味履霜堅冰至乃順陽第一義故曰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二其字俱指六二坤之直乃其心之正也坤之方乃其事之義也變正爲敬敬是正下手工夫不踰之矩有方象直內與乾同體方外與乾同用健順配合夫又何孤不疑其所行者坤行承乾知無可疑也又乾四以陽居陰坤三以陰居陽故皆曰或或之者疑之也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何疑之有上六疑于陽何也不疑者坤之動也疑者坤之竊也竝行不悖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爻言无成此言弗敢成原坤從陽之心也亂臣賊子只是敢之一念老子所謂勇于敢則殺也代有終者代繼也陽施盡則無繼矣陰受其蒞

周易繫

卷之二 坤

三

賜餘堂

實而胎養之以待嗣歲之復生所以繼之使有終也

乾能始萬物而已必賴坤以作成之代終之終正對乾之始而言董子云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歸于天故曰天風天雨下事上如地事天可謂大忠矣又以數言之天數終于九不足于終代其終者地十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
周易攷 卷之一 坤 元 賜餘堂

陰虛受陽而曰閉者陽不下施陰無所受故也乾鑿度曰坤道有閉注云閉塞源脉性不發泄萬物不化名之括包大道將敗名曰道匿前言慎此申言謹所以明六四之順者至矣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坤爲黃五爲中中體虛明通徹條理爲通理六二直內方外兩致其力至五則內外通貫无所

容其力矣正六五之位居下裳之體三之以時發者此其時矣在中之美无不暢發故曰美之至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于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曰陰雖有美五曰美在其中然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也故雖有美而尚舍之五正位而居體者也故美在其中而發于事業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周易攷 卷之二 坤 三 賜餘堂

坤之上六猶乾之上九也九過五則必亢六過五則必戰此法象自然之數聖人不能違也陰疑于陽者陰數已極得主者疑主矣陰窮于亥下有伏乾窮陰薄陽故曰必戰爲其似于无陽故稱龍猶十月爲良月暢月也窮上反下離其類矣類卽與類行之類乾猶下伏將離未離故稱血玄黃者天地之雜天玄而地黃申解雜義

健順皆純何以云雜純以不易之體言雜以變
易之用言乾與坤雜則爲震爲坎爲艮坤與乾
雜則爲巽爲離爲兌由是六子用事而乾坤之
德終始不窮故雜者易所以窮而變變而通六
十四卦生生不易者也繫辭下傳曰物相雜曰
雜物撰德曰六爻相雜曰剛柔雜居曰雜而不
越皆是此義時解不達雜義以天玄而地黃爲
不得相雜是必獨陽孤陰而後可也造化不幾
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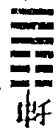
周易揅

卷之二 乾坤

三

賜餘堂

通六爻論之初言順之機二言順之體三言順
之分四言順之時五言順之用六言順之窮

乾  乾坤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乾剛坤柔

六十四卦以陰陽爻位反對者惟乾坤坎離中
孚順大小過八卦屯蒙而下五十六卦則以上
下反覆爲反對文中子云反者道之動程伯子
云道无獨必對通乎反對之義而天下之能事
畢矣

以二卦爻位論之初陽方長欲其勿用初陰始
凝辯其堅永乾本生知亦不廢信謹之功坤雖
學知亦有不習之利九三乾道乃革則有日夕
之惕六三下卦已終則有代終之美九四重剛
欲進則疑以止躁六四重陰再闔則括以杜機
九五以中正發九二之君德六五以中正發六
二之至美上九亢而窮動則有悔上六疑而窮
雜則自交總之純乾純坤德无不善他卦有吉
有凶者皆乾坤之偏氣也 自疏

周易揅

卷之二 乾坤

三

賜餘堂

屯

震下 坎上 五坤艮

屯蒙何以繼乾坤上下體之有震坎艮也震始交坎次之艮又次之先屯後蒙長幼之序也長子以建侯經綸次子以剛中克家少子以童蒙元吉三男用事作君作師乾父坤母之權有所專托矣不用離巽兌三陰者開闢之初陽德方興羣陰盡伏也自屯蒙至師比凡六卦皆以坎爲用者坎陽之中震艮陽之偏也坎爲最貴其本體之爲習坎者居上經諸卦之後其用體之

周易傳

卷之一 屯

三

賜餘堂

領也

屯从屮一一地形也屮穿地尾曲未申也法言

曰春者木之屯古皆字从屯从日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卦中具乾全體而震之初九乾元精神全毓焉故亦曰元亨利貞但一陽在下遇坎互艮而震性好動故勿用攸往然初陽得正爲亨屯之主利早建之以從民望建侯繫于天造之下明侯

之爲天建矣屯豫皆言建侯者震爲長子代父主嚙下承互坤也亨屯之道惟正能正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能成大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有主能繫人心故曰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之後震爲始交坎爲難生凡物胎卵難出勾萌難申以致世變難平紛紜難解皆難生也動乎險中必能出險已有大亨貞在內雷雨之

周易傳

卷之一 屯

三

賜餘堂

動覆釋亨義動而至雷雨滿盈則通暢之極矣凡坎在上體者象水之氣升而爲雲屯需是也坎在下體者象水之液降而爲雨解是也今在屯而曰雷雨滿盈者自其動後言之也震爲蕃鮮草象坎水內暗昧象震動坎勞不寧象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草昧天造也經綸大人造也經象雷之自斂而分綸象雲之自散而合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

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爻發之磐大石也互艮之象桓郵表大木也震木之象初有碩大之德而在下如柱石之在土中難進之貌居貞利在我建侯利在民卦言利建侯其事也爻言利建侯其人也爻曰居貞象曰行正居者身行者志也不欲屯膏所謂正也陽貴而陰賤一君而二民初以一陽下四陰濟屯本領在此

周易

卷之一

三

賜餘堂

王弼曰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爻備斯義宜其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初大得民得二四也二雖應五而實比初屯如遭如乘馬班如者震爲馬作足班者分布不進猶班師之班乘剛之象二雖乘剛而初九以貴下賤其求二之心不異于求四匪寇也乃婚媾

也而二守貞不字曰女子明初爲丈夫矣坤數十待初歷互坤而上動乎險中膏不屯矣而後字之不可謂非明于擇主而象謂之反常者反其二五正應之常也管仲相桓公魏徵事文皇似之九五小貞吉捐二也而隱其辭于本爻聖人爲常道慮深矣自疏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舉正以從禽也上脫何字

周易

卷之一

三

賜餘堂

二四上才位皆柔不能進者三才柔位剛居震之極无德而有求民之心无應而舉濟屯之事躁于進者卽鹿无虞入于林中之象鹿當作麓艮山足曰麓三當互艮之足麓象也虞爲虞人艮爲木堅多節震爲蒼筤竹皆林象三在震動艮止之交曰幾舍之不往非知幾之君子不能娶母知廢陵母知與其庶乎

六三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吉也

六二乘震馬六四上六乘坎馬而皆言班如者
三爻俱陰不能自濟必依于陽屯難之時君擇
臣臣亦擇君也四初正應初以貴下賤求為婚
媾四往而與之共濟剛柔相得膏雨施屯矣故
吉无不利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
功言或謂四求初陰无求陽之理且與以貴下
賤之旨不合謂往五屯膏之主其不能濟屯明
矣而合初往五可謂明乎但易以自內之外為
往今四言往者據我適人為往與需上六言來

周易卷之

屯

三

賜餘堂

據人適我為來皆變例也勿用攸往者初陽未
壯時當磐桓也往者聲氣相應義當進取也此
非知人審勢不能故象曰明尚父後車孔明三
顧當之

胡氏曰男下女為婚初下二婚媾也二之不字
非應也初下四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
光也

卦惟二陽而初得民五屯膏者震陽動坎陽陷

也坎為雨陰雨為膏陰陽和而後成雨九五高
而无民雲不為雨其膏屯矣小貞為六二大貞
謂九五雖位皆得正而二有十年之字故吉五
屯其膏羣陰不附適為得民者雷雨之資故凶
象言施未光為二陰所掩必待初之動而光也
胡氏曰學易者貴于觀時識變卦有二陽初陽
在下而眾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
陷于險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无如
之何矣故凶

周易卷之

蒙

三

賜餘堂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
長也

上六處險之極三非已應五不足歸又去初甚
遠班如之馬將安之乎泣血漣如坎象坎心憂
也田橫隗囂之徒似之

蒙

坎下

互震坤

蒙从冡取蒙覆不明之義加巾為幪加水為濛
加目為矇皆是也

京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

全卦利貞

全卦以九二為主故彖辭專以九二言蒙非亨也而何以亨蒙自有亨通也孩提知能達于天下如山下源泉雖止而未達原有盈科放海之勢特在致者因其求而導之耳故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謂五我二自謂也初指初陰真心未散懷誠而來求決所疑為初筮二陰為再指三三陰指四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濁則山下之泉轉為溝瀆矣豈得與初筮同告乎

周易卷

卷之一

元

賜餘堂

蒙心本正曰利貞

日疏

蒙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世氏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
再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
蒙昧之象蒙而亨者九二以亨之道行有剛中
之德而以時發之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孟子

三才之性惟時中能合一卦之蒙

中處童蒙求我者真心相契不戒以孚如桴鼓

然故曰志應若我求童蒙則為有心之感矣初
筮告者九二剛中有源之泉也以有源之泉觸
彼初筮之泉告之以身不言而喻矣再三瀆不
告者泉變為瀆而復告之祇益其瀆耳故不告
也以上總釋蒙亨蒙以養正釋利貞言蒙即人
心之正養者勿強其不求勿失之于初筮勿亂
之以再三因其固有通其天真即直養無害之
謂聖通明之稱蒙聖之反也而曰聖功者以蒙
養明是謂真明舍蒙求明去聖遠矣中庸曰闇
而章老子曰明道若昧皆此義也

周易卷

卷之一

四

賜餘堂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
即果行以濟其流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以敦
其化艮山惟靜止則泉源之出者無窮有止而
後有行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
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此一卦主爻總攝四陰

陽畫連亘包象包魚包瓜取象同包蒙包上下四陰三勿用取女而言包者不屑之教誨也四獨遠實而言包者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也納婦指六五五互坤終以陰應陽有婦道二居坎下以卑承尊有子道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剛柔接者五以已之柔俯順于二

以與剛接二以已之剛仰承于上以與柔接所謂志應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此與四爻所謂再三瀆瀆則不告也三與二比三五坤初爲女又變巽爲長女二互震代乾金夫象二包蒙者而勿取乎三何也以其見金夫不有躬也蒙心漸破知見橫生金夫雖曰發蒙如以手指月欲人因指看月耳而不有其躬何

異觀月而忘指哉故道莫妙于昧莫病于見見最難破必須上九之擊以濟包蒙之窮自疏舊說以上九爲金夫女往求男爲行不順與卦義无涉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當艮之下是爲山足牢不可移之象困不復進故吝象曰獨遠實者陽生爲實陰消爲虛初承二三乘二五應二六四皆无之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此童蒙求我也。艮小男為童。兼坤順艮止二德。與以志應言蒙訓之童者。養得其正。渾然天真。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也。

王伯厚曰：童蒙應于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于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卦中二陽二明師也。上嚴師也。明師主包嚴師主擊。艮手擊象。上與三應擊蒙。擊三也。擊其見

周易揅

卷之二 蒙

四三

賜餘堂

也。擊其見而所懷來者，譬地勦絕矣。為寇猶為衛君之為禦寇，猶禦人口給之禦，種種知見到。此情枯智竭，无理可申，正是擊蒙妙用。楞嚴咄此非汝心，使聽者矍然驚怖，而宗門機用至于訶罵皆擊法也。三言不順，五言順，以與上似逆而實順，順者順其所養之蒙也。

易筌曰：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見少有著，即性之特必脫之，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見有可欲，即躬之賊必禦之，而人

乃不侵合而論之。互鄉之見，初筮也未嘗無誨。包蒙也。伯禽之抗納婦，也不言何述。見金夫也。故進之困蒙也。夢求訪落童蒙也。楊墨之言盈天下，辭而闢之，廓如禦寇也。千古師道盡此矣。

疏自

屯 ䷂ 屯蒙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蒙皆一陽為主。震一陽見于二陰之下而居貞固，守故不失其居。坎一陽雜于二陰之中而

周易揅

卷之二 蒙

四四

賜餘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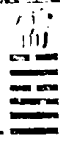
治之使剛故著

屯蒙皆坎水。屯則雷雨之水為濟世之甘霖。蒙則源泉之水為作聖之真脉。

周易揅卷之二終

周易揆卷之二

明嘉善寒菴錢士升著



乾下

互兌離

需者造化自然之候也陰陽寒暑以需而移人物少壯以需而進道德功業以需而成浮躁不可以致遠急促不可以令終聖人所以貴需也卦取乾下坎上者天下至健者莫如乾能需者亦莫如乾非有過人之力量未有能堅忍寧靜者也

周易揆

卷之二 需

賜餘堂

五十變為泰天地之交直少需耳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坎中一陽即乾中爻金水同根一體相信乾陽以坎陽為主坎陽以乾陽為援有孚之義不特孚于三陽二陰之為險者亦為所孚觀出穴入穴可知惟孚則陰不掩陽陽光自著陰不陷陽需道自亨所以貞吉乾知坎險涉川之象蹇解諸卦止有一陽共濟又多不在應位惟需有三陽之助二又相應只在坎陽能需耳故九

五一爻為成卦之主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險在前而乾知互離然有定力故能不陷義不困窮即亨義此以內外二象言位天位以正中專以九五言位天位以正中即乾五位乎天德自訟下卦之坎位居需之上卦故正而又中在訟止可言中不可言正矣人見奮發敢為者在訟止可言中不可言正矣人見奮發敢為者

周易揆

卷之三 需

賜餘堂

為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濟險者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凡風雨雷霆大都迅疾惟雲舒徐容與故取為需象下坎互兌飲食之象身安曰宴心恬曰樂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濟險全在閒暇一張皇便錯范蠡之沼吳也曰王其肆與大夫觴飲毋忘國常謝安之破秦也寇準之却虜也一遊墅決賭一酣謔歌呼皆得

宴樂之意 自疏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凡言郊者由主爻取象○同人以二為主○上去二遠○故上爲郊○需以五爲主○初去五遠○故初爲郊○但乾初如壯之壯于趾○夬之壯于前趾○皆失之躁○利用恒无咎○欲其久于郊○以遠六四之難也○未失常者○凡乾初皆有潛而勿用意○不失其勿用之常也○

周易揆

卷之三 需

三

賜餘堂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爲水中之陽○九二應五之象○小爲陰○指六四互兌口有言象乾之欲進○坎皆不樂也○而四言坎始當三陽欲進之衝○能无言乎○然陽德寬衍又在下卦之中○卒能致六四之順聽○故終吉○王註近不逼難遠又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是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

非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與坎接泥象致如春秋師之致漸三五坎曰利禦寇需三逼坎曰致寇禦寇者艮剛而能止致寇者重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責在三矣○象曰災在外四在卦外三自逼之也不言凶而言敬慎不敗者五實需三陽以濟非阻其進也○乾三日夕乾惕互離履錯然敬之皆敬慎之象○初如太公待天下之清二如狄梁公之反周爲唐三不敬慎則東漢李膺范滂之罹禍矣○

周易揆

卷之三 需

四

賜餘堂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三陽曰犯難曰有言曰致寇皆由四穴于五與三之中也○而初恒二衍三敬慎各得需道陽德上升自不可禦坎爲血卦四撰離成麗麗體成而坎體隱聯合上下爲相須之人處血之地得需之義需于血出自穴之象坎爲隱伏兩偶陷陽象穴九家易云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莫不由穴自上而下曰順坎爲耳聽象蘇解四抗陽而傷不勝而避似非順聽之旨 自疏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會
禮速客之辭主人須臾三陽方來爲客五爲主
人具酒食以需之然非九五中居正位亦不能
主持三陽而使之進欲享宴樂之慶得乎故曰
貞吉大抵處險之道可爲而爲集其人修其具
須時而發役不再舉三陽遇險而能需者也五
陽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
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周易

卷之三

五

賜餘堂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
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險已終出无可之乾陽已至无所用需故入
伏于穴四之出避陽而去也此之入安陽之來
也荀爽云需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三陽徐徐
而來爲不速之客三人四爲五順客于將來之
先上爲五敬客于既來之後非惟九五之吉上
亦吉矣故曰終吉六居九五上爲不當位幸需
道已成陽進陰消能以大終不至先迷失道耳

合六爻論之三陽剛而能守乾之健而知險也
二陰柔而不競坤之順而知阻也君子以需得
遂其進小人以需得安其所需有孚光亨以此
訟三三乾上 互離巽

此卦是聖人使民無訟之義故六爻全不向曲
直剖斷只是訟便戒以凶不訟便許其吉時解
因彖傳上剛下險遂以上剛乃聽訟者下險乃
訟者不知上下謂卦體猶言內外非人有上下
之分也爻象皆言訟言聽訟九五屬君非聽

周易

卷之三

六

賜餘堂

訟之官上九終凶何與聽訟之事只誤認上下
二字故與爻辭相刺謬耳 自疏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實有孚象一陽陷於二陰窒象坎爲加憂惕象
剛來居二中象終凶指上大人指五乃使民無
訟者非以能聽爲明者也坎爲大川需乾下坎
上陽進而出爲光爲亨故利涉訟乾上坎下陰
退而入爲窒爲惕故不利涉

需言利涉者以涉川尤貴于能待也此言不利涉者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下險只就訟者一人言九二曰剛來者坎本坤體乾一畫來居其中則爲坎故曰剛來蘇解凡易之所謂剛柔皆本諸乾坤乾施一陽於坤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言剛來者明此本坤

周易揆

卷三訟

七

賜餘堂

也而剛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是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始本一氣一麗于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違行之象人我本一體但有形骸便生爭競由是彼此相違而訟端起矣謀始者乾知大始坎心作謀不爲形區類別之見反于无人无我之初兩不違悖訟端自息中

與終不必言矣此自訟之學無訟之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此謀始不終訟者訟生于險險陷莫如下六居坎初故爲訟始所事謂訟小卽六訟必始于言六居險而柔非克訟者故曰不永所事雖有言終吉初而許以終吉者因其始知其卒也象曰其辯明辯卽坤早辯之辯謂于吉凶之幾辯之也

周易揆

卷三訟

八

賜餘堂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雉○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此有孚窒惕中吉者不克訟謂不肯任訟非謂訟不克也正是窒惕處與九四同稱不克訟者訟惟上九健極克之兩爻皆以剛居柔又皆互離知終訟之凶而二尤居中位故皆不克也歸者以中應中孚于乾也逋者入險出險去乎坎也坎本坤體因乾再索而成坎坎去則復爲坤矣坤爲邑爲戶有三爻坎爲青坤復坎滅故曰

周易揆

卷三

九

賜餘堂

其邑人三百戶无青蔡氏云隱兩柔之中有通
象邑內地退處卑小故无青亦通蘇解謂初六
與九四正應非九二所宜有六三與上九正應
非九四所宜有而二與四皆以近而強求之故
訟此亦一說但彖謂二剛來而得中不應有強
求乎初之事雖卦爻各自為義不應矛盾至此
此蓋煞認訟義不得不以某爻實之不知訟乃
卦各非實指某爻與某爻訟也象曰以下訟上
乃反言以明九二之无訟亦非謂下與上訟乃

與人爭而訟于九五也

自疏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
舊德從上吉也

三與初不言訟者六屬陰與九二九四不同也
舊德坤也坤中爻動而成坎初與三皆坤之舊
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即坤三舊文故為舊德
食舊德即是貞秉承皆剛故厲柔體不爭故終
吉王指五王事與初爻所事之事同
飲食必有訟如虞芮爭畔甘鬲爭鬲雍邢爭鄙

周易揆

卷三

十

賜餘堂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諸爻皆以祿位為象二曰邑戶三曰食上曰錫
帶則四之命亦爵命也互異為命又異為不果
健變為異為渝

皆是食舊德謂食邑也九三邑戶亦食邑也九
四復即命復安其所受之爵命也但能退處卑
約素位无求爭訟何由而生乎
目疏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
安貞不失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
亦不足敬也

此處健之極克訟而終凶者乾為圓帶象互異
命令錫服之象互離居下卦終朝象又居三三

象卽有聲帶之錫而不免三禡以視不克訟者孰榮孰辱耶初小有言卽不可長防訟之始也上雖得服亦不足敬惡訟之終也

需三三澤 需訟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乾止坎下故不進乾違坎去故不親

周易揆

卷之三 需訟

士

賜餘堂

師三三

坎下 坤上

互震坤

不曰兵而曰師者師者人民也天心至愛莫如人人主至重莫如民惟容民以畜其衆用兵聖人之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用之在得賢將和人心勿以必進爲勇勿以多殺爲功中四爻之象具矣人和爲用武之本故初以律小人爲好戰之謀故終垂戒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止言貞不及元亨利者兵非一元生育之事

周易揆

卷之三 師

士

賜餘堂

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害生靈也只一貞字盡師之用弔民伐罪正也丈人長老之稱卽父所謂長子長子代父亦家中之長老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能左右之曰以一陽而五陰皆所爲以也剛中無應則權輕而將無威行險而不順則師出而衆不附四義已盡行師之道互震爲行有行險

象周禮療瘍以五毒攻之師曰毒正聖人不得已之意又古文毒與育同列子亭之毒之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其質亦育意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在地中人見地不見水兵在師中敵見師不見兵地不見水而隨地可以得水敵不見兵而因民可以爲兵故容保其民所以畜聚其衆也聖人之妙於取象如此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周易揲

卷之二 師

吉

賜餘堂

此言出師坎爲律六居初爲圖數一六在下之象水一生六成位當黃鐘故象律言得人心之和也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宮則軍和商則戰勝角則軍擾徵則將急羽則兵弱史記律書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望敵知吉凶聞聲校勝負皆原于此師克在和以律出師王者所以無敵也失律則否臧矣故凶否臧謂不善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主爻爲大將○陽統五陰惟此爲宜耳○勞謙○由豫已非人臣所安况儼然居中如二乎然卦則師也間以外將軍制之惟在師中乃吉无咎以王有錫命也不命則爲公子翬之帥師矣公之繫此爻也其在破斧缺斨之時乎象言承天寵者懷萬邦之心天心也以天心行天討則三錫之寵亦承天寵矣按彖言剛中而應象言以行中也皆謂九二則師中之中其義可知言在師而能中威愛兼濟不至過暴也

周易揲

卷之三 師

吉

賜餘堂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此善戰之將三失位乘剛故有輿尸之凶坤爲大輿坎爲輿爲血殺戮過當積尸輿上之象老子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又曰禍莫大于輕敵抗兵相加哀者勝矣人知有功爲功不知有功之爲大无功也

自疏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此節制之將偏將軍居左備師四是也四以陰居柔左次以受二命故无咎吳氏謂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師三宿爲次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故无咎亦通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舉正利執之誤作言

此命將之主二五正應易以二爲田恒四應初曰无禽陰虛也此五應二曰有禽陽實也上下

周易卷之二 五 賜餘堂

皆陰與小過同禽象互震爲聲執言之象此師之貞也丈人自軍中言長子自君父言弟子謂六三以坎爲坤之子震之弟也雖正亦凶此申言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此言班師上爲宗廟乃論功行賞之地曰天曰王曰大君諄諄明五之爲主二之非擅也前命命之出師此命命之正功始以正行師終以正

論功師之貞如此坤爲地爲方國象變艮爲門闕象象損卦艮變坤曰无家此坤變艮爲有家開國承家屬上有命小人即弟子此因論功而申勿用之戒蓋致其憂于功成之後恐後來喜事好戰又開兵端非至此始不用也錫命在于懷邦懷其邦之民也勿用恐其亂邦亂其邦之民也師始師終歸于容民畜衆而已

比 ䷇ 坤下 坎上 互坤艮

比卦五陰比一陽凡卦爻剛柔以一爲主二則

周易卷之二 比 六 賜餘堂

分一陽則衆陰比一陰則衆陽畜一陽之卦六復師謙豫比剝也惟比當位最吉

凡卦六爻貴于正應惟比專以比五爲義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舉正比吉

吉字下誤增也字

凶生乎乖爭親比則吉比曰輔者坎坤皆有與象坎剛在上如車坤衆順從如車有輔也比固

爲吉而人情或流爲私昵雜爲驩虞最易有咎
必須再三審卜有元永貞之德乃可无咎原再
也卽記末有原周禮原蠶之原蒙之初筮問之
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此之原筮卜之我者也不
再則不審一陽爲元正坤互坤爲永貞乃乾坤
合德者不寧者考工記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
寧侯謂諸侯不朝貢者凡陽畫象夫陰畫象婦
上六以一陰乘五陽故曰後夫凶酈生說田橫
天下之後服者先亡此之謂也

周易揆

卷之三

七

賜餘堂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物之親比者莫如水之于地。子夏傳云：地得水
而和，水得地而流。莊子云：水之守地也審正比
象也。坤爲萬國，比不言親民而曰親諸侯者，親
諸侯使各親其民，則萬國莫不比于上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
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坎中實初六陰虛而謂之有孚者，中虛信之本
故小畜六四亦曰有孚，初于五最遠而能比之。

擇主慎始庶无後夫之咎。坤爲缶虛象積誠盈
缶則實矣，非特无咎又有他吉。初六不與五凶
故曰有他。大過九四有他吝，中孚初六有他不
燕，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凶此
則許其有他至之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內外以卦體言，二以應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
外，比比皆得正，故皆貞吉。四爲三公，二爲賢士，
二之比五，古有自東海北海而來歸者似之。

周易揆

卷之三

六

賜餘堂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三於五非近，非應又互艮止，不比五而應六，比
乎後夫矣。曰匪人者，言其與禽獸無擇也。故五
爻曰失前禽，坎陰陷陽師上視三爲小人，比三
視上爲匪人，一義也不亦傷乎？對无所終，故曰
亦。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近君乃聯合上下以歸五者，剛中故稱賢位，
尊故稱上。范增守侯待斃，匪人之傷也。韓信棄

楚歸漢外比之正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舉正舍逆句誤在失前禽上

陽剛中正凡卦五位皆然而莫盛於比蓋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聖作物親之象顯比者王中心無爲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普照萬物畢附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也三驅之禮三面開前一面以爲門

周易

卷之三

九

賜餘堂

自門驅而入禽之出者向我逆則舍之故無面傷入者順我而去故自膘達肩爲上殺舍逆取順以喻舍上一陰取下四陰上六體坎爲豕禽象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卦在五後故象曰後夫舊解以前禽指初初已比之无咎矣而目爲前禽可乎坤爲邑人田獵之時其民不期而至以使之者位正中故也三驅失禽見五無意得民而得之邑人不誡見民无心歸五而自歸帝王之比如此

師之田有禽害物者也比之前禽背已者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乾爲首坤承天有首也以大終有終也上六逆乘九五反坤道矣无首则无終故凶

師 ䷆ 師比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比樂師憂

比九五居上爲顯比之主故樂師九二居下爲

周易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行師之主故憂

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主君象也軍師則爲伍兩卒旅故師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主將帥象也先需訟後師比者乾爲主而先合乎坎故坤從乾而亦與坎合也師先于比者坎陽用事坤先合坎而後坎合坤母從子也

小畜三三

乾下

互兌離

陽德上進。易失之蹇。須以陰畜之。畜者所以柔其強而使之純粹也。乃聖人愛陽之至。非阻其進也。有以艮止之二陰畜者。艮為陽。故曰大畜。有以巽順之一陰畜者。巽為陰。故曰小畜。艮之二陰其力分。故陽進而與上九合。為何天之衢。巽之一陰其位正。故陰進而與九五孚。為施行之雨。或謂小畜內卦不受畜。又謂大畜為陽畜。陽皆非也。自疏

周易揲

卷之二

小畜

三

賜餘堂

易筮云畜字不是。與陽為敵而力止之。如容民畜眾。以畜其德。皆是包容養育之意。此文王所以善處商紂。終其世不為所毒也。鄭康成解亦曰畜養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何以亨。彖傳釋義甚明。三陽在下。有上進之勢。一陰在上。正鬱勃之時。其象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四本象風。以其互兌而在天上。故謂之雲。兌正西。四在內卦。外象郊至西而遇巽風。

散之故不雨。四為畜主。故稱我。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六四以陰居陰。卦无二陰。以分其應。上應指五。上二陽助其畜者也。下應指內卦三陽受其畜者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者。一陰之力未足。止乾必合五之剛中。而成巽。始與健相當。而後畜之。志乃行。明非一陰所能畜也。健與參而

周易揲

卷之二

小畜

三

賜餘堂

畜道成。猶陰陽和而雨。澤降。四以巽力之微。畜乾。陰陽未和。雲不成。雨尚往者。言陽雖遇畜氣。猶上進也。未行者。言陰雖主畜。未能雨施也。巽畜乾其難如此。未行與志行相應。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令未下行。畜之義。風行天上。天之文也。造化之文。皆巽風所變。巽順為文德。懿即徽柔懿恭之懿。小心服事文王。

所以爲文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此初應四也初與四遇知往而有咎反循故道而復其所合進之宜故曰其義吉

按復自道程義皆謂進復于上以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似與尙往義合然五陽皆受畜于陰者進復于上不成畜義似當與復卦之復同陽雖上進之物而窮上反下正合反復之義故初與二俱以復言自疏

周易繫

卷之二 小畜

三

賜餘堂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此二應四也初與二同一乾體初既復其自道故二亦連于初而復有牽之象亦者承初之辭言二亦未嘗失義也居中自守本无徵逐之情二四同功亦非无因之與故吉

復卦初與二言復言吉此初與二亦言復言吉復自道似不遠復牽復似休復休復以其下于初牽復以其連于初也程傳以二與五相牽變然二與五无應二之牽復自係于初五之變如

自係于四自疏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重剛不中志欲上進有陵逼四陰之勢如輿之方行四脫毀其輻至於夫妻反目說輻者陽畜于陰而不得進也三爲夫四爲妻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故反目也乾爲車三陽同體輻象互兌毀折說象互離爲目與爲白眼反目象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周易繫

卷之三 小畜

二四

賜餘堂

此所謂得位而上下應也四強畜主其力甚微與三反目血惕可知惟虛中與五合志相孚是非以四之一陰加陽而以巽之全力畜乾矣三亦何能傷四四亦何所懼哉五四似坎坎爲血卦爲加憂血去惕出陰藉陽之力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鄰指四四以虛中上合

五以剛中下比同體相孚其交變固陽實爲富
不獨富者施及于陰虛之四也。巽體漸成密雲
將雨畜道可成矣。巽爲繩五四似艮艮爲手變
如之象。

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九五畜道已成至上九正健而巽畜而亨矣故
密而未雨者既雨往而未止者既處所尙柔德
累積而滿輿之說輟者亦既載矣。三言妻以相

周易

卷之三

小畜

五

陽餘堂

敵言此言婦以相順言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
貞近危故曰婦貞厲陰之盈盛莫盛于此故曰
月幾望滿而又進陰疑于陽必戰雖復君子以
征則凶故曰君子貞凶。巽變坎成雨坎月互離
日相望之象。易中言月幾望者三皆對陽而言
中孚言從乎陽歸妹言應乎陽此則抗乎陽也。
易筌曰婦貞厲月幾望此文王三分有二之時
也。若更有所往則陰疑於陽臣疑於君非以服
事殷之心矣。故曰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

履

兌下

五離巽

履不處主於行者也。然初尙素履二尙幽貞三
勇於行而凶四懼於行而吉五決於行則厲上
反其初則慶故不處而未嘗忘處者履道也。
履之道柔而已兌悅柔道也六爻中九二九四
以剛履柔則吉六三以柔履剛則凶九五以剛
履剛則厲皆貴柔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重卦主六三履主也故彖辭專指三言兌位

周易

卷之三

履

六

陽餘堂

西方虎爲西方之宿草卦兌上亦取虎象三爲
虎口初與二爲虎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咥人
兌在乾下兌口向乾有咥象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傳所謂說而應乎乾也三爻言咥人凶者彖
以德言爻以位言

易之與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
履虎尾危之至也周邦居西故於西方之卦毀
折之象三致意焉九卦言處憂患之道以履爲
首其旨深矣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
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履剛三履下二剛也說以據下以承上故曰
應兌之說所以應乾而非道之說亦足以疚乾
向非乾剛中正辯之早決之勇光明未有不爲
所蝕者乾體互離光明極矣故履帝位而不疚
自疏

易乾居上者不獨一卦此獨言帝王者履辯名
分故特稱之

周易揲

卷之三 履

七

賜餘堂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不曰天上澤下而曰上天下澤者澤上乎天說
而應乎乾也天下乎澤初往而上旋也履莫要
于辯分尤莫要於定志六爻初曰願二曰中四
曰志行皆定志也不定則爲三之志剛矣
自疏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此教出門第一步素白也西方色白素履而往
不援乎上曰獨行

按素履之往卽素位而行獨行願卽不願乎外

无入而不自得說之至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
自亂也

履道尚謙惡盈務誠惡飾二以陽處陰在内卦
之中坦坦之象坦坦卽居易也二臣位而言幽
人者以其无應于上雖處富貴淡然不以得失
自亂故也不以紛華染其醇白之行則曰素不
以巖廊損其山林之致則曰幽又中爻互離二
居離下幽象也故歸妹九二亦曰幽人

周易揲

卷之三 履

六

賜餘堂

兌說而應乾而初與二爻詞若與說應無關者
何也說和說也說以和陽非以媚陽也初曰素
履二曰幽人淡然坦然與上無應而其閒靜和
平之氣已正物正能使乾剛自調正无心之說
不應而應者若有說上之心胷中先自亂矣何
以應乾
自疏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
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
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

也

此說以疾乾者兌爲剛剛本非順物三以陰處陽正居兌口啞人之象互離爲目互巽爲股乘剛似震爲足行不中則跛視不正則眇而自謂能視能履才弱志剛驚然挾其一陰以君五陽而說人者變爲武人矣蓋伏猛擊於和說之中九四所以愬愬九五所以貞厲與自疏

按眇能視二句照歸妹初二兩爻例看言六三之位如眇之不足以有明跛之不足以與行乃

周易

卷之三

元

賜餘堂

武人爲干大君則不當其位矣自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當乾兌之交下臨履主乾首兌尾履虎尾之象按三爻下卦之尾也故六三曰履虎尾下卦上卦之尾也故九四亦曰履虎尾以剛居柔愬愬恐懼要終則吉所謂危者始平也初曰獨行遠君也此曰志行近君也

二與四同以陽居陰而二坦坦四愬愬者二得中四不得中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凡貌柔而志剛者其始必能說人者也彼以非道說而我早決絕之不爲所係則陰柔盡媚之徒不得障其光明也夬以五陽決一陰履九五似之故曰夬履夬履本正而謂之厲者三爲履主當權用事危機伏焉不得不惕厲也貞而厲所以履帝位而不疚也位正當與位不當相應自疏

二與五各得中位而二貞吉五貞厲者二以剛

周易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居柔五以剛居剛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初上履之始終也上居高視下審素履之祥而旋反焉初往終旋不愆於素正乾元反覆之道故曰元吉祥者吉之先機也在上而能下泰來之象故曰大有慶

上應三五離目視象履主行而先之視者不明則不能行也必視履如上九方爲能視若六三

何以視哉

小畜 ䷈ 小畜履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一陰畜五陽其勢寡以一陰履五陽不敢安處也

師比後乾方與巽兌會而成小畜履此長少二女代兄從父始入用然二卦中爻皆互離三女備矣

小畜一陰是巽風柔而善入履一陰是兌虎噬

周易撰

卷之三 小畜履

三

賜餘堂

而多凶○巽春夏之交○萬物炳蔚○故大象曰文○兌秋冬之交○萬物肅殺○故三爻曰武○

二卦本純乾因一陰往來于三四之地變為小畜為履小畜乾在巽下恐剛躁易進巽陰自上止之履乾在兌上恐剛過難調兌陰自下和之畜六四以一陰畜五陽曰血去曰惕出履六三以一陰履五陽乃曰咥曰凶何也四柔當位三柔不當位也小畜履以一陰居三四之位為卦主曰血曰惕曰跛曰眇謙豫以一陽居三四之

位為卦主曰亨曰有終曰繇豫大有得何也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也

周易撰

卷之三 小畜履

三

賜餘堂

泰三三

乾下坤上

五兌震

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地間只一陽氣陽氣无一息不往來陽來卽

是陰往陽往卽是陰來陽來萬物通暢而泰陽

周易撰

卷之三 泰

三

聖餘堂

往萬物消歇而否其實一陽而已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以天道明人事也內君子外小人內者陽健而行事外者柔順而聽命亦非君子據于內而擯小人于外也消長積漸之義長極則盈消極則虛矣聖人之于陽也喜長而懼盈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

卦直

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乾坤而後陰陽之數至泰無過不及矣既泰之後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也以左右民者朝左坤右左右之使不失其中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茹茅根初在下根象彙類也三陽同志俱志在

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征行也上順

周易撰

卷之三 泰

三

聖餘堂

而應不爲違拒故征行則吉

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此泰主也全攝六爻包荒二字已盡泰義包如天之包地荒如洪荒荒度之荒馮河以下皆包荒之用雜兌河象雜震爲足馮象言九二聯在

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遺陽雖近而不比不遐遺朋亡之象中行指六五中以行願尚配也即尚主之尚此非心胸明闇者不能故曰以光大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陰陽之數至三而平過則必陂陰陽之運至三而極往則必復艱貞者互兌爲毀則艱難其心以防之互震爲動則堅守其正以持之所以无咎勿恤其孚者孚即四不戒之孚此時陰將用事泰漸入否何能无憂君子只盡人事以維天運于以食六五之福而已此立命之道保泰之極功也兌口食象天地際者三在下乾上坤之交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舉正皆反實也反誤作失陽本上陰本下坤雖往而欲復其故處者中心所願也四爲坤首又互震故與其鄰翩翩來下

周易撰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謂之不富者坤虛无陽坤交乎乾則陽之實即其實矣惟其欲下則上下不交之漸故失實也時解陰來交陽不合卦義自疏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五爲帝位震象甲陽乙陰稱帝乙者六五爲陰主也女之少者爲妹二尚五歸夫婦之象福所止曰祉即三之所謂福也二以泰寧之福致之五五既斂而復錫

周易撰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故三得而食也象曰中以行願願即四中心之願五亦欲與三陰同下而以柔中行之又得剛中之臣尚故元吉也九二爻詞詳言事不言福六五言福不言事君臣之道也

蘇傳曰古註乾樂上復坤樂下復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坤亦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輔乾之意行其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

帝乙殷之賢君書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剛德慎罰是也舊以帝乙爲成湯誤矣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三恤于始曰无往不復上極於終曰城復于隍坤土在上城象五兌隍象城復于隍猶上之下而爲姤也坤爲師互震動有行師象戒以勿用者乾當來上不可用師而拒之也坤爲自邑與比邑人不誠同義四以兌口告上以坤文命三

周易揲

卷之三 泰

三

賜餘堂

否

坤下

互艮巽

三陰屬內小人乃爻詞不言小人而言君子處小人之道初彙貞君子之彙貞也二包承君子包小人而小人承之也三包羞君子包小人而小人生其耻心也如此則來者往往者來而休

否傾否之機在君子矣故泰否各爻皆以權子君子也舊解認煞三陰爲小人遂以彙貞爲小人同類包承爲小人包君子包羞爲小人包藏羞耻使小人而志在君又能包君子則與君子何異而媚嫉寔不能容何以稱焉自疏舊解以六二爲卦主非也否六二不與泰九二同否三陰原小人之位而君子寄焉者耳故當以九五爲主自疏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周易揲

卷之三 否

三

賜餘堂

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以人心言人欲爲主于內天理緣飾于外失其所以爲人矣所之皆非人類故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言君子當與以行權也初爻言貞吉者權不離正也大往小來所以不利君子貞也蠱亦上下不交之卦卦辭不言貞二爻言不可貞則否之不利君子貞並可知矣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

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言健順以德相交，否言剛柔以質相拒。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地不交，天地之儉也。法乾之潛龍，體坤之括囊。君子之天地不交也，坤爲吝嗇，老子曰：「事天治人，莫如嗇。」莊子曰：「支離其德，皆儉義也。」不可榮以祿，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之謂似忘。

周易揲

卷之三 否

三九

賜餘堂

世者而爻辭則以傾否爲已任何也。惟利祿不入其心，而後能爲傾否之事。君子與大人一也。

疏自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世之否也，必賴君子維持潔身，忘世大人不爲。況在否之初，志士尚可爲，但要貞固自守，不輕往，不若泰時拔則征耳。泰之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保泰也。否之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傾。

否也。彙字正與九四疇字相應，志在君者，志在九五休否之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天包地，君子以天自處，泰之君子自內包外，曰包荒。否之君子自外包內，而小人承之，曰包承。承卽坤承天之承也。泰君子固爲光大，否小人亦足致吉者，以其得中不爲已甚也。大人否亨，身受其否，乃亨也。物三爲羣，謂三陰不亂羣，所謂入獸不亂羣也。大人卽九五之大人而寄位于此。

周易揲

卷之三 否

四九

賜餘堂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以柔居剛位，不中正，處上下不交之際，既受君子包容，內省愧悔，此小人退聽否。還泰坤入乾之機也。君子使小人知畏，不如使之知耻，非大人正已動物，其孰能之。

易筌云：包羞有含垢忍耻以待機會之意。因權不到手，不得不隱忍以俟之，故曰位不當也。九

五位正當正與位不當相應此說勝前義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互艮爲止互巽爲命有命者受九五之命

也四多懼易于獲咎今與以從五故有命无咎

疇類也離祉也謂三陽皆附麗其福祉也泰三

曰食福否四曰離祉然則君子固常立於福祉

之中矣象明志行者初志在君今得行也或曰

四應初據三與二同功故陰類皆受其福祉行

謂志行于羣陰也復曰動而以順行是則出入

周易繫

卷之三

四

賜餘堂

无疾朋來无咎亦志行之義

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

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

之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爲福而後可爲疇類

之福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

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息也人依木息曰休否爲消卦至三而極五

則息之如人沉痾乍起未能強固必須休養元

氣而後泰可漸還也大人吉與前小人吉相應

六二因五之包而得以承故吉在小人九五因

二之承而休其否故吉在大大人入于否中

出于否外者也入于否中則不見有否故在包

承時能妙其轉移出于否外則所見無非否故

在休否時能盡其力用其亡其亡者雖稍休息

否猶未傾也包桑者初生之柔桑繫于苞桑

危之之辭陸宣公請罷兵狀云邦之杌隉若苞

桑綴旒幸而不殊可證與木柔桑象巽爲繩繫

周易繫

卷之三

四

賜餘堂

象三剛皆以身當否之責而五位爲正當故位

者聖人之大寶

合前論之振茅以厚集君子之勢包承以潛移

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否

道將消猶必處以无咎使羣陰並離其福而後

志行至是始知小人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未

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拳焉故盡人回

天在一念乾乾中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者倒也。否者泰之倒體。否極則倒而成泰矣。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耳。陰陽相交爲喜。先否後喜者。否雖終无異。否先喜雖來。猶以爲後。卽其亡之意。何可長言。不可恃爲長久也。

泰 ䷊ 泰否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

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陽三陰之泰。泰之難成如此。三

周易撥

卷之三 泰否

四三

賜餘堂

陽三陰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居其先。故卦詞獨以往來言。

泰吉卦也。而上三爻多危辭。防復也。否凶卦也。而上三爻有喜辭。幸傾也。盡人事以斡旋天運。此聖人作易本意也。

同人 ䷌

離下

互巽

乾爲天。離爲火。互巽爲風。火得風而愈炎。上是其性同于天也。二五皆在人位。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

離者乾之氣。志者乾之神。志心火也。卽是乾。知光明洞達。人人皆然。如一室千燈。光光交映。故曰同人。然而火性无我。寄於諸緣。或麗於正。或麗于邪。麗于正者。二五之相應是也。麗于邪者。

周易撥

卷之三 同人

四四

賜餘堂

九三之伏戎。九四之乘墉是也。正則通。通則同。故卦主雖在六二。必以乾剛中正爲應。自疏。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野外極目。惟天野天空闊。離明遠照。同人之象。同人可以濟險。故利涉大川。凡卦言利涉大川者。非乾則巽。蓋北方屬水。乾行涉之。海居東南。巽木涉之。需訟。同人大畜。皆以乾行爲象者也。蠱益。渙中孚。皆以巽木爲象者也。利君子貞者。比與同人。皆易溺于情而難于貞。比五坎陽中。

正故曰元永貞○同人二應乾中正故曰利君子貞○惟貞故比爲顯比而比○卽周同人爲于野而○同○卽和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正解同人○同人曰至利○涉大川又提文王彖辭爲釋○同人以柔爲主然○徒柔不能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雖得位得中○

周易卷之三

同人

四

陽餘堂

而必應乎乾○乃可以同人○故利涉大川○曰乾行也○明非柔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爲主者○皆然如履六三○小畜六四○大有六五○卦主皆柔○而其濟也○必稱乾○此乾之所爲大歟○

程傳曰天下之志萬殊而理則一○君子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天與水相違則爲訟○天與火相同則爲同人○不

曰天在火上○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以乾離一體也○二往五爲重離○五來二爲純乾○天火相同也○君子以類族辯物者○善同无苟合類族象天之兼覆是異中之同○辯物象火之鑒形是同中之異○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无應于上○心无繫吝○出門同人之象○門非與野相對爲二義○于野本同人之德言○同人不必言于野矣○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

周易卷之三

同人

四

陽餘堂

同人之德皆根於此人○我本同隔之者○門也○故象加一出字○出門則无復限隔○入荒我闔矣○兩戶爲門○一扇爲戶○陰畫偶門象同人○初與隨初節二皆前遇偶故曰門陽畫奇戶象節初前遇奇故曰戶○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離乾之子也○乾離之宗也○二應乾于宗之象○本是正應而謂之吝者○離中之陰柔而善麗三四二陽皆欲近比而同之○恐二爲比所動未遂其

上應中直之願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乾之所行非二之所能爲也故以吝道示戒卽前利君子貞之旨非以偏繫所應爲吝也如以偏繫所應爲吝則九五之先不得言中直矣

舊解彖言甘德爻言爻位二五爻皆非于野之觀而以三四之爭起於于宗之二非也夫野外所見惟天而已二五相應應乎天也而不謂之于野豈天外有野乎自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周易

卷三

同人

四

賜餘堂

三與四不言同人者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觀二四因同而攻二皆起于不貞故也三與二比欲奪而同之而力不能敵五之剛故畏而伏下升而望上離爲戈兵戎象互與爲伏爲草木象伏莽與爲長爲高爲股象升三居下體之上象陵自三歷五爲三歲安行言安能行也以其不敢發故不至凶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離中虛外週墉象三爲二之墉四乘三攻二乘墉之象三屈于剛而不敢敵四屈于義而不克攻不克攻與訟九二不克訟同義四獨言吉者以剛居柔其反則不待三歲也則者天然之準則義也春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與此爻象合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周易

卷三

同人

四

賜餘堂

卦以二五相應各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之剛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不正以同二以其至正之性三四不能撓故變正言直從先視之二若以剛號五五若以健號二從後視之三戎不興四墉无攻三四旣夷五二有喜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之象先號咷者火聲无常離三曰歌曰嗟中孚象離三曰或泣或歌後笑者五變復爲離則中爻爲兌悅也旅中爻兌悅上變震動故先笑後號咷也乾

陽爲大大師所以別于坤師也克克已也非有
大師之相克不能有斷金之相遇故克已爲乾
道之要至于人盡相克人盡相遇通爲君子之
正矣故曰同人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郊者開曠之地上九獨處
于外不與內爭乃幽人貞士之同人志未得者
非通天下之志之謂也

大有

乾下
離上
五兌

周易揆

卷二 大有

四

賜餘堂

此以一陽統五陰爻象不如大有吉者此險在
外无文明之德坤衆在內无天行之健比受師
繼亂宜用剛大有受同人繼治宜用柔柔而應
天即乾元无首之義

卦皆陽也而虛其五五坤之正中正位居體而
不自有以應乾也以不有而成大有其五乎

大有元亨

離居正南代父用事六十四卦獨大有象之故
占爲元亨元即乾元之元觀彖傳與他卦作大

亨不同可見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
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曰大中者五大而二小以別之也諸爻得位失
位竝无凶咎以皆應五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
居不失中行不失時大有之德也

上下應與應天相照惟柔能應天故上下應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上之火謂日也不言罰惡而言遏不言賞善

周易揆

卷三 大有

五

賜餘堂

而言揚者遏之于未形揚之于未著也天命有
善无惡曰休命遏之揚之不過順天命之本然
者耳用人反身皆然自惡而自遏不可失自遏
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辯大有明
在上而由已出故極于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
交害也

初去五最遠子然无交大有之世以上下交孚
爲利故初以无交爲害然匪其咎也以所處之

地然耳其交五也必歷二與三與四而後遇雖
所歷甚艱而終不敢不應焉故曰艱則无咎上
交貴孚下交貴艱難進易退士之所以爲貞也
大有反同人大有初九卽同人上九皆遠于柔
者也故同人六爻獨上九未得志大有六爻獨
初九无交交字與六五厥孚交如相應无交害
惟初九爲然故象申明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
中不败也

周易

卷之三 大有

五

賜餘堂

九二以陽之實應陰之虛健不違中能勝重任
大車以載之象有攸往往輸之五也乾爲大車
大无不容故積而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
天子小人害也

三居下體之上君公之象剛而得正不以有自
私朝亨之象乾體已盡漸近離五亨于天子之
象小人居此私其所有則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九四剛而近五率諸陽並進治極物豐蓋彭彭
矣然五之有也已何有焉不敢以極盛自居不
敢以盈滿震主此由離明之初足以辯哲其機
所以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王註六五居尊以柔處大以中不私于物物亦
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旣公且信何難何備
卽德威惟畏不怒而威之意舊謂太柔則廢當

周易

卷之三 大有

五

賜餘堂

以威濟之未然

厥孚交如之交卽无交害之交泰與大有以交
而成然應六五者雖衆陽之志必五有以發之
然後衆志調一歸于大同故曰信以發志威如
者離明在上洞照羣隱人不敢欺故易而无備
人自畏服如馬伏波之論光武者也

蘇解曰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
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柔而能
威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

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能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一爻大有之德上九一爻大有之福四陽下應人之助也上九上應天之助也上為天位故稱天祐致祐之由具在孔子之繫辭以柔居尊思順也厥孚交如履信也羣陽歸之尚賢也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此大有之成也

周易揆

卷之三

同人大有

五三

賜餘堂

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大有之上九有天神之吉何也純乾則虞其有首以柔居尊中虛能受自不至于亢也聖人之用九如此自疏

初為遠臣二為大臣三為外臣四為近臣上九為天位而舊解以賓師當之未然自疏

同人  同人大有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二卦皆以離為主在上則人歸于我故謂之眾在下則我同乎人故謂之親又曰在天上所及

者遠故眾曰在天下光輝接人故親

同人文明以健自剛而誠也大有剛健文明誠明成性也同人得位猶下位也其中下之中也以同人人不皆同同不皆正也利君子貞而涉川大有位曰尊位中曰大中上下應之天人集矣

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體六見離自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體見之至同人大有而正離六見離之用始與坎等然離之用隱者過半矣聖人處憂患而用明如此

周易揆

卷之三

同人大有

五三

賜餘堂

周易揆卷之二 終

周易揆卷之三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謙

艮下
坤上

五坎震

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于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謙亨君子有終

周易揆

卷之三 謙

賜餘堂

艮下坤上乾坤交矣亨象君子指九三艮之制在三艮終萬物又上應坤六代終故曰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下濟二句就卦體釋謙亨天道虧盈以下引起人道釋君子有終艮上一爻乾所索也居

坤之下一陽上止不爲羣陰所掩故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坤居艮上承天時行故曰地道卑而上行虧盈益謙以氣言變盈流謙以形言害盈福謙以理言惡盈好謙以情言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承人道言三爲艮上爻尊而光也居上卦之下勞謙而萬民服卑而不可踰也絳言君子之終即以卦辭與九三也自疏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體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

周易揆

卷之三 謙

二 賜餘堂

也哀爾雅訓集並无減義當是以裒集之多者而益其寡以多益寡則各得其平矣自疏

馮氏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此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非君子謙德之象象與六爻全无此意

山在地上曰剝五陰合力以剝一陽惡其高耳移艮于坤下欲然自卑遠剝之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艮在下初六又居艮之下故曰謙謙互坎水震

本涉川象用涉言用此以涉然後吉也

卑以自牧者我山最高。負驕難下。須降伏馴擾。若牧牛然也。老子云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

王公以爲稱。釋氏亦有牧牛圖。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卦畫與小過同有飛鳥遺音之象。艮爲山虛谷生響。又爲黔喙皆鳴象。又互震爲善鳴。

蘇解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于

鳴謙之所以爲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

周易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風者莫不相從于謙。六二其隣也。上九其配也。

故皆和之而鳴于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其謙出于性。故曰貞吉。中心得者。明其非出

于聲音笑貌也。與中孚九二中心願同義。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爻詞以吉字代卦詞亨字。謙上加一勞字。蓋謙非難勞而謙爲難。三稱君子謙之則也。初稱君子謙之志也。惟卑故成謙。惟上故不得志。

老子云。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但多一欲字。此有心无

心之辯。欲字不害。即大學欲治其國。欲字一例。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下乘勞臣上逼謙主。皆非利也。柔而得正上

奉謙德之君。下讓勞謙之臣。撝布其謙。不違法

則何不利之有。又撝通作麾。或曰麾在上者使

下也。九三爲卦主謙之則也。四五上皆居山上

周易

卷之三

四

賜餘堂

過盈之象。四重陰好下。故撝五上使退從三也。

艮爲手。撝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

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不言謙者。以柔居尊虛中能受不富。即謙

也。鄰謂四與上。坤爲衆。又互震行險而順。行師

之象。蓋萬民雖服。而中有不服者。侵伐自不容

已。如舜之征苗。文之遏密是也。揖讓征誅。皆謙

之則。若過于謙順。不爲正之。豈中正之則哉。然

征伐乃聖人因坤有師象設言以明謙能用衆
非實指某爻也○解者或指三四或指五○固免○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
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與九三應其鳴謙與二同志未得者以柔
居上非其心之所安不若二之柔中自得其卑
牧之志也應在震震爲行用之行師僅可治其
私邑蓋以柔居柔不能如五之侵伐无不利也
然猶不至于悔吝者以其謙也

周易攷

卷之三

五

賜餘堂

豫

坤下

互艮坎

豫有三義一曰備豫繫辭傳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蓋取諸豫是也一曰說豫序卦傳言以喜隨
人一曰佚豫雜卦傳謙輕而豫忘是也三說相
爲首尾說豫始于備豫極于佚豫此卦震動坤
順順理而動上下皆應大象所言說豫也六爻
所言逸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震象行師坤象四爲出震之長子又帥師

之丈人故利建侯行師屯有震无坤止言建侯
謙有坤无震止言行師此震坤合故兼言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
時義大矣哉

剛應志行以爻言豫之才也順以動以卦言豫
之德也坤下震上司空季子以爲母老子強今
九四一陽逼近九五君不威而臣太重侯伯之

周易攷

卷之三

六

賜餘堂

卦也動而順則爲桓文之翼戴動而逆則爲曹
馬之姦雄故夫子倦倦于順動致意焉過謂失
度忒謂愆候震爲天威互坎爲法律刑罰之象
象言作樂○彖傳又言刑罰○刑罰不中○最足于和
必刑清民服○而後太和洋溢也○贊易或言時或
言時用或言時義時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義
其所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

陽氣冬潛地中春奮爲雷陽氣暢姬萬物說豫故曰雷出地奮豫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雷以發揚造化而鼓天地之和樂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殷盛也朝覲聘享祭祀皆用樂惟郊祀上帝乃合古今之樂極於九奏也互坎爲樂律帝出乎震上帝之象互艮爲門闕坎爲隱伏宗廟祖宗之象

周易

卷之三

七

賜餘堂

雷天氣聖人作樂以應天澤地形聖人制禮以配地出奮者性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也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興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故易禮樂之大宗也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與四應不勝其躁而遽以豫鳴卦初非窮其志窮矣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中正無應介于二陰之間初應四而鳴三比

四而盱二獨屹然如石安靜堅確故思慮明審吉凶之幾不俟終日而後決也安靜坤體也堅確互艮也見幾明決艮之光明也六爻惟二五不言豫二貞吉不爲豫也五貞疾不能豫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六三比四上視不能自立其悔宜矣幸互艮止速去可免而陰體遲疑不能早決則悔何時已乎先曰悔者示人致悔之端後曰悔者勉人改過之勇盱豫與介石反遲與不終日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三四上下之交故有遲疑之戒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益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周易

卷之三

八

賜餘堂

獨體陽爻衆陰從之得豫由豫也一陽而得五陰大有得也震爲大塗由象然上有逼君之疑下有得衆之疑勿疑者大臣身任天下无他顧也但一時朋類初三皆邪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昵惟開誠布公不以樂已而附不以守貞而違權在已應在人而已私不與旁則朋合而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廚易揆

卷之三

九

賜餘堂

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易變易也。淪安貞官有淪，成有淪，皆以變易得吉。成有淪，變于其終；官有淪，變于其始。

周易揆

卷之三

+

賜餘堂

自
身

謙
䷎
豫
䷏

謙輕自卑小之義豫則滿盈而怠矣謙以自牧則通故爻多功豫以適已則寤故爻多凶救輕

故五曰侵伐救急故二曰介石

一陽五陰之卦一陽在上下爲剝復象在中爲師比象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自上而

退處於下爲謙自下而奮出乎上爲豫

同人大有後坤與艮震相遇成謙豫長少二男之從母也合互體觀之亦爲母統三男之卦

周易探

卷三

謙豫

土

賜餘堂

隨

震下兌上 互艮巽

咸隨皆以男下女者也咸以少男下少女等而相感曰咸隨以長男下少女壯而有制曰隨君子體陽剛之德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下爲元亨利貞上爲利貞中爻艮巽四時皆具備乾德矣隨失正卽爲詭隨必貞固乃无咎故初曰貞吉三曰利居貞

周易探

卷三

隨

土

賜餘堂

卦中三陰三陽各有所隨之正以陰隨陽陰之正也以陽隨陽陽之正也凡陰爻皆言係陰力弱而性專附近相比易生係吝也凡陽爻曰孚陽道中實中正相孚也有係于此必失于彼故二三爻皆言失也无係則无失而有得故初曰不失四曰有獲也五不言隨位尊也上言係又言維隨極易渙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來下柔以震初一爻言動而說以內外二卦
言凡隨而不利正咎道也大通利正而
无咎者得于時也易時而已時即乾四德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八月雷藏于澤雷隨澤而靜隨時之象震東爲
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爲日入之地曰昧谷由
震趨兌嚮晦之象互巽入艮止入宴息象卦言
隨時而動象取隨時而息君子體天行事動與
雷俱出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作樂崇

周易揲

卷之三 隨

古

賜餘堂

德雷在天上大壯以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
以對時育物皆發雷之動也雷在地中復以閉
闢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嚮晦宴息皆
法雷之靜也宴息于晦養一日由震之生機也
閉闢于至日養一歲出震之生機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
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爲動主以一陽君二民官象然動而說爲隨
而陽之隨又不可不正若惟與成卦之二陰相

隨是門外之交焉能得正必渝而交五爲出門
之交方得正而吉二三偶四互艮爲門闕皆門
象五多功出門交五故有功象云不失者反二
三之有失也震動故能變能出時解多以初隨
二初與二同體未嘗變也何爲有渝二三皆在
門內何爲出門自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多指初然初爲卦主以剛居剛指長子爲

小子于義未安陽大陰小小子當指二陰六二

周易揲

卷之三 隨

古

賜餘堂

以六三爲小子五爲丈夫六三以六二爲小子
九四爲丈夫觀漸之初六稱小子厲則陰爻爲
小子甚明二失丈夫三得丈夫者二比三不能
越三而上三比四易于舍下而上也自疏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
丈夫志舍下也

陰柔不能自立常係于所近三與四比舍二從
四得隨之宜蓋四與初敵應爲无婦之夫三與
上敵應爲无夫之婦以无夫之婦隨无婦之夫

所以所求皆得者以陰虛得陽實也又互巽爲近市利三倍但所隨非正應恐有邪媚之求若求四之說忘己之貞未利也故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之隨九五乃臣從君陽從陽隨之正也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三隨有得隨人而有得也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然處說之初獲疑于睚四多懼近也況有植黨自私

周易揲

卷之三

五

賜餘堂

之嫌哉雖貞亦凶惟本陽之中實行震之大塗則得以自明而无咎矣明功者五多功明四之獲皆五之功也

下之于上病其有求故戒以居貞臣之于君病其有獲故事不凶而義凶又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即隨之有獲像主柔四志可行故貞疾戒在君隨主剛四不敢專故貞凶戒在臣惟勿疑乃可得衆有孚乃可得君公之係爻也其負屣流言之時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雖爲說主而與兌之主常在中爻故以五爲主陰陽配合爲嘉孚嘉孚四也兩孚字相應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內陰外中實之象嘉會足以合禮五與四孚而內外遠近之相隨莫非嘉之會矣舊以二五正應爲孚似與爻詞失丈夫矛盾蓋隨時之義原不取正應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寤也

周易揲

卷之三

六

賜餘堂

處隨之極進无所隨而下係于五五從其所係而維之互艮手拘象互艮繩維象固結之甚若用以享祀誠意專篤可通神明而況于人乎艮爲山兌爲西又爲巫祭享之象或作元亨之亨以爲周家之興由于西山乃三分有二之象故隨者文王所以事殷也○蠱者武王所以造周也

蠱

艮上 互兌震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與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長女下于少男蠱惑之象山下爲風所落蠱壞之象春秋傳所謂女惑男風落山也以卦義言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爲蠱也蠱何以元亨蠱壞則修飭亂而復治利涉大川先甲後甲所以元亨也中爻互兌震兌爲大川涉字有力涉川必須震震者乾陽之動所以起巽懦苟止之故全

周易

卷之三

七

賜餘堂

在于此篆言元亨傳不訓爲大亨已寓終則有始貞下起元之意矣他卦重貞此不言者惟尙乾行不欲以貞阻之也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朱子云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取新意丁取丁寧意此以天干日辰論也雪園易義云日當作月與詩一之日二之日同蠱互震是甲木爲正月甲木生于亥而子而丑凡三月爲先甲四月至六月則後甲矣巽互兌是庚金爲七月庚金生于巳而午而未凡三月爲先庚十月至十二月

則後庚矣此以地支月建論也蠱上艮反震爲終則有始巽止互離兌少前一段爲无初有終天行與剝象同剝艮終爲震始蠱亦艮上反震天行不息人息息有事卽是天行蠱極當大變巽極則小變甲居首庚居中巽以申命爲義但申飭前事不必如甲之創始故蠱曰終則有始取甲之始也巽曰无初有終取庚之中也蠱以全卦言故于卦辭言甲巽至上卦而後爲重故于九五言庚

周易

卷之三

六

賜餘堂

終則有始謂癸終則甲始也陰陽家以癸亥爲窮曰待其窮而始圖之无及矣此先甲義也杜預云平吳之後方勞聖慮後甲義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以風化故風字從蟲巽爲東風尤生蟲之害氣也故形家謂風之所剋厥地多蠱振者起其舊習如風之鼓外物育者養其新機如山之涵內氣小畜風行天上渙風行水上觀風行地上亡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而不能達故

曰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木幹也巽木震木皆幹象蠱從中壞須幹從中起蠱曰父母者蠱非一日之故必世而後見故父皆以父子言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初六位卑質柔才不足以治蠱而當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有幹蠱承考之象然不免危厲至終而後吉曰意承考者不承其事而承其志也

周易揲

卷之三

九

賜餘堂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母者陰之尊號如晉稱王母亦謂五也蘇解曰陰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者婦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孰能任之

按幹蠱不曰父而曰母者父屬陽外蠱也母屬陰內蠱也漢之呂雉唐之武曌是也周太尉委

蛇產祿之間狄梁公幹旋姑姪之際得中道矣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重剛不中巽究爲躁互震而動正往有事之始能幹父蠱未免有小悔而所全者大故无大咎象曰終无咎果之也使幹蠱之子精一自信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周易揲

卷之三

十

賜餘堂

六四爻位俱柔怠而委事爲裕幹之反也往見吝則不能往有事矣按裕與書寬大成裕同內三爻已任幹蠱之事六四止宜寬裕不宜煩擾若復往而有事則見吝也曹參治齊師蓋公爲相守蕭何約束其對惠帝數語正得裕蠱之道

疏自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六五幹不違中當涉川之後居往有事之終幹蠱以成元亨之治不見父之過而但見其美貽

前人以令名若一德相承然者初意如此而今果終其事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諸爻皆幹王侯之事者此爻在山之上无蠱象故不事王侯而以高尚爲其事志可則與觀上志未平漸上可用爲儀同義

幹蠱至六五用譽而事畢矣○君子當事之興也盡力以幹之行其所當行及事之成也潔身而

周易揆 卷之三 隨蠱 三 賜餘堂 退焉止其所當止范少伯張子房似之

合六爻論之內三爻取與義故初曰承考二曰中道三曰小悔恐幹蠱而不能婉用也外三爻取艮義故四曰往吝五曰承德上曰不事恐幹蠱而不能善息也卦爻取義不同而意實互發

疏自 隨 隨蠱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事而修飭故聖人不

畏多難而畏无難

胡雲峯曰剛來而下柔剛柔之情交兼此動而彼應故曰隨剛上而柔下上下不交且下卑巽而上苟止故曰蠱蠱隨之相反以此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隨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又與隨反蠱內卑巽而外苟止漸內靜止而外卑巽漸之吉又與蠱反

周易揆

卷之三 隨蠱

三

賜餘堂

臨

兌下
坤上

互震

五行之氣相親莫如水土地下順澤上浸土之膏液卽澤澤之附麗卽地以其一體和合爲比先王所以親萬國以其相依切至爲臨君子所以親萬民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不言元獨臨元亨者以方興之勢爲最盛也至於八月有凶臨建丑之月至八月建酉爲觀則二

周易

卷之三

三

陽餘堂

陽又在上陰又逼陽矣故曰有凶本義謂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爲八月有凶隆山李氏云八月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不應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故以八月有凶爲戒豈可外引遯卦哉

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卽戒以有凶者蓋持盈思永全在幾先遲則無及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勝列子云二氣不頓進一形不頓消亦浸義也臨曰剛浸而長于上四柔有包涵徧覆之心故臨遯曰浸而長于上四剛无竝立共存之理故遯說而順以內外二體言剛中而應以二五兩爻言說則二陽

之進也不逼順則四陰之從也不逆剛中則陽德方亨而不過二五正應則剛柔合德而有爲

周易

卷之三

二四

陽餘堂

此臨之大亨以正乃天之道也天道卽乾四德臨言天道无妄言天命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兌口講習坤體含弘教思无窮者澤之深容保无疆者地之厚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无心之感曰咸以咸爲臨非進而陵逼也初旣得正四應又正以貞爲感故曰咸臨貞吉志行正者志在與二同行其正與屯初九義同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剛得正而處下位僅曰志行二剛中而應勢得上進故曰吉无不利然必咸臨而後吉无不利者二陽雖進四陰尚強故未順命惟不强其順而感之使其自順所以吉无不利也三陽爲泰則外順矣九二六五猶以中行爲福而况未順命之時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

周易揆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居悅之終互坤之下兌口柔說坤土味甘甘臨之象咸无心甘有意蓋六三以柔居剛承乾則急于履五承坤則急于臨上皆由位之不當也互震爲動變說爲懼憂象變則爲乾成泰故无咎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君子之易事

咸臨者以二陽臨四陰也四陰皆受陽之臨者甘臨甘于所臨也至臨至于所臨也知臨知于

所臨也敦臨敦于所臨也皆指二陽而言謂二陽以剛臨柔四陰以上臨下于卦義不合

自疏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澤盡坤接相依最爲切至故爲至臨又與初正應地深入澤底臨之極至也以陰居陰故曰位當然不曰位正當者彖傳歸大亨以正于剛不予陰以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周易揆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六五承比皆陰而稱知臨者知莫大于任賢六五虛五之中以應二中咸臨之德得行于天下爲大君之宜舜好問察邇用中于民而稱爲大知正其象也文言知光大言于坤六臨五坤體也故曰知臨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坤終地勢愈厚則臨澤愈深故爲敦臨與敦復敦艮同義以坤重坤順而益順五既應二上又從而附益之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也

又三上敵應上志在內將化說爲泰故吉无咎

觀 坤下 互艮

四陰在下二陽在上本陽消之卦而名之爲觀
尊陽也觀取九五觀示之義然彖言中正以觀
天下而爻辭止言无咎者二陽向消故道大而
福小也

爾雅闕謂之觀魯兩觀是也猶示教法于象魏
使民觀之也初二三四之觀下觀上也五上之
觀上觀下也

周易揲 卷三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五互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此天子宗廟之象
艮爲手巽爲潔齊沃盥之象此時未及祭事乃
不待薦亨而誠敬已至人欽仰之只描寫篤恭
不顯之象非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
也顒頭大也大頭在上爲人所仰之意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
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
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二陽在上故曰大觀與大壯義同順而巽指兩
體中正以觀天下指五爻盥而不薦神感也有
孚顒若神應也神感神應之謂觀也觀天之神
道觀字緊承下觀而化來於穆而四時行篤恭
而天下平君道夫道一神而已惟所存者神故
所過者化

設教即大觀風運无形之神道也天下服即下
觀四時自行之順令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周易揲 卷三 觀

二 陽餘堂

坤體方省方象巽以申命設教象風動物而人
不見風之迹聖設教而人不見教之跡是謂正
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
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二陰在下幼穉象位陽象童位陰象女臨下至
上愈進則澤愈深觀下至上愈進則光愈近二
遠初尤遠初小人顒蒙日用而不知二闕觀女

貞所見小而不視大全也二在艮門之內以坤
闔之雖于五正應僅于門內闕之而已臨五在
上猶順二觀二在下不能應五陽之消長可見
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陰主殺陽主生觀八月之卦刑中有德又與風
長養萬物爲東南生氣我生之我卽九五凡全
卦皆以主爻爲我蒙小畜頤小過中孚皆然六
三居坤與之交與爲進退不果當消陽之時觀
周易揆

卷三

觀

元

賜餘堂

九五之生以卜進退也未失道者未失下觀之
道進而剝則未失者失矣危之也自疏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
賓也

九五以陽剛上臨坤土互艮光輝六四逼近九
五進而无退象爲觀國之光五自觀則曰生方
出于我者也四觀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不
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而出于君者
可知也初貢士爲賓大觀在上人懷利見四以

大臣引而升之天子互艮之手用與之揖遜有
賓主象用賓在四尊尙在五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對四陰而言我生卽大生廣生所謂長人之
仁也內心觀照復其生生之體曰觀我生象明
觀民者五通天下之生爲我生民外无我故民
外无觀所謂中正而觀天下如此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與五皆陽德而上在卦外高而无民但謹視
周易揆

卷三

臨觀

三

賜餘堂

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避九五故不稱我俱稱君
子无咎者君子之風化與帝王之政教觀摩自
遠不同于小人之无咎也曰志未平者陰長陽
消觀變爲剝雖曰无咎中懷尙鬱也與六三象
詞未失道同危陽之意所謂八月有凶也

臨三三 臨觀反對

雜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悅道悅民爲與觀以順德從君爲求臨進
則泰故與其吉觀進則剝僅止无咎

噬嗑

震下離上

互艮坎

此卦六爻初上是繫獄者所犯之重輕二三四五是治獄者所噬之難易觀繫詞下傳及爻詞中四噬字了然矣卦以去間爲義頤中有物間頤之上下而不得合者九四也非四則頤矣四所以爲間者卦德動而明而四互艮坎互艮則震體爲其所止而不得動互坎則離體爲其所掩而不得明故曰間也除間必須噬之噬之何如惟致其動而明者而已各爻皆言无咎而獨

周易揲

卷之三 噬嗑

三

賜餘堂

以吉與四者以其去間也

自疏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而曰利用獄者獄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下兩陽而中虛頤象四一陽橫亘其間頤中有物之象噬而噬之則亨矣震剛離柔以卦位

言震動離明以卦德言雷電合而章言其象也蓋治獄之道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不威不足伏物必雷電合而噬嗑備不當位者以柔居五也然柔而得中不苛不縱故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也法者平日所定之罰敕象雷威豐言折獄致刑此言明罰敕法者豐先明後動重在致刑此

周易揲

卷之三 噬嗑

三

賜餘堂

先動後明重在明罰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王弼曰過始于微而後至于著罰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而已

次爲桎桎校即桎也初曰屨校上曰何校人身自下至上也震爲足動居初趾象互艮不行象滅趾與滅鼻滅耳皆肉刑故爻詞皆云噬肉古罪人初犯斬左右趾即滅趾也舊注謂滅爲沒豈繫詞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亦沒義耶謂六二

滅鼻爲噬膚而深至沒其鼻俱未安

自疏

初上二剛象罪人者初上俱強陽猶訟之險健老子所謂堅強者死之徒也初曰无咎上曰凶者初爲獄始震動補過上爲獄成怡終賊刑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下乘罪人象獄初詢凡獄以初情爲本二本震體陰柔中正而所乘初剛中正則得情爲易故比之噬膚乘剛則剛敕宜嚴故加以滅鼻

互艮爲鼻象膚者豕腹軟肉古禮別實于一鼎

周易揲

卷之三

噬嗑

三

陽餘堂

曰膚鼎

四爻皆治獄之官二象獄正三象士師四象司寇三訊无疑而後讞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王卽六五也位之剛柔不同故所噬有難易柔爻並云肉剛爻云肝肝有骨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乾肉也視膚已陳再訊之象毒爲腊肉之

厚而久者所謂厚味實腊毒也六三柔而不中居剛決之位弱齒而噬堅遇毒之象小吝无咎時義當噬也

周禮腊人掌乾肉疏云腊之言夕也朝曝于夕乾脯也舊注以腊爲全體帶骨于爻象不合外離爲乾卦故四曰乾胛五曰乾肉

九四噬乾脰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三訊之終獄之上司寇者乾胛骨而又乾堅周易揲

卷之三

噬嗑

三

陽餘堂

之至者以喻惡人噬之而頤中之物不得爲吾間矣以全體言九四爲一卦之間以六爻言又爲除間之主卦言位爻言才也震爲乾金離爲戈兵金堅矢直得金矢象然四爲離初才雖剛直剛而未光故以艱貞爲戒

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故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爲主故貞吉獨歸之四柔以仁治獄之本也剛以威治獄之用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柔中居尊受成于四雖有強梗其辭已服噬乾肉之象得黃金者黃中色即坤之黃中再索于乾而成離者也。不言矢者執法之臣以剛直爲明允祥刑之主以柔中爲欽恤道固不同也。獄至王而生殺定宥之不得而後制刑故惟貞厲爲无咎彖言不當位以卦位言此云得當以爻德言

周易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柔爻皆用獄而五最勝五之位與二同而五噬乾肉二噬膚者二以柔居柔五以柔居剛五才勝二也。五才與三同而五得黃金三遇毒者三柔而不中五柔中五位勝三也以六五之才之位爻詞但无咎而不及九四之吉者五柔又不如四剛也

用刑而取象于噬肉者傷人肌膚痛之也。四得金矢而戒以艱貞五得黃金而戒以貞厲刑爲凶事危之也聖人之好生如此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處離之極明罰敕法亦既三令五申矣而猶怙終不悛能免滅耳之凶乎互坎爲耳離爲槁木木在耳上滅耳之象周禮囚人之職凡囚梏其首桎其足拳其手及刑殺士加明梏以適市註謂刑及其首至于滅耳是也。此爻與初爻相關細玩繫辭下傳初之不仁不義即上之罪大惡積者初言滅趾上言滅耳蔽其罪于一人之始終也

周易卷之三

三

三

三

貴

離下

互坎震

此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貴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貴以六爻言則三陰三陽相比相應而爲貴初與四應而相貴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貴者也。貴卦言文節卦言節三陰三陽嫌于太多則節之純陰純陽嫌于太質則文之文者交也交處就是節處文明以止止者節也。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故曰

光在地地文在上故星辰在天天地二文相飾成貴

又貴下从貝水蟲背文如錦故爲文飾之義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貴文彩雜也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賁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亦何好乎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

周易探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舉正天文上脫剛柔交錯四字

以內外二體分言亨與小利有攸往內離則質

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

故小利有攸往程傳云卦之變皆是乾坤下離

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中爻變而成艮

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

而上也艮爲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星辰高麗

天上爲天文文明以止以字甚重自質趨文易

由文返質難惟聖人以艮止默施其幹旋而後

人文可以無敵所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此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之火明得山止不輕用明之象君子法之

以明庶政惟折獄不然書云非佞折獄惟良折

獄凡獄之多冤未有不超于文者故鍛鍊曰文

致曰深文弄法曰舞文皆敢心誤之也无敢折

獄法火之止於麓也

此與旅俱說刑獄事而無敢折獄與明慎用刑

周易探

卷之三

三

賜餘堂

而不畱獄相反者此艮止在外離明在內旅艮

止在內離明在外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內卦三爻正柔來而文剛者六二其主也外卦

三爻正剛上而文柔者上九其主也賁以剛柔

間錯爲義內卦自初至四外卦自上至五皆一

陰一陽相錯爲文惟初九與六四正應雖比二

而義不苟合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趾爲初象

二文明與初最近貴飾其趾之象互坎震坎爲車震爲足初義不乘六二之車而徒步以合于四益義則成其爲文不義則不成其文故舍車而徒衆人以爲辱而君子以爲貴也

六二貴其須○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

離藏胸爲心竅面爲目附頤爲須須五官之文采也須附頤而動柔附剛而行貴其須之象與上興謂二以柔文三之剛同興起也

三至上有頤象二在頤下須象二三剛柔相貴

周易揲

卷之三

元

賜餘堂

貴其須也文不虛生須生于頤血盛則煩滋血衰則減耗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二文明剛者也初義不受而三受之又處六四之下以一剛介二柔又離艮相連貴之極盛者也互坎爲水濡象貴易衰濡易陷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以剛居剛能永守其陽剛之貞則二陰爲濡而不爲陷矣故吉以文滅

質之謂陵

六四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自離入艮貴且止而反質矣故色尚皤馬尚白卽上白貴之白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互震爲馬翰如馬如翰之飛也坎寇指三婚媾指初四近三而應初其白馬之翰如者匪比三之寇也乃自求其初之婚媾耳以近三故當可疑之位以應初故終无尤

周易揲

卷之三

四十

賜餘堂

陰符遁甲云八白艮方也離爲九紫其光熊熊而艮獨全其太白

六五貴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君位也不以輦飛鳥革爲貴而于丘園不以山龍藻火爲貴而以戔戔束帛蓋躬行節儉以矯時尚之靡雖若羞吝而所畱者遠故終吉艮爲丘園離爲中女午爲蠶絲艮爲手持束帛之象戔戔淺小之意易以陰陽相見爲喜六五比

上九以剛文柔故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艮終全體无文白賁者以白色下賁二柔也惟以白賁柔故四受之爲皤如五受之爲束帛而下卦之文剛亦有所止蓋文極必敝艮以厚終則不至于敝何咎之有上得志者得其以質救文之志也

合二卦論之內三爻文剛也而曰舍車曰永貞惟恐以文而陵質外三爻文柔也而曰皤曰白

周易揆

卷之三

噬嗑賁

四二

賜餘堂

曰束帛即吝而以終吉許之然則後進禮樂豈文周初意哉

自疏

噬嗑䷔ 噬嗑賁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食色人情不免動而明則无惡于食矣明以止則无惡于色矣故君子不謂性

噬嗑賁皆頤中有物之象噬嗑得頤之下動者賁得頤之上止者

屯蒙震艮與坎交噬嗑賁震艮與離交坎離陰

陽之性命也故屯蒙爲乾坤之繼而噬嗑爲剝復之先

周易揆

卷之三

噬嗑賁

四二

賜餘堂

周易揆卷之四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剝

坤上

五坤

剝不利有攸往

不利有攸往謂不可往而大有爲也謹身晦迹
孫言俟命不犯手不觸時彖傳所謂順而止也
此不惟免于剝且轉剝而復之道寓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
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周易揆

卷四 剝

賜餘堂

夬曰剛決柔剝曰柔變剛決顯而變微決速而
變漸此君子小人之辨也自始至觀皆陰進之
卦然未剝及五也五君位君心未剝則轉移有
機故包于姤嘉于遯休于否大觀于觀陽道猶
有可行至此則并君心剝之矣君子觀坤下艮
上之象而得順止之義委蛇寧耐存吾之身以
乘其衰此碩果不食所以基七日之復也若憤
激生禍徒以殞身豈君子所尙哉凡卦象皆當
觀獨于剝言者爲處變君子謀也消息盈虛皆

以陽言復者陽之息始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
坤者陽之虛剝復皆曰天行原始要終君子皆
不以已與之惟順天時行而已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于地而曰附于地者剝五陰五坤地氣多
而山特附于地耳言崩頽而下附也上以厚下
安宅者上指一陽下指五陰宅艮象上九曰廬
義同卦言下剝上傳言上厚下厚下者牀不見
剝也安宅者物不失居也此治剝之道也

周易揆

卷四 剝

二

賜餘堂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
也

牀身所藉以安者剝足而辯以及于膚身其危
哉否曰不利君子貞此曰蔑貞甚之也貞謂上
九一陽貞在上而象曰以滅下者蔑乃自滅無
與于上也

蘇解曰小人之于正也必蔑絕无餘而后凶若
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六四剝牀以
膚雖欲懷之而不可得故直曰凶

六二剝牀以辨茂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身足分辨之處易以陰陽相應爲有與二與五敵應无與未有云者言至三則應也使其有與則體猶爲觀蓋傷有與之不早而僅能存一陽也

按初陰爲姤二陰爲遯而兩戒以茂貞者言至于茂貞則必凶也即履霜堅冰之意六四則茂貞矣不言茂貞而直言凶者貞終不可得而茂也

周易揆

卷之四

三

剝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之往也往而應上九也上下謂二四剝之六三其復之六四乎復六四不許其吉獨以无咎許剝六三者所以開小人補過之門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膚薦席也剝牀及膚災近身矣舊本體膚之膚豈止切近耶四與艮同體故切近于身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

无尤也

五本君位以一陽在上五陰戴之爲主故取上爲王象而以五爲后此變例也魚陰物陰偶上浮遇艮爲手貫魚象艮爲門闕宮象四陰宮人象五領袖四陰上承艮主貫魚以宮人寵之象剝至四凶矣過此非聖人所忍言故特發此義于六五若曰與其剝陽而至于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爲利哉率衆陰承陽視六三以一陰應陽其功尤大故无不利不特无咎而已丘氏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猶微故九三言陽制陰之道畜臣妾吉剝陰已極故六五言陰從陽之道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聖人所以扶陽者至矣

周易揆

卷之四

四

剝

君子之于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釐之善姤之金柅以繫陽也遯之牛草以固陽也否之包羞以比陽也觀之賓王以近陽也剝之貫魚以承陽也總不罪其消陽而引之以

從陽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艮爲果，竅乾爲木，果中有核，核中有仁，含藏无窮，生意艮之碩，卽乾之大也。陽非陰所能盡，剝碩果不食之象，坤爲大輿，五陰承載一陽，得輿象。一陽覆蓋五陰，廬象。若上九變爲柔，則君子剝盡而小人亦无以庇其身，剝廬之象。然則剝牀足，牀辯以及于膚，皆小人自剝耳。小人亦何利之有？故易非獨爲君子謀，亦爲小人謀也。夫上无號象，曰終不可長；剝上剝廬象，曰終不可用；而剝終曰碩果，曰得輿，小人自絕，君子自生扶抑之意嚴矣。

復

震下坤上 互坤

自姤一陰生，陽漸賓于外，今始復來也。姤者，客卒而遇，復者，主還，其舍立卦命名之意微矣。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陽在剝則窮，剛反而復則亨矣。出入者，出乎剝入乎復也。无疾，猶言无碍也。朋，偶象，坤曰得朋是也。五陰翩翩來順，善補剝時之過，故曰无咎。初陽甚微，五陰方盛，懼阻塞而不得亨通，无疾无咎，則一陽動而五陰順之象也。或以出入爲出震入巽，自臨至夬爲朋來，則利有攸往爲贅語矣。反復音覆，剝卦覆而成復，故曰反覆其道。七日來復者，自剝六爻加復初爻，數七不言月，言日日陽也。

周易揲

卷四復

六

陽餘壹

復初一剛止于坤上，爲六爲往，動于坤初爲七，爲來止。如果核之含其仁，動如果仁之有萌芽，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亨也。无疾无咎，亨通之象。剛反言方復之初，剝之一剛窮上反下也。剛長言已復之後，復之一剛自下進上也。復見天地之心者，十月純坤不爲无陽天地

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可見端緒程子謂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是也若三陽發生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地之心

在外回車曰反從反還家曰復不反安得復內

周易

卷之四

七

易餘堂

典曰逆流曰反流曰倒曰旋反義也窮子見父復喻也曰天行曰天道曰天心心者行之宰道之倪也自疏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震陽橫亘關象坤爲衆震爲大塗商旅象一陽位尊后象不衍外不入也不省方內不出也至日至有三義一者陰陽之氣至極二者陰陽之氣始至三者日行南北至

關者人心之幾希旦晝夜氣之交致知曰夢覺關誠意曰人鬼關閑關即退藏于密之意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意起爲過不再起爲復意起即覺覺即泯然是謂不遠復祇適也悔生于動動涵于初无致悔之動也元始也復于意未動之始也是元即乾元即坤元所謂天地之心故曰元吉象言以修身者仁在身中猶仁在果中果中含仁復則根

周易

卷之四

八

易餘堂

榦花葉并茂身中含仁復則視聽言動皆禮中庸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顏子請問克復之目蓋問修身也

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道書云念起是病不續是藥皆復義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止息也美也从人依木勞而息休有美義六二最比于初初陽即仁二在初上而附順之王

註云親仁善鄰復之休也文中子云學莫便乎近其人六二以之或以休爲歇息如重擔息肩

下仁爲種子著地不若前義貼切

胡雲峯曰遯貴遠遠莫遠于上九而九五能比

之故嘉遯遯之美者也復貴不遠初九曰不遠

復而六二能比之故曰休復復之美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水涯也復以近陽爲貴三去初遠如水之頻

也然與初同體故能自惕厲而得无咎所謂震

周易接

卷之四復

九

賜餘堂

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凡卦三四皆可言中益是也六四上下皆有二

陰而處厥中在震大途之上不從其類而獨應

初故曰中行獨復蓋以應初故能復非以應初

爲復也二比而近曰下仁四應而遠曰從道道

路也迷則失路矣上六是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坤終又互坤順之極也土之高者爲敦敦

者附益加厚之意與敦臨意同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皆稱无悔復入德之事敦復成德之事故曰中以自考考成也傳考仲子之宮是也以上五陰皆順所謂无疾无咎如此

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未嘗不附而順之故復爲一陽之長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之長六五則以知臨爲宜泰爲三陽之長六五則帝乙歸妹爲祉大壯爲四陽之長六

周易接

卷之四復

十

賜餘堂

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皆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者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上爲冥昧之位六爲柔暗之資地絕既无下仁之美剛遠則失遷善之幾陰重已有難開之蔽柔終安望改過之勇坤本先迷今居其極迷之甚矣迷復言迷于復也凶字貫下上六卽坤上六龍戰之爻行師之象陽自上升必消羣陰故

終有大敗以其國君下推原得凶之由國坤象
君指初九震爲帝爲復主君象人身中有天君
存焉以剛反爲道者也剛反不反則反君道矣
是以前國君凶也

胡雲峯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
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頤復相反敦无轉易頤則
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
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乾无十坤无一
陰數極于六而七則爲乾之始陽數極于九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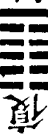
周易揆

卷之四 剛復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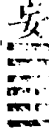
賜餘堂

十則爲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屯
十年乃字頤十年勿用皆互坤

剝  剝復相反之義

雜卦傳曰剝爛也復反也

剝以艮一陽爲主于上是物既爛而剛獨存復
以震一陽爲主于下是氣初反而形未壯剝之
厚下安上一陽也復之閉關養下一陽也
剝全一陽于將危其象顯于外故曰觀象復養
一陽于初動其幾涵于內故曰見心

无妄 

震下

互艮巽

妄

无妄史記作无望凡有期望卽是望人生惟利
害死生易生妄想不耕穫透功利關邑人災透
禍福關勿藥有喜透死生關周公以之盡无妄
之義文王无欣羨畔援孔子无意必固我无望
也不曰誠而曰无妄者无妄卽真无妄之外別
求真真亦妄也故文言曰閑邪存其誠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

周易揆

卷之四 无妄

士

賜餘堂

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祗行矣哉

剛自外來天命也爲主于內人心也人心卽天
命故動何以亨動以正也動何以正動以天也
匪正則非命非命則有眚不利有攸往然所謂
匪正不獨妄也无妄之往亦妄也上九是也內
典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
進无有涯

曰天之命明剛自外來非由外鑠自乾而來象

自天降命也

无妄矣。猶曰：匪正者，卦體下動上健，二陰互艮，異動遇止，健遇不果，非天命之正動。正健，卽安也。青，目病生翳也。以妄爲眞，曰有青，卽內典捏目空花之喻。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雷行，物與非望與也。无心同得，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无妄。聖人體无妄之道，因時而施，因物而付對之育之，何心之有？或以无妄卦名天下。

周易揆

卷百 无妄

主

陽餘堂

雷行，物與爲句，與猶應也。言物物相與，以應雷行也。雷无私震，物无私與，爲无妄之象。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此所謂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也。九爲乾體初，爲動始，无所繫應，直心而往，動與天合。得此心之本體，何不吉之有？象言无妄之往，何以匪正往也？此言无妄之往，得志以天命往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

未富也

此與九五所謂剛中以應大亨以正也。二虛中履正，不耕時而望獲，不菑時而望畲，聽其自然，修身俟命，蓋得位而有无妄之福者也。二爲田震爲稼，爲反生，互巽爲耒耜，木入土上入下動，耕菑象。互艮手穫象，則利有攸往者，二雖中正，然在震行艮止之交，乃眞安關頭，若一有計功之心，卽未必利矣。象曰：未富者，六三互巽爲市，利三倍，此特未入耳。活辭亦危辭，无妄卦中獨

周易揆

卷百 无妄

主

陽餘堂

不取應爲其有所繫也。二之利有攸往，往與五應，五之有喜喜與二應，本皆中正而聖人慮其有所繫著，故曰不菑獲，不菑畲，則利在攸往。六二柔中而虛，欲其空諸所有，故戒其穫畲。九五剛中而實，不欲其實諸所无，故戒以勿藥。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此失位而有无妄之災者也。或繫之，或得之，皆无與于邑人而災不免焉。故曰无妄災，非无妄

所能免有意求免君子不爲故不言內咎

三居坤土爲人位邑人之象惟繫牛行人解者

各有所屬俱无的據似當活說爲安

自疏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慮其不永貞耳九四卽

乾初陽同德相契故曰可貞固有之者恐人致

疑于外來也如久客乍歸雖歸自外實非外人

也貞卽正也固有卽命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

周易揲

卷之四 无妄

五

賜餘堂

試也

疾非有妄而致○自當緣无妄而愈○若有无妄之

藥卽生妄藥之病○疾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

命此之謂也

九五之疾以與二應也然五以中正居尊二亦

以中正應之應而无心于應豈足病哉若以此

爲疾而攻治之是自生妄也易以陽爲陰累曰

疾以陰陽相遇之正爲喜

胡雲峯曰豫六五以柔乘剛貞疾固宜无妄九

五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

而有疾文王羨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珍

厥愠亦不殞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遐文王周

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

災也

此所謂无妄之往也乾體健極與震初不同雖

能无妄不可違時而行行則有眚矣以其窮也

窮之於與亢龍有悔同○肯以行言窮○原位言

周易揲

卷之四 无妄

六

賜餘堂

六爻皆无妄也初曰无妄往吉三曰无妄之災

五曰无妄之疾上曰无妄之眚初爲震主四爲

乾初无妄可知然三五上三爻不免于災疾與

肯者五與二雖中正而有繫應三則以震撰艮

上則健極復行崔子鍾所謂下三爻貴動則居

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

按无妄乃至命之學命天命也任天而動則動

皆无妄震之初九乾之九四是也二五中正而

兩相繫應若耕而求穫疾而用藥卽非任天之

動矣故兩爻皆有戒詞六三无妄之災以免災
動念卽是妄上九无妄之行以健行動念卽是
妄總以天命爲一卦宗旨

大畜

乾上

互兌震

小畜大畜皆畜乾也兩陽不能以相畜故畜陽
者必陰然徒陰則柔弱而不能畜故主畜者必
陽小畜以一陰畜乾主在五
大畜以二陰畜乾
主在上皆剛爲主也謂之小畜大畜者異陰之
微也故小
艮陽之究也故大

周易揲

卷之四 大畜

七

賜餘堂

吳柔而入陽喜其入亦入
艮剛而止陽畏其止
亦止吳之畜陽有繫累牽絆之情
艮之畜陽有
節制裁成之義

畜有三義止也藏也養也健過則蹶故貴止卦
中曰已曰脫輟是也剛躁則露故貴藏多識畜
德是也養則養賢之謂卦中不家食是也總以
止健爲主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在无妄爲天德在大畜爲賢才士惟體乾而

後才德備體乾則其進銳進銳者不可致遠不
歷艱貞其識不深不受屈抑其氣不定天降大
任動心忍性大畜之謂也士大畜而後能大用
人主大畜士而後得大賢

艮爲宮闕互兌爲口令賢人居于闕下不家食
象又兌澤大川象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
健故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向賢
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
天也

周易揲

卷之四 大畜

大

賜餘堂

王註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
夫光輝日新者惟剛健篤實也蘇解以止厲健
以健作止兩相磨而神明見曰輝光剛上而向
賢能止健指上九一爻謂上九以剛德居一卦
之上而嘉尚下之三陽能止其健而不使其過
則大者得其正也能者止健乃剛上之能非二
陰之能也畜之原以用之非終止之故以不家
食爲吉上爲天之兼爻利涉大川以與上合志

也故曰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積氣耳。無處非氣。無處非天。山之虛處皆氣。則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人心至虛。猶山之虛。多識前言往行。使言行見聞。消歸本性。以畜其德。即天之無不該也。書曰弘于天。古德謂心孔如椰子。大如何。讀得許多書。皆此義。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周易揆

卷之四

大畜

九

賜餘堂

乾一也。艮之力大于巽。故下三爻皆因艮之止。輒能自止。曰有厲。曰說輒。曰艱貞。自此三陽並進。有良馬相逐之勢。與上合志而往。不復受陰之畜矣。童牛。積豕。指二陰牯之牙之者。上也。二陰既爲上所制。則艮體將變爲純乾。所以爲元吉。有喜慶也。故上九不復止健。而轉爲何天之衢。大畜者。於是大行矣。舊說謂內卦受畜。外卦能畜。童牛。積豕。指二陽夫。乾爲良馬。坤爲牛。坎爲豕。各有族類。取象不同。以乾爲牛。豕無乃獸。

畜之乎。且九三與上合志。已成攸往之利。豈復

爲二陰所畜。如爲二陰所畜。何以稱元吉。稱有

喜有慶。又何得遽何天之衢耶。蓋艮之二陰能

止健于三陽之初。進必不能止健于三陽之並

升。乾之三爻能受畜于良馬之未閑。必不受畜

于天衢之將上。觀四五爻象辭。止言六四元吉

六五之吉。聖人之意可知矣。竊謂此說無疑。自

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災。謂艮山之阻

九二輿說輒。○象曰輿說輒中无尤也。

周易揆

卷之四

大畜

二

賜餘堂

二與三同爲乾體。輿象輿說輒一也。在小畜爲反目。在大畜則无尤。六三剛過九二剛中。此有知幾之吉。彼有來迫之嫌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爲良馬。亦爲老瘠駁馬。此稱良者。受畜而不躁。故調良也。三互震。下二爻追隨而進。相逐象蓋畜成而道可行矣。猶自以艱而守其止健之正。爲利謂之艱者。以乾健加以震動勢不可止。

而欲止之也曰如字自警之詞其開我與衛乎
惟恐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初之利已者至是
可利往矣夫初之止其行正以成其行此上之
志而今與三合尙何往之不利哉小畜之三曰
反目此三曰合志者小畜三不受畜而四強之
止此三畜而將行而上合之同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孚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九三既與上合志則四五二陰不能與陽爭畜

周易揆

卷之四 大畜

三

賜餘堂

故有牯牛牙豕之象牛屬坤姤初曰羸豕其爲
陰象無疑牯以木桶其角也爾雅豬子爲豮繫
豕之牴曰牙今牙門之牙亦指門前橫木而言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作荷艮爲徑路在上爲天衢畜之大故行之
大所謂不家食涉大川以此

无妄動主在初與上三剛合德動與天一惟其
所動无不祐之天命故曰得志大畜止主在上
與下三剛合德止與天一隨其所止皆四達之

天衢故曰道大行

无妄䷘ 无妄大畜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乾非可止止者適然之時耳无妄不宜有禍有
禍者意外之災耳

李雪園曰八德祇成一乾健乾元必于七德摩
盪過方能純粹精乾非動則性光埋沒故无妄
動而健非震能動健自動也乾非止則至善不
凝故大畜艮止健非艮能止健健自止也

周易揆

卷之四 无妄大畜

三

賜餘堂

頤

震上 五坤

需頤皆有養義需當初生之時若兒之須乳苗之須漑故曰飲食之道其養小頤當畜聚之極其養大孟子云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

頤口車輔之名輔上覆象上九車下承象初九齒森列于中象四陰故以頤名卦頤中有物貴于動而後合今頤中虛而下動故動體皆凶止體皆吉記曰口容止以養廉也

周易

卷之四

三

陽餘堂

凡陰虛不能自養惟陽實乃能自養以養人而卦中止有二陽下陽震不如上陽之止故由頤獨屬上九四爻皆待養焉與豫之由豫同謂二四待養于初爲顛頤非也舊解因聖人養以及萬民遂分所養爲養人屬外三爻自養屬內三爻不知自養養人原一串事豈有自養不知所止而能養賢以及萬民者哉所云養賢以及萬民乃極言自養之大耳自疏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貞吉主艮言頤道以靜止動止則不妄求所以得正而吉一動于欲專爲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卦似離目有觀象能觀乃能自求即孟子於已取之之意初上二爻俱陽但震體動未能自求故皆以求上而凶艮體止故能自求既以自養而天下亦藉以皆養此貴賤大小之辨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周易

卷之四

二四

陽餘堂

觀頤四句一意言觀所養之得失在觀其自養而已喫緊只在自字舊分養人自養非也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此天地之養萬物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此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自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動象慎之節之止象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口銘也可爲此象註

疏

初九合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凡卦主皆稱我上九自謂也爾謂初九龜伏氣不食虛能生靈止觀之象所謂人人有貴于己者此靈明也朵樹木垂朵朵也頤動則下垂初為震主才能動性喜動而四與初應欲因四以求養于上四上同體故也雖有靈陽不知自養而羨上之養是捨靈龜而觀朵頤也故設上九

周易撥

卷之四

三

賜餘堂

告辭以示戒陽本可貴而累于動體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故曰亦不足貴時解以初與四正應謂初欲四捨上觀已則凶字有何著落又謂初告四陰以正不知由頤在上九初為動始曰凶曰不足貴爻象甚明當以前義為是

自疏

王輔嗣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顛頂也四陰皆待養于上九故曰顛頤非顛倒之謂丘空也謂六五由頤不在六五空頤耳丘視顛為下二與五應五雖無養人之德而位在焉二震體安動求養于顛頤違其經矣越六五而上知由頤之利而不顧蔑上之非義故曰征凶行失類者二上非應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上正應與二非應四非比而求上者不同故

周易撥

卷之四

三

賜餘堂

不曰顛頤但三居動極援上失已頤斯拂矣雖正亦凶道大悖者悖于良止之道也

頤三之拂頤猶豫初之鳴豫也小人以上之應已私之為利而皆不免于凶者上皆陽剛非道不悅也豫初曰志窮絕其端也頤三曰十年不用究其終也君子之待小人嚴矣哉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亦顛頤然同體艮故吉艮以一陽高踞山

頂有虎象虎行垂首下視眈從目視近而志遠也四當頤中有飲食之象下視羣動其欲養之意逐逐而獨免于貪昧之咎者上九以艮止輝光施養于同體之四也卦言觀頤此言虎視觀即觀也觀得其正則為四之虎視觀失其正則為初之朶頤矣自疏

一止體也自其清虛无物言象靈龜龜下伏故于初言龜自其剛正有威言象虎視虎上據故于四言虎自疏

周易繫

卷之四

七

賜餘堂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二五皆言拂經者拂其相應之經也然五重互坤順以上九為貞而順以從之吉二言行五言居震行而艮止也失民者不可以犯難故不可涉大川

五獨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不曰頤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以柔乘剛此以柔承剛也六二同拂經而彼

凶此吉者下三爻動皆凶上三爻靜皆吉也居貞吉與征凶相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者由此而成其為頤也以象言人得食則頤動必繫于艮而後動以理言動以求養動而不止則失所以養矣上九艮主故曰由頤貴而无位故厲高而有民故吉為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君臣上下皆得其養故大有慶

周易繫

卷之四

六

賜餘堂

由豫在四已有可疑之迹况由頤在上不以危厲處之其能吉乎然由豫終于勿疑由頤雖厲而吉非周公才德不足以勝此

大過

䷛

互乾

陽生陰殺陽在外足以邪陰陰在外不足以邪陽故頤以二陽邪四陰則為養中孚以四陽邪二陰則飛鳥出今四陽在中資二陰為邪所以失養為澤滅木之象大過陽過乎陰論全卦二五為中論爻位二四為中初二柔亦以不過

者爲美初陰伏于四剛之下故无咎上陰蹇乎四剛之上故凶

溫公曰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故卦中四陽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貴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蘇解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于外爲大過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

周易攷

卷之四 大過

元

陽餘堂

而囚陽于內爲小過過者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陰衰則陽失其資矣卦中四陽棟也初上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不任寄矣棟所以橈也

本末字從木一陽藏于木下根株向暖爲本一陽散于木上枝葉向榮爲末卦象上缺下短爲本末弱上缺則下无所承下短則上无所托故曰棟橈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以二德言

大過四陽過盛必剛而得中內巽外說則可以抑中強之弊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巽而說行者初爲巽主上爲兌主初爲藉上爲輔也攸往卽爻之所謂相與也亨卽爻之所謂棟隆也曰乃亨明不往不亨也與蠱往有事同義大過之時一失不可復救故其時之所係爲甚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滋木反以沒木大過之象君子以獨立不懼如木在水中挺持而不傾欹遯世无悶如水

周易攷

卷之四 大過

元

陽餘堂

過木杪湮沒而不呈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蘇解曰茅賤而不足收也然吾有甚愛之器必以藉之非愛茅也愛吾器也初之于二強弱固相絕矣其存亡不足爲損益然二所以得養安于上者以有初之藉也棄茅而不收則器措諸地棄初而不錄則二親其勞矣故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

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四陽并盛二五居中近陰氣以調其過木在水
中必毀惟楊可生故取枯楊生稊之象夏小正
正月柳稊注發孚也作根非二與初比老夫得
女妻象扶衰于上拯弱于下過而不過故无不
利過以相與者當陽過之時得少陰以相與也
或以二過五與上五過二與初未然

吳曰女妻兌曰老婦者初少而上老也二曰老
夫五曰士夫者二老于初五少于上也又上六

周易揆

卷四

大過

三

賜餘堂

在卦終爲老婦九五在三陽之後爲士夫

九三棟桡凶○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卦詞言棟桡指四陽爻詞專及三四兩爻舉中

樞也兩爻分上下體看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

則上傾三居下卦之上下弱而无助故棟桡凶

不可以有輔者重剛自用不可以上之柔輔之

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
也

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四居上卦之下
下實而不桡故棟隆吉又四與初應正與而說
行者它指三凡非應稱它三與四比故有他吝
之戒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木本生稊雖枯復盛木未生華寧有久理老婦
得其士夫雖可濟亢陽之過不能成生育之功
故曰无咎无譽譽與豫通喜也詩云韓姑燕譽

周易揆

卷四

三

賜餘堂

二言老夫得其女妻此倒言老婦得其士夫者

初六以柔承剛九二爲主上六以柔承剛九五

不能爲主也欲資陰而反爲陰所駕失夫義矣

故醜之○自疏

四陽爻二比初四應初皆利三應上五比上皆

不利者二四與本相與救桡先本也三五與末

相與救于末則无及矣又本屬巽主生氣用事

爲長爲高下漸堅實故利未屬兌主殺氣用事

爲毀折爲附決上漸消落故不利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處窮陰之極三本應而不可有輔五雖比而生何可久棟折榱崩將壓焉過涉滅頂之象是雖所值之凶然剛實尸其咎柔何罪焉此无咎與初无咎同二陰皆非抗陽者自處未有失也而上不幸獨當其凶則以居大過之極也互乾首頂象兌在乾上滅象

頤  頤大過反對之義

周易揲

卷四

頤大過

三

賜餘堂

雜卦傳曰大過顛也又曰頤養正也

此皆指上爻言大過上六處過之極故曰滅頂猶首之向下而顛也頤上九爲頤主故曰由頤以動而知止爲正也頤中互重坤有大離象大過中互重乾有大坎象于以啓坎離之先振上經之終頤震艮合皆男大過巽兌合皆女又以成咸恆之交開下經之始

頤中虛以養生大過內實以送死老子云谷神不死谷神虛也實則神死又云彊梁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故頤四陰極柔而爲養生大過四陽極壯而爲送死

周易揲

卷四

頤大過

三

賜餘堂

坎三三

坎下

五震艮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八純卦獨坎言習者健順動入麗止悅皆美德獨坎爲險陷豈欲人爲險教人習所以處險耳習坎莫若水故坎非水也乃水之所行也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乎水也習卽學之時習

八卦惟坎曰心中一陽外二陰心在身中之象

心卽剛中也剛入險亦能出險四陰如重關層

壘剛中如猛將陷陣聖賢戒慎恐懼動心忍性

周易接

卷之四

三

易餘堂

正在此關孟子曰生于憂患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熟者習也歷得坎險盡便透得離

剛徹

習坎便是有孚惟此有孚之心能出乎險而亨

時解維作維繫未然行有尚者行謂二尚謂五

二互震爲行五既平爲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

時用大矣哉

坎爲流水兌爲止水兌陰靜故止坎陽動故流

流則行行則不盈流而不盈則不失其信原一

串事不盈者不盈溢于崖岸也不失其信卽不

盈之信虞翻謂朝宗于海不失其時水之消息

與月相應是也行不失信卽乾健一脈黃端伯

云靜爲死氣動則生氣流者氣之生而不積者

也故不盈土聚則填木聚則鬱其體重而不能

自流也水者天之初氣形而未形故與澹澹之

周易接

卷之四

三

易餘堂

氣同流乾坤鑿度曰水爲天地信順氣而潮潮

者水氣往來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

維心亨者惟此剛中之心乃亨也蘇解云物之

室我者有盡而是心无已无已則終必勝之是

也往有功者往卽是行坎以能出爲功必往而

後險可出也以上明處險之道下言設險之用

王公設險不特山川城郭若三百禮儀三千律

令皆是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

心刻刻防危斯刻刻葆微此時用所以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火起而上曰作水趨而下曰至常德行學不厭也習教事誨不倦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全卦是習坎故以習坎冠初爻窞坎底也在習坎之下故曰窞失道者出險之道有孚是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陽本大以陷在二陰故曰小○所謂道心惟微也

周易

卷之四

三

賜餘堂

久日在晉獲陷窞不知求出二五震求出險

者凡坎之出皆藉震力如屯之動蒙之亨渙之

馬壯皆是朱子曰雖在陷中畢竟陽會動陷他

不得震爲大塗得此爲出險之路得字與初上

失道相反雖中下坎未出故曰未出中

豫九四五坎曰大有得此九二剛中而僅小得

者豫之剛動乎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得者大

此之剛陷乎坎險之中故求之而所得者小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

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處兩坎之間或來下或往上似亦知習坎者但中爻艮止震木在艮山下象枕險而且枕

有苟安願息之意其能上下通流而出坎乎入于坎窞者入于上坎之下也終无功與往有功

相反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

酒簋二剛柔際也

四已入上體正上下通流之處凡純卦六爻不

周易

卷之四

三

賜餘堂

相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爲義四五兩爻剛柔得

正以相承比明信約結豈顧問哉蘇解云同利

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爲

主五非四无與爲蔽雖樽酒簋二用缶納其所

約結自牖而進至淺渺也而終不相咎者四與

五之際也四五交接上下通流二至此方有功

五因之乃得平坎爲玄水酒象貳副也缶以節

樂言語要結曰約卽行險不失之信牖通明處

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朱子云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祇適也猶言適足也水逆行无歸泛濫滔天及其順下由地中行則安流如掌矣故心莫險于盈德莫妙于平老子云上善若水莊子云平者水停之盛也白虎通水訓準準平也中未大者坎剛猶陷于柔也大有六五而曰大中者柔能統剛也

周易接

卷之四 坎

无

賜餘堂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處坎之極其入于陷也如微纆之係叢棘之寘坎下與父爲繩微纆象艮爲手繫象坎于木爲堅多心叢棘象上坎第三爻三歲象初云失道拯之于始上云失道拯之于終

全卦習坎六爻各異初處坎底從先不知習者九二居下坎之中習而小有得者三在上下之間失位乘陽不能終習而願息者四出下上行

得位承陽剛柔相得其習坎而行有尙者乎五則上下通流不失其信可謂往而有功矣上處坎極終身陷溺不知習者所謂困而不學是也習坎者行哉往哉往哉行哉自疏

丘氏曰坎一陽陷于二陰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陷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四陰爻惟初上在二五兩陽之外爲最凶三則失位乘陽而无攻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

周易接

卷之四 離

无

賜餘堂

離

離上 互巽兌

郝仲輿曰善離莫如火善麗亦莫如火何謂善離生滅不常體无自性空中有火虛乃生明如人形骸外實靈局中空故火一星離爲千炬遇物皆焚人一心離爲萬應隨感皆通虛則能離也謂之善麗者火性虛附物斯顯其質柔麗剛而形故火息于空光傳于薪神潛于寂知寓于物離而能麗明物察倫聖人所以先覺也離而

不能麗飛揚燥擾恆人所以昏迷也

離取別離麗取附麗二義原是相生惟離則其

麗也動而不滯惟麗則其離也虛而不訕莊子

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火所麗也

傳而不知其盡其離也內典火大无生循業發

現循業所麗也无生其離也宗門或撥灰見火

或點燈滅火二則公案正可同參

自疏

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

其形日在天而光著于地故內卦言日火在地

周易揲

卷之四

四二

賜餘堂

而光同于天故外卦言火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先利貞而後言亨者蓋附麗不得其正則附非

所附明非所明何以能亨爻中二麗初五麗上

皆貞也牝牛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坤

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爲牝馬之行地離以二五

附乾而居故爲牝牛之畜養牛順物也牝牛尤

順養順德以消炎上之燥氣故吉也

老子知雄守雌又曰牝常以靜勝牡莊子衆雌

而无雄而又奚卵焉皆畜牝義也

自疏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

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

牝牛吉也

坎陷主中兩剛而言離麗主中兩柔而言一柔

附麗于上下二剛之間錯然成交故曰離者麗

也以上體言有日月麗天成明之象以下體言

有百穀草木麗土化光之象以全體言上下以

明相重五二以正相麗舉天下皆成麗正之化

周易揲

卷之四

四二

賜餘堂

有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之象一剛一柔

以兩相麗原无不順自三四兩剛身突于五二

之交而六五上九以王公之離成正邦之化但

曰麗乎正者五失位也六二則柔麗乎中正矣

傳文緊承加故字是以字故六爻以六二爲主

坎者乾孕坤中離者乾透坤外皆兼天地之義

故坎曰天險地險離曰丽天丽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即日新又日新之謂朱子謂明兩作猶

言水海至作訓起是也或以日月代明爲兩或以日照于晝火照于夜爲兩或以作述重光爲兩俱未然大人謂六五學有緝熙於光明繼明也光被四表照于四方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在下履象錯義有三有差義有文義有麗義初日昧爽才剛妄動差義也離體文明光輝錯落詩云錯衡古幣錯刀文義也初剛二柔承當

周易揆

卷之四 離

四三

賜餘堂

得位相麗錯行如禮與長者行不錯則隨麗義也離者柔麗剛非剛麗柔初剛在下二以爲麗剛承柔下爲敬之敬則免于突焚之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坤六五稱黃裳離二卽坤二故曰黃離以最得坤元之體故曰元吉

坎離二五皆得中然坎予九五離予六二者坎以上出爲功離以內明爲貴也

九三曰日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

曰日曷之離何可久也

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三于二近不相得合四五揆便離兌而爲曷日矣以兌口向終極之爻憂喜失度懼情自洵或歌以圖未盡之歡或嗟而生垂盡之感晝夜不通生死俱罔故何可久者晝必夜生必死日曷雖不可久而可久者自不朽也譬之附薪之火有時灰燼而空中之火傳而不窮夫空中之火則神明不息之火也豈大耋所能限其脩短哉

周易揆

卷之四 離

四四

賜餘堂

莊子德充符云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若說生惡死之心勝或歌或嗟憂樂不同昧于適來適去之道則一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三四皆以剛居離中三與二不相得四與五不相得皆爲不順三方以兌西曷四忽從巽東出突如之象突竈突下體之火如竈突而上也三

之舊火既上于四而不能回四之新火又拒于五而不敢犯上下兩无所容則火止于四而已焚如之象互兌則火以澤熄互巽則燼以風颺死如棄如之象

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于人而能害人小有才之殺身秦暴政滅世似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麗兩剛之間四剛而逼于五有疾疾之益

周易

卷之四

五

賜餘堂

上剛而威于五為禦侮之助象所稱重明以繼明照于四方者離目兌澤涕象二至五肖坎為水沱象五為心位坎為加憂兌為口戚嗟象居君位而能憂非若九三之以生死為憂也故吉離王公者王與公相麗陰陽相資也五為王上為公六五雖柔而附麗上九之剛所以吉也在坎剛柔際而成出險之功在離王公離而成繼明之盛一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用者六五用上九也陰陽相配為嘉兵猶火也離為甲冑戈兵上在卦外出征之象折首指九四獲匪其醜殲魁而宥脅也上九居離之極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故无咎以正邦者四剛皆二柔所麗而中爻互巽風見火則揚互兌毀見火為燬皆失其所麗故惟初上是麗征言正正三四互體之不正也正邦而天下化成矣六爻皆以柔順為正二黃離初敬五戚上獲匪其醜皆能伏其炎上之性者惟三處下離之盡似日過中四處上離之交如火驟烈故皆凶按內卦以一柔麗二剛而初剛可麗三剛不可麗初如旭日三則日昃也外卦以一柔麗二剛而四剛不可麗上剛可麗四如火烈上則火遠也

坎三三離坎離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離上而坎下也

乾坤者陰陽之祖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

周易

卷之四

五

賜餘堂

北于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于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一陽生焉卽乾也日之中一陰生焉卽坤也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其在于人坎陽中實人之精也精藏于中猶水積于淵也離陰中虛人之神也神寓于心猶火明于空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故坎離聖人之心學也

周易探

卷之四 坎離

四七

陽餘堂

陽不可有陷陷于陰則爲坎容爲微纒爲叢棘故以出險爲貴離不可无麗不麗于正則爲錯履爲焚棄故以受陽爲吉坎之行有尙法天行之健也得父氣也離畜牝牛法資生之順也得母氣也所謂各從其朔也坎水下陷故下卦多凶離火上炎故上卦多凶坎之剛中二不如五離之柔中五不及二習坎在二水合流之衝故六三最險繼照在二火相傳之際故九四最凶坎爲法律故上六有微纒之係離爲戈兵故上九有折首之征

丘氏曰離一陰麗二陽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離之性上上離則炎上太過故下離爲安以二得位五不得位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四陽爻惟三四在二五兩陰之內爲最凶初明在下敬而无咎上剛在外征而正邦

周易探

卷之四 坎離

四八

陽餘堂

周易揆卷之五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下經

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恆。山澤通氣也。位欲分故天地分爲二卦。氣欲合故山澤合爲一卦。

易六爻皆應者卦八。泰否咸恆損益既未濟也。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相應。恆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

周易揆

卷五

陽餘堂

居下篇。而二少之應尤至。故爲下篇之首。

李氏曰。易卦皆合兩體爲一。貴乎陰陽相等。然以巽遇艮。陰老陽少。則爲蠱。以兌遇震。陽老陰少。則爲歸妹。惟咸二少相配。恆二長相匹。陰陽之氣等而无差。故以爲下經之首。

咸

艮下

互巽乾

咸亨利貞取女吉

胡雲峯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恆形化之始。故曰亨而不言元。然咸亨不以正徒

爲人欲之感。恆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故皆以利貞戒之。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于感者。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惟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柔

周易揆

卷五

陽餘堂

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之感也。止而說。男下女。人物之感也。乾之氣感乎坤。坤應之而成兌。是坤與乾也。坤之氣感乎乾。乾應之而成艮。是乾與坤也。故恆卦亦曰上下相與。此感之所以亨也。人心之悅。易失其正。以止行悅。則情不流。所以利貞也。以男下女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所以吉也。天地聖人廣明感之義。寂然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悅歸于止。卽性其情。是爲天地萬物之情。

不如是則妄感客感而已矣

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山澤亦具男女象焉柔上剛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兩儀又自爲夫婦矣

卦體有和平象澤卑而在上山高而在下乾陽極而亢兌以悅之坤陰極則流艮以止之情之中節曰和陰陽適均曰平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形實而氣虛空竅處一氣通徹故曰竅于

周易

卷之五

三

賜餘堂

山川君子以不自有其高爲虛體以无所不悅消流皆吾潤澤爲受量內典有人我山高貢高我慢之戒蓋言虛也

一切不受而後能虛虛而後能受也一切不感而後能无心无心而後能感也六爻中一言思二言志思何可廢而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外而隨人而末則非虛虛卽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思慮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卦體有人身象上偶畫爲口中三奇畫爲腹背下二偶畫爲足拇足大指也腓足肚也股髀也脛本也脰背肉也在心上而相背一曰心上口下輔口輔也在內曰輔在外曰頰自下而上以爲六爻之序陸佃云脰卽喉中梅核不言而亦若能作聲者故次輔頰舌之下若背肉則良背之學豈直无悔哉

蘇傳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于身乎身忘而後神存足不忘履則履之爲累也

周易

卷之五

四

賜餘堂

甚于桎梏腰不忘帶則帶之爲累也甚于縲紲人之所以終日躡屨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麓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麓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于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據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爲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據而不能提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爲爻也左其爲卦也見其咸而

不見其所以感，猶其爲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感，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

卦以相與成感，爻以相感爲繫。蓋咸以虛爲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爲極，則而自，咸拇以上則皆窒之也。

拇最下初之象，初六止體而與四應，咸其拇之象，艮其趾未失止之正，咸其拇已撓止之體矣。

周易

卷五

五

賜餘堂

以在咸初所感最微，故雖志在外而无凶。

胡雲峯曰：咸恆初爻皆淺也。咸拇感未深而艮性能止，故不言凶。恆初未可求深而與性善入，故雖貞亦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腓，次拇上二之象。應說互與，情悅性入，不待感而動。故凶居則守其艮止爲艮，其腓故吉。順不害者，物來順應感而遂通，靜固靜動亦靜，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何害之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次腓上三之象，互與爲股，艮爲手，執象三爲艮，主以互乾之健，上應悅主，隨二與初而動，如股隨足而動也。亦不處，承二而言處，卽居吉之居，志在隨人所執，僕妾之役耳。故曰：所執下三爲艮，主似有把捉執持之意，然志在隨人所執，特其下耳，進而上其惟執環中以應，无窮乎。

疏自

周易

卷五

六

賜餘堂

胡雲峯曰：艮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

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腓而動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四當心位，正止悅之介，與初爲來往之爻，非能貞者，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貞則感无不通，若憧憧往來失止主而得與，朋思緣其類，豈能无所不通乎。惟復于未感之先則貞矣，貞則光大矣。曰未感害者，未涉于感之害也。

貞者无心之正體也大學正心章云不得其正
正卽貞也內典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憧憧
往來內典攀緣妄想是也心體不正則覺性皆
發而爲思因事念馬因馬念蓋各以其類相從
而至心體失矣欲吉而悔亡得乎
楊誠齋曰四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者貴其廢
心任思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
化而成光大之盛德乎廢思任感則貞吉而悔
亡矣

周易

卷五

七

賜餘堂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蘇解曰拇之動腓之行股之隨心之憧憧往來
皆有爲之病也懲其病而舉不爲者以藥爲之
病也五之所在脢也脢者體之不動而无事者
也畏其有事之勞而咸于无事求无悔而已志
已畢矣
五處巽外巽不爲入咸脢之象然五二正應二
言順不害五必于不入抑末矣不操其本而持
其末流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心
有體自有用无體之用并用亦非朋從之謂也
无用之體并體亦非咸脢之謂也禪語惺惺寂
寂是散亂惺惺非寂寂惺惺是无記寂寂非正
此義白疏

唐元竑曰大學釋正心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
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如是而已不言何者爲
心何者爲正也咸之四但言貞不言如何爲貞
也五言脢而不言心其艮背之學乎然憧憧固

周易

卷五

八

賜餘堂

未光而咸脢亦志末則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者總不繫此也歷數其非而不一指其
是豈心固不可言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胡雲峯曰拇腓股動于下輔頰舌動于上咸宜
靜不宜動況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况无實乎
艮象輔咸象輔頰舌咸極于說艮終于止
人身感應不動而爲行則動而爲言拇腓股所
以行也輔頰舌所以言也脢則不能動者也而

主之者惟心心虛則拇腓股肱輔頰舌節節皆
靈心實則拇腓股肱輔頰舌節節皆妄此咸卦
之全旨也 自疏

恆

震上

互乾兌

二氣相與萬古常然是卽咸卽恆風雷竝發不
分先後又剛柔皆應皆者咸也是卽恆卽咸又
咸爲无心之感有心係應非咸矣恆爲變易之
恆執而不變非恆矣故以卦德言咸恆皆吉以
爻位言咸恆多凶

周易揲

卷五

九

賜餘堂

又咸男居女下撰異而牽女多不得其所止恆
夫處婦外撰兌而說婦每不善其所動咸撰異
自二始恆撰兌自五始故二爻皆凶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恆而亨則无咎以其貞也貞者不易之道卽變
易之道故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異而動剛柔
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
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

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
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剛上柔下分之常分乾與坤爲雷分坤與乾爲
風雷動風散氣之常男動于外女順于內人理
之常剛以應柔柔以應剛交感之常四者不易
之道恆也終則有始此變易之道正所以恆也
日月順天行而无停晷四時變化而无停機變
易者乃所以爲不易聖人久道化成千變萬化
而不易其貞此天地萬物之所恆也所字當阮

周易揲

卷五

十

賜餘堂

亨通也變則通卽利往也利貞貞固也不易也
久于其道道兼變易不易言聖人恐人以執爲
久故曰久于其道明非久于其久乃久于其道
也久于其道始得爲恆又恐人不知道之所在
故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
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不能恆久者
以終而不能始也終而不能始則自終而止非
恆久不已者矣安能攸往惟終則有始如環无
端則往无不利而後謂之恆所謂終則有始者

就本卦言震陰終于上有與陰以始之與陽終于三有震陽以始之合咸恆二卦言坤陰終于兌與一陰以始之乾陽終于艮震一陽以始之就六十四卦言剝之上陽終矣復之初陽則終而又始也夬之上陰終矣姤之初陰則終而又始也咸曰化生艮兌陰陽之少氣也恆曰化成震巽陰陽之壯氣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周易

卷五

土

賜餘堂

雷屬震震居東風屬巽巽居東南有一定之方驚蟄至而雷聲發霜降落而涼風作有一定之候雷動而出風巽而入有一定之德故風雷至動而未始動也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君子體之雖醇醑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不可易之體即所恆也時變而所恆不變也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舊解以內卦言婦道外卦言夫道此泥內巽爲

婦外震爲夫耳不知夫婦乃巽震之象非巽震即夫婦也如咸六爻即人身以明感應亦非內止言少男外悅爲少女也蓋咸恆乃天地萬物之情聖人但借男女之交以象咸男女之位以象恆耳而必以某爻爲婦某爻爲夫固哉自疏初四應與之始四以與兌失動應初之意異乎常矣而初以巽性務入有不當必求之有不入必深之浚恆之象初四正應所求非不正也驟而求深彼此不合故无攸利初之深與二之中

周易

卷五

土

賜餘堂

反對質生之痛哭京房之考功劉蕡之直言似之自疏

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恆上居震極以震動爲恆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象詞加始字上字甚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可久之道中焉止矣久于中即久于道也九二失位故悔得中故悔亡程傳云中重于正是也久而不中者初與四也不久不中者九三也執

中无權者九五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過剛不中巽究爲躁卦而又雜撰兌悅之始既不能安處于巽又不能仰承于震意无所定不恆其德之象雖以九居三不可謂不貞而无救其爲吝也三在諸爻中獨以不恆間之故无所容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周易揲

卷之五 恆

三

賜餘堂

四才與二同而中不中之位異乃知恆而不知道者久非其位即久非其道矣震爲大塗田象巽爲雞禽象應爻深入本不相得田无禽之象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位與二同而柔中與剛中異爲婦人之恆乾道變化而能恆地道順承而不能變也尾生之信申生之孝伯姬之守禮似之

婦人以從一爲德一久而已夫子制義隨時化

裁始久于道貞于從婦則久非其道矣二雖剛巽婦也五雖柔震夫也震主動制義今互兌從二失夫道矣故凶以五柔下二剛他卦皆吉而此獨凶者恆以剛夫婦之分也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正終則復始之時乃震動之極以振爲恆不知安靜而喜變易彼以求功也烏知大无功乎王安石之新法似之振奮也與震通史五帝紀振驚朕衆是也

周易揲

卷之五 恆

古

賜餘堂

李卓吾曰卦中四以失位无禽三得位矣而巽極則躁雖正亦吝則不專以得位爲恆也二久中悔亡五亦得中而不能制義雖正亦凶是又不專以得中爲恆也巽入宜深也初即求深雖正亦凶是巽不專以入爲恆也震山宜動也上震極過動反大无功是震又不專以動爲恆也浚不呼振不可不恆不可不恆爲恆亦不可求得不呼无得亦不可然則將何如久于其道而已二之久中是也

丘氏曰恆中道也六爻无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體取中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中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恆四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過乎中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恆上振恆也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似知恆之義者而五以柔中爲恆不能制義但爲婦人之吉二以剛中爲恆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道故特言悔亡而已恆之道豈易言哉

周易揲

卷之五

咸恆

五

賜餘堂

咸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遯

艮下 乾上 互巽乾

二陰浸長于內四陽漸遯于外三爻一變爲否
天氣從此遠遯于上不與地交皆遯象也內艮
爲門闕外乾爲君子互巽爲進退互乾爲健行
君子出門而行決于進退无復係戀故以稱遯
焉遯與臨對臨以君子臨小人遯以君子避小
人臨曰八月有凶遯曰小利貞似以剛浸爲有
凶柔浸爲小利聖人之意深矣

遯字从豚从走豕見人則逸去羊見人則觸來

周易揲

卷五 遯

七

賜餘堂

故遯取豚以象退大壯取羊以象進也下卦三
爻艮止也有執畱之象故爲勿往爲執用草爲
係畜上卦三爻乾行也有引決之象故爲好遯
爲嘉遯爲肥遯

遯亨小利貞

遯亨爲君子言小利貞爲小人言君子以遯而
亨小人以靜正爲利

大壯利貞遯小利貞陽貞則君子自能勝小人
陰貞則小人不至凌君子皆所以扶陽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
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亨以遯而亨也五剛當中正之位二柔在方
應之時乃當其方應而先行非待其不應而後
行遯與時行故亨也過此則否矣欲遯得乎小
利貞者二以爻言則浸而長以卦言則止體之
中以止爲正于大无浸亨固在剛大利亦歸于
柔小小利貞之象遯之時在小人下而能止之
先不在小人上而難止之後遯之義原與小人

周易揲

卷五 遯

八

賜餘堂

相應而去非與小人相失而去其時義所關甚
大故彖詞深贊之
非剛不能遯非剛當位而應不能相時觀變以
爲遯是時二陰雖長然長以浸止體未浸而剝
陽柔小之利在貞故遯惟浸長之時爲宜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
中庸遯世不見知而无悶以不見知名爲遯非
逃世也然則二陰浸長時君子蓋有神遯而形
不與俱者矣夫仰而視山若在天際及登其巔

而後知山與天相去若是遠也。君子遠小人，人或見爲未嘗遠矣，不知其中之嚴也。天有時，在中山中能攀而及之乎？又卦當六月，陰氣雖長，猶伏于內，陽氣自地極天凜，不可犯，盛不至剝，衰不至戰，亦不惡而嚴之象。

易筮曰：君子之于小人，豈欲近而與之鬪哉？惟遠而與之遯耳。辭令之交卑而不親，笑貌之接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遜而不利，言論之辯和而不黨，所謂不惡而嚴也，皆遯也。

周易揲

卷五

九

賜餘堂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凡卦以上爲首，下爲尾，初非遯也，爲四剛之尾，如人行而尾其後，遯尾之象曰：厲者，爲陽危之也，勿用有攸往，止之之辭。三爲艮主，以畜臣妾之義止之，而勿用攸往，則不至爲災矣。程傳謂初乃居下位，隱亂世而不去者，然象辭明言浸長，小利貞當以前義爲合。

遯四陽在前，二陰偶開在後，尾象大壯四陽在

後，二陰偶開在前，角象故遯二曰牛而初曰尾，大壯五曰羊而上曰角，羊性躁而角觸于壯，无利故五欲喪羊上戒觸藩，牛性遲而尾柔于遯，无利故初戒尾厲，二欲用草。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此正象所謂小利貞者，二五正應，既用順道以應五，又用中道以順五，順爲牛，中爲黃牛，艮手爲執，互巽爲繩，執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之象。

周易揲

卷五

十

賜餘堂

其執畱君子，欲固其志如此，而五卒不可固所以爲嚴。

剝卦陰剝陽矣，而取宮人之寵以順上，遯卦陰驅陽矣，而取黃牛之革以畱賢，皆扶陽抑陰之意。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爲剛止之主，雜乾欲上行而遯下比于同體之二陰，又雜巽不果，係遯之象，所以有纏綿之

疾而危厲也畜止也與剝順而止之同三爲艮主二陰受止艮爲闕寺臣妾之象又初艮男下畫爲臣二互與下畫爲妾畜而止之亦可獲吉然所得者臣僕之恭妾婦之順耳柔小既不利遠止體又屬无爲豈能大有所事使四陽同受其利哉不可大事與家小利貞相應

馮氏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爲二陰所拘係而不得脫將爲陰柔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畜臣妾

周易揆

卷五

三

賜餘堂

柔而服之使二陰止于內而不往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其爲君子慮周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與初爲正應是有情好者也有情好而遯以義制欲而必去之象九剛可爲君子四柔亦能爲小人故設小人之戒一云好遯卽詩惠而好我之好四三同德見三之係招之而遯故曰好

然于君子則亨而吉矣三去而變小人不爲否乎以九四乾體又互乾不若三之有係故不主戒義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此象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非正應而相昵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五二本是嘉耦五居乾之中見幾明決二雖執牛而能以遯爲正不爲所固正得遯之時義而亨者故曰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周易揆

卷五

三

賜餘堂

陽比陰則係遠陰則肥上處外極无應于內心无疑戀浩然自得不俟戰勝而肥正疾憊之反不惟與三剛爲一體而有君子之吉亦未嘗不與二柔爲一體而无疾厲之憂故曰肥遯无不利

遯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遠之而无所疑也

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爲嘉耦而遯者子房也超然物外肥

而无憂者四皓也

丘氏曰六二正遯之所以爲遯者遯貴速而遠四剛爻三與二最近四遠二而應初五得中而應二皆有累于陰者惟上遠而无應故曰肥遯无不利

大壯

乾下

互乾兌

大壯利貞

六畫卦以初二爲少三四爲壯五上爲究此卦陽長至四氣升而動于外故謂之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復臨泰皆言亨大壯不待言也天地之道浸故陽以漸而壯是之謂正非時而壯則不得謂之正矣

周易繫

卷之五 大壯

三

賜餘堂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大者壯也以四剛爻言剛以動故壯以兩體言大者正也釋利貞壯屬氣正屬理理氣合一卽正卽大孟子謂直養无害塞乎天地本此一陽來復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四陽上

升動已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以天地之情治天下故雖決小人而无傾危之動

剛者壯之德也動者壯之時也時動而動之謂貞待時而動二之中也時至而動四之往也先時而動則初之壯趾三之用罔矣白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雷早發則暴遲則鬱大壯二月驚蟄雷乃發聲此動之正也禮者天理之正乾象震爲足履象雷出地奮何等迅決君子以克己復禮何壯如

周易繫

卷之五 大壯

四

賜餘堂

之老子曰自勝者強

遯嚴于外小人不能干大壯嚴于内物欲不能侵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陽剛中實本爲有孚但初本潛而勿用又在四陽之下去陰尚遠遽進而壯于趾故征凶

象曰其孚窮即豫初志窮凶之義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四皆以陽居陰爲貞二壯而得中故吉四剛

不中故必貞吉而後悔亡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三與六應而重剛不中先四而動失其貞矣小
人謂上六君子謂九三上六陰柔而能用壯者

由九三之用罔激之也蓋九三自恃全乾足以
勝窮陰蔑視而輕觸之不知困獸猶鬪藩籬之
在其前也雖正必危爲羝羊觸藩羸角之象互
兌爲羊牡羊曰羝陽象羸與繫通角被羸而藩

周易揲

卷之五 大壯

三五

易餘堂

終不決是謂君子用罔論語學而不思則罔少
儀衣服不知其名曰罔言其冥行不罔于事幾
也古註作无或作羅罔之罔俱未合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
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當剛動之爻所謂大者之壯大者之正故
貞吉悔亡陰者陽之藩也震行而藩自決兌者
震之角也不觸而角何羸大輿謂乾震木爲輹
乾以震行何往不利積四陽而後尚往則乾爻

未盡其可往乎正與征凶相應

胡雲峯曰咸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故有憧
憧往來之戒此亦以陽居陰而不極其剛故有
藩決不羸之喜大畜九二在三陽之中爲六五
所止故輿說輹此九四在三陽之上六五不能
止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不中不正而謂之貞者貞者常也不能達
變豈可爲常恆言利貞而爻之貞者多不利大
壯言利貞而爻之利者實非貞貞固難言哉

周易揲

卷之五 大壯

三六

易餘堂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兌羊之終五位本剛能觸之羊以柔居之
喪其羊矣易變易也象所謂不當位也初九九
三以陽居陽而曰凶曰厲當位也六五以陰居
陽而曰无悔不當位也當位者不易不當位者
易也易无當位惟其時而已

壯喪羊與旅喪牛皆易位也羊狠物壯五本陽
變陰而喪其狠故无悔牛順物旅六本陰變陽
而喪其順故凶

一云六五順陽而不觸是喪羊而從平易之道
柔之處不當位者宜如是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羝羊觸藩承九三而言上之壯已極故不能退
六之質本柔故不能遂三角固被羸上藩亦終
壞彼此兩傷故无攸利未詳者未詳審于進退
吉凶之幾也知難而審處則吉而咎不長矣卦
窮則變此爻與臨六三爻辭相同臨六三變則

周易撰

卷之五 遯大壯

七

賜餘堂

爲泰此上六變則爲大有也

丘氏曰九四乃壯之所以爲壯者壯貴進不暴
下三剛爻當隨四而壯不利自往故初征凶三
羸角二以中故貞吉若上二爻五柔得中故能
受羊之壯而无悔上柔用壯與羊爭故有不能
退不能遂之戒王輔嗣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
其壯者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

遯䷠ 遯大壯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皆王陽書言壯不可用憂其盛也遯不宜進防
其衰也

大壯剛處于內用以遠非禮遯剛處于外用以
遠小人遯反則壯故戒小以利貞壯反則遯故
戒大以利貞止而健小人不能係健以動非禮
不能勝以天自處者嚴于遠小人小人不出其
函蓋以天自強者不急于攻小人小人自居于
必負積陰之漸其勢必剝故遯貴于先幾積健
之極始可成夫故壯貴于時動震于乾上爲大

周易撰

卷之五 遯大壯

二八

賜餘堂

壯以天行事震于乾下爲无妄以天存心

晉

離上

互艮坎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屯豫言侯以震晉言侯以坤坤有土有民厚下安宅安民之象民功曰康坤爲衆爲牝馬又互坎馬蕃庶之象大明中天爲晝日艮手從中下接三陰爲三接明出地上此以明出地言進順而麗乎大明言下之進柔進而上行言上之進

周易

卷之五

元

賜餘堂

上不曰明而曰柔者五不自有其明更不自有其大如舜之溫恭而文明文之徽柔而照臨是也五以柔進虛中下賢之主自逮乎下三以順麗康民安國之侯自獲乎上所以蕃錫晝接如此之盛也

用王用也謂諸侯貢馬于王非是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胡雲峰曰雜配卦十有六最美者晉大有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

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明莫如日君子以之

自昭自昭明德者從形透性從坤徹乾至陰翳

掃靜天明普照方滿自昭分量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

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下三爻皆順而麗乎大明者初與四應四爲施

鼠互艮于上初義不苟合以至見摧可謂獨行

其正矣以正而進終有可進之時故曰貞吉罔

孚與衆允反初當始進其順未孚又在下位未

周易

卷之五

三

賜餘堂

蒙蕃錫之命此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上下未交故四得而阻之若寬裕以需可以无咎坤體含弘裕象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柔順中正當晉而愁以九四間之而疑五之

不應也我守我正雖四豈能終閉蕃錫三接之

大福非二其誰受哉坤爲母二本坤離中亦坤

以二事五是母之母王母之象

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有摧有愁。皆是好事。故初二皆曰貞吉。

六三象允悔亡。○象曰象允之志上行也。

坤象象允信也。初罔孚未允也。二愁如猶恐未允也。三不中宜有悔而坤順之極近乎離。明衆皆信之同下二陰上進衆允悔亡之象。上行卽柔進而上行志上行謂衆志皆在五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離下坤上艮伏其中下據三柔之上則雜艮而

周易

卷之五

三

賜餘堂

見上近大明之五又雜坎而隱非能以晝進者夜行晝伏鼫鼠之象阻下傷順掩上傷明是貞于厲者故曰位不當。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此象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三悔亡以衆允也五悔亡以虛中而明无不孚也互坎加憂有恤象三陰順麗五所欲得四剛竊據而阻其進是失所欲得也然不必憂也上有明主羣情效順由

此而往以明伐罪則鼫鼠伏辜以明賞功則康侯承寵吉无不利故曰往有慶也。

當進之時易有患失患得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謂當去其計功謀利之心是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九以陽居離上離爲牝牛上有角象晉其角者

以是爲晉也離爲戈兵用伐之象四五同體爲

周易

卷之五

三

賜餘堂

私邑四在地上據于晉中有邑象投近明之鼠其事危寬明君之恤其義吉善補剛進之過无咎若貞守而不用伐吝蓋上大明下順麗而容一鼫鼠之四隱伏貪據于中于晉道爲未光故必用伐邑。

五雖明而柔恐其德威不足以肅天下故終以用師離上征下四之突晉上伐下四之鼠離上明能及遠故曰出征曰正邦晉上應坤明不遠故曰伐曰邑。

明夷 ䷣

坤上

互坎震

下離上坤中互坎震其象如夜半坎方之月漸近震位味爽之候過此則明矣晉明在地上則无所蔽倒而入于地下則明為地蔽蔽則晦晦則傷然明固在也故明可晦不可息

晉大明之主在上坤在下以下麗上其事順故言順言麗明夷文明之主在二坤在上以上晦下其事艱故言艱言貞晉雜坎在上從二視之則愁從五視之已出坎上故勿恤明夷雜坎在下從二視之為大難從五視之為內難故利艱貞

周易繫

卷之五

明夷

三

賜餘堂

明夷利艱貞

此卦上六為明夷之主下五爻皆其所傷者利艱貞者明即貞艱則晦也明隨時為顯晦上有暗主不能直行其正多方韜晦宛轉曲全故曰艱此通全卦言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止其志箕

子以之

文王得明夷全卦之義箕子得六五一爻之義以全卦言內離外坤二為內卦之主互坎在外故曰蒙以六五一爻言體陽居陰是自晦其明也互坎在內故曰內難坎為刑獄故二難皆以幽囚言之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同室故曰內二聖所處雖不同所以事暗君者均為盡善故夫子兩言之以發明夷之義利艱貞晦其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內明外順即晦其明之意非專以艱貞屬箕子也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

周易繫

卷之五

明夷

三

賜餘堂

明夷六爻其傷有遠近淺深之不同其貞亦不同然利于艱則一六五乃地位之最艱者為初之飛不可為二之拯不可為三之狩不可為四之出不可為夫子舉以釋艱貞之義著其甚也非謂初二諸爻遂不艱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象言晦其明藏明于晦也象言晦而明生明于

晦也。莅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

明入地中。天之用晦也。若陽明无伏候。則萬物之生意焦矣。故聖王位北居陰以治陽。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下三爻皆言文王艱貞之事。史記西伯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益

周易

卷五

明夷

三

賜餘堂

往歸之。此爻正其事也。離爲飛鳥。鳥飛舒翼而行。今初陽垂翼受傷。淺而見幾。早故去之。速互坎有飲食。象離中虛爲大腹。空腹不食之象。三日不食者。暗昧在上。陽有明德。耻食其祿也。二爲離主。曰。主人有言。似文王喜其歸而以善養慰藉之者。

胡雲峯曰。君子去就之義。皆于其初占之。賁之初。不可乘而不乘。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皆義也。卦皆下離。決去就之義。于早者非明不能。

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閼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此爻正其事也。初爲足二居足上爲股。互坎

周易

卷五

明夷

三

賜餘堂

坎主左方左股之象。傷及于股。害于行矣。馬壯則行速。用拯馬壯。四友似之。

雜坎則陷。雜震則起。震爲鼻足。作足之馬。馬順而健。故能拯。

以柔居中爲順。以則詩云。順帝之則是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史記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

決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
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
皆慙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
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
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
何能為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此交正其事
也離為戈兵于方為南周興自南始也冬獵曰
狩互坎為冬之火由申南狩西伯自得征伐凡
助惡害民之國皆聲罪討之若田獵之獲禽所
周易接

周易接

卷之五

明夷

三

賜餘堂

譖毀幽囚可以出地此文王之明夷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
于左腹獲心意也
離坤異體為異姓之臣故曰翼曰股四五與上
同體為同姓之臣故曰腹心坤為腹入于左腹
自離入坤也初二三皆明在暗外四則入暗中
矣坤偶門象互震動為出為大塗于出門庭謂
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
門庭者微子之行遜也
周易接

周易接

卷之五

明夷

三

賜餘堂

入于左腹○晦其明也能入左腹所以能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

此箕子之明夷也佯狂以避至晦矣人但見其
晦而不知其明不息蓋不可息也

象言箕子四爻先言微子者何商書箕子告微
子云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蓋彼此去留觀而相
商而佯狂之心尤苦凡箕子所謂極難耳聖人

欲借行遜以發明箕子艱貞之義非以微箕竝論也自疏

六五本君位而以箕子當之猶坤六五之言黃裳也故暗主當屬上六

上六不晦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下五爻明而見傷者故皆標以明夷上晦而不明者故不曰明夷而曰不晦晦初至三震起而將出于東初登于天之象後至上晦極而將墮

周易繫

卷之五 晉明夷

元

賜餘堂

于西後入于地之象

六二以順則故能全明而免悔文王之光四方顯西土也上六以失則故至自墜而喪邦紂之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也止敬臣則也仁君則也一順一失而商周之興亡判矣

晉明夷反對之義

離卦傳曰晉書也明夷誅也○誅即傷義

上經乾主坎用下經坤主離用晉明夷坤離合也晉為晝明夷為夜日有出入明无加損人心

之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昭德用晦顯微无間自昭泄眾體用一原

明夷以用晦為明晉以去蔽為明去蔽是自明工夫用晦是泄眾學問泄眾者用明于晦愈晦則愈明也自明者責明于自自明則天下皆明也

周易繫

卷之五 晉明夷

四

賜餘堂

周易繫卷之五

修

周易揆卷之六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家人 ䷤

離下 巽上

互坎離

家人利女貞

家人以女爲與主長女中女以柔居柔各得其正又長幼上下不乖其序皆貞義也易中六爻陰陽得正者惟既濟然陰居六在上在外非婦所宜惟此卦二四俱正爲陰得位爲女貞

胡雲峰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

周易揆

卷六 家人

賜餘堂

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強而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也二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內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正家之效觀乎女正家之道責乎男象傳承卦

詞先言女正位乎內而緊接以男正位乎外

未有男不正位于外而能使女獨正位于內者

也文王歸德于后妃故獨曰利女貞夫子歸德

于文王故曰男正位乎外而又推本于父母之

嚴蓋今日之夫婦他日之父母也今日之男女

他日之嚴君也今日男女之位既正即他日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一家之位无不出

于正一正家而天下定矣然則男女豈細事哉

嚴與正无二義正即所以爲嚴也舍正爲嚴則

周易揆

卷六 家人

賜餘堂

嗃嗃矣母亦稱嚴君者母不嚴家之靈也漬上

下之分庶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嫂惟薄之儀

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並嚴內外齊肅

而家道正正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正女

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邵子經世云火爲風風者火氣之所化京房曰

火生于木木者火之父也風還出于火火者風

之母也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吳幼清

曰屋下有火炊爨則屋上有風自突而出凡有外風自內火而出者是其家人居之也故卦名家人

齊乎巽故曰齊家巽爲風故曰門風家風又曰閨門風化之本言有物行有恆風之自也言爲空響有物則實而不虛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家之始雜坎在前初閑其下如水有防閑二以明乎內閑四以巽乎外悔是以亡凡教在初

周易

卷之六 家人

三

賜餘堂

而法在始家漬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此卦上下二爻以卦之初終取義二三四五各以剛乘柔整齊若家人二三在下之家也三夫二婦四五在上之家也五主四后不取遠應爲配而取近比者家道尚親也二體離明于代終之義又在水火烹飪之交故制外之事罔敢專

成酒食之餽恪修于已利女貞六二當之矣象言順以巽凡三蒙五事師之道也漸四事君之道也此二事夫之道也

鼎火烹飪于外曰享帝養賢家人火烹飪于內曰在中饋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初持剛正于二四之下象有閑三持剛正于二四之間象有節嗃嗃嚴酷貌三過剛不中故象

周易

卷之六 家人

四

賜餘堂

嗃嗃能悔其酷厲寬嚴相濟則治家之吉道也嘻嘻歎聲周頌噫嘻禮嘻嘻其甚也蓋不堪而歎也如谷風有洗有潰小弁維其忍之又甚于嗃嗃矣終吝正與終吉對看舊以嘻嘻爲嗃嗃之反誤認嘻作嬉笑嘻從口嬉從女韵書可考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二正離四又互離上下相麗而成明應初事不踰閑近三事不陵節順以承五順則和和則富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陽實陰

虛此陰爻稱富者乘承應皆陽合諸陽而有之
異為近市利三倍皆富象也大指九五四有富
家之吉而不敢自有歸之九五故曰大吉皆稱
順而一僅守貞四能致富者四位配五也故象
曰順在位
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
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以此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
也

周易換 卷之六 家人 五 賜餘堂

假即泰假无言之假潛孚嘿化并開與節之迹
而融之矣彖言家有嚴君此言交相愛者至嚴
中真愛流洽不獨二愛五之刑家五愛二之助
順合父子兄弟而无不愛矣坎為加憂五出坎
外故勿恤此卦為文王之卦自太王配太姜至
武王四世女貞而文王獨盛故曰无憂者其惟
文王乎勿恤即无憂也以王季太任為父母以
文王太姒為夫婦以文王武周為父子以武周
為兄弟家之正何如卦中曰正曰嚴曰威曰節

文之肅肅離雖不淫不傷是已關雎好逑焉然
一室而風行于南國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

此家人之要終也刑于寡妻以著于外故曰有
孚九三嗃嗃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
嚴威如之謂嚴君象言反身正發明威如之旨
反身謂何言有物行有恆而已前五爻是家法
未及身教故此爻探本言之

周易換 卷之六 家人 六 賜餘堂

睽 離上 互坎
卦體火上澤下其性相反上互重離多視傷明
又互坎損離坎為心病人心孚則合疑則睽睽
則視為惡人為鬼為寇為天且剝苟下說以從
上上睽以視下則疑亡而為夫為宗為婚媾矣
所以始睽者二女同居也所以終合者睽而且
說也卦睽而象皆合易所以變而不窮也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
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動而上澤動于下纔動便分愈分則愈遠然
即睽本合即合仍睽聖人于原本處見其同不
于睽乖處見其異故睽者无不可合而同也睽
从目離爲目火也从癸互坎水也

火澤相遇則草不相遇則睽婦人以嫁爲行少
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皆睽象也若睽之才未

周易

睽六

七

賜餘堂

有不合者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是下合乎
上也五得中而應乎剛是上合乎下也曰小事
吉者易中稱小皆以柔言兌離二體皆柔而合
睽之主又柔柔則睽者自合蓋以陰小之道主
事則吉非謂不可大事也因極言合睽之義以
見其時其用之大天尊地卑睽矣而合以育物
其事同男女內睽矣而合以成家其志通萬
物散殊睽矣而合以應求其事類是其用事甚
小其功用甚大蓋易无用不行莫不善于睽而

三才之用行易故易莫妙于反對于睽尤見反
對致用之妙

其志通陰陽相應如卦中五與二應三與上應
是也其事類同德相從如卦中四與初應是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澤同受氣于天地而流行異同爲天地生生
之官而職任異君子體之大歸雖同塗轍各異
然文武威德共歸于治安有所謂睽耶蘇子曰
人惟喜同而惡異是以睽苟知睽之不得不睽

周易

睽六

八

賜餘堂

則同矣彖言異而同象言同而異意本互發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
惡人以避咎也

火澤不交爲睽合睽之道欲其交○內卦言見言
遇交于外也外卦言遇言往交于內也交則无
睽矣此下三爻正說而麗乎明者初四敵應爲
悔剛爻說體獨得其正爲亡四本初所麗明之
爻而曰喪馬曰惡人者四互坎也坎爲馬爲隱
伏喪馬之象初以剛忍須之和悅取之不與之

睽亦不急其合爲勿逐四終明體舍初无歸
曰自復四既以互坎傷明坎爲盜惡人之象然
二四同德原非惡人如以爲不可見而避之將
終于睽矣故見則无咎

易筮云初動而下四動而上舍我而去喪馬之
象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值九
四之火則涸彼爻而我涸惡人之象

震二既濟二勿逐七日得柔正也此勿逐自復
剛正也

周易

睽

九

賜餘堂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五正應故二以五爲主離明坎通巷象君求
臣應常道也二以剛中說體當睽違之際委曲
以求其明旁行以求其通于巷之象時義宜爾
非爲詭隨故不失道是善于合睽者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
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離目爲見坎心病爲疑三在坎下上在坎上皆
疑地也三與上本正應惟其疑也自尼而不進

若見上之曳其輿矣掣其牛矣其人不惟見我
且劓我矣皆妄見也妄何可常故无初有終自
與上遇此六三始睽而終合也互四爲坎二爲
離牛坎爲刑天劓之象又兌爲毀折刺鑿其額
曰天又剝也韵書甚明近解三爲人位上爲天
位殊覺強合

一陰之卦惟兌以柔乘剛澤體含垢少女狎邪
故凡兌六三爻象多險怪睽所以反家人者徒
以兌兌所以反異者徒以三故象云不當位

周易

睽

十

賜餘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
志行也

初以敵應三以多疑皆睽于始故四上與之爲
應者皆稱睽孤然四在離明之始知初陽得位
雖初見之爲惡人而四遇之則爲元夫初爲元
陽爲夫也二陽皆實同德相助爲交孚善補睽
過故无咎大抵合睽全在兌往蓋離火性不能
下行澤水氣可以騰上故初能說則四能剛初
辟咎而見則四相遇而孚水火相濟而合睽之

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此得中而應乎剛者初悔亡守說之正此悔亡進剛之中

胡雲峯曰同人六二以九五爲宗此六五以九二爲宗皆以離中陰爻言陰從陽支子從宗子也五以二爲宗其合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爲主其合有遇巷之遺宗親之也上以情親下也主

周易揲

卷天 際

十一

賜餘堂

尊之也下以分嚴上也

四言志行朋友之合也五曰有慶君臣之合也諸家謂五往二非也凡易以自內而外爲往自外而內爲來二往五則有慶三往上則疑亡故象言小事吉若以往屬五與上則卦象卦義俱不合矣

白疏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三上應也非孤者也睽極明極過察生疑因疑

成見見三牽輿之牛以爲負塗之豕繫疑汚也

見三載人之輿以爲載鬼之車無疑有也甚且

以爲寇而張弧焉然輿之无鬼也牛之非豕也

久當自明後說之弧則匪寇而婚媾也三以說

麗明往與之遇猜疑釋而陰陽和兌澤升而爲

雨寧不合睽而吉哉豕寇車互坎象塗澤象弧

離象稱夫宗婚媾者卦本家人來故也物三爲

羣坎三爻坎滅離見故曰羣疑亡

周易揲

卷天 家人 際

十一

賜餘堂

卦初四同德一見交孚二五正應一剛上柔其合易三上雖正應而下柔上剛兌性柔晦離性燥烈彼此猜疑其合最難難合者合一卦之睽无不合矣故諸爻獨此稱吉

家人 ䷤ 家人睽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

家人風火一氣順而相生睽火金異體逆而相尅家人卦主二四皆正曰女貞睽卦二五不正曰志不同行長女中女合則爲家居已嫁之姑

息中女少女合則爲同居未嫁之姊妹家人以
明內爲王正家而天下平內也未始非外睽以
明外爲主男女睽而其志通外也未始非內家
人相愛主剛尅故曰嚴曰威睽相違主柔尅故
曰交孚曰遇雨

周易揆

卷之六 睽家人

五

賜餘堂

蹇

艮下 坎上 五難

屯蹇皆爲難義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
境不論順逆皆有轉身之法老子云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无所投其角
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
死地无死地卽轉身法也易于遯睽蹇三卦皆
言時用遯之時用好遯嘉遯肥遯是也睽之時
用見惡人遇元夫往遇雨是也蹇之時用利西
南不利東北是也有是時起是用所以爲易若
徒委于无可奈何而坐受其徹豈時用哉故易
者聖人所以前民用也
自疏

周易揆

卷之六 蹇

五

賜餘堂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西南爲坤東北爲艮自艮適坎行當東北反艮
出震西南路通雷雨交作齊乎巽相見于離

役于坤則水氣運化于西南蹇化而爲解矣九
五剛健中正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
位故曰貞吉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
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
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要見不見則蒙矣止曰能止有大力量大作
用在能止者能往者也見得到便站得定便起
得捷故曰往得中曰往有功若止而无往則其

周易

卷之六

五

賜餘堂

道窮矣蹇何以濟見險而能止謂之知者艮體
光明有知幾之知也往得中者九五得上卦之
中也其道窮者九三居下卦之終也九五互離
離目爲見故曰利見五多功故曰往有功自二
至六爻皆當位而獨于上六言吉者以位當西
南化蹇爲解有正邦之功也

自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即反求諸已之反民背故爲反身習坎故爲
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凡爻言往蹇者自艮往坎也凡言來者自坎來
艮也自艮往坎由東而北也自坎來艮反向西
南也初非濟蹇之任六非濟蹇之才往則犯難
來則獲譽譽與豫通象曰宜待待人也待時也
非遂安于蹇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
尤也

外坎王之太蹇也互坎臣之蹇蹇也匪躬即致

周易

卷之六

六

賜餘堂

身之意諸爻皆不許其往惟二爲王臣五居君
位不往以濟誰當任乎但二柔才短不能濟難
終无尤者嘉其捐軀之志耳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最近坎故往蹇反者反而向內也諸爻惟三
剛實才能濟蹇但與五非比非應惟反而就內
則可與同往而濟蹇蓋三爲艮主初二所依以
止以往者三反則互坎之難先解矣故內之喜
喜三也四之連連三也上之志志三也三信解

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進止之所以爲知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原爲陷往則益陷惟來而與三相連以進斯稱大蹇之朋來耳當位實謂九三四在五離之中于上下二陽兩麗之陰與陽比連之象也四連則離見正坎互坎皆滅而蹇可解矣連齊桓管仲之交者鮑叔也連簡公子產之交者子皮也連漢高韓信之交者蕭何也

周易

卷六

七

賜餘堂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居尊獨立險中陽大故爲大蹇四連則三來矣九與三同德爲朋三朋既來則上六之應乎朋者亦翕然並至可以同心濟蹇矣但諸爻剛柔異性各任其見而无以節制之蹇未易濟也惟取節于五之中則諸爻皆中故曰中節也此中字正與往得中相應此爻正互離位進則爲坤西南之鄉矣

鄭氏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也此之朋來自下

趨上也

屯五屯膏以遠初動初居貞不來也蹇五朋來以同功三止三反則來也

程子曰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多不能成大功屯否之類是也故蹇雖有六二之應而不言吉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坎之上六坤之終也卦初向西南來至此與東

周易

卷六

八

賜餘堂

北懸絕水落山平寬大之地始出險外矣上无所往以不來爲往猶初无所來以不往爲來也上來于三三爲艮主艮爲石曰碩與剝上碩果同義必得三然後可以從五故先來碩而後利見志在內卽內喜之內內喜以初與二言在內以三及初二言利見大人合內外諸爻言本義以來碩爲就五是志在外不在內矣志內所以尚賢從貴所以明分

六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上六蹇極則

通故吉

合六爻論之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眾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故王臣蹇蹇餘四爻雖亦處險以不任濟蹇之責故喜來而惡往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君之蹇四來連比三也上來碩應三也當蹇之世五方待三之來三來則眾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象

周易揲

卷之六 解

九

陽餘堂

以宜待明之總之六爻同心共濟所以不終于蹇而為時用之大

解

坎下 互離
震上 互坎

解與屯蹇反屯蹇難之方興解則難之已解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坎北震東為生物之始然必至西南坤母方得成熟結果故利西南雖坎震夾艮在中然丑艮

屬冬冬永生春水為順與艮東北轉坎為逆不同從震而巽而離而坤木火土順生直至坤地成熟故有利无不利

蹇解皆言利西南者蹇以三五撰離而坎隱于上五一爻象无險之中地為西南解以二四撰離而坎隱于下合諸爻象无險之眾地為西南來復復于坎也有攸往往乎震也夙早也一陽已動西南路通而隔艮在中宜及早行遲則雷將作而雨不至失解之會矣故夙吉

周易揲

卷之六 解

九

陽餘堂

家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動而免乎險則蹇已解散矣故為解往得眾坤為眾也來復于坎為九二之中得中故吉往動乎震為九四之夙夙故有功聖人于患難方平之際不欲以多事自擾又不欲以无事自安來復恐數動在外之故是解後有常之雨露往夙

終以有險在內之故是解後不測之雷霆雷雨
曰作奮迅興起之意猶屯之言滿盈也草木苞
于坎如人身被甲一出乎震堅實俱開甲拆之
象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解天地之生意也赦過宥罪君子之生意
也過輕于罪赦則不但宥矣蹇言反身修德嚴

以治已也解言赦過宥罪寬以容衆也及爻辭
曰獲曰解揠曰射隼者所去者天下之大害而

周易繫

卷之六 解

三

賜餘堂

其小者嘉與更始剛柔相濟處解之道固如此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當解之始處坎之下與九二比爲剛柔之
際解之最易故曰義无咎陰陽交會之間爲際
泰之三四坎之四五皆言際是也指爲應四者
非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
中道也

九二正六五任以解險者彖所稱來復吉也雖

在坎中而中爻互離離見則坎滅坎爲狐小人
之象上下重坎狐窟也坎滅則窟中之狐无所
容其隱伏矣坎畫三田獲三狐之象雷雨解中
春之候春蒐除害田象去小人者柔而不斷故
貴剛過則太激故貴中剛直爲矢二中爲黃故
曰得黃矢貞吉若桓敬之不去武三思失其義
矣

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
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不直雖行必

周易繫

卷之六 解

三

賜餘堂

格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爲貞吉

卦中以二四兩陽爲君子六三爲小人小人邪
媚如狐竊據如寇依附如拇勢悍如隼各爻備
言之聖人之惡小人至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
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一陰據二陽之間竊四之有爲上慢乘
二之車爲下暴坎爲輿又以坎揠坎致寇之象
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已所自致

將誰咎乎

寇卽六三致寇者誰我也蓋自咎不早去之使
得乘君子之器爲可醜也若守此不變則羞吝
矣如此解爻義覺更明切但于繫辭不合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此震動之始彖所謂攸往夙吉也震爲足拇居
足下三附四而居其下拇象二四同德爲朋但
以剛居柔爲不當位二恐其有暱于三未能孚
信故必解其拇而後朋至斯孚解九四與蹇九

周易接

卷六 解

三

賜餘堂

三相反

傳義以拇爲初陰未然初乃剛柔之際義本无
咎故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
解小人退也

六五柔中居尊二剛輔之震動之後狐已獲拇
已解矣君子相維繫已孚矣然維繫患其不孚
又患其不解君子之維不解則小人之疑不化
已解者將復結而終不能退君子維有解其无

偏无黨蕩平正直之王道乎朋至之孚孚于君

子也有孚于小人則小人化爲君子矣象曰小

人退非退小人乃小人自退不仁者遠也

解拇絕小人之附也解維去君子之黨也解非

決去之謂于維繫時能解脫者乃真解脫也如

否包承而羣不亂泰彙征而朋自亡是也

六五比四應二略與初同亦剛柔之際也初无

位能從剛五居尊能用剛故初无咎而五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

周易接

卷六 解

三

賜餘堂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道將終而小人猶有未散者包藏禍心盤踞

城社如隼在高墉之上此凶悖之魁也○謂九

四震爲長子公侯之象四以成卦之剛當動之

極正藏器待時動而不括者獲之而悖者解矣

所謂往有功者如此二地位田象上天位高象

離外岡中空墉象離爲弓矢射隼之象

丘氏曰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爲

小人諸爻皆欲去三者二在三下曰獲狐獲三

也四在三上曰解拇解三也上與三應曰射隼射三也五解之主曰有孚于小人退三也小人不

去難根不除此聖人作易所深懼者惟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易故但曰无咎而已

寒  寒解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解緩也寒難也寒以能止稱知解以能動出險惟能止者方能動

解解小人也天下之難皆起于小人欲退小人

周易繫  卷六 寒解

三五

賜餘堂

須厚集君子故艮止時道在朋來既集君子須盡散小人故震動後道在解吉朋來非剛中之主不能節制故寒以九五合九三解吉非柔中之主不能相孚故解以六五應九二

自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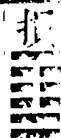
坎一也在寒曰往寒在解曰復吉者寒之坎在下

上艮山下阻上水不通故不宜往解之坎在下

震雷上動下水无阻故不妨復也此易象往來

變化之妙

自疏

損 


兌下 五震
艮上 五坤

上經三十卦自乾坤而下奇偶各三十而成否泰下經三十四卦自咸恆而下奇偶亦各三十而成損益否泰者天地之小闔闢泰交而否不交也損益者男女之否泰損不交而益交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損下益上非善物也而勢有不得不損者必實

有不忍剝民之心交相孚信而後獲元吉之慶

周易繫  卷六 損

二六

賜餘堂

此謂九五一爻无咎无厲民之咎也謂初九六四兩爻可貞即夏書厥賦貞之貞謂九二一爻利有攸往往即上行謂六三一爻觀爻辭自明凡損下益上欲有所用之耳曷之用乎上莫如帝損下益上莫如享帝可用二簋况餘乎享禮八簋為盛至二為簡恐因用而損下太過故彖傳云二簋應有時時即中也所謂有孚如此

自疏

卦上下實而中虛簋象互坤為腹艮為黍稷互

震為竹兌為口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
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
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加一而字甚有力損而有孚元吉者哀並
得中人已相得彼說非強此止非貪有體仁長
人之德所以稱元吉也可貞者損道雖上行而
下不可无貞也上行而舉不可貞則過矣利有
攸往者皆往而不貞則无下皆貞而不往則无
上有貞有往所謂時中也二簋應有時下釋曷

周易撥

卷六

損

七

賜餘堂

之用二句應宜作去讀初九過往九二征凶言
雖應而往有時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下爲全剛
上爲全柔此時剛有餘而柔不足故損下之三
以益上之上過此則不可損矣損益必酌時之
盈虛而與之偕行苟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
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反復言時
總見下不可輕損也

其損爻義主弗損亦猶泰不主泰否不主否同
人不同謙不終謙剝不終剝復不終復咸不主

感恆不定恆大壯不用壯睽不終睽夫不貴決
之類易道尚變如此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則氣洩而受傷有損義焉然澤氣上
行亦有以流惡而疏穢矣君子法之以懲忿窒
慾忿慾如澤搖撼乎山懲窒如山底定乎澤又
懲忿以內卦言乾陽剛躁而多忿上六下而成
兌說則忿消窒慾以外卦言坤陰柔而多慾九
三上而成艮止則欲遏

周易撥

卷六

損

二八

賜餘堂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
合志也

內三爻同以益上爲事三已往上二五剛柔相
當惟初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當損下益上之
時使初不以益四爲已事而遲于往焉咎道也
視如已事而遄往以益之則初與四合而剛柔
亦中矣然非酌其損而損之亦未必得中也酌
卽酌以二之中故曰尚合志此正彖傳二簋用
亨之義不欲過損也初前五震遄往象

○人不能損只爲認得益不在己若知損已益人就是自益都是自己身上事自不容緩今損初以益四補彼不足卽以泄我有餘故曰已事有餘得泄則其氣自平故四曰愈其疾是益人固益損已亦益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彖所謂可貞彖傳所謂二簋應有時者二五正應二本剛中而兌體情說若不守其剛中而

周易

卷之八

元

賜餘堂

說以益五則五反受損故貞則利征則凶貞非徒自貞其志亦深喻乎九五之志故曰中以爲志弗損益之者初以剛居剛且欲酌損況二以剛居柔原非有餘无可損乎損則不益弗損則能益蓋五之益不在損二而在受止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彖所謂利有攸往彖傳所謂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者乾體三陽同行九三上行而爲上六則

上六下來而爲六三陰陽偶合是爲得其友友兌象詩或羣或友註云三爲羣二爲友是也夫下乾上坤陰陽皆應何待三上二爻相易而後爲兩相與哉蓋下體三陽无陰上體三陰无陽疑于不相交者今一陽往而之一上陰來而之下相交之象益明而初與四二與五不待言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也三人行則損一人損爲兩也一人行則得其友得爲兩也

周易

卷之八

三十

賜餘堂

胡雲峯曰損因三而成必損六三然後一卦陰陽各以兩而相與三與上爲兩二與五爲兩初與四爲兩天地男女之感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此三爻皆處損而得益者陰陽不得中皆爲疾初陽有餘初之疾也損初以益四則其疾愈矣豈不使遄往有喜哉初无咎以能損也四无咎以艮始不過損乎下也諸家謂損四之疾則與

益上之義不合自疏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我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損三益上非益五也然上之有皆五之有五受三之益而非其正應也是謂或益之十朋也龜即上九也自二至上象大離離為龜上九剛畫居卦龜背象兩貝為朋互坤坤數十弗克違者雖欲避之而不可也以不可違知其非求也故元吉此有孚之效

上自乾往為天父即大有自天祐之也

損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益損四以益初者也而二受其益故曰自外來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乃受益之地而艮極止說以弗損為益六二弗損益之不自損以益五也此弗損益之不

損下以益五也初過往四損疾无咎也二利貞

貞吉也一人行利有攸往也有孚之效咸備于斯蓋以上為卦之主爻也三亦成卦之主不以象辭屬之者主陽而言也天下臣服曰得臣四海為家曰无家得臣益之也得臣无家弗損益之也曰大得志者初之合志二之中志至此大得也三曰得友以陰偶陽言上曰得臣以陽乘陰言自疏

六三所以損也故爻詞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

損之益者也故爻辭極論損之成效

益

震下 互坤 巽上 互艮

震巽陰陽之初氣也初氣長物益莫大焉

卦以損四益初名五二中正相應以為益者也三孚二附四四以巽主附五而五孚之乃大得其益下之志初陽最下能受上益也陽亢居上益所不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並動而翼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並无方凡並之道與時偕行虞叶落陽切行叶抗

下震上巽震初一剛乃損上卦之四而爲之者故曰損上益下下卦互坤坤爲民其德无疆震爲喜笑故民說无疆自上下下者自上乾之四爲下坤之初也乾爲大明又大象爲離天道下濟而光明故道大光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本道乃行也並動周易撰卷六 三 馬餘堂

而與其並无方以卦德言人事之並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天施地生其並无方以卦變言天地之並並之爲大如此故凡並下之道不必若並上之酌盈虛也時時並之若天地之施生可耳蓋下之並上並以已之所有下之所有幾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並下乃因民所利而利之天施地生无方上之裁成輔相亦无方此則並之與時偕行也一時不行則待命于上者竭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益莫要于遷善改過風雷一過宇宙改觀人心一新面目皆別二則字重勇莫神于初幾震巽一陰一陽之初幾也

六子皆能並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結聚萬物散之動之然後增長也

雷風一也而有恆並之分者巽入而在內震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爲恆而大象取不易之義震入而從風巽出而助雷陰陽相與呼應

周易撰卷六 三 馬餘堂

故爲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于他卦爲无位何能大作以五乃損上之主初與四正應四本五意以風初初合四巽以出震震初一剛正天地生物之動機也初以陽剛震動之力體五並下之心大爲振作盡坤衆而吉凶同患使无不遂生復性大作如是可謂厚于事矣然初本居下不過行上惠下之心元吉

歸之九五豈敢自以為我之厚于事哉使以大
作為已功則專成之咎大矣

五之勿問知人之明也任人之專也初之无咎
承天之行也代終之義也自疏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
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五本益初二與初比非五正應故曰或益曰外
來十朋之龜弗克違與損五同損五勿克違順
止也益二弗克違順動也王九五也用二享帝

周易

卷之六

三

賜餘堂

書所謂顓頊俊尊上帝也帝臣不蔽則五竝受其
吉矣山震齊巽益之宗也二居震之中而應乎
巽故享帝在于此時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
以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事有順而益之者有逆而益之者益之用凶事
此逆而益之者也三四當内外之中上承惠心
之王下乘大作之初為中行告公告四也四有
益下之權為五等諸侯之位故曰公解上六以

九四為公即此象也益道至三而成故執圭以
告成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使民大役也殺民大兵也皆凶事
也而以佚道使以生道殺則凶即為益故无咎
雖有施生不廢肅殺天地之凶事也雖有大作
不諱勞民王者之凶事也所謂无方之益也象
言固有之者六以陽居陰雖陰位而與震同體
陽德乃其固有故用凶事而无咎也自疏

周易

卷之六

三

賜餘堂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
以益志也

中行告公者三也從之者四也四成巽之主有
順從象初本坤體坤為國四遷為初遷國之象
國民所依為依遷國古人遷國皆以益下如太
王遷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殷曰視民
利用遷衛武公遷邢曰景山與京降觀于桑星
言風駕說于桑田晉人欲遷國郇瑕氏之地韓
獻子以其地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此所謂爲依遷國者以益志以益下爲志也

自疏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初曰用作二曰用亨三曰用凶用圭四曰利用遷國誰用之五用之也五心位五有其心始得盡諸爻之用中實爲孚施下爲惠根心爲德五无可益之惠惟爲天下得益下之人是爲有孚

周易卷六

益

三

賜餘堂

惠心五得益下之人而凡利用之事不必更問其自我出與否矣元爲善長體仁長人故曰元吉此卽初九元吉初作始五成終非有兩元吉也五雖勿問而有孚之惠皆我之德我五自謂也大得志志者心之堅而有力者也損二曰中以爲志上曰大得志益四曰以益志五曰大得志志之時用大矣哉

自疏

按三曰告公五曰勿問告公者事君之禮勿問者任下之誠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極亢乘尊自封其陽不肯益下又巽爲近市利三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五以益下爲心上九乃自立一心不能恆五之惠心凶其能免乎風從雷巽順震所以成恆上九以風雷則不相與以剛柔則不相應故曰立心弗恆凶損上九弗損則吉此上九莫益則凶見下可无

周易卷六

損

三

賜餘堂

損上不可不益也損下之道暫而已故曰損剛益柔有時益下之道施生无方故勿恆有凶易蔡曰如傷係赤受元后父母之戴者此心黷貨居賄受匹夫殘賊之報者亦心五上之心危微之別損益之大關也全卦益下上偏于莫益故曰偏辭大學辟則爲天下僂辟卽偏也上窮變坎故曰外來損益反對之義

損益

損益

維卦傳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蘇解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兌本
乾也受坤之施而爲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
乾之施而爲艮則益上也惟益亦然然則損未
嘗不益益未嘗不損而名則取一者何也損下
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
自益也

兌巽皆乾體損卦兌在下天下富實之象則損
乾三之富實以益坤上之陰虛益卦巽在上朝
廷富實之象則損乾四之富實以益坤二之陰
虛然益上而總謂之損剝其基也損上而總謂
之益厚其本也

周易揆

卷之六

損益

三

賜餘堂

周易揆卷之六

終